

1934年 中國文藝年鑑

楊晉熹輯
北新書局出版



1006275

1254
Y202

二十三年度

中國文藝年鑑

楊晉豪編
北新書局出版



1935



XWTS 0021316

一九二四年二月付排
一九二四年六月出版

中國文藝年鑑

實價一元五角

編譯者

楊晉豪

發行人

李志賢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毛耀記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濟南 雲南
廣州 開封 重慶 汕頭
南京 西安 成都 廈門
杭州 武漢 長沙 溫州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詩人朱湘遺像

坐在書室中的朱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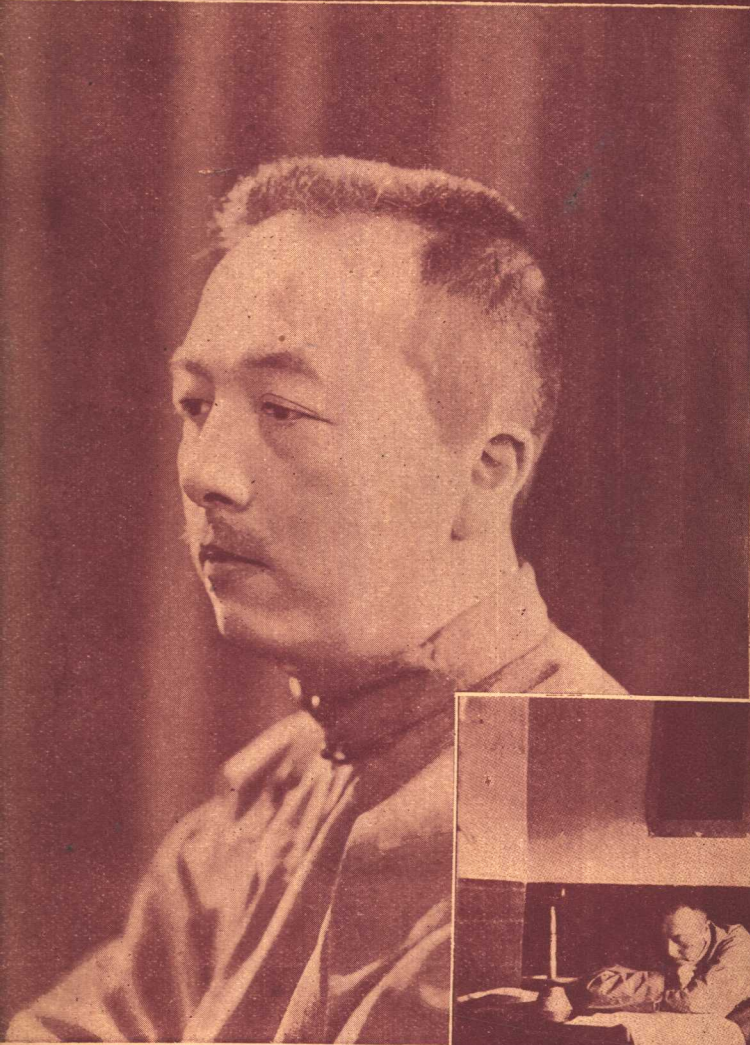


朱湘及其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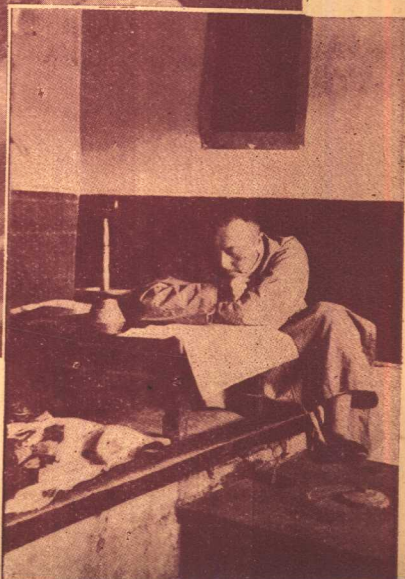


半農先生遺容

沉默着的半農先生



半農先生
在綏遠



目次

第一部 二十三年度中國文壇巡閱……………(一)

一般的考察……………(三)

本年度的中國文藝主潮……………(五)

農村破產的描寫增加

歷史故事的接續出現

戰爭小說的常有發表

幽默閒適的風行一時

小品文字的極度興盛

翻譯工作的繼起復興

本年度的中國文藝論戰……………(九)

京派海派之爭

偉大作品不產生的討論

接受文學遺產的問題

小品文的提倡和攻擊

文言白話和大眾語的論戰

本年度的中國死亡作家……………(三)

朱湘投江自殺……………(三)

附：朱湘……………趙景深(四)

廬隱難產喪生……………(三)

附：關於應隱的回憶……………

……………蘇雪林(三六)

劉半農病死北平……………(四七)

附：父親的死……………劉小蕙(五一)

子倫 育教

第二部 二十三年度中國創作選……………(六一)

第一分 短篇小說……………(壹)

一個人的死……………王文慧(四)

將軍……………巴金(九三)

上任……………老舍(一〇八)

山峽中……………艾蕪(一二五)

冬兒姑娘……………冰心(一五)

鹽……………辛爾(一七三)

妻的一週間……………沈起予(二〇七)

樊家鋪……………吳組湘(三三)

失業……………杜衡(三六九)

光榮的戰死……………胡載球(三六)

毀滅……………郭源新(三七)

包氏父子……………張天翼(三七)

劈刺……………萬迪鶴(四七)

離羣者……………靳以(四六三)

販米……………蔣牧良(四六〇)

趙先生想不通……………蒲 牢 (五〇八)

山地……………魏金枝 (五三三)

第二分 新詩…………… (五四九)

古鎮的夢……………卞之琳 (五五二)

心鈴……………王振軍 (五五二)

狂風次夜……………石 雨 (五五二)

失業者……………李心若 (五五三)

春到人間……………李金髮 (五五三)

羅浮山……………李金髮 (五五四)

憶……………林徽音 (五五五)

拉絳夫……………徐 訥 (五五六)

太湖……………孫洵侯 (五五七)

減價的不良症……………陳江帆 (五六八)

海關鐘……………陳江帆 (五六八)

閒……………臧克家 (五五九)

自白……………臧克家 (五六〇)

夜的舞會……………錢君匋 (五六二)

雲……………錢君匋 (五六二)

旱……………盧壽樞 (五六三)

燕市……………蘇 俗 (五六三)

和諧……………饒孟侃 (五六四)

第三分 散文…………… (五六五)

小品…………… (五六六)

黃昏之憶……………甘永柏 (五六六)

書店裏	朱管	(五七)
黃昏	形天	(五三)
風夜	南星	(五五)
落葉樹	程鶴西	(五八)
螢火蟲	賈祖璋	(五〇)
蝌蚪	豐子愷	(五五)
記事		(五五)
說揚州	朱佩紘	(五九)
茶包	何穀天	(六〇)
北平的早晨	林庚	(六一)
阿九同他的牛	征農	(六四)
北平的風度	徐訏	(六三)

關外雜錄	莊錯	(六六)
三種船	葉聖陶	(六四)
芙蓉城	羅念生	(五六)
獄中記	襍衫	(六四)
遊記		(六七)
暴風雨前夜的柏林	小默	(六七)
鴨窠園的夜	沈從文	(六六)
臨平登山記	郁達夫	(六六)
西溪	趙景深	(七三)
雲崗	鄭振鐸	(七〇)
日記		(七五)
山居日記	林語堂	(七五)

志摩日記……………徐志摩(七三)

滯漢記……………海戈(七七)

傳記……………(七九)

孫大雨……………沈從文(七五)

我的夢，我的青春：郁達夫(七五)

憶韋素園君……………魯迅(七三)

隨筆……………(七〇)

蘭學事始……………周作人(七〇)

偷閒隨筆……………陳適(七六)

春波樓隨筆……………劉大杰(七九)

雙鳳凰專齋小品文：劉半農(七三)

第三部 二十三年度內地文壇報告

一、北平 二、南京 三、武漢 四、廣州 五、安慶 六、濟南 七、保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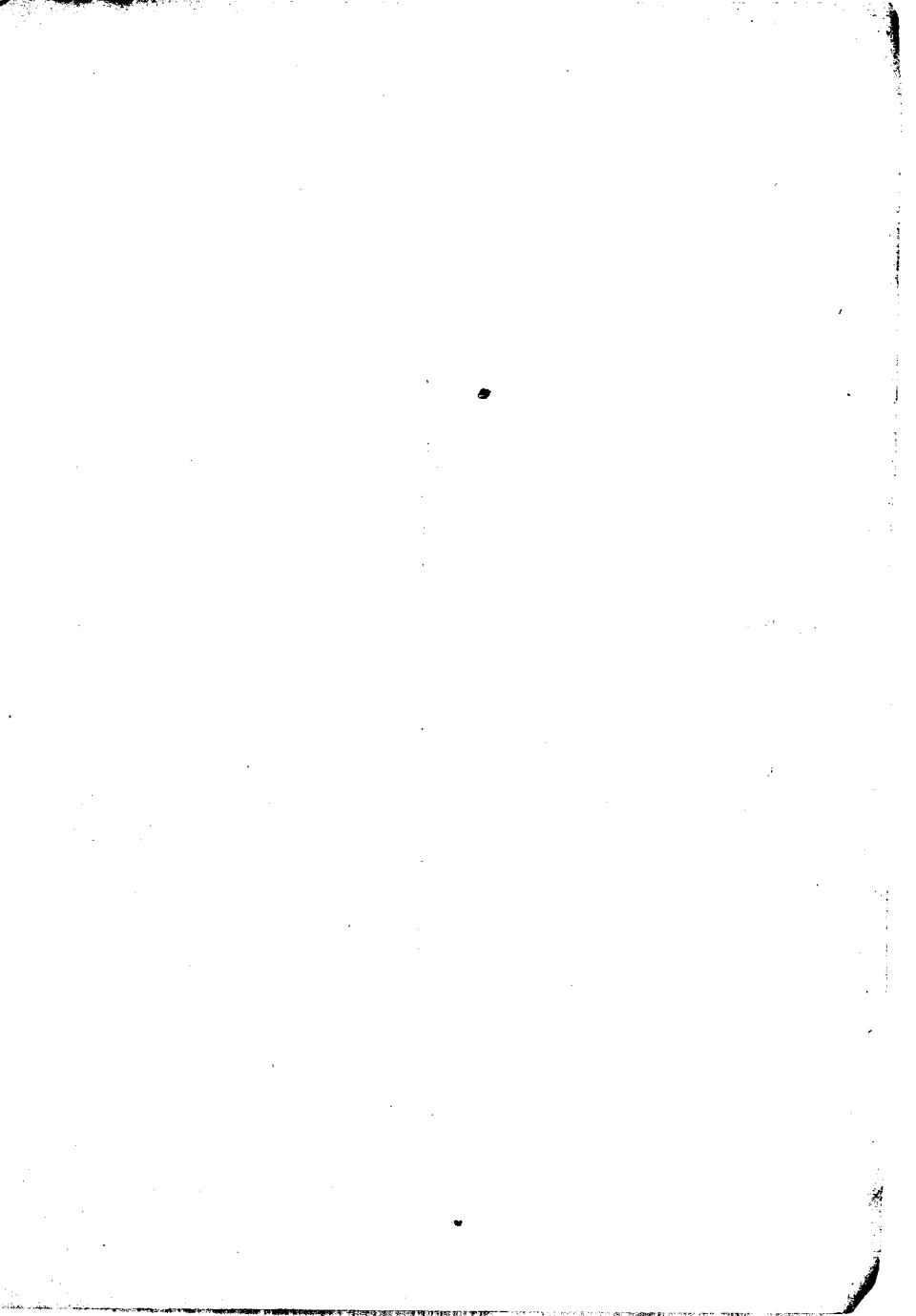
八、長沙 九、漳州 十、南通 十一、松江 十二、常州

第四部 二十三年度出版文藝書目

文學史論 散文 詩詞 小說 戲曲 雜誌

第一節

二十三年度中國文壇巡閱



一般的考察

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度的中國文壇，跟着整個世界的不景氣，而入於極度疲憊的狀態——雖然看來似在努力掙扎着。顯然地，一般文藝顧客的購買能力，跟着永恆的經濟恐慌，而急速地降低，以致文藝書籍，普遍的滯銷。全國人民大半重壓着一顆愁悶的心情，吞噬巨大作品的能力和興趣，大大地衰落。結果，本年度的中國文藝界，演成了像下面的變態，就是：文藝單行本的出版減少，烏七八糟雜誌的紛紛發刊；偉大作品的不得產生，小品散文的廣泛盛行；重要理論的探討避却，消閒幽默的高度暢銷等等。

所以，本年度雖然號稱「雜誌年」，而且在六百餘種的期刊中，純文藝性質的佔有二三十種之多，但實際上是不充實，不熱烈的。講文藝理論，並沒有較大的真正值得一讀的關於

文藝原理，文藝批評和文學史的書籍出現，也沒有較有系統的關於一般文藝理論的論戰，有的祇是幾個文藝刊物在其每期的「社談」裏刊載的小品文字，只是在幾個報屁股上所掀起的如什麼「京派海派」等問題的論爭；自然，在這中間也有比較重要的問題，如關於語文學，關於文學的遺產……等問題的被提出，不消說都是有着重大的意義，但就在這些問題的爭論中，在理論的表現上也都是比較貧弱的。至於創作，那更是說不上了。事實告訴我們，在本年度內，除了在各文藝刊物上刊載的若干短篇作品之外，較好的長篇單行本的作品幾乎不能找到。新進作家自不必說，就是有幾位老作家，如茅盾、魯迅、郁達夫……等，在本年度內也沒有什麼東西產生出來。也許是因為要填補創作界的空虛吧，在本年度內印成單行本的作品，最多的乃是「某某自選集」或「短篇小說選」……等等之類。

然而，一九三四年的中國文壇也並不是一片空地，什麼都沒有的。雖然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創作方面的表現都很貧弱，但畢竟總還有一些表現。而且，在理論方面，因為有幾個重要問題的提出討論，即令這在目前不能有什麼收穫，但在我國文學的發展上却是有很大的推進

力量的。所以，我們爲了要明白過去，展望將來，那對於過去一年度的中國文藝界，還是需要作一次公開檢討的。

現在且把這一年來的中國文壇狀況，分項敘述於後：

本年度的中國文藝主潮

在前幾年，普羅文藝的理論，曾經轉動過中國文壇；革命的浪漫氣息，曾經燻染過多數創作。過後，民族主義的文學，以向「普羅」挑戰的姿態，高舉旗幟。繼而，有幾個小資產者根性的作家，爲了避免在文藝戰線上對於物質與精神上的犧牲，而旁生了「第三種人」的呼喊。這時的中國文藝主潮，可以說是以這三派文學盤據着全國文藝界的。

可是，本年度的情形，與以前的完全不同。文藝上的鬥爭，甚爲暗晦；理論的發表，已

很淡漠；民族主義文學的作品不多，所謂「第三種人」的文學，也沒有過去兩年中吹唱的熱烈了。

如若我們要問本年度的中國文藝主潮如何，那我們祇能瑣碎地列舉後述幾項：

農村破產的描寫增加

農村破產，是世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尤其以帝國主義者環攻中的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是一個最顯著的狀態。一般農民用借貸和賑濟，永遠解決不了他們的生活，因之大批地流落爲兵，匪，奴隸或災民。在現狀之下，關於這一方面的創作，大都是沉鬱地反映着農民生活淒慘的沒落。在本年度中我們發見很多，而魏金枝的山地，蔣牧良的賬米以及吳組綢的樊家鋪，可以舉出作爲典型。

歷史故事的接續出現

因爲針對現實的創作，在小資產者作家的筆上，難以有充份的表現，所以有一部份人便借用了歷史上的故事來諷刺或教訓現社會。郭源新的毀滅，便是這一個趨向，雖然他的描寫因爲拘束於古人的口語與史實而覺得沉悶與不潑刺。此外王文慧關於法國大革命故事的描寫，則因爲他裁取題材的現成和史實體會的精密，而有了非常正確

與活躍的表現。倘若我們拿李季翻譯威籬布克的法國革命史對照閱讀，更可以獲得豐富的革命教訓。

戰爭小說的常有發表

中國連年來旋捲在戰渦裏，因此描寫戰爭的小說有很多。例如在萬迪鶴的《劈刺中》，表現着兵士戰爭中刺殺自家骨肉的這一幕慘劇。胡載球的戰死，是敘述日帝國主義者侵華戰爭中，日兵士認識了這種侵掠戰爭對於本身階級的危害，計劃倒轉鎗頭，卒被統治階級所解決；但他們借用欺騙手段，改換事實，而套以「光榮的戰死」這名義，以矇蔽民衆！

幽默閒適的風行一時

左傾作品不能發刊，民族文藝又很少作品發表；同時，有錢購閱書報的讀者層，也祇剩了收入豐富的這一階級。他們把文藝當做酒後消遣，他們要吐着香霧沉醉在微笑裏。於是乎以論語為代表的幽默文學，與以人間世為代表的閒適小品，得以廣大銷行。這不是偶然的，這是這個現實社會中必然產生的變態現象。

小品文字的極度興盛

作家偉大的創作，不得出現，讀者沉鬱的心情，吞不下巨大

的篇幅；結果，一些輕盈的短篇小品乘機擡頭。它們是容易咀嚼，容易消化的；尤其是幽默開適的小品，對於一般豐衣足食的人覺得甜美適口。這類文字的期刊有：太白、新語林、論語、人間世等，其他各雜誌也都闢有專欄，刊載小品散文。而其間性質，顯然劃分為不同的兩種：一種以反映社會凡百變動的現實爲目的，灌輸一切科學智識，使科學與文藝聯合起來的，以太白爲代表。另一種以個人的靈性爲出發點，而逃避現實的，則以人間世爲典型。

翻譯工作的繼起復興

在前一兩年，一般讀者，對於翻譯的東西，抱持着厭煩的態度；而在書業方面，爲了迎合讀者的脾味，也都少出翻譯而多供給創作。但在本年度，却表現出了轉機。因爲在創作界顯然表現着貧乏，更爲了環境的限制，而無偉大作品的產生；於是介紹國外名著的工作，成爲營養今日文壇的重要任務。很多人在呼喊翻譯世界名著的要求。在社會科學和國際政治上，專載翻譯的期刊，尤其出版得多。文藝雜誌的翻譯工作，也逐漸復興。而專載文藝譯品的期刊，則有生活書店的譯文和黎明書局的世界文學；文學和現代也出過翻譯的專號。

本年度的中國文藝論戰

提到本年度的中國文藝論戰，並沒有十分迫切的主題，大都是些細小的枝節問題。京派海派之爭，偉大作品何以不產生的討論，文學遺產的接受問題，小品文的提倡和攻擊，以及從文言白話到大衆語的論戰，這些都是在本年度中國文藝界中所爭論的問題。

京派海派之爭

「京派」和「海派」，本來是中國戲劇上的名詞，最初是因爲杜衡在現代上提到了「海派」這個名詞，接着就引起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三十二期上發表了一篇論「海派」的文章，大罵海派文人的醜惡。他說：「『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在一般人卻模模糊糊的。且試爲引申之……「投機取巧」，「見風轉舵」……，這就是所謂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文人，冒充風

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討論文，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爲與扶乩猜詩者相差一閱，從官方拿到了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麼文藝會，招收子弟，哄騙讀者，思想淺薄可笑，技倆下流難言，也就是所謂海派。感情主義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情形不對時，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要害友人，邀功倖利，也就是所謂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以外去利用種種方法招搖或與小刊物互通聲氣，自作有利於己的消息，或每書一出，各處請人批評，或偷掠他人作品，作爲自己文章，或借用小報，去製造旁人謠言，傳述撮取不實不信消息，凡此種種，也就是所謂海派。』又說：『妨害新文學健康處，使文學本身軟弱無力，使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文學失去牠必需的認識，且常歪曲文學的意義，又使若干正擬從事於文學的青年，不知務實努力，以爲名士可慕，不努力寫作，卻先去做作家，便皆爲這種海派的風氣作祟。』於是，在上海方面，就引起了反響。主要的是曹聚仁在一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一篇京派和海派的文章，爲之反攻。他說：『然而，今日之「京派」有以異於「海派」乎？……試就京派之現狀申論之。胡適博士，京派之佼佼者也：也講哲學史，也談文學革命，也辦

獨立評論，也奔波保定路上，有以異於沈從文先生所謂投機取巧者乎？曰：無以異也。海派冒充風雅，或遠談希臘羅馬，或近談文士女人；而京派則獨攬風雅，或替擺倫出百週紀念千週紀念，或調寄「秋興」十首百首律詩，關在玻璃房裏，和現實隔絕；彼此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海派文人從官方拿到了點錢，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則從什麼文化基金會拿到了點錢，逛逛海外，談談文化；彼此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一成為文人，便無足觀」，天下烏鴉一般黑，固無間乎「京派」與「海派」也。『……我看明日的批評家，決不站在京派的營壘，只對於海派在漠視與輕視以上取掃蕩的態度，應當英勇地掃蕩了海派，也掃蕩了京派，方能開闢新文藝的路來！』

取着中和理論的，則有變廷石在二月四日申報自由談上所發表的一篇北人與南人，他說：「當然，南人是有缺點的。權貴南遷，就帶了腐敗頹廢的風氣來，北方倒反而乾淨。性情也不同，有缺點，也有特長，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樣。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靈機。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

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並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昔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

其實這兩派之爭，只是因為南北生活環境的不同，而引起來的封建性的理論的傾軋。雖然他們的攻訐，確是針刺着現實，但他們對於闡明文藝理論的任務，那是談不到的。

偉大作品不產生的討論

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源於春光創刊號鄭伯奇的偉大作品的要求。他說：「中國近數十年發生過很多的偉大事變，為什麼還沒有產生出一部偉大的作品？……對於這問題，我們可得到以下的答案：作家的能力不夠，一般文化的水準太低，文化遺產太薄弱，作家的生活經驗和觀察都太狹小，時代前進，作家落後，等等。」「這些斷定都有相當的根據，然而，每個斷定都不足以說明原因的全部。而且，僅以這些原因去估

定，結論必然會流於悲觀。」他以為「真正的原因，一半在於客觀的環境，一半也在於作家的自身。」「大部分的作家似乎太缺乏野心……他們的勇氣太不夠。」所以，「最要緊的是作家恢復以前的勇氣。」接着，在春光第三期徵答一問題：「中國目前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綜合其中所刊十五篇文章的內容，約有下列幾點：是因爲（一）環境不好，（二）作家不爭氣。所謂「環境不好」，或謂社會上經濟上的壓迫，或謂一般文化落後，或謂文壇上有所謂「門羅主義」，或謂是批評家太橫暴，往往要「鞭撻」作家，而「被人鞭撻出來」的克服和轉變」，是「糟蹋」了作家的。所謂「作家不爭氣」，有的說作家和現實生活隔離得太遠，有的說作家不肯埋頭苦幹。

於是在文學三卷一號上發表了一篇偉大的作品產生的條件與不產生的原理，認爲：「中國目前正是產生偉大作品的時期，然而尙未產生者，一因目前從事創作的人們偏偏缺乏偉大生活的實感，二因有那生活實感的人們偏偏缺乏靜坐下來創作的時間。」同時在現代五卷三期待析發表了一篇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認爲今日是文化黑暗的時代，「文化工作

者的待遇，比較進步的國家豬狗好不了多少，飢餓逼着你放棄了你的筆；而且，縱然你的情熱能戰勝飢餓，自己甘於辛苦，也還有不許你辛苦的人。」因此，便缺乏偉大作品。最後，他說：「我們時代的優秀的青年們，對於文學這工作沒有忠實的信心罷，如果是有的話，就應當把自己整個的生命獻給他，不要一方面在工作着，而一方面又輕蔑牠的無力，或是因為些微的折磨，便轉了別的方向。不要畏縮，你的勞力在現世上雖得不到代價，而你的長期的奮鬥會克服了一切，在人類中獲得了你的永久的紀念碑！」

這些意見，都有相當的理由。不過，在這社會經濟最後變動的過程中，偉大作品的寫作，再不像從前一樣可以由上層名士或作家所能完成，因為有偉大的當代生活的體驗或實感的人，大都是屬於貧苦的階級層中，而他們不像歐美一樣可以很便易地學習文學工作，經濟和方塊字限制了他們從事文學的門路，因此偉大作品的產生也就失掉了一塊豐饒的園地。

接受文學遺產的問題 關於接受文學遺產這一問題的提出，是由於「文學社」發表了「怎樣接收文學遺產」而討論起來的。他們的意見認為：「文學的遺產沒有國別，世界文

學的名著是全世界共享的權利。……名著之所以成爲名著，必有它們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原因。」……接收遺產應該用批判的態度，……從現代的視角去下批判固然實明，但從歷史的視角去下批判也同樣的重要。接收前代遺產是爲增富現代故，因而遺產須掣來實際受用。」（文學二卷一號）以及：「提出了文學遺產問題，並不是說，一切的醜態百出的東西，都可以算作遺產，我們真正偉大的遺產，足以無愧的加入世界文學的寶庫中者，還要待我們用敏銳博大的眼光去揀選！」（同卷第六號）

所謂文學遺產的接受，是指在新的形式沒有長成的時候，從舊的形式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但不是完全用舊形式，而是利用舊的形式，來發展完成新的形式而且是和新的內容並不分離地在這一過程中發展着，那就是學習技巧，然而並不是模仿。「對於過去的文學作品作精確研究，得到正當的認識，而由之獲得新的技術，新的創作方法，是承繼文學遺產的問題。主要點是在於把舊的技巧發展一下，如果作「拷貝」式的學習，也許是有害的。」（七月卅一日申報自由談穆木天；這是歷史的問題）

以上是提倡接受文學遺產的一部份主要的共同點。而現代六卷一期陳奔的遺產與名作則主張要發展文學的前途，除掉接受遺產外，還應做清算名作的工作。這其實是不成問題的。

同時，我們更須承認，在中國固有的文學遺產是很單薄的，我們的新文學，大部份的氣息，倒是承繼着歐美文學而來。正因為它已走進世界文學的作場，所以在承繼文學遺產這一問題中，就須特別注意到歐美文學巨匠偉大的著作來發展我們文學的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

小品文的提倡和攻擊

首先吹唱小品文的是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他在發刊中認為

「十四年來中國現代文學唯一之成功」，是「小品文之成功」。他唱言小品文大可以「談宇宙」，小可以「說蒼蠅」，真是無所不行。但在另一方面的人却說：「小品文只適宜於表現蒼蠅，不適宜於表現宇宙；要說明宇宙，因而解決宇宙問題，便非長篇大論的大文章不可，短小的小品文是不能勝任的。無論怎樣，善於作小品文的天才，總不能在一篇短短的小品文中說明宇宙的起源及其進化……這樣的大問題。自然，小品文也是可以說明宇宙問題之某一部份的，也可以抓住某部份的小點來闡明整個宇宙的，但也只是如斯而已，依然不能算是能

夠說明因而解決宇宙與人生的大問題。如果一個小品文作家，要標出一個宇宙的或社會的大問題來，企圖在短短的文字中說明因而解決牠，那結果一定是要失敗的。」（見五月十一日大美晚報）

提倡小品文的，又因小品文貴於短小精悍，所以又發出「文貴簡」的議論，但對此反對者也有反駁——「用數十百萬字，寫一個人一天之內的心理變化，也不曾有人以為繁的。而吳承恩原本西遊記，其繁處却勝於朱鼎臣楊致和的刪改本。如果有人把紅樓夢刪成兩三萬字的節本，豈不是精華全去，糟粕徒存！所謂近代的短篇小說，也不僅以短為尚。許多重要的短篇小說，往往是在二三萬字以上的。原始的歷史，以數字，數十字記人一生，今日的小說却把一日的故事寫成數千萬言，這到底是進化呢，還是退化呢？可不煩言而便能明白的。」

（見文學二卷六號）

後來，跟着人間世而有太白的出現。這兩者雖然都是小品專刊，而內容大有不同。前者是「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的「言志」的「個人筆調」。後者則主張文學與科學

攜手，其所傳達的思想和情感，含有比較前進的意義。

文言白話和大衆語的論戰

汪懋祖在本年五月，因爲他『聞湖南、廣東等省教育當局強令中小學讀經；而報載教育部通令糾正，並禁止小學誦習文言』，會『造成教育上之禁亂』，因而在時代公論一一〇號上發表了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吳研因不以爲然，起來反對他底主張。於是引起了一個語文論戰。到六月十一日，陳子展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文言—白話——大衆語」一文，於是這個論戰又有了新的發展。

這個論戰底參加者很多，文章發表近百餘篇。現在這些文章，已被人分別選出，印成了兩本集子：語文論戰底現階段和文言、白話、大衆話論戰集。但到年終，在文學現代太白等雜誌上還有好幾篇文章刊出。

主張文言的人是汪懋祖、許夢因、余景陶、柳詒徵等。他們的理由是：（一）社會的：文言『爲……社會應用所需』；（二）政治的：文言有救國作用；（三）道德的：文言足以養成高尚精神；（四）文學的：文言有最高的文學價值；（五）歷史的：文言使人研究國故

恢復本國文化。

白話文有這些缺點：（一）助長叛亂；（二）使人墮落；（三）艱深難懂；（四）煩冗費力；（五）沒有用處。因此他們主張小學前三四年全用白話教材，四五年級便須學文言，學文言即須讀經。

反對文言的人，以為文言派的主張，沒有一個可以成立：（一）就社會的需要說，是由於他們不知道批判地蒐集事實，同時也沒有站在進化底觀點上把握中國整個的發展趨勢的緣故。農民希望「真命天子」，我們不能將就他主張復辟。而他們竟是這樣，不是愚蠢的經驗論之破產麼？（二）就政治的需要說，如果文言可以救國，讀經可以救國，那末中國不會像今天這樣受壓迫了。（三）國文一科重在文字技能的練習，小學在使兒童識字，能解能寫。中學則在作文技巧的學習。把國文教育看成公民教育，簡直是連學校中各種功課底作用都沒有弄清楚。（四）文言在近代語文統一底趨勢中，不能繼續存在。（五）中國文化不必專靠文言才能保存，反之，科學愈發達，對於人類過去一切的研究也愈進步。

他們駁斥文言派反對白話文的理由是：（一）他們是在用內容反對形式，這顯出他們底頭腦不清。（二）白話只是形式，屬於工具一方面；因此作品內容如何，它都沒有功罪可說。（三）白話文流於艱深、歐化，不是白話文的罪過，是不善作的罪過。（四）文字底進化是矛盾的，一方面向簡而行，一方面也向繁而行。只要一實行簡字體，所謂筆畫煩多的短處就沒有了。句子添加了字，意義反而明確。（五）他們所難的國語教本更不是白話文底缺點，那只是編制底體裁問題。所以語文論戰中文言派底主張，是錯誤的。

自從大眾語問題提出後，於是語文論戰的性質就有了轉變。其中反對文言的人，大都主張大眾語，而以陳子展、陳望道、胡愈之、傅東華和徐懋庸等爲代表。他們的意見以爲：（一）大眾語底性質是「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陳子展）。而陳望道則覺得「要不違背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纔能說是大眾語」。後來，胡愈之加上內容底成份說道：「大眾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及傅東華指出大眾意識底落後成份時，陶知行乃提出修正案，說：「大眾語是代表大眾前進意識

的話語，大衆文是代表前進意識的文字。」

他們由反對文言進而反對白話文，理由是：（一）白話文已經文言化了；（二）白話文只是智識份子一個階層底東西；（三）白話是官僚買辦底變相八股或語錄體。而大衆語是新的社會層底口語。「現在我們這個社會，舊的一方面已很快地在沒落下去，新的一方面也逐漸在生長起來，爲了要表現這種意識，自應有一種新的語文產生，這便是「大衆語」。」

「今後，白話文將藉大衆語而毀滅文言文，但白話文也將隨文言文底毀滅而粉碎於大衆底面前。」

關於大衆語的建設問題，有的主張用意識前進的大衆口語，有的主張用方言土話，有的主張改革文字的形式，用簡筆字，或根本打倒方塊字，用注音符號，或羅馬字母。

至於反對大衆語而主張白話文單獨存在的人，則有杜衡和葉青等。他們在原則上認爲大衆語僅爲白話文的通俗化和口語化，所以祇要改進白話文，用不着另創大衆語。在細則上，他們以爲大衆語倘若是包孕大衆意識的文字，那祇是白話文的內容問題而不是文體問題，所

以不必另創大衆語。同時他們反對六語文學，因為這是封建性的，全國不統一的，而且落後的。所以他們主張保存白話文。

其實，大衆語這個問題，早已在過去大衆文藝的提倡，和譯文通俗化的要求中下了種子。自從五四時代，白話文以革命的姿態，打倒文言文以後，便逐漸地文言化而深沉起來，結果，大衆仍不能充份享受，而致他們的文化水準不能提高。現在，文言復興的運動，不但表現在骨董的理論上，而且還表現在所謂新文學家的作品中，於是爆發了大衆語的建議。我們須認清這是對於性質變換後之白話的革命，而不是牠的改良，那我們便知道牠在近代歷史的展開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不過，現在大衆語的基礎還沒有確固，雖然已經經過了多次的討論。今後所要確立的是標準口語的問題和文體改造的問題。

本年度的中國死亡作家

朱湘投江自殺（一九〇四——一九三三）

朱湘的投江自殺，是上年年度年底的事。

他字子沅，安徽太湖縣人。其祖原籍湖北，後遷安徽。其父延熙，雖然會做七年鹽道使，却只留兩袖清風。他有四個哥哥，七個姊妹。幼年頗聰明，自小愛讀書，六歲啓蒙，十歲延師專教，隨赴南京住工業學校，後來考入清華學校。當時已有許多新詩創作發表，頗負盛名。一九二七年渡太平洋赴美威斯康州的羅倫斯大學攻讀西洋文學，成績甚佳，頗爲師長所器重。當時大部時間費於創作及譯詩方面。同年聖誕節，因事轉學芝加哥大學，後又因事

離去。未及二年，即回國任安徽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一九三三年春離職赴滬，不願教書，以致失業，過漂泊生活。以經濟的環境所壓迫，爲孤高的心情所趨使，乃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吉和輪船上跳江自殺。

朱湘的重要著譯：

夏天（第一詩集，一九二五，商務）

草莽集（第二詩集，一九二七，開明）

石門集（第三詩集，一九三四，商務）

路曼尼亞民歌一斑（商務）

近代英國小說集（北新）

附朱湘紀念文一篇

朱湘（一九〇四——一九三三）

趙景深

朱湘投江自殺了！

十二月六日晚上五點鐘，我在北新書局辦公完畢，正預備回家，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朱湘死了，快到南京路滕家縫紉公司來吧！」我便和我的妻子趕忙跑去；因為朱湘的夫人劉覽君女士是在這公司裏學習機器刺繡，預備將來好有一個出路，回湖南開湘繡公司。她與我的妻子也會過幾面的。

到了這公司的樓上，朱夫人正坐在椅子上痛哭，旁邊站了幾個她的女同事或同是學習縫紉者在那裏勸她。她淒慘的哭着：「子沅，你好狠的心哪！子沅，你好狠的心哪！我們還有兩個孩子呀！」一盞燭光不大的電燈好像甚為淒涼，閃出幽暗的光。

她的女同事對她說：「趙先生來了，你有什麼話對她說吧！看是怎麼辦呀？」

好久，朱夫人纔止住哭。拿出一封信來給我們看，這信是吉和輪船的賬房寫來的，大意說：「本月四日有一客，買三等船票，從上海到南京。詎於次日（五日）晨六時投江。急放救生船撈救，已無踪影。遺有皮箱一，夾袍一件。夾袍內藏有一信，方知死者名朱子沅，內

有貴處地名，故持函來報。希於十三日持信往敝輪可也。」

接着，朱夫人便竭力抑止了悲痛，對我們說：

「子沅和我，在這一年以內，彼此奔走追尋，最近纔同住在北四川路儉德公寓。我以為從此可以愉快而且儉樸的過下去，誰知他竟棄我而去了！」

「我每天早晨六點鐘要坐電車到此地來趕早飯，學習縫紉：因為我覺得女子倚賴男子是羞恥的。我要分他一部分的勞力，不讓他獨自負起生活的重擔來。我愈是想到生活的艱難便愈不能不努力奮鬥。爲了恐怕子沅寂寞，我特意回去與他一同用晚飯，自己燒來喫，我會經囑咐他：「我出去就回來的。你可以到廣東店裏去喫魚生粥。」

「我看他這樣冷的天，還穿夾袍子，心裏實在難過，所以我替他趕做了兩件襯衫，還沒有釘上鈕釦，誰知他已死了！」說着她嗚咽起來：「他失業了一年半，我知道他處境爲難，時常從郵局裏寄棉袍子，皮袍子給他，他拿到手就當了。現在他還要吸白金龍香煙，一天吸五十枝。我勸他節省一點，他就說不吸就做不出文章。不做文章還好，一做文章，人就更加

糊塗了。因爲他是有腦充血病的。

「平時我們相吵。這一次久別重逢，他待我特別的好。有一天晚上他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流淚，我也陪着他流淚，我們擁抱着哭了一場，他嘆了一口氣說：「小沅，我不該生下他來的，讓他在人世間受痛！」他又對我說：「唉，恐怕我要去在你的前面了！」當時我祇當他說的是神經錯亂的話。因爲他說到要死，也不祇一次了；可是失業一年半以來，他並不會死。

「有時他半夜裏醒來，忽的對我說：「你要替我撫養我們的小沅和小冬啊！」當時我不知這話有什麼深意，祇是這樣回答他：「我們的生活都還成問題，怎能把小孩子從我母家帶到上海來呢！雖然我也想念他們，也祇好讓他們住在湖南了！」

「這一次，本月四號，他說要到南京去，說是不久就回來，三天以內就有信來。果然，今天輪船販房的信是在三天以內來的。而以前我所聽不懂的話，現在一想，全都明白了！我愈想，心裏愈痛！唉，他早有自殺的心了！趙先生，趙師母，尸首找不找得到了呢？」說時她又哭了。

我替她翻一陣吉和輪船的電話號碼，也不會找到，接着就是朱湘的寡嫂薛琪英女士（楊柳風的譯者）的慰問。

朱夫人又說起他最近的作品：「他不是有一篇說怕老婆從趙先先生這裏拿回去了麼？他說這一篇文章怕要得罪人，他不願意登。」

我說：「這篇小品內容很簡單，大意祇是說女子倚賴男子，所以不應該男子怕老婆，而應該老婆怕男子，實是一篇泛論，並沒有特指何人，登出來決不會有什麼影響。但他一定要取回，我不便強留，祇得把這一千幾百字的稿子還他。還有一篇長詩收魂他也要取回，我因已經排好，不會給他。」

她說：「他取回這篇稿子，就用火燒了，嘆息着說：『我不會說話，寫文章，一開口就容易得罪人。』」

我心裏想：「這大約是所謂「迫害狂」吧？他得罪人，雖是事實，正如施蛰存等之軼影家煌，「生無媚骨」，倒不是爲了文章。」

接着朱夫人又說：「以前我們同住在寶山路附近，那時新婚不久，鄭振鐸先生時常幫我們的忙！現在我正想恢復以前的生活，誰知他忽然自殺了！臨走的時候還從薛嫂嫂處借去二十塊錢呢！」

我們替她打了兩個電報並寫了兩封快信給她的家屬，便毫無辦法的告辭了。

第二天便是薛琪英女士的來訪，說起已經報告救生局，請他們留意遺骸，並且已經買了永安公墓的墳地。

朱湘是安徽太湖人，卜居於湘，即以湘爲名，他的妻子就是湘人。他少年的事情，他自己寫過一篇我的新文學生活，將在青年界五卷二號朱湘紀念號中發表。我祇知道他後來在清華大學讀過書。同學如羅懋德，羅隱嵐，柳無忌都和他很要好，他們的文藝作品很多發表在柳亞子所主編的文藝雜誌上，出了四期即行停刊。

他的稿子最初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詩如貓語，王嬌，還鄉等，當時頗引起喜愛文學

者的注意。此外他還譯了一些英國小說，後來集爲近代英國小說集，又譯有希臘悲劇數種，以應小說月報的希臘文學專號；這專號不會出版，因之他的翻譯也不會得着機會問世。中國文學研究上也有他的幾篇文章，其中王維一篇所論尤精。

他的第一詩集是夏天，在商務出版；第二詩集草莽集，在開明書店出版。

我與朱湘相識，就在草莽集付排校的時候。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七年吧？他從北平到上海，正預備赴美國留學，趁便接洽草莽集的排法。他的設計很新奇，封面不寫字，祇有一個圖案，（呀，這圖案彷彿畫的是一個人在水裏游泳的樣子，難道又是預言麼？徐志摩自剖的封面不是有許多人說是識言麼？）祇許書背脊有字。每面上下都有圖案畫，必須直排加空嵌，新定出幾種雅潔的標點。必須這樣，不能更改：否則就不高興。他的這一點固執的脾氣，我們早就從與他相交最深的振鐸處聽到。像這樣不苟且的態度，忠心於藝術的熱誠，真是值得我們佩服。

夏天裏的詩我說一句老實話，不大受到感動。草莽集的原稿，我看了以後，真是高興極

了！我覺得這樣清麗柔婉的詩，在現代中國詩壇裏是很少有的。（我曾作有評論，收入現代文學雜論）因為欽佩，便想與他相識，因之決心到青年會去看他，途中遇見黎錦明，他也想去看他，我們倆就一同去。

我第二次去看朱湘，就拿荷花底稿給他看。他每一首都替我斟酌字句，這樣的熱心是我至今猶爲感激的。

這兩次他給我的印象仍是『不苟』二字。他說話很文靜，每每要略加思索方纔說出來。說話的聲音很低，舉動很緩慢，帶着十足的虔敬，我所遇見的熟人和相識者，很有幾個有這樣的態度。說實話，我有矛盾的心理，我不耐這種態度，喜歡隨隨便便毫無拘束的人；但是對於有這態度的人，又覺得特別發生一種敬畏的感覺。

當時他還有一本若木華集（譯詩集），大都譯自金庫，交給開明，後來開明不曾出版。他到美國去後，時常來信，也替我所主編的文學週報寫稿子。他的信頗多讀書的感想，寫得很好，字跡又很恭正清楚，簡直近於美術品。本刊所選錄的幾封信，大都就是在那時所

寫給我的。

大約是一九三〇年春天吧？他從美國回來了，我陪他同到海關，把他的一箱書取了回來，寄存在我家裏。他取出一部愛倫坡全集（十冊）贈給霞村，又取出一部世界小說選（十冊）贈給我。沒有幾天，他就到安慶安徽大學當外國文學系主任去了。

他的這一箱書，小說較多，史蒂文生和司各德都有全集，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書較少。法文書也有一小部分。後來我替他分了許多小包寄還給他。其中有一本十日談，他用力最勤，全部加有註釋，與我國的今古奇觀互相比勘。

一九三一年暑假，他到上海來過一次，約我到安大去教書，我因北新方面的堅留，向他辭謝了。但我很感激他的盛意。

一九三二年五月，暑假未到，他又到上海來，約我和戴望舒到安大去教書，此外還約有方光燾等。但校方祇要他一個人繼續教書，不要另聘多人。不知是否爲了這個原因他就不在安大教書了。當時我和望舒會苦勸他，不要爲我們的事不去教書，以致增加我們的內疚。

他答應了我們，果然又到安去，但他祇是去索欠薪，並不上課。我想，此外總還有別的原因，據他對我說，校方任意替他改了一個字。大約是『英文文學系』替他改了『英文學系』吧？因此他就怫然而去。（很對他不起，很類似的，他的一篇『說說話』，我替他改成『說話』，他是親眼看見的。）

此後他就失業，沒有找到職業，並且有不當教員的表示。好像柳無忌也請他到南開大學去過，可是他不願意，寧可過漂泊的生活。

以前我說他的詩像王維；從此以後，這一年半，他的生活竟像杜甫。他自己在我的新文學生活裏談起，倘若他有錢買書的話，首先一定要把各種版本的杜甫詩集買來。最近我正在讀美國小姐 Florence Ayscough 的杜甫一個中國詩人的傳記 (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 每一翻閱，就不由得想起朱湘來。他又自比爲『一個行乞的詩人』台微 (W. H. Davis)，可見他的生活之潦倒了。

大約是今年春天吧？他忽然跑到北新去找我。我一看，吃了一驚，他竟穿了一件破棉袍

子，形容憔悴不堪。他附着我的耳朵說：「輪船上的茶房跟我來的。我還沒有買船票，行李還押在那裏呢！咳，這一次所受的侮辱，可謂至矣盡矣，我簡直不好意思寫成文章。」後來很隱約的寫了一篇徒步旅行者，還寫了一首詩，都在青年界上發表。我連忙替他付了錢。第二天他又來看我，說是見不得人，要借五元去買一件稍新的棉袍子，然後再來與我暢談。

第三天，他果然換了一件新衣，並且拿了一篇文學閒談來。不久他到杭州，又到北平。今年青年界每期所發表的許多詩文，幾乎都是他在春夏之間寫成的。

而朱夫人偏偏不湊巧，到處尋找他。朱湘去了，她來了；她去了，朱湘來了。朱湘到青島；她趕到青島，朱湘又到北平去了；她趕到北平，朱湘又到杭州去了……總之，好像走馬燈似的，彼此不碰頭。據那晚朱夫人說，她結婚時的金項鍊，當了三百元，就在追逐的期間用掉了。

就是他們倆在安大，生活也不怎麼優裕，因為安大時常欠薪。他們在安慶所生的一個幼

子，不到一歲，因為沒有奶喫，哭了七天七夜，活活的餓死，這使我們想起杜甫的奉先詠懷：『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夏秋間，安大寄了兩次欠薪給朱湘，都是由我轉的，一次九十元，一次一百九十元，一共大約有二百幾十塊錢，他的經濟稍覺寬舒。

在上海時，我介紹他投稿給自由談，讀書雜誌，新中華等，大都須刊出付稿費，遠水不救近火。並且他不大願意找人，拿稿費又不願意拿稿費單去取，必須編者當面交錢給他。這樣，他的生活就更加為難。即使一切沒困難，靠這一點小稿費維持生活，終究是不容易的。

上月我替他介紹給現代作稿，說明稿到付款，每期登詩幾篇，英國小說一篇，杜衡兄已經答應，杜衡兄還親自找過朱湘一次。

他的第三詩集石門集好像拿到商務去過，大約是被拒絕了。

我所認識的朱湘是一個性情孤高的詩人，一個純粹的詩人。他『生無媚骨』，不能容於斯世。他奔赴清流，他投江自殺……

（現代四卷三期）

盧隱難產喪生（一八九八——一九三四）

盧隱於本年五月十三號，難產喪生。

她本名黃英，於三十七年前的五月四日，降生在福建閩侯縣城的一個小家裏。出生後，她母親就把她交託在奶媽手裏，因為營養不良，以致完全浸在病態裏。八歲父死，她母親便帶着幾個孩子，投奔北京舅家。

九歲時，她姑母爲之教讀，次年，進一教會學校。辛亥革命後，進一公立小學，不久，考取了女子師範學校。當時對於中國舊小說舊詩詞，以及紅樓夢西廂等書發生興趣，於是她就一天一天地愛好起文學來了。

五年師範畢業後，在開封安慶各教了一年小學，民七回北京進女子高師的國文系。民八開始寫自傳式的長篇隱娘小傳，後來覺得這個名字不雅，於是換了盧隱這兩個字。這個名字，便成了她日後發表小說的筆名。隱娘小傳這篇小說，是受了斷鴻零雁記那種小說的影

響，用傷感的文言寫的。雖然失敗，而她對於文學的興趣，却更濃厚了。

當時新文學運動正達高潮，她接受了這種新思想，便接連寫了些短篇，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成爲文學研究會的要角。當時與郭夢良戀愛而結婚。郭死後，進大夏大學擔任女生指導。後回北京任市立女子中學校校長，不久離職轉進師範大學附中教書。

後來與清華學生李唯建由友誼而戀愛，民十九同渡日本，住東京三四月，因經濟不支，乃於是年冬回杭州，民二十，進上海工部局女中教書。

今年五月十三號上午十一點二十分，以難產，於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逝世。

廬隱的重要著作：

海濱故人

曼麗

歸雁

象牙戒指

玫瑰的刺

女人的心

火焰

(註：本文根據劉大杰廬隱回憶記改作)

附廬隱紀念文一篇

關於廬隱的回憶

蘇雪林

本年五月十六日，袁昌英女士在電話裏用感傷的音調報告我說廬隱死了。問她消息從何得來，則說得自武漢日報專電。死的原因是難產，詳細情形她也不能知道。我當時雖很爲驚訝，但還不相信，因爲數年前也曾一度謠傳冰心女士難產亡故，嘗得我的姪女大掉其淚，後來才知冰心雖然添了一個麒麟兒，自己依然健在，我們才把心放下。也許女人與生產原不能脫離關係，所以人們謠傳女作家的死，也喜歡用難產這類題目吧。不過謠言自謠言，事實自事

實，廬隱的死究竟在幾天以後確實辯明了。這幾年以來，新文學作家得了不幸遭遇的很有幾個：以我所認識的而論，則徐志摩死於飛機，朱湘死於江；聞名而尙未見面者而論，則丁玲失蹤，梁遇春，彭家煌病死。現在誰想到生龍活虎般的廬隱也捨棄我們而去呢？我與廬隱會同事半年，同學二年，雖然沒有何等親切的友誼，却很愛重她的爲人。所以現在除了分擔文學界一份公共損失之外，私人情感上，我的淒涼惋惜的情緒，也不是一時所能消釋的。

我與廬隱的認識遠在民國六七年間。那時候我正在母校服務，同事舒畹蓀女士（即海濱故人之蘭馨）被委爲安慶實驗小學校長，約我去她校教一兩點鐘的功課。她有一天介紹一個姓黃名英的體操教員與我相見，說是北京女子師範的舊同學，這就是後來斐聲文壇的廬隱女士了。廬隱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樣動人，身材短小，臉孔瘦而且黃。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鬱無歡之色，與我們談話時態度也很拘束。我們鐘點不同，同事半年，相見不過兩三次，所以我們並不如如何親熱。

民國八年秋季，我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而廬隱與我同爲錯過考期的旁聽生，不過經

過學期考試以後，我們便都升爲正班生了。廬隱到了北京以後好像換了一個人，走路時跳跳蹦蹦，永遠帶着孩子的高興。談笑時氣高聲朗，隔了幾間房子，還可以聽見。進出時身邊總圍繞着一羣福建同鄉，咕咕呱呱，講着我所聽不懂的福建話。她對於同學常喜戲謔狎侮。於我們古書讀得略多的人更視爲冬烘先生，不願親近。她同舒畹蓀一樣說話時總要夾幾句罵人的話，「屁」字鎮天掛在口邊。這個極不雅馴的字由她說出來竟變得很有趣。五四運動後與社會運動關係最密切的男學校以北京大學爲代表，女學校以女高師爲代表，廬隱「務外」的天性這時候好像得了正當的發展，每日看見她忙出忙進，預備什麼會的章程，什麼演講的草稿，坐下來用功的時候很少。說也奇怪；我平生最瞧不起鋒銛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於廬隱不惟不討厭，竟反十分歡喜。這中間有兩種原因：一則佩服她敏捷的天才。我本來有愛慕與自己性格相反的人的癖性，自己口才澀訥，便愛人家詞鋒的銳利，自己舉動沾滯，見了豪放灑脫的人物，愈覺其不可及。廬隱雖然不大用功，功課成績却常列優等。她的坐位恰在我前面，每遇作文時，先生發下題目，我們啞啞苦吟，或終日不能成一字。廬隱端坐椅子上

低着頭，按着紙，筆不停揮地寫下去，頃刻一篇脫稿，她的筆記從不謄錄第二遍，反比我們的齊整完全。她又寫得一筆顏體大字，雖然無甚功夫，却也勁拔可愛。她愛演說，每次登台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本來操得一口極其漂亮流利的京話，加之口才敏捷，若有開會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爲主席或代表。二則盧隱外表雖然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驕傲得難以教人親近。其實是一個胸無城府，光明磊落的人，她雖然有許多行動不檢點處，始終能得朋友們原諒與愛護，也無非爲了這一點。

她在同班中結識了三個人，號爲「四公子」。一個是王世瑛，一個是陳定秀，一個是程俊英。她的海濱故人露沙係自指，雲青，玲玉，宗瑩，似乎是分指她們三人。我當時曾有「戲贈本級諸同學」長歌一首，將同級三十餘人，中國文學成績較爲優異的十餘人寫入。說到她們四人時有這幾句話：

子昂翩翩號才子，目光點漆容顏美，圓如明珠走玉盤，清似芙蓉出秋水。（陳定秀）
亞
洲俠少氣更雄，巨刃直欲摩蒼穹。夜雨春雷茁新筍，霜天秋準搏長風。（黃英君）
自號亞

洲俠少）橫渠（張雲聰）肅靜伊川少，（程俊英）晦庵（朱學靜）從容陽明峭，（王世瑛）閩水湘煙聚一堂，怪底文章盡清妙。

這首詩既是遊戲之作，所以每人的好處都加了百倍的渲染，百倍的誇張。「夜雨」「霜天」兩句形容廬隱文章也覺溢美，不過她那一股縱橫揮斥一往無前的才氣如何使我傾心，也可以想見了。

我們進女高師的時候正當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時勢所趨，我們都拋開了之乎也者，做起白話文來。廬隱與新文學發生關係比較我早。她先在京報副刊投稿，後來上海小說月報也有她的文字。「廬隱」的筆名便在這時候採用的。她做小說也像窗課一般從不起草，一枝自來水筆在紙上颼颼寫去，兩小時內可以寫二三千字，但她的小說雖然氣機流暢，筆致爽利，而結構不甚曲折，意境也不甚深沈。我論文本有眼高手低之病，讀過她的小說，口裏雖不能說什麼，心裏總有些不大滿意。記得她第一篇小說「一個著作家」寫好後，她的朋友郭夢良邀集一班愛好文藝的朋友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討論的茶會。我也在被邀之列。我看過

稿子後默默不作一語。郭君徵求我的意見，我只好說「游夏不能贊一辭！」座中王品青忍不住一笑，盧隱怫然變色，好像受了什麼打擊似的。這情景我記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現在我還很懊悔，覺得不應當拿這句輕薄話，傷了她的自尊心。

十年春我和易家鉞、羅敦偉諸君打了一場很無聊的筆墨官司。羅易原與郭夢良君相厚，盧隱也就左袒着他們，與我頗生了些意見。從此在班上不大說話。那年的秋天我跑到外國去，盧隱的大文雖然常在報紙雜誌露面，我已不大有機緣拜讀。回國以後，聽說盧隱小說已出了好幾本單行集，接着又聽說她愛人郭夢良已病死，她帶着一個女孩子到處飄流，身世很是悲慘。後來又讀到她編輯的華嚴半月刊和小說集歸雁等，我才知道從前意氣凌雲的盧隱，於今正在感傷頹廢的道路上徘徊，讀到她的那些飲酒抽煙，高歌痛哭的記述，我心裏也很不好過。想寫封信去安慰她一下，只爲了不知她確實通信地址沒有實行。前幾年聽見她和李唯建先生戀愛，同渡扶桑，不久有結婚之說。又聽說李君比她年輕，一時「盧隱的小情人」傳爲佳話。民國十九年我到安慶安徽大學教書，會見舒腕蓀女士和吳婉貞女士（海濱故人中之

朱心悟一談到廬隱近況。二人異口同聲地批評她太浪漫，並說她從前與使君有婦的郭君結婚已是大錯特錯；現在又與年齡相差甚遠的李君戀愛，更不應該了。我也知道她二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便是我也覺得廬隱這種行爲太出奇。不過我當時竟替她着實辯護了一場。怪她們不應當拿平凡的尺，衡量一個不平凡的文學家。十年前廬隱給我的一點吸引力，好像這時候還沒有消失呢。

廿一年暑假返上海，友人周蓮溪告訴我廬隱已與李君結婚，現與中華書局總編輯舒新城夫婦同住英租界愚園路某寓。我聽這話不勝快樂，便與周君同去拜訪。記得廬隱那一天穿一件淡綠色撒花印度綢旗袍，淡黃色高跟皮鞋，臉龐雖比十年前消瘦，還不如我想像中的老蒼，只覺得氣質比從前沈潛了些，談吐也不如從前的爽快罷了。李唯建先生那天也見着了，一個口角常含微笑的忠厚青年，廬隱飽經憂患的寂寞心靈，是應當有這樣個人給她以溫柔安慰的。我聽得他們曾發表一本雲鷗情書集，想討取做紀念。廬隱隨手取了一本簽了幾個字贈送給我。那天我們在她們家喫了午飯。我們談了十年來別後一切；談到現代文壇的種種問

題：又談到政治上見解，盧隱對於某種正爲青年所歡迎，認爲中國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張似乎不大贊成。我問她自己有什麼主張，她却不肯說了。她那時正寫一本淞滬血戰故事，佈滿蠅頭細字的原稿，一張張擺在寫字台上，爲了匆忙未及細閱。後在武漢大學，遇見她夫兄李唯果先生談到這本書，說擬譯爲英文表揚中國民族光榮，但不知爲什麼緣故，至今尙未見出版。我辭別她夫婦回家時忘記攜帶雲鷗情書集，寫信去討，杳無覆音，大約是我們將她門牌號數寫錯的緣故。假滿赴鄂，接到她一封信，要我替中華書局中學教科書撰一篇「雲」的教材。我既懶於做文章，也就懶覆她的信，本來打算今年暑假返滬時，再去拜訪她們夫婦，作整日之談，誰知她已辭別這污濁人寰，還歸清淨了。說起來我真抱憾無窮呵！

關於盧隱的死，大家同聲嘆息。有人說盧隱若不再嫁，何致有生產的事，沒有生產的事，何至於死亡。蕭伯訥人與超人會說男女戀愛是受「生命力」的壓迫，無論你什麼英雄豪傑逃不出這一關。我們在社會上本來可以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不過排斥不了生命力的牽掣，許多志大心雄的人物都化爲碌碌庸夫了。像盧隱在文壇已算有了相當地位，生活也可

以自己維持，實在沒有再行結婚的必要，而她竟非結婚不可，豈非生命力的作祟麼？這話也未嘗說得不是。不過我們若瞭解廬隱的性格和平生便不忍如此說了。廬隱性格極其熱烈，而據她自傳，少時既失父母之愛，長大後又常受命運的播弄，一個熱情人處於這樣冷酷環境，好像一株玫瑰花種在冰天雪窖，叫它怎樣可以蓓蕾？她創痛的心靈要求愛情的慰藉，正等於花之需要陽光的溫煦呢。在廬隱一切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象牙戒指主人公沁珠說：『在我心底有淒美靜穆的幻夢，這是由先天而帶來的根性。但同時我又聽見人羣的呼喊，催促我走上時代的道路，絕大的眩惑，我將怎樣解決呢？』又說：『從前我是決意把自己變成一股靜波一直向淵裏流去。而現在我覺得這是太愚笨的勾當，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變活，興風作浪。』最後她說：『事實上我是生於矛盾，死於矛盾，我的痛苦永不能免除。』生在廿世紀寫實的時代却憬懂於中世紀浪漫時代幻麗的美夢，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敗的。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會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却很坦白地暴露出來，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

天真可愛和偉大處。

對於蘆隱的創作小說，我還改不了那「眼高手低」的老毛病，不敢故作違心之論的誇獎。至於她的小品文則頗爲我所愛讀。「地上的樂園」更可算一首哀感頑豔的散文詩，文筆進步之速，很值得教人驚異。我本來愛童話和神話體的小說，這篇文章竟使我接連讀了三遍。她若能像她自傳裏所說再活二三十年，她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西洋哲學家說，自然的情力是天才的阻礙，我們很有希望的女作家竟在這樣一個無端災禍裏夭折了。咳！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文學三卷二號）

劉半農病死北平（一九二五——一九三四）

劉半農於本年七月，病死北平。

他平生酷好美術，近年來從事音韻學之研究，頗有心得。病前曾偕同國語統一委員會白濼洲等由平赴綏遠，山西等地，考察方言；沿途採集民謠民俗等頗有所得，並攝有照片多

幘。迨返平正從事整理所獲材料，詎因其身體羸弱，旅途勞頓，且天氣炎熱，故在張家口時已感不適。因注意工作，故忽於休養。返平後始經中醫投藥調養，亦未見效，病勢反益沉重。乃於十四日晨入協和醫院治療，經醫生檢查，劉氏血內含有多量螺旋狀病菌，病名為「回歸熱」，此病類似瘧疾，每七日至十日回轉一次，乍冷乍熱。在身體強健者，亦決非不治之病，惟因劉氏心臟既感衰弱，此次更因距染病時已隔六日，始入醫院療治，血管內病菌充斥，並由熱病轉為黃疸病，全身變作黃色，前晚至今晨並咯血數次，故入院後，雖迭經醫生竭力施救，竟無效果，延至十四日下午二時許遂溘然長逝。

半農，字也，名復，江蘇江陰人。先在滬從事文藝創作，並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自此成名。民六由滬北上，任北京大學教授，嗣由北大資送赴法京巴黎，專門研究語言音韻之學，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歸國後，仍任北大教授，開辦語音樂律實驗室。對我國語學上貢獻甚多。民國十九年，任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兼輔仁大學教務長，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主任，國民政府北平文化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主任，北京

研究院主任專任指導員，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

氏生時，富於風趣，韻事甚多，近更時寫幽默小品文字，投寄論語及人間世等刊物發表，精雋可喜，開新寫作另一途徑。日前曾因戴傳賢通電禁止發掘古墓事，發表「阿彌陀佛戴傳賢」一文，傍徵博引，寓規勸於諷刺之中，致戴氏無從反駁，在各大報發表，文字幽默。劉氏因愛好美術，故極嗜攝影，曾組織光社，每年舉行展覽及出版攝影年鑑，內載氏之作品頗多。並根據其經驗，著有「半農談影」一書，在滬開明書店出版，為吾國研究美術攝影之名著也。

劉半農的重要著譯：

中國文法通論（民八，羣益）

中國文法講話上卷（民二十一，北新）

四聲實驗錄（民十，羣益）

瓦釜集（民十五，北新）

揚鞭集上中二卷（民十六，北新）

半農雜文第一冊（民二十三）

半農談影（民十六，開明）

茶花女（民十五，北新）

法國短篇小說集（民十六，北新）

國外文歌譯（民十七，北新）

香歎集（民十五，北新）

何典（民十五，北新）

渾如篇（民十五，北新）

西遊補（民十八，北新）

貓的天堂（左拉原著，北新）

失業（左拉原著，北新）

(註：本文根據七月十五日大公報北平通訊改作)

附劉復紀念文一篇

父親的死

劉小蕙
育倫
育敦

一個夏日的清晨，母親極早的把我們從床上喚起來，因為在八點鐘時，父親所坐的火車將到了。在路途上，我們愉快的談着，因為離開了我們出去三星期的父親一定會帶回許多離奇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我們穿過了火車站的鐵柵，走進了月台，在那邊我們可以望到遠處的樹木和天邊半露着的紫色山峯。突然的一聲汽笛從清早的雲霧中尖銳的傳入了我們的耳中，頃刻之間，車已站在我們的面前喘氣了，父親從窗口露出了平日少見的面孔來，並且很驚奇的說：「爲什麼要這麼多的人來接我啊？西直門車站又是這樣的遠。」我們回答道：「母親說的，叫我們都來接呢！」「喔！我病了！怕要傳給你們呢！」父親說完後，雙手一攤，臉上現出無可奈何的

樣子，於是我們心中一昏，爲什麼平時身體很壯健的父親，會在這不見的三個星期中變得這麼的蒼老呢？

父親回家之後，立刻去請了一位住在附近的中醫來診治，看完以後，證明這病並非什麼大了不得的病症，只不過是重一點的感冒罷了。

「喔！那麼我不是生傷寒吧？」父親膽小的問。「絕對不是，沒有什麼關係，吃兩劑藥就會好的。」大夫滿不在乎的說着。「啊！這樣我就放心了，因爲在大同時我發現了一種虫子，假如有人被牠咬着，那一定要犯傷寒的，並且還是很危險的啊！」父親微笑着說，因爲大夫的話，父親眼見得是放心了。他同平常一樣的和我們玩笑，並且仿做着蒙古人吃飯的樣子。在表面上看來，他只是有一些小病，我們也放心了。

第二天午後，父親的熱度變高了，頭上滴着汗珠，但是精神還是很好。我們勸他在床上躺躺，他覺得躺在床上太硬，想躺在帆布椅上。我們把帆布椅打開，沒有躺到一刻鐘他又覺得帆布椅太軟了。這樣，他就從床上到帆布椅上，由帆布椅上到沙發，再由沙發到床上的不

住走動。我們問他有什麼痛苦沒有；他總是輕輕的搖着頭，慈愛的注視着我們微笑。

傍晚到了！三叔不知父親的病，所以在家中備了酒菜給父親接風，父親怕拂了二叔的好意，因此讓母親及弟妹妹們去。前幾次父親病時他總是不需要人家去照看他，但是這次他把我叫到床前很溫和的說：『蕙兒！我病了，我不願那些粗野的僕人們照應我，你在家中陪我吧，你知道這是使我多麼的高興啊！』本來我心中好像覺得一件大事將要來到，絲毫沒有出去的興趣，我就在他的身旁坐下。因為病人怕亮光，我把燈弄滅了。父親靜靜的躺在那裏，我聽着他平靜的呼吸，心情也慢慢的放寬了。忽然他抓住了我的手搖了一搖說道：『蕙兒！不要睡着啊！你今天爲什麼這樣的沉靜呢？時光是很寶貴的呵！離開了二個禮拜，你念的書有生字沒有？你沒有什麼話要同我說嗎？』我十分的後悔了，父親走後，我一個字也沒有寫，一本書也沒有翻過，這叫我怎樣去答復父親的話呢！我不得不作聲了。

我希望着母親回來，因為我的心十分的緊張。父親平靜的呼吸忽然帶了微微的呼聲，開燈一看，他的臉紅得像生氣一樣，熱度提出了許多的汗珠，我驚問道：『父親！怎樣了，

「要不要去請大夫來？」他搖了搖頭，停了一刻，又向我說道：「去胡同口上的西藥舖問問有什麼藥吃沒有，我受不了啊！」我拿起雨傘走了出去，外面正下着細細的毛毛雨，一陣涼風吹散了我的愁思，心中想着十餘年前在倫敦同了母親冒着雨給父親請大夫的情景。

藥舖不知吃什麼藥好，就介紹了一位很有名的梁大夫。我打了電話去請他，他答應即刻就來，我心中滿含着希望的回去了。母親已然回來，正在給父親預備稀飯吃。

大夫來了，父親把他在張家口得病的情形報告給大夫，然後又問道：「喂！梁大夫，我不會是犯傷寒吧！」在情形上看來，父親是很怕這種病似的。

「決不是！這不過是重的感冒吧了！」大夫又是這樣說着，父親及我們的心都輕鬆了。吃過藥後，父親覺得肚中好像有一股氣往上衝來，衝過後，全身就要大大的振動一下，然後他打起噁來，不住的打着，父親痛苦的說：「打吧！打吧！永遠的打吧！等到我的力完時，大概你也要完了吧！」大家十分的驚恐了，但是父親不願看見我們孩子晚睡，我們只得上床，半夜醒來時，還時時聽到父親在深夜中打着噁。

鬧鐘在響了，我們從床上跳下來，大家不約而同的先跑到父親的房中。我們首先看到了母親焦急而又失眠的臉，然後又看到了父親，他枕着手躺在靠門的帆布椅上。臉發着黃色，眼球上布滿了血絲。他向我們微微的笑着。

三叔姨夫及父親的幾個好友來了，他們看到了父親的臉十分的驚恐了，大家商量過後，還是去請昨日來看的梁大夫。他打上一針，當父親再問他是否傷寒的時候，他仍肯定的說並非是傷寒，又加了一句道：『傷寒是不能吃瀉藥，如果是傷寒而我們做醫生的開了一味瀉藥，是有罪的，昨天你吃的完全是瀉藥，可見不是傷寒。』

大夫走了，父親安心的躺着，是傷寒及不是傷寒兩個問題都在我們的心中佔了一個很大的位子，只要大夫說不是傷寒我們就覺得前途還有很大的希望。

旁晚（父親歸家的第三日），他才漸漸的好了一些，熱度也少些的退了，但是汗還是不住的流，囁是少微的平靜了，隔了一兩分鐘才打一個。他坐在帆布椅上，看我們用晚飯，我們問他吃不吃，他只是微笑着搖搖頭，回過去看天邊的夕陽和美麗的彩雲。

忽然他說道：『給我拿一枝香烟來，讓我也來舒服一下，假如一個病人連吸烟都覺得無味了，那麼這個人也算完了。』我們給他送過一枝烟去，他僅僅的吸了兩口就說：『不吸了！』以後就不言語了。夜晚的涼風吹走了無限好的夕陽，吹走了美麗的彩雲並且吹走了父親一切的希望，一陣烏鴉的叫聲打散了他的幻夢，他俯看着地面，眼中一亮，兩顆明清的水珠——淚呢？還是汗呢？——暗然的落在他青色的布掛上，慢慢的又被布吸走了。

在明日的清早我們看到父親的情形不對，又去請了首善醫院的方石珊院長來，他很快的斷定是黃疸病，勸父親入北平設備最完全的協和醫院，並且告訴父親這病並非易治的病。母親和叔叔嬸嬸們商量入院的事，但是父親不同意：『我不去，我受不了那醫院！』父親說完後就沉思了，也許他正在想着他幼小的姪子在這醫院中的慘死吧！

母親也不言語了，那麼只有再請一位大夫的了，大夫是德國人，在中國的名望也不算小。他檢查完了，便向我說：『小姐，他的心臟很弱，假若他再勞動，那是要達到死的目的。』雖然他說的是法文，却被父親聽明白了，父親抬起頭來微微的一笑。

這位大夫的藥吃下去後，不到半個鐘頭就全數的吐出來了，嘔是更打得多了。在這幾位大夫口中說出了幾種不同的病時，我們的心亂了！無頭緒的亂着！這時的父親已同病了幾個月病人一樣了，眼已花了，耳也不大能聽見了，母親輕輕的叫他時，他只是無力的微笑着，唉！

旁晚時又請了一位中醫來，父親又用力的把他的病情說出來後，這個中醫又斷定這不是很危險的病。是的，如果按父親的精神及聲音，誰會想到他已是一個垂死的病人了呢！

在昏黑的病房中，僅僅的點了一隻燈，暗淡的照着，誰也不再說話，誰都想讓父親睡一刻；但是父親的神經非常清楚，睡眠怎樣的也侵犯不了他。父親不敢閉上眼，這要一閉上眼，許多的往事就會回到他的心上，而就在這一閉眼中，他的口中還會說着夢話。

十一二點鐘的時候，他的腹部脹了，同時他換床的次數更多了，他的臉上表示着痛苦，皺着眉，但是母親一問他什麼地方難受的時候。他的臉上就會勉強的露出笑容，因為他平時頂顧全他的最親近的人們啊！

夜間二點的時候，父親自動的命我及二叔家的琴妹舅舅上一個地方去請一位按摩的醫生來，但是醫生還未下手的時候，父親已支持不住了，他喊道：『快不要再按了！我沒有力量來抵抗了啊！快不要再按了啊！』醫生搖着頭走了，我們失望的哭着。母親輕輕的給父親捶背，嗚咽着不敢放聲。弟弟妹妹被嬌母拉去睡了，我同母親看守着病人，燈光暗暗的照着這悲哀的景象。

四點多鐘的時候，父親叫母親把他扶到他的書桌前坐下，頭靠着桌邊呆呆的看着他桌上的一切，難道他自己知道要死了嗎？他想着平日一步不離書棹吧？在這上面有多少的成績啊！堆積了多少友人的書信！這些書信還有誰再來看呢！他又立了起來回到床上，五點鐘時，他的手脚漸漸的冷了，大口的咯着胃血，他向母親說道：『天亮時，你去請我的好友們來，我要寫遺囑了！我的力量多完了啊！』

以下的情形我不忍再細想了，父親在十時入了協和醫院，在上午二時一刻就永遠永遠的離棄了人世走進了安息的區域中去了。

父親的遺像前的蠟燭已換了許多副了，他的照片很和藹的在我們眼前微笑，他的書棹前再也望不見父親低頭寫文章的樣子了，更聽不見父親在深夜時高聲的念古人的詩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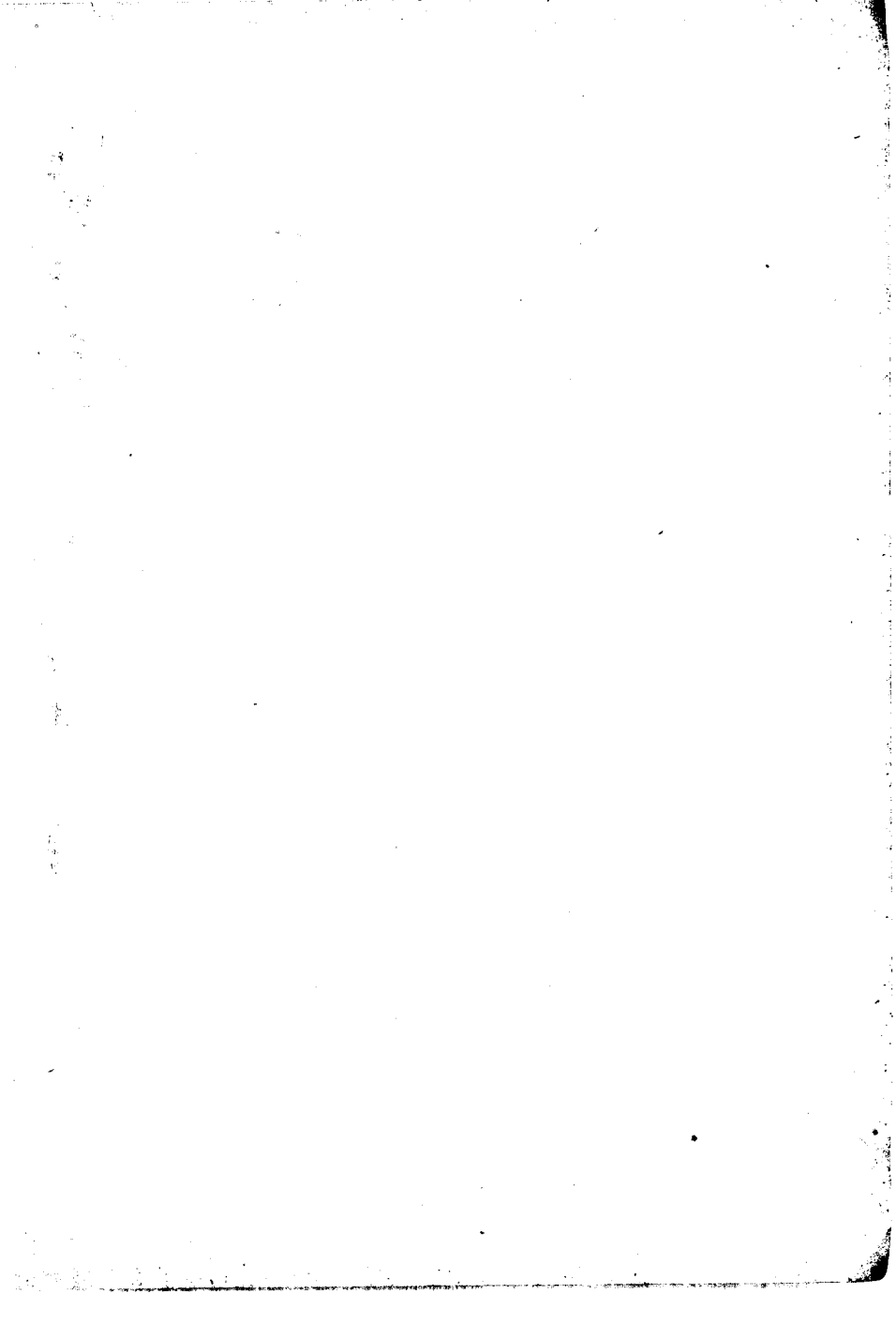
有誰再來給我們講我們所不懂的功課呢！在家中我們呆呆的想着父親，出去玩時又被過去的一個景象弄得無趣，黯然而返。

在淚光中我們憶起了父親生前的教導，我們望着青青的天空，我的心幾乎碎了。母親走來，她痛哭了：『唉！我想不到你們已是無父的孩子了！』母親嗚咽着，我們抱着母親放聲的哭了，但在心的深處，我們起誓願永遠的隨了父親的教訓作一個忠厚而爲工作努力的人。

（人間世一卷十七號）

第二部

二十三年度中國創作選



第一分 短篇小說選

一個人的死

王文慧

一

七月的日子是多雨的巴黎城的好時節。從早晨起溫暖的陽光便把一些古舊的街道照得金燦燦的，顯得很有生氣。上面再蓋着一個蔚藍的天幕。天氣一點也不炎熱，常常有一陣微風吹拂着大路旁梧桐葉的肥大的綠葉。

在聖榮街的一端慢慢地走着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瘦弱漢子。他是孤另另一個人，有着一張醜陋的，帶着病容的臉，一條破舊的頭布包着他的污穢的亂髮。他的侏儒般的身子被一身寬大的骯髒的衣服裹着，從衣服裏面時時透出來一股刺鼻的臭氣。

這個人在街心吃力地移動着脚步，沒有人照料他。但是每一個過路人走過他面前總要帶笑地招呼他一聲，他也做一個姿勢或者發出乾澀的聲音來還答。他也笑，他的笑容把他的臉顯得更醜了。然而他有一對老虎眼一般的發亮的眼睛，那裏面射出的光却是溫柔的。每個過路人受到這眼光便都滿意地走過去。大家同樣高興地想：「人民之友」出來散步了！馬拉的病好了！」

被稱為「人民之友」的讓·保羅·馬拉好些日子來患着重病，不會出席國約議會了，但這一天下午也支持着他的病驅走出他那陰暗的住房，到寬敞的街心來。

一看見陽光和擾攘的人羣，他的心馬上快活起來了，彷彿年紀也變輕了似的。他一生就喜歡陽光和新鮮空氣，從沒有過一個人像他這樣愛牠們，因為他得着牠們的機會最少。在從前他常常被人像野狗般地追趕，不得不在地窖裏面度過他的日子。後來另一個勢力起來了，他可以昂頭地在巴黎的大街上走路，然而工作和熱情却抓住了他，他又把自己關在哥德烈街陰暗房屋的最陰暗的一層裏面經營他的報紙人民之友。他的簡陋的家成了法庭，成了街

市，人們擁擠般地出入着，他們都承認他是他們的朋友，他也沒有一次失過他們的信仰。然而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病是一天天地加重了。醫生屢次警告他說：『你再這樣下去，我便不能夠救活你。』他相信醫生的話，他自己也是從大學醫科畢業出來的。但他却沒法管束自己。那熱狂永遠控制着他，使他忘了自己，使他只看見人民的信託，只看見那偉大的理想。信託和理想打碎了他的醫學知識，給他剝奪去了陽光和新鮮空氣，而且使他有勇氣和病魔苦苦地爭鬥了三年，一直到最近，雖然他漸漸地顯出了抵抗不住的樣子。

如今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給七月裏的微風一吹，馬拉緩慢地閒步着，他的身子彷彿輕快了許多，又像病已輕痊癒了一般。他擡起頭默默地望着那晴明的天空，讓溫和的風撫摩他的臉，他確切地感覺到風在他的臉上拂過，像把那上面的塵垢都給他拂去了，同時那清新的空氣籠罩着他的頭，他覺得他的肺突然開了。他喜悅地，差不多忘了自己地深深呼吸了幾口氣，他變得十分敏感。他似乎就看見那些空氣都進了他的肺，而且那空氣滲透了他的全身。他暫時停住了脚步，望着天空出神，他有些驚喜。天空居然是這樣地大，這樣地清明，這樣

地美麗。

「吊死他！吊死他！」有人這樣地在前面叫起來，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是許多聲音混雜在一起。在前面街角裏起了一陣騷亂。有好幾個人嚷着從馬拉的身邊跑過。

馬拉迅速地低下頭來，看前面。他看見一堆人擠在那裏。他並不驚奇，街角的騷動在這時候是很平常的。他明白一定有什麼貴族給人捉住了。他想去看看，他對於一切人民的行動都很關心的，這關心有一種吸引力，使他忘記了那美麗的天空。

他平靜地走到那發生騷亂的地方。他依舊是沈默的，甚至是謙遜的，瘦臉上浮起了笑容，這是他的習慣，他每次看見那些單純的國民聚在一起，做一件細小的動作時，他便要發出親切的微笑。

「馬拉！「人民之友！」「人民之友！……」他並不聲張，但是有幾個人看見了他的蝦蟆嘴和老虎眼，便高興地叫起來，這些人都快活地嚷着，他們和別的國民一樣，愛馬拉和愛他們的最親密的朋友沒有分別。

聽見說馬拉走來，衆人都把注意力移到他的青白色的臉上，都望着他微笑。他們讓開了一條路，使他走到街角那一家咖啡店的門前。在那裏跪着一個衣服穿得還整齊的中年人。

「你們又在幹這傻事情了。」馬拉把親切的眼光向四圍一看，溫和地微笑着，好像一個老年人對他的溺愛的孩子們說話一般。他走近那個穿黑衣的中年人的身邊，埋下頭去看那人。

「馬拉，你看這隻狗！我們弄死他！」一個二十幾歲的壯漢子一面粗聲罵着就飛起一隻右腿，把破皮鞋在那中年人的背上着實地踢一脚，又吐一口痰下去，然後把那隻生毛的右腕在嘴唇上拭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那個中年人倒在地上，滾了一轉，殺豬也似地哭叫起來。他忽然瞥見了馬拉，便一翻身，跪着走到馬拉面前，抱住馬拉的一隻腿，哀求地分辯着：

「我不是貴族！我不是！……馬拉國民，你救我！……」

這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四周圍便起了好幾種怒罵聲。一個聲音離馬拉的耳朵近，他聽得很清楚：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叫狄孟，他是德拉孟男爵家的管事！」

「我不是呀！他們說謊！不要弄死我！我不是貴族。……」這個被叫做狄孟的人惶恐地分辯說，但他的聲音是那樣地絕望，臉色是那樣地慘白，神情是那樣地惶張，顯然表示出這分辯是虛假的。

「馬拉，不要聽他的話，吊死他！」

「吊死他！打倒貴族！」

許多聲音接連地響起來，人叢中又起了一陣騷動，三四人圍過來拖狄孟，狄孟半哀求半自衛地掙扎着。

在這喧鬧中馬拉的心是很平靜的。他沈默地站在那裏。仔細地看前面的那個生物。的確在他的銳利的眼裏那只是一個生物，他以爲人決不應該是這樣懦弱，這樣卑下的，而且那人跪在他面前縮成一團，時而呻吟，時而叫號，恰恰像一隻受傷的狗。年紀只有四十多歲，頭髮就灰白了，臉上滿是皺紋，身材又是那樣瘦小，聲音也嘶啞了。眼睛腫着，淚水拌着塵土

塗了大半臉，不整齊的鬚鬚上黏了好些口沫。

馬拉靜靜地看着，他許久都不說話。好像這一個可憐的垂死的生物在他的眼裏還是新奇的東西。這長久的沈默的注視使得周圍許多國民都感到驚奇了。他們奇怪像他這樣曾經要求過五十萬個貴族頭顱的人居然會在這一個下等貴族的面前思索起來。這一點他們是不能夠了解的。但他們愛他，他們並不懷疑他。他們只是驚訝地在旁邊望着。

馬拉突然覺察出來國民們的眼光了。這些時候他並不是在注視面前的那個可憐的生物，他在看另外一些景象。這些景象接連地從記憶裏浮現出來，映在那生物的臉上。最近幾年來的經驗接連地像電光一般在他的眼前閃耀過去了。斷頭機——屠殺——血——像火花似地爆發着。九月的屠殺，巴黎的饑餓，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叛變，這幾幅圖畫在他的頭腦裏特別放大起來，在每一幅圖畫裏面他都看見了自己的面影。他深知道他自己，他永遠是現在這樣地裝束，這樣地思想，這樣地生活。他永遠站在人民的身邊，忠實地，固執地。他了解他們。他愛他們。去年九月裏布龍斯威克公爵和普魯士國王向巴黎進軍時，他曾熱烈地鼓舞

人民去抗禦外國君主的進攻，他不妥協地在國內和那些謀叛者與野心家爭鬥。他推翻了皇室，他打倒了吉隆特黨。他的工作就從沒有停止過，不管那衰弱的身體和時發的熱病怎樣地常常來妨害他。他的報紙人民之友的確是人民的論壇，在那上面從沒有一句話背叛過他們。靠了這個，他纔成了人民的友人，得到了他們的信仰。但這成績還使他感到不滿足。他的工作纔不過開了頭。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叛變依舊威脅着共和國，吉隆特黨剛剛一交跌下去，山嶽黨的野心家就在國約議會大顯技倆了。賽納河畔依舊充滿着要求麵包的聲音，外省正醞釀着新的叛變。在共和國的頂上依舊覆蓋着大片的黑雲。而他的身體却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了。

他停頓了一下。他的思想依舊在那些事情上面跑。他又瞥一下面前的那個人。他認得那是貴族的一個小走狗，國民們說的話並沒有錯。他，馬拉，全世界知道的一個勇敢的人，他如今站在這裏，帶着新病初愈的樣子，在外國別人把他比爲死神，又把他形容作喝血的猛獸，法國的貴族們和吉隆特黨都當他做吃人肉的瘋子，這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還記得兩三年前他看見人民的英勇犧牲還不能顛覆王權，在一陣絕望之際曾經高呼過要要殺掉大批的

貴族，然而去年九月裏那個被插在槍尖上的郎巴兒王妃的美麗善良的頭顱就使得他對於血發生了憎厭。那個頭跟着槍尖在空中舞動，完全像一個活人的臉，頭髮梳得很整齊，一滴一滴的血從上面滴落下來。這景象許久都沒有離開他的頭腦。他就是馬拉，被稱爲喝血的猛獸的人。但是他如今在這可憐的狄孟的身上又看見朗巴兒王妃的頭顱，並且因了這個而感到躊躇了。

他知道那些國民們在等候他的回答，他便掉頭去看他們，他剛要開口，詢問幾句，但那個可憐的狄孟又抱着他的腿嚷起來了：

「馬拉國民，你救我。我不是貴族。……憐憫我罷。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共和國是不需要我的性命的。……馬拉國民，我知道你，你救過松布烈，你是個仁慈的人。……」

馬拉憐憫似地埋下眼睛看狄孟，那人依舊卑屈地，恐怖地哀求着，兩隻血紅的眼睛睜得圓圓的望着他，他的心漸漸地軟了。狄孟並沒有說假話。他的確救過松布烈。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松布烈的十七歲的女兒馬得蘭寫信給他，因爲的她父親被冤枉地逮捕了，她要求他

救她父親的性命。他接到信便去考察了那案情，然後到約定的地址去，在那裏馬得蘭正合着眼淚等候他，她說過願意犧牲她的身子救她父親，但他尊敬地拒絕了，却設法放了她父親出來。這事情巴黎人民全知道。他自己也覺得並沒有做錯。松布烈的確是無辜的人，法國並不需要這種人的血。然而這狄孟又和松布烈有什麼分別呢？難道法國真的需要狄孟的血麼？他想，血，爲什麼老是血？血就沒有終結？這太愚笨了。血會迷了人的眼睛。在九月屠殺裏他就親眼看見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

『馬拉，不要救他！我們來吊死這隻狗！』幾個人同聲嚷着。那個年青的漢子又去拖狄孟。有幾個人就在咖啡店門前圍着小圈子，一面跳舞一面唱起革命歌來。

狄孟依舊在地上掙扎，哀求，叫號。他忽然偏過頭，臉正迎着馬拉的眼光。馬拉瞥見了那嘴邊的一團血跡，血還從鼻孔裏流出來。馬拉把他的傾斜的濃眉一皺，又咬一下他的突出的簿嘴唇，一刻功夫他便打定了主意。

『我認得他，我認得這個貴族！』馬拉張開了蝦蟆嘴，輕侮地吐一口痰在狄孟的臉上，

說了這一句話他便對着狄孟的屁股踢一脚，然後又罵道：『滾罷，這一腳會把你醫治好！』笑聲像春雷一般突然爆發起來，每個人都快活地笑了。

『馬拉會醫治貴族病！』那個年青漢子大聲笑着說。

『馬拉萬歲！「人民之友」萬歲！』許多人齊聲歡呼道。大家叫着，笑着，跳着，過後便圍成一個大圈子把馬拉圍在裏面大家更熱鬧地繼續唱。狄孟便趁着這機會站起來偷偷地逃走了，只有馬拉的鋒利的眼光在後面跟着他。

『明天就是七月十四了，大家快樂地玩罷！』圈子裏有一個粗壯的聲音這樣叫起來。大家響應着。他們唱完了歌，散開來，湊成一對對的男女擁抱着發狂似地跳舞着。

『七月十四，』馬拉低聲念着。他覺得心上一陣輕，彷彿那座巴斯底監獄就在他的眼前倒塌一般，給他去了一個重壓。他看着周圍的狂歡的人羣，臉上又浮出一個親切的微笑。

『我們法國人畢竟是個奇異的民族，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未來似的，』他半責備半讚嘆地自語說。但過後他又加一句：『吉隆特黨在加恩的活動不知怎樣了？』他馬上就想到未來

了，而且正和他的話相反，他是永遠想着未來的。

一想到加恩的事情，一想到巴巴霍，畢佐們的活動，馬拉便憂鬱起來，不僅是憂鬱，而且憤怒起來了。他恨不得馬上回去，給國約議會寫信，給地的報紙寫文章，攻擊那些人，要求那些人的頭顱。他覺得一刻也不能耽擱了。不管眼前這些國民們的舉動怎樣使他喜歡，他却大聲說：「國民們，再會罷！」

他緩慢地走着離開了聖榮街，他的耳裏裝滿着馬拉「萬歲」的歡呼，但是他並不會回過頭去看那裏。

離開了那些國民，他走着僻靜的街道。他想很快地回到家裏，但是他的脚步却下得更慢了。病和疲倦抓住了他。漸漸地他的全身發癢起來，四肢也跟着軟了。頭腦開始微微疼痛着。

他極力鎮靜着自己，和這病痛戰鬥。他故意地增加速度走着，但是沒有用。他這時候變得更敏感了。他絕望地咒罵道：

『這鬼病又來抓住我了！』

這句話裏面含了無窮的怨恨。對於病，他是不甘屈服的。然而醫生的警告還威脅地在他的耳邊回響着。這些生理的反常現象便是一個證據，證明醫生所預言的那一天是更加逼近了。他再不能夠有一點疑惑和希望，甚至在這麼晴朗的日子裏。

死，他並不害怕。這許多年來他就在死的威脅下討生活。在他的房間裏牆壁上他還寫了大大的一個死字給自己看。但在這時候要他閉着眼睛離開法國人民，這苦痛實在是太大了。這思想燃起了他的心裏的烈火，這火就把他來熬煎着。在一陣半昏迷的狀態中，他的眼睛看得更遠了。

在巴黎的靜僻的街中他看見了前線的景况。那進攻法國的四十萬大軍，普魯士、奧大利、西班牙、沙丁尼亞四國君主所統率的，他們把陸地的交通斷絕了。在海面上英國的兵船威武地巡駛着，又封鎖了水路，外省又揭起了反叛的旗幟，在巴黎失勢的吉隆特黨正在各地活動。這些景象像一把一把的利刀插在馬拉的心上，雖然他極力忍耐，那痛楚也幾乎使他暈

倒了。

他勉強支持着，繼續地動着步。巴黎的景象又接着在他的眼前出現了。饑餓，窮困，瘋狂，血，野心家的鬥爭，……他計算從搗毀巴斯底監獄起也整整有四年了，他們已經貢獻了很大的犧牲，而法國至今還陷在深淵裏面，這時候有許多人却停住不前進，或者甚至往後退了。譬如吉隆特黨，他今天還聽見吉隆特黨在外省和王黨連絡的消息，他想到這裏，那心的痛楚越發劇烈了。於是他那牆上的死字又在他的眼前一現。接着他便張開蝦蟆嘴詛咒地說道：

「斷頭機——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過了半晌他又加了一句：「他們都是野心家。」

「這話說得比較費力，這一次提到的「他們」似乎意義更廣一點。『死是不要緊的。不過我應該死在一個好的機會裏。我應該趁活着的時候早早把共和國的障礙除掉——』最後他安慰自己似地這樣想，他的老虎眼裏發出了更銳利的光芒。

二

馬拉回到了家，這病後第一次長久的散步使他的臉色顯得更慘白了。他一進門便倒在椅子上，閉着眼睛半晌說不出話。

他的女伴嘉太林來照料他。這個女人比任何人都關心着他的命運。她愛他，她信仰他。當他被人像野狗般追逐着，躲在地窖裏的時候，那情形感動了她。她把他接進她的家裏。她看顧他。爲了他她貢獻了她的財產，犧牲了她的安寧。她是一個敏感的女人，她隨時都感覺到有什麼危險在門口等候他。她整日整夜地爲他耽心着。這種焦慮把她煎熬得十分衰老了。但馬拉却不大知道這事情。他的事業抓了整個的他去。他更愛人民，更關心他們的幸福。他沒有心情來注意一個女人的靈魂的一角。她的焦慮因此更加增大起來。

『你太累了！我原說過你今天不該出去。你也太任性了。』嘉太林安慰他說，聲音雖然是很溫和，但裏面却含着極大的焦慮。

『你也應該聽從醫生的話，共和國不是一天可以建立的。法國需要你的日子還多着呢。不要就這樣不愛惜地摧殘你自己。』她說着話，眼裏淌了淚。她起初還輕輕撫摩着他的頭

髮，（那頭布已經由她給他取下來了）後來忍不住她便跪倒下去把頭偎着他的胸，把兩手都壓在他的左手上面。

馬拉伸了右手摸她的臉，把溫和的眼光看下去，嘆息似地說：「嘉太林，不要這樣，我的身體是不要緊的。在這時代誰還顧到醫生的話？」

「但是我要關心！對於我，你比十個共和國還寶貴！」她歇斯特里地迸出兩句話，聲音和抽泣差不多。

馬拉知道她流眼淚了。他的心軟了，彷彿有一隻溫柔的手在揉她。他嘆一口氣，慢慢地說：「嘉太林，不要哭，哭是傻事情。你知道我也不願意死，特別在這種時候。我不願意離開這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嘉太林，你知道我只愛人民，我愛他們，比愛我自己還甚。……我整天夢想着那個共和國，在那裏真正實現着自由、平等、博愛。……沒有吉隆特黨，也沒有丹東，沒有羅伯斯比爾。……不要說十個共和國，像這樣的共和國連一個也不容易看見。……明天就是搗毀巴斯底監獄的第四週年。你說我們已經貢獻過多大的犧牲

了！然而四十萬的外國軍隊正準備着向巴黎進發。外省的叛逆也預備打進巴黎來。……那麼多的背叛者！人民的饑餓，窮困，沒有人來管。可恨這鬼病抓住我！你還叫我聽醫生的話，我好些時候不會到國約議會去了。他們在那裏儘管討論法令，表顯辯才，浪費時間。……嘉太林，你想這時候我怎麼能夠休息？你們最近又不肯多讓人到我家裏來。這房屋就像一個活葬墓。我再像這樣在家裏坐下去，我不病死，也會急死。……嘉太林，我以後一定要出席國約議會。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再聽從醫生的話。……」他愈說下去，愈是興奮。那張蝦蟆嘴動得很厲害，一對老虎眼裏快要冒出火，胸膛猛烈地起伏着，他還繼續把那隻微微抖動的手在她的髮上撫摩。到了最後他禁不住咳嗽起來。咳嗽剛止住，他又興奮地說：「我以後一定到國約議會去！」好像他已經下了決心似的。

嘉太林看慣了這種情形，她明白又是那熱情在煎熬他了。她便不再和他談這些事情。她知道這沒有用處，只能夠使他更着急。她壓抑住心裏的悲痛，也不再流淚了。她抬起頭拭了拭眼睛，裝出一個笑容，安慰他幾句，甚至答應讓他以後去出席國約議會，然後她站起來

和地說：

「你歇歇罷。我去給你弄晚飯，你也該餓了。」

「嘉太林，你不要走。」他連忙做個手勢阻止她。他見她回頭用疑惑的眼光看他，便搖頭說下去：「我不餓！我今晚不要吃一點東西。」他看見她要開口，又看見她的臉色，他知道她要勸他，便說：

「我不餓。饑餓的是那些人民，還有那些小孩。今天有個瘦女孩站在麵包店門前淌淚，她告訴我她媽媽兩天沒有東西吃了。每個麵包店門前都圍着一羣小孩。……巴黎是這樣饑餓的！……我一個人不應該有晚飯吃……」他的兩隻眼睛亮得使人害怕，青白色的臉染上了一層病態的紅，那隻蝦蟆嘴大張開喘着氣，喉嚨響着，彷彿火焰已經從胸膛裏衝到了喉管邊上。他全身癢，便伸了右手進衣服裏不住地用力搔着。

他這狼狽的情形使嘉太林的心隱隱地痛起來，但她却極力忍住。不給他知道，她依舊溫和地勸慰說：

「不要這麼激動罷。這於你的病究竟不相宜。巴黎的饑餓也不是你一個人的過錯。你爲什麼就不應該有晚飯吃？……你看，你身體今天剛剛好一點，現在又不行了。」

他不等她把話說完，便搶着訴苦般地說：「嘉太林，我心裏燒得難受！我不能夠忍耐下去，好像這個胸膛都給火燒焦了，全個身子都起了泡。我只願意這身子爲了人民的緣故化爲灰燼。……嘉太林，你幫助我。」他的聲音也彷彿被燒焦了。那隻右手狠命地在衣服裏面亂抓。

嘉太林看見這個，就好像自己的心給人用鞭子抽着。一陣痛，一陣愛惜，使她又忍不住讓眼淚淌出來。她不願給他看見她的淚，這時她又想起她應該給他預備澡盆了。這是他的習慣，爲了醫治他的皮膚病，他每天晚上都把身子浸在澡盆裏。她便說：

「你不吃東西也好，還是在澡盆裏躺躺罷。我去給你預備水。你多在熱水裏浸一浸，也是好的。」

「好！」馬拉短短地答應一聲便讓她走出房門。他擡起頭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悲憤地叫

吼般地發出一聲長嘆。他並不知道她在外面一邊做事情一邊流淚。

澡盆預備好了，嘉太林進來喚他，又扶他到隔壁小房間去。她照料他淌進了澡盆。

「今晚多閉着眼躺躺罷。不要寫什麼東西了。」她關心地說。

「不行。我要給國約議會寫信。人民的食糧問題比法令更重要……」他堅決地回答道，看那神情他的決心似乎是無可動搖的。「還有處置叛逆者的事情。……」

嘉太林不再說什麼，只得照往常那樣拿過那塊粗糙的木板架在澡盆上面，又去搬了書桌上的文件來，一些信件和文稿，筆和墨水都堆在澡盆旁邊放着的那個橡木凳上面。她這時不敢擡頭，心裏十分痛苦。

「你也應該歇歇了。我想你該吃晚飯了。」馬拉感謝地看她一眼，對她微微一笑。他看見她那紅腫的眼睛，臉上現了一陣苦痛的拘攣，他伸出右臂在她的膀子上輕輕拍兩下。「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你去歇歇罷。讓我安靜一會兒。」他的老虎眼裏面慢慢地滴下兩點淚。他的身子在熱水裏發燒，彷彿身上每個毛孔裏都灌進了熱水，他覺得一

陣軟，一陣痛快，就像麻木了似的。他於是閉上了眼睛。

嘉太林早被悲痛壓倒了，她說不出一句話：只是含糊地應着。她極力忍着淚。她看見他閉上眼睛，便去拿了那張上面佈滿了墨水迹印的破布單替他蓋在胸上，然後輕輕走出這房間。

馬拉睜開眼睛，天還不會黑，房裏很靜，而且永遠是那樣地陰暗。他的身子在水裏泡了一些時候，那癢痛都止了，人爽快了許多。他寬鬆地噓一口氣。他推翻了胸前的破布單，讓牠落在地上。他的眼光自然而地落到了澡盆旁邊的木盆上面，那些信件和文稿靜靜地堆在那裏。

沒有聲音，房裏靜寂如一座墳墓。『巴黎爲什麼這麼靜？』他驚訝他想。『那四十萬軍隊不知已經到什麼地方了？皇黨和吉隆特黨的陰謀不知進行到怎樣了？國約議會這時候不知道在幹些什麼蠢事情？』

這樣一想他便着急起來，他的耳邊彷彿起了人馬的聲音。皇黨的旗幟在他的眼前飄蕩。接着便有許多瘦臉的小孩的影子幌來幌去。他們都伸出手來做了乞討麵包的樣子。於是里昂

饑餓者的血又誇張地出現了。這不是遠的事情，就在一個多月以前那地方的饑餓人民起了騷動；吉隆特黨援助皇黨恢復了秩序，屠殺了八百多人。

在馬拉的銳敏的頭腦裏思想跑得很快，在這很短的時間，他的思想差不多遊歷了全國，而且經歷了四年來的艱苦的歲月。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腳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四十萬外國兵馬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喊着「國王萬歲」的皇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吉隆特黨議員率領的叛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地喊叫着「打倒喝血的瘋子馬拉。」

「我難道真正是個喝血的瘋子麼？」你們誣陷我！他怒憤地罵着，他捏緊一個拳頭預備向空中打去。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脚步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一羣瘦臉的孩子在他的腦裏進行着。那饑餓人民的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呼喚着：「馬拉。幫助我們！你是我們的忠實的朋友！」

「我一定幫助你們！我願意——」他被這幻象感動着，便忘了自己地說了上面的話，他的老虎眼也柔軟下來，讓淚水給潤濕了。他的臉上慢慢地浮出了親切的微笑。

遲疑一會他忽然下一個決心，揀了張信紙，拿起筆，他開始給國約議會寫信，責備他們的軟弱。要他們迅速地接濟人民的食糧。

他興奮地動着筆，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紙上。他寫滿了一頁信紙，剛要開始寫第二張，忽然聽見外面起了吵鬧。他停着筆去傾聽。一個年青女人的音樂般的聲音送進了他的耳裏。

「我一定要見他，爲了共和國的利益……我從加恩給他帶來好消息……他答應見我……」

他記起了：他接到過她的兩封信，她特別從加恩跑到巴黎來見他，給他帶來重要的消息。他的心突然開展了，彷彿有一線光在他的眼前一亮。他想他爲什麼不該見她呢？她一定是個誠實的女國民，而且他正要知道加恩的消息。

「嘉太林，嘉太林！」他不能忍耐地叫起來，那女人很快地進房裏來了。

「讓她進來！就在這裏！」他不等她開口，便命令似地說。他一面拉起布單蓋着他的胸膛。

嘉太林含糊地答應一聲，便去帶了那個年青女子進來，然後默默地走出去，走到房門口，還回頭用焦慮的眼光看那女子，於是掩上了門。

房裏只剩了馬拉和那女子兩人。他開始用溫和的眼光看她。她有着一個聰明美麗的面貌，又是一個鄉村女子的打扮。白色的衣衫，諾曼底式的軟帽，額際束着一根寬邊的綠絲帶。這一切，尤其是那健康色的臉，和一對平靜的眼光給了他良好的印象。她的確像一個新從加恩來的女子。

「孩子，你過來！」馬拉微微一笑，向着她伸出了那隻滿是斑痕的右膀。「你的名字？」
「馬麗·夏洛蒂·哥代」，她低聲回答道。她安靜地走到澡盆旁邊，兩隻手垂下來，眼光剛落在馬拉的上半身，但馬上又畏怯地移開了。

「好，孩子，你坐下，把椅子搬過來。我讀過了你那兩封信。」馬拉鼓勵地說，把右膀

壓在木板上面。

哥代並不去搬椅子，依舊埋着頭站在那裏。她的臉色在變換，她怕給馬拉看見。馬拉的嘴一閉，她便接口慢慢地說：

「馬拉國民，我是從加恩來的，我知道那些叛逆的消息。我願意告訴你。……」

她的態度雖然不慌張，但聲音却有點兒顫動，不過馬拉不曾注意到這上面來。他的眼光正停在面前那張信紙上，他先前剛寫到『爲了共和國的利益……』便打住了。這時他有意地捏起筆，一面溫和地說：

「好，你詳細地說罷。我要感謝你。你說那些叛逆在加恩幹些什麼事情？究竟有幾個議員在那裏活動？你舉出他們的姓名來。」

「巴巴霍，……畢佐。……」

「好，讓我寫下來。」他兩隻眼睛發亮，急忙抓了一張信紙，低着頭，一面跟着她念，一面寫。

「柏林翁……路威……」

他很快地動着筆，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這紙上。他寫一個字就像里昂人民的血跟着這字流到紙上來。火焰在他的胸膛裏燃燒着，他寫完那名字，心裏非常激動，他堅決地說：「好罷，一個星期裏我會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去！」

他把筆放在一邊，頭低下去，手裏拿了這名單念，他念一個名字，彷彿就去掉共和國的
一個障礙。他最後把紙放下，依舊埋着頭，寬慰地感激地說：

「孩子，謝謝你。你救了加恩的人民。……」

他不曾把話說完，一把鋒利的小刀便刺進了他的胸膛。那女子做得這麼快，使他來不及做一件防衛的舉動。一陣痛，一陣麻木。他倒下來，頭垂在澡盆外面，一隻手壓着木板，一隻手垂在盆澡旁邊。兩只眼睛大大地睜開，直視着哥代的臉，彷彿在問：「爲什麼對我這樣做？」他不曾發出一聲叫喊，默默地讓血從胸膛裏冒出來。

房裏是一陣沈寂。哥代站在澡盆前，驚恐地看她的犧牲者。她把眼光慢慢兒從胸膛移到

臉上。這臉平靜地躺在深盆邊沿上。嘴微微張開，發出一點低微的喘息。衰老憔悴的臉上全沒有苦痛和憤怒的表情，彷彿只有一個感激的微笑留在那裏。這是一個可憐的貧苦老人的臉，和別人所描寫給她聽的馬拉的臉完全不同。她沒有一點快樂，她幾乎不相信這會是喝血瘋子馬拉的臉。從這臉上她的眼光又移到旁邊木板上一張佈滿字的信紙上。在那裏馬拉十分關心地描寫着巴黎的饑餓，……提出救濟的辦法。雖然只有這一頁未完的信，但字裏行間也顯露出一個仁愛的人的心血來。

她完全沒有逃走的念頭，她癡呆般地站在這裏用疑惑的眼光看那張平靜的臉。房間漸漸地被埋進了陰暗裏。從窗戶斜射進來的最後的光綫不住地往他的臉上，很像一個柔軟的絲網蓋着他的臉。一對老虎眼却如明星一般在網下面燦爛地發光。這對眼睛帶着一種超人間的力量把她的眼光吸引住了。她忘記了她剛纔所做過的事情。她不轉睛地望着他。她的驚恐漸漸地消失了。另一種新的感覺起來代替了她。忽然她的身子微微戰抖起來。她覺得她從沒有看見過比這更溫和，更仁愛，更美麗的臉。

房裏仍是靜寂。陰暗包圍過來。她的身子差不多全埋葬在陰暗裏，但她依舊直立着，像生根在地上一樣。這時候她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忘記在加恩聽來的種種關於馬拉的話。她只看見那星一般的眼睛在閃耀。那一張似幻似真的臉在她的眼前盪漾着，如像一輪明月反映在萬傾煙波的海上。突然一種異樣的感覺佔有了她。這感覺她從來不會有過，如今却也這麼有力。她的心胸敞開了，她恍然明白了一切。一個新的人格在她的腦裏浮現出來。她不能自主地跪下去，捧了那還是溫暖的臉狂吻着。

她覺得他的手在動，在推她，過後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在她的耳邊說：「孩子，你快走！免得給人家捉住！……我是不要緊的……但是那共和國……那些饑餓人民……我不願意死。……」

他的手又落了下去，他的眼睛閉了，眼淚珠留在眼角上面，是星光滅了。

「馬拉！馬拉！」一陣悲痛抓住了哥代，她絕望地捧着死人頭哭叫着。

於是門開了，嘉太林慌張地拿了燈進來。

「兇手！兇手！」一個歇斯特里的女人的恐怖的叫聲從房裏送到了靜寂的街上。

（文學三卷一號）

將軍

巴金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去。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上都要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後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

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牠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空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不錯，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

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想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

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上，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起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到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胆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有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胆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冷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

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就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他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響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

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却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來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席加，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席加，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

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渾得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抱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席加，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苦惱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肩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很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里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了了。那羞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席加，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里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便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想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能自主的把臉壓在她的手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的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好……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

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拿出那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一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方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

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被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鬚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

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默片刻，再把眼睛張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這時候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接吻。初戀是那麼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

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嗎？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人看見他不說話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小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把那臉笑得擠做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限大的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習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寞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

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踐踏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的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已經爲那錯誤的思想受夠苦了。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踐踏，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沒有一點錯，完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加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那情形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滿是淚痕的紛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渥……不要安魯席加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過喝了一點酒，一點酒，完全沒有醉……」他用力繼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着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

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動了。他老是躺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它。

(文學季刊一卷一號)

上 任

老 舍

尤老二去上任。

看見辦公的地方，他放慢了步。那個地方不大，他曉得。城裏的大小公所和賭局烟館，差不多都進去過。他記得這個地方——開開門就能看見千佛山。現在他自然沒心情去想千佛山；他的責任不輕呢！他可是沒透出慌張來；走南闖北的多年了，他拿得住勁，走得更慢。

了。胖胖的：四十多歲，重眉毛，黃淨子臉。灰嗶嘰袂袍，肥袖口；青緞雙臉鞋。穩穩的走，沒看千佛山；倒想着：似乎應當坐車來。不必，幾個夥計都是自家人，誰還不知道誰；大可以不必講排場。況且自己的責任不輕，幹嗎招搖呢。這並不完全是怕；青緞鞋，灰嗶嘰袍，恰合身分，慢慢的走，也顯着穩。沒有穿軍衣的必要。腰裏可藏着把硬的。自己笑了笑。

辦公處沒有什麼牌匾：和尤老二一樣，裏邊有硬傢伙。只是兩間小屋。門開着呢，四位夥計在凳子上坐着，都低着頭吸烟，沒有看千佛山的。靠牆的八仙桌上有幾個茶杯，地上放着把新洋鐵壺，壺的四圍爬着好幾個香烟頭兒，有一個還冒着烟。尤老二看見他們立起來，又想起車來，到底這樣上任顯着「禿」一點。可是，老朋友們都立得很規矩。雖然大家是笑着，可是在親熱中含着敬意。他們沒因為他沒坐車而看不起他。說起來呢，稽察長和稽察是作暗活的，越不惹耳目越好。他們自然曉得這個。他舒服了些。

尤老二在八仙棹前面立了會兒，向大家笑了笑走進裏屋去。裏屋只有一條長棹，兩把椅

子，牆上釘着個月分牌，月分牌的上面有一條臭蟲血。辦公室太空了些，尤老二想；可又想不出添置什麼。趙夥計送進一杯茶來，飄着根茶葉棍兒。尤老二和趙夥計全沒的說，尤老二擦了下腦門。啊，想起來了：得有個洗臉盆，他可是沒告訴趙夥計去買。他得細細的想一下：辦公費都在他自己手裏呢，是應當公開的用，還是自己一把死拿？自己的薪水是一百二，辦公費八十。賣命的事，把八十全拿着不算多。可是夥計們難道不是賣命？況且是老朋友們？多少年不是一處吃，一處喝；睡土窩子不是一同住大炕？不能獨吞。趙夥計走出去，老趙當頭目的時候，可會獨吞過錢？尤老二的臉紅起來。劉夥計在外屋溜他一眼，老劉，五十多了，倒當起夥計來；三年前手裏還有過五十枝快鎗！不能獨吞。可是，難道白當頭目？八十塊大家分？再說，他們當頭目是在山上。尤老二雖然跟他們不斷的打聯絡，可是沒正式上過山。這就有個分別了。他們，說句不好聽的，是黑面上的；他是官。作官有作官的規矩。他們是棄暗投明，那麼，就得官事官辦。八十元辦公費應當他自己拿着。可是，洗臉盆是要買的；還得來兩條手巾。

除了洗臉盆該買，還似乎得作點別的。比如說，稽察長看看報紙，或是對夥計們訓話。應當有份報紙，看不看的，擺着也夠樣兒。訓話，他不是外行。他當過排長，作過稅卡委員；是的，他得訓話，不然，簡直不像上任的樣兒。況且，夥計們都是住過山的，有時候也當過兵；不給他們幾句漂亮的，怎能叫他們佩服。老趙出去了。老劉直咳嗽。必定得訓話，叫他們得規矩着點。尤老二咳了聲，立起來，想擦把臉；還是沒有洗臉盆與手巾。他又坐下。訓話，說什麼呢？不是約他們幫忙的時候已經說明白了嗎。對老趙老劉老王老褚不都說的是那一套麼？『多年的朋友，捧我尤老二一場。我尤老二有飯吃，大家夥兒就餓不着；自己弟兄！』這說過不止一遍了，能再說麼？至於大家的工作，誰還不明白——反正還不是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這只能心照，不便實對實的點破。自己的飯碗要緊，腦袋也要緊。要真正打算立功的話，拿幾個黑道上的朋友開刀，說不定老劉們就會把盒子炮往裏放。睜一眼閉一眼是必要的，不能趕盡殺絕；大家日後還得見面。這些話能明說麼？怎麼訓話呢？看老劉那對眼睛，似乎死了也閉不上。幫忙是義氣，真把山上的規矩一筆鈎個淨，作不到，見

錯，司令派尤老二是爲傘反動分子。可是反動分子都是朋友呢。誰還不知道誰吃幾碗乾飯？難！

尤老二把灰嘩機袍脫了，出來向大家笑了笑。

『稽察長！』老劉的眼裏有一萬個「看不起尤老二，」「分派分派吧。」

尤老二點點頭。他得給他們一手看。『等我開個單子，咱們的事兒得報告給李司令。昨兒個，前兩天，不是我向諸位弟兄研究過？咱們是幫助李司令拿反動派。我不是說過：李司令把我叫了去說，老二，我地面上生啊，老二你得來幫幫忙。我不好意思推辭，跟李司令也是多年的朋友。我這麼一想，有辦法。怎麼說呢，我想起你們來。我在地面上熟哇，你們可知底呢。咱們一合把，還有什麼不行的事。司令，我就說了，交給我了，司令既肯賞飯吃，尤老二還能給臉不兜着？弟兄們有李司令就有尤老二，有尤老二就有你們。這我早已研究過了。我開個單子，誰管哪裏，誰管哪裏，合計好了，往上一報，然後再動手，這像官事，是不是？』尤老二笑着問大家。

老劉們都沒言語。老褚擠了擠眼。可是誰也沒感到僵得慌。尤老二不便再說什麼，他得去開單子。拿筆刷刷的一寫，他想，就得把老劉們唬背過氣去。那年老褚綁王三公子的票，不是求尤老二寫的通知書麼？是的，他得刷刷的寫一氣。可是筆墨硯呢？這幾們夥計簡直沒辦法！「老趙，」尤老二想叫老趙買筆去。可是沒說出來。爲什麼要買東西單叫老趙呢？一來到錢上，叫誰去買東西都得有個分寸。這不是山上，可以馬馬虎虎。這是官事，誰該買東西去，誰該送信去，都應當分配好了。可是這就不容易，買東西有扣頭，送信是白跑腿；誰活該白跑腿呢？「啊，沒有麼，老趙！」先等等買筆吧，想想再說。尤老二心裏有點不自在。沒想到作稽察長這麼囉嗦。差事不算很甜；也說不上苦來，假若八十元辦公費都歸自己的話。可是不能都歸自己，夥計們都住過山；手兒一緊，還真許嚙個黑棗，是玩的嗎？這玩藝兒不好辦，作着官而帶着土匪，算哪道官呢？不帶土匪又真不行，專憑尤老二自己去拿反動分子？拿個屁！尤老二摸了摸腰裏的傢伙：「哥兒們：硬的都帶着哪？」

大家一齊點了點頭。

『媽的怎麼都啞吧了？』尤老二心裏說。是什麼意思呀？是不佩服咱尤老二呢，還是怕呢？點點頭，不像自己朋友，不像；有話說呀。看老劉！一臉的官司。尤老二又笑了笑。有點不夠官派，大概跟這羣傢伙還不能講官派。罵他們一頓也許就罵歡喜了？不敢罵，他不是道地土匪。他知道他是脚踩兩支船。他恨自己不是道地土匪，同時又覺得他到底高明，不高明能作官麼？點上根烟，想主意。有了，得饒饒這羣傢伙。辦公費可以不撒手；得花點飯錢。

『走哇，弟兄們，五福館！』尤老二去穿灰嗶嘰袂袍。

老趙的倭瓜臉裂了紋，好似是熟透了。老劉五十多年製成的石頭腮梆笑出兩道縫。老王老褚也都復活了，彷彿是。大家的嗓子裏全有了津液，找不着話說也舐舐嘴唇。

到了五福館，大家確是自己朋友了，不客氣；有的要求水晶肘，有的要全家福，老劉甚至於想吃鍋煨鷄而，且要雙上。吃到半飽，大家覺得該研究了。老劉當然先發言，他的歲數頂大。石頭腮梆上紅起兩塊，他喝了口酒，夾了塊肘子，吸了口烟。『稽察長！』他掃了大家

一眼：「烟土，暗門子，咱們都能手到擒來。那反——反什麼可得小心！咱們是幹什麼的？傷了義氣，可合不着。不是一共纔這麼一小堆洋錢嗎？」

尤老二被酒勁催開了胆量：「不是這樣說，劉大哥！李司令派咱們哥幾個，就爲拿反動派。反動派太多了，不趕緊下手，李司令就不穩；他吹了，還有咱們？」

「比如咱們下了手，」老趙的酒氣隨着烟噴出老遠，「斃上幾個，咱們有鎗，難道人家就沒有？還有一說呢，咱們能老吃這盃飯嗎？這不是怕。」

「誰怕誰是丫頭養的！」老褚馬上研究出來。

「丫頭養的！」老趙抄了過來：「不是怕，也不是不幫李司令的忙。義氣，這是義氣！好尤二哥的話，你雖然幫過我們，公面私面你也比我們見的廣，可是你沒上過山。」

「我不懂？」尤老二眼看空中，冷笑了聲。

「誰說你不懂來着？」葫蘆嘴的王小四頓出一句來。

「是這麼着，哥兒們，」尤老二想烹他們一下：「捧我尤老二呢，交情；不捧呢，」又

向空中一笑，「也沒什麼。」

「稽察長，」又是老劉，這小子的眼睛老瞪着：「真幹也行呀，可有一樣，我們是夥計，你是頭目；毒兒可全歸到你身上去。自己朋友，歹話先說明白了。叫我們去掏人，那容易，沒什麼。」

尤老二胃中的海參全冰涼了。他就怕的是這個。夥計辦下來的，他去報功；反動派要是請吃黑棗，可是也先請他！

但是他不能先害怕，事得走着瞧。吃黑棗不大舒服，可是報功得賞却有勁呢。尤老二混過這麼些年了，哪宗事不是先下手的爲強？要幹就得玩真的！四十多了，不爲自己，還不爲兒子留下點嗎兒？都像老劉們還行，頭腦袋不顧屁股，幹一輩子黑活，連墳地都沒有。尤老二是虛子，會研究，不能只聽老劉的。他決定幹。他得捧李司令。弄下幾案來，說不定還會調到司令部去呢。出來也坐坐汽車什麼的！尤老二不能老開着正步上任！

湯使人的胃與氣一齊寬暢。三仙湯上來，大家緩和了許多。尤老二雖然還很堅決，可是

軟和了些：「夥計們，還得捧我尤老二呀，我沒什麼蹩兒的弄吧——活該他倒霉，咱們多少露一手。你說，腰裏帶着硬的，淨弄些個暗門子，算哪道呢？好啦，咱們就這麼辦，先找小的，不刺手的辦，以後再說。辦下來，咱們還是這兒，水晶肘還不壞，是不是？」

「秋天了，以後該吃紅爛肘子了。」王小四不大說話，一說可就說到根上。

尤老二決定留王小四陪着他辦公，其餘的人全出去踩訪。不必開單子了，等他們踩訪回來再作報告。是的，他得去買筆墨硯，和洗臉盆。他自己去買，省得有偏有向。應當來個書記，可是忘了和李司令說。暫時先自己寫吧，等辦下案來再要求添書記：不要太心急，尤老二有根。二爹的兒子，聽說，會寫字，提拔他一下吧。將來添書記必用二爹的兒子，好啦。頭一天上任，總算不含忽。

只顧在路上和王小四瞎扯，筆墨硯到底還是沒買。辦公室簡直不像辦公室。可是也好刷刷的寫一氣，只是心裏這麼想：字這種玩藝刷刷的來的時候，說真的，並不多；要寫那個，那個偏偏不在家。沒筆墨硯也好。辦什麼呢，可是？應當來份報紙，哪怕是看看廣告的圖

呢。不能老和王小四瞎扯，雖然是老朋友，到底現在是官長與夥計，總得有個分寸。門口已經站過了，茶已喝足，月分牌已翻過了兩遍。再沒有事可幹。盤算盤算家事，還有希望，薪水一百二，辦公費八十——即使不能全數落下——每月一百五可靠。慢慢的得買所小房。媽的商二狗，跟張宗昌走了一趟，乾落十萬！沒那個事了，沒了。反動派還不就是他們麼？哪能都像商二狗，資資本本的看着？誰不是錢到手就迷了頭？就拿自己說吧，在稅卡子上不是也弄了兩三萬嗎？都哪兒去了？難怪反動呀，吃喝玩樂的慣了，再天天啃窩窩頭？受不了，誰也受不了！是的，他們——憑良心說，連尤老二自己——都盯着張督辦回來，當然的。媽的，丁三立一個人就存着兩箱軍用票呢；張要是回來，打開箱子，老丁馬上是財主的。拿反動派，說不下去，都是老朋友。可是月薪一百二，辦公費八十，沒法兒。得拿！媽的腦袋吊了碗大的疤，誰要顧得了許多！各自奔前程，誰叫張大帥一時回不來呢。拿，斃幾個！尤老二沒上過山，多少跟他們不是一夥。

四點多了，老劉們都沒回來。這三個傢伙是真蹀窩子去了，還是玩去了？得定個辦公時

間，四點半都得回來報告。假如他們乾鏟兒不回來，像什麼公事？沒他們是不行，有他們是個累贅，真他媽的。到五點不能再等；八點上班，五點關門；夥計們可以隨時出去，半夜裏拿人是常有的事；長官可不能老伺候着，得告訴他們。不大好開口。有什麼不好開口，尤老二你不是頭目麼？馬上告訴王小四。王小四哼了一聲。什麼意思呢？

「五點了，」尤老二看了千佛山一眼，太陽光兒在山頭上放着金絲，金光下的秋草還有點綠色。「老王你照應着，明兒八點見。」

王小四的葫蘆嘴閉了最嚴。

第二天早晨，尤老二故意的晚去了半點鐘，拿着點勁兒。萬一他到了，而夥計們沒來，豈不是又得爲難？

夥計們却都到了，還是都低着頭坐在板凳上吸烟呢。尤老二想，揪過一個來揍一頓，一羣死鬼！他進了門，他們照舊又都立起來，立起來的很慢，彷彿都害着腳氣。尤老二反倒笑了；破口罵纔合適，可是究竟不好意思。他得寬宏大量，誰叫輪到自己當頭目人呢。他得拿

出虛子勁兒，唏唏哈哈，滿不在乎。

「嗨，老劉，有活兒嗎？」多麼自然，和氣，夠味兒；尤老二心中誇讚着自己的話。

「活兒有，」老劉瞪着眼，還是一臉的官司：「沒辦。」

「怎麼不辦呢？」尤老二笑着。

「不用辦，待會了他們自己來。」

「嘔！」尤老二打算再笑，沒笑出來。「你們呢？」他問老趙和老褚！

兩人一齊搖了搖頭。

「今天還出去嗎？」老劉問。

「啊，等等，」尤老二進了裏屋，「我想想看。」回頭看了一眼，他們又都坐下了，眼看着烟頭，一聲不發，一羣死鬼。

坐下，尤老二心裏打開了鼓——他們自己來？不能細問老劉硬輸給他們，不能叫夥計小看了。什麼意思呢他們自己來？不能和老劉研究，等着就是了。還打發老劉們出去不呢？這

得馬上決定：「嗨老褚，你走你的，睜着點眼，聽見沒有？」他等着大家笑，大家一笑便是欣賞他的胆量與幽默；大家沒笑。「老劉，你等等再走。他們不是找我來嗎？咱倆得陪陪他們。都是老朋友。」他沒往下分派，老王老趙還是不走好，人多好湊胆子。可是他們要出去呢，也不便攔阻；幹這行兒還不要耍玄虛麼？等他們問上來再講。老王老趙都沒出聲，還算好。「他們來幾個？」話到嘴邊上又咽了回去。反正尤老二這兒有三個夥計呢，全有硬傢伙。他們要是來一羣呢，那只好閉眼。走到哪兒說哪兒，尙！

還沒報紙！哪像辦公的樣！況且長官得等着反動派，太難了。給司令部個電話，派一隊來，來一個拿一個，全斃！不行，別太急了，看看再講。九點半了，「嗨，老劉，什麼時候來呀？」

「也快，稽察長！」老劉這小子有點故意的看哈哈笑。

「報！叫賣報的！」尤老二非看報不可了。

買了份大早報，尤老二找本地新聞，出着聲兒念。非嚙嚙的念，念不上句來。他媽的女

招待的姓別扭，不認識。別扭！噙噙，軟一下，女招待的姓！

『稽察長！他們來了。』老劉特別的規矩。

尤老二不慌，放下姓別扭的女招待，輕輕的。『進來！』摸了摸腰中的跟伙。

進了一串，爲首的是大個兒楊；緊跟着花眉毛，也是大傻個兒；猴四被倆大個子夾在中間，特別顯着小；馬六，曹大嘴，白張飛，都跟進來。

『尤老二！』大家一齊叫一聲。

尤老二得承認他認識這一羣，站起來笑着。

大家都說話，話便擠到了一處。嚷了半天，全忘記了自己說的是什麼。

『楊大個兒，你一個人說：嗨，聽大個兒說！』大家的意見漸歸一致，彼此的勸告；『聽個大兒的！』

楊大個兒——或是大個兒楊，全是一樣的——擰了擰眉毛，彎下點腰，手按在桌上，嘴幾乎頂住尤老二的鼻子：『尤老二，我們給你來賀喜！』

『來賀喜。』猴四跟着說。

『聽着！』白張飛給猴四背上一拳。

『賀喜可是賀喜，你得請請我們。原說我們得請你，可是哥兒們這幾天都短這個，』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所以呀，你得請我們。』

『好哥兒的話啦！』尤老二指了過來。

『尤老二，』大個兒楊又接回去。『倒用不着你下帖，請喫館子，用不着。我們要這個，』食指和拇指成了圈形。『你請我們坐車就結了。』

『請坐車？』尤老二問。

『請坐車！』大個兒有心事似的點點頭。『你看，尤老二，你既然管了地面，我們弟兄還能作活兒嗎？都是朋友，你來，我們滾。你來，我們滾；咱們不能抓破了臉。你作你的官，我們上我們的山。路費，你的事。好說好散，日後咱們還見面呢。』大個兒楊回頭問大家：『是這麼說不是？』

「對，就是這幾句；聽尤老二的了！」猴四把話先搶到。

尤老二沒想到過這個。事情容易，沒想到能這麼容易。可是，誰也沒想到能這麼難。現在這羣是六個，都請坐車；再來六十個，六百個呢，也都請坐車？再說，李司令是叫抓他們；若是都送車費，好話說着，一位一位的送走，算什麼辦法呢？錢從哪兒來呢？這大概不能向李司令要吧？就憑自己的一百二薪水，八十塊辦公，送大家走？可是說回來，這羣傢伙確是講面子，一聲難聽的沒有：『你來，我們滾。』多麼乾脆，多麼自己。事情又真容易，假如有人肯出錢的話。他笑着，讓大家喝水，心中拿不定主意。他不敢得罪他們，他們會說好的，也有真厲害的。他們說滾，必定讓；可是，不給錢可滾不了。他的八十辦公費要連根爛。他還得裝作願意拿的樣子，他們不喫硬的。

「得多少？朋友們！」他滿不在乎似的問。

「一人十拉塊錢吧。」大個兒楊代表大家回答。

「就是個車錢，到山上就好辦了。」猴四補充上。

「今天後晌就走，朋友，說到哪兒辦到哪兒！」曹大嘴說。

尤老二不能脆快，一人十塊就是六十呀！八十辦公費，去了四分之三！

「尤老二，」白張飛有點不耐煩，「乾脆拍出六十塊來，咱們再見。有我們沒你，有你我沒我們，這不痛快？你拿錢，我們滾。你不用說了，咱們心照。好漢不必費話，三言兩語。尤二哥，咱老張手背向下，和你討個車錢！」

「好了，我們哥兒們全手背朝下了，日後再補付，哥兒們不是一天半天的交情！」楊大個兒領頭，大家隨着；雖然詞句不大一樣，意思可是相同。

尤老二不能再說別的了，從「腰裏硬」裏掏出皮夾來，點了六張十塊的：「哥兒們！」他沒笑出來。

楊大個兒們一齊叫了聲「哥兒們。」猴四把票子捲巴捲巴塞在腰裏：「再見了，哥兒們大家走出來，和老劉們點了頭：『多嚙山上見哪？』老劉們都笑了笑，送出門外。

尤老二心裏難過的發空。早知道，調兵把六個傢伙全扣住！可是，也許這麼善辦更好：

日後還要見面呀。六十塊可出去了呢；假如再來這麼幾當兒，連一百二的薪水賠上也不夠！作哪道稽察長呢？稽察長叫反動派結炸了醬，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老劉是好意呢，還是玩壞？得問問他！不拿土匪，而把土匪叫來，什麼官事呢。還不能跟老劉太緊了，他也會上山。不用他還不行呢：得罪了誰也不成，這年頭。假若自己一上任就帶幾個生手，哼，還許登時就吃了黑棗兒；六十塊錢買條命，前後一合算，也還值得。尤老二沒辦法，過去的不用再提；就想明兒個又來一羣要路費的！不能對老劉們說這個，自己得笑，得讓他們看清楚：尤老二對朋友不含忽，六十就六十，一百就一百，不含忽；可是六十就六十，一百就一百，自己吃什麼呢，稽察長喝西北風，那纔有根！

尤老二又拿起報紙來，沒勁！什麼都沒勁，六十塊這麼窩窩囊囊的出去，真沒勁。看重了命，就得看不起自己；命好像不是自己的，得用錢買，他媽的！總得佩服猴四們，真敢來和稽察長要路費！就不怕登時被捉嗎？竟自不怕邪！丟人的是尤老二，不用說拿他們呀，連句硬張話都沒敢說，好洩氣！以後再說，再不能這麼軟！爲當稽察長把自己弄軟了，那纔

合不着。稽察長就得拿人，沒第二句話！女招待的姓真別扭。老褚回來了。

老褚反正得進來報告，稽察長還能趕上去問麼。老褚和老趙聊上了；等着，看他進來不；土匪們，沒有道理可講。

老褚進來了：『尤——稽察長！報告！城北窩着一羣朋——啊，什麼來着？動——動子！去看看？』

『在哪兒？』尤老二不能再怕；六十塊被敲出去，以後命就是命了，太爺哪兒也敢去。『湖邊上。』老褚知道地方。

『帶傢伙，老褚，走！』尤老二不含忽。坐窩兒掬！不用打算再叫稽察長出路費。『就咱倆去？』老褚真會激人哪。

『告訴我地方，自己去也行，什麼話呢！』尤老二拼了，不玩命，他們也不曉得稽察長多錢一斤。好嗎，淨開路費，一案辦不下來，怎麼對李司令呢？一百二的薪水！

老褚沒言語，灌了碗茶，預備着走的樣兒。尤老二帶理不理的走出來，老褚後面跟着。

尤老二覺得順了點氣，也硬了點胆子來。說真的，到底兩人比一個擋事的多，遇到事多少可以研究研究。

湖邊上有個鼻子眼大小的胡同，裏邊有個小店。尤老二的地面多熟，竟自會不知道這家小店。看着就像賊窩！忘了多帶夥計！尤老二，他叫着自己，自創練了這麼多年，還是氣浮哇！怎麼不多帶人呢？爲什麼和夥計們鬪氣呢？

可是，既來之則安之，走哇。也得給夥計們一手瞧瞧，尤老二沒住過山哪，也不含忽！咱要是掏出那麼一個半個的來，再說說可就靈驗多了。看運氣吧；也許是玩完，誰知道呢。

「老褚，你堵門是我堵門？」

「這不是他們？」老褚往門裏一指，「用不着堵。誰也不想跑。」

又是活局子！對，他們講義氣，他媽的。尤老二往門裏打了一眼，幾個傢伙全在小過道裏坐着呢。花蝴蝶，鼻子六兒，宋占魁，小得勝。還有倆不認識的：完了，又是熟人！

「進來，尤老二，我們連給你賀喜都不敢去，來吧，看看我們這羣。過來見見，張狗

子，徐元寶。尤老二。老朋友，自己弟兄。』大家東一句西一句，扯的非常親熱。

『坐下吧，尤老二。』小得勝——爸爸老得勝剛在河南正了法——特別的客氣。

尤老二恨自己，怎麼找不到話說呢？倒是老褚漂亮：『弟兄們，稽察長親自來了，有話就說吧。』

稽察長笑着點了點頭。

『那麼，咱們就說乾脆的，』鼻子六兒扯了過來：『宋大哥，帶尤二哥看看吧！』

『尤二哥，這邊！』宋占魁用大拇指指往肩後一挑，進了間小屋。

尤老二跟過去，準沒危險，他看出來。要玩命都玩不成；別扭不別扭？小屋裏漆黑，地上潮得出味兒，靠牆有個小床，鋪着點草。宋占魁把床拉出來，蹲在了屋角，把溼碌碌的磚起了兩三塊，掏出幾桿小傢伙來，全扔在了床上。

『就是這一堆！』宋占魁笑了笑，在襟上擦擦手：『風太緊，帶着這個，我們連火車也上不去！弟兄們就算困在這兒了。老褚來，我們纔知道你上去了。我們可就有了辦法。這一

堆交給你，你給點車錢，叫老褚送我們上火車。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弟兄們求到你這兒了！」

尤老二要吐！潮氣直鑽鼻子。他搗上了鼻子。「交給我算怎麼回事呢？」他退到屋門那溜兒。「我不能給你們看着傢伙！」

「可我們帶不了走呢，太緊！」宋占魁非常的懇切。

「我拿去也可以，可是得報官：拿不着人，報點傢伙也是好的！也得給我想想啊，是不是？」尤老二自己聽着自己的話都生氣。太軟了，尤老二！

「尤老二，你隨便吧！」

尤老二本希望說僵了哇。

「隨便吧，尤老二你知道，幹我們這行的但分有法，能扔傢伙不能？你怎辦怎好。我們只求馬上跑出去。沒有你，我們走不了；叫老褚送我們上車。」

土匪對稽察長下了命令。自己弟兄！尤老二沒的可說，沒主意，沒勁，主意有哇，用

不上！身分是有哇，用不上！他顯露了原形直抓頭皮。拿了傢伙，敢報官嗎？況且，敢不拿着嗎？嘿，送了車費，臨完得給他們看傢伙，哪道公事呢？尤老二只有一條路；不拿那些傢伙也不送車錢，隨他們去。可是，敢嗎？下手拿他們，更不用想。湖岸上隨時可以扔下一個半個的死尸；尤老二不願意來個水葬。

「尤老二，」宋大哥非常的誠懇：『狗畜的不知道你爲難。我們可也真沒法。傢伙你收着，給我們倆錢。後話不說，心照！』

「要多少？」尤老二笑得真傷心。

「六六三十六，多要一塊是雜宗！三十六塊大洋！」

「傢伙我可不管。」

「隨便，反正我們帶不了走。空身走，捉住不過是半年；帶着硬的，不喫黑棗也差不多！實話！怕不怕，咱們自己哥兒們用不着吹騰；該小心也得小心。好了，二哥，三十六塊，後會有期！」宋大哥伸了手。

三十六塊過了手。稽察長沒辦法，「老褚，這些傢伙怎辦？」

「拿回去再說吧。」老褚很有根。

「老褚，」他們叫，「送我們上車！」

「尤二哥，」他們很客氣，「謝謝啦！」

尤二哥只落了個「謝謝」。把傢伙全攔起來，沒法拿。只好和老褚分着插在腰間。多威武，一腰的傢伙。想開鎗都不行，人家完全信任尤二哥，就那麼交出鎗來，人家想不到尤二哥會翻臉不認人。尤老二連想拿他們也不想，他們有根，得佩服他們！八十塊辦公費，賠出十六塊去！尤老二沒辦法。一百二的薪水也保不住，大概！

尤老二的午飯吃得香，倒喝了兩盅窩心酒。什麼也不用說了，自己沒本事！對不起李司令，尤老二不是不顧臉的人。看吧，再有這麼一當子，只好辭職，他心裏研究着。多麼難堪，辭職！這年頭哪裏去找一百二的事？再找李司令，萬難。拿不了匪，倒叫匪給拿了，多麼大的笑話！人家上了山以後，管保還笑着俺尤老二。尤老二整個是個笑話！越想越懊心。

只好先辦煙土吧。煙土算反動不算呢？算，也沒勁哪！反正不能辭職，先辦煙土也好。尤老二決定了政策。不再提反動。過些日子再說，老劉們辦煙土是有把握的。

一個星期裏，辦下幾件煙土來。李司令可是囑咐辦反動派！他不能催夥計們，辦公費已經賠出十六塊了。

是個星期一吧，夥計們都出去踩煙土（煙土）！進了個傻大黑粗的傢伙，大搖大擺的。

「尤老二！」黑臉七笑着。

「誰？錢五！你好大胆子！」

「有尤二哥在這兒，我怕誰。」錢五坐下了；「給根煙吃吃。」

「幹嗎來了？」尤老二摸了摸腰裏——又是路費！

「來？一來賀喜，二來道謝！他們全到了山上，很念你的好處！真的！」

「嘔？他們並沒笑話我！」尤老二心裏說。

「二哥！」錢五掏出一捲票子來：「不說什麼了，不能叫你賠錢。弟兄們全到山上，永

遠念你的好處。」

「這——」尤老二必須客氣一下。

「別說什麼，二哥，收下吧！宋大哥的傢伙呢？」

「我是管看傢伙的？」尤老二沒敢說出來。「老褚手裏呢。」

「好啦，二哥，我和老褚去要。」

「你從山上來？」尤老二覺得該聞扯了。

「從山上來，來勸你別往下幹了。」錢五很誠懇。

「叫我辭職？」

「就是！你算是我們的人也好，不算也好。論事說，有你沒我們，有我們沒你。論人說，你待弟兄們好，我們也待你好。你不用再幹了。話說到這兒爲止。我在山上有三百外人，可是我親自來了，朋友嗎！我叫你不幹，你頂好就不幹。明白人不用多費話。我走了，二哥。告訴老褚我在湖邊小店裏等他。」

「再告訴我一句，」尤老二立起來：「我不幹了，朋友們怎想？」
「沒人笑話你！怕笑，二哥？好了，再見！」
稽察長換了人，過了兩三天吧。尤老二，胖胖的，常在街上溜着，有時候也看佛山一
眼。

(文學三卷四號)

山 峽 中

艾 蕪

了。
江上橫着鐵鍊作成的索橋，巨蟒似的，現出頑強古怪的樣子，終於漸漸吞蝕在夜色中

橋下兇惡的江水，在黑暗中奔騰着，咆哮着，發怒地衝打崖石，激起嚇人的巨響。兩岸巒

野的山峯，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無法避開一樣，都把頭盡量地躲入疎星寥落的空際。

夏天的山中之夜，陰鬱，寒冷，怕人。

橋頭的神祠，破敗而荒涼的，顯然已給人類忘記了，遺棄了，孤另另地躺着，只有山風江流送着牠的餘年。

我們這幾個被世界拋却的人們，到晚上的時候，趁着月色星光，就從遠山那邊的市集裏，悄悄地爬了下來，進去和殘廢的神們，一塊兒住着，作爲暫時之自由之家。

黃黑斑駁的神龕面前，燒着一堆煮飯的野火，跳起熊熊的紅光，就把伸手取暖的陰影，鮮明地繪在火堆的週遭。上面金衣剝落的江神，雖也在暗淡的紅色光影中，顯出一足踏着龍頭悲壯樣子，但人一看見那隻揚起的握劍的手，是那麼地殘破，危危欲墮了，誰也要憐惜他這位末路英雄的。鍋蓋的四圍，呼呼地冒出白色的蒸汽，鹹肉的香味和着松柴的芬芳，一時到處瀾漫起來。這是宜於哼小曲吹口哨的悠閒時候，但大家都是靜默地坐着，只在暖暖手。

另一邊角落裏，燃着一節殘缺的蠟燭，搖曳地吐出微黃的光輝，展畫出另一個暗淡的世

界。沒頭的土地菩薩側邊，躺着小黑牛，污膩的上身完全裸露出來，正無力地呻喚着；衣和禪上的血跡，有的乾了，有的還是濕漉漉的。夜白飛就坐在旁邊，給他揉着腰幹，擦着背，一發現重傷的地方，便驚訝地喊：

「呵呀，這一處！」

接着咒罵起來：

「他媽的！這地方的人，真毒！老子走盡天下，也沒碰見過這些吃人的東西！……這裏的江水也可惡，像今晚要把我們衝走一樣！」

夜愈靜寂，江水也愈吼得厲害，地和屋宇和神龕都在震顫起來。

「小夥子，我告訴你，這算什麼呢？對待我們更要殘酷的人，天底下還多哩，……蒼蠅一樣的多哩！」

這是老頭子不高興的聲音，由那薄暗的地方送來，彷彿在責備着：「你爲什麼要大驚小怪呢。」他躺在一張破爛虎皮的毯子上面，樣子却望不清楚，只是鐵烟管上的旱烟，現出一

明一暗的紅饅。復又吐出教訓的話語：

「我麼？人老了，拳頭棍棒可就挨得不少。……想想看，吃我們這行飯，不怕挨打就是本錢哪！……沒本錢怎麼做生意呢？」

在這邊烤火的鬼冬哥把手一張，腦袋一仰，就大聲插嘴過去，一半是討老人的好，一半是誇自己的狠。

「是呀，要活下去，我們這批人打斷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像那回在雞街，鼻血打出了，牙齒打脫了，腰幹也差不多伸不起來，我回來的時候，不是還在笑嗎？……」

「對哪！」老頭子高興地坐了起來，「還有小黑牛就是太笨了，嘴巴又不會扯謊，有些事情一說就說脫了的，……像今天，你說，也掉東西，誰還拉着你哩，……只曉得說「不是我，不是我」就是這一句，人家怎不搜你身上呢？……不怕挨打，也好嘛？……呻喚，呻喚，儘是呻喚！」

我雖是沒有就着火光看書了，但却仍舊把書拿在手裏的。鬼冬哥得了老頭子的讚許，就

動手動足起來，一把抓着我的書喊道：

「看什麼？書上的廢話，有什麼用呢？一個錢也不值，……燒起來還當不得這一根乾柴……聽，老人家在講我們的學問哪！」

一方就把一根乾柴，送進火裏。

老頭子在磚上叩去了鐵烟管上的餘燼，很矜持地說道：

「我們的學問，沒有寫在紙上，……寫來給傻子讀麼？第一……一句話，就是不怕和扯謊！……第二……我們的學問，哈哈。」

似乎一下子覺出了，我才同他合夥沒久的，使用笑聲掩飾着更深一層的話了。

「燒了吧，燒了吧，你這本傻子才肯讀的書！」

鬼冬哥作勢要把書拋進火裏去，我忙搶着喊：

「不行！不行！」

側邊的人就叫了起來：

「鍋碰倒了！鍋碰倒了！」

「同你的書一塊去跳江吧！」

鬼冬哥笑着把書丟給了我。

老頭子輕徐地向我說道：

「你高興同我們一道走，還帶那些書做什麼呢。……那是沒用的，小時候我也讀過一兩本。」

「用處是不大的，不過閒着的時候，看看罷了，像你老人家無事時吸烟一樣。……」

我不願同老頭子引起爭論，因為就有再好的理由也說不服他這頑強的人的，所以便這樣客氣地答覆他。他得意地笑了，笑聲在黑暗中散播着。至於說到要同他們一道走，我却沒有如何決定，只是一路上給生活壓來說忿氣話的時候，老頭子就誤以為我真的要入夥了。今天去幹的那一件事，無非由於他們的逼迫，湊湊角色吧了，並不是另一個新生活的開始。我打算趁此向老頭子說明，也許不多幾天，就要獨自走我的，但却給小黑牛突然一陣猛烈的呻

喚，打斷了。

大家皺着眉頭沉默着。

在這些時候，不息地打着橋頭的江濤，彷彿要衝進廟來，掃蕩一切似的。江風也比往天晚上大些，挾着塵沙，一陣陣地滾入，簡直要連人連鍋連火吹走一樣。

殘獨熄滅，火堆也悶着烟，全世界的光明，統給風帶走了，一切重返於無涯的黑暗。只有小黑牛痛苦的呻吟，還表示出了我們悲慘生活的存在。

野老鴉撥着火堆，尖起嘴巴吹，閃閃的紅光，依舊喜悅地跳起，周遭不好看的臉子，重又畫出來了。大家吐了一口舒適的氣。野老鴉却是流着眼淚了，因為剛才吹的時候，濕烟着了他的眼睛，他伸手揉揉之後，獨自悠悠地說：

「今晚的大江，吼得這麼大……又兇……像要吃人的光景哩，該不會出事吧……」

大家仍舊沉默着。外面的山風江濤，不停地咆哮，不停地怒吼，好像詛咒我們的存在似的。

小黑牛突然大聲地呻喚，發出痛苦的嘆語；

「哎呀，……哎呀……害了我了……害了我了，……哎呀……哎呀……我不幹了！我不……」

替地擦着傷處的夜白飛，點燃了殘燭，用一隻手擋着風，照映出小黑牛打壞了的身子——正癱瘓地做出要翻身不能翻的痛苦光景，就趕快替他往腰部揉一揉，狠狠地抱怨他：

「你在說什麼？你……鬼附着你哪！」

同時掉頭回來，恐怖地望望黑暗中的老頭子。

小黑牛突地翻過身，沙聲嘶叫：

「你們不得好死的！你們！……菩薩呀！菩薩呀！」

已經躺下的老頭子突然坐了起來，輕聲說道：

「這樣嗎？……哦……」

忽又生氣了，把鐵烟管用力地往磚上扣了一下，說：

「菩薩，菩薩，菩薩也同你一樣的倒楣！」

交閃在火光上面的眼光，都你望我，我望你地，現出不安的神色。

野老鴉向着黑暗的門外，看了一下，仍舊靜靜地說：

「今晚的江水實在吼得太大了！……我說嘛……」

「你說，……你一開口，就是吉利的！」

鬼冬哥粗暴地盯了野老鴉一眼，狠狠地詛咒着。

一陣風又從破門框上刮了進來，激起點點紅艷的火星，直朝鬼冬哥的身上濺射。他趕快退後幾步，向門外黑暗中的風聲，揚着拳頭罵：

「你進來！你進來！……」

神祠後面的小門一開，白色鮮明的玻璃燈光和着一位油黑臉蛋的年青姑娘，連同笑聲，擠進我們這個暗淡世界裏來了。黑暗，沉悶，和憂鬱，都悄悄地躲去。

「嗟，懶人們！飯煮得怎樣了？……孩子都要餓哭了哩！」

一手提燈，一手抱着一塊木頭人兒，親慝地偎在懷裏，做出母親那樣高興的神情。

蹲着暖手的鬼冬哥把頭一仰，手一張，高聲嘩笑起來：

「哈呀，野貓子，……一大半天，我說你在後面做什麼？……你原來是在生孩子哪！……

……

「呸，我在生你！」

接着「頗」的響了一聲。野貓子生氣了，睜起原來就是很大的烏黑眼睛，把木人兒打在鬼冬哥的身旁，一下子衝到火堆邊上，放下了燈，揭開鍋蓋，用筷子查看鍋裏翻騰滾沸的鹹肉。白濛濛的蒸汽，便在雪亮的燈光中，裊裊地上升着。

鬼冬哥拾起木人兒，做模做樣地喊道：

「呵呀，……尿都跌出來了！……好狠毒的媽媽！」

野貓子不說話，只把嘴巴一尖，頭頸一伸，向他做個頑皮的鬼臉，就撕着一大塊油膩膩的肉，有味地嚼她的。

小騾子用手肘碰碰我，斜起眼睛打趣道：

「今天不是還在替孩子買衣料嗎？……」

接着大笑起來；

「嚇嚇，……酒鬼……嚇嚇酒鬼。」

鬼冬哥也突地記起來了，嘩笑着，向我喊：

「該你抱！該你抱！」

就把木人兒遞在我的面前。

野貓子將鍋蓋驕然一蓋，抓着木人兒，抓着燈，像風一樣驕地捲開了。

小騾子的眼珠跟着她的身子溜，點點頭說：

「活像哪，活像哪，一條野貓子！」

她把燈，木人兒，和她自己，一同蹲在老頭子的面前，撒嬌地說：

「爺爺，你抱抱！娃兒哭哩！」

老頭子正生氣地坐着，虎着臉，耳根下的刀疤，綻出紅漲痕跡，不管理他的女兒。女兒却不怕爸爸的，就把木人兒的藍色小光頭，伸向短短的絡腮鬚上，頑皮地亂鬧着，一面努起小嘴巴，嬌聲嬌色地說：

「抱，抱，抱，一定要抱！」

「不！」

老頭子的牙齒縫裏擠出這麼一聲。

「嗯，一定要抱，一定要，一定！」

老頭子在各方面，都很頑強的，但對女兒却每一次總是無可如何地屈伏了。接着木人兒，對在鼻子尖上，咕大眼睛，粗聲粗氣地打趣道：

「你是哪個的孩子？……喊聲外公吧！喊，蠢東西！」

「不給你玩！拿來，拿來！」

野貓子一把抓去了，氣得翹起了嘴巴。

老頭子却粗暴地嘩笑起來。大家都感到了異常的輕鬆，因為殘留在這個小世界裏的怒氣，這一下子也已完全冰消了。

我只把眼光放在書上，心裏却另外浮起了今天那一件新鮮而有趣的事情。

早上，他們叫我裝做農家小子，拿着一根長烟袋，野貓子扮成農家小媳婦，提着一隻小竹籃，同到遠山那邊的市集裏，假作去買東西。他們呢，兩個三個地，遠遠尾在我們的後面，也裝做忙趕市的樣子。往日我只是留着守東西，從不曾夥他們去幹的，今天機會一到，便逼着扮演一位不重要的角色，可笑而好玩地登台了。

山中的市集，也很熱鬧的，擁擠着許多遠地來的莊稼人。野貓子同我走到一家布攤子的面前，她就將竹籃子套在手腕上，亂翻起攤子上的布來，選着條紋花的說不好，選着棋盤格的也說不好，惹得老板也感到煩厭了。最後她扯出一匹藍底白色的印花布，喜孜孜地叫道：

「呵呀，這才好看哪！」

隨即掉轉身來，仰起烏溜溜的眼睛，對我說：

「爸爸，……買一件給阿狗吧！」

我簡直想笑起來——天呀，她怎麼裝得這樣像！幸好始終板起了面孔，立刻記起了他們教我的話。

「不行，太貴了！……我沒那樣多的錢花！」

「酒鬼，我曉得！你的錢，是要喝馬尿水的！」

同時在我的鼻子尖上，豎起一根示威的指頭，點了兩點。說完就一下子轉過身去，氣狠狠地把布丟在攤子上。

於是，兩個人就小小地吵起嘴來了。

滿以為狡猾的老板總要看我們這幕滑稽劇的，那知道他才是見慣不驚了，眼睛始終照顧着他的攤子。

野貓子最後賭氣說：

「不買了，什麼也不買了！」

喊：

「呀！看，小偷在摸東西哪！」

我一望去，簡直嚇灰了臉，怎麼野貓子會來這一着？在那邊幹的人不正是夜白飛小黑牛他們嗎？

然而，正因為這一着，事情却得手了。後來，小騾子在路上告訴我，就是在這個時候，狡猾的老板始把時時刻刻都在提防的眼光，引向遠去，他才趁勢偷去一疋上好的細布的。當時我却不知道，只聽得老板幸災樂禍地袖着手說：

「好呀！好呀！王老三，你也倒楣了！」

我還獸着看，野貓子便揪了我一把，喊道：

「酒鬼，死了麼？」

我便跟着她趕快走開，却聽着老板在後面冷冷地笑着，說風涼話哩。

「年紀青青，就這樣的潑辣！咳！」

野貓子掉回頭來啐了一口。

『看進去了！看進去了！』

鬼冬哥一面端開燉肉的鍋，一面打趣着我。

於是，我的回味便同山風刮着的火烟一道兒溜走了。

中夜，紛亂的足聲和嘈雜的低語，驚醒了我；我沒有翻爬起來，只是靜靜地睡着。像是野貓子吧，走到我所睡的地方，站了一會，小聲說道：

「睡熟了，睡熟了。」

我知道一定有什麼瞞我的事在發生着了，心裏禁不住驚跳起來，但却不敢翻動，只是尖起耳朵凝神地聽着。忽然聽見夜白飛哀求的聲音，在黑暗中顫抖地說着：

「這太殘酷了，太，太殘酷了……魏大爺，可憐他是……」

尾聲低小下去，聽着的只是夜深打岸的江濤。

接着老頭子發出鋼鐵一樣的高聲，叱責着。

「天底下的人，誰可憐過我們？……小夥子，個個都對我們捏着拳頭哪！要是心腸軟一點，還活得到今天嗎？你……哼，你！小夥子，在這裏，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他，又知道我們的……咳，那麼多！怎好白白放走呢？」

那邊角落裏躺着的小黑牛，似乎被人抬了起來，一路帶着痛苦的聲喚和着雜色的足步，流向神祠的外面去。一時屋裏靜悄悄的了，簡直空洞得十分怕人。

我輕輕地抬起頭，朝破壁縫中望去，外面一片清朗的月色，已把山峯的姿影，崖石的面部，和林木的參差，或濃或淡地畫了出來，更顯着峽壁的陰森和悽鬱，比黃昏時候看起來還要怕人些。山脚底，湧着一片藍色的奔流，碰着江中的石礁，不斷地在月光中，濺躍起，噴射起，銀白的水花。白天，尤其黃昏時候，看起來像是頑強古怪的鐵索橋呢，這時却在皎

潔的月下，露出嫵媚的修影了。

老頭子和野貓子站在橋頭。影子投在地上。江風掠飛着他們的衣裳。

另外抬着東西的幾個陰影，走到索橋的中部，便停了下來。驀地一個人那麼樣的形體，很快地，丟下江去。原先就是怒吼着的江濤，却並沒有因此激起一點另外的聲息，只是一霎時在落下處，跳起了丈多高亮晶晶的水珠，然而也就馬上消滅了。

我明白了，小黑牛已經在這世界上，憑藉着一隻殘酷的巨手，完結了他的悲慘的命運了。但他往天那樣老實而苦惱的農民樣子，却還遺留在我的心裏，攪得我一時無法安睡。

他們回來了。大家都是默無一語地，悄然睡下，顯見得這件事的結局是不得已的，誰也不高興做的。

在黑暗中，野老鴉翻了一個身，自言自語地低聲說道：

『江水實在吼得太大了！』

沒有誰，答一句話，在廟口外江濤和山風，鼓噪地應和着。

我回憶起小黑牛坐在坡上息氣時，常常愛說的那一句話來。

『那多好呀！……那樣的山地！……還有那小牛！』

隨着他那憂鬱的眼睛，瞭望去，一定在晴明的遠山上面，看出點點灰色的茅屋和正在縷升起的藍色輕烟的。同伴們也知道，他是被那遠處人家的景色，勾引起深沉的懷鄉病了，但却沒有誰來安慰他。只是一陣地瞎打趣。

小騾子每次都愛接着他的話說：

『還有那白白胖胖的女人囉！』

另一人插嘴道：

『正在張太爺家裏享福哪，吃好穿好的。』

小黑牛默住了，默默地低下了頭。

『鬼東西，總愛提這些！……我們打幾盤再走吧，牌癩？牌癩？……誰檢着？』

夜白飛始終袒護着小黑牛；衆人知道小黑牛的悲慘故事，也是由他的嘴巴傳達出來的。

『又是在想，又是在想！你要回去死在張太爺的拳頭下才好的！……同你的山地牛兒一塊去死吧！』

鬼冬哥在小黑牛的鼻子尖上，示威似地搖一搖拳頭，就抽身到樹蔭下打紙牌去了。

小黑牛在那個世界裏躲開了張太爺的拳擊，掉過身來在這世界裏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不禁就由這想起，難道窮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殘酷的麼？也許地球上還有另外的光明留給我們的吧？明天我准於要走了。

次晨醒來，只有野貓子和我留着。

破敗凋殘的神祠，塵灰滿積的神龕，吊掛蛛網的屋角，俱如我枯燥的心地一樣，是灰色的，暗淡的。

除却時時刻刻都在震人心房的江聲而外，在這裏簡直可以說沒有一樣東西使人感到興奮了。

野貓子先我起來，穿着青花布的短衣，大腳統的黑綢褲，獨自生着火，燉着開水，悠悠

閉閉地坐在火旁邊唱着：

「……………」

江水呵，

慢慢流，

流呀流，

流到東邊大海頭，

……………」

我一面爬起來扣着衣紐，聽着這樣的歌聲，越發感到岑寂。便沒精打采地問，（其實自己也是知道的。）

「野貓子，他們哪裏去了？」

「發財去了！」

接着又唱她的。

「那兒呀，沒有憂！

那兒呀，沒有愁！」

她見我不時朝昨夜小黑牛睡的地方瞭望，便打探似地說道：

「小黑牛昨夜可真叫得凶！大家都吵來睡不着。」

一面閃着她烏黑的狡猾的眼睛。

「我沒聽見。」

打算聽她再捏造些怎麼話，便故意這樣地回答。

她便繼續說：

「一早就抬他去醫傷去了！……他真是個該死的傢伙，不是爸爸估着他，說着好，他還

不去呢！」

她比着手勢，很出色地形容着，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一樣。

剛在火堆邊坐着的我簡直感到忿怒了，便低下頭去，用乾枝撥着火冷冷地說：

「你的爸爸，太好了，太好了！……可惜我却不能多跟他老人家幾天了。」

「你要走了嗎？」她吃了一驚，隨即生氣地罵道：「你也想學小黑牛了！」

「也許……不過……」

我一面用乾枝畫着灰，一面猶豫地說。

「不過什麼？不過！……爸爸說的好，懦弱的人，一輩子只有給人踏着過日子的……」

伸起腰幹吧！抬起頭吧！羞不羞哪，像小黑牛那樣子！」

「你的爸爸，說的話，是對的，做的事，却錯了！」

「爲什麼？」

「你說爲什麼？並且昨夜的事情，我通通看見了！」

我說着，冷冷的眼光浮了起來。看見她突然變了臉色，但又一下子恢復了原狀，而且狡
猾地笑着。「嚇嚇，就是爲了這才要走嗎？你這不中用的！」

馬上揭開開水罐子看，氣沖沖地罵：

「還不開！還不開！」

驀地像風一樣捲到神殿後面去，一會兒，抱了一抱乾柴出來。一面撥大火，一面柔和地說：

「害怕嗎？要活下去，怕是不行的；昨夜的事，多着哩，久了就會見慣了的……是嗎？規規矩矩地跟我們吧，……你這阿狗的爹，哈哈。」

她狂笑起來，隨即抓着昨夜丟了的木人兒，頑皮地命令我道：

「木頭，抱，抱，他哭哩！」

我笑了起來，但却仍然去整頓我的衣衫和書。

「真的要走麼？來來來，到後面去！」

她的兩條眉峯一豎，眼睛露出惡毒的光芒：看起來，却是又美麗又可怕的。

她比我矮一個頭，身子雖是結實，但却總是小小的一種好奇的衝動作弄着我，於是無意識地笑了一下，便尾着她到後面去了。

她從柴草中抓出一把雪亮的刀來，半張不理地，遞給我，斜瞬着狡猾的眼睛，命令道：「試試看，哪，你砍這棵樹！」

我由她擺佈，接着刀，照着面前的黃果樹，用力砍去，結果只砍了半寸多深。因為使刀的本事，我原是不行的。

「讓我去！」

她突地活躍了起來，奪去了刀，做出一個側面騎馬的姿勢，很結實地一揮，噹的一刀，便沒入樹身三四寸的光景，又毫不費力地拔了出來，依舊放在柴草裏面，然後氣昂昂地走來我的面前，兩手插在腰上，微微地撇起嘴巴，笑嘻嘻地嘲弄我：

「你怎麼走得脫呢？……你怎麼走得脫呢？」

於是，在這無人的山中，我給這位比我小的野女子，窘住了，正還打算這樣算回答

她：

「你的爸爸會讓我走的！」

但她却忽地抽身跑開了，一面高聲唱着，彷彿奏着凱旋一樣。

「這兒呀……也沒有憂，

這兒呀……也沒有愁，

……」

我慢步走到江邊去，無可奈何地徘徊着。

峯尖浸着粉紅的朝陽。山半腰，抹着一兩條淡淡的白霧。崖頭蒼翠的樹叢，如同洗後一樣的鮮綠。峽裏面，到處都流溢着清新的晨光。江水仍舊發着聲吼，但却沒有夜來那樣的怕人。清亮的波濤，碰在嶙峋的石上，濺起萬朵燦然的銀花，宛若江在笑着一樣，誰能猜到這樣美好的地方，曾經發生過夜來那樣可怕的事情呢？

午後，在江流的澎湃中，迸裂出馬鈴子連擊的聲響，漸漸強大起來。野貓子和我都感到非常的詫異，趕快跑出去看。久無人行的索橋那面，從崖上轉下來一小隊人。正由橋上走了過來，爲首的一個胖傢伙，騎着馬，十多個灰衣的小兵，尾在後面。還有兩三個行李挑子，

一架坐着女人的滑竿。

「糟了！我們的對頭呀！」

野貓子恐慌起來，我却故意喜歡地說道：

「那末，是我的救星了！」

野貓子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把嘴唇緊緊地閉着，兩隻嘴角朝一下彎，傲然地說：

「我還怕麼？……爸爸說的，我們原在刀上過日子哪！遲早總有那麼一天的。」

他們一行人來到廟前，便息了下來，老爺和太太坐在石階上，互相溫存地問詢着。勤務兵似的孩子，趕忙在挑子裏面，找尋着溫水瓶和毛巾。抬滑竿的伙子，滿頭都是汗，走下江邊去喝江水。兵士們把槍橫在地上，從耳上取下香烟緩緩地點燃，吸着。另一個班長似的灰衣漢子，軍帽掛在後腦，毛巾纏在頸上，走到我們的面前。槍兜子抵在我的足邊，眼睛盯着野貓子，盤問我們是做什麼的，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

野貓子咬着嘴唇，不做聲。

我就從容地回答他，說我們是山那邊的人，今天從丈母家來，在此息息氣的，同時催促

野貓子說：

『我們走吧！——阿狗怕在家裏哭哩！』

『是呀，我很耽心的。……唉，我的足怪疼哩！』

野貓子做出焦眉愁眼的樣子，一面就摸着她的足，嘆氣。

『那就再息一會吧。』

我們便開始講接山那邊家中的牛馬和雞鴨，竭力做出一對莊稼人的應有的風度。

他們息一會，就忙得趕路走了。

野貓子歡喜得直是跳，抓着我喊：

『你怎麼不叫他們抓我呢？怎麼不呢？怎麼不呢？』

她靜下來嘆一口氣，說：

『我倒打算殺你哩；唉，我以為你是恨我們的。……我還想殺了你，好在他們面前顯顯

本事。……先前，我還不曾單獨殺過一個人哩。」

我靜靜地笑着說：

「那末，現在還可以殺哩。」

「不，我現在爲什麼要殺你呢？……」

「那末，規規矩矩地讓我走吧！」

「不！你得讓爸爸好好地教導一下子！……往後再吃幾個人血饅頭就好了！」

她堅決地吐出這話之後，就重又唱着她那常常在哼的歌曲，我的話，我的祈求，全不理睬了。

於是，我只好待着黃昏的到來，抑鬱地。

晚上，他們回來了，帶着那麼多的「財喜」，看情形，顯然是完全勝利，而且不像昨天那樣小幹的了。老頭子喝得泥醉，由鬼冬哥的背上放下，便呼呼地睡着。原來大家因爲今天事事得手，就都在半路上的山酒家店裏，喝過慶賀的酒了。

夜深都睡得很熟，神殿上交響着鼻息的鼾聲。我却不能安睡下去，便在江流激喘中，思索着明天怎樣對付老頭子的話語，同時也打算趁夜深人靜，悄悄地離開此地。但一想到山中不熟悉的路徑，和夜間出遊的野物，便又只好等待天明了。

大約將近黎明的時候，我才昏昏地沉入夢中。醒來時，已快近午，發現出同伴們都已不見了，空空洞洞的破殘神祠裏，只我一人獨自留着。江濤仍舊熱心地打着崖石，不過比往天却顯得單調些，寂寞些了。

我想着，這大概是我昨晚獨自兒在這裏過夜，做了一場荒誕不經的夢，今朝從夢中醒來，才有點感覺異常吧。

但看見躺在磚地上的灰堆，灰堆邊旁的木人兒，與乎留在我書裏的三塊銀元時，煙霧也似的遐思和悵惘，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縷縷地升起來了。

冬兒姑娘

冰 心

「是呵，謝謝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你比在北海養病，我陪着您的時候，氣色好多了，臉上也顯着豐滿！日子過的多麼快，一轉眼又是一年了。提起我們的冬兒，可是有了主兒了，我們的姑爺，在清華園當茶役，這年下就要娶。姑爺歲數也不大，家裏也沒有什麼人。可是您說的「大喜」，我也不爲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歸着，心裏就踢實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那是那一年？……我們冬兒她爸爸，在海淀大街上看熱鬧，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也沒找他。過了一天，兩天，三天，還不來，我才慌了，滿處價

問，滿處價打聽，也沒個影兒。也求過神，問過卜，後來一個算命的，算出說他往西南方去了，有個女人絆住他，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我稍微放點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那能說丟就丟了呢，沒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什麼雜事都能做，糊個棚呀，幹的什麼的，也都有碗飯吃。自從前清一沒有了，我們就沒了落兒了。我們十九年的夫妻，沒紅過臉，到了那時實在窮了，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我哥哥來了，說「你跟我回去我養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再加上我，還帶着冬兒，我嫂子嘴裏不說，心裏還能喜歡麼？我說「不用了，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冬兒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後您猜怎麼着？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台階兒的大漢白玉，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碰碎了，糝在米裏，好添分量，多賣錢。我那時就天生在那漫荒野地裏

砸石頭。一邊砸着石頭，一邊就流眼淚，冬天的風一吹，眼淚都凍在臉上了。回家去，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就躺在地下哭。看見我，她哭我也哭，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吃飯！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的雪麼？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太太您記得？儂大黑粗的，眼稍有點往上吊着？這孩子可是利害，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沒改。四五歲的時候，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押攤，要錢，輸了就打人，罵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是有一樣，雖然蠻，她還講理。還有一樣，也還孝順，我說什麼，她聽什麼，我呢，只有她一個，也輕易不說她。

『她常說「媽，我爸爸撇下咱們娘兒倆走下，你還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了，我賣鷄子，賣柿子，賣蘿蔔，養活着你，咱們娘兒倆厮守着，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當的了什麼呀？」真的，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上清河販鷄子去，來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還快。她不打價，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人和她打價，她挑起

挑兒來就走，頭也不同，可是價錢也公道，海淀這街上，誰不是買她的，還有一樣，買了別人的，她就不依就罵。

『不賣鷄子的時候，她就賣柿子，花生。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您知道西苑常駐兵，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賣不到錢還不算，還常捱打受罵的。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場邊上，專賣給大兵。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護着她。多會兒他賣穀了說走就走，人家要買她也不給。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我在院子裏洗衣服，她前腳進門，後腳有兩個大兵追着，嚇得我們一跳，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都往屋裏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說：「冬兒姑娘，冬兒姑娘，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她回頭把挑兒一放，兩隻手往腰上一叉，說：「不賣給你，偏不賣給你，買東西就買東西，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你們趁早給我走！」我嚇得直哆嗦！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您瞧這孩子的膽！」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張宗昌敗下來了，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這張宗昌的兵可窮

着呢，一個個要飯的似的，襪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翻箱倒櫃的，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海淀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婦兒的，都也走空了。我是又窮又老，也就沒走，我哥哥說：「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您猜她說什麼？她說「大舅舅您別怕，我媽不走，我也不走，他們吃不了我，我還要吃他們呢！」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她跟他們役頭走隊唱歌的，跟他們混得熟極了，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屉裏蒸的大窩窩頭？

「有一次也闖下禍，——那年她是十六歲了，——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嚇得我要死！知道冬兒溜了，他們恨極了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才算沒有事。」

「冬兒是躲到她姨兒，我妹妹家去了，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有個菜園子，也有幾口豬，還開個小雜貨鋪。那次冬兒回來了，我就說：「姑娘：你歲數也不小了，整天價和大兵

搗亂，不但我擔驚受怕，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你說是不是！你倒是先住你姨兒家去，給她幫幫忙，學點粗活，日後自然都有用處……。」她倒是不刁難，笑嘻嘻的就走了。

「後來，我妹妹來，說，「冬兒倒有真能幹，真有力氣，喂豬，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回來還來得及做飯。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樣，脾氣太大！稍微的說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就回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不過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時候，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剛熟，就讓人拔去了，我也沒追究。冬兒回來知道了，就不答應說：「我不在家，你們就欺負我媽了！誰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來認了沒事，不然，誰吃了誰嘴上長疔！」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說：「姑娘別罵了，是我拔的，也是鬧着玩。」這時冬兒倒也笑了，說「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還不能讓您吃麼？明人不做暗事，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邊說着，這才站起來，又往她姨兒家裏跑。

「我妹妹沒有兒女。我姐夫就會要錢，不做事。冬兒到他們家，也學會了打牌，白天做

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輸了就罵。可是她打的還好，輸的時候少，不然，我的這點兒親戚，都讓她給罵斷了。

「在我妹妹家兩年，我就把她叫回來了，那就是去年，我跟您到北海去，叫她回來看看。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就把門鎖上，出去打牌。我聽見了，心裏就不痛快。您從北海一回來，我就趕緊回家去，說了他幾次，勾起胃口疼來，就躺下了。我妹妹來了，給我請了個瞧香的，來看了一次，她說是因爲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沒有還，神仙就罰我病了。冬兒在旁邊聽着，一聲兒也沒言語。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把人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一邊還罵着說：「還什麼願！我爸爸回來了麼？就還願！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罰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勸着，她才一邊罵着，走了回來。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氣，又害怕，又不敢去見香頭。誰知後來我倒好了，她也沒有什麼。真是，「神鬼怕惡人」……。

「我哥哥去了，說「冬兒年紀也不小了，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惡事傳千里」，她的

利害名兒太出遠了，將來沒人敢要！其實我也早留心了，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有個公婆婆的我又不敢答應，將來總是麻煩，人家那能像我似的，什麼都讓着她？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家裏也沒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時辰不對，說是犯尅。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回來，她正坐在家裏等我，看見我就問：「合了沒有？」我說，「合了，什麼都好，就是那頭命硬，說是尅丈母娘。」她就說「那可不能做！」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出去打牌去了。我又氣，又心疼。這會她的姑娘都臉大，說話沒羞沒臊的！

「這次總算停當了，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

「謝謝您，您又給這許多錢，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等辦過了事，我再帶他們來磕頭。……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剛好別太勞動了，重複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見。」

鹽

辛爾

一

初秋的牢獄，還是使囚人們感到窒悶迫熱。監房內沉沉無聲，一片幽荒的死寂，侵透囚人們的身心。

乙字監十五號裏的五二六番，他在這種無聲低泣的氣氛裏，不時搖擺着他那蒼黃而呆滯的臉孔，懶對着緊閉而濃黑的號子門。無力和不安的目光，從微顯枯乾的眼眶下透出，落在交壓着自己的胸膛的，那雙浮着淡青色的筋的粗手上面。從他那瘦下來的粗大的手肘和拳頭看去，還殘留着一些強壯的痕迹。這便是三年前勇健的一個鐵工，牢獄生活的磨折，使他變成這種瘦弱而沉鬱的人。他表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氣，就是說明他不安於受這樣的困迫的生

活。

忽然，銜堂裏重擔子放下來的聲音響着，囚人們慣於辨別，這是飯來了。五二六番，也和一般的囚人一樣，腦子閃過飯菜的影子，立刻抖動着嘴巴，捲伸着舌頭，口裏乾枯無味中，湧上來一點淡酸得極難堪的唾液。飯來了，給他一點兒起勁，但同時所得的痛苦也就更大。他已經喫怕了這樣的囚飯了！而且，一想起這難嚥下去的飯菜，他就會感受到多方面的不安。但是，他又沒有方法。過了一會，看守已在前面開號子門，他不得不本能的鬆了緊咬着的牙齒，伸開些濃皺的眉頭。照舊的，把牀上的破蓆子掀開，推開裏面一點，對着鋪板，搖頭而淡淡的念着：

「他媽的，怎喫得下？……」無限的嘆息，嚥下肚子裏，隨着一口淡酸澀苦的唾液。

自己這種念慣而無力的話說過了，仍不能發洩，祇是更加一層的焦苦。眉又緊繃着，坐在鋪上，用手把筷子輕敲着牀板，好像是在凝思了。想一想，總是免不了傷心！家裏已半年不來看他，也不送點兒食物給他。科裏又一個銅板也沒有存着。已經活活的三個月，沒有小

菜下飯，連鹽也缺乏了。在以前，妻來接見的時候，雖然怎樣的苦，但不時總有點蘿蔔乾之類來下飯，沒有蘿蔔乾就勉強弄些鹽，已經苦得人難以維持生命，現在連點兒的鹽也沒有了！他一想到已經三個月沒有鹽味和帶點鹹性的小菜下飯，他不自禁週身有些不好過。那垂着的頭，壓在自己的腳踝上面的手臂上。他不能想下去，好像腦海一陣昏黑閃過，使他不知怎樣是好。

他不願想牠，但嘴裏淡酸澀苦的口液，又刺着他的知覺；勉強嚥下去的那種情況，仍舊現在他的腦上。僅這一點的侵襲，使他還溫熱的心，突成冷冷的冰水；沒有心神去悲哀傷感，祇是盪佈着一片灰散無力的氣息，在喊着：

「沒法活下去了啊！……」

再纏下去，他的心亂了。灰心冷意閃過後，卻還有些熱氣燒來。他還渴望着有點鹽來下飯。從前鹽是覺得有些苦，沒有夢想到，可以當小菜下飯，而如今竟是這樣鹹香有味。飯快要拿進來，又必要喫下去填飽肚子，所以，在這樣紛亂中，還老是浮上死板的：

「鹽啦，那羨人的味道？」

失望使他羞愧難堪，心頭暗噴出：

「他媽的……」底下有許多話，又是沒有吐出來，懶懶的望看深黑的號子門。

飯拿進來了。有的蹲在地上喫，有的擺在板上喫。他拿起飯罐，飯菜裏發出來的一般濕嗅的氣味，衝進鼻子裏。和他本來已經難堪的淡苦的口液嗅覺混合起來，喉嚨裏落一聲，差點吐出來。他放下罐子和筷子，忍痛似的嘆一口氣後，哭喪着臉孔說：

「唉呀，怎喫得下去！」呀字特別尖銳的響出。忍着一肚子哀恨的火氣，還算是沒全迸發出來。

比較靠近他的旁邊的，是臉孔虛腫得怕人的八二九番。他搖搖頭，看着他，現出同情的痛苦，筷子挑着自己飯罐裏的飯，嘆了一口長長的氣。

號子裏沒有別的聲音，祇盪漾着洋鐵罐子碰着水門汀和鋪板所發出的音響。低微的，像淒咽的哭泣。五二六番沉鬱地顯着痛苦和隱忍的痕迹，又重新無力的拿起筷子，挑挑那不住

發出嗅氣的爛米飯，很輕的搖頭：

「倉底陳腐的米……濕又爛……所以這樣難聞的味道……」

八二九番給他那種形狀，襲擊得自己也很不安起來，帶夾着痛苦的聲調勸慰他：

「那能想牠呢？要想他老早死給牠了！還能活下去？喫了吧，馬上又要來收飯罐。不喫不行的，那能讓牠餓……」

「真沒有辦法，八二九！」五二六番壓制着迸上來的氣恨，用力的回答。

他再用筷子撩一撩那鐵殼子上的一點菜湯，便搖着頭。看着那枯黃和已爛得由黃色變成發黑的菜葉，他的胸部像受了更重的緊壓。繼續撩多幾下子，簡直撩不到有多少帶青含綠的，就是非黃參半的也不多。還有一些青草和枝子，以至有點兒像垃圾堆的髒物。湯泥？更使人舌伸，不自禁吐出：

「那來這許多泥沙呀？」這雖說得過火點，但亦差不多。

同號子的另一個囚伴吃了一驚：

「菜裏面什麼東西都有！你們看，這樣大的蟲！」說了把正嚼得着一口飯的嘴用手一掩，防備嘔吐。

「不吃還可以活，吃下去就不能不死給牠！」五二六番傷心的念着。

他想到這初秋時候，囚人們常在這時流行着痢疾和瀉肚等腸胃病，就是吃了這東西所致的；致了病，那就將是活活地病死在這樣殘酷的牢內，一切就將完了……他的週身的騷亂，曉得他失卻了支配自己的力量了。

外役在分開水了，他沒有方法再不動動筷子；而且肚子雖不覺餓，總是感到空得有些風在肚內響。所以不得不拿起飯，捏着一把汗，忍着嗅覺，把鼻子閉着，極力耐住心腦的絞痛，有些昏昏的，把爛臭的飯送進嘴裏。但在咀嚼的時候，忍不住要吐出來，腦上登時又閃過了：

「白白的鹽，多有味道，一吞就滑下去，滿口鹹香！……」

他沒有想到別的了，又是想着鹽。定一定神，糊亂的，拼命的嚥下好几口飯。他口裏在

嚼着爛嗅的飯，腦上跳躍着可貴而偉大的鹽，雪白的，一粒粒。他有些神往，又有些癡呆。可是當他俯着想到小菜時，一腦內的幻影立刻變成可怕的東西。咬緊牙齒，話也說不出。望同號的囚伴們，有的正在不斷撩着菜湯，撩了又撩，想要挑出幾葉可以進口的東西，但終很難如願。不過八二九番真太令人驚服了，他閉着眼睛，把那污水似的菜湯倒進口裏，胸部深深的一顫一漲。他看到他喝下湯去，搖着舌頭：

「乖，你敢喝下去！」

「沒辦法，管他死活！」聲音雖倔強，但總帶些淒楚的音調。

「這樣下去真不行呀?!難道大家活活讓這樣弄死。」五二六番忽然從這點來發洩了。板着那沉鬱的臉孔，捏着拳頭。

看守在催收罐子了，大家不能不急亂的把飯吞下去。五二六番也忙起來，筷子動得緊，冒命得像在打杖。從他那緊張的神容看去，會奇怪他喫頓飯是這樣痛苦和吃力。號子門開了，看守叫着：

『好了，拿出來！』

他不曉得是忘記了還是忍着渴，把洋鐵壳子往嘴裏灌，呷了一口湯，連鼻子都縲着，噁落一聲噓下去了。他的胸部有一陣難堪掠過，眼睛四週有些酸，喘了幾口氣。飯罐收去後，號子門重又緊閉着。他兩隻無力的手垂下去，好像是對自己念着：

『想想，沒有小菜，也沒有一點鹹味，怎喫得下這樣的飯？！平常人叫他喫一頓這樣的飯嗎？那行！我們天天這樣喫，唉，老子……』

那鹹香味的鹽，又很自然的爬進他的腦海，在躍着，在咬着……因為他要忍着活下去，就不能不老是在想鹽啦！小菜是不敢希望，那是太幸福了，在他大約是萬難辦到的——連鹽都沒有啊！

一一

牢獄裏的日子，是這樣死寂的過去。五二六番，他的心腦裏，還仍舊迫切的渴望着鹽。每天兩頓飯及飯前後總使他想起來就有些冒火；冒起火來，四肢和腦袋都在發燒，顫抖，氣

憤，哀痛，一齊湧集。輾轉的，他的渴望鹽來下飯的念頭總不肯死去。有時坐着幻想得到了幾包鹽，足足可以支持一年多的時間呢。

漸漸的，他的性情變得更極端，有時失望痛苦得像死人般，動也不動，垂頭喪氣，一聲不響，有時又氣恨得像要發狂。

『老子真不願這樣像死屍般的活下去……』他時常無可奈何的念着這些話。

他從前老是掛心他的妻，不能好好做工活下去；但現在他好像沒心去想這些了。不過有時想起反會使他頭痛。恨不得把過去做打鐵工時那堅實的鐵鎚，把自己打死了。

在日裏他會在假寐中夢見蘿蔔乾，雪白的鹽，叫着醒了。給看手罵了幾句，差點挨打。在夜裏尤會做夢，接見啦，鹽啦，流淚的醒了，躺着偷偷揩去眼淚，痛苦得全身像要散碎。日子過多一天，他的不安和灰冷也增劇一些。

自己覺得快要生病了，精神更疲懶，更沉重。

有一天他同號新調進來的囚伴，名叫老曹的，他的番號是一千以外了，所以他們不記那

麻煩的番號，祇叫他姓名。他被叫出去接見了。當「接見部長」在衙堂裏叫「十五號」的時候，他雖明知大概不是自己，但總未免週身被撩動起來——萬一是自己呢。他失望的目光頹喪的送着老曹出去接見。

他突然又閃過一絲希望，就接着癡想起來；愁苦的臉色好像安定了些。自己的手摸着自己的拳頭，默默坐着，想着。……也許有了點希望……但是希字湧現，望字卻不敢讓牠浮上來。大家都是受難的人，如有了東西吃，分點給同伴這原是很平常的事，這使他歡喜。但是他想到：糟糕，老曹是新調進來的，生疏得很，而且他也和自己一樣的窮苦，縱使接見送來了點，定然不多，有了點自己也要維持生命，那來分給別人？他，不是連鹽都沒有麼？！他想到這裏，心胸又深溢了冷涼涼的辛酸。失調使他四肢無力的倒下牀去。可是過了一會，他又盪漾着顫抖的希望，萬一送點給他呢？雪白的鹽……

很快的，老曹就回來了，走近號子門，他難耐的身心，更焦急而緊張起來，那個顫抖着的希望，顫抖得更加惱害了。濃黑的號子門閃開了，飛進他腦子裏的是：衣服，肥皂，萬金

油，莎藥水，蘿蔔乾，山東大餅之類，兩包久大牌的精鹽特別大而清楚的現着，他登時心跳躍得很起勁；暗喊着：不錯啦，還不算少啦！但喜躍中滲了些難過，希望和失望交戰着。而且，怎麼辦呢？很生疎，難道他自動給你麼？那麼，那麼，向他討麼？臉上立刻有些熱，熱得怪癢癢的。他沒奈何的，口裏不住啖着難耐的淡酸澀苦的口液，不安的坐着。心裏煎熬着怎樣是好呢？不時看着老曹在收拾那些東西，蘿蔔乾，鹽，黑色紙包得整齊的精鹽！……又不時偷看着老曹的臉色和注意他的舉動。老曹收拾好了東西，長長吐了口氣後，念着：

『唉，苦熬了！老子幾個月連鹽都不曾嚐到！乖！』說了搖搖頭。伸手向眼睛揩。

五二六番才發覺老曹流淚呢。另外一個囚伴接着：

『真苦死人了。大家都連鹽也沒有！』

老曹伸伸舌，每個字都清楚的說：

『我想還有五個月的官司，全靠這點東西過活呢？！沒有就要命啦！真寶貝……』他說了我又在想着自己的事情。

五二六番更加心亂了。他以為大半失望了吧，聽老曹的口氣，他的頭更俯垂着。但是他終於給那兩包鹽所吸引，心頭總不時閃上一種顫抖的希望，沉下去又浮上來。足足過了一點多鐘，他難過得坐也不好，站也不好，靠在牆壁上也難安；倒在床上也不適。又自覺態度有些不對，怕同號子的人疑心他，要裝出鎮靜安定，總裝不成功；而且更加格外不自然起來。連到脚上鐐也覺得分外沉重和不便，腿部也微感酸酸的。看看老曹，臉色陰沉，抱着頭不響，大約是在想什麼，或者是剛才接見看到家裏人難過。但這總使五二六番愈不快。

忽然，老曹又打開東西看，仔細的珍重的摸了又摸，好像捨不得放，拿過一會，他拿起山東大餅，用了一半分作三塊，五二六番八二九番和另一個四六番，各人一塊，他自己再另弄了一塊：

『大家吃吃，一點點……』

『謝謝，不要客氣……』

沉寂和悲慘的監房內，立刻散佈着溫和柔笑的喜悅的空氣。大家心頭快適的，微笑的，

嚼着，多暗叫着：「真好，好久不曾吃到了呵！」陰沉冷寂的臉色消失了，垂着無處放的手也自然的動着。死氣沉沉的囚人，此刻活潑多了！五二六番什麼辛酸悲苦的心思都頓時飛去，淡酸澀苦的口液也給山東大餅趕走了。自己有些不相信：嘻，山東大餅怎麼這樣好味道，以前並不覺得呢？！

咀嚼山東大餅的聲音完全過去後，漸漸的，五二六番的目光看到那兩包鹽上面，他的心又是有些不安。當然啦，仍還是吸引着他。可是老問題纏着，怎樣才好呢？

飯快要來了，他更難耐。又漸現出苦痛的不安的面容。看看老曹，是若無其事的，好像沒有想到分點鹽給他。怎麼好啓口呢？他從不會幹這一套的啦。而且，老曹已分點大餅給大家了，也算不錯了呢。

弄堂裏重擔子放下的聲音又響着了。他的心一震，好似受了一驚。照例又是翻開簾子，拿出筷子。那淡酸澀苦的口液又微浸着舌頭，使他的嘴巴不安起來。他的目光更苦苦的注意老曹，看見他夾了一條蘿蔔乾，往口裏送，他的心就有些不自然。聽着他嚼着蘿蔔乾的聲音，

他的口液更酸更多，幾乎要流出口來。老曹嚼得正有味時，不自禁念着：

『乖，口裏淡酸得苦死了，這東西真有味……』說明他的苦，現在得了些甘。

五二五番要湊上去說：

『唉，真淡酸得要命！』但不敢出口，羞澀地將話頭縮回肚子裏。

飯拿進來了。那顏色，那味道，如舊的使五二六番又是陷在焦迫苦惱與頹喪中，無精打采的呆着。號子內沒有什麼聲音，和平常一樣的祇有飯罐的聲音淒咽輕響着。他偷眼望望老曹，他把公家菜湯擺在一旁，面前放了點精鹽，雪白的，還有五六根蘿蔔乾，蘿蔔乾進口時還措點鹽，使鹹些以經濟點。蘿蔔乾是比鹽更好味道。他看了，口裏堪難的口液更不好過，好像聽到老曹咀嚼的聲音，口內就多了些酸液。所以連聽那聲音也難過。自己也在擺動的嘴巴所發出的聲音，又是格外難聽。望望自己面前那黃黑參半的菜葉，污水似的菜湯，就是有多少青菜也變成了半灰黑色的。他慢慢在動着的筷子更動得遲鈍了。

他完全失望了，鹽是沒有他的分。但又老是半吞半吐的想望着——他沒自動的給點，是

不是可以討呢？自己打不定主意，遲疑着那能啓口呢？

他忍着，把飯往口裏送，怕他們見自己看人家吃眼紅，或者是在想望他的東西，所以盡力的裝做自然的吃着。但終是不能好好的嚥下去。他又偷望着，發見四六番面前也有點雪白而細如沙的精鹽，這是老曹送給他的，——他們兩人是一道調進來的。恰好四六番也偶然擡起眼光朝他這面射來。他不禁羞恥的縮回視線，俯首看着自己面前的爛污的湯菜。他既羞愧又羨慕，痛苦，味覺着兩種極不同的東西：多香鹹可口的精鹽，多淡苦難嚥的爛枯的菜葉……他弄得有些昏迷了，想索性不吃牠，但這又做不到。他老想鼓起勇氣向老曹討點，總未有決心和找不出機會來乘機開口。在忙着想找什麼機會開口呢？忍恥開口也是出於不得已的。忽然，老曹的視線偶然朝他面前射去，他便堆下笑臉，向老曹吃吃的說：

『老曹，你的鹽給點我，我，好嗎？我家裏好久沒來接見了，苦煞……』

老曹愕然，有點難以處置，過一會才說。

『老兄，我也苦死了，這點鹽是生命根呢？！我還有五個月的官司，這兩包鹽也要吃到出

去。……這次接見，還是老婆向人家借印子錢買來的，下次就不來了。錢還要等我活着出去還，……」

……

『我也受過好久連鹽也沒有的苦，這老兄也知道。不是我吝這些東西……在牢獄大家沒辦法想，都是苦……』

老曹說得很委婉：

『譬如，山東大餅，我也分給大家吃……』

五二六番羞得臉有些紅，覺得他說得有理，低下頭去，吃吃的說：

『……是……是……』

老曹也覺不好意思，有點抱歉的說：

『大家原諒……』

彼此都有些難爲情的，好在看守開門催收罐子，才消散了這苦悶和緊張的空氣。

五二六番趕快多嚙幾口飯，但到最後兩口，吐了出來。急急把罐子拿出去。剩下的菜和飯的污影，雪白的鹽，還沒有全消滅的羞愧，許許多多難堪苦惱，弄得他迷亂。把筷子收了，頹然的倒在牀上。

三三

蒼茫的黃昏帶來了漸漸深濃的灰黯。十五號裏聽不見一點聲音，祇有五二番反復輾轉在牀上，不時發出些微響。他陷在一片迷亂中。憂鬱的臉孔被他自己的手臂抱着，目光不願射向燈光照到的地方，祇疲懶的對着自己的手臂胸部。

黑夜深長的開展着。他在迷糊中越想越不清楚。腦內雜浮着許多事物；但都是迷離朦朧的。

再也一點聲音沒有了，他連什麼時光也不明白，好像他曾經睡過了一忽。漸漸的，伴因們睡去了所發出的呼喘聲，漸多而大；但他仍舊是半醒半睡，不時從鼻子裏，嘴裏發出些像嘆氣又如喘息的音響。

再仔細聽聽，還有些低微的囚人們的咳嗽聲，繼續不一的嚮着。翻身和脚動時鐵鐐抖動的聲音。此外便是夜風吹過鐵窗外的樹葉，做出瑟瑟的音曲。是夜深的時候了。夜獄裏這些音嚮就像荒野山谷裏嗚咽，悲鳴，低泣的淒奏曲……

午夜的鐘聲敲着十一點了。

四二六番的鼻子裏也呼出濃睡了的氣。

……

……接見……五二六番心在劇跳。搖幌的出了號子，脚鐐拌着他的脚，使他急想快速的走，卻弄成蹣跚的拖着。接見的地方那個洞口，呈現在他的面前，他立刻上去，瞪瞪眼睛，找尋着人。忽然，一個憔悴的臉孔，兩隻眼眶微紅的眼睛的婦人，那就像妻呀！從眼眶滾下淚，滴流着。他不知怎樣才好，脚站不穩，手在發抖。婦人直挺挺的站着。沒有聲音響，祇光望着他。

……怎樣？……你……家裏……

妻仍沒有說話，灰白的嘴唇，在顫動着。他再定睛一看：妻的頭髮是那樣蓬亂。再一閃，妻的手上捧了一包東西，另多拿着二色淡黃色紙包的精鹽，他急急伸手出去，眼前更現出二包比剛才更大也精鹽。

……下次來，來……鹽多買……買……

他還沒有說完，看守已經把洞口關住了，他的眼前一陣黑。

急急而忙亂的，眼睛特別注視着手上緊拿住的鹽。映入眼底的，很清楚的旁邊有無數黑小字之外，中間現着四個大字：

『久大精鹽』

他淒愴而歡慰的看着兩包鹽發抖。忽然，看守大聲叫：

『放下來，看看！』

他一驚就醒過來了。但仍殘留在夢境中，還急急想看定精鹽，怕失了去。可是張開了眼睛，發覺雙手原是空空的。一時更陷入悲慘的深淵。胸部緊張的顫着，心在急跳，急湧狂奔

的血潮還在迸騰着。手臂覺得很酸。揉揉迷眼，定心的望望，白壁黑門和馬桶如舊的躺着不動。死寂荒涼的氣息中，淡黃的電燈光，仍舊沉沉的照在囚人們的身上。腳輕輕一動，那有些冷涼的鐵鐐，依舊拌住他的雙腳。

他一面喘息，一面靜聽着看守颯颯的腳步聲，自己心的急跳也是似乎聽得清楚；窗外蕭蕭的秋夜曲。他沉在夢境的追憶中……眼眶四週酸波奔集，迸出一粒粒的淚珠。兩隻瞪呆的眼睛，直對着白白的天花板，摸着自己的手。

『紅眼睛的妻……自己在夢中情景……久大精鹽……』他越追憶越見清楚的湧現在他的腦中。突然雙手緊抱住自己的頭，很少潑泣的他，已在哭了。

漫漫的夜獄，如舊死寂躺着。他輾轉着，揩乾了眼淚，過一會又濕透了。他清定的想下去，哀慘淒涼的心情，散佈遍了他的週身。嗚咽，淒泣，他不自覺的盡讓辛酸的流波飄盪着。死寂的週遭，渺茫悲慘的前途，難堪的豬般的生活，那難嚥下去的飯菜。不想牠還可以忍住，一想到這些，他實在禁不住心要碎裂起來似的。

他失神的又落在迷亂中。

夜鐘鼓過二點，好像給他一下子指示，漸漸使他較定了些。有什麼法子呢？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想他幹嗎。他漸會制止哀情的勃發，用理智來勸解自己。縱然是痛苦得要死，也是有他的價值的。固然不大深切了解什麼人生，但總不後悔他所做的事，不後悔他的坐牢——自己願意幹的啦！他媽的，吃了苦更明白些啦！！

滿懷的苦鬱消散多了，心神也安定些；但還是睡不着。長長喘了最後幾口嘆氣，覺得寬舒了些。望着天花板，望着電燈，呆呆的。

過了不怎樣久，腦海上又湧現：

『久大精鹽』

鹽的味道就不覺溜進他的嘴裏，淡澀的口內，漸流出酸液來。他忽然無意的張眼看向號子門去，恰好號子門邊那牆壁，正在馬桶的上面，掛着老曹那兩包久大精鹽。因為掛在這地方，外面看不見，科裏才准許的。那不是和他剛才夢中的久大精鹽一色一樣的麼？他癡呆呆

的悵望着。又想到下午的情形，和爛菜嗅飯，以及香鹹的雪色的鹽粒……當然就要聯想到以後的苦生活，使人灰心發抖的生活！他痛苦得，連淡酸的唾液流出嘴角來也不知道。

一層沉重的壓迫，又落在他的胸口。但他那流着淡酸的唾液嘴內，使他十分羨起鹽味了，多久不曾嘗到鹽味了呵！越想越好，竟覺得這時有點鹽來浸浸淡酸的口內，倒也十分好的。想下去更失望，愈更覺得鹽的可貴。壁上所掛的久大精鹽就老釘着他的雙眼。

要小便，他懶得不想起來，但過一會有些急了，不得不輕輕的爬起來。悄悄的把鍊帶縛好。仔細的下床來，恐打擾了囚伴們。一手俯下去拉着中間的鍊練，避免着地，使牠不至鏽瑯的响起來。怕給看守聽見，要吃點虧。

揭開馬桶蓋，頭不敢俯下向着馬桶，免直受到馬桶裏衝上來的嗅氣。所以抬上去，恰好頭就是站在掛着的久大精鹽的面前。這使他特別感受到痛苦和喜悅，一壁等着小便流出來，一壁想着，看着兩包鹽。他忽然想起：

「他媽的，且把鹽弄點嘗嘗吧，一點兒嘗嘗看——味兒多好！久給牠苦死了，大約不要

緊吧……」他覺得這並沒有多大要緊，無意弄點兒嘗嘗吧了，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吧？他也不會知道的吧！這時特別大胆起來，鼓起勇氣想實行。小便流下來了，他還在想。回頭望望床上的囚伴，特別注意老曹，不放心，再昂頭向牀上俯視，以爲老曹正在濃睡。其餘的也正不動的透着呼吸。

他小便剛完，故意不馬上蓋上蓋子，以防備給人家發見，他可以縮回手，抓住褲襠，說是在小便。於是，他便悉索下手了，把紙包用指頭插破一小洞，手指剛好進去，還沒有弄出來，有些心驚。恰好牀上囚人翻身弄動了腳鐐，突發了不小的聲音，使他猛的受了震驚，立刻手顫抖着，不知怎樣是好，以爲別人發覺了，急忙想把手指拔出來。豈知不幸用力太大，連結在一道的二包鹽都弄出來。他的頭是回過去看看牀上的動靜，所以就把二包精鹽咚的一聲震響，小便都濺上來，落在馬桶內了。他一回轉頭去，登時魂魄都驚散了。牀上的囚人都都吃了震驚，老曹猛的用力爬上來，注射到他掛鹽的地方，現出非常驚愕的臉色，嚷着：

「怎那！我的鹽呢？怎那……」

五二六番吃吃說不出話，臉色青白得怕人。他昏了，不知怎樣才好。

看守立刻聽到走上來，在門洞口喝着：

「做什麼？！做什麼？！」

老曹也嚇得倉皇不定，不管看守叫着：

「怎麼？我的鹽，鹽……」

看守大聲的叫：

「做什麼呀，該打！」

老曹像要哭了，帶着淚聲似的：

「哦……我的鹽掉在馬桶裏頭了……」

「怎麼？怎麼？」看守急急追問。

「五二六，你爲啥把我的鹽弄下馬桶呀，我，我……」老曹是急煞了，很徧促的忙問着。

『我，我……我……』顫着說不出。

『你，你混蛋，爲啥把他的東西弄下馬桶去！』看守叫罵着。

『先生，先生，我失手……』

『他媽的，你失手！該死的東西！』

『……要命，要要命，我的鹽……』

『老曹，對不起，對不起！……我……』

『他媽的，明天揍你。』看守叫着，怒目而視。

老曹摸着自己的手，看着從馬桶拿起來濕淋淋的兩包鹽，吃吃地說：

『怎好，怎好，都不好吃吃了，我的鹽……五二六，你你，怎麼弄的……』

『不要鬧，明天揍他，要吵都揍！』

他們都不敢響了，爬上牀睡；但老曹還呢喃的像帶哭着，看守更厲害的叫：

『再響就揍你！——通通睡下去！』

老曹抱頭在無聲的潑泣中。五二六番昏了，心裏痛。看守在沉寂中罵一聲：

「五二六番，明天非揍不行！」

牢獄內又是死寂無聲的。

四

五二六番懊惱，憤恨，羞恥，不安的輾轉睡不着，任他的理智怎樣強，總止不住心內的騷亂。亂得他想用手抓破他的腦和被什麼緊壓着的胸部，以洩發他在燒着的火氣。怎樣才好呢，弄下了意外的禍患，怎對得住老曹，怎吃得消看守的揍打呢？他一想到這兩點，手脚就有些酸麻，氣和哭都不足以減少痛苦。

監房內死寂無聲中，老是聽見他不時伸動着的手脚，和翻身時所發出的不安的聲音。一直到天亮，他就糊塗的哀傷恨亂的挨度着。

老曹也和他一樣的睡不着。不安的反覆着身子，有時口裏呢喃的，總是在痛念着他那兩包掉下了馬桶去的鹽。五二六番聽見他響動的，呢喃的聲音，他的週身就像給刀子割着般，

有點像觸了電！

「……唉，唉，真對不起人家，五個月維持生命的東西，給我弄糟了……唉……」他老是一聽着老曹的響聲，就不住暗自頓足念着。

灰白色的微光，從蒼老而埋滿了塵灰和生鏽的鐵窗透進死寂的監房內。淡黃的燈光更加顯出他的光亮是微弱黯淡。五二六番給這點變動喚醒了——這是天明的時候了！天明，這東西就像利刀刺進他的心坎，遍身有些顫抖，他沒有話說，光祇頓足嘆氣：

「唉，唉，該死……唉……」

他看到老曹不安的大清早就爬上來，他更不安了——怎麼辦？怎麼辦呢？老曹垂頭喪氣，哭喪着臉，也是在嘆氣，但他的目光沒有對着他恨射，這使他在極度的恐慌中，得了一小點解慰——老曹的人倒還不壞，大家都是苦難的人……。老曹下牀去，拿起還有點濕的二包鹽，像要掉下淚來，拿近鼻子邊聞聞後，吐出一個尖銳的氣：

「唉，不好吃了！不……天……天曉得！」說了回過頭去問五二六番：「你究竟怎樣……」

……怎樣……爲什麼把鹽弄下馬桶去……要命……」

他慌忙的爬起來，顫着嘴唇：

「老曹，老……曹……真大大對不起，我並不不，不是故意……我失手……請你你原諒！我有辦法一定賠你，賠你！」

「唉，唉，我怎辦……還有五個月……」

「真對不起你，老曹……」

灰白色的早晨靜靜的開展着。五二六番的臉色，像天色那麼灰白中，夾着一點兒淡青色。他的心老是跳着，手脚總有些不自在，號子外偶有一點什麼聲音響動，他就立刻顫抖得厲害些，馬上坐下去，極力屏制那急喘的呼吸。他有些驚疑自己爲什麼會弄到這種地步，以前遇到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也不至怎樣駭怕；現在，坐了幾年牢，就變得這麼快。他一沉想到這裏，他就稍爲寬放了一點——幹嗎這樣懦弱？！有事忍受下去呀！老子還是一個好漢子呀！還要幹下去，活下去！他冷寂灰疲的心，此刻燃着些熱氣了，使他覺得手脚都舒適了

些。

但過一會，他腦子又湧上看守那兇狠的臉孔，那是頂怕人的老徐呀！他的心腦給老徐這姓名猛刺了一下，心裏所剩的一點熱氣，變成迫熱悶塞的東西了！

老徐快上班了，他就難過得耐不住。等到換班鐘聲敲着，衙堂門響動，他的氣開始急劇的喘，他自己極力暗喊：

『幹嗎這樣急？！靜點吧……』

但終於沒有多大效力，還是急慌得手腳酸麻。

終於，老徐無聲的出現在十五號門外，從黑門上的小洞口，露出一個瘦削而微張着嘴唇，露着咬住的黃牙齒的臉孔。兇狠的目光對着五二六番射準，點了一下子頭，哼了幾聲後，板起莊嚴的神色，張開黑牙齒，像要吃人的動物，來一個深重的：

『哼！』哼過後嘴就緊閉着，不住發出兇猛的目光，釘住五二六番。就活像貓兒捉住了老鼠，把牠放在面前，豎起老鬚，準備撲上去吃牠。

門拍的開了，老徐交叉着手說：

「怎樣？……這樣不安分！半夜裏弄啥鬼把戲？該死的東西！」

五二六番俯着首不聲不響，最初恐怖得坐不住，漸漸的就鎮定了些——總是要嘗受的，水來土掩，有什麼法子？！何必這樣害怕……

「死去了嗎？」看守見他不來求饒，更加火上添油，大聲罵了。

五二六番給這種威嚇的聲音刺得憤恨恐怖煎熬着，硬着頭皮，忍住了氣恨，吃吃的：

「徐先生……」

「哼，該死的東西！」

……

「不是我來找你，是你來找我，哼……」

「徐先生，不是……」

「不是你媽的！」看守更兇狠起來。一個粗大的手掌打上去，五二六番幌了一交，火是

直冒上來。嘴唇氣得不住顫抖，像要用話來反抗，但吐不出來。

「老子打你，怎樣？」

他吃吃的要聲辯什麼，還沒有出口，看守就是第二個巴掌迎上去：

「看你怎樣？誰叫你把別人的鹽弄下馬桶去！……半夜裏瞎搗亂！……」

他似乎要撲上去，但脚好像拖不動。牙齒被打得有些痛。

旁邊的老曹忘了他的生命根似的鹽，看他給看守這樣打，臉孔露出不安和痛苦的样子，纔着眉，嘴唇有些顫動，像要說話。因為看守兇狠的臉孔，毒打的手段，無理的壓迫，落在囚人的身上，就無異威迫着自己；而且，他亦嘗受過這種味道。他想要說，但還沒有開口，看守適逢問他：

「他怎麼樣把你的鹽弄下馬桶去？」

「我睡了不知道，大概，大概是失手的……」他忍住了失去鹽的心痛：且知道說五二六番不好的話對自己也沒有多大好處。鹽已壞，還說什麼！

「哼……」哼了用力注看一下老曹，表示懷疑他：「不實說，連你自己也要吃生活！」老曹退了一步，默默不敢響。他本想要替五二六番求饒，此刻卻給看守嚇得動也不敢動。五二六番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感激得要流下淚來。他因此更加痛恨看守。

「沒有話說，出來！」看守叫着。

五二六番遲疑不敢出去。

「出來不出來？」

看守現出威武的樣子：

「敢反抗？看你出來不出來！」說了伸手去拖他。

他踏出號子門，站在沉寂無聲的衙堂裏，心更加寒冷起來。自己的號子門是緊閉着了。

五

出去的時候是走的，回來的時候卻走不動。他還給看守踢了幾脚，然後狼狽的滾進號子裏去，看守關號子門時，再加上：

「當心，再犯着，要你的狗命！」

寂然無聲，看守颯颯的脚步聲走向衙堂前面去，是去喝茶和休息了。

五二六番倒在牀上，仍抱着頭，臉孔好像不敢給別人看見。八二九番和老曹都上來問：

「怎樣了，這狗東西，他媽的！」

帶淚似的聲音：

「沒有什麼！」

隨後，五二六番哭了，流下淚來。同號因件看他那哭得頭都不住顫抖着，全身不住的抖動，手上出了多處的血，有的已發青，有的紅腫。不禁露出痛苦和悲慘的臉色，默默無言，嚇得心有些跳，輕輕退坐在牀上。各自喊着：當心老徐呵！

五二六番的淚流了不少，在抽搐着。

他用手摸摸身上痛的地方，和手臂上，發覺了多處受傷，和出血，他喘着哭叫：

「打不死老子！……總有一天……」

疲倦，疼痛，昏迷，悲慘，使他抽搐了許久，才漸漸靜下去。

到了晚飯來時，他才比較清定些，但不想起來。飯快要拿進來，他又感到，怎辦。非吃點不行呀？！想爬上來，手脚總酸痛，掙扎幾下，才坐了起來。

囚伴們同他把飯罐拿上牀給他：

「還是吃點吧！沒有辦法。」

「謝謝！」

無力的，懶懶的望着小鐵殼子上面那黃黑參半的菜，污水似的湯，發出臭氣的爛米飯，他的手更加軟了，拿上來的筷子又放下去。他腦筋又湧上雪白的鹽粒，兩包黃色紙包的久大精鹽……昨天晚上……今天的……他眼淚湧集眼眶的四週，鼻子也酸酸的。目光移開，看到自己手臂上紅青黑的傷迹，抱頭倒下去，淚剛滴在他的手臂的傷口上面，和血汁混合着。

妻的一週間

沈起予

冷。

沒有雪也沒有雨，祇是老天的深黑色的面孔板得怪難看。街對面人家的曬台上贖下兩條爛布，老是那樣在狂風中飄得起勁。街這面新開張的小百貨店請了三兩個軍樂手在吹吹打打，但是今天連聽的人都沒有了。

百貨店樓上佃居着一對青年夫妻。起初他們覺得洋鼓上的每一槌都在敲着自己的腦袋，喇叭的每一聲都在刺着自己的耳膜，然而兩三天後，便已習慣下來——不得不習慣下來了。

昨天妻的肚腹就有些發痛；爲的是裏面的孩子快要「瓜熟蒂落」，而且早上又勉強提過一桶水上樓，似乎把那小生命衝動了一下。

孩子要來的徵候，早就成了他們的一件大事：一半爲的是他們將因此快要在人生上實現一個美麗的謎，然而大部分還是那目前的醜惡的經濟威脅。他們曾爲此挖心嘔血的籌算，曾無回數嘆息過「貧窮夫妻事事哀」。然而爲着腦中的一點教育知識的作祟，他們終於決定不請接生婆，而願到一家五毛錢一天的教會醫院去。

這個冒險的豫定計劃，望着一天一天的逼近，而昨天的一桶水竟又成了孩子的催生藥。

「我想今天就去看一看；不然將來孩子生在路上時，那怎麼好呢？」

可是夫沒有作聲，趕緊喫着米粥；上「奧非斯」的時間快到了。而且昨天要求借薪的事不唯不成功，反飽覽了一頓經理的鬼臉，使他實不知如何回答纔好。妻也很明白這個；她一面攤開三個銅板的花生米。一面又說：

「先去診察一下；醫生要我住我纔住。若要豫繳費用的話，我說不會帶錢，緩天再繳就是了。好麼？」

夫想這也是話，或者這還來得比較漂亮些。一想掛一次號祇不過十來個銅板，於是遂照

妻的計劃實行了。

依然沒有下雨，祇是雪意更加濃厚。四週冥冥晦晦，寒風捲起塵沙向着牆壁，向着店鋪，向着枯凋的樹條亂打。但是街頭的人還是熙熙攘攘，拉長圍巾，蒙口急竄；有的假如互撞一下，便要停下腳來，獠牙欲嚙，然而結果還是邊走邊罵，各自分開，使專門看熱鬧的朋友也快快地掃興走了。

妻挺起便便大腹，尤恐無賴子們故意擠了過來；在四門橋上，曾有一隻手揮在她的小肚上摸了一下，駭得她的心尖往外直迸。她悔不曾答應夫要送她的提議，然而夫在「奧非斯」中的遲到的可怕，是她更明瞭的。

在卡德路口容易纒擠上了一輛無軌電車；車輪軋出來的噲噲之聲，像一股利刃往她的心竅直戮。幸好一瞬車又在小菜場前將她吐出，一面又悲鳴的突竄而去，側面一隻頂起十字架的紅褐色的磚房，正發出蠱惑的視線在等待着她。

掛過號。在樓梯旁的條凳上坐着小姑，老嫗，少奶，及不少的微喘着氣息的大肚皮。妻

正在要找個空位來休息，忽然右膊被一隻粗糙的老手捉住了。掉頭過來，她見一個提篋籃的老嫗，正在爲她讓出一隻板凳角。

「婆婆送東西？」

感着老嫗的好意，妻不由不先致問談。

「是呀，生了個外孫；女培出門唸經去了，沒人手來。我今天請了半天假來看，門上還不准我進出呢。」

老嫗的頭似乎有幾天不會梳過，頸項上還蓬了不少的飛絮；衣服倒像刷過一下，但處處都殘留着一股股的小棉條。可是她並不會留意妻的這些審視，很稀奇地直盯着大門——大門上正來了一個油光頭的娘姨，提着打氣爐，鑊鍋之類的東西，很撒嬌地向掛號棹走去。

「是張太太家送來的——」

同時將籃子向棹上一放。

「樓上十二號！就往那裏上去。」

門房往名牌上一望，發出「拼頭」似的聲音這樣回答，娘姨也就滿足地扭着腰肢，上二樓去了。

急煞了的是妻旁邊的老嫗。她三步兩脚直拐上前去哀求道：

「先生，路程遠呢；讓我也進去看看罷。」

門房橫瞥了一眼，一聲不響，待老嫗再想說點什麼時，他纔從嘴上流出兩句粗暴的聲音：

「叫你下午來——你偏不信；別人住的是頭等，你的女兒也住頭等麼？」

老嫗退下來坐在板凳上不知怎樣好。詳細看過醫院的章程的妻這纔告訴她：三等病室的探問時間是下午兩點到四點。但是老嫗也有爲難之處：她在廠上請的是半天假，下午要上工；更不能因此之故，明天再多走一趟。

正在這樣問談之際，看護婦的尖聲將妻叫進去了。經過女醫生的檢查，果然說是一兩天就要生產，用不着再回去。

粉牌上添了妻的名字，床鋪是十八號。然而她一看，那個婆婆還在，硬着頭皮在那裏腳蹶，不會走。這時妻忽然想起自己即刻就要進去，當然是可以遇着她的女兒；於是她爲老嫗想了一個臨時方法；她問明了嫗女的床位，她勸老嫗下次再來，送來的東西，她可以幫忙帶進去。

結果老嫗唱了一聲「阿彌陀佛！」同意了。並且還再三託咐了妻爲她帶進去了許多的話。

產婦房內發出慘白的灰光，鐵床上送出許多憔悴的臉孔。角落上的一個似乎快要「臨褥」；她剛躺下去便坐起來捧腹流淚，但坐不一刻便又躺下去苦悶地呻吟。

看護婦們軍隊似的時時穿房走過，房內便有許多微弱的聲音，呼喚着「小姐！小姐！」可是這些「小姐」們連粉頸都不扭轉一下便揚長而去，僅在每個產婦的耳朵內面留下一陣窸，窸，的皮鞋聲音。

妻的心境隨着時間的黃昏而灰暗，而寂寞；她不知夫今天能否來看她一次。關於這一點

她委實有些矛盾，她怕因有親人來探，醫院遂來催她豫繳費用，她怕因為沒有親人來探便要招看護婦們的分外的白眼。

時鐘敲了三下。對面嬰兒室的呱呱之聲鬆一陣緊一陣的愈叫愈厲害，哺奶的時間快到了。旋即有當班的看護婦一隻手一個，像玩把戲似的抱出來往每個病床上分配，於是每個產婦都敞開胸脯，讓嬰兒吮着奶頭，一面轉動着慈愛的眼珠，露出萬分痛愛的微笑。

最後抱出來的纔是齋公的小寶貝。妻不禁傾身過去看，原來齋公的床是與妻的床接鄰的。然而她因為這一看，便又有一股不愉快的情緒直衝上她的腦頂，在那兒深深盤據下來，永拭不掉；這幾與她的母親相像喲！而且那白襠襪綁去了手脚，僅露出一種尖削枯黃的樣子，真活活地像一個小木乃衣。妻記得自己提起老嫗的篋籃，向看護婦打問嫗女的床位的時候，那看護婦便一面將籃子搶過，一面哈哈大笑說：

「呀，好稀奇！齋公，快起來，有人送東西來呢。」

這時妻便見着旁邊的床在動，很久很久纔抬起來半個身體，使妻喫了一驚。這是人麼？

頸子像「磨心」那大，骨頭高拱得快把皮膚釘穿，連皺紋都打不起一點。後腦拖一根豬尾長的辮子，面孔上祇見兩隻眼睛在骨碌碌地轉動。佝僂？僵尸？妻正在聯想這類的傢伙，她見着這被呼爲「齋公」的女人伸出一根乾柴手幹，想接去箒籃；但看護婦却故意縮了回來了。

「莫忙！等我看看。呀！……齋公做假；這裏有餅乾，是雞蛋和牛奶做的——有油！」

「我以爲是上齋下不齋——原來還是上下兩不齋喲。」

後一排床上的一個生第八胎的婦人這樣應聲下去，使滿房都爲之失笑，而看護婦這纔心滿意足蹣跚跳跳地走了。

從這時起，妻便知道老嫗的女兒是喫齋的，丈夫在外面作道士；但不知大家爲什麼不叫她「齋婆」而却叫「齋公」。

現在齋公一面將奶頭塞到嬰兒的口內，一面對妻說自己的丈夫很能幹，什麼「經」都能唸，因之總是有人來請，自己與娘家的母親住在一塊的。末了她又說將來還是把小寶寶也拿去學唸經，但是這時的小寶寶却祇是哭泣，似乎很不願意；妻見着那枯黃的小嘴剛一啣着枯

黃的奶頭，便又吐了出來——顯然是沒有奶水。妻不覺打了一個寒慄：萬一自己生的也是這樣，那怎樣好呢！

可是時間也就這樣消磨下去了。夫終於不會來。準是爲着奔走錢的關係把時間錯過。門上不准進來罷？可不是，已經是四點過了一刻了呢。這樣一想，期待夫來的心已經斷了，然而許多雜念頭却接二連三的老是往心上湧：他會弄晚飯吃麼？真不巧！碗櫃內的現成菜已經吃完了，爲何不煮一點放好纔出來呢！他在外邊又受氣？晚上一個人不感覺寂寞麼？

突然肚內一陳劇痛，纔把這些雜念頭擋住了。伸手一摩，左肚內便有一腳踢來，彷彿鼓脹得發光的皮膚馬上就要破開。繼續右腹上又是一拳。全身劇烈地一跳，心內不覺發驚。這大難將臨的豫兆，使妻想起了不曾想過的菩薩——暗暗裏默禱孩子安全地下來，然而一回首過去，又是一幅慘影射進她的眼睛，齋公口內咬着乾澀的餅乾，嚼碎後又像母鳥哺雛似的，一口一口的往孩子的枯黃的小嘴內送。多可憐啊！兩三天的嬰孩，怎能消化得了這樣粗惡的食物呢！奶粉一類的東西卽然不是爲她們製造的，何苦又要唸佛吃齋，使自己浸不出一點奶

汁，使這小生命一落地就活受罪呢！菩薩果能保人麼？妻不覺打了一個寒慄。……

外面是夜幕。狂風吹愈烈：一路奔，一路吼。緊關着的窗扉，彷彿也有些支不住，一股怒風嗚嗚的劈來，便要格格地作響。房內一盞黯淡的電燈孤懸在天花板上，愁起眼睛瞅着這些受難的母親。對面嬰兒室時而寂無聲息，時而又在風的悲鳴裏和出幾聲微弱的啼聲。……

通走廊的房門忽然嘭的一聲開了，一股寒風送一個看護婦進來，復又直吹到妻的身上，真冷。幸好這時肚內的小生命似乎安靜了些，於是她纔慢慢地躺進被去，睡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妻忽然見着夫直闖進來，臉上彷彿纏着繃帶，血跡殷殷的染在四週。妻一驚坐起來，門外已經是鬧哄哄的，似有許多人要打進來，而夫則氣咻咻的急躲到妻的背後去，一面說他在公司裏與經理打了架，現在經理冤他是亂黨，驅使了巡捕房派人來捉他。妻於慌亂中急想用被單將夫藏匿去，而哄哄之聲已經湧進了房內，前面還有兩個看護婦帶路，這怎行哪！於急煞中她急想起來攔住這些人，可是連動也不能動一下。一瞬幾個佩手槍的兇漢已經捉住夫的手往外拖了，她纔憤身一撲——也就醒過來了。惡夢裏出了她許多的

冷汗，肚子又殷殷作疼起來。外面的劇風不知在幾時已經停止，四週寂然無聲，祇聽得屋椽上有兩隻貓在嗚嗚地打架。床後生第八胎的婦人似乎還沒有入睡，妻聽及她一翻身又自言自語的罵道：

「就是那末打！把肚皮打大了也進來生一個罷！」

天將亮時，妻就被抬進了產室。產床在房間的正中，一進去就躺在上面。室內倒煖和，煤氣爐燃得熊熊的。

肚子痛得如刀割，如刀割；像有一塊肉要被撕去。看護婦叫妻莫輾轉，恐怕孩子變了位置，說完便囊，囊而去，室內異常的空寂。

剛進院時，妻就看不來這些傢伙。後腦上帶一個像白手巾疊成的方帽，身上穿一件長白背心，眼中根本沒有病人：一羣羣的從這頭門進，又一羣羣的從那頭門出，談的似乎都是些打絨背心，縫長旗袍一類的話。尤其那位看護長：一雙半大脚，却又穿的是半高跟鞋，走起

路來，就像在地板上敲鼓。

在這空寂的室內，在這危險的時期，妻知道竟沒有一人來管。與一切都隔離了：她見不着人，人見不着她，也不知過了幾久，祇覺得疼痛了一個長長的時期。心裏真難過：又淒涼，又酸痛；熱淚直往耳根際迸，但孩子老是不肯出來。……

終於腦經已痛昏沉了，四肢癱軟無力。就是這樣死去了麼？——一股忿恨無意識地湧來，使妻分外地對於「生」起了一種固執着心。……

正在這樣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一股冷氣衝來，開門來了一個女醫生，——妻以為得救了；然而這醫生竟不是來接生的，彷彿拿了一件什麼東西，又要轉身出去。於是妻心裏着慌了，她呼喚，她呻吟，她要醫生與她看一看，

「呀，快放得尿了！」

在小肚上按了兩下，醫生這樣驚叫一聲，可是也就走了。

於是房內慢慢地有一陣皮鞋響；原來照拂她的看護婦是躲在產室後的一間裏房內，這時

纔走了出來，未完成的絨背心搭在肩上，脚一面走手也一面靈活地轉動着鋼針。

不知放了幾多cc的尿水過後，肚內彷彿纔輕鬆一點。多得了些地盤的孩子似乎也轉動得自在了些。

然而轉動儘管轉動，依然還是尋不着路徑，——彷彿因為不曾放尿前的孩子的劇烈轉動，真的使其軀體變了位置，轉動又是如錐如鉸的劇痛起來，妻簡直動彈不得了。頭上的汗珠一顆一顆的結成了流水。醫生走了，看護婦一閃又見不着影子。這成什麼醫院呢？簡直是拿人活受罪！這樣一想，妻不覺轉動着頭四面探望，像一個溺水的人，想拼命地找着一點什麼東西。然而什麼都沒有，祇是一爐煤火鼓起眼睛望着她。她想嚎聲大哭，但連哭的力量也枯盡了。斷頭魔般的慘疼無止境的繼續着，不知到了什麼時候，她纔拼命地反過頸項，腦頂後的那間裏房被她見着了。房門是開的，看護婦對着壁上的鏡子站着，時時將快完功的絨背心穿上身去，向鏡內左右端詳，端詳後又慢慢地取下來細細地編打，那樣子就像明天要出嫁。

「小姐！請你請醫生來看一看，真是疼呀！」

妻的聲音是忿恨而又近乎哀求。可是謝天謝地！地板上一陣鼓響，那當班的看護婦雖醫會即刻出來，看護長却「破門而入」了。

「嗯？怎樣？還不生麼！一等房有人在等着啦！」

聲音是那麼厲，那麼銳：頗有些近乎與師問罪。這時看護婦也纔丟了針線走出來了。就幸虧這一等房有人在等着，兩個人纔草率地給妻檢察了一下。看護長甚是不滿，連連皺眉頭，而且舌尖還咬了吱的。

「請醫生來！照這樣子真是難等。」

半大腳的後跟又在地板上敲着鼓走了；不久果然來了一個粉臉紅唇的醫生。沒有別的：不生祇要妻的兩腿搬到產床的把手上去，叫妻鼓勁。可是妻的四肢早已癱軟了，下肚却怎樣也鼓不起勁來。末了醫生說孩子的頭已可望着了，祇是不是後腦而是後額；要趕快生，就祇好用手術——施上迷藥，將孩子的頭塞進去打一個掉，然後再先從腳拉出來。先從腳拉出

來？是怎樣一回手術呀！而且自己始終是忍着痛，不曾亂轉，爲何孩子竟變了位呢？

想雖然這樣想，然而醫生的話終於不得不聽；所謂任人宰割者，便是妻現在的環境，於是就在這種環境下，她被深深地呼吸了許多迷藥之後，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外面是皚皚的白雪，寒風吹起雪子亂奔。快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夫纔走進來了，妻很寂寞地向他微笑，這是她第一次見着親人。可是夫却異常憂鬱，面孔默默的，紅鼻尖上吊着清涕，棉袍和圍巾上還有些水珠兼雪絮。妻想：真可憐！「小貧」的某財政部長夫人出了一千塊錢請某紅十字會醫院院長親自接生，「大貧」的我們，竟弄得兩人都這般的神志淒愴！

「孩子的手桿怎樣了？」

夫坐在床邊的凳上，眼角紅紅的怕與妻對視。

「你已經知道了麼？」

「怎末不知；昨天我進產室時，你不是還仰頭望我一眼的麼。」

「真的？怎麼我一點記憶都沒有呢！」

「那時你躺在產床上；一聽門聲，你便回頭過來，還勉強笑了一下，可是隨即又雙眼緊閉了。多可怕！黑眼睛眶深深地陷進去，嘴唇是烏黑的，臉像一張臘紙……我怕你不得救了，不敢驚動你；於是我輕輕地走進去望孩子——孩子是放在你身邊的小棹上，滿口流着白泡子，像一隻被捕的小弄蟹，我知道你吸的過多的迷藥已經傳到孩子身上去了。我着急；我趕忙去問看護婦；這樣，她纔滿不在乎似的說你是難產，所以還把小孩子的手棹拉斷了一隻。」

妻已經是淚汪汪的，急拉一隻被角揩眼淚，夫纔把話收住了。

「是呀，真可憐！一出世就被折斷一隻手棹，你想這是如何的一個運命啊！」

恰巧這時看護婦把孩子抱出來了，是喂奶的時間。妻急忙雙手接過來抱在懷內，很溫柔地叫夫湊近一些：

「你看，多清秀的一個臉啦，真像你，眉毛長到這裏來了。」

孩子並不哭。啣着奶頭吮了兩下便又拋去，祇掙着小眼瞅電燈。妻扭着頭不斷地去引誘

那小嘴唇，然而結果總是一樣。

『怎麼不喫呢！』

夫妻彼此默默地對看了一眼，大家都猜想這或者是小孩的內部也受了傷。但是誰也不願意這樣想，誰也更不願意說出口來。

喂奶的時間一過，看護婦又來奪孩子了。妻的心很難過，一股暗影簇上心來，她想把孩子多抱一下。可是不行！時間的規定，在這醫院中是鐵的紀律，而且當妻向看護婦哀求時，看護婦差一點說出「誰爲你多走一次」的話。

孩子被搶走後，夫也隨即被趕出去了。一等房是隨時進出，祇有這三等房間的「會客」簡直同「探監」一般。

望着夫圍好圍巾，默默地一步一步地走了過後，妻像失了靈魂似的流了一陣眼淚。她還不會向夫提起「難產費」的事，恐怕因此更加了夫的煩悶。是的，多出了五元錢請醫生拉斷了孩子的嫩手臂，這是多僂的事啊！一想起孩子的斷了的手臂，妻的心便如刀割；就是這樣

生下地就成殘廢人麼？將來拿他去學怎樣的職業呢？……孩子的生機是大的，細起繃帶，也許慢慢地接攏去嗎？這樣，一重重的想去，她巴不得跑進嬰兒室去抱着孩子大哭一場。

可是她祇好抑着這種難割難捨，又痛又愛的心情，期待着下一次的哺乳時間。外面北風嗚咽着，室內的產婦們都漸漸的睡去了；祇時時有一陣雪子撲上窗來，像煞有鬼在外面撒泥沙。電燈昏昏欲滅，室內泛着一股陰森的氣象。……

闌夜這樣一刻一刻的加深，妻總是昏昏的難於入睡。望着時鐘的兩顆針在字盤上慢慢地爬，慢慢地追，終於快重到12字上了，妻纔聽着嬰兒室內似乎有人在走動。而孩子們也愈哭愈鬧了。

『是了，又是哺乳的時間，病兒快要到自己的懷內來了。』

慢慢地坐起來撫摸着鼓脹的奶頭，妻的心中蘊着一股慰藉的柔情。……

不久嬰兒室內的門果然開了，一個看護婦默默地向她走來：

『我來通知你，你那孩子壞了。』

壞了？……妻即時發怔，兩眼呆呆地定在看護婦的臉上，似乎不會十分懂那「壞了」的意思。

『是的，曾經打過兩針，但是沒效，是十一點多鐘死的。』

啊，死了！死了！「是十一點多鐘死的。」這回妻可聽明白了；可是看護婦的話也像一串炸雷似的，打斷了她的呼吸；前面一陣黑圈亂滾，使她即刻俯伏到被窩上去，好久好久纔噙噙地哭出聲來。

『莫哭！莫哭！哭也沒用。你曉得，哭會打擾別人的。』

『我……我要去看一看；是……是死的也好，我……我要去看一看……』
發狂似的，妻將被窩推開，可是即刻被看護婦按住了。

『不行！沒有那樣的規矩；已經送出去了；醫院有小棺材，祇需你出一塊錢就是了。』
看護婦似乎責任已完，冷冷地去了……

繼續便是許多的孩子分配到許多母親的懷內去，可是妻的懷內再不會有孩子來了，祇賸

得兩個鼓着的乳房直淌着奶水。她低聲地哭。

先表同情的是側邊的齋公。望着咽咽哽哽的妻，她很想說點安慰話，但是一時說不出。她轉動了一下身子，繼續又摸摸頭髮。末了她終於偏頭過來，先咳嗽：

『奶奶，莫哭了，我講個故事與你聽，好麼？』

於是妻也就揩着淚水，掉頭過去了；是的，在這冷酷的房中，在一切都成了空虛的時候，她的確想得一點人間的同情和安慰。對了，齋公曾與後面生第八胎的婦人比過家產，炫耀她的床頭上也裝有一盞電燈，她又曾說過印度人洗臉與洗屁股都用的是一個面盆使大家發笑——她一定還有很好的故事的。妻點點頭；於是齋公約想一想後纔開始講了：

『廣東的餅乾真好喫啦……』

剛說完這一句，齋公便翻眼望着天花板，而故事似乎也完結了。……

今天的產婦房更難見得着看護婦。她們多從庭園繞道而過，免得一穿過產房時便有許多

『小姐！小姐！』的喚聲刺她們的耳朵。

可是她們的確也很忙（醫院的東角上的禮拜堂須得她們去裝飾：買松枝紮牌坊，聖壇栽上樅樹，樅樹上掛棉花，結銀鈴，更還有幾個要豫備演戲。——明晚就是聖誕節。

『我們都是神聖的天使！』許多人這樣想。

可是也有的在發咒：

『真討厭，成衣匠還不把旗袍趕好！明晚上穿什麼給「他」看呢！』

然而根本被忘却了的，是那些急待放尿、解便、受診察、檢溫度的產婦們。

約到正午時節，纔有一個看護婦來了，手上還拿一個簿子和鉛筆。

這回怪客氣；她嫵嫵娜娜的先走到一個產婦的床前：

『明晚是聖誕節，請你們捐點錢；一等房的人起碼捐五塊，你們……五毛都行。』

但這婦人首先似乎不懂聖誕節是什麼；待看護皺皺眉尖，說明了晚上有一個了不得的外國菩薩生時，她纔遲遲的認捐了一毛。

看護婦很不滿；可是隨也就拿起褥子走到妻的床前。原來就是那天晚上照拂她臨產的一個，滿臉胭脂，水紅色的絨背心已經上身了！

見着這個絨背心，妻就像遇着了仇人，一股反抗的怒氣突然爬上心來，她巴不得站起來就是一耳光。她斷然地拒絕了：

『我不捐！』

什麼？……不捐？……看護婦似乎有些受不住，兩個胭脂臉頰分外發紅。

『個個都要捐的，這是醫院的規矩……』

『我不要你那些規矩，我上當已經上夠了！』

『這是上帝的事，難道你們上帝都不要了麼？』

『莫說那些騙人話；上帝根本祇管那些一等房的人，讓她們去禮拜好了罷！』

這時房內頗有些緊張。許多產婦都坐起來望着妻，心裏像在暑天喝涼水。

『對啦，平常叫幾百聲都不應，現在捐錢就來了？』

畢竟後面生第八胎的婦人嘴厲害些，這時她首先插進來替妻應援。

齋公也別有理由，她說中國人自然有中國菩薩管，洋菩薩是信不得的。

看護婦似乎有些應付不下了，滿房的產婦都因妻的導火線而爆發了平日的怒氣。有的說這慈善醫院根本就是騙人。有的說這三等房簡直是殺人的地方，——沒有幾個孩子是活着出去的。可不是，齋公的孩子也死了，還有幾個也是吉凶難卜。

結果大家都不肯捐，連已經認捐一毛錢的婦人都嚷着要退。看護婦此時成了過街的老鼠，漲紅着臉，逃了……

到了「會客」的時候，夫含笑進來了。已經住滿了一個禮拜，他懷着十五塊錢來爲妻辦理退院。可是一望着了夫的臉，妻反分外地悲哀起來了；真可憐！整天都囚在公司裏面，這位年輕父親祇來過醫院一次，現時還不知道他的孩子已經死了呢！

一走進床邊，妻便捏住夫的手哽咽。她首先說孩子死了，繼續又切齒對醫院發恨：

「簡直是等於醫院殺死的：若不是看護婦不管我，若不是無人來放尿，孩子是決不會變

位；若不是醫生用了過多的迷藥，若不是施出那樣隨便的手術，孩子是不會拉斷手桿，傷及內部的。我們快回去罷，趕快離開這殺人的教會醫院罷，你，你借着錢麼？」

『有十五塊。』

『是公司支的？』

『休想！幸我投到婦女雜誌的稿被採用了，是他們寄來的稿費。』

妻又告訴自己忿而拒捐的事後，即催夫去辦理退院的手續。

不久夫從繳費處拿了一張紙條走回，紙條上開：接生費五元，難產手術費五元，住院七天共三元五毛，退奶藥一元，總計十四元半。

『幸好拒絕了捐款，不然連黃包車都坐不成呢！』

妻一面下床一面這樣講。兩人都不要而約而同的苦笑了一下。

二三，五，二九，作於廣州一旅店中。

（文學三卷一號）

樊家鋪

吳組緝

一

八月裏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寂寞的桂花香氣繞着那一排茅鋪的村子，幽淡地飄散着。這座村子名叫樊家鋪，是從西南鄉各村鎮到縣城或經過縣城到外埠去的一條要道。茅鋪約容三四十家，坐西朝東，連成長長的一排，而當着亂石砌成的大路。那些低矮的土牆，大都裂開了粗闊的罅隙，有的用一支杉木抵着地，勉強支撐着；有的已掉下大塊的泥土；有的甚至露出腐朽的屋樑和頂柵，看去已不像還有人在居住了。

各家茅鋪的門前，籠罩着大路，都有用稿草和杉木搭蓋的過亭，過亭上面蓋着的稿草，和茅鋪頂上的一般樣：在明麗的陽光裏呈着一片灰黑的顏色。稿草上面繕成斜方格子的草

索，完全鬆散斷亂，連杉木的樑柱也多半歪歪倒倒不成個樣子了。過亭的裏面，雜亂地攤着些稿草堆；有的想是從屋頂掉落下來的；有的則是外鄉逃荒來的乞丐打田畝裏搬來作床褥用的。幾張積着厚灰土的薄板臺凳，都已殘廢不堪，零零落落倒地臥在亂草堆裏。

這時有個女人從一家茅鋪裏走出來，手裏捏着一莖狗尾草，插在牙縫裏挑弄着；一邊把背倚到一棵杉木柱的旁邊，向路上眺望。

這女人大約二十六七歲，蓬鬆着黑髮，樣子顯得很憔悴。太陽穴上一邊黏着一片正方形的黑色頭痛膏藥。兩條又濃又粗的修整着的眉毛下覆着一雙生澀的眼睛。眼睛想是有了風火病，勉強睜睜着，露出絡有淡紅經絡的白珠。身上穿着一件齊膝的竹布褂，上面已經有了幾塊補綻，但是洗得很乾淨。

她用手掌罩住前額，皺着眼皮眺望了許久。望了一回路的南段，又掉過身肢望北段。兩頭的大路彎彎曲曲直通到山坡下，並看不見一個過路的人。

整個的樊家鋪是沉浸在死寂裏，除了隔隣茅鋪裏斷斷續續發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聲和

一兩聲嬰兒的啼哭。

寂寞的桂花香氣隨着微風吹送到她的鼻管中，她抬頭從頂棚的隙裏望望那棵高大的桂樹，樹滿枝瓊碎的花朵閃着黃金的微光。她又望望這連成長排的破敗的茅鋪，望望這攤亂着稿草的過亭，她扔去了那莖插在嘴裏的狗尾草，悠長地吐了一口氣。

『都死完了麼！……』她喃喃地低聲自語着。

她漸漸想到數年以前這裏的熱鬧景象：

在從前，各家過亭裏原都整齊地排列着長條的木板臺凳，茅鋪門口也都各有一張板桌跨在門檻上。上面擺着插有黃篾筷子的竹筒，幾隻疊着的放好茶葉的粗茶碗，幾盒仙島牌小刀的香烟，和幾盆子紅椒炒黃豆，炸溪魚，炒韭一類小菜。各家竈巖上都有兩三把炊壺冒着騰騰的熱氣，跳動着蓋子，像個倒了嗓子花旦似的哼唱着。那些過往的客人，有挑担的，有抬轎子的，有推小車的，有趕牲口的；有的是店鋪的老板夥計或朝俸。他們或從外埠把大批鹽，糖，煤油，洋貨，布疋之類貨物運到西南鄉各村鎮去，或把各村鎮的稻，棉，綫，繭

之類土產運向外埠去。他們一批又一批地打這裏過，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自己和鄰舍的「板奶奶」或「板姑娘」都穿着新漿洗的竹布褂褲，胸前繫着花布圍裙，鼻上漬着微汗，熱紅着豐腴的兩腮，提着水壺或拿着飯碗像春天的蝴蝶似的忙亂着，從過亭飛到巖前；從這一桌飛到那一桌；一邊臉上含着輕盈的微笑，和客人答着話。……

那些過往的客人剛剛承受了自己和別家女店主一番殷勤招待，蹣跚腿上的塵土，醒醒鼻子，辛苦的臉上含着安祥的笑，重新上道時，就又聽到歡樂的歌聲漫田漫野傳入耳裏來。那正是自己丈夫和鄰舍男子們在田裏工作時隨口唱的「花鼓腔」。每到秋收過後或新年正月裏，田裏沒事了，他們照例在茅鋪後面的曬稻坦上搭起一座簡單的戲台，你家拿出鑼，我家搬出鼓，幾件簡單的行頭，配上娘的老婆的衣服首飾脂粉等東西，連夜把七仙女下凡，蔡妙鳳辭店，送香茶，祝英台之類爛熟的故事非常精彩地扮演出來。自己家裏人，親戚，鄰近各村的男女老幼以及住宿的過客們都來聚精會神的作看衆。有趣的時候哈哈大笑，悲慘的時候牽起衣角擦眼淚；到「會腔」的時候就前台，後台，甚至台上，台下一個聲音一個調子接應。

唱起來。……

「線子！」

大路的北頭有個矮矮的人影蹣跚地走近來。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矮胖老婆婆。一手柱着一根樹枝作拐杖，另一手用樹枝馱着一個大衣包在背上。女人聽到聲音猛然從凝思中驚醒過來，掉頭向路北望去，看見是自己的娘。

「娘麼！」線子嫂懶懶地說：「又回家去做什麼？」

那老婆婆走到過亭裏，自己動手從草堆裏扶起一條板凳，把包袱放到地上，一邊坐下，一邊把單上繫着的「包頭」(註一)解下來對着那張胖皺的臉子擲拂着，微微喘着說：

「回家做什麼？——回家去養老！……娘也快要餓死了！」

「餓不到你頭上來。」

「你這沒有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東家怕土匪，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萬塊，五萬塊。——啊呀，八月的天還這麼熱！天也不是個

天了！』說着把「包頭」放到板凳上，兩手牽起衣角煽動着：『你這裏還是沒生意嗎？……』

『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

『人都死光了！——鬼都不上門？』

『小狗子呢？……打了多少稻？夠得租錢開銷嗎？』

『打了多少稻？莫問那個話。——我們餓死了也不問你老娘貸一個。你放心！』

『你這沒有天良的×，你當娘怎麼了？——你當娘是個有錢的？——你當娘腰裏留着多少錢？』

『有錢沒錢我不管上。』

女兒的說話聽在娘耳裏，猶如生吞了幾塊冷石頭。娘望望她那張冷硬的臉子，覺得自己的苦楚都無從說出來；醒醒鼻子，嘆了口氣說：

『不倒碗茶給我喝喝嗎？』

『等一回吧。——還要燒。』說着懶懶地走到裏面去。

北路又走來一個人。瘦長的身肢，穿着一件寬大的灰布長領衣；小小的脚，套在圓頭鞋裏，如同一對小鯽魚；走一步，打一個跟跲；手裏一根龍頭拐杖，揮擊着石路，發出清脆的聲響；一個圓光光的頭在太陽光下兩邊幌動着。老婆婆認得她是西崑山地藏王菴的尼姑蓮師父，站起來，招呼說：

「蓮師父。從城裏來嗎？」

「城裏來。……好蓮花香！」站住了，左手捻着香珠子說。

「聽到消息嗎？——土匪寫信給縣衙裏，十天之內要五萬塊。五萬塊。有錢的人家都搬走了。——路也真難走。……蓮師父身肢倒結實。……歇歇吧。」

「你還是在西門贊治第趙老爺家侍候麼？……回來看姑娘！」

「就是的呀。——蓮師父你請坐。」說着讓着蓮師父同在那條狼狽的板凳上坐下來：「我在贊治第頭尾幫了九年工。……趙老爺一家人搬到上海去了。——上海去了。昨天走的。……東家也捨不得我。我也捨不得東家。太太要帶我到上海去。我怎麼個去法，我家裏大大

小小一大窠？……我把骨頭送到外鄉去？給趙老爺拖上一個大累贅？……我想，我不去。
東門元康祥三老板說雇我。我今天去問，又說不僱人了。——土匪土匪的，……家家手頭都是難的了。」

「你是個有福氣的，也該回家養養老了。」

「蓮師父，說那裏話？我養老？有那個命根。——我養兒子孫子的老！……一個女兒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幾個大漢？（註二）我倒忘記了。」

「三個沒用的貨。……八個小的。——這幾年稻子不值錢，絲繭沒人受。老大到城裏當了團丁了。還是趙老爺的面子，天天大的面子。——老二，老三在城裏做雜貨店。……一個一個做了「茴香」（註三）了！這一家餓癆臭蟲，不就在一個老棺材身上叮血吃？……一個女兒還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

「線姑娘脾氣扭一點。」那尼姑說着把聲音放小了：「上次在這裏碰着你。我看她那顏

色，也真不像個兒娘的顏色。——看不得，唔，看不得。……你是奶頭上送來的呀！……唔，不嵌肉，（註四）也難怪。」

『早先不是這樣的。』喉嚨也跟着低了：『就是去年小狗子——我女婿——交不得東家田租錢，東家招呼區公所派了兩個弟兄來逼討，——要拿人。——線子到城裏去求我，說近來茶棚飯店沒生意，手裏沒一文錢，要我填一填。……你看她說話多容易！我又不是在城裏當知縣。我到那裏弄錢填？……這幾年絲繭沒銷場，那家不是看風轉舵不養了？——他兩口子却屎墊了心，還要養。說人家不養我偏來養。癡心發個大財。一養就養了個十大盤。自己一點桑葉不夠吃，挨到三眠快見老，沒葉了。又是叫我拿錢出來買葉子。……你飯店又沒生意，又沒葉，又沒錢，你養什麼蠶，蓮師父？……』

『年輕人做事都冒冒失失的。』

『——那我管不上。你自己疴的屎，你自己吃。我不管。——不是我不管呀，我拿什麼魯？……我一家十多個身分，十多張嘴，不吃不用了？……就是我一個人老棺材是該死的？……』

「唔，唔，可是呀。」那尼姑鎖起扁皺的嘴巴，連連點着光頭說：「……到底自己身邊的要緊呀。」

「她屎墊了心，說我有錢上人家的「會」（註五），就沒錢借給她；……要死嘞，我上人家的會？我上了多少會？……大不了老前年張嫂子丈夫死了，出不得。太太的面子叫我上了她一脚五十的會。一年搖兩次：三月一次，九月一次。今年四年了，我還只是付，搖不到手。看看只好得末會了。……那幾年，大家手頭還過得，我纔上的呀。……我要賣，我要頂。求爹爹，拜奶奶，那個頂你的？人家正求你頂他的，上他的呢？……兩年了，都是借錢付。——就是春天在你菴裏借了五塊錢去付會，她看見了，要我借給她賣桑葉。……我付了四年的一个老會，我不要了？……我把付出了的都不要了？——她就和我結了仇。當我是個有錢的。當我百萬豪富，當我藏着金銀元寶不肯拿出來幫襯她。……我辛辛苦苦做到頭髮白。我做了強盜？搶了人家？——我肉裏出錢？……現在好了！東家走了！走了！……大家

一樣了，都要餓死了！……給她眼見了！」老婆婆說着，老花眼裏漾滿了淚珠；顫抖着手從掩襟裏伸進去，掏了半天掏出一塊手帕來擦眼皮。

「嫁出門外的女，潑出門外的水。……一口長氣嘆了，也罷了。——人呢？」

「在裏面燒茶。……看我走了十來里路，汗一把，水一把的，茶也不賞碗給我喝，還要討。——還要我自己討。」

「人心大變了。——菩薩託了夢。聽到說過嗎？——上個月的事。……菩薩手裏捏着鋼鞭，一臉怒相。——從來沒見過那怒相。……我看見手裏有鋼鞭，我曉得不好了。……民國推翻那年也是捏着鋼鞭的。……阿彌陀佛。慈悲慈悲吧。……」那尼姑顯出一臉嚴肅駭怕的樣子，把嘴巴鎖得滿沿是皺折，連連捻着香珠子，吐着氣。

「呃，菩薩說了什麼？」

「菩薩把鋼鞭望西北方一指。……半天不開口，我跪着，頭都不敢抬。怎麼敢抬？……：半天，半天，說話了。——聲音像打銅鑼。——平時不是這樣的。——說大劫要到了；黑

頭髮去一半，白頭髮一齊算。——就只兩句話。半天，半天，不開口。——我求着說，超度超度吧。……』深深換了口氣。

老婆婆盯着眼望着那光頭，也挺一挺腰，吐了口氣。

『菩薩還說什麼呢？』

『——果然呀。菩薩託夢的第三天，五龍山的土匪動作了。……你剛纔說土匪要五萬，問我可曉得？——可曉得呢！……趙老爺不是我關照，他肯搬了走？——這都是人難，算不得數。……人心大變了。菩薩也不能容的。……十月初四起，天要黑七天。』

『菩薩說的？……』

『我說是誰呢！……蓮師父說話呀。』線子嫂皺着眼睛從茅鋪裏探出頭來，毫無表情地說。

『蓮師父談菩薩託夢。……劫難要到。線子，你來聽聽吧。……』

『有錢的怕劫難。我們不怕。天掉下來，還有比我們長，比我們高的。——你們打打主

意吧。」說着重新進去了。

『聽聽這個話。』

『唔。唔。』蓮師父連連搖着頭哼着鼻子說。

『還是沒茶嗎？……線子，線子。』老婆婆高聲喊。

線子嫂提着一把瓦壺和兩隻大碗走出來，望地上一放，把眼睛揉了兩揉說：

『那裏真的就渴死了！……喝吧，喝喝足。』

老婆婆吐了一口長氣，弓着背在地上取了碗，先倒了一碗給那尼姑，而後纔自己倒了

喝。喝了一碗，又喝第二碗。

『蓮師父，我這樣的人，活一年，是一年；活一天，是一天。……仔細想想，都淡了念頭了。——人家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飢。……我呀，——我現在是現在是——』

『怎麼樣？……』線子嫂遠遠向南路上招着手，高聲喊：『還是不肯饒麼？』

來的那個人赤着下身，肩上披一塊藍布披巾；黑布褲子直捲到腿彎上。身肢雖粗壯；臉

子尖尖地，却很有點清秀。一看樣子就像個花鼓戲裏的旦角。

『是小狗子嗎？』老婆婆把茶腳潑了，拿着空碗說：『去做什麼來了？』

小狗子不作聲，一步一步走近了。那臉上，流滿汗珠，板得像木頭雕就的一般樣。

『小狗子，』老婆婆說：『娘現在好了！……趙老爺走了。一家人都到上海去了。……』

現在大家都要餓死了。都要餓死了！……土匪要五萬塊，寫信給縣衙裏。——』

小狗子還是不作聲，用披肩抹着臉上的汗；又從額上除下「汗吸子」（註六），拿在手掌裏擠捏着；汗水滴在自己赤腳上，把腳蹠了兩蹠，地上冒起了一層塵土來；轉過身，走進屋裏去了。

『還是不肯饒？……找到稻販子沒有，……』線子嫂釘在後面面問。

『稻販子！稻販子！』——都要吃人了！』小狗子在屋裏嚷。

『一塊六？……還只肯一塊六？和城裏礮坊裏的價錢一樣？……』

『想發財！一塊六！……做亂夢麼！』

那尼姑瞪着眼睛，瞪了老半天，拄着拐杖站起來，說：

『太陽快偏西了。還有三里山路。……人心大變，阿彌陀佛，慈悲慈悲。……』

『就走了麼？……』老婆婆問。

那尼姑剛開步，就打了個跟頭。用拐杖拄定了，回過頭說：

『你坐一回吧。我比你走得慢。』

說着，蹣跚走出過亭了。

老婆婆望着黑洞洞的屋裏發了一回呆；半晌，弓着背，在地上包袱裏掏摸了一回，摸出幾支紅蠟燭和一块肥皂來。慢慢走向屋裏去。

屋裏低矮而且昏暗。只從東邊一個甕口窗上透進一支淡光。剛進來，眼前繚滿綠色的花暈，簡直瞧不出人是在那裏。漸漸有點看得出了：小狗子捧着頭，坐在板房的門檻上；線子靠在竈巖旁邊用葫蘆瓢舀着水，一瓢一瓢倒在木盆裏。

『線子，線子。——趙老爺家還願的神燭，我要了幾支；要燻了，放個陰涼地處吧。』

說着走到一隻水缸邊，把蠟燭給放在缸拐裏，『這是一塊日光皂，風乾的，也是太太給的。』

『你留着自己用吧。』

『我有的。——到底怎麼回事，小狗子？今年田租錢還是不夠付，小狗子？……』

沒回答。

『還是不夠付，線子？』

『六畝八分田，打了二十五担稻。前幾天問礮坊，只肯照一塊六算價。今天找稻販子，說一塊六也不行了。只抵還礮坊的「放青」（註七）就快三十塊。東家的租錢只好拿命抵還了。——東家漆黑鐵硬，半文錢不肯饒。……稻子打一粒，要一粒去。三個朝俸看守着打，都扣在礮坊裏。』

『是那一家？』

『問那些做什麼呀！——是阜豐泰，又是你趙老爺的店？……這些爛了心肝的都一個個是閻王！春上時候，稻子稱出來給我們，兩塊五兩塊六算價。現在我們抵賬只肯一塊六。』

「一塊六還不肯！……殺人不見血！」說着，把木盆端進板房裏：「——洗潔吧。」

「這個田種不得了，小狗子。——快休兵。要趕快。」

「他娘的！老子要殺人！老子從阜豐泰開刀！……」嚷着站起來，走進板房裏。

「是真的呢！這個田種不得了。你們村上這一溜可還有幾家是種田的？……」

「不種田，做什麼？吃什麼？……」線子嫂冷笑着說：「風涼話！……我們可不比你老

人家呀。……我——」

「不種田，做土匪！……聽陳扁担說。隔壁老四，老三；推車的小三花，大毛子都上了

五龍山了。——老子也來幹：你不殺人，人就殺你。顛倒這麼的！……」

「小心點嘴巴罷！……」線子嫂說。

「……………」

老婆婆僵着站了一回，重新吐了一口氣。一邊向外面走着說：

「我走了。……現在好了！大家都要餓死了。……」

一一

天上烏洞洞地，四面的山巒都被雨霧封鎖着。濃濛細雨牛毛似的漫天漫地飄飛。一陣涼風吹過來，茅鋪前後的那些樹木瑟瑟亂響，桂花樹上凝積着的水點隨和着悴憔悴的殘花從過亭上蓋着的稿草的破罅處灑落下來。

過亭下的亂草堆裏一簇一簇地坐臥着襤褸不堪的乞丐。那是從外地來的逃荒者。婦人們有的赤露着胸口，跌坐在稿草上，一邊整理着腳邊一大堆的污穢的破布條，一邊任小孩爬在地上鑽到自己胸口吮着乳；有的手裏捧着一隻缺口的瓦鉢，裏面盛着從田畝裏掃檢來的農人們遺落的稻粒，一把一把地抓了望嘴裏塞，皺着眼皮咀嚼着。男子們有的坐在地上，一塊缸瓦的破片上面攢着黏泥；有的在用模子鑄着粗劣的小泥人，一隻一隻晾在牆腳下；有的手裏拿着一支竹竿，竹竿頭上紮着草把，把粗紙製作的紅紅綠綠的人物鳥獸插置到上面去。小孩子有的拉長了骯髒的醜臉子高聲號哭；有的在潮顯的泥地上亂爬，有的隨手在地上檢拾着從上面灑落下來桂花，一顆一顆地塞到嘴裏去，滿嘴上都沾着污泥。

茅鋪裏有個婦人把一個乞丐推出來。那乞丐的背上用草索捆着一個小孩，手裏捧着一個破瓦鉢，裏面也是盛着混有泥土的稻粒。

『你要捨麼！』那婦人說着，把茅鋪的板門掩上了。

那女丐捧着鉢苦笑了一回，把嘴一撇，打着滿口外鄉話說：

『禽奶奶的！——草又燒不着，借爐子使一使也不行嗎？』說着，低頭在鉢裏舐了幾粒稻子在舌上，慢慢嚼動起來。

遠遠一陣不成腔調的軍號聲破空而來：

『低低低打——打——打得打！……』

許久以後，從南路上的山坡下轉出一支隊伍來。隊伍漸走漸近，零亂的脚步聲震得四野裏一片響動。

那隊伍共總不過四五十個人。都穿着不稱身的灰布制服，綁腿胡亂纏在下腿上，襪子穿草鞋，泥滯直齊脚踝。每個人都用一種不自然的別扭姿勢馱着一桿槍在肩上。有的馱的是來

福槍，有的是獵人用的「土槍」及長到一丈多的「過山龍」。一個四十歲上下，留着仁丹鬍子的長官，戴着白手套，架着眼鏡，整齊的中山裝上斜掛着一排子彈，手裏打着一把雨傘，挺着胸口跨在馬背上。腰下的指揮刀碰擊着鐵鎗和皮鞋，鏗鏘作響。儼然一位上將，威武非凡。

隊伍的前面，一個旗手領頭。那旗桿又粗又高；旗手歪斜着嘴巴，露出半邊牙齒，把下端抵在自己的肚上，一挺一挺地走着，顯得十分吃力。旗子白布黑字，已被濛濛細雨淋透；偶然有風吹來，很勉強地把疊折處微微吹開。是「××縣人民自衛團第三分隊」幾個八分字。

『立——定。……稍息！』走近了過亭，那長官放出尖溜溜的嗓子威武地喊。

茅鋪裏走出幾個憔悴的婦人，站到門口張看。過亭裏那一羣乞丐，也都各自停止手裏的工作，對隊伍瞪着駭怕的眼睛。

那長官走到過亭裏，收下雨傘，下了馬，臉向着乞丐之羣，立定了，右手把着腰下的指揮刀，板着威嚴的臉子；半晌，舉起手做着手勢，打着不成熟的普通話，說了：

『你們，聽好了：你們，自己都有家鄉。你們，都有。現在，我們，地方上，很是緊

急。——很不，平靖。你們，應該，都知道了。你們，要在，三天之內，離開，本地。三天，三天。懂了沒有？三天之內，離開，本地。別處的，也招呼了。一律，離開。都一樣。外鄉人，我們，不許，停留。」

回頭轉向那幾個看熱鬧的婦人，改了本地話問道：

「家裏有男漢麼？」

「不在家。」婦人們答道。

「店裏住了客人麼？」

「沒有，那有客人嘞？這兩年——」

「好。……聽清楚：以後如有形跡可疑的旅客，你們要隨時報告我們局裏，地方上不平靖，我們已經有個準備。大家安心做活，不要驚慌。」

大家都鴉雀無聲。

過亭外面，冒着雨「稍息」看的隊伍裏走出一個矮個子團丁，他手裏拿着那支「過山龍」

幾乎比他自己身肢高過三倍。躊躇着走到一家茅鋪門口，苦笑着那張扁臉，向一個婦人低聲喊道：

「線子！」

線子嫂看見喊着自己的這人一付狼狽滑稽的樣子，初初驚了一下；接着，認得是她大哥，撇着嘴，笑了：

「恭喜你得了好差事了。」

「我就是操不好。沒法操得好。我們昨天下午放哨出城的。出東門。……狗子官呢？聽說他出了事。——」

「歸隊！……」那長官尖聲叱嚷。

「低低低低低……」那别扭的軍號也照例吹奏起來。

那矮子扛起「過山龍」，顛着脚尖像一隻鹿似的竄了出去。

隊伍集好後，那威武的長官再發一聲號令，打起雨傘，跨上馬背，自己壓在後面，跟跟

踉蹌地向北路去了。

『尙奶奶的！』乞丐的堆裏喧嘩起來，有的這麼喊。

『你們不打算搬走嗎？』茅鋪門口的婦人問。

『搬他奶奶的！……』

線子嫂却不曾有興致和那些乞丐們打談。她聽了她大哥一句沒頭沒尾的話，像聽到一個霹靂，冒出一身熱汗。滿肚子起了疑團，掩上板門，回到屋裏。

剛走到裏面板房的門檻上，她突然像瘋子似的三脚兩步重新跑出茅鋪，跑出過亭。喘着氣向北路上喊：

『大哥！大哥！』

『低低低打——打——打得打！……』

那别扭的軍號聲已在遠處，隊伍踉蹌跟地快走近山坡了。

線子嫂瞪着眼睛望着隊伍的影子呆了許久，憔悴的臉上漸漸泛出灰白顏色。她覺得她的

心肝在腔子裏像個小老鼠似的亂跳亂竄，她覺得她的脚下踹着棉花。

她把那雙乾澀的眼睛揉了兩揉，想鎮靜自己。半晌，回身走到鋪裏，掩上門，坐到板房的門檻上；曲着肱抵着膝蓋，手掌托住貼有膏藥的太陽穴。

她的頭腦像受了一個突來的一擊，覺得有點昏亂。……漸漸她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一天黃昏時候，一個滿頭長頭髮的粗大漢子走進自己鋪裏，手裏捏着一把蘆桿，亮着熊熊的火光，火光裏顯出一張獠惡的醉臉。

『哎呀，不是老扁担嗎？』自己驚了一下，問。

『小狗子呢！……』

『上城去了，就回來。』

『怎麼還沒吃飯？……』

『作興他在城裏吃了再來。』

『你曉得嗎？……我同他約好了，有事。』

『他沒說起。……什麼事？』

『回頭告訴你。』

不久丈夫就推門進來，……兩個人把炊壺底上凝積着的烟煤各抓了幾把，塗滿一臉。

『你們打算幹麼呀？……』自己牙齒也抖顫起來。

『你莫管。』

『小狗子，你可做不得那事呀！你……』

『也要試試看。』丈夫鎮靜地答。

『那不行……我不許去。』扯住他的褲帶。

丈夫把自己一推，兩個人拉開鋪門飛跑地走了。……

這一晚自己不曾睡覺。……

到三更時候，纔聽到撲哧的叩門聲。開了門，丈夫回來了：黑色的臉上露着一張紫紅的嘴唇，唇上掛滿牙齒血，渾身瑟瑟地抖着，踉蹌地走到裏面板房裏。……

『當是個大財喜呢，他娘的！』兩片紅嘴唇不住地震抖，喘着粗氣，說着，抖着手在腰上的「通海帶」裏摸着；摸了一回，掏出八塊大洋，兩張鈔票，另外一隻金鐲，望板桌上一丟。

『要死嘞！……是那一家？……』

『西崑山。……好兒的眼睛呀，一見面就認得我了。……就喊。……就抓我。……』
『認得了，呢？』睜大眼睛囔。

『低聲點！……老陳兜胸給她一拳。……翻在階台上。……老陳還不放心，……拿了一隻銅香爐沒頭沒腦給她一軋，……』

『要死！……』自己禁不住叫一聲。

『低聲點。……我說，這可是你自己討死的啦！——自己討死末！……』

.....

外面有個人推了門進來，

『有人在家麼？』

線子嫂猛的從昏亂的思緒裏驚醒，抬起頭，從門檻上站了起來。

『誰呀？』

『是我，板奶奶。』

那人走近了，撕着嘴在笑，露出兩個金牙；穿一身華絲葛舊夾襖；腳上的膠皮雨鞋發亮，倒提着雨傘；瘦瘦的長方臉，平頂的頭。線子嫂認得他是縣衙裏的「班副」，頓時心肝跳到喉嚨裏。

『王七爺……』

『是呀。』

『七爺什麼事？』線子嫂鎮定了自己，閑閑地問。

『沒事。——到分界澗有點小事。……路難走。進來喝碗茶。』

『多久沒下鄉了。』

『並不久。上次提一個佃戶歸案，過這裏，天晚了，我沒進來喝茶。』

『真丟醜，茶還要現燒。……沒生意，七爺。』

『不忙。……你慢慢燒。』

『——是呀，那個戶什麼事？』說着走到灶巖前去燒開水。

『還不是那回事。——眼前，各事都難。種田的更難：年成不好，稻價又只是落。』

『是呀。』

『你說種田的難呢，田東家也不容易：錢糧附加重。——稻價落，錢糧稅捐不落。——兩邊都難。』

『是呀。那事歸根怎麼判的？』

『還不是那回事：佃戶欠兩年租錢。自然不是他不肯交，是交不出。……是個福氣人家，家口也實在不輕。——可是田東家不能依呀。你一年不交，兩年不交，東家要產業做什麼？是不是？』

『是呀。』

『縣長是個善心的人，凡事都馬虎。只打了幾板子，押到「三班」裏。……我看他可憐。人也老了，——是個老頭子，那佃戶。』

『是呀。』

『我這個當衙門的，不行。天生我吃得這碗飯。我心肝軟。看見差不多的什麼事，能幫襯人家的，我總要幫襯。人活在世上做什麼。……吃了這碗衙門飯，是沒法。——我不行。我總要幫襯苦人。』

『七爺是好人。』

『這話只你說。——人家可不然，背後就罵我。……所以，好人也難做。……我叫他家裏拿出幾個小錢賞賞班裏的弟兄。弟兄也都聽話，好打發，也就放了。……租錢好說，叫他慢慢做了還，總得還。』

『那是呀。』

『——狗子官不在家嗎。……今年收成總不差？』

『進城了。……還是前天進的城。七爺沒見他？』說着腸子裏一陣熱，像被開水澆着了一般的感覺。手裏抓着一把茶葉望碗裏放，灑滿了一竈巖。

『——只要年成好就行。』那班副好像不會聽見她的話，自管自接着說：『鋪裏生意冷淡點，不礙事；碗裏沒了，鍋裏有。這就行。』

『那裏話呀，七爺。——種着六畝幾分田，去年就借債付的租錢了。今年——』

『今年的總沒借債了？——』

『怎麼沒借債！——』線子嫂心裏一跳，睜大眼睛說。——但隨即鎮定了，說：『呃，比去年總算好一點。』

『——狗子官人能幹。我就喜歡他。』

『七爺疼惜。』

『不是。——我最喜歡他的七仙女下凡。那，那，唱的做的都到家。……身段，——那身段，板奶奶，他扮起來比你強。我不說偏心話。——也多年沒唱了。』

「是呀。」

「那年正月裏，聽說這裏有戲，我特意來看。果然，七仙女下凡。隔壁老三扮董英。賣身葬父，孝心感動天心。……狗子官的七妹。……我說，板奶奶，不怪你兩口子恩愛。我都愛。嚇嚇！……」

「七爺說笑話。」

「不是笑話。……多場子我真還想着。」

「一個熱騰騰的樊家鋪，人都散盡了，七爺。……只好叫他一個人唱給你看。」

「所以呀，我這是說笑話。……就有人，也唱不得。地方上這樣緊急！——這兩天風聲好個緊法呀，板奶奶。」

「是呀，聽說五龍山又有信給衙裏？」

「五龍山？……就是西南鄉近來也出了幾個搶案。」

「是麼？」線子嫂平靜下來的心，突又起了震盪。臉上噴滿熱氣，低着頭把開水冲到碗

裏，送到班副面前，說：『七爺，你用茶。』

『得罪。』那班副把手裏的烟蒂扔了，吹着碗裏浮着的茶葉。

線子嫂重新坐到門檻上，瞪着班副那尷尬的神氣只是凝神。

『——出了幾個搶案。——還有一條人命。』

『人命？——』

『事情你聽到了，這麼近？……縣裏剛曉得。打算明天去驗屍。』

『那裏的事？……沒聽人說。』

『做案子的你總認得；挑担的陳扁担。——長頭髮，大個子的那一個。他的担子老是一百多斤。記得這個人麼？……』

『……………』

『——想不到這人做這事。——也難怪。年頭太壞了，那個存心要做壞人？也是沒法。』

……這事人賊都有了。前天捉住的。……是前天。』

「……」

「他太心急了。——胆子也癡大，不曉得忌諱：他把一條金簪——並不是金的，是包金。——想拿到城裏去換錢，天黑了，把守城門的團丁不肯讓他進城。……他當是平常時候，不要緊。就和那團丁吵起來。那團丁是個衙裏的衛隊，是個「老公事」。——這就該倒霉：要是個本地的土團丁，事情也就罷了。……」

「……」

「——那「老公事」便要搜他。一個心虛，不讓搜；一個想，你不讓搜，我偏要搜。……結果抓到局子裏。一搜，果然，搜出那根簪子來。還有五張上海鈔票，——一塊的。……」

「啜了一口茶：『問他，你那裏來的金簪和鈔票？——這傢伙是個膿包：担子是挑得，一百多斤，一把牛氣力；……却是個李達哥，……腸子是直的，沒心竅：頭一句就給問呆了，答不上。……局子裏給扣住了，第二天，——就是昨天。——昨天就送到衙裏。起初不肯說，上了夾棍，還不說；火鏈燒紅拿出來了，不能不說了；……』」

線子嫂半天沒作聲，突然雙手捧着臉，號哭起來了。

『這怎麼說！這怎麼說！板奶奶？……我清楚！他是誣攀的。我清楚，我清楚。……板奶奶。……』

那班副扮着正經的臉子說着，走去勸拉她。線子嫂不理睬，像個小孩子似的只是拍着膝蓋一仰一合放大聲音嚎啕着。

『呵啾，……這是我的不是了。』

線子嫂嚎啕了一回，忽然止了哭；牽起衣角抹抹眼淚，抽扁着嘴，使勁忍住哽咽，說：

『七爺，七爺……』喊了兩聲，又重新傷痛地嗚咽起來。

『我清楚，我清楚。……他是嚇昏了，就誣攀你狗子官。』

『七爺，七爺，……這事我只好求七爺。』說着，抽扯着下巴，跪到班副跟前。

『這怎麼說！這怎麼說！板奶奶？……你折我的壽了；快起來，快起來！我王七還想再活兩年。』一邊說着，一邊抬着線子嫂的手臂扶起來，安放在門檻上，說：『……我要你

求，板奶奶？……我們多年交往，狗子官是我的朋友。……我要你求，我今天便不會自己上門了。」

『……………』

「狗子官是黑天大冤枉，我清楚，我清楚。……我把事情談完，免得你家馱了冤屈，還找頭不找尾——那陳扁担照實說了：說東西是西崑山地藏王菴裏的。……「案上」把「擊子」一拍，說：你胡說！菴裏那裏來的金簪和鈔票？——「案上」是個好人，怎麼曉得這裏的菴，都有點田，手頭都是有兩個的？——這個蓮師父就能幹：積了幾個香火錢，盤放得日長夜久。……板奶奶。說句不見笑的話，前年我過不得年，我就拿了我媳婦兩隻戒子在她處押了七塊錢，春上纔取的。……那陳扁担說，菴裏蓮師父……都說了。都說了。問還有那個是同夥？……他就他就攀了你狗子官。……也湊巧，狗子官在阜豐泰算賬，那裏曉得冤枉憑空飛到自己頭上來？——板奶奶，你放心。——儘管放心，昨天沒開審。收在收在……」

「人是收在那裏呀？……」說着又嗚咽了起來。

「所以稍稍不好辦呀。……要是在「三班」裏，凡事我作得主，不就好辦了？……」

「大號子」（註八）？……」

「人命，搶案，怎會不是「大號子」？……所以這事我有點含糊。不好辦。的確不好辦。……這是在「頭班」的手裏，——我們這「頭班」，是個侂子：鐵面無情。——就是因為我這做朋友的沒用處，幫不得忙，我纔來和板奶奶商量商量。——總要想個法子。」

線子嫂捧着臉重新嚎啕起來，歪歪倒倒再跪到那班副腳前，啞着喉嚨說：

「七爺，七爺，……七爺替我……替我做主。……我來求七爺，七爺，七爺，……」

「啊嚏，板奶奶，這是做什麼？這是做什麼？……啊嚏，啊嚏！……快起來，快起來。……」

「七爺，七爺，……救命，救救命。……」嚎啕着跟跄地站起來。

「板奶奶，這不是哭的時候。你坐下來，坐下來。我們慢慢商量。總要想出一種辦法。」

……狗子官我們好比親兄弟，親手足。這事我也脫不得責。——還要你求？……我自己要出力。……我把情形談給你聽：那陳扁担招供了——攀了，是攀了，攀了狗子官，案上當時就發出傳票。兩個弟兄，傻裏八氣的，也不和我說，一逕到街上找；一找就在阜豐泰找着了。——找着了，也不通知我，一逕就交到「頭班」裏。……等我曉得這事情，生米煮成熟飯了。……我心裏一急，我想，人命關天，這，這，狗子官吃不了，我得盡點力。我就去找「頭班」。……「頭班」曉得我好管閒事，喜歡周全人，把我兜臉一頓罵，回我三千八百里！……我也放下臉子，——我大義滅天，我心肝是雪白的，板奶奶，我不怕他。——我說，這人是我的至親「把弟」，是個正品人。你要是當真辦他，你就先辦我。……「頭班」也究竟到底是好人，見我這麼一說，嘴裏就鬆了。——說，既是這樣子，大家都不外。我也願意幫襯。……光景不會把事情鬧穿，——可以掩蓋過去。光景可以掩蓋。……不過，「頭班」肯幫襯，他手下那班蝦兵蟹將，通不過。……我去說，我去疏通：我說，這人是我至親把弟，大家瞧我這破面子，要包圓。……那些弟兄究竟眼光淺，看不遠，還是那一套：要我給賞

錢。……衙門裏的事，唉，真是他娘的！……我說，這可不行呵！我這把弟是個種田的，這兩年年頭這樣，板奶奶的飯店茶棚也都沒生意，你們都清楚。你叫他上那裏弄錢？……你不存心要迫壞人？……」

「什麼數目呢，……七爺？」線子嫂不耐煩地問。

「板奶奶，那不能依他們了：頭班裏上上下下總共就十五六個人。你一人給個一雙手，你就只好請財神爺爺了！……還了得！……現在，我不能依他們。狗子官，狗子官，——」那班副說着，掉頭向那甕口窗裏看看天色，忽然說：「哦呀，——我要誤事了！怎麼天就要黑下來了？……怕還有大雨。我還要到分界渡，還有十多里山路。……我坐不得了。……這樣子板奶奶：你隨便借借看，——你老太太路頭多，借借看，弄到幾個算幾個。交把我，我要拿我這個破面子和他們碰碰看。——在往年，就好辦：這幾年衙門裏的弟兄也真是乾灘上的鴨子，不給幾個總不行。……」

那班副說着，站起來，拿了雨傘，走了兩步，重新回頭說：

「板奶奶，你放心。……過堂的時候有我。我要盡力。人不會吃苦的。……掩蓋，也總有法子掩蓋。你放心。交在我身上。……你也寬寬心。不要愁。不要愁。……」

線子嫂望着那班副的後影，咬着牙齒，直瞪着。半晌，半晌，突然歪歪倒倒地奔到板房裏，倒到床鋪上，雙手捧着臉，呼天搶地的號哭起來。……

三

第三次桂花開了，又謝了；桂花樹上的葉子也有飄落下來了的。——時候已經是九月中旬。

田野裏飄散着野花野草的香氣，吹在面上的風已微微有點寒意。溫和的太陽照着樊家鋪一片灰黑敝敗的茅屋上；茅鋪的過亭裏比平時熱鬧了。

過亭稻草堆裏東倒西歪的幾張臺凳，能站得起來的都已站立起來了。臺凳的旁邊歇着一兩堆男女過客。那些男女各有一張白哲的臉，雖然都含着愁慮不安的容色。轎子担子塞滿在過亭裏。有幾家茅鋪的板奶奶，憔悴的臉上稍稍恢復了一點高興樣子，又提着水壺進進出出

地忙亂着了。

一位剪髮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低着頭，把短枝上疊疊的毛栗的小刺團放在腳下踏動着，踏一回，把刺團拾起來，「尖」着白皙的手去剝弄。嘴裏一邊舐嘸，一邊和旁邊一位愁眉苦臉的太太說：

『娘，這毛栗比家門口買的甜，你吃吃看。』

那太太苦笑了，和對面另一位太太說：

『我們這姑娘，一點不懂世故呀。——別個心肝都飛在半天裏；她呀，她一點都不愁，快樂的很：一路上要下轎子摘毛栗。……』

『十幾了？——她們在學堂裏的，就是這樣子。……也是呀，這樣世道，也樂得開達點。愁愁，急急，有什麼用？——你說吧，東西一點都帶不出，一個大宅子，交給一個用人去照管。——想不得，太太，想不得。……依我，我不逃，就是死，死在家裏也安樂點。——那是數。……』

『我也是這麼說呀。……她爸爸死命要我們走。我說，我走做什麼？要末，你帶她避一避，我看家。我一個老人家，我怕什麼？我不怕。土匪也是人呀。……』

『你們是到那裏？……』

『那有地方去？……先是說到外埠去。那來的那筆盤川？——現在就到她奶媽家裏去。在水竹山。你呢？』

『是我的一個表妹家。風聲一緊，表妹就傳口信要接我去。我——』

『哎呀，余師母也來了。……』那小姐嚷着，丟了脚下的毛栗團子迎上去。

北路上來了兩頂轎子。前一頂轎門上插着一張小小美國旗，迎着風不住飄拂，轎子到了過亭裏，裏面跳下一位四十多歲的剪髮太太，胸前掛着一個小小的十字架；後面一頂轎子裏跳下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先生。那小姐看見女先生，親熱地跳過去，喊了：

『哎呀，劉先生。』

『寶珍麼！』那女先生牽了她的手。

「那邊怎樣了，余師母？」一位太太站起來問。

「還是紮在青楓渡，在那裏。是臨走的時候聽我們會長說的。……太太，這一下，北鄉的人民可遭難了！」

「可是呢！……早曉得他們不肯罷休，就一塊兩塊的湊個五萬給他們也罷了。……不曉得這邊可抵得住呢！……可真要死！」

「走了好，太太。我們會長說，這邊自衛團不行呢！……打了電話給省裏：省裏又不理——」

「要真不行的話！……」

另外有位始終沒說話太太這時嗚嗚咽咽地啜泣起來，用手帕蒙着眼，不住的醒鼻涕。旁邊有個少年男子在給她拍着背，勸她喝口茶。幾位太太也都傷起心來，紅了眼睛嘆氣。

「余師母，你們到那裏？」那小姐問。

余師母正要答話，一個梳西裝頭的男僕，走到她跟前，瞪着眼睛，低低地在她耳邊說了

幾句什麼話。余師母頓時臉上改了顏色，走向那女先生跟前來。

那女先生用手帕蒙着鼻子和嘴巴，眼睛厭惡地皺着，瞽着那些骯髒的稿草堆，站在那裏一口一口吐着唾沫。

『是些逃荒的弄的，真骯髒。』一個茅鋪的板奶奶很抱歉地說：『自衛團撞了多次，也撞不走。白天呢，大家到山上躲起來，就在山上弄點野食吃；到晚上就又回這裏睡。——』

『劉先生，我和你說話。』余師母喊道。

余師母和那女先生咕嚕了一回，女先生臉上也現出不安的樣子，招呼那正拿了碗要泡茶的板奶奶說：

『不要泡茶了。——』一邊喊轎夫；『我們就走嘞。就走嘞。』

那男僕也接應着催轎子快走。那小姐站在那女先生跟前覺得莫明其妙，仰着臉，泛着懷疑的眼睛問：

『劉先生，什麼？』

『前一晌，』那女先生低聲說：『前一晌，——你們也走罷。你叫你媽跟我們走。不要在這地方多坐了。』

那邊余師母和那太太也咕嚕了幾句。那太太頓時從凳旁站起來，隨手把桌上的錢袋握到手裏，一邊驚駭的樣子說：

『是的麼？是的麼？就是這裏的事麼？就是這裏的事麼？』

『離這裏三里路，叫西崑山，一個地藏王菴。……』那男僕說。

說着話，大家都站起來要走了。另一位太太的轎子在最後，很急亂的樣子向前面的喊：

『余師母，等我一起吧，等我一起吧。我沾沾你的光……』

余師母已坐上轎子，嘴裏一邊高興地應諾着，一邊招呼那男僕把轎門前的那幅美國旗子張一張好。

『余師母，你的轎子打前走。我們的跟在後面。』一位太太高聲的嚷着。

『是呵，是呵。』余師母答。

一霎時，轎子担子都走完了。這裏依舊是一個冷落敝敗的樊家鋪。

幾位板奶奶在桌上收拾着茶碗和茶錢。有一個手裏抱小孩子的，望望北路上，和另一位說：

『算是土匪鬧一鬧，我們出點小生意。』

『什麼生意呀，就只有早上一番。太陽一過那棟柱子，就不會再有人來了。——昨天也是這樣的。』

這板奶奶說着話，看見南頭過亭裏走進一位矮胖的老婆婆來。那板奶奶興會地招呼道：『怎麼樣了，親家婆？……沒出來作生意呢？』說着，向右邊一家掩着板門的鋪子裏撈一撈嘴。

『這可叫我怎麼辦呢！』那老婆婆皺着眉頭說：『——開先七爺說的是隨便湊幾塊，說掩得過去，不要緊。前天線子到我那裏去，又說風緊了，衙裏要趕快辦，辦得很嚴，差不多就是沒手脚做了。——既是沒手脚做，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聽說班裏要個團圓數呀？」

「可是說天話！……到那裏去弄這個錢？線子還和我紅眉毛綠眼睛的，只當我有錢，當我百萬豪富，要死嘞！我作了知縣？我肉裏出錢？……她們自己無法無天，昧了天良鬧出這場事，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想？……趙老爺又全家到上海去了，要不然，我就與她去求求趙老爺。……這可叫我怎麼辦？……你曉得怎麼着？前天線子到我那裏去，就用話壓我的胸口，她說的好：說小狗子的命現在就是捏在我手裏，我要他死就死，活就活。……這話怎麼說呀，板奶奶？我叫他去搶人家？我指使他去殺人？……我真的要活活給他們氣死了！……」

「沒法呀，親家婆，——他們也實在太恩愛。」

「恩愛！——這樣的女婿，真把我的臉子都丟完嘞！……不是我說狠心肝的話，就是真的平平安安出來了，這個女婿我也不能認：肉臭同味呀。……」

「哼！」那板奶奶紅了臉，冷笑着說：「現在的世界就都那樣子，……像狗子宮的人也多。」

那老婆婆莫名其妙，不知就裏，繼續說：

『依我說，依我說，你自己年紀也不老，你也不必老虎守了個石獅子。……』

那板奶奶掉頭自管自拿着茶碗進去了。老婆婆話沒說的完，扭一扭嘴唇，也不望下說了；拉起拐杖，走過了過亭，向北路上走去。

『親家婆，』那抱小孩的一個板奶奶喊道：『不進去看看她了？……』

老婆婆聽到喊，回過頭來，說：

『不進去了。我到省裏還有點小事。回來再看她。』

『城裏的風聲好緊了呢！……：打前天起，這裏過的逃反的就已經幾百人。——今天最多；從天亮起，一批一批過了七八十起。——聽說離城只三十多里了。』

『是的麼！』那老婆婆的臉子頓時愁苦起來，呆了半響，忽然很快的邁開脚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口裏一邊說：『那我趕快去，趕快去。』

『親家婆，光景不去的好罷？……』

老婆婆已經不聽見。

剛才進去的那板奶奶這時又走出去了，撇着嘴說：

『你喊她作什麼呀，她聽你的話麼！』

『什麼事就這樣要緊，放着在難中的女兒不進去望一望？』

『她今天搖會。……五十塊洋錢，……可比女兒女婿要緊？』

『哦，今天九月十五呢！……難怪這樣急。』

『可是呢！……』

『要是得了會，不曉得可肯借給線子用一用？』

『屁，……你剛纔沒聽見他的話！——說這樣女婿死了倒好。說就是放出來了，她也不能認。說線子該改嫁。……女婿還沒死，就叫女兒改嫁！一個馬泊六末，是娘！——』

那板奶奶說着話，過亭頂上飄下一片桂花樹的黃葉，咕嚕嚕打着迴旋，落到她頸子上；

板奶奶嚇了一跳，只當是毛毛蟲，趕快用手去捉摸；摸着了，看看是片黃葉；就把那黃葉放

在嘴唇皮上含弄着，走到那個掩着門的茅鋪前，從門縫裏張了一張，推門進去了。

……
太陽快落西山了。過亭上面的桂花樹綴滿了淡黃色的夕陽，好像那凋枯的桂花樹又重新發放着垂垂滿樹的花朵了。

北路上慌慌張張步行來的人，過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背上馱着包袱，有的手裏提一隻藤籃，有的拖着孩子，有的挑着一担羅筐，——羅筐裏除包袱東西而外，一頭坐着一個樣子傻的小孩，手裏拿着一塊炒米糖什麼的咬嚼着。……

他們一批一批地打過亭裏走過。慌慌張張向南路而去並不留停。

其中有個老婆婆，拄着拐杖，走進過亭，抬頭看看西山頭上的夕陽。夕陽已呈淡紅的顏色，襯托着幾抹橙黃的紫紅的……晚霞，十分鮮艷悅目。幾隻青鷗自在地打天空飛過，悠閒地叫了兩聲，沒入山巒的暮靄裏，看不見了。

老婆婆躊躇了一回，喘了一回氣。用手按一按額上的「包頭」，走到一家茅鋪前，推開

門，進去了。

屋裏是一團漆黑，伸手看不見自己的手掌。

『線子，線子！』

沒回答。

『線子，線子！』

『唔。』板房裏的聲音。

『娘來看你了。——』

『……………』

『娘來看你了。……………七爺來了嗎？』

『哼！』板房裏答。

『吃了點什麼嗎？』

『……………』

「娘不放心，娘要來看看。」說着摸進板房。

「哼，……你不是從城裏來嗎？……」

「原是呀，我去打聽打聽——」

「哼，……恭喜你老人家得會了。」

「莫提會吧，——我真要急壞了。……」

「哼！……」

「曉得嗎？……不好了：自衛團退了，——退了二十里。……自衛團胆子小。……城裏的人逃光了。知縣也逃了。談得上得會？白送了。娘是白送了，線子。」

「……」

「要是土匪真進了城呢，線子，你莫愁。……一進城總是先破監。——我們小狗子就有救星了！……」

「哼！……」

「就怕就怕就怕，——線子……，線子！……」

「唔。……」

「就怕——我聽人說，就怕自衛團退到城裏守住了，一時打不開。……」

「……」

「我怕你大哥，你大哥……」嘆了一口長氣。

「……」

「屋裏沒火嗎？」

「……」

「有油燈嗎？……」

「……」

老婆婆默坐了一回，深深吐了幾口氣；站起來，摸到灶巖前，摸到水缸的拐角裏，摸到那幾支神燭；拿了一支，重新走到板房裏。

「洋火在那裏？……」

「……」

「在枕頭底下嗎？……」

「……」

摸到潮膩膩的草枕，摸到枕頭旁邊，摸到了洋火。

老婆婆操着一支洋火，點了那神燭。看見女兒側着身肢睡在板床上，面向着牆壁。她把洋火放還那枕頭邊。

「天晚了。娘要在這裏睡一夜，明天再打聽。……」

「……」

「娘現在不行了。沒走上幾里路，渾身骨頭都痛了——娘在那裏睡呀，線子？……」說着話，望着手裏拿着的那紅通通的神燭。燭頭上流下一滴燭油，流到自己手指上，「你的燭台呢？線子？……」把手指在凳邊上擦了一擦。

「……」
「在板廚裏嗎？……」

說着，就到裏牆邊的板廚裏去尋找。上厠尋了，沒有；在下厠的拐角裏尋着了。她把那一對送嫁的小小錫燭台拿出一隻，關上廚門，把鐵籤上裹着的殘剩的燭蒂剝除了，插上那神燭，放到板桌上。

她呆呆地坐了一回，用手按額上的「包頭」，疲乏地又伸了一口長氣。自己站起來重新走到裏牆邊，重新開了那板廚，在上厠抱出一床被褥，放到另一張空着的小床上，鋪好了，脫去衣裳，吹滅了燭，睡了下去。

不一回，這胖婆婆就呼呼地睡着了。

線子嫂在床上躺着，聽着娘的呼喚聲，腦子裏昏沉沉地發痛。她麻亂的想着一些事，半似夢寐，半似清醒。……她看見小狗子那張清秀的臉，看見他的赤着的粗壯的上半身。她看見他穿了自己的竹布掛，在後坦上扮唱各種動人的花鼓戲，看見他在田裏僵僵着背脊工作，

一邊隨口哼著花鼓腔。她看見他愁苦着臉子從東家來，從城裏來，看見他臉上抹着烟煤，牙齒上流着血。……她看見王七爺尷尬的神氣，……她想着白天裏隔壁三板奶奶告訴自己的那些話。她看見知縣的狠毒的胖臉；看見小狗子血污狼藉的屍身。……

她轉側了許久，重新又想起那些翻來覆去已經想了千萬遍的種種事。……

娘的濃沉的呼齶聲連續不斷地傳入自己耳裏，她覺得心內如火燒着了似的發煩。她翻了一身，向南牆上一個甕口窗子望一望，窗外映着一片皎白的月光。

她慢慢坐了起來，覺得頭胸昏沉欲墜；用兩手捧着，閉着眼停息了一回，摸着枕邊的洋火，點上那枕桌上的神燭。……

娘蜷縮着肢體，像一隻大兔子似的睡在小板床上，雙手伸出被外，捧住額上的「包頭」，嘴臉埋在臂下。

突然一個念頭跳進了線子嫂的心裏。她以一種探求一個祕密，揭發一件陰私和侮弄一個討厭的動物似的心情，拿了燭台，蹣手蹣腳地走近娘身邊。

在娘身上覆着的衣裳荷包裏摸了一回，摸出一塊污穢的手帕和一把鑰匙；她失望地把東西放還荷包裏。她看見娘雙手捧着的「包頭」……

她輕輕移開娘的一隻手，娘稍稍扭動了一下。她再輕輕摸捏那「包頭」；在幾層折疊的綢子下面，覺觸到一沿脆硬的紙票。

她心裏跳了幾下，一股不可掩息的忿怒從心尖上直衝上來；咬着牙，左手捏住那「包頭」的一角，使勁一抹：——不曾掀得下來。娘却驚醒了；急劇地抓住她的手，直着喉嚨嘶嚷起來：

「哦呵！哦呵！……包頭，包頭！搶我的包頭！……」

嚷着，就像條魚鱗似的跌跳着，雙手抓住線子嫂的手亂抖；抖得燭台上的燭油濺滿了臉上，身上，被上。娘死命抓着，只是不放；線子嫂向後一擺，那支神燭從錫台上碰落到地上。

房屋頓時黑了，南牆上的甕口窗上一片月色，襯映着線子嫂手裏不住抖動的燭台。他看

見燭台上的那尖尖拔拔的鐵籤。——說時遲，那時快，她倒過那燭台，對着娘頭上一陣亂軋。……

娘尖叫了兩聲，倒在床邊。……沒響動了。

線子嫂手裏抓着那「包頭」呆了半嚮，……渾身強烈地抖動起來。

她模模糊糊地看見躲在自己腳邊的那枝半明半滅的神燭，她拾起那神燭，點着了床上被褥下的墊草，點着了被褥，……喘動着粗氣，把包頭捲裹在手上，拉開板門，跑出茅鋪。

外面光明如晝，過亭下翻着亂稿草，逃荒的乞丐們一個都不在了。……她像被什麼鬼推似的，不由自己地向北路飛跑而去。

剛剛跑近那山坡，迎頭有個剃着禿頭的漢子一把拉住了自己。

「望那裏跑呀，線子？……」是自己熟稔的聲音。

線子嫂眨着瘋狂的眼睛，向那漢子臉上望了一下：那是一張清秀熟稔的臉子。

「你你你，是你麼，城真的……」她喘着，覺得腿下一軟，喊了一聲「娘呵！」就什

麼也不曉得了。……

樊家鋪響起一片急亂的鑼聲，茅鋪上探出的火舌已舐着那棵高大的桂花樹了。……

(文學季刊二期)

(註一)這是一塊疊着的黑綢，由做兒子的花錢送到地藏王菴裏蓋上一個法印，拿回來給娘繫在髮額之間，直到進棺材。據說有這東西的，到了陰間可以減刑贖罪。鄉中

有點福氣的老太太無論貴賤大多有之。

(註二)「大漢」是兒子之客氣的稱呼。

(註三)「茴香」爲回鄉之諧音，謂失業人回家也。

(註四)「嵌肉」猶言親熱貼心。

(註五)這是一種很巧妙的制度。法由需錢的人爲「會首」，約定九人，各出錢若干，交會首收用。以後定期開搖。(或一月一搖，或一季一搖，或一年兩搖，各視其財力而定。)搖時卜圖決定先後，以骰子入碗中挨次搖之，誰的點子最大，誰就得會，

與會者即各出錢如前數與得者，並各付極輕的利息若干。凡已得會者下次不得與搖。如此遞減，直至九次後，大家都得一份，會遂解散。此法在邀買（即買首）可以極輕之利息而借一筆整款，取整付零，不覺吃力；在予會者則付零取整，亦是儲蓄之一法。此法盛行鄉間，都市中恐亦有之。

（註六）是一種蔴繩編的東西，用線套在額上，藉以吸收汗液，免得流入眼睛裏。

（註七）內地油坊有兼售農糖貨者，常人日用均在此除取。每到秋收，即以稻子抵債。此係一種變相的「放青」，然其剝削之酷辣，則無二致。

（註八）內地縣城的監獄分兩種：一曰「大號子」，專收案情最嚴重的囚犯；一曰「三班下處」，拘押竊賊等小犯。

失 業

杜 衡

在過了幾年極度動亂的生活之後，柯平先生現在是差不多和外界整個地隔絕了；他每個月化十二塊錢，在一條湫隘的弄堂裏租了一間沒有天花板的前樓，在那兒安放着他自己，安放著環繞在他四周的整個世界的大問題——

蘇聯新五年計劃

德國底賠款

倫敦經濟會議

美國……

……

這些問題白天是在牀上，夜裏是在地板上，因為柯平先生沒有書架子。

對於生活上的種種不舒適，雨天的漏水，飯菜底菲薄，房東家裏的孩子們底吵鬧，對於這說不盡的種種，他都像一個懂得自己底命運的人地忍受着。爲自己個人，他已經準備好了三五個月之內的寒儉的生活費用；他是可以在這個韜晦的期間裏替全人類策劃着去路

了。他打算儘這些日子完成他底關於那像虎列拉似地染遍了全世界的失業問題的著書。自然，結論是早就有了的：這問題不能局部地解決，是要整個兒地來解決；他所需要的是可以引到這個結論上去的材料。一個月以來，他每天跑圖書館，用五本顏色不同的日記簿抄寫着；跑書鋪子，懷着自己是比別個買主特別優異一點的感覺，耐性地選着書，他又定了三份日報，兩份華文的，一份西文的，剪着，編排着，黏貼着。一個月不知不覺地過去，他還沒有寫下一個字呢。

他從一大堆的人類記錄裏鑽出頭來。

薄暮，時令適當夏秋之交，殘餘的暑氣壓進了沒有天花板阻攔着的屋頂，屋子裏的蒸悶使正在想着『今天可以動手了吧』的柯平先生不由自主地去把小小的玻璃窗打開，讓陰溝水底氣息，橫七豎八地掛在眼前的尿布底氣息，以後從三家廚房裏發出來的油鍋的氣息，混攪在一起，衝上來，衝着他底鼻子。

他捻亮電燈。突然記起了這盞電燈是等不到九點鐘，祇消聽見房東太太帶着鞭策的氣分

對她丈夫說，「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呢！」之後不久，就會自動地熄了的，他便拉開抽斗，隨手抓了一把銅子，出房門。走下樓去。走到半扶梯，他重新回上來，把電燈捻熄。

弄堂裏，小販們底市場，孩子們的球場，特別是一些面黃肌瘦的主婦們，除了從頭上的水鑽押髮之外是猜不出她們底年齡的，因為耐不住廚房裏的那種三五個爐灶同時舉火的窒息，竟把竹椅竹榻都搬了出來，三三五五地圍坐着，把那地方做了臨時的會客廳。對着這「芸芸衆生」，柯平先生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卻祇顧自己轉彎抹角地走，走。

到一家雜貨店門口，停下來，數出了銅子。

『買兩枝洋蠟！』

剛拿起洋蠟，轉過來，她看見甘養吾先生正從大路那邊慢慢地走過來，低下了頭。

『甘先生，回來了呀？』

這樣隨便的問起。

這是柯平先生現在的房東，而柯平先生卻是他底那間漂亮的前樓底第二十幾代的房客

了：他在這所房子裏已經整整地住了十一年。

對於一個能夠在同一間房子裏住上十多年的人，不用說，柯平先生是不會發生什麼興味的，除了他底那個不戴帽子的和尙頭有時候會引起一點滑稽的感覺之外。因為在這樣的人身上，他沒有可能把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

祇有第一次會談的時候，甘先生爲要跟這位新來的房客建設起比房客更進一步的關係來，他偶爾這樣說起——

「我們都是拿筆桿的。」

祇有在這一次，柯平先生算是起了一點想知道這位甘先生底底細的好奇。不幸要知道甘先生底底細的太容易了。他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出門去，到一個什麼稅務機關幹着抄寫的工作，在更固定的時間回家來；甚至在家裏，他都有永不變換的椅子來安息他底坐疼了的屁股。一個月以來老是這樣——不，我們當說是十一年以來老是這樣。

甘先生用那種使他底職位維持到十一年之久的同樣的巴結，來使他不好意思再去計算這

十塊錢一個月的伙食算是便宜算是貴。

每天晚餐可真是柯平先生一天之中最受罪的時刻了，因為這位甘先生的確是那種用過份的禮貌來使人討厭的人。更加以甘太太親手端來的一盞燙得碰不了嘴唇的熱茶又使他不得不在飯後還要逗留上那麼十來分鐘。甘先生愛說話。爲迎合柯平先生底興味，他還發表着關於政治的意見；但是，一個把自己用辛苦換來的酬報當做了上司們底恩賜的人物，他底政見是不會跟他底上司們有所兩樣的，這種政見柯平先生委實不歡喜。甘先生也彷彿發覺了。他改換了談鋒，數說着自己局裏的在好多年前發生的新聞。於是，在一個多星期之後，他會用同樣的興緻，把這同樣的新聞來重說一遍，說完了自己笑着。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對於他，柯平先生是除了輕鄙再加上憐憫的感覺之外，連解釋和分析的能力都失掉了。他拿着洋蠟，一邊走，一邊想起自己飯前的時間又將犧牲在這位甘先生底說不厭的新聞上面，便努力避免着一切可以引起他底談鋒的機會，一句話也不多說。

甘太太正爲着打碎一隻飯碗的事情，滿臉殺氣地在廚房裏痛罵着「大姐」。（註）這是一個任何男子一看見就會把性的本能完全失去了的中年婦女。整天地蓬着頭，整年的大着肚子，在家裏，常常是處着比丈夫還重要的領導地位。看見甘先生回來，不，也許是看見何先生回來吧，她登時把滿臉的殺氣換上了滿臉的笑容，彷彿接着兩個丈夫似地，迎上去。再一眼看見柯先生一股勁往樓上走，她喊着：

「柯先生，請到客堂裏坐一坐吧，馬上就要吃飯了。」

「不，我去把東西放放好。」

「什麼東西？——我替你拿上去。」說着。她搶上來，把兩枝洋蠟接到自己手裏，笑着。「這一點東西呀，下面放一放不好嗎？」

柯平先生無可奈何地跟着甘先生走進了也當臥房用的客廳，他聽到甘太太在他們背後立刻用改換了的嗓子和感情對「大姐」說：「還不把阿林他們找來吃飯呢，懶胚！」

今天，倒是甘養吾先生卻意外地沒有打開他底話匣子，祇在那張照例的椅子上呆呆地坐

着。甚至在太太特意來公佈着他們那個大姐底罪狀，數說着她底把幾年來沒有破過一隻角的飯碗都打碎了的那種「豈有此理」的時候，他都沒有參加意見，彷彿沒有聽到似的。柯平先生在他臉上發現了一絲矜持的神情。飯菜早已端正好了。四個從五六歲到十來歲的孩子，滿頭是夾著污泥的汗水，從外面像一陣風似地捲進來，在餐桌上各據一方，用筷子來敲着碗。柯平先生懂得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都需要敏捷：譬如說，房東太太好意勸他嘗嘗她自己手製的蛋花湯底滋味，他要是不趕快把筷子換上湯匙的話，那便早就祇看到碗底了。也許是出於歉意，也許是出於準備多要幾個伙食費的動機，那一天甘太太一邊處理着孩子們底你搶我奪，一邊又對於物價騰貴的問題說了許多話。二號洋秬是漲到九塊六；鯽魚一兩要九十多，真吃不起；以前五六個銅子一斤的青菜，現在是一百朝外還不肯。而在她背完了這張物價統計表之後，彷彿要徵求一些響應似地擡起頭對甘先生望望，突然地，她這樣喊了起來：

「怎麼，你好像有點不舒服？」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雖然這樣講，甘先生臉色發白，眼睛發花，剃光的和尙頭上一點兒光彩也沒有，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竟有搖搖欲墮的樣子。

『你好像有心事呀？』

不回答。

輕輕地撥了幾口飯，把碗筷向前一推，纔這樣說：『我今天吃不下，吃不下。』便離開了坐位。

這樣的人也會有心事的！飯後，柯平先生事不關己地想着。甘太太瞧見她底先生那勁兒，一下子着了忙，忘記端上熱茶來。他敷衍了幾句話，勸甘先生早點睡，自己趁機會拿起了洋蠟，溜上樓，回到他自己底世界去，捻亮了電燈。

在牀上開關了一塊空地，一種飯後的懶惰使他把自已那空地上躺着，想起時候還早，隨手拿了一本書來跳讀了幾頁。

樓下是罵孩子的聲音，

搬動桌椅的聲音，

以及許多辨不出是什麼的聲音。

知道這一種嘈雜是非等到熄燈之後不會休止的；自己爽性等一切都安靜了之後再動手吧。

沒料到今天是再也不會安靜的。他順勢把那本書讀下去。他聽到甘先生夫婦倆摸上樓，走進了他們的亭子房。他們囁咕地談着話；而且談話的聲音漸漸地響起來，尤其是那女的。她提高了嗓子，像吵架，但仔細聽可又不是吵架。好一會惹得他疑不起看書的心緒。他站起來，也顧不到暑天不通風，去把門窗緊緊地關上。踟躕了一下，他坐到書桌邊，拿起筆。關緊的門都攔不住門外的聲響；他聽到一陣嚶嚶的哭泣，像是女的，又像是男的，又像是男的跟女的混攪在一起。他提一提心，可是也不打算去看一個究竟。他把筆拋下。

『等熄燈吧，等熄燈吧。』

在房間裏踱了一陣，回到牀上，重新拿起書來看……

那一晚，等到他開始感到時間底飛逝，而發覺電燈不但不熄，卻反比剛纔更明亮了一點的時候，他急忙拿起錶來看，纔知道房東太太第一次誤了卯——十二點都快到了。

「明天吧，明天吧。」

他捻了捻沉重的眼皮，無可奈何地這樣對自己說。

直到第二天起身的時候，已經不很早，電燈却還亮着，柯平先生有點吃驚了。殘留在他底聽覺上的亭子房裏的紛擾，這時候彷彿又清晰起來。可是他祇自己去熄了燈，對於這位不能拿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的人物底一切，都不想去追究。他悄悄地去張羅了臉水，盥洗已畢一打開窗，對着充滿了刷馬桶的聲音的弄堂透了幾口氣。

正把紙筆預備好，慢慢地抽着煙，忽然發現甘養吾先生把他底房門推開——

「有空嗎？我想談談，跟柯先生談談。」

聲音是那麽頹喪。

「請進來吧。」

轉身過去，發現甘先生紅着眼圈，彷彿整夜沒有睡覺似的；他走進來，就在那張沒有整好被鋪的床上一坐，開始用小孩子在媽跟前訴苦的語調說：

「柯先生，我底飯碗打碎了！」

柯平先生差不多要笑起來：僅僅讓僱人打碎了一隻飯碗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可是他沒有笑出聲，他猛地想到。

「什麼飯碗？」

「稅務局裏的那個事情呀！」

這話可並沒有在柯平先生身上引起了預想中的反應。他沒有驚異；全世界幾千萬人底飯碗問題放在他面前，他都會若無其事地用考古學者底冷靜來處置，他不會驚異。他用手指輕輕地扣去了煙灰。

甘養吾先生有點失望了，他加上說：

「我做了十一年的事情呀！」

不錯，在過了十一年渾渾噩噩的生活之後，終於有一天也要叫你認認這世界了。

柯平先生不說話。

對方却正有着一種要把自己底不幸的遭遇盡量地向人傾倒出來的願望。他訴說着在十一年的服務期間內，自問並沒有大的過錯；而這一回，僅僅抄錯了幾個字，就給他來一個開革。他又訴說着有四個孩子的家庭底困難。「柯先生，你想想，」他底喉都差不多讓勉強吞

在肚子裏的嗚咽所塞住了：「那麼靠這差使吃飯的，這一家人，一家人！」

「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生活誰都沒有保障。」

對這樣的論斷有點愕然，甘先生楞了一眼，隨後，願自己說下去：「你想，叫我怎麼辦呢！柯先生你替我想想，怎麼辦呢！」

「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整個……」

「是的，是的，」彷彿表示着絕對的同意。「一個人就好商量了；我們這一家人，連肚子裏的算在內，大小有七個……七個……」也許怕這樣還不夠引起對方底注意，在說話之外

他還伸出兩隻手上的七個指頭來，用力地搖着。

柯平先生再也不想加上什麼補充的解釋了。他底注意開始從遊離而至於分散。他把快吸完的紙煙在煙缸裏捻着，看了看桌上端正好的紙筆，慢慢地想起自己底事情來。他有點焦急。他希望那位甘先生在訴說完了自己底苦痛之後就該起身走了吧；可是並不，他還是說着，把那幾句話老是翻來覆去地說着，彷彿非等到有一個確切的辦法之後不肯休止似的。更加以甘太太也像特意來湊熱鬧似地參加了他們底集團。她把丈夫早就報告清楚了的事情又重頭至尾報告了一遍；同樣地，他這樣結束：

『柯先生，你想想，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柯先生從桌上站了起來，把端正好的紙筆使勁往外邊一推。一轉眼就是午飯底時候呢。今年又完了，又完了！……

輕快的情趣從所有的行動裏，從所有的言語裏消失；一種陰沉的空氣把那小小的家宅籠罩着。女的比往日做着更多的事情；爲節省起見，幫傭的「大姐」是被藉口着昨天的過失而

開除了。孩子們好像被人間的不幸底第一次閃光所威脅，意外地變得非常沉靜；在餐桌上，他們用謹慎而卑怯的眼光互相望望，然後低下頭去，一聲不響地撥着飯。甘太太停下筷子，對四個孩子呆看了好一會，彷彿從他們底吃飯的姿態裏得到了莫大的感傷資料似地，突然把碗筷一放，拾起衣袖就哭起來，像一個大孩子似地發着嗚嗚的聲音。

一邊哭，一邊說，她打算到明天把兩個大孩子暫時寄養到他們舅舅家裏去。

「甘太太，何必這樣呢，總有法子好想的。」

柯平先生也有點心軟了。

「有什麼法子！」甘太太嗚咽着說。「我叫他，叫他託人到局長跟前說說情，他，他又不去。」

「找找旁的事情吧。」

「有什麼事情好找，有什麼事情好找呢！」

「大家慢慢地商量。」

雖然這樣說，柯平先生自然也沒有更好的計較。飯後，他回到自己房裏，沿着書桌前前後後地踱。他又慢慢地想起自己底耽誤了的工作來。用幾千萬人底問題來把這個人底問題排遣開去吧；這樣廉價的同情在兩方面都是徒然的。他硬一硬心，把房門關上，免得他們真個來跟他商量辦法，自己從新坐到書桌邊去，把打散了的思緒整理着，排列着……

一種殘夏午後所特有的蒸悶的空氣使你微微感到有點頭昏。可是他不敢把窗打開；外邊是一點兒聲息就可以把他底像湖水似地不容易寧靜的心緒從新攪亂的。他支持着。

胡亂地翻了幾本書；

胡亂地在一張紙上寫着；

一刻鐘之後，他在一種極度暴戾的心境下把寫字的紙片一條條地撕碎。

躺到牀上去。趕不了的甘先生和甘太太底影子，儘趁着世界失業問題底聯想湧現在他眼前；他還聽到那嚶嚶的哭聲，還聽到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彷彿這像是環繞在他四周的唯一的真實，彷彿這比一切都更要求着先決似的。那種學術的冷靜是整個地失掉了。他

躺在牀上咬着嘴唇。

突然間，他站起身，披上外衣，開了房門，顧自己走出街去。他知道了今天是不成了，他想逃避。一路上，他從幾方面的立場來詛咒着人類底廉價的同情，從古書上的「愛人以姑息」那些話起，一直到對淺薄的人道主義的非難。他跑了幾家書舖子，找了幾個不一定打算找的朋友。混到傍晚，爲着故意要避免那頓可怕的晚餐的緣故，他自個兒進了一家小飯館。出來，趁着黃昏的風，他覺得身體和腦筋都輕鬆了一點。回到家，生怕引起注意，他靜悄悄地走上樓，一邊心裏在想：

『我需要安靜，安靜和孤獨……』

可是這時候，甘養吾先生卻正一聲聲地嚷：

『厭氣呀，厭氣呀！』

在不幸中是需要同伴的，他已經找了好半天。一看見柯平先生，又像孩子們候到了母親似地興奮起來。

「柯先生，柯先生，我們沒有等你喫飯。」

「不要緊，我自己喫過了。」

「沒有事情吧……」

又糟了！柯平先生底心像火藥般暴躁起來。那傢伙簡直一點也不了解自己底事業，那傢伙！可是又不能禁止他不跟着走進了自己底房門，不能禁止他不把說得再也不必多說的話從新翻了頭說一遍。他說起了人類底不平，說起了沒有工作的生活底沉悶。柯平先生早就把所有的耐性都失掉了；他一句意見也不參加，祇茫然地聽着。

「你這裏有沒有什麼書可以消消閒？」

甘先生後來這樣問。

「消閒的書是沒有。」

「隨便什麼書都好的，太悶了。」

「那麼你自己找吧！」說着，願自己抽起烟來。

這種冷淡，甘養吾先生是覺察不出來的。他果然去到書桌邊，到牀邊，亂翻着書。一些僅僅書名就已經超乎他底理解之上的東西，他放開，一本本地放開。一本紅面子上印着容易認識的花字的小本子，拿來端詳了好一會；突然，他像發現了珍寶地高興起來。他那裏想得到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好書，『柯先生有這樣的好書爲什麼不早說呢！』

柯平先生看着：

『失業及其救濟』

不錯，他是失業，他正需要救濟呀！

柯平先生淡然一笑。可是讓他借去看看也不要緊，說不定他可以從這本書裏得到一些新的認識；再一層，假如他能夠對這本書發生點兒興味的話，那也可以減少些跟自己糾纏的機會了。

『好，你不妨拿去看看，』便這樣說，『這本書裏的話很不錯的。』
這樣該走了吧。

捱到甘養吾先生走，拿出錶來看，柯平先生輕輕地嘆着氣——「這樣子弄下去是不成的，不成的！……」

他打算着怎樣把這一層麻煩解除。

「往後也許會好一點？」

這樣希望着。

往後，祇有在甘先生由他底賢明的太太鞭策着出門去碰他底不可知的機會的時候，他纔算有點小小的自由，可以讓他在陽光底威逼下理整一些材料，看一些書。可是這樣的時間是短的。甘先生一回家，幾乎比報告太太還巴結地，總要把這一回找尋機會的經過情形先來報告他，像一個懂事的人似地說着外邊謀事情的難處，還誠意地徵求着他底意見。晚涼的時間是完全犧牲着：祇有在這時間，他是可以有一個比較清理的頭腦的。他甚至老實地對甘太太說了，他在工作的時候需要安靜，要她向她們先生轉言。而甘先生卻老當他閒着沒事情。在他，悄悄地坐着，在房間裏踱着，甚至於抽着煙，也都是工作呀！——這一層甘先生是永遠

不會懂得的。

眼見得甘養吾先生底失業問題不解決，柯平先生底失業問題是永遠不會完成了。纔無可奈何地想起搬家。

起先還因為已經先付了一個月房錢而踟躇，可是有一天，甘太太卻用她底獨特的經濟學來催促了他底注意。那一天甘先生沒在家。她自個兒走到柯平先生底房裏來。在一大串早就聽厭了的家境困難的序文之後，他纔說到了本題——她打算請柯先生搬到樓下去。

「樓上我們一家人住得下，亭子間可以省出來。」還這樣陳述了她底理由。

「拿亭子間出租？」

「現在多進賬一塊錢都是好的。」

「你們自己那裏夠住？」

「我算過了，可以夠。」

「吃飯呢？」

甘太太對柯平先生望了一眼；停一會，她說：「正要跟柯先生商量呢。我想，反正柯先生祇有一個人，東西又不多；那張吃飯桌子放在柯先生房裏，不吃飯的時候也可以攔擱書，寫寫字。柯先生，你幫幫忙，幫幫忙……」

柯平先生再也不打算多說什麼了。這位精明的主婦在「大姐」身上打算盤，在孩子們身上打算盤，現在是打到自己身上來了。

出同樣的房錢住樓下，還要借她們做吃飯間——

決定搬吧！

當下他模稜兩可地應着，等她走轉背，自己一股勁就出去找房子。後門早口就貼好了的亭子間招租的條子更加強他的決意。老實說，他有點憤怒。

這一回的教訓使他在新住處底選擇上更加謹慎了。他跑了許多地方。在每一家都打算先考量一下是否有一個多嘴的男子，和一個精明的太太。自然，租價又不能太大，房間又不能太糟；而且決意不搭伙食，離包飯作不能夠太遠。他看中了一個地方剛想落定洋，他們卻先

問起他有沒有家眷來；家眷是沒有，他走了。他跑得很累，滿頭淌着汗水。看看天色將晚，他底找房子的決心慢慢地鬆散了下來。

要找一個相當的地方也不容易呀！

兜了那麼一個大圈子，還是一無所成地回到自己那個灰色的里門口。

『再說吧，再說吧。』

而且，他彷彿覺得這樣地撇下了一家不幸的人也是太殘酷了一點：他們是再也不會找到第二個像他那樣的房客的。

在穿過擺在弄堂裏的竹椅陣的時候，天色差不多已經黑透了。他在打算着跟甘太太說明，搬到樓下去是辦不到的；再一層，他還想跟甘先生提出條件，要他永遠不走進他底房……

沒走進客堂，一片震耳的喧聲使他驚異。走過去，他看見甘養吾先生正把一個六歲的小女兒用雙手擎着，兩條臂膊像做柔軟體操似地一上一下，使她格格地笑。寄養在舅舅家裏的兩個大孩子是回來了，嚷着，鬧着。誰也沒有看見柯平先生來到。柯平先生懷疑自己是闖

到了一羣瘋子底隊伍裏。他奇怪。甘養吾先生平常與緞縱然好，但是這個樣子他可沒有看見過，更何況在這樣的時候呢！真的，他有點怕——

「幹什麼呀，你們？」

甘先生似乎對自己底失態有點不好意思，他究竟沒有瘋；他把手裏的孩子放下了。

「柯先生……」

有點喘不過氣，祇說了這個永不會遺漏的客氣的招呼。

「與緞這樣好？」

爲什麼不好呢！甘先生喘着氣說：他底事情完全解決了。說着，在衣袋裏摸索，摸出了一封公函，交在柯平先生手裏，得意地加上說：「你看這個，你看！」

「……姑念服務多年，准予復用……」

這是甘養吾先生底驕傲呢。

賢明的太太這時候也夾進來。她笑着：那張叫人失去性的本能的臉算是有點女性底意味

了。

「我早說局長那邊有法子好想，他不相信！」

那一天甘太太還開了一瓶據說是放了一年多的玫瑰燒，在桌上安好兩隻小小的杯子，讓兩位先生喝。甘先生自然說了更多的話。他發揮了人生是一大半靠着運氣の理論，又講了許多他們局裏的故事，大部分關於那位局長底能幹和聖明。剛喝了兩小盞酒，甘太太就把滿碗的飯送上來；她沒有嘗到就知道——

「這酒凶得很。」

甘先生對太太望了一眼，無可奈何地把飯碗接了過去。

飯後是端端正正捧上來的熱茶。

柯平先生沒有機會說起關於房子的事情。

甘太太也沒有說。

而且也沒有說起的必要了。柯平先生上樓去的時候，他彷彿覺得一切困難都解除了似

的。祇消白天工作而晚上很早就睡的甘爰吾先生底生活恢復了常態，他便無所恐懼了，他打開窗，讓晚風涼一涼屋子。他安靜地想起了自己底工作。

「柯先生，柯先生。」

還有什麼事情來麻煩嗎？

這一回，甘爰吾先生是來歸還那本題名叫做「失業及其救濟」的小書的。他現在是沒有工夫，也沒有必要，再看這樣的書了。

「看過沒有？」

「看了小半本。不過，不過不大懂。牠意思是不是說，要等世界換一個樣子之後，纔會大家都有飯碗？」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不過，不過。……」

他想把這「意思」給予他的失望表示出來，可是他說不清楚；他又嚙嚙地說起了他們一

家人連肚子的在內大小有七個，「難道叫我們大家都餓着肚皮等！……」

從後面傳來的太太底粗糙的喊聲猛地打斷了他底話——

「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的！」

柯平先生自個兒抽着煙。這一切，像一個小小的諷刺似地在眼前浮動，把他陷入一個朦朧裏。他想着。他努力召回來了對甘先生的輕鄙的感覺，而把所有微弱的同情都排斥了去。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正這樣喃喃地說，屋子裏電燈忽然自動地熄了，在黑暗中，他摸索着去找一個多星期以前買來而一次也沒有用過的洋蠟燭。

(現代四卷六號)

註 讀若『du tsia』——作者

光榮的戰死

胡載球

上 哀榮

隊伍像一條瘠鼠的尾巴，在由東京驛一直向靖國神社去的街道上蜿蜒着。

從最前面的軍樂隊發出的悲壯悠揚的「君代」的調子，宛如一匹看不見的彩虹，懸在空中，使人們的肌肉都跟着牠每一個音律的顫動而戰抖；就是緊靠在軍樂隊前面的那面大旗，那面兩邊各用兩人撐着，上面寫着「光榮的戰死者古賀特動隊忠骨歸朝」的大橫旗，都似乎在傾聽，流淚，怒目，……。但是，人們的視線，並沒有注射在這隊感人的軍樂隊上，他們看看那面大旗，又看看跟在軍樂隊後面的那七十四位騎士。

這七十四位騎士，騎着的都是一律高健的白馬，都是一律在整齊的軍服上掛着玄色的喪章，在他們手裏，又都一律捧着一個黃綾裹着的長方小盒，如像關平手上捧着的那顆官印，

在那每個小盒裏面，便是那「光榮的戰死者」古賀特動隊的七十四位忠骨燒成的灰。他們沉着的面孔，有如鐵一般的板；他們直射的眼光；有如劍一般的銳；他們吞吐的氣焰，有如長虹一般的浩然；似乎那七十四位光榮的戰死者的魂魄，憑附在他們的身上——不，映在人們眼裏的他們，簡直就是那些光榮的戰死者自己。他們用了無聲的言語在怒吼着：「我們是戰死了，快趕上去呀，你們！」

這是哀迎上海戰爭某一次陣亡的士兵的遺骸的一隊。

跟在遺骸後面的是一長列參加迎接的人們，有天皇的御使，有陸軍省的官員，有各機關各團體的代表。每個街頭巷角，都是黑壓壓地擠排着無數的取下了帽子的頭顱。錯亂的馬蹄聲，韻入軍樂的悠揚的吹奏，在每個人的腦海裏迴旋。他們的靈魂，全被這目前的莊嚴、悲壯所楞住，似乎空氣都要凝成固體。他們都忘了自己是在走着或站着，而每個人的嘴裏，都在不出聲地念着：

「光榮的戰死！」

在春雷似的掌聲與「萬歲」中，這浩浩蕩蕩的一隊，最後到了靖國神社。

一列高臺，圍繞在由東邊到西邊無數的白色花圈中，儼如春霖新霽的層雲裏聳出的孤峯一峙，在那上面安放着那七十四個黃色小長盒，那光榮的戰死者的忠骨——他們在躬受着這光榮的告別式的隆重的典禮。

奏樂，鞠躬，靜默誌哀，……都照例舉行過了，接着是自由演說。

「……他們是爲正義而戰死，爲人道而戰死，爲天皇而戰死，爲日本民族而戰死，……是光榮的戰死，他們就是大和魂本身……現在是我日本的非常時期，我們惟有犧牲個人的生存以光大我們的民族……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

每個演說者都是豎目橫眉，隆隆吼着這類的調子。

一陣橫掃風，掠過每一個樹枝，復向寥闊的天空疾捲而去，發出嗚嗚的呼聲，有如萬馬悲嘶；千軍怒咤，頓時浮起一大片殺氣。

最後是勅命進級。

「特勳隊隊長少尉。古賀正一郎進級中尉

一等兵上士橫田眞夫進級少尉

.....

.....

這次是一片翕然的喟嘆，從嘴邊到嘴邊：『皇恩浩大！』

這時，不能笑也不能哭的是那些死者的家族，那些失去兒子的傴僂龍鐘的老夫老婦，那些失去丈夫的熾熱着青春之火的少婦，那些失去父親的如待哺乳燕的小兒。而其他的所有的人們，則都爲目前的大義，深恩，莊嚴，悲壯所楞住，似乎空氣都要凝成固體，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在站着或坐着，而每個人的嘴裏，都在不出聲地念着：

「光榮的戰死！」

中 一段故事

這七十四位光榮的戰死者裏面，有作者知道的一位一等兵，他的名字叫做：中村俊吉。這是他還沒有捐軀報國以前的事了。

從前綫替換下來休息的中村，頹然地在一塊被炸彈轟毀的屋基石上坐下了。幾天來的戰的疲勞與榴砲的轟爆聲的不斷的震激，足使這位一心愛國，一心殺敵的中村一等兵的神經，有點近於麻木了。眼前是一片戰後的頹痕，向左邊不到五步，一瀉穢水的旁邊，躺着一個中國兵的屍體，從胸口流到地上的血，已成烏黑的一團，不時由風裏傳來一股嘔人的腥昧。但是，中村沒有注意到這些，他慢慢從右邊的衣袋裏掏出一盒香煙和一盒小型的火柴。不幸作者沒有知道清楚那香烟的牌名，但，那是紳士們不抽的一種劣等的品質的這句話，我是敢於負責說的。他用右手的姆指輕輕把那芯子一送，從裏面抽出一支，放在嘴上，然後去數那剩餘的支數，忽又發現裏面有抽剩的半支，於是把那半支傾出，復把剛才取出的一支放了進去，然後輕巧地關好，放到原來的衣袋裏去了。

『上海的香烟真便宜！』一面漫然地想着，手上的火柴便擦的一聲響了。

這時，他的同隊（第×中隊）的弟兄們都在較遠的一片草場上喝開水和爭着喫國內送來的慰勞藥品與乾牛肉。如果在平時，無疑的這位中村一等兵也一定會跟着他們一塊兒鬧着吃着，然後呼呼地睡他一覺的，而這時，他不但想去鬧，連要睡的意思都沒有，只是莽莽倉倉地並不望着什麼的向前面望着；從那不時盛動的眉毛看來，顯然地有一種什麼思想，一件解決不了的疑問在苦惱着他。忽的他好像記起一件什麼事情了似的，這次是從左邊的衣袋裏，霍的取出了一張七褶八縐的信紙，展開在無力地支着的腿上讀着。從那像用敗禿的毛筆寫着字跡的筆緻的纖弱看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是女人寫的。但是，我們不待看這信的內容，便可以知道：這決不是這位誠謹的一等兵有了什麼羅曼斯。因為他是已經快五十的人了，三十三歲的那年上，他和她的一位表姑母的姪女兒叫靜枝的結了婚，現在是五個子女的父親。而且就說他的少年時代吧，像戀愛一類的夢是從來沒有做過的，因為這樣的權利，是和其他的遺產一樣，他的早死的父親沒有遺留給他的。

而信的內容呢？是這樣寫着的：

『第二次來信，已經收到。我只祝你勝利與早日歸來。』

『堆在土間的三石七斗穀，已於前日被村山伯用一輛騾車載去了。說是抵償去年的欠債，還說息金尙不夠算。我已對他懇求，哭，拜過，但全歸無效！』

『真是禍不單行！從三月起，貞子的工廠，因為存貨過多，虧折太大，普通減資三成，還說有裁工或竟至停場的危險。』

『我現在只希望你早一天回來，設法撈來點糧食，否則，這一家的生活，真無法維持的。初出發的時候以為打上海也不過像打滿洲一樣，只消一晚的，誰知戰爭竟延長了這久；看這樣子，還不知道幾時才得解決呢！我只祝你勝利與早日歸來。』

『靜枝』

信已經看完了，不，已經看過幾遍了。但中村的視線還不想從那上面離開。其實，這樣一封簡短的信，在中村是早已一字一字背誦得過來了，和自己一樣，只念完小學的妻，不能寫出多少漢字，幾乎全篇都是用「假名」寫的。而這每個筆劃簡單，靜默地躺着的假名，在

中村眼裏，就像一個小小的精靈，都在跳動，跳動，漸漸旋轉成爲亂麻似的一團；於是中村的心緒，也就隨之陷於極端的紊亂了。

中村是北部日本某山岳地帶一個偏僻的鄉村上的謹愿的農夫；自從十四歲那年，他的畢生勞苦的父親棄他而長逝以後，他便依着母親，繼承父親佃租的田地，日夜不息地耕種到現在。起初還不覺得生活那麼辛酸。因爲母親可以做一個人的事，沒有什麼負擔；但十幾年的工夫，也談不上蓄積。結婚以後，這生活的重担，便壓上他的肩頭來了。不幸的妻，在生頭胎的貞子的時候，因爲產後沒有休養，便入田圃工作，以致患下一場大病，後來便成爲半身不遂了。母親年老漸衰，雖則家裏的事情還是由她老人家一手照料，但稍微用力一點的事，便做不來。如果那辛苦養大，負着莫大的指望的長子政男不死，也還未始沒有辦法，然而，不幸，最不幸，在他十七歲的時候，與一千多個同伴，同時被活埋在一個炸裂的炭礦坑裏了；可憐的中村，只捧着那三十元的撫卹金發昏。政男以下，接連幾個子女沒有養成，現在身邊還有三個小的，最小的只不過一歲多。而大的也還不到十歲，於是這一家八口，除貞子

每年一點極少的幫助外，便要這位可憐的農夫一手撐持了。然而田地的收入，一半以上要用來繳納田租；年來農產物價格低落，肥料以及各種的工業品相對的增高；加之國稅，地方稅的繁重；於是以一人的力量來撐持這入口的家計，便名符其實的有點岌岌乎危哉了。可憐的偏僻的鄉村，幾乎看報的人都沒有幾個，故雖在文化程度較高的日本，而住在這村裏的人，還保存着原始的愚昧，他們那裏知道這生活艱辛的原因來，只在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下，吁嘆着自己的命運而已。

心緒如麻的中村，從那旋轉着的字的縫裏，似乎窺見了許多的面容，像是妻在悲慟，又像是戰戰巍巍的年老枯瘦的母親，一時又像是村山伯在瞪着鈴般的眼發怒，又像是貞子掩着面在啜泣……這時，他忘其所以了。忽然一幅悽慘的畫圖懸在他的面前，那是前年冬天，他的堂兄謙吉，因為沒有飯吃，把一家全殺了，然後自己割腹的那幅光景，不覺心裏一驚，毛髮悚然，覺得這割腹的並非謙吉，而就是他自己，似乎看到那七十餘歲，勞苦一生的母親，在他的刀下，咤的一聲倒了，那終年在豬窠似的病牀上蹣跚着的妻，也一樣在躺着流血，那

貞子，那三個小的都一樣的死了，而那最小的阿德被他殺死的時候，是在那一聲爸爸還沒有叫完的當兒，他不覺手上一軟。但還是咬着牙齦把那最後一刀切下了，然後才自己割腹，似乎自己也死了，化一道輕風，飄飄然飛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時，那一向在眼裏旋轉着眩暈着的信上的字，不知何時已經靜止下來了，而變成一顆一顆的炸彈，在爆發，劈拍劈拍地響着，漸漸響的更密了，密了，密成一片，不覺兩手一鬆，那輕輕的一紙，便如秋葉一般，往腳邊飄墮了。腳邊正靜穆地伏着一匹螞蟻，受着這不意的襲擊，便沒命的奔入一個靠近的石孔裏了。中村定神一聽，原來是遠遠地一片槍聲，這才安心下來。

『啊！這槍聲幾時才能停止呵！』

他不覺輕輕嘆了一口氣，於是所有的思慮又都移到戰爭上來了。

作者在前面不是曾說過，這位中村一等兵是一心愛國，一心殺敵的嗎？不錯，如果講到忠君愛國四字，誠實的中村，是對誰也不肯讓的。沒有出發來上海以前，他常常去聽在鄉軍人的演講會，就是現在的長官不也每天對他們說着嗎？爲着國家的發展，戰爭是必要的；日

本之所以成爲一等國者，就是日清，日俄的兩次戰爭。以日本民族之優秀與堅毅之精神，只要再勝幾仗，便要做世界的主人翁了；那時，每個日本人都有的生活過，一個人支配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奴隸。於是中村的腦子裏便只有「日本」，只有「天皇」，只有「戰爭」。每當聽到或自己想到這些話的時候，便不禁胸前一拍，『我天照大神的子孫，只要個個能夠忠君愛國，勇於戰爭，這天下怕不就是我們的了嗎？』的喃喃念着。因此，他在被徵發來上海打仗的時候，真是一躍三丈，以爲畢竟有了這個立功報國的機會了；就是他到上海來以後，不總也是每次奮勇上前，從無畏縮的嗎？然而，現在，現在他竟嘆出了『這槍聲幾時才能停止呵』一類之氣。這就在他自己也不得不奇怪：怎麼？我對於戰爭厭倦了嗎？戰爭不是國家發展上所必要的嗎？如果勝利了，（這是一定的）我們不要成爲世界的主人翁嗎？我怎厭倦了戰爭呢？他不住地自己疑問着。然而，不知爲什麼，這戰爭二字對於他，總不似以前的有味。是的，看這光景，這次的戰爭，恐怕一時還不得解決，懦弱的支那，也竟敢向我們抵抗，寧非咄咄怪事？只是在我，如果戰事長久延長下去的話，甚或——啊！那是怎樣一個可

怕的預想呀！——如果戰死了的話，那將是怎樣辦呢？就不說戰死，若果一粒無情的子彈，穿過一個腳，或飛走了一隻臂膀，那又將怎麼辦呢？那是比死還要痛苦的呀！這時，他忽然想起了去年秋間他破天荒第一次到東京去的時候，看見廢兵在明治神宮祈禱的那幅情景了。那時正是連朝秋霖，天空佈滿着陰霾，像就要壓將下來的樣子，一羣日清，日俄兩次戰爭造成的缺脚缺手的衰老廢兵，並不遮着一點什麼在明治神宮前面那片廣場上，跌坐的跌坐，匍伏的匍伏着，在那裏祈禱一連三天。他們在祈禱什麼呢？爲的是：世界已不知道幾千丈落的變化了，而他們還是靠着那以戰爭當時的生活爲標準的恩餉度日，當然不能支持，然而殘廢之身又不能作工自食，向國家要求增加恩餉，而正是軍費浩繁，財政困難的時候，自然幾次都只有失望，於是只有用這退步的辦法，向死了不知多少年的明治天皇去祈禱了：戰爭是勝利了，國家是成爲一等國了，蒙國家發展的恩惠的若干人們是已經大腹便便了，而他們所得到的呢，這些廢兵所得到的呢？他們所得到的殘廢！是飢餓！想到這裏的中村，不覺胸前一動，哇的要哭出聲來了。這時，忽覺一個人影在他面前一晃，他急抬頭來看，則見一片淡得

可憐的陽光，晒在懶洋洋的路上。牆上與遠近的樹上，連那較遠的草場上，起初爭着喝開水，吃牛肉的弟兄們都一個個東倒西歪地睡着了，在他視野裏，看不到一個站着的人影，不說在他面前，只有遠遠的槍砲聲還在轟轟地響着。他不覺自己奇怪，難道自己發昏了嗎？或者是躺在旁邊的那個中國兵的靈魂嗎？猛可一想，又不覺自己好笑起來，原來是他腦海裏的幻覺，而這人，他現在清楚地知道，就是他同隊的橫田真夫了。不錯，是橫田真夫，他不但看見這個人，就連他常在口裏念着的兩句話，『我們爲誰而戰？爲什麼而戰？』的那兩句話，他都聽出來了。

『我們爲誰而戰？我們爲什麼而戰？』

這兩句話，很重濁地在他腦子裏響着。說也奇怪，當他初次從橫田口裏聽着這兩句話的時候，他是曾經發怒的。當時，他覺得這樣兩句含有輕蔑戰爭的意味的話，在一個爲國家遠道出征的兵士的口裏說出來是怎樣的不應該，怎樣的罪惡，這「爲誰」「爲什麼」不是明顯的嗎？故意地這樣問，不是懷疑戰爭，輕蔑戰爭嗎？他想一拳揮過去。揮掉那橫田的勾着的

鼻子。可是他又覺得橫田並沒明白說出毀壞戰爭的話，而且有些地方，又覺得橫田那人也有些可取，比方他待人那麼誠懇，他的性情那麼剛健而有毅力，望到那雙生氣虎虎的眉毛，便使人生出敬畏之念，於是又不敢輕於動手，只好隨便聽聽而取敬而遠之的態度。現在，這兩句話竟在腦子裏響着，有力地響着。爲什麼呢？可憐的中村，這時，就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對於戰爭懷疑了。但是，懷疑又怎麼樣呢？退伍嗎？是不可能的。還是照樣的奮勇向前嗎？似乎又有點不願意，雖則他還是覺得這樣想時是罪惡。不錯，橫田那人，他於是又這樣想到，的確有點不同的，他是在東京一家印刷工廠裏做工的，也許住在那樣文化發達的地方的人，知識要比我們來得高點；不妨找他說說。或能得到一個較好的解釋。這樣一思想中村，便好像一切疑問都已經得到解釋似的，頓覺輕鬆起來，伸了一伸疲乏的腰，又探手到衣袋裏去撈烟盒。

在絕對主義的官僚支配的政治機構之下，日本的下層的人民是沒有自由的。如像我們所

知道：日本之走入工業國的道路，是在歐洲的工業國家走上了金融支配的階段的那個時候，於是她來不及消滅封建制度，一面靠中日戰爭的結果，中國支出的那筆大賠款，一面利用本國工資的低廉，而將工業的基礎，建築在前工業社會的生產關係上，於是表現在政治上的，便也是半封建的支配，而日本的下層人民便接受了與殖民地人民幾乎是同樣的待遇與命運。然而過去有利於工業發展的農業關係，土地所有關係，到現在却成了工業發展的桎梏；而這種脆弱的經濟組織，一經碰在沖擊着全世界每一海岸的經濟恐慌的洪潮裏，牠的矛盾的裂痕，便如實地顯示了。於是戰爭之對於她之要求，便比對一切末路的工業國家更來得迫切。於是支配者便拚命宣傳戰爭的福音，宣傳軍國主義的精神；而在生活的重壓下日益不支而呻吟着的下層人民便也憧憬着戰時景氣與戰勝後的榮華而認酖酒作旨醪了，可憐的中村，便是其中的一個。

然而中村現在是知道了。

在一間用中國的民房佈置的暫時的軍營裏，愉悅若滿載初歸的商旅的中村，傲然地躺在

靜穆的夜之懷裏。連日的槍聲因暫時的停戰而沉寂，只有從四隣傳來的弟兄們的鼾聲，在奏着起伏的安息之曲，這時，他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一股無名的興奮支配着他全身的每一個細胞，使他想唱，想哭，想戛然而飛！看他那滿含着驚異，希望，光明……的眼光，幾令人疑心不就是昨天坐在那屋基石上的那一個，就是他自己也好像是在做夢。其實，我們就說他是另外一個人，也未始不可以的，因為自從他今天從橫田真夫處得到許多新的知識以後，他實在是另一副皮囊了。

他回想起今天橫田對他所講的一切話，真像奇跡的發現一般，是他生長到四十餘歲從來沒有聽過一句的。不但上面所說的那些話，他已得到了相當的瞭解，就是對於戰爭的意義，他也得到了一個辯證的認識。當他們談到戰爭是如何的殘酷，如何是最大的浪費的時候，他的對於戰爭的懷疑，便一變而為堅決的懣惡了；於是他得意地說出自以為創語的結論道：

『戰爭便是罪惡！』

然而橫田反對了。

「戰爭是弱者求解放的唯一手段！」橫田說。

這是怎樣一個不可輕恕的疏忽呀！他這樣責備他自己。是的，我們向着正預備格殺我們的強盜去理論，去哀懇，那是只有失望的，要想奪得生路，便只有用自己的力量與之決鬥；就是我們現在反對的這種戰爭，也惟有仍用戰爭，才能把他消滅；而此時支那的抗日戰爭，更是毫無疑義的應確認其對於被壓迫的他們自己，以至對於全人類的意義：弱者的鏖鏖是只有戰爭才能解除的呀！他不能不這樣承認了。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一味地反對戰爭的文章，通電演說，以及弭戰會一類的組織等，藝術家製作了許多反戰的戲劇，小說，圖畫等，但，那是戰爭者自己和他御用的人們，用了巧妙的方法在支持自己的地位，欺騙愚昧的奴隸，要不然便是虛無主義者的幻想。他們的罪惡，還在那些正面鼓吹軍國主義的人們之上。」

這一番話，還一字一字的在中村的腦海裏活躍着，就好像橫田還在他耳邊說着似的。他覺得以前認為像支那的軍閥們爲着個人的利益天天屠殺自己的同胞爲不對，爲自己國家的發

展出消滅一個異族是對的那種思想爲可笑，而現在的「戰爭便是罪惡」的這種思想尤爲可笑。罪惡不在戰爭的本身。只要認清各個戰爭的意義，就是要問問『爲誰而戰，爲什麼而戰』，如果是爲大多數人的利益，爲弱者掙脫鐐銬的戰爭，那我們是應當崇拜的呀！只有那樣的戰爭，才是光榮的戰爭！只有那樣的戰死才是光榮的戰死！幫助自己的敵人，去殺戮自己的兄弟，那是如何一種可恥的卑怯的行爲呀！對於過去的憤怒，與對於將來的熱情，燃燒得這位中村一等兵忘記一切現實了，他好像自己是正在從事解放的戰爭，眼前浮起像地球表面一樣寬的一面戰場，他，他的妻，女兒貞子，謙吉，謙吉的一家，橫田真夫，以及若——干，若——干像自己一樣，一向過着奴隸生活的人們通通站在一條戰綫上向着敵人英勇地殺去。而敵人呢？並不是支那的兵士或百姓，正是每天指揮着他們的長官，長官後面站着的人，那戰爭的需要者，主持者，他們正在卑怯地殼顛着。中村不覺將身子一挺，率口叫出了一聲：

『殺——』

只聽得——

「中村，中村！你做什麼？」

一位旁邊睡着的弟兄，在叫着牠。

中村醒了，摸摸自己，正裹着一床薄薄的軍毯，睡在地板上。冷風從窗隙裏偷了進來，在身體的四周爬着，找那最虛弱的地方進攻。

然而我們與其說：這是他的幻覺，不如說：他是真的在戰爭，這是一點沒有誇張的，因為今天他和橫田談話的最後的結果，便是他答應參加橫田他們的罷戰歸國運動。

「我們對於這種戰爭，不能因為厭惡牠，而就僅僅迴避牠，咀咒牠，我們要積極的破壞牠，還要儘可能的轉變牠的性質。要為這樣而死，才是光榮的。」

這是他從橫田處接受過來的話。

因此，他的喜悅，並非是僅僅因為得了許多新奇的知識，而是這些新奇的知識領導着他走入了一個新的生命的道程——他決心要做個光榮的戰死者……

下 「便宜了他們」

其後，若干日子。

正是中村在吟味着新生活的意義與計劃着怎樣去展開「他們的戰爭」的一夜，在另一間房裏，隔着公務檯坐着兩個軍官。

「司令部的這個辦法，真是妙極了。」蓄着卓別麟式的鬍子，貓臉的那一個，用睜得足圓的眼珠，直射在他的對手的臉上。

脂肪醱漲得像肥豬似的對手，只不經意地「唔」了一聲，一心看着手上拿着的一張名單，輕輕地念着：「新編特動隊——隊長古賀正一郎——」

「如果明正典刑的話，」貓臉的那個又繼續着說，「不但拿不出有力的理由，要緊的，是將動搖全體的軍心。這樣一來——這種不合軍略的衝鋒，前面當然是過不去的，後面有機關槍截住，還不是一樣的全盤打死？除掉幾個負責的人外，不但沒人知道：還可藉此作一番戰爭的鼓動。」說着把肩膀一聳，頸子伸得更長了些：「不知道是幾時偵查清楚的。」

『最近。』肥豬說着慢慢也把笨重的頭抬了起來。『以前只知道有些份子不穩，但一時不易偵悉。據說被煽動的不少，這七十四個是最首要的。』

『這辦法好是好極了，只是一件，』貓臉的又說，『太便宜了他們，還是說他們是光榮的戰死呢，這些亂臣賊子！』

『可不是！——唔，只差十分到一點了，你快去把那一隊，新編特動隊調好，準備出發！』肥豬把一時放上懷錶的眼光移向貓臉，一面說着，一面自己也站了起來。

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東京（自然還有日本其他的地方）的街上，響着急促的賣號外的鈴聲，報告如次的一個驚人的消息：

『今日午前一時半。新編古賀特動隊回敵軍左翼衝鋒，七十四名全部戰死。』
而標題的底下，便恰有貓臉軍官所不甘心說的那一行：

『咄！咄！光榮的戰死！』

毀滅

郭源新

一

從三山街蔡益所書坊回家，阮大鉞滿心高興，闊步跨進他的圖書凌亂的書齋，把矮而胖的身子，自己堆放在一張太師椅上，深深吐了一口氣，用手理了理濃而長的大鬍子，彷彿辦妥了一件極重要的大事似的，滿臉是得意之色。

隨手拿了一本宋本的李義山集來看，看不了幾行，又隨手拋在書桌上了。心底還留着些興奮的情緒，未曾散盡。

積年的怨氣和仇恨，總算一旦消釋盡了。陳定生，那個瘦長個兒的書生，帶着蒼白的臉，顫抖的聲音，一手攀着他的轎轅，氣呼呼的叫道：「爲什麼……爲什麼……要捉我們？」

吳次尾，那個胖胖的滿臉紅光的人，却急得半句話都說不出，張口結舌的站在那裏。而華貴的公子哥兒，侯朝宗，也把一手擋着轎夫的前進，張大了雙眼，激動地叫道：

『這是怎麼說的？我剛來訪友……爲什麼牽到我身上來？』

用手理他那濃而長大的鬍子，他裝做嚴冷的樣子，理也不理他們，祇吩咐蔡益所和坊長道：『這幾個人交給你們看管着。一會兒校尉便來的。跑掉一個，問你們要人！』一面揮着手命令轎夫快走。四個壯健的漢子，脚下用一用勁，便擺脫了書生們的攔阻，直闖前去，把顫抖而驚駭的罵聲留在後面，轉一個灣，就連這些聲音也聽不見了。

大鍼心裏在匿笑，臉上却還是冰冷冷的，一絲笑容都沒有——要回家笑個痛快——他坐在轎裏幾次要回頭望望，那幾個書呆子究竟怎麼個驚嚇的樣子，却礙於大員的體統，不好向轎後看。

『這些小子們也有今日！』他痛快得像咒詛又像歡呼的默語道。

他感到自己的偉大和有權力；第一次把陳年積月的自卑的黑塵掃除開去。

他曾經那樣卑屈的求交於那班人，却都被冷峻的拒絕了，門戶之見，竟這樣的顛撲不破！而不料，一朝權在手，他們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書生到底值得幾文錢！祇會說大話、開空口，枉自裝大。臨到利害關頭，却也一般的驚惶失色，無可奈何！

爲了他們的不中用，更顯得自己的有權力，偉大，和手段的潑辣。『好說是不中用的。總得給他們些手段看看，』而權力是那末可愛的東西啊。怪不得人家把握住她，總不肯放手！

丁祭時候的受辱，借戲時候的挨罵，求交於侯方域時的狼狽，想起來便是一塊重鉛的錘子壓住心頭。

咬緊了牙齒，想來尙有餘恨！那些小子們，自命爲名士，清流，好不氣焰逼人。直把人逼到無縫可鑽入的窘狀裏去。『也有今日！』他自言自語，把拳頭狠狠的擊了一下書桌，用力太重了，不覺得把自己的拳頭打痛。

『無毒不丈夫，』他把心一橫，也顧不得什麼輿論，什麼良知了。誰叫他們那些小子們從前那樣的不給人餘地，今天他也不必給他們留什麼餘地了。

『還是這樣辦好！一不做，二不休，』他坐在那裏沈吟，自語道；『把他們算倒周鑑，雷演祚黨羽裏去！』

他明白馬士英是怎樣的害怕周，雷，皇上是怎樣的痛恨周，雷。一加上周，雷的黨羽之名便是一個死。

他站了起來，矮胖的身軀在書齋裏很艱難的挪動着。

窗外的桃花正在盛開。一片的紅，映得雪亮的書齋都有些紅光在浮泛着。他的黃澄澄的圓胖的多油的臉上，也泛上來一層紅的喜色。

他親手培植的幾盆小盆松，栽在古甕鉢裏，是那樣的頑健蒼翠，有若主人般的待時發蹟。

一一

『您家大人在家麼？』一陣急促的烏靴聲在天井傍遊廊裏踏響着。

『在書齋裏呢，楊大人？』書童抱琴說道。

大鍼從自足的得意的迷惘裏醒了轉來，

『哈，哈，哈，我正說着龍友今天怎樣還不來，你便應聲而來；巧極，巧極，請進，請進。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隨時準備好了的笑聲，宏亮的脫口而出。

但一看楊文驄的氣急敗壞的神色。却把他的高興當頭打回去，像一陣雹雨把滿樹的蓓蕾都打折了一般。

『時局有點不妙！你聽見什麼風聲麼，圓老？』文驄張皇無措的說道。

大鍼的心臟像從腔膛裏跳出，跑進了冰水裏一樣，一陣的涼麻。

『出了什麼事，龍友？出了什麼事？我一點還不知道呢。』他有點氣促的說。

文驄坐了下來，鎮定了他自己。太陽光帶進了的桃花的紅影，正射在他金絲繡圓鶴的白緞袍上。

『時局是糟透了！』他嘆息道，『我輩真不知死所！難道再要演一次被髮左衽的慘劇麼？我是定了主意的。圓老，您有什麼救國的方略？』

大鍼着急道：「到底是什麼事呢，龍友？時局呢，果然是糟透了，但我想……」

底下是要說「小朝廷的大臣恐怕是拿得穩做下去的吧」的話，爲了新參預了朝廷大計，不像前月那末可以自由閒評的了，不得不自己矜持着，放出大臣的體態來，這句放肆的無忌憚的話，已到了口邊，便又縮了回去。

「恐怕小朝廷有些不穩呢，」龍友啞聲的說道。

「難道兵部方面得到什麼特別危急的情報麼？」

龍友點點頭。

大鍼的心肺似大鼓般的重重的被擊了一記，

「大事不可爲矣！我們也該拿出點主張來。」

「到底是什麼事呢？快說出來吧。等會兒再商量。」大鍼有點不能忍耐。

「十萬火急的軍報說，——我剛才在兵部接到的，已經差人飛報馬公了——中原方面要有個大變，大變！唉，唉，」龍友有點激昂起來，清癯的臉龐，顯得更瘦削了，「軍將們

實在太不可靠了，他們平日高官厚祿，養尊處優，一旦有了事，就一個也不可靠，都只顧自家利益，辜負朝廷，耽誤國事。唉，武將如此，我輩文臣真是不知死所了！」

「難道高傑又出了什麼花樣麼？他是史可法信任的人，難道竟獻河給北廷了麼？」大鉞有點驚惶，但也似在意料之中，神色還鎮定。

「不，高傑死了！一世梟雄，落得這般的下場！」

「是怎樣死的呢？」大鉞定了心，反覺得有點舒暢，像拔去一堆礙道的荆棘。高傑是黨於史可法的，南都的主事者們對於他都有三分的忌憚。

「是被許定國殺的，」龍友道：「高傑一到了開，洛，自負是宿將，就目中無人起來，要想把許定國的軍隊奪過去，給他自己帶。定國却暗地裏和北兵勾結好，表面上對高傑恭順無比，却把他騙到一個宴會裏，下手將他和幾個重要將官都殺了。高傑的部下，散去的一半，歸降許定國的一半。如今聽說定國已拜表北庭，請兵渡河，不久就要南下了！圓老，您想這局面怎麼補救呢？這時候還有誰能夠阻擋？先帝信任的宿將，祇存左良玉和黃得功了。」

得功部下貪戀揚州的繁華，怎肯北上禦敵？良玉，是擁衆數十萬，當武，漢四戰之區，獨力防闖，又怎能東向開，洛出發？」

大鍼慢條斯理的撫弄着他領下的大把濃鬚，沈吟未語，心裏已大爲安定，沒有剛才騾末惶惶然了。

「我看的大勢還不至全然無望。許定國和北庭那邊，都可以設法疏解。我們正遣左戀第到北庭去修好，還可以用緩兵之計。先安內患，將來再和強鄰算賬，也不爲遲。至於對許定國，只可加以撫慰，萬不可操切從事。該極力柔懷他，不使他爲北庭所用。這我有個成算在……」

書童梅琴闖了進來，說道：「爺，馬府的許大爺要見，現在門外等。」

龍友就站了起來，說：「小弟告辭，先走一步。」

大鍼送了他出去。一陣風來，吹落無數桃花瓣，點綴得遍地豔紅，襯着碧綠的蒼苔砌草，越顯得淒楚可憐。詩人的龍友，向來是最關懷花開花落的，今天却熟視無覩的走過去了。

「究竟這事怎麼辦呢？殺了防河的大將，罪名不細。如果不重重懲治，怎麼好整飭軍紀？」馬士英打着官話道。

馬府的大客廳裏，地上鋪着美麗奪目的厚氈，向南的窗戶都打開了，讓太陽光晒進來。幾個幕客和阮大賊坐在那裏，身子都半浸在朝陽的金光裏。

「這事必得嚴辦，而且也得雪一雪高將軍的沈寃。」一個幕客道。

「實在，將官們在外面鬧得太不成體統了；中央的軍令竟有些行不動。必得趁這回大加整飭一番。」

「我也是這個意思，」士英道，「不過操之過急，許定國也許便要叛變。聽說他已經和北庭有些聯絡了。」

大家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來。

沈默了好久。圖案似的窗外樹影，很清晰的射在厚地氈上，地氈上原有的花紋都被攪

亂。

「如果出兵去討伐他呢，有誰可以派遣的？有了妥人，也就可使他兼負防河的大責。」
士英道。

「這責任太大了。非老先生自行不可。但老先生現負着拱衛南都的大任，又怎能輕身北上呢？必得一個有威望的大臣宿將去才好。」一個幕客道。

「史閣部怎樣呢？」士英道。

「他現駐在揚州，總督兩淮諸將，論理是可以請他北上的。但去年六月間，高傑和黃得功，劉良佐諸將爭奪揚州，演出怪劇，他身爲主帥，竟一籌莫展，現在又怎能當此大任呢？況且，黃，劉輩也未必肯捨棄安樂的揚州，向貧苦的北地？」大鍼侃侃而談起來。

「那末左良玉呢，可否請他移師東向？」一位新來的不知南都政局的幕客說。

大鍼和士英交換了一個疑懼的眼色。原來左良玉這個名字，在他們心上是個很大的威脅。紛紛藉藉的傳言，說是王之明就是故太子，現被馬，阮所囚，左良玉有舉兵向江南肅清

君側之說。這半個月來，他們二人正在苦思焦慮，要設法消弭這西部的大患。如今這話正觸動他們的心病。

但立刻，大鉞便幾乎帶着訶責口氣，大聲說道，「這更不可能！左良玉獅子野心，舉止不可測度。他擁衆至五十萬，流賊歸降的居其多數。中央軍令，他往往置之不理。外邊的謠言，不正在說他要就食江南麼？這一個調遣令，却正給他一個移師東向的口實！」

「着呀！」士英點頭道，「左良玉是萬不可遣動的。何況闖逆猶熾，張獻忠雖蟄伏四川，亦眷眷不忘中土，這一支重兵，是決然不能從武漢移調開去的。」

沈默的空氣又瀰漫了全廳。

這問題是意外的嚴重。

「圓海，你必定有石全之策，何妨說出來呢？」士英，隔了一會，向大鉞提示說。

大鉞低了頭，在看地氈上樹影的擺動，外面正吹過一陣不小的春風。

理了理領下的大濃鬚，他徐徐說道：「論理呢，這是必得秉公嚴辦一下，方可使悍將驕

兵知有朝廷法度。但時勢如此，雖有聖人，也決不能一下挽回這積重難返的結習。而況急則生變，徒然使北庭有所藉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是抓住許定國，不令他北走。必須用種種方法羈縻住他，使他安心，不生猜忌。所以必得趕快派人北上去疏解，去撫慰他，一面趕早下詔安撫他的軍心，遲了必然生變！目前正是用人之際，也顧不得什麼威信什麼綱紀了。」

「但他仇殺高傑的事怎麼辯解呢？」士英道。

「那也不難。高傑驕悍不法，爲衆所知。他久已孤立無援，決不會有人爲他報復的。我們只消小施詭計，便可面面俱到了，就說高傑剋扣軍餉，士卒譁變。他不幸爲部下所殺。還虧得許定國撫輯其衆，未生大變。就不妨藉此獎賞他一番，一面虛張聲勢，說要出重賞以求刺殺高某的賊人，借此掩飾外人耳目。這樣定國必定感激涕恩帥，爲我所用了。」

「此計大妙！此計大妙！」士英微笑點頭稱贊道。彷彿一天的愁雲便從此消散盡淨一般。「究竟圓海是成竹在胸，真不愧智囊之目！」說着一隻肥胖的紅潤的大手，連連撫拍大 賊的肩膀。

大賊覺得有些忸怩，但立刻便又坦然了，當即呵呵大笑道，「事如有成，還是托恩帥的鴻福！」

四

但許定國並不會受到南朝的籠絡。他早已向北廷通款迎降，將黃河險要雙手捧到清國攝政王的面前了。關外的十萬精悍鐵騎，早已浩浩蕩蕩，渡河而過，正在等待時機，要奮向兩淮進發。

「真想不到許定國竟會投北呢！」士英，蹙額皺眉的說，「總怪我們走差了一着。當初不教高傑去防河，此事便不會有；高，許不爭帥，此事也不會有。……」

「不是我說句下井投石的話，這事全壞在高傑之手！高傑不北上防河，許定國是決不會激叛的。」大賊苦着臉說，長鬚子的尖端，被拉得更起勁。本來還想說，也該歸咎於史可法的舉薦失人，但一轉念之間，終於把這話倒咽下去。

彼此都皺着眉頭坐在那裏。相對無言。樹影在地氈上移動，大宣爐裏一爐好香的烟氣，

鼻鼻不斷的上升，東面的壁衣浴在太陽光裏，上面附着的金碧錦繡，反射出耀目的光彩。中堂掛着的一幅宋徽宗的墨龍，張牙舞爪的像要飛舞下來。西壁是一幅馬和之的山水，那種細軟柔和的筆觸，直欲凸出絹面來，令人忘記了是坐在京市的宅院裏。

但一切都不會使坐在那裏的人們發生興趣。切身的焦慮攔住了他們的心，不斷地在嚙，在咬，在啃。

這蠻族的南侵，破壞了他們的優遊華貴的生活，是無疑的。許定國的獻河，至少會熾起北廷乘機解決南部的慾火。定國對於南都的兵力和一切弱點是瞭若指掌的。他知道怎樣爲自己的地位打算，怎樣可以保全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馬士英他們呢，當然也身家之念更重於國家的興亡。但他們的一切享受，究竟是依傍南朝而有的。南朝一旦傾覆，他們還不要像失羣的雁或失水的魚一般感着狼狽麼？

於是，將怎樣保全這個小朝廷，也就是將怎樣保全他們自己的身家的念頭，橫梗在他們的心上。

「圓海，那策既行不通，你還有何策呢？」

大鍼在硬木大椅上，挪動了一下圓胖的身體，遲遲疑疑的答道：「那，那，待下官仔細想一想……除了用緩兵之計，穩住了北廷的兵馬之外，是別無他策的了。無論答應他們什麼條件都可以。祇要北兵不渡淮。從前石晉拿燕雲之地給契丹，宋朝歲奉巨幣賂遼金，都無非不欲因小而失大，情願忍痛一時，保全實力徐圖後舉的。」這迂闊之論，只算得他的無話可答的回答，連他自己也不知在說什麼的。

「但是北廷的兵馬，怎樣就肯中止開、洛，不再南下呢？我們再能給他們什麼利益呢，現在是北京中原都已去的了？」士英道。

大鍼沈吟不語，只不住的撫摸濃鬚，摸得一根根油光烏黑。

只有一個最後的希望：北廷能夠知足而止，能夠以理折服。左懋第的口才，能夠感動北軍中大將，也未可知。但這却要看天意，非人力所能爲了。此時這種希望的影子，還像金色綠色紫色的琉璃宮瓦在太陽光中閃爍搖曳那樣的，捉摸不定。

「也祇有盡人事以聽天命的了！」大鉞嘆息道。

濃濃的陰影爬在每個人的心上，飄搖的不知自己置身何所，更不知明天要變成怎樣一個局面。祇有極微渺的一星星希望，像天色將明時油燈裏的殘燼似的一映一映地跳動。

突然的，一陣沈重的足步聲急促地從外面而來，一個門役報告道：「史閣部大人在門口了，說有機密大事立刻要見恩帥！」

廳中的空氣立刻感得壓迫嚴重起來。

「圓海，你到我書齋裏先坐一會兒吧。我們還有事要細談，也許今夜便在這裏作竟夜談，不必走了。」士英吩咐道。

大鉞連連的答應，退入廳後去。

五

「糟了！糟了！」士英一進了書齋，便跌足的叫道，臉色灰敗的如死一般。

大鉞不敢問他什麼，但知道史閣部帶來的必是極嚴重的消息。眼前一陣烏黑，顯見得是

凶多吉少。胸膛裏空洞洞的，霎時間富貴榮華，仇親恩怨，都似雪獅子見了火一般，化作了
一灘清水。

「圓海。」士英坐了下來叫道：「什麼都完結了！北兵是旦暮之間就要南下的！許定國
做了先鋒！這罪該萬死的逆賊！還有誰擋得住他呢？史可法自告奮勇，要去防守兩淮。但
黃得功和二劉的兵馬怎麼可靠？怎麼敵得住北兵正盛的聲勢？我們都要完了吧！」

像空虛了一切似的闐然的頹喪。

沈重而窒塞的沈默和空虛！銅壺裏的滴漏聲都可以聽得見。階下有兩個書童在那裏聽候
使喚。他們也沈靜得像一對泥人，但呼吸和心臟的搏動聲規律地從碧窗紗裏送進來。

太陽光的金影還在西牆頭，未曾爬過去。但一隻早出的蝙蝠已經燕子一般輕快的在階前
拍翼了。

「我們的能力已經用盡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大鉞淒然的嘆道，那黃胖的圓臉，
劃上了一道道的苦痕，活像一個被斬下來裝在小木籠裏的首級。「依我說，除了緩兵或乾脆

迎降之外，實在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

「迎降」這兩個大字很響亮的從大鉞的口中發出，他自己也奇怪，素來是謹慎小心的自己，怎麼竟會把可怕的兩個字，脫口而出！

「說來呢，小朝廷也實在無可依戀了，」士英也披肝瀝胆的說道，「我們的敵人是那麼多。就是南朝站得住，我們的富貴也豈能永保？史可法、黃得功、左良玉，他們有實力的人，個個是反對我們的。我只仗着那枝京師拱衛軍，你是知道的，那些小將官如何中得用？十個兵的餉額，倒被吞去了七個。乾脆是沒有辦法的！」他低了聲，「圓海，你我說句肺腑話吧，祇要身家財產能夠保得住，便歸了北也沒有什麼。那勞什子的什麼官，我也不想做下去了。」

大鉞心裏一陣的明亮，漸漸的又有了生氣。「可不是麼，恩帥？敵是敵不過的，枉送了許多人的性命，好不作孽！」識時勢者為俊傑。我聽見史可程說過——他剛從北邊來，你老見過他麼？——」

士英搖搖頭道：「不會。但聽說，史可法當他是漢奸，上了本，說什麼『大義滅親』，自行舉發，要辦他個重重的罪呢。但皇上總礙着可法的面子，不好認真辦他，只把他拘禁在家，用一個養母終老的名義，前事一字不提了。」

「可還不是那末一套，不過可程倒是可親近的人，沒有他哥的那股傻八輪東的勁兒。他和我說起過，闖賊進了京師，鬧得鷄犬不甯，要不是他老太爺從前一個奴才做了老闖的親信，他也幾乎不免。有錢的國戚大僚，沒有一個不被搜括干淨的，還受了百般的難堪的刑罰，什麼都給抬了去。但說北兵却厚道，有紀律，進了城，首先便禁止擄掠。殺了好久乘風打劫的土棍。有洪老在那邊呢，凡事都做得主。過幾天，就要改葬先帝，恢復舊官的產業，發還府第了。人家是王者之師，可說是市井不驚，秋毫無擾，那裏像闖賊們那麼暴亂的？我當初不大信他的話，但有一個舍親，在京做部曹的，也南來了，同他說的絲毫無二。還說是南北來往可以無阻，並不查禁京官回籍的。」放低了聲音，「確是王者之師呢。周府被闖賊奪去了的財物，查明了。也都發回了。難道天意真是屬於北廷了！」說至此聲音更低，兩個

頭也幾乎碰在一處。『聽說北方有種種吉祥的徵兆呢。洪老師那邊，小弟有熟人；他對小弟也甚有恩意。倒不妨先去聯絡聯絡。』

士英嘆了一口氣道：『論理呢，這小朝廷是我們手創的，那有不與共存亡之理？但時勢至此，也顧不得了，「孺子可保則保之」。要是天意不順的話，也祇好出於那一途了。』又放低了聲音，俯着大鍼的耳邊，說道：『洪老那邊，倒要仗吾兄爲弟關照一下。』

大鍼點點頭，不說什麼。他向來對士英是卑躬屈節慣了的，不知怎樣，他今天的地位却有些特別。在馬府裏，雖是心腹，他向來都以幕僚看待，今天他却像成了士英的同列人了。

『要能如此，弟固不失爲富家翁，兄也穩穩還在文學侍從之列。』士英呵呵大笑的拿這預言做結束。

桌邊，滿是書箱，楠木打成的，箱裏的古書，大鍼是很熟悉的，無不是珍祕的鈔本，宋元的刻本。他最愛那宋刻的唐人小集；那麼雋美的筆劃，恰好和他清逸的詩篇相配稱。一翻開來便值得心醉。士英也怪喜愛牠。還有世綵堂廖刻的幾部書，字的銀鈎鐵畫，紙是那麼潔

白無纖塵地上放着一個小方箱，是士英近幾天才得到的一部淮海詩詞集。箱頂上的一列小箱是宋拓的古帖。兩個大立櫃，放在地上，佔了書齋的三之一的地盤。那裏面是許多唐宋名家的字畫。地上的一個古窰的大口圓瓶，隨意插放着幾軸小幅山水花卉。隨手取一卷來打開，却是倪雲林畫的拳石小松。

窗外是蓬蓬鬱鬱的奇花異木，以及玲瓏剔透的怪石奇峯。月亮從東邊剛上來。還帶着些未清醒的黃暈。一支白梨花，正橫在窗前，那花影被月光帶映在栗色的大花梨木書桌上，怪有丰致的。

大鍼他自己家裏，也正充斥着這一切不能捨棄的圖書珍玩。他總得設法保全它們。這是先民的精靈所繫的呢！要是一旦由他們失却，那罪孽還能贖嗎？單爲了這保全文化的責任，他們也得籌個萬全之策。

那一夜，他們倆密談到鷄鳴；書童們在廊下磕睡，被喚醒添香換茶，不止兩三次。

六

「恩帥，聽見外邊的謠言了麼？風聲不大好呢，還是針對着我們兩個發的！但北廷方面倒反而像沒有什麼警報了。」大鉞倉倉皇皇的闖了進來，就不轉氣的連說了這一大套。

士英臉色焦黃，像已嚇破了胆，一點主意也沒有。他顫抖抖的說道：「不是謠言，是實在的事。但怎麼辦呢，圓海？這可利害呢。不比北兵！北兵過了河，就停頓在那裏了，一時不至於南下。我見到那人的檄文呢，上面的話可利害。」

隨手從栗色花梨木大書桌上的亂紙堆裏檢出一份檄文遞給大鉞。

大鉞隨讀隨變了色。「這是從那裏說起？國勢危急到這地步，還要自己火併嗎！」

「不是火併，圓海，他說的是清君側呢。」放低了聲音。「儘有人同情他呢。你知道，我的兵是沒法和牠抵抗的，他這一來，是浩浩蕩蕩的奔向東南沿江而下，怎樣辦呢？聽說有十幾萬人馬呢。圓海。你得想一個法子。否則，我們都是沒命的了！共富貴的儘有人，共患難的可難說了！」士英大有感慨的嘆道。

大鉞臉上也現着從未曾有的憂鬱，黃胖的臉。更是焦黃得可怕，坐在那裏，老撫摸自己

的鬍子，一聲不響。

他眼望着壁上的畫軸，却實在空茫茫的一無所見。他想前想後，一肚子的悶氣，覺得誤會他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又何曾作過什麼大逆不道的罪孽！爲什麼有這許多人站在那裏反對他？至於馬士英，他是當朝掌着生殺大權的，他自己爲什麼事也被打入他的一行列裏去？心裏有點後悔，但更甚的是懊喪。馬，阮這兩個姓聯在一處，便成了咒詛的目的。這怨尤是因何招來的呢？他自己也不大明白！……心裏只覺得刺痛，彷彿立在絕壁之下，斷斷不能退縮。還是橫一橫心吧……他是不能任人宰割的……不，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總得反抗！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他都可犧牲，都不顧恤！但他不得不保護自己，決不能讓仇人們佔了上風……不，不能的！他阮鬍子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也還是有幾分急智幹才可以用。他總得自救，他斷不退縮！

祇在那一剎那間，他便打定了主意：絕對不能退，退一步，便退入陷阱裏去。幹，不退却！他狠狠的摸着自己的鬍子，彷彿那鬍子被拉得急了，便會替他想出什麼却敵的妙計來似

的。

室中沉寂得連自己心肺的搏動也清晰可聞。士英知道他在深謀默策，便不去打擾他，只把眼光釘在窗外。一陣陣的幽香從窗口噴射出來。新近有人從福建送了十幾盆絕品的素心蘭給他，栽在綠地白花的古窰的方盆裏。他很喜愛它們，有十幾箭枝葉生得直堪入畫。正請了幾個門下的畫師在布稿。預備刊一部蘭譜。牆角的幾株高到簷際的芭蕉，把濃綠直送入窗邊。滿滿的一樹梨花，似雪點般的細密，正在盛放。太陽光是那麼可愛的遍地照射着。幾隻大鳳蝶，帶着新妍斑斕的一雙大粉翼，在那裏自在的飛。一口漢代的大銅瓶裏，插着幾朵紫紅色牡丹花，朵朵大如果盆，正放在書桌上。古玩架上，一個柴窰的磁碗裏，正養着一隻綠毛小龜，那背上的綠毛，細長纖直，鮮翠可愛，一點沒有曲折，也沒有一點污穢的雜物夾雜在裏面。白色的唐磁小鉢裏，栽着一株小盆松，高僅及三寸，而蟠悍之勢，却似冲天的大木。一個胭脂色的玉碗，說是太真的遺物，擺設在一隻大白玉瓶旁邊，那瓶裏插的是幾枝硃紅耀眼的大珊瑚。

老釘在這些清玩的器物上，士英的眼光有些酸溜溜的；在這樣的好天氣，好春景裏，難道竟要和這一切的珍品一旦告別麼？辛苦了一世的收藏，竟將一旦屬之於他人麼？萬端的愁緒，萬種的依回；而前月新娶的侍姬阿嬌，又那麼的婉轉依人，嬌媚可喜……難道也將從他身傍眼睜睜看人奪去麼？

他有些不服，決計要和這不幸的運命抗爭到底。但有什麼反抗的力量呢？他是明白他自己和他的軍隊的。他知道這一年來，當朝執政的結果是結下了多少的死活冤家。左良玉的軍隊一到南京，他就決然無幸，比鐵券書上的文字還要確定的。左軍向江南移動的目的，一面說是就食，一面却是剷除他和大鉞。他想不出絲毫抵抗的辦法。他心裏充滿着頹喪，顧惜，依戀，恐怖的情緒……遲之又久，他竟想到向北逃亡……

「這一着可對了！」大鉞叫了起來，把士英從迷惘裏驚醒。

「有了什麼妙計了麼？」士英懶懶的問。

「這一着棋下得絕妙，若不中，我不姓阮！」大鉞面有得色的說道。

士英隨着寬了幾分心。問道：「怎樣呢，圓海？如有什麼破費，我們斷不吝惜！」

「倒是要用幾文的，但不必多。」隨即放低了聲音說道，「這是可謂一箭雙鵰。我們設法勸誘黃得功撤了淮防的兵，叫他向西去抵抗左師。如今得功正以勤王報國自命，我們一面發他一份重餉，一面用御旨命令，他決沒有不去的。他決不敢抗命！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但我們却可保全了一時。此計不怕不妥，若還得功擋阻不住，那我還有一計。那得到詩人楊龍友了。」

「就派人去請龍友來！」

七

楊龍友爲了侯朝宗的被捕，心裏很不高興。蘇崑生到過他寓所好幾趟了，祇是懇切的求救於他。他知道這事非阮大鍼不能了，也曾跑到大鍼那裏去，却撲了一個空。

這兩天，西師的風聲很緊，他也知道。只得暫時放下了這條營救人的心腸，呆呆的坐在家裏悶。要拿起筆來畫些什麼，但茫然若失的情緒却使他的筆觸成爲亂抹胡塗的情形，沒有

一筆是自己滿意的。一賭氣，擲了筆不畫了。躺在坑床上，枕着妃色的綉墊，拿着一本蘇長公小品讀，却也讀不進什麼去。

他沒有什麼牽掛。他的愛妾，已會慷慨的和他說過，要有什麼不測，她是打算侍候他一同報國的。所不能忘情的，只有小小一批藏書和字畫。他雖然不能和阮、馬爭購什麼，在那裏面，却着實有些神品，都是他費了好些心血搜求來的。但那也是身外物……說拋却，便也不難拋却。

但終不能忘情……心裏只是慌慌的，空洞洞的，不知道在亂些什麼。

西師的趨向江南，他雖不怎樣重視；却未免爲國家擔憂。在這危急關頭，他誠心的不願看見自己兄弟的火併。而爲了和阮、馬的不淺的交誼，也有些不忍坐視他們一旦倒下去。

馬府請他的人來，這才打斷他的茫然的幻想。但還是迷迷胡胡的，像完全沒有睡醒。

「哈，哈，龍友，不請你竟絕迹不來呢！」士英笑着說。「有要事要托你一辦。」

「這事非龍友不辦，只好全權奉托！」大鍼向他作了一個揖說。

龍友有點迷惘，一時說不出什麼來。

「你和侯朝宗不是很熟悉麼？」大鉞接着道。

龍友被觸動了心事，道：「不錯，侯朝宗，他的事我正要來托圓老。昨天到府上去……」

大鉞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都知道，那話可不必再提。已經吩咐他們立刻釋放他出來了。現在求你的是，托你向侯生一說，要他寫一信阻止左師的東向。他父親是左良玉的恩主，左某一生最信服他，敬重他的。侯生不妨冒托他父親的名義，作信給左某，指陳天下大勢以及國家危急之狀，叫他不要倡亂害國。這封信必要寫得暢達痛切，非侯生不辦。」

「朝宗肯寫這信麼？」龍友沉吟道。

「責以大義，沒有不肯寫的。」大鉞道。「你可告訴他，如今正是國家危急存亡之際，再也談不到什麼恩怨親仇了。北廷頓兵於開、洛，其意莫測，闖賊餘衆尙盛，豈宜自己圍牆？朝廷決不咎左良玉既往之事，只要他肯退兵。侯生是有血性之人，一定肯寫這封信的。」

「爲了國家，」龍友悽然的說道，「我不顧老臉去勸他。死活叫他寫了這信就是。」

「着呵，」士英道，「龍友真不愧爲我們的患難交！」

「但全是爲國家計。國事危急至此，我們內部無論如何是不能再自動干戈的！在這一點上，我想，朝宗一定會和我們同意。」

「如果左師非來不可，我們也只得拱手奉讓，決不和他以兵戎相見，」大鉞虛僞的敷衍道。

士英道：「着呵。我們的國家是斷乎不宜再有內戰的了。我什麼都可以退讓，只要他們有辦法提出。我不是戀棧的人。我隨時都可以走，祇要有了替代人。」

「可不是，」大鉞道，「苟有利於國，我們是不惜犧牲一切的。但中樞不宜輕動。這是必要的！任他人有什麼批評，馬公是要盡心力維持到底的！」

龍友不說什麼，立了起來，道：「事不宜遲，我便到朝宗那邊去。」

八

侯朝宗冒他父親之名的信發出了，但同時，黃得功的那支兵馬也被調到江防。淮防完全

空虛了。史可法異常着急，沒有再得力的軍隊可以填補。深怕清兵得了這個消息，乘虛撲了來。

而這時，西兵已經很快的便瓦解了。左良玉中途病死，部下四散。南都的西顧之憂，已是不成問題。

馬、阮們心上落下了一大塊石頭。南都裏幾位盼着朝政有改革清明的一綫希望的人，又都灰了心。

秦淮河邊的人們，仍是歌舞沉酣，大家享受着，娛樂着。馬、阮心上好不痛快。便又故態復萌，擅征暴斂，報復冤仇，享受着這小朝廷的大臣們的最高權威。過一天，算一天。一點不担心什麼。

但，像黃河決了口似的，清廷的鐵騎，已經澎湃奔騰，疾馳南下，沒等到黃得功的回防。史可法和黃得功只好草草的在揚州附近布了防。

經不起略重的一擊，黃得功第一戰便死於陣上，揚州被攻破，史可法投江自殺。

這噩耗傳到了南京，立刻起了一陣極大的騷亂。城內，每天家家戶戶都在紛紛攘攘，搬東移西，像一桶的泥鳅似的在絞亂着。已經有不逞的無賴子們在動亂，聲言要抄劫奸臣惡官們的家產，燒燬他們的房屋。

阮府、馬府的門上，不時，深夜有人去投石，在照牆上貼沒頭揭帖，說是於某日來燒房，或是說，某日要來搶掠。

終日有兵隊在那裏防守，但兵士們的本身便是動亂份子裏的一部份。紀律和秩序，漸漸的維持不住。

一夕數驚，說是清兵已經水陸並進，沿江而來。官府貼了安民的大布告，禁止遷居。但搬走的，逃到鄉僻去的，仍舊一天天的多起來，連城門口都被堵塞。

什麼樣的謠言都有。幾乎一天之內，總有十幾種不同的說法，可驚的又可喜的，時而恐慌，時而暫爲寬懷。有的說，某處勤王兵已經到了。有的說，許定國原是詐降的，現在已經反正，並殺得清兵鼠竄北逃了。有的說，因了神兵助陣，某某義軍大破北兵於某處。……但

立刻，這一切喜訊便被證明爲偽造。北兵是一天天的走近了來。無人可抵擋。竟不設防，也竟無可調去設防的兵馬。他們如入無人之地。勸降的檄文，雪片似的飛來，人心更爲之搖動。

「看這情形，在北軍沒到之前，城內會有一場大劫呢。潑皮們是那樣的騷動。」大鍼担心的說。

士英苦着臉，悄悄的道：「剛從宮裏出來，皇上有遷都之意，可還說不定向那裏遷。」

「可不是，向那裏邊呢？」

「總以逃出這座危城爲第一着，他們都在料理行裝。」

大鍼還不想搬動。北兵入了城，他總以爲自己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我們怎麼辦呢？隨駕？留守？」士英向大鍼映映眼。他是想借口隨駕而溜回家鄉去的。

「留守爲上，我們還有不少兵，聽說，江南的義軍，風氣雲湧似的出來了，也儘夠堅守

一時。」大鍼好像不明白他意思似的說道。

士英走向他身傍，悄悄的道：「你，不知道麼？我的兵是根本靠不住的。這兩天，他們已經混入潑皮隊裏去了。逃難人的箱籠被劫的已經不少。還有公然白晝入民房打劫的。誰都不敢過問。我不能維持這城的治安。……但北兵還不來……就在這幾天我們得小心……剛才當差的來說，有人在貼揭帖，說要聚衆燒我們的宅子。南京住不下去了，還以早走爲是。」

「難道幾天功夫都沒法維持麼？」

「沒有辦法。可慮的是，潑皮們竟勾結了隊伍要大幹。」

大鍼也有點驚慌起來。想不到局面已糟到如此。

留居的計畫根本上動搖起來。

九

大鍼回了家，抱琴哭喪着臉，給他一張揭帖。

「遍街貼着呢，我們的照壁上也有一張。說不定那一天會出事。您老人家得想想法子。」

「坊卒管什麼事的！讓這些潑皮們這樣胡鬧！」大鍼裝着威風，厲聲道。

「沒用，勸阻不了他們。五爺去阻止他們一會，吃了一下老大的拳頭，嚇得連忙逃回家。」

「不會撕下的麼，沒用的東西！」

「撕不淨，逼街都是。早上剛從照壁撕下一張。鬼知道什麼時候又一張貼上去了。」

大鉞心頭有點冷；腔膛裏有點發空。他祇在書齋裏低頭的走，很艱難的挪動他那矮短的胖腿。

「您老人家得打打主意，」門上的老當差，阮五，所謂五爺的，氣呼呼的走進來叫道：

「皇上的鸞駕已經出城門去了！」

「什麼！」大鉞吃驚的抬頭：「他們走了？」

「是的，馬府那邊也搬得一空了。小的剛才碰見他們那邊的馬昇，他押着好幾十車行李說，馬爺騎着馬，在前邊走呢。」

他走前幾步，低聲的說：「稟老爺，得早早的打主意。城裏已經沒了主。剛才在大街上

碰見一班不三不四的小潑皮，有我們的仇人王福在裏，彷彿是會齊商量什麼似的，我只聽見「褲襠子阮」的一句。王福見了我，向他們睜睜眼，便都不聲不響了。有點不妙，老爺。難道真應了揭帖上的話？」

大鍼不說什麼，祇揮一揮手。阮伍退了出來。剛走到門口。

「站住，有話告訴你。」

阮伍連忙垂手站住了。

「叫他們後邊準備車輛。多預備些車輛。」

阮伍諾諾連聲的走去。

大鍼是一心的忙亂，叫道：「抱琴，」他正站在自己的身傍，「你看這書齋裏有什麼該收拾收拾的。」

「書呢？古玩呢？」

「都要！」

「怕一時歸着不好。」

「快些動手，叫攜書他們來幫你。」

「噯！但是沒有箱子好放呢，您老人家。」

書齋裏實在太亂了，可帶走的東西太多，不知怎樣揀選才好。

一大批他所愛的曲本，只好先拋棄下，那不是什麼難得的。但宋版的及精鈔的本子是到要隨身帶走的。還有他自己的寫作，未刻成的，那幾箱子的宋元的字畫，那些宋鑿，漢玉，周鼎古鏡，沒有一樣是捨棄得下的。他費了多少年的心力。培植得百十盆小盆景，沒有一盆肯放下，但怎麼帶着走呢？箱子備了不到五十只，都已裝滿書了。

「有的東西，不會用氈子布匹來包裝麼？蠢才！」

但實在一時收拾不了；什麼都是丟不下的，但能夠隨身攜帶的實在太少了。收了這件，捨不下那件，選得這物，捨棄不掉那物。忙亂了半天，還是一團糟。從前搜括的時候，只嫌其少，現在却又嫌其太多了。

「北兵得什麼時候到呢？」他忘形的問道。

「聽說，沿途搜殺黃軍，還得三五天才能進城。但安民告示已經有了。」抱琴道：「那上面還牽連爺，您老人家的事呢。」他無心的說。

「什麼！」大鍼的身子冷了半截。「怎麼說的？」圓睜了雙眼，狼狽得像被綁出去處刑。「說是什麼罪，小的不大清楚。只聽人說北兵是來打倒奸賊，解民倒懸的。倒有人想着要迎接他們哩。」

大鍼軟癱在一張太師椅上垂頭不語；他明白，自己是成了政爭的犧牲品了。衆矢之的，萬惡所歸。沒法辯解，不能剖釋。最後的一條路，也被塞絕。

逃，匿姓隱名的逃到深山窮谷，只有這條路可走了。還須快。一遲疑，便要脫不得身。掙扎起身子，精神奮發得多，匆匆向內宅跑去。

十

說是輕裝，不帶什麼，却也有十來車的行李。大鍼他自己更換了破舊的衣服，戴着涼

帽，騎着一匹快走的毛驢遠遠的離開車輛十幾步路，裝作平常逃難人似的走着。生怕有人注意，涼帽的簷幾乎遮到眉頭。

滿街上都是人，哄哄亂亂的在跑，在竄，在搬運，像沒有頭的蒼蠅似的，亂成一團，擠成一堆。幾個不三不四的惡少年，站在街上，暗暗的探望。

「南門出了劫案呢，不能走了！」一堆人由南直往北奔，嘈雜雜的大嚷。

「搶的是誰？」

「馬士英那傢伙。有百十輛大車呢，滿是金銀珍寶，全給土匪搶光了，只逃走了他。」

「痛快！天有眼睛！」途人禱告似的這樣說。

嚇得大鉞的車輛再不敢往南奔。回轉來，向西走，車輛人馬擠塞住了。好容易才拐過灣來。

一陣火光，衝天而上。遠遠的有吶喊聲。

「哈，哈，」一個人帶笑的奔過，「馬士英家着火了！」

大鍼感到一陣的暈眩，頭殼裏嗡嗡作響。身子是麻木冰冷的。

他必定要同馬士英同運，這，在他是明瞭得像太陽光一般的。

火光更大，有黑灰滿街上飛。

「這是燒掉的綢緞布匹呢，那黑灰還帶着些綵紋，不會燒盡。」

又是一陣的更細的黑灰，飄飄拂拂的飛揚在天空。一張大的灰，還未化盡，在那裏蝴蝶似的慢慢的向下翻飛。大鍼在驢上一眼望過去，彷彿像是一條大龍的身段。他明白，那必是懸掛在中堂的那幅徽宗皇帝的墨龍遭到劫運了。

一陣心痛。有種說不出的淒涼意味。

吶喊的聲音遠遠的傳來。怕事的都躲在人家屋簷下，或走入冷巷裏去，商鋪都上了板門。大鍼也把毛驢帶入巷口。

無數的少年們在奔，在喊，像千軍萬馬的疾馳過去。有的鐵板似的臉，有的還在笑，在罵，在打鬧，但都是不停步的奔。

「到褲襠子阮家去啊！」

洪大的不斷的聲音這麼喊着，那羣衆的隊伍直向褲襠子那條巷奔去。

大鍼又感到一陣涼麻，知道自己的家是喪失定了。他的書齋裏，那一大批的詞曲，有不少祕本，原稿本，龍友屢次向他借鈔，而他吝嗇不給的，如今是，都將失去了。半身辛苦所培植的小盆景，……真堪痛心！乃竟將被無知的人一朝燬壞！唐宋古磁，還有那一大批的中國文獻所繫的宋元人的文集，以及國朝人的許多詩文集只有他家最多，也竟將全部失去！文獻無徵！可怕的毀滅！他但願被搶去，被劫走，還可以保存在人間……但不該放一把火燒呵！……

「啊，不好，」他想起了：客廳裏掛的那幾幅趙孟頫的馬，倪雲林的小景，文與可的竹，蘇東坡的墨蹟，都來不及收下。該死，他竟忘記了他們！如今也在劫數之中！還有，還有，……一切的珍品，都逐一的在他腦裏顯現出來，彷彿都在那裏爭訴自己的不幸，在那裏責罵他這收藏者，辜負所托！

「但願被搶，不可放火！」他呢喃的祈禱似的低念着萬一的希望！

又是隱約的一陣喊啞聲，隨風送了過來。

「阿彌陀佛，」一個路人念着佛，「禪當子阮家也燒了！」

大鉞嚇得一跳，抬起頭來，可不是，又是一支黑烟夾着火光，衝天而上。

眼前一陣烏黑幾乎墮下驢來。

「可惜給那小子走了！」巷口走過一個人說道。

「但他的行李車也給截留了。光光的一個身子，逃走也沒用。一生搜括，原只爲別人看管一時。做好臣那有好下場！」

大鉞這時才注意到，他的行李車輛，並不會跟他同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相失了。

一身的空虛，一心的空虛，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他軟癱癱的伏在驢上，慢慢的走到水西門，不知走向什麼地方去的好。

(文學三卷五號)

包氏父子

張天翼

一

天氣還那麼冷。離過年還有半個多月。可是聽說那些洋學堂就要開學了。

這就是說：包國維在家裏年也不過地就得去上學！

公館裏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膩膩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丟，拿圍身布揩了揩手——伸出個中指，其餘四個指頭臨空地扒了幾扒：

「哄你們的是這個。你們不信問老包：是他告訴我的。他還說恐怕錢不夠用，要問我借錢哩。」

大家把牠當做一回事似地到老包房裏。

「怎麼，你們包國維就要上學了麼？」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幾根兩分長的灰白鬍子。

「怎麼年也不過就去上書房？」

「不作興過年末，這是新派，這是。」

「洋學堂是不過年的，我曉得。洋學堂裏出來就是洋老爺，要做大官哩。」

許多眼睛就釘到了那張方桌子上面：包國維是在這張桌上用功的。一排五顏六色的書。一些洋紙簿子。墨盒。洋筆。一個小酒瓶；李媽親眼瞧見包國維蘸着這瓶酒寫字過。一張包國維的照片；光亮的頭髮，溜着一雙眼——愛笑不笑的。要不告訴你這是老包的兒子，你準得當他是誰家的大少爺哩。

別瞧老包那麼個尖下巴，那張皺得打結的臉，他可偏偏有福氣——那麼個好兒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別人強：他在這公館伺候了三十年，誰都相信他。太太老爺他們一年到頭不大在家裏住。鑰匙都交在老包手裏。現在公館裏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爺，表少

爺，也待老包客氣，過年過節什麼的——賞就是三塊五塊。

「老包將來還要做這個哩，」胡大翹起個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馬上又拚命忍住肚子裏的快活，搖搖腦袋，輕輕地噓了口氣：

「哪裏談得到這個。我祇要包國維掙口氣，像個人兒。不過——噯，學費真不容易，學費。」說了就瞧着胡大：看他懂不懂「學費」是什麼東西。

「學費」倒不管牠。可是爲什麼過年也得上學呢？

這天下午，寄到了包國維的成績報告書。

老包小心地抽開抽屜，把老花眼鏡拿出來帶上，慢慢念着。像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東西，對信封瞧了老半天。兩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開一合的，他從上面的地名讀起，一直讀到「省立××中學高中部緘。」

「露，封，掛，號，」他摸摸下巴。「露，封，……」

他彷彿還嫌信封上的字太少不夠念似的，抬起臉來對天花板楞了會兒，才抽出信封裏

的東西。

天上糊滿着雲，白天裏也像傍晚那麼黑。老包走到窗子跟前，取下了眼鏡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績單。手微微地顫着，手裏那幾張紙就像被風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績單上有五個「丁」。祇一個「乙」——那是什麼「體育」。

一張信紙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訴他包國維本學期得留級。

老包把這兩張紙讀了二十多分鐘。

「這是什麼？」胡大一走進來就把腦袋湊到紙邊。

「學堂裏的。……不要吵，不要吵，還有一張。繳費單。」

這老頭把眼睛睜大了許多。他想馬上就看完這張紙，可是怎麼也念不快。那紙上印着一條條格子，擠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第二行的下半格。

「學費：四元。講義費：十六元。……損失準備金。……圖書館費。……醫……醫……」

他用指甲一行行劃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裏咕嚕着，跟痰響混在了一塊。讀完一行，

就瞧一瞧天。

「制服費！……制服費：二……二……二十元。……通學生除……除……除宿費膳費外，皆須……」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氣似地又把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點不含糊，還是這些字——一個個彷彿刻在石頭上似的，陷到了紙裏面。他對着胡大的臉子發楞：全身像有——不知道是一陣熱，還是一陣冷，總而言之是似乎跳進了一桶水裏。

「制服費！」

「什麼？」胡大吃了一驚。

「唔，唔。唸。」

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過了麼？他算着這回一共得繳費三十一塊。可是這二十塊錢的制服費一加，可就……

突然——磅！房門給誰踢開：撞到板壁上又彈了回來。

房裏兩個人嚇了一大跳。一回頭——一個小伙子跨到了房裏。他的臉子我們認識的：就是桌上那張照片裏的臉子，不過頭髮沒那麼光。

胡大拍着胸脯，臉上陪着笑：

「哦唷，嚇我一跳。學堂裏來麼？」

那個沒言語，祇瞟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麼一揚，額上就顯了幾條橫皺，眼睛掃到了他老子手裏的東西。

「什麼？」他問，

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頭把眼鏡取下來瞧着包維國，手裏拿着的三張紙給他看。

包國維還是原來那姿勢：兩手插在褲袋裏，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像是因爲衣領太高，那頸子就有點不能夠隨意轉動，他祇掉過小半張臉來瞅了一下。

「哼。」

他兩個嘴角往下彎着，沒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張方桌跟前。他走起路來像個運動員，踏一步，他胸脯連着腦袋都得往前擺一下，彷彿老是在跟別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兒子的背：

「怎麼又要留級？」

「郭純也留級哩。」

那小伙子臉也沒回過來，祇把肚子貼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張方桌就咕咕地叫。

老包輕輕地問：

「你不是留過兩次留級了麼？」

沒答腔，那個祇在鼻孔裏哼了一聲。接着倒在桌邊那張藤椅上，把膝頭頂着桌沿，小腿一蕩一蕩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頭髮，就隨便抽下一本花花綠綠的書來：我見猶憐。

沉默。

房裏比先前又黑了點兒。地下磚頭縫裏在冒着冷氣，兩隻腳彷彿踏在冷水裏。

老包把眼鏡放到那張條桌的抽屜裏，嘴裏小心地試探着又：

「你已經留過兩次留級，怎麼又……」

「他喜歡這樣！」包國維叫了起來。「什麼「留過兩次留級！」他要留！他高興留就留，我怎麼知道！」

外面一陣皮鞋響：一聽就知道這是那位表少爺。

包國維把眉毛揚着瞧着房門。表少爺像故意要表示他有雙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敲梆似地響着，一下下遠去。包國維的小腿蕩得厲害起來，那雙腳彷彿挺不服氣——牠祇穿着一雙膠底鞋。

老頭有許多話要跟包國維說，可是別人眼睛釘到書上：別打斷他的用功。

包國維把頂着桌沿的膝頭放下去，接着又抬起來。他肚子裏慢慢念着我見猶憐，就是看到一個標點也得停頓一兩秒鐘。有時候他偷偷地瞟鏡子一眼，用手抹抹頭髮。自己的臉子可

不壞，不過嘴扁了點兒。祇要他當上了籃球員，再像郭純那麼——把西裝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準得對那些女生說：

『誰說包國維像癩三！很漂亮哩。』

於是他和她去逛公園，去看電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裝穿得筆挺的。頭髮塗着油，塗着蠟，一隻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隻手抹抹頭。……

他把我見猶憐一捧，抹了抹頭髮。

老包好容易等到包國維捧了書。

『這個……這個這個……那個制服費。……』

沒人睬他，他就停了一會。他摸了三分鐘下巴。於是他咳一聲掃清嗓子裏的痰，一板一眼地說着繳學費的事，生怕一個不留神就得說錯似的。他的意思認為去年做的制服還是斬新的，把這理由對先生說一說；這回可以少繳這意外的二十塊錢。不然——

『不然就要繳五十一塊半，這五十一塊半……現在祇有……祇有……戴老七的錢還沒

還，這回再加二十……你總還得買點書，你總得。」

停停。他摸摸下巴，又獨言獨語地往下說。

「操衣是去年做的，穿起來還是像新的一樣，穿起來。繳費的時候跟先生說說情，總好少繳……少繳……」

包國維跳了起來。

「你去繳，你去繳！我不高興去說情！——人家看起來多寒儉！」

老包對於這個答覆倒是滿意的：他點點頭袋：

「唔，我去繳。繳到——繳到——唔，市民銀行。」

兒子橫了他一眼。他祇顧自己往下說：

「市民銀行在西大街吧？」

一

老包打市民銀行走到學校裏去。他手放在口袋裏，緊緊地抓住那捲鈔票。

銀行裏的人可跟他說不上情。把鈔票一數：

『還少二十一！』

『先生，包國維的操衣還是新的，這二十……』

『我們是替學校代收的。同我說沒有用。』

鈔票還了他，去接別人繳的費。

繳費的擁滿着屋子，都是像包國維那麼二十來歲一個的。他們聽着老包說到「操衣」，就開出了笑聲。

『操衣！』

『這老頭是替誰繳費的？』

『包國維。』一個帶壓髮帽的瞅了一眼繳費單。

『包國維？』

老頭對他們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訴別人——包國維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

操衣穿起來還是挺漂亮。

「可是現在又要繳，現在。你們都繳的麼？」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沒答。

老包四面瞧了會兒就走了出來：五六十雙眼睛送着他。

「爲什麼要繳到銀行裏呢？」他埋怨似地想。

天上還是堆着雲，也許得下雪。雲薄的地方就隱隱瞧得見青色。有時候馬路上也顯着模糊的太陽影子。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覺得身上那件油膩膩的破棉袍有幾十斤重。棉鞋裏也濕漉漉的叫那雙腳不大好受；鞋幫上雖然破了一個洞，可也不能透出點兒腳汗：這雙棉鞋在他腳汗裏泡過三個冬天的。

他想着對學堂裏的先生該怎麼說：怎麼開口。他得跟他們談談道理，再說幾句好話。先生總不比銀行裏的人那麼不講情面，那二十塊錢……

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補釘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勁了點兒。

可是一走到學校裏的註冊處，他就不知道要怎麼着才好。

這所辦公室寂寞得像破廟。一排木欄杆橫在屋子中間。裏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祇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還打着鼾。

『先生。先生。』

叫了這麼七八聲，可沒點兒動靜。他用指節敲敲欄杆，腳在地板上輕輕地踏着。

這位先生要在民國哪一年才會醒呢？

他又喊了幾聲，指節在欄杆上也敲得更響了些。

桌子上那團肉動了幾動，過會兒抬起個滾圓的腦袋來。

『你找誰？』皺着眉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

『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國維的家長……』

那位先生沒命的張大了嘴，趁勢『噢』了一聲：又像是答應他，又像是打呵欠的聲音。

『我是包國維的家長，我說那個制服費……』

『繳費麼？——市民銀行，市民銀行！』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我們包國維……包國維……』

老包結里結巴說上老半天，才說出了他的道理。一面還笑得滿面的皺紋都堆起來——肥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懶腰，咂咂嘴。

『我們是不管的。無論新學生老學生，制服一律要做。』

『包國維去年做了制服，祇穿過一兩天……』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懶懶地拖過一張紙來，拿一支鉛筆在上面寫些什麼。

『今年制服改了樣子，曉得吧。所以……所以……啊——噢——哦！』

打了個呵欠，那位先生又全神灌注在那張紙上。

他在寫着什麼呢？也許是在開個條子，說明白包國維的制服祇穿過兩次，這回不用再
做，繳費讓他少繳二十。

老包耐心兒等着。牆上的掛鐘不快不慢地——的，嗒，的，嗒，的，嗒。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五分鐘。八分鐘。

那位先生大概寫完了。他拿起那張紙來看：嘴角勾起一絲微笑，像是他自己的得意之
作。

紙上寫着些什麼：畫着一滿紙的烏龜！

老實話，老包對這些藝術是欣賞不上的。他噓了一口氣，臉上還是那麼費勁地笑着，嘴
裏喊着「先生，先生」。他不管對方聽不聽，話總得往下說。他像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說成
一個大好老，菩薩心腸：不論怎樣總得行行好，想想他老包的困難。話可說得不怎樣順嘴：
舌子似乎給打了個結。笑得嘴角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眉毛也緊皺似地動着。

「先生你想想：我是……我是……我怎樣有這許多錢呢：五十……五十……五十……五十多塊。

……我這件棉袍還是……還是……我這件棉袍穿過七年了。我祇拿十塊錢一個月，十塊錢。我省吃省用，給我們包國維做……做……我還欠了債，我欠了……有幾筆……有幾筆是三分息。我……」

那位先生打定注意要發脾氣。他把手裏的紙一摔，猛地掉過臉來，皺着眉毛瞪着眼：

「跟我說這個有什麼用！學校又不是慈善機關，你難道想叫我布施你麼！……笑話！」
老包可楞住了。他腮巴子酸疼起來：他不知道還是讓這笑容留着好，還是收了的好。他膝踝子抖索着。手扶着的這木欄杆，像鐵打的似的那麼冷。他看那先生又在紙上畫着，他才掉轉身來——慢慢往房門那兒走去。

兒子——怎麼也得讓他上學。可是過了明天再不繳費的話，包得維就得被除名。

「除名……除名……」老包的心臟上像長了一顆雞眼。

除名之後往哪里上學呢，這孩子被兩個學校退了學，好容易請大少爺關說，才考進這省立中學的。

還是跟先生說說情。

『先生，先生，』老包又折了回來。『還有一句話請先生聽聽……一句話。……先生，先生！』

他等着：總有一個時候那先生會掉過臉來的。

『先生，那麼……那麼……先生，制服費慢一點繳。先繳三十……三十……先繳三十一塊半行不行呢？等做制服的時候再……再……現在……現在實在是……實在是……現在……現在錢不夠末。我實在是……』

『又來了，嘖！』

先生表示『這真說不清』似地掉過臉去，過會又轉過來：

『制服費是要先繳的；這是學校裏的規矩，規矩，懂吧。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各種費用都要一次繳齊，繳到市民銀行裏，通學生一共是五十一塊五。過了明天上午不繳就除名。懂不懂，懂不懂：聽懂了沒有？』

『先生，不過……不過……』

『噫，真要命！我的話你懂了沒有，懂了沒有！儘說儘說有什麼好處！真纏不明白！……讓你一個人說罷！』

先生一站起來就走，出了那邊的房門，接着那扇門很響地一關——彭！牆也給震動了一下，那隻掛鐘就輕輕地『鏘郎』一聲。

給丟在屋子裏的這個還想等人出來：一個人在欄杆邊默了十幾分鐘才走。

『呃，呃，唔。』

老包嗓子裏響着，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着些什麼。他彷彿覺得有一樁大禍要到來似的，可是沒想到可怕。無論什麼天大的事，那個困難時辰總會渡過去的。他祇一步步踏在人行路上，他幾乎忘了他自己剛才做了什麼事，也忘了會有一件什麼禍事。他感覺到自己的脚呀手的都在打顫，可是走得並不吃力；那雙穿着濕漉漉的破棉鞋的脚已經不是他的了。他瞧不見路上的人，老是有人撞着他，他就斜退了兩步。

街上那些汽車的喇叭叫，小販子的大聲嚷，都逗得他非常煩躁。

太陽打雲的隙縫裏露出了臉，橫在他腳右邊的影子折了一半在牆上。走呀走的那影子忽縮短起來，倒移了他後面：他轉了灣。

對面有三個小伙子走過來，一面嘻嘻哈哈談着。

老包喊了起來：

「包國維！」

他喊起他兒子來也是照着學堂裏的規矩——連名帶姓喊的。

包國維跟兩個同學一塊走着，手裏還拿着一個紙袋子，打這裏掏出什麼紅紅綠綠的東西往嘴裏送。那幾個走起路來都是一樣的姿勢——齊腦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擺一擺的。

「包國維！」

幾個小伙子吃一驚似地站住了。包國維馬上把剛才的笑臉收回，換上了一付皺眉毛。他祇回過半張臉來，把黑眼珠溜到了眼角上瞧着他的老子。

老包想把先前發生的事告訴兒子，可是那些話凝成了冰，重重地堆在肚子裏吐不出。他祇不順嘴地問：

「你今天……你今天……你什麼時候回家？」

兒子把兩個嘴角往下彎着，鼻孔裏響了一聲。

「高興什麼時候回家就回家！家裏擺酒席等着我麼！……我當是什麼天大的事哩。這麼一句話！」

掉轉臉去瞧一下：兩個同學走了兩丈多遠。包國維馬上就用了跑長距離的姿勢跑上去。

「郭純，郭純，」他笑着用手攀到那個郭純肩上。「剛才你還沒說出來——孫桂雲爲什麼……」

「剛才那老頭兒是誰？」

「呃，不相干。」

他回頭瞧一瞧：他老子的背影漸漸往後面移去。他感到輕鬆起來，放心地談着。

「孫桂雲放棄了短距離，總有點可惜，是吧。龔德銘你說是不是？」
叫做龔德銘的那個祇從郭純拿着的紙袋裏掏出一塊東西來送進嘴裏，沒第二張嘴來答
話。

他們轉進了一條小胡同。

包國維兩手插在褲袋裏，談到了孫桂雲的籃球，接着又扯到了他們自己的籃球。他嘆了口氣，他覺到上次全市的籃球錦標賽，他們輸給飛虎隊可真輸得傷心，他說得怪起勁的，眉毛揚得似乎要打眼睛上飛出去。

「我們喜馬拉雅山隊一定要掙口氣：郭純你要叫隊員大家都……」
郭純是他們喜馬拉雅山隊的隊長。

「你單是嘴裏會說，」龔德銘用肘撞了包國維一下。

「哦，哪里！……我進步多了。是吧，我進步多了。郭純你說是不是。」

「唔，」郭純鼻孔裏應了一聲，就哼起小調子來。

包國維像得了錦標，全身燙燙的。他想了許多要說的話。可忍不住迸了出來：

『我這學期可以參加比賽了吧，我是……』

『那不要急。』

『怎麼？』

『你投籃還不準。』

『不過我……我是……不過我 Pass 還 Pass 得好……』

『Pass 得好！』韋德銘叫了起來。『前天我 Pass 那個球給你，你還接不住。你還要……』
『喂，噓，』郭純壓小着嗓子。

對面有兩個女學生走了過來。

他們三個馬上排得緊緊的，用着兵式操的步子。他們擺這種陣勢可比什麼都老練。他們想叫她們通不過：那兩個女學生低着头讓開，挨着牆走，他們也就擠到牆邊去。

包國維笑得眼睛成了兩道線：

『嘖，嘖，頭髮燙得多漂亮！』

她倆又讓開，想挨着對面牆邊走，可是他們又擠到對面去。郭純溜尖着嗓子說。

『你們讓我走哇。』

『你們讓我走哇，』包國維像唱雙簧似地也學了一句，對郭純伸一伸舌子。

兩個女學生臉紅得像生牛肉，腦袋更低，彷彿要把頭鑽進自己的肚子裏去。

郭純對包國維撇嘴，翹翹下巴。

要是包國維在往日——遇見個把女的也沒什麼了不起，他頂多是瞧瞧，大聲說這個屁股真大，那個眼睛長得俏，如此而已。這回可不同。郭純的意思很明白：他叫他包國維顯點本事看看。郭純幹麼不叫龔德銘——祇叫他包國維去那個呢。

包國維覺得自己的身子飄了起來。他像個英雄似的——伸手在一個女學生的大腿上擰了一把。

女學生叫着。郭純他們就大笑起來。

「包國維好！」

三

一直到了郭純的家裏，包國維還在談着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摸摸大腿是，哼，老行當！」

郭純一到了自己的家裏就脫去大衣，對着鏡子把領結解了一下。接着他就瞧瞧爐子裏的火。不論包國維說得怎麼起勁，他似乎都沒聽見，祇是喊這個喊那個：叫老王來添煤，叫劉媽倒茶，叫阿秀拿拖鞋給他。於是倒到沙發上，拿一支煙抽着，讓阿秀脫掉皮鞋把拖鞋套上去。包國維祇好住了嘴，瞧着阿秀那雙手——別瞧她是丫頭，手倒挺白嫩的：那雙手一拿起脫下的皮鞋，郭純的手在她腮巴上扭了一下：

「拿出去上油。」

「少爺！」阿秀嘟囔着走了出去。

龔德銘祇在桌邊翻着書，那件皮袍在椅子上露出一大片裏子——雪白的毛。

太陽光又隱了下去，郭純就去把淡綠的窗檔子拉開一下。

「龔德銘你要不要去洗個臉？」

那個搖搖腦袋，把屁股在椅子上坐正些，可是包國維打算洗個臉，他就走到洗澡間，他像在自己家裏那麼熟。他挺老練地開了水龍頭。他還得揀一塊好胰子：他拿兩盒胰子交換聞了一會兒，就用了黃色的那一塊。

「這是什麼肥皂？」

郭純他們用的是這塊肥皂。安淑真用的也準是這種肥皂。

這裏東西可多着：香水，頭髮油，雪花精什麼的。

洗臉的人細細地洗了十多分鐘。

「郭純你頭髮天天搽油麼？」他瞧着那十幾個瓶子。

外面不知道答應了一聲什麼。

包國維拿梳子梳着頭髮，調嗓子似地又說：

「我有好幾天不搽油了。」

接着他把動着的手停了一會：好聽外面的答話。

「你用的是什麼油？」——龔德銘的聲音。

「唔。呃。唔。我用的是……是……唔，也是司丹康。」

於是他就把司丹康塗在梳子上梳上去。他對着鏡子細細地看：不叫翹起一根頭髮來。怎麼過了五六分鐘，梳子才離開了頭髮。他對鏡子正面瞧瞧，偏左瞧瞧，偏右瞧瞧。他抵一抵嘴。他額子輕輕扭一下。他笑了一笑。他眯眯眼睛。他揚揚眉毛，又皺着眉毛把腦袋斜着：不知道是什麼根據，他老覺得一個美男子是該要有這麼付臉嘴的。他眉毛淡得像兩條影子，眉毛上……

雪花精沒給塗勻，眉毛上一塊白的：他搽這些東西的時候的確搽得過火了些。他就又拿起手巾來描花似地抹着。

憑良心說一句：他的臉子夠得上說漂亮。祇是鼻子扁了點兒。下巴有點往外突，下唇比

上唇厚兩倍：嘴也就顯得扁。這些可並不礙事。這回頭髮亮了些，臉子也白了些，還有種怪好聞的香味兒。哼，要是安淑真瞧見了……

可是他一對鏡子站遠一點，他就一陣冷。

他永遠是這麼一件自由呢的棉袍！永遠是這麼一件灰色不像灰色，藍色不像藍色的棉袍

——大襟上還有這麼多油斑！他這腦袋擺在這高領子上可真——

『真不稱！』

包國維就像逃走似地衝出洗澡間，很響地關上了門。

一到郭純房裏，那兩個彷彿故意跟包國維開玩笑，正起勁地談着衣料，談着西裝褲的式樣：郭純開開櫃子，拿出一套套的衣裳給龔德銘瞧。

『這套是我上星期做好的，』郭純扳開一個大夾子，裏面夾着三條褲：他抽出兩條來。

龔德銘指指那個夾子。

『這種夾子其實沒有什麼用處：初用的時候彈簧還緊，用到後來越用越鬆，夾兩條褲都

嫌鬆。我是……」

「你猜這套做了幾個錢。」

他倆像沒瞧見包國維似的。包國維想：郭純幹麼不問他包國維呢？他把腦袋湊過瞧了一下，手抹抹頭髮，毅然決然地說：

「五十二塊！」

可是郭純祇瞧了他一眼。

接着郭純和龔德銘由衣裳談到了一年級的呂等男——郭純說她對他很有點兒他媽的道理：你祇看每次籃球比賽她總到場，郭純一有個球投進了對方的籃裏，呂等男就格外起勁地「啦」起來。郭純嘻嘻哈哈地把這些事敘述了好些時候，直到中飯開上了桌子還沒說完。

包國維緊瞧着郭純，連吃飯都沒上心吃。可是郭純彷彿祇說給龔德銘一個人聽：把臉子對着龔德銘的臉子做功夫。包國維的眼珠子沒放鬆一下，祇是夾菜的時候就移開一會兒。他要叫郭純記得他包國維也在旁邊，他就故意把碗呀筷呀的弄出響聲。有時候郭純的眼睛瞥到

了他，他就笑出聲音來，「哈哈，他媽講的！」或者用心地點點腦袋：「唔，唔。」他就彷彿大吃了一驚似的——「哦？」於是再等着郭純第二次瞥過眼來。

「你要把她怎樣？」龔德銘問。

「誰？」

「呂等男。」

說故事的人笑了一笑：

「什麼怎樣！上了鉤，香香嘴，幹一幹，完事！」

忽然包國維大笑起來，全身都顫動着。

「真缺德，郭純你這張嘴……你你……」

又笑。

這回郭純顯然有點高興：他眼珠子在包國維臉上多釘了會兒。

那個笑得更起勁，直到吃完飯回到郭純房裏，他還是一陣一陣地打着哈哈。他抹眼

淚，吃力地噓了口氣，又笑起來。

「郭純你這張嘴！你真……他媽媽的真缺德！你……」

別人可談到了性經驗。龔德銘說他跟五個女人發生過關係，都是台基裏的。可是郭純有過一打：她們不一定是做這買賣的，他可也花了些個錢才能上手。有一個竟花了五百多塊。

「別人說你同宋家璇有過……」龔德銘拿根牙籤在桌上畫着。

「是啊，就是她！」郭純站了起來，壓小着嗓子嚷。「禽媽的她肚子大了起來，她家裏跟我下不去。後來輾說硬做，給了五百塊錢，完事。……嗨，在我父親那裏騙這五百塊的時候真不容易，禽媽的。拿到了手裏我才放心。」

包國維打算插句把嘴，可是他沒說話的材料。他想：

「現在要不要再笑一陣？」

他像打不定主意似地瞧瞧這樣，瞧瞧那樣。郭純有那麼多西裝。郭純有那麼多女人跟他打交道。郭純還是喜馬拉雅山隊的隊長。郭純問他父親要錢——每次多少呢：三塊五塊的，

或者十塊二十塊，再不然一百二百。

「一百二百！」

包國維悶悶地噓了口氣。他把脚伸了出去又縮回來。他希望永遠坐在這麼個地方。脚老是踏在地毯上。身上得穿着那套新西裝，安淑真挨着他坐着。他願意一年到頭不出門，祇是比賽籃球的時候就出去一下。

可是這是郭純的家：包國維總得回自己的家裏去的。

於是他的兩隻手插進褲袋裏，上身往前面一擺一擺地走回自己的住處：把脚對房門一踢——
磅！

屋子裏坐着幾個老包的朋友。包國維的那張籐椅被戴老七坐着。胡大驕在老包床上。他們起勁地談着什麼，可是一瞧見了包國維就都閉住了嘴。他們討好似地對包國維裝着笑臉。戴老七站起來退到老包床上坐着。

包國維揚着眉毛瞧了他們一眼，就坐到籐椅上，兩條腿疊着——一搖一搖的。他拖一本

書過來隨便翻了幾下，又拿這翻書的手抹抹頭髮。那本書就像有彈簧似地合上了。

什麼東西都是黑黝黝的。熟豬肝色的板壁。深棕色的桌子。灰黑色的地。打窗子裏射進來一些沒精打彩的亮，到那張方桌上就止了步。包國維的黯影像一大片黑紗似的——把裏面坐在床上的幾個人遮了起來。

沈默。

老包一個勁兒摸着下巴：幾根灰白色的短鬍子像壞了的牙刷一樣。他還有許多話得跟老七他們說，可是這時候的空氣緊張得叫他發不出聲音來。

倒是戴老七想把這難受的沉默打碎。他小聲兒問：

「他什麼時候上學？」

彷彿戳了老包一針似的：他全身震了一下。他左手發脾氣地用力扭着下巴，咬着牙說：

「後天。」

突然包國維把翻着的書一扔，就起身往房門口走。

誰都嚇了一跳。

老包左手停在下巴下面，嘴呀眼睛的都用力地張着。他覺得他犯了個什麼大過錯，對不起他兒子。他用着討饒的聲調，輕輕地喊着包國維：

「你不是在那裏用功的麼，爲什麼又……」

「用功！屋子裏吵得這樣還用功！」

老頭就要求什麼似地瞧瞧大家。胡大低聲地提議到他屋子裏去，於是大家鬆了一口氣，走出了房門。

包國維站在屋簷下，臉對着院子。

走路的人都非常小心，輕輕地踏着步：他們生怕碰到了包國維身上。他們誰都低着腦袋，祇有戴老七偷偷地在包國維光油油的頭髮上溜了一眼，他想：他搽的是不是廣生行的生髮油？

一到胡大房裏，胡大可活潑起來。他給戴老七一支嬰孩牌的烟捲，他自己躺到了板床

上，掏了個煙屁股來點着，把腳擱在椅子上。

「我這公館不錯吧。這張床是我的。那張床是高升的。我要請包國維給我寫個公館條子。」

這間小屋子一瞧就知道是胡大的公館：什麼東西都是油膩膩的。桌檯，床鋪，板壁，都像沒刮過的砧板。床上那些破被窩有股抹桌布的味兒。那本記菜賬的簿子上打着一個個黑的螺紋印。

不知道爲什麼，大家都覺得坐在這兒倒舒服點兒。老包就又把說過十幾遍的話對戴老七說起來：

「真是對你不住，真是。我實在是……我實在……你想想罷：算得好好好的，憑空又要制服費。……」

「我倒沒關係。不過陳三癩子……」

「我知道，我知道，」老包噓了口氣：「你們生意也不大好：剃頭店太多末。人家大剃

頭店一開，許多人看看你們店面小，都不肯到你們店裏剃頭。我知道的。你們這幾年……這幾年……我真對不住你，那筆錢……那筆錢……」

這時他咳嗽起來。

胡大的煙燙着自己的手指，他就把煙屁股一摔：

「我曉得戴老七是不要緊：他那筆錢今年不還也沒有什麼，對不對。」

「唔，」戴老七拚命抽了兩口烟，「就是這句話。陳三癩子那筆錢我保不定，說不定他硬要還：我這個中人的怕……」

「你去對他說說，你去對他說說。我並不是有錢不還，我實在是……」

「唔，我同陳三癩子說說看。」戴老七乾笑了一下。

老包緊瞧着戴老七：他恨不得跳起來把戴老七擁抱一回。

屋子裏全是煙，在空中滾着。老包又咳了幾聲。

「咳呀，咳呀。……小謝那十塊錢的會錢也請你去說一說，我這個月……咳呀，我這個

月真還不起，我實在……咳哼，咳哼。你先說一聲，我再自己去跟他……跟他……」

「唔，我一定去說。小謝這個人到不錯，大概……」

於是老包又咳幾聲清嗓子，拖泥帶水地談着他的景況：他向胡大借了二十塊，向高升借了七塊。向柴公館的車夫借了五塊。學堂裏繳了費就祇能剩十來塊錢；還得買書，還得買點襪子什麼的。一面說一面把眼睛附近的皺紋都擠了出來。

「你看看：這樣省吃省用，還是……還是……你看：包國維連皮鞋都沒有一雙，包國維。」
這麼一說了，老包就覺得什麼天大的事也解決了似的。他算着一共借來了三十二塊錢，把五十一塊往市民銀行一繳，他就什麼都不怕。過年他還得拿十來塊賞錢，這麼着正夠用。他舒舒服服過了這一下午。

心裏一快活，他就忍不住要跟他兒子說話。

「明天我們可以去繳費了，明天……錢夠是夠用的，我在胡大那裏……胡大他有……」
包國維抹一抹頭髮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

「我要買一瓶頭髮油來。」

「什麼油呢。」

「頭髮油！——搽頭髮的！」包國維翻着長桌子的抽屜，一臉的不耐煩。「三個抽屜都是這麼亂七八糟，什麼也找不着！真要命，真要命！什麼東西都放在我的抽屜裏！連老花眼鏡……」

老包趕快把他的眼鏡拿出來：他四面瞧瞧，不知道要把眼鏡放在什麼地方才好。

四

第二天老包到市民銀行去繳了費，順便到了載老七店裏。回來的時候他帶了小瓶子，裏面有些紅色的油。

公館裏的一些人問他。

「老包，這是什麼？」

「我們包國維用的。」

「怎麼，又是寫洋字的麼？」

老包笑了笑，把那瓶東西謹慎地捧到了房裏。

兒子穿一件短棉襖在刷牙，揚着眉毛對那瓶子瞟了一眼。

「給你的。」老頭把瓶子伸過去給他看。

「什麼東西？」

「頭髮油。問戴老七討來的。……聞聞看：香哩。」

「哼！」包國維掉過臉去刷他的牙。

那個楞了會兒。拿着瓶子的手臨空着：不知道還是伸過去好，還是縮回來好。

「你不是說要搽頭髮的油麼？」

那個猛地把牙刷抽出來大叫着，噴了老包一臉白星子：

「我要的是司丹康！司丹康！司丹康！懂吧，司丹康！」

他瞧着他父親那付臉子，就記起昨天這老頭當着郭純的面喊他——要跟他說話。他想叫

老頭往後在路上別跟他打招呼，可是這些話不知道要怎麼開口。於是他更加生氣：

『拿開！我用不着這種油！——多寒儉！』

包國維一直忿忿着，一洗了臉就衝了出去。

老包手裏還拿着那個瓶子：他想把牠放在桌子上，可是怕兒子回來了又得發脾氣，摔掉可捨不得。他開開瓶塞子聞了聞。他摸着下巴。他怎麼也想不出包國維幹麼那麼發怒。

眼睛瞥到了鏡子：自己臉上一臉的白斑。他把瓶子放到了床下，拿起一條手巾來擦臉。

『包國維爲什麼生氣呢？』

他細細想了好一會——看有沒有虧待了他的包國維。他有時候一瞧見兒子發脾氣，他胸脯就像給縛住了似的：他縱了他兒子——讓他變得這麼暴躁。可是他什麼也不說：他怕在兒子火頭上澆了油，小伙子受不住，氣壞了身體不是玩意。他自從女人一死，他同時也就做了包國維的娘，老子的氣派消去了一大半，什麼事都有點婆婆媽媽的。

可是有時候又覺得包國維可憐：要買這樣沒錢，要買那樣沒錢。這小伙子永遠在這麼一

聞着味兒的屋子裏用功，永遠祇有這麼一張方桌給他看書寫字。功課上用的東西那麼多，可是永遠祇有這麼三個抽屜給他放——做老子的還要把眼鏡佔他一點地方！

他長長地抽了一口氣，又到廚房裏去找胡大談天。他肚子裏許多話不能跟兒子說，祇對胡大吐個痛快：胡大是他的知己。

胡大的話可真有道理。

「噯，你呀，」胡大把油碗一個個措一下放到案板上。「我問你：你將來要享你們包國維的福，是不是？」

停了會他又自己答。

「自然要享他的福。你那時候是這個，」翹翹大拇指。「現在他吃你的。往後你吃他的。你喫他的——你是老太爺：他給你吃好的穿好的，他伺候你得舒舒服服。現在他吃你的——你想想：他過的是什麼日子！他沒穿過件把講究的，也沒吃什麼好的，一天到晚用功讀書……」

老包用手指抹抹眼淚。他對不起包國維。他恨不得跑出去把那小伙子找回來，把他抱到

懷裏，親他的腮巴子，親他那雙淡淡的眉毛，親他那個突出的下巴。他得對兒子哭着：叫兒子原諒他——「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

他鼻尖上一陣酸疼，就又拿手去擦着眼睛。

可是他嘴裏的——又是一回事：

「不過他的脾氣……」

「脾氣？噯——」胡大微笑着，怪對方不懂事似地把腦袋那麼一仰。「年紀青青的誰沒點兒火氣？老包你年青的時候……誰都一樣。你能怪他麼？你叫高升評評看——我這話對不對。」

着，老包要的也不過這幾句話。他自己懂得他的包國維，也望着別人懂得他的包國維。不然的話別人就得說：「瞧瞧，那兒子對老子那麼個勁兒，哼！」

現在別人可懂得了他的包國維。

老包快活得連心臟都癢了起來。他瞧瞧胡大，又瞧瞧高升。

高升到廚房裏打開水來的，提着個洋鐵壺站着聽他們談天，這裏他很快地插進嘴來：

「本來是！年青小伙子誰都有火氣。你瞧表少爺對姑太太那個狠勁兒罷。表少爺還穿得那麼好。喫得那麼好：比你們包國維舒服得多哩。姑太太還虧待了他麼？他要使性子末。」

「可不是！」胡大拿手在圍身布上擦了幾下。

「唔。」

忽然老包記起了一件事。把剛要走的高升叫住：

「高升我問你：表少爺頭上搽的什麼油。」

「我不知道。我沒瞧見他使什麼油，祇使上些雪花膏似的東西。」

「雪花膏也搽頭髮？」

「不是雪花膏，像雪花膏。」

「香不香？」

「香。」

包國維早晨說的那個什麼「康！康！康！」——準是這麼一件東西。

下午聽着表少爺的皮鞋響了出去。老包就溜到了表少爺房裏。雪花膏包國維也有，老包可認識：他除開那瓶雪花膏，把其餘的瓶子都開開聞了一下。他揀上了那瓶頂香的拿到手裏。

「不好。」

表少爺要查問起來，發見這瓶子在老包屋子裏，那可糟了糕。他老包在公館裏三十來年，沒幹過一樁壞事的。

他把瓶子又放下，楞了會兒。

「康！康！康！」

準是這個：祇是瓶子上那些洋字兒他不認識。

忽然他有了主意：他拿一張洋紙，把瓶子裏的東西沒命地挖出許多放在紙上，小心地包着，偷偷地帶到自己屋子裏。

這回包國維可得高興了。可是——

「現在他在什麼地方？他還生不生氣？」

包國維這時候在郭純家裏。包國維這時候一點也不生氣。包國維並且還非常快活：郭純允了這學期讓他做候補籃球員。包國維倒在沙發上。包國維不管那五六個同學怎麼談，他可想開去了。

「我什麼時候可以正式參加比賽？」包國維問自己。

也許還得練習幾個月。那時候跟飛虎隊拚命，他包國維就得顯點身手。他們這喜馬拉雅队伍的姿勢比這次全國運動會的河北隊還好：一個個都會飛似的。頂好的當然是包國維。球一到了他手裏，別人怎麼也沒辦法。他不傳遞給自己人，祇是一個人衝上去。對方當然得發急，想攔住他的球，可是他身子一旋，人和球都到了前面。……

他的身子就在沙發上轉動了一下。

那時候當然有幾千幾萬看球的人，大家都拍手——讚美他包國維的球藝，女生坐在看台

上拚命打氣：頂起勁的不用說——是安淑真，她臉都發紫。正在這一剎那，他包圍維把球對籃裏一扔：咚！——二分！

「喜馬利亞……喜馬利亞——啦啦啦！」

女生們發瘋似地喊起來：叫得太快了點兒，把喜馬拉雅說成了「喜馬利亞」。

這麼着他又投進了五個球，第一個時間裏他得了十二分。

休息的時候他得把白絨運動衫穿起來。女生都圍着他，她們在他跟前扯嬌，誰也要挨近他，挨不到的就堵着嘴吃醋，也許還得打起架來……

打架可不大那個。

不打架。他祇要安淑真挨近他。空地地方還多，甭讓幾個漂亮點的挨近他也不礙事。於是安淑真拿汽水給他喝……

「汽水還不如橘子汁。」

就是橘子汁。什麼牌子的？有一種牌子似乎叫做什麼牛的。那不管他是公牛母牛，總而

言之是橘子汁。一口氣喝了兩瓶，他手搭在安淑真肩上又上場。他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又投進了七個球。啦，啦！

郭純有沒有投進球？……

他屁股在沙發上移動一下，瞧瞧郭純。

好罷，就讓郭純得三分罷。三分；投進一個，罰中一個。

賽完了大家都把他舉起來。真麻煩：十幾個新聞記者都搶着要給他照相，明星公司又請他站在鏡頭前面——拍新聞片子！當天晚報上全登着他的照片：小姐奶奶們都把這剪下來釘在帳子裏。誰都認識他包國維。所有的女學生都擠到電影院裏去看他的新聞片，連希佛來的片子也沒人愛看了。……

包國維站了起來，在桌上拿了一支烟點着又坐到沙發上。他心跳得很響。

別人說的話他全沒聽見，他祇是想着那時候他得穿什麼衣裳。當然是西裝：有郭純的那麼多。他一天換一套，挾着安淑真在街上走，他還把安淑真帶到家裏去坐，他對她……

『家裏去坐！』

忽然他給打了一拳似地難受起來。

他有那麼一個家！黑黝黝的什麼也瞧不明白，祇有股霉味兒往鼻孔裏鑽。兩張床擺成個L字，帳子成了黃灰色。全家祇有一張籐椅子——說不定胡大那張油膩膩的屁股還坐在那上面哩。安淑真準得問這是誰。廚子！那老頭兒是什麼人：他是包國維的老子，劉公館裏的三十年的老聽差，祇會摸下巴，咳嗽，穿着那件破棉袍！……

包國維在肚子裏很煩躁地說：

『不是這個家！不是這個家！』

他的家得有郭純家裏這麼個樣子。他的老子也不是那個老子：該是個胖胖的臉子，穿着灰鼠皮袍，嘴裏啣着粗大的雪茄；也許還有點鬍子；也許還帶眼鏡；說起話來笑嘻嘻的。於是安淑真在他家裏一坐就是一整天。他開話匣子給她聽：妹妹我愛你。安淑真就全身都扭了起來。他就得理一理領結，到她跟前把……

突然有誰大叫起來：

「那不行那不行！」

包國維嚇了一大跳。他驚醒了似地四面瞧瞧。

他是在郭純家裏。五六個同學在吵着笑着。龔德銘跟螃蟹摔交玩，不知怎麼一來螃蟹就大聲嚷着。

「那不行！你們看龔德銘！嗨，我龐錫爾可不上你的當！」——他叫做龐錫爾，可是別人都喊他「螃蟹」。

包國維歎了口氣，把烟屁股摔在痰盂裏。

「我還要練習跑短距離，我每天……」

他將來得比劉長春還跑得快：打破了遠東紀錄。司令台報告成績的時候……

可是他怎麼也想像不下去：司令台的報告忽然變成了龔德銘的聲音：

「這次不算，這次不算！你抓住了我的腿子，我……」

龔德銘被螃蟹擡到了地下。一屋子的笑聲。

「再來，再來！」

「螃蟹是強得多！」

「那里！」龔德銘喘着氣。「他佔了便宜。」

包國維也大聲笑起來。他抹抹頭髮，走過去拖龔德銘：

「再來，再來！」

「好了好了好了，」郭純舉着一隻手。「再吵下去——我們的信寫不下去了。」

「寫信？」

包國維走到桌子跟前。桌子上鋪着一張「明星箋」的信紙，一支鋼筆在上面畫着：李祝齡在寫信。郭純仆在旁邊瞧着。

「寫給誰？」包國維笑得露出了滿嘴的牙齒。

鋼筆在紙上動着：

「我的最愛的如花似月的玫瑰一般的等男妹妹呵」

接着——「擦達！」一聲，畫了個感歎符號。

嚇，郭純叫李祝齡代寫情書！包國維可有點不高興；郭純幹麼不請他包國維來寫呢——郭純覺得李祝齡比他包國維強麼？包國維就慢慢放平了笑臉，把兩個嘴角往下彎着，緊瞞着那張信紙。他一面在肚子裏讓那些寫情書用的漂亮句子翻上翻下；他希望李祝齡寫不出，至少也該寫不好。他包國維看過一冊愛河中浮着的殘玫瑰，現在正讀着我見猶憐，好句子多着哩。

不管李祝齡寫不出寫得出，包國維總有點不舒服；郭純祇相信別人不相信他！可是打這學期起，郭純得跟他一個人特別親密；祇有郭純跟他留級，他倆還是同班。

包國維就掉轉腦袋離開那張桌子。

那幾個人談到一個同學的父親：一個小學教員，老穿着一件紫布袍子。那老頭想給兒子結婚，可是沒子兒。

「哦，他麼？」包國維插了進來，揚着眉毛，把兩個嘴角使勁往下彎——下嘴唇就又加厚了兩倍。「哈呀，那付寒倉樣子——看了真難過！」

可是別人像沒聽見似的，祇瞟了他一眼，又談到那窮同學有個好妹妹，在女中初中部，長得真——

「真漂亮！又肥：肥得不討厭，媽的！」

包國維表示這些話太無聊似地笑一笑，就踱到櫃子跟前打開櫃門。他瞧着裏面掛着的一套套西裝：紫的，淡紅的，醬色的，青的，綠的，棗紅的，黑的。

這些衣裳的主人側過臉來。注意地瞧着包國維。

瞧衣櫃的撇着嘴脣噓口氣，抹抹頭髮，拿下一條淡綠底子黃花的領帶。他屁股靠在沙發的靠手上，對着鏡子，規規矩矩在他棉袍的高領子上打起領結來。他瞧瞧大家的眼睛：他希望別人看看他。

看着他的祇有郭純。

「噲，你這混蛋！」郭純一把搶開那領帶。「禽媽的把人家領帶弄髒了！」

包國維吃力地笑着：

「哦唷，哦唷！」

「怎麼！」郭純臉色有幾分認真。他把領帶又掛到櫃子裏，用力地關上門。「你再偷——老子就揍你！」

「偷？」包國維輕輕地說。「哈哈。」

這笑容在包國維臉上費勁地保持了好些時候。腮巴子上的肌肉在打顫。他怕郭純真的生了氣，想去跟郭純去搭幾句，那個可一個勁兒仆在桌上瞧別人代寫情書。

「他不理我了麼？」

包國維等着：看郭純到底睬他不睬他。他用手擦擦臉，又抹抹頭髮。他站起來，又坐在靠手上。接着他又站起來踱了幾步，就坐到螃蟹旁邊。他的手放在靠手上，過會兒把牠移到自已腿上，兩秒鐘之後又把兩手在胸脯前叉着。他腳伸了出去又退回來。他總是覺得不舒服。

手又在胸脯上似乎壓緊着他的肺部，就又給攔到了靠手上。那雙手簡直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放下。那雙腳老縮着也有點發麻。他眼睛也不知道瞧着什麼才合適：龔德銘他們祇顧談他們的，彷彿這世界上壓根兒就沒長出個包國維。

他想：他可不可插嘴呢？可是他們談的他不懂：他們在談上海的土爾其按摩院。

「這些話真無聊！」

站起來踱到桌子跟前。他不聽他們的：他怕有誰忽然問他：「你到過上海沒有，進過按摩院沒有？」沒有。「哈，多寒噤！」

他祇等着郭純瞥他一眼。他老偷偷地瞅着郭純。到底郭純跟他是要好的。

「喂，包國維你看。」

叫他看寫着的幾句子。

包國維了不起地驚叫起來：

「哦？……唔，唔。……哈哈哈。……」

「不錯吧？」郭純敲敲桌子。「我們李祝齡真是，噢，寫情書的老手。」

郭純不叫別人來看，祇叫他包國維！他全身都發燙：郭純不但還踩他，並且特別跟他好。他想跳一跳，他想把脚呀手都運動個暢快。他應當表示他跟郭純比誰都親密——簡直是自己一家人。於是他肩膀抽動着笑着。

「哈哈，呂等男一定是歸你的！」

還輕輕地在郭純腮巴子上拍拍。

那個把包國維沒命地一推：

「噁，你打人嘴巴子！」

包國維的後腦勺撞在櫃子上，老實有點兒疼。他紅着臉笑着：

「這有什麼要緊呢？」

郭純五成開玩笑，五成正經地伸出拳頭：

「你敢再動！」

大家都瞧着他們，有幾個打着哈哈。

「好好好，別吵別吵，」包國維彷彿笑得喘不過氣來似的聲調。「我行個禮，好不好。

……呢，說句正經話：江樸真的想追呂等男麼？」

郭純還是跟他好的，郭純就說着江樸追呂等男的事。郭純用拳頭敲敲桌子：要是江樸還那麼不識相，他就得『武力解決』。郭純像誓師似地談着，眼睛睜得挺大：這雙眼總不大警到包國維臉上來。

不過包國維很快活，他的話非常多，他給郭純想了許多法子對付江樸。接着別人幾句話一岔，不知怎麼他就談到了籃球，他主張籃球員應當每天勻下兩小時功課來練習。

「這回一定要跟飛虎隊拚一拚，是吧，郭純你說是不是。我們籃球員每天應當許缺兩個鐘頭的課來練習，我們籃球員要是……」

「你又不是籃球員，」龔德銘打斷他，「又用不着去賽。」

包國維的臉發燙：

「怎麼不是的呢：我是候補球員。」

「做正式球員還早哩。要多練習，曉得吧。」

「我不是說的要練習麼？」

郭純不經心地點一點頭。

於是包國維又活潑起來，再三地說：

「是吧，是吧，郭純你說是不是，我的話對吧，是吧。」

包國維一直留着這活潑勁兒。他覺得他身子高了起來，大了起來。一回家就告訴他老子得做一件白絨的運動衫。

「運動衫是不能少的：我當了球員。還要做條獵褲。」

他打算到天氣暖的時候，就穿着絨衫和獵褲在街上走，沒大衣不礙事。

「要多少錢？」老頭又是摸着下巴。

「多少錢？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裁縫！」

「遲一下，好不好，家裏的錢實在……」

「遲一下！說不定下個星期就要賽球，難道叫我不去賽麼！」

「等過年罷，好不好？」

老包算着過年那天可以拿到十來塊錢節賞。他瞧着兒子坐到了籐椅上，沒說什麼話，他才放了心。這回準得叫包國維高興：這小伙子做他老包的兒子真太苦了。

包國維膝頭頂着桌沿，手抹着頭髮，眼釘着窗子。

老頭悄悄地拿出個紙包來：他早就想要給包國維看的，現在才有這機會。他把紙包打開一聞，香味還是那麼濃，他就輕輕地把他放到那張方桌上。

「你看。」

「什麼，這是？」

「你不是說要搽頭髮麼？就是你說的那個康……康……」

包國維瞧了一下，用手指拈拈，忽然使勁地拿來往地下一摔：

「這是漿糊！」

可是開課的第二天，包國維到底買來了那瓶什麼「康」。留級不用買書，老包留着十多塊錢就辦了這些東西。老頭一直不知道那「康」花了幾個錢，祇知道新買來的那雙硬底皮鞋是八塊半。給包國維的十幾塊，沒交回一個銅子；老包想問問他，可是又想起了胡大那些話。

「唔，還是不問罷。」

五

過年那天包國維還得上學。公館裏那些人還是有點奇怪。

「真的年也不過就上學麼？」

「哦，可不是麼！」胡大勝利地說。

老包可得過年。這天下午，陳三癩子和戴老七來找老包：討債。

「請你別見怪，我年關太緊，那筆錢請你幫幫忙。……」

「陳三，陳三，這回我虧空得一塌糊塗，這回。包國維學堂裏……」

陳三癩子在那張藤椅上一坐，把腿子疊起來。他臉上的皮肉一絲也不動，祇是說着他的苦處；並不是他陳三不買面子，可是他實在短錢用。那二十塊錢請老包連本帶利還他。

外面放爆竹響：劈劈拍拍的。

老包坐着的那張椅子像個火爐似的，他屁股熱辣辣地發燙。他瞧瞧戴老七，戴老七把眼珠移了開去。

那討債的說不說得明白？要是他放厲害點兒……

咳了一聲，老包又把說過的話說起來：他虧空得不小。本來算着錢剛夠用，可是包國維學堂裏忽然又得繳什麼操衣錢。接着談到送兒子上學不是容易的事，全靠幾位知己朋友成全他。他說了幾句就得頓一會兒，瞧着陳三癩子那個圓腦袋，於是咳清了嗓子又往下說。過會兒又怕兩位客人的茶冷了，就提着宜興壺來給倒茶：手老抖索着，壺嘴裏出來的那線黃水就一扭一扭的，有時候還扭到了茶杯外面去。

那個祇有一句話：

「哪裏哪裏。不論怎樣要請你幫幫忙。」

老包楞了會兒。他那一臉皺紋都在顫動着。

屋子裏有畢剝畢剝的響聲：戴老七在彈着指甲。戴老七顯然有點爲難：他跟老包是好朋友，可是這筆錢是他做的中人，他眼睛老釘着地下的黑磚，彷彿沒聽見他們說話似的。等陳三癩子一開口，他就乾咳幾聲。

三個人都閉了會兒嘴。外面爆竹零碎地響着，李媽哇噉哇噉在議論什麼。

「怎麼樣？」陳三癩子的聲音硬了些。「請你幫幫忙：早點了清這件事，我還有許多……」

「我實在……」

接着老包又把那些話反復地說着。

胡大走了進來，可是馬上又退出去。

「胡大，進來坐坐罷。」

可是陳三癩子並不留點地步：他當着胡大的面也一樣的說那些。他臉子還是那麼繃着，

祇是聲音硬得鉄似的：

「幫個忙，大家客客氣氣。年三十大家鬧到警察那裏去也沒有意思，對不對。老戴，大家留留面子罷：你是中人，你總會……我祇好拜託你。」

戴老七把眼睛慢慢移到老包臉上：

「老包。……」

叫老包還怎麼說呢？那二十塊還不起是真的。他嘴唇輕輕地動着，可是沒發出一點兒聲音。肚子裏說不出的不大好受，像吃過了一大包瀉鹽似的。

討債的人老不走，過了什麼兩三分鐘他就得——

「喂，到底怎樣？請你不要開玩笑！」

這麼着坐到四點鐘左右，忽然省立中學一個校役送封信來：請包國維的家長和保證人馬上到學校裏去。

「什麼事？」

「校長請你說話。」

可是陳三癩子不叫老包走。

「呃呃呃，你不能走！」——摀住老包的膀子。

「我去去就來，我去一下就……學堂裏……學堂裏……」

「那不行！」

那位校役可着急地催老包走。

陳三癩子拍拍胸脯：

「我跟你走！老戴你自然也要同去！」

他倆跟老包到學校裏。那校役領老包走進訓育處辦公室。戴老七在外面走廊上踱着。陳三癩子從玻璃窗望着裏面，不讓眼睛放鬆一步：他怕老包打別的門逃走。

老包一走進訓育處，可吃了一驚。

包國維和一個小伙子坐在角落裏，臉色不大好看。包國維眼珠子生了根似地釘在牆上，

耳朵邊一塊青的。可是頭髮還很亮：他擦過那什麼「康」，祇是沒那麼整齊。

屋子裏有許多人。老包想認出那註冊處的胖子來，可是沒瞧見。

校長在跟一個小伙子說話，臉上堆着笑。那小伙子一開口，校長就鞠躬地呵着腰：「是，是。」可是他把老包從腦袋到破棉鞋打量了一會，他就怕懾似地皺着眉：

「你就是包國維的家長麼？」

「唔，我是……我是……」

校長對訓育主任翹翹下巴，又轉過臉去跟小伙子談起來。訓育主任就跨到老包跟前，詳細告訴他——包國維在學校裏闖下了禍。一面說一面還把眼睛在老包全身上掃着，有時候瞟那邊的包國維一眼。

「事情是這樣的。……」

他們幾個同學在練習籃球，江樸打那里走過，郭純譏笑了他幾句什麼，他倆吵起嘴來。不過訓育主任不大明白吵些什麼，據說是爲了愛人的事。

「於是乎龐錫爾……」訓育主任指指包國維旁邊那小伙子。

於是乎龐錫爾喊『打』。包國維衝過去撞了江樸一下。江樸祇是和平地跟龐錫爾說好話。

「我是同郭純吵嘴，你來多事幹什麼？」

包國維跳了起來：

「侮辱我們隊長——就是侮辱我們全體籃球員！打！」

「打！」郭純在旁邊叫。「算我的！」

真的打了起來。包國維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地跟江樸拚命，龐錫爾也幫着打。江樸一倒，他倆的拳頭就沒命地槌下去。許多人一跑來，江樸可已經昏了過去，嘴裏流着血。身上有許多傷：青的。校醫說很危險，立刻用汽車把江樸送到醫院裏，一面打電話告訴江樸的家長。

「這位就是江樸的家長，」訓育主任指指那位小伙子。

江樸的家長要向法院起訴，可是校長勸他和平解決。於是——

「於是乎提出三個條件，」訓育主任用手指數着，「第一個是：要開除行凶的人。其次呢：江樸的醫藥費要包國維和龐錫爾擔任。末了一個是：江樸倘有不測，他是要法律解決的。」

訓育主任在這裏停了會兒。

老包眼睛前發了一陣黑，耳朵裏嗡嗡的響了起來。他一屁股倒在椅子上。

所謂開除行凶的人，郭純可沒開除；要是開除了郭純，郭純的父親得跟校長下不去。打算記兩大過兩小過，可是體育主任反對，結果就記了一個大過。

不過訓育主任沒跟老包談這些，他祇說到錢的事。

「龐錫爾已經交來了五十塊錢——預備給江樸做醫藥費；以後不夠再交來。現在請你來也是這件事，請你先交幾個錢，請你……」

「什麼？」

「請你先交幾個錢，做江樸的醫藥費。」

老包的舌頭彷彿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喃喃着。

「我的錢……我的錢……」

許多人都靜靜地瞧着他。

突然——老包像醒了過來似的，瞧瞧所有的臉子。他要起來又坐下去，接着又顛着站起來。他緊瞧着訓育主任，瞧呀瞧的就猛地往前面一撲，沒命地拖着訓育主任的膀子，嚷着噪子叫：

「包國維開除了！包國維開除了！……還要錢！還要錢！我哪里去找錢呢！我……我我我……我們包國維開除了！我們包國維……」

幾個人把他拖到椅子上坐着。他沒命地喘着氣。兩隻抖索着的手抓着拳，一會兒又放開。嘴張得大大的，一個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腦袋微微地動着，他瞧見別人的腦袋也都在這麼動着。他覺得有個什麼重東西在他身上滾着。他眼淚忽然線似地滾了下來，他趕緊拿手遮住眼睛。

「喂，」校長耐不住似地喊他。「你預備怎樣呢？……流眼淚有什麼用。醫藥費總是要拿出來的。」

老包抽着聲音：

「我沒有錢，我沒有……我欠債……我……我們包國維開除了。……」

「你沒錢——可以去找保證人。保證人呢，他爲什麼沒有來？」

「他到上海去了。」

「哼，」校長皺皺眉。「這麼瞎填保證書！——憑這點就可以依法起訴！」

「先生，先生，」老包站起來向校長作揖，可是站不穩又坐倒在椅子上。「我實在……

我實在……錢慢點交罷。」

「那也行：那麼你去找個舖保。」

「我去找。」

「我們派個職員跟你去。必先生，」翹翹下巴。一位先生就趕快帶上帽子起身。校長點

點頭：「好，把包國維領走罷。」

可是老包到了門口又打轉。他撲上去跪在校長跟前，眼淚像流水似的：

「先生，先生，爲什麼要開除包……包……叫他到哪里去呢，他是……他……不要開除他罷，不要開除他罷。……先生，先生，做做好事，不要……不要……」

「那——那是辦不到的。」

「先生，先生！……」

這件事可說不回去的。老包給拉起來走了兩步，他又記起了學費。

「學費還我麼，學費？」

學費照例不還。二十塊錢制服費呢？制服已經在做着，不能還。其餘那些雜費什麼的幾塊錢是該退還的，可是得扣着做江樸的醫藥費。

老包走了出來：門外面瞧熱鬧的學生們都用眼睛送他走。他後面緊跟着幾個人：陳三癩子，戴老七，那位宓先生，包國維。

「戴老七做做好事：給我做個舖保罷。」

「噯，你想想。陳三這二十塊我做了保，現在還沒下台哩。我再也不幹這馱事了。」

往哪哩找舖保？他出了大門就楞了會兒。他身子搖搖的要倒下去。可是陳三癩子硬得鐵似的聲音又刺了過來。

「喂，到底怎樣？我不能跟你儘走呀！」

包國維走到前面：手插在褲袋裏，齊腦袋到胸脯都往前一擺一擺的。發亮的皮鞋在行路上響着：橐，橐，橐，橐。

老包忽然想要把包國維攙起來：爺兒倆得抱着哭着——哭他們自己的運氣不好。他加快了步子要追包國維，可是包國維走遠了。街上許多的皮鞋響，辨不出哪是包國維的。前面有什麼在一閃一閃地發亮：不知道還是包國維的頭髮，還是什麼玻璃東西。

「包國維！……包……包……」

陳三癩子拚命揩了他一把：

「喂，喂，到底怎樣！要是吃起官司來……」

那位宓先生措措額頭，煩躁地說：

「你的鋪保在哪里呀，我難道儘這樣跟你跑，跟你……」

老包包忽然瞧見許多黑東西在滾着，地呀天的都打起旋來。他自己的身子一會兒飄上了天，一會兒鑽到了地底裏。他嘴唇像念經似地動着：嘴巴成了白色。

「包國維開除了，開除……開除……賠錢……」

他腦袋搖搖的，身子跟着腦袋的方向——退了幾步。他背撞到了牆上：腿子一軟，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下。

(文學二卷四號)

劈 刺

萬 迪 鶴

整齊武裝的命令剛剛傳過。

接着從右鄰兵又傳過來：

「連長命令：卜刺刀！——準備衝鋒！」

他照樣把命令傳給左鄰兵去。低下頭來，把鎗靠在壕溝的內壁上，用兩手到腰間去拔出自己的刺刀來，然後對着鎗尖輕悄悄地旋上去。

壕溝裏的生活是異樣的：聞得到死人的尸臭，和自己拉的糞晒乾的氣息。一陣陣的和風吹過來，夾着土氣，日腥氣，血的穢氣。這些氣味，混合起來，直刺進人的嗅覺裏，逼得人要嘔吐，却又嘔吐不得。這三天幸得還是停戰日期，大家都算是在休息期間。不過天氣太熱，太陽像火樣硬烤在人們身上，就是不做事的人，也一樣滿臉是油，滿身是汗；有時候爲了自己安全之計，也還是要爬住牆壁，伸出頭去偵察敵人的行動。——伸出頭去又立即縮回來，過一會又要伸出去看看。這種活動，單調的，沉悶的，簡直像一些打落在陷坑裏的烏龜。

這壕溝裏的一羣，他們的眼睛皮都是要睜不睜的。三分鐘打一個呵欠；但也並不一定是想要睡覺。罵人也不生興趣。即使笑也懶于把嘴巴張開。沒有一件事情使人起勁，都是乏味的，都是乾燥的。壕溝裏的生活把他們弄得非常疲乏了；可是這個命令一下來，在他們身上又注射了一股新的力量：上陣衝鋒，這是一個非常的消息。

他上好了刺刀，用袖頭包住大拇指，按在刺刀上面拂拭，那刺刀早就擦亮了的，亮得同新的一樣放光。他心裏正在想許多的事情，手裏一上一下的拂拭着，一個不會留意，那刀尖便浴得從西而射過來的日光裏，像火花一般刺了他的眼睛。於是他連忙將它隱蔽起來，向官長那邊投了一瞥；幸喜得官長們不會瞧見，他就下警告似地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奶奶的！敵人瞧見了，了得！」

說這話的老總名叫李更生，他當兵的資格已經相當的老。他是一個很適宜於當兵也很會喫苦的漢子，有一身強健的肌肉，骨格也很粗大，全連之中，他要算長得最強壯的一個。他之所以跑來當兵，也像許多當兵的人一樣：並不是生來就是壞種，而是由於貧窮。他的臉

孔，很有自己的特色：兩腮突出，嘴唇厚大，好像打腫了的。鼻梁下塌。鼻孔朝外。八字眉毛，生得非常零亂。從那充血的眼睛裏，微露着當兵人粗野的氣質。五年以前，他還是一個農家的兒子，母親老早就死了的，喫了鴉片煙的父親，什麼事也不做，只是時時露出污黑的牙齒，捲曲着焦黃的指節，在他頭上的挖栗鑿，出他那懷才不遇的神氣。只有一個叔父，種了人家幾畝田，兼種自己家裏一點旱地，來養活一家三口。他從小還在私塾裏念過兩年書；到長大了他便做了叔父的一個有力的幫手。

五年以前，他是做夢也沒有算就他要來當丘八的。

可是多少年來的農村，老是在災荒和困阨中掙扎。臨到這一年的又是一個空前的水患：水掃蕩了全村。衝洗了他的產業。父親淹死了。叔父望着父親飄去的尸身，一面站在屋頂上對着已經爬上救生船的他揮手：

「更生呀！更生呀！我們幾世幾代是住在這裏的。水退了再回來呀！水退了——」
他坐在船頭上，也「叔父」「叔父」的叫着，就這樣他離開了自己的故鄉。

流浪着：一天復一天，一個月再一個月，一個城鎮又一個鄉村。他拍賣自己的勞力，他從不存絲毫的奢望；只要得十個銅板一天的工資，他便滿足了。……但是到了連這樣廉價地出賣勞力，也尋不到主顧的時候，他便只有沿門乞討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這樣的生活，他過了不只一天，到後來總算叫他找到了一條去路：他換上了一身灰布軍裝，有九塊大洋一月。替人家背了一枝鎗。

而現在他在士兵當中要算一個出色的人物：

他上過五六次火線，戰爭的經驗，十分充足，身軀結實，品行端正，能毅忍苦耐勞。他在士兵當中，其所以要算一個出色人物的，這是第一。

實彈射擊的時候，臨到了他上場，他的子彈十顆總有八九顆可以打中目的。放鎗的姿勢，也很合乎步兵操典裏的要求。教別人看了，自然心服。他在士兵當中其所以要算一個出色人物的，這是第二。

這些優點，好像上天賜給他的一樣，把他弄得十分像樣。但是這些都還不能彀算他最出

色的本領，他最出色的要算刺鎗的技術了。他因為膂力過人，動作敏捷，刺鎗比賽的時候，曾經一連殺敗了三個頑強的敵手，他得到營副賞給他的銅質獎章一枚。這個獎章，有銅板那麼大小，也很美觀。他總忘記不掉他去接獎章的時候，他真歡喜得雙手發顫。他自從得了一個獎章之後，他受官長們誇獎，被同事們羨慕。這是他從軍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他把這光榮的獎章，很結實地繫在自己的袴帶上，讓他搖搖擺擺地，一有空，他便伸了手去摸弄。

不過，他這個人也並不算淺薄：他雖然得過獎章，心裏歡喜，但是他並沒有就此滿足，他常常想：

「我不能老是這樣，我有一身本領，我要升一級，管幾個弟兄，我把自己的本領教他們。我幾時能升一級呢？我幾時能當一個班長就好！」

他這樣地自己問自己，老是被一些幻想糾纏着：他希望自己先當一個班長，顯顯自己帶兵的本領，然後再一級一級地升上去；他希望自己有一天榮歸故里，拜見叔父。

戰爭和死亡，現在在他看來是毫不可怕的，殺人流血，他只當那是些家常便飯。在戰壕

裏，他常常指了對面的敵人大聲叫罵：

『喂！對面那個烏龜腦殼，不要動——吹！』

說着便是『拍勒』一鎗。

但是他手上的鎗，那準心尖也並不會真個對準那烏龜腦殼，他總是把準心尖向上或者偏向兩旁，只要對方肯把頭往溝裏一縮，那生命便再也安全不過。

他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個理由也非常之簡單：因爲他所需要的是升一級，當一個班長。他所需要的，並不是對面敵人的生命。他早就看得清楚的：站在對面的那些敵人，那個伸出來的烏龜腦殼，不獨同樣和自己是血肉有肉的人類，而且他也是和自己有同樣命運的窮人呢。只要不損害自己的生命和利益，他是決不去損害對方的生命的。所以在別一個哨線上，他把自己的子彈塞進泥土裏，然後故意地竄了一身污泥回去表明自己的勞績的時候，也曾有過。

然而今天的形勢却完全兩樣：

衝鋒，那是一個刀與刀搏，肉和肉拚的勾當：機關鎗架在自己後面督促着，自己得拿好上了刺刀的鎗，衝向前去；那一面的人，也都拿了武器在等你。這是一個險惡的形勢，當不得兒戲的。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要說李更生完全「視死如歸」也是有假，因為他也是一個血肉之軀；一個有生命的人，終究是不免有那樣的一刹那的；所以當他聽見了準備衝鋒的一瞬間，他渾身也起了一回寒顫。

「我今年——」

他想到自己的年齡了：他還沒有帶過兵。他還沒有討老婆。他還沒有榮歸故里，拜見叔父。他還有許許多多的事不會做。

「我呀！——」

他這樣自語着，輪起指頭來計算了一回自己來當兵的年月。又輪起指頭來算了一回自己的年齡；好像對於自己的生命，起了一種憐惜。

不過這種憐惜也是多餘的：

他是一個小兵，殺人，便是他的天職。九塊錢一月。雖然還是欠餉，但他自身具有獲得這九塊錢一月的價值的，便是拿了一枝鎗，和『敵人』拚命。替別人殺人。在目前只有一個單純的事實等着他去執行：那就是，馬上衝鋒命令一來，他就得不顧一切挺身向前，一刀子去結果自己的對方，或是讓對方的刀子戳進自己的肚皮裏，這是一個事實，而且馬上就要實現，而且李更生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不殺人，人就殺我！」

他這樣自語着，一種非常的情緒在他腦子裏攪動起來了。這時，他腦子裏的那種複雜矛盾的境况，別人是無法理解的，所容易使人理解的，就是於這一瞬間，他完全變了一個人，由於一種不得不然的自私，將他從普通的人性變為獸性。

但覺得——自己應該把那些對自己不吉利的思想都排除掉。他應該毫不躊躇地建立一種自信。他的體幹是結實的，氣力是強大的，劈刺的技藝是熟練的，他佔有這許多優越的條件，他應該肯定這回被殺的決不是自己，而是對方。他應該叫別人死在自己的刀尖上。

「擦啦！」

他口裏叫了這一句，同時用雙手做了一個劈刺的姿式；這個姿式，和他的情緒是一致的：緊張而有力。他心裏有一種聲音在很堅決地叫道：

「我要殺人！我要殺人！」

這時候，他腦子裏完全給這個念頭膠住了。並且他覺得他有了這個念頭，那是十分正確的：他是一個起碼的人類，他也有人類的同情，可是，在衝鋒陷陣的戰場上，不必要；殺人，那纔是一種合理的衝動。

「擦啦！」

他口裏叫了一聲，又做了一個劈刺的姿式。

他完全是給流血的意識所迷糊了。他大大地睜開那一對眼睛，那充血的眼睛，望着擦亮的刺刀，漸漸地，他的視覺有點朦朧了。

他彷彿已經用這個刺刀做了自己所應做的工作，他已經宰殺了自己的敵人：在衝鋒號急

促的聲中，他浮了過去，踏過死亡，「擦啦」一聲，正中要害，敵人攤下去了。

他彷彿看見對方的血肉模糊了自己的鎗尖，模糊了他的雙手；他也不去洗一洗手，就這樣去站隊，好叫別人看看他的成績。

他彷彿聽見了官長喊「敵人消滅橫隊集合」的口令了。於是大家集合，他也站到隊伍裏去。許多弟兄都向他看，他不做聲。只是喘氣，別人一看就曉得他非常賣力。

他彷彿聽見連長站在隊伍前面大聲地說：「咳！我們打了勝仗。這一次，李更生到底不錯！」於是連長的目光在他身上一掃，他這時候，身上就像着了電樣。

他彷彿看見連長和連附聚在一堆去私自商議了一回，這商議的內容，就是有兩個班長去了缺，有一個要由李更生補充。

他彷彿自己看見這一次的光榮了，這光榮是超過獲得銅牌子以上的光榮，那鮮血淋漓的鎗尖，便是他在這一次戰爭裏最光榮的標記。他背了這枝帶血的鎗，一面回連去休息，一面唱軍歌。

他彷彿自己看見真正升了班長了，於是鬥份子啦，請客啦，喝酒猜拳啦，很多的老總都跟在後面「李班長李班長」地叫，都來巴結他。

他彷彿自己升一級又升一級了，他真的做了官，他請了假回家去一趟，看見自己的叔父還在種田，便對叔父說：「叔父！你再只要坐好了享福，我做了官！」於是很多鄉下人都圍攏來問他做了什麼官，他便告訴他們，他們都嚇了一跳。有的伸舌頭。……

他想到這裏，心裏非常高興，面上有很多的笑意，嘴巴微微張開，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我上陣去！殺！殺！殺！」他一面說，一面下意識地伸了一隻左手去摸弄自己袴帶上的銅牌子。

「擦啦！」

他很興奮地喊了一聲，同時又做了一個劈刺的姿勢。

衝鋒的命令還沒有下來，他的一隻腳早就伸進踏垛裏去了。他耐心地期待着。這時候，他臉上的汗水流成兩條泥溝。眼光鈍滯。情緒緊張。眉毛吊起。兩頰微動，牙巴骨顯然地在使勁。那個相貌變得十分兇惡。

戰場上的一切都是寂靜的，對面敵人壕溝裏也沒有聲息。有太陽，也有風，然而眼前的世界是分外的模糊；只有愁和恐怖空氣，佈滿了大地，這景況落在人們的意識圈裏反而愈是分明：死亡在向活人招手。

他期待着。

突然，連長那沙啞的嗓音，透過了長空的寂靜：

「衝鋒——前進——」

於是他的橫身好像有一種特殊的力鑽進去了似地，立刻產生了一種飛躍奔騰的力量：他一步就跨出了壕溝，抖一抖精神，夾在隊伍的行列中，衝了過去。

喊殺聲吞沒了一切，響澈了雲霄。

他猛力地向前衝進，那雙腿已經不是李更生自己的了。

那對方，他們的「敵人」，正在遵守三天停戰的協議，這個襲擊，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已經來不及抵抗的這一羣，各人只顧拖了自己的鎗，沒命地跑。但是李更生也很快就越過了

對方的戰壕，跟在那些敵人屁股後面追趕，跑得飛快；他是太興奮了，這時候，就是有命令停止追擊，那也制止他的兩腿不住。

在蒼茫的暮色中，他正尋好了一個對象，跟在後面追趕，這個敵人，從後影看起來，他是那樣的瘦削：頸項長長的。兩條腿像兩隻拐棍。跑，像彈琵琶似地，正和一個鷺鷥差不多。他的兩腿，動得並不怎樣快，好像他的跑，只是一種對當前事件的敷衍和應酬，而並不抱有什麼目的，——如像求得生命安全的目的。

李更生看了這個好笑的敵人，心裏想：

「咳！我要結果他，費不了我兩個銅板的氣力！」

五十米達了。一百米達了。半里路了。越過平原又是旱地。踏過了棉花地又是荒山。這個同鷺鷥一樣的敵人漸漸地跑得格外不起勁了，後來，他真的支持不住，他就停止在一個墳坡上，回過身來：

「老鄉可憐我又老了，我病了三天，饒了我一條命吧！」

那敵人屈了一條腿，預備跪下去。

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可憐的哀求也無法喚起他的同情，他是太興奮了，正和一個得了狂症的人差不多，他沒有聽見老頭子所說的是什麼，他也不要去聽，他沒有真正地睜開眼睛，他也不需要看，而且，即使他看見了那可憐的神色，聽見了那哀求的聲音，他也不會被他感動：在戰場上，人類的同情是不存在的。人類的同情早從他身上消失了。他這時候，只有一個單純的衝動：他要殺人！在他的意識裏，這被他所追趕的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東西，是一個用作他劈刺而存在的對象。

「宰了他！不要放他走！」

好像有一個東西在自己後面下令樣，他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他要結果這個敵人，擦一刀子戳進這敵人胃囊裏去。殺人，這在戰場上，是一種合理的行爲。

他在敵人的前面，右腿向前，膝頭凸出，成九十度的直角，左腿向後，腿彎繃直。他用平時劈刺熟練的手法，將刺刀的刀鋒向上。右手捏住表尺的前端。左手捏住機鈕的後面。雙

手使勁地向前一送：

「不是我就是你！」他大聲地對他的敵人說。

擦——

刺刀從敵人的小肚直劈進那瘦的胃囊裏。

他睜着那佈滿了血絲的眼睛，看牢他的敵人，像一匹肥貓看牢一個待死的老鼠。

(水星一卷二期)

離羣者

靳以

主人告便之後，就出去迎接新來的客人。纔在三五分鐘之前，主人森川，告訴了他今晚的客人是一個中國商人和他的家屬。這使他覺得驚訝了。自從事變以後，他以居留日本十五

六年的好身分，得着日本友人的臂助，就任了瀋陽特務機關的囑托，平時是只以獵狗一般的鼻子來嗅着那些在他以爲是異樣的中國人，以狼一樣的目光來釘着有點志氣的同胞，比日本人還忠心於自己的職務，永遠是冷峻，嚴厲，使人見而生畏的。他從來不和那些他以爲比他下一等的中國人交接，完全爲了使別人想不出他也是中國人，可是却有着過於日本人的機智。在親切一點的宴會之中，他還從來沒有遇見過中國人，於是主人的告知，不得不使他奇異了。他突然想到莫不是主人故意的調弄，漸漸養得驕縱的性子，是可以站起身來就走的；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不會這樣愚蠢，主人森川不只是一個日本人，而且是一位大企業家。他知道爲了企業家的意念，皇軍纔不顧一切在滿洲揚起了太陽旗。所以他只是微笑着，點點頭，仍然坐在沙發裏。

他順手從旁邊的木桌上拿起來一本半爲飾品，半供候見的客人翻讀着的美術全集，打開來放在腿上去，以一隻手翻着書頁，一隻手捻了自己的鬍子尖梢。這樣做他是在盼着它也能如日本軍人樣地翹上去。在翻閱的時候他不只未曾想到這一幅畫是屬於哪一派，或是那一

幅畫是哪一個藝術家的傑作，就連清楚的輪廓也未在腦中留下。他只是要使自己有點事做，翻着，他知道這樣還可以減少一些用眼睛瞪着那羣客人走進來的不安，他聽得到客人走進前廳的聲音，他也知道那隻小狗一定也是叫着，滾着，於是雜踏的脚步和細碎的語聲都漸漸地近了。

他知道客人已經走進了客廳的門，他仍然沒有抬起頭來，一直到主人森川爲他介紹着：『這是李先生，一位體面商業家——這是山村先生，特務機關的囑托。』

在這時候，他不得不站起來，他們互道着久仰的話，他也望着新來的一羣客人。被介紹的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人，長着將要成爲白色的鬍子，有偉岸身軀；此外就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婦人，還有兩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夫婦，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主人以生硬、吃力的發音，用中國話再爲他介紹着其餘的人，於是他知道那一位是李太太，和他的兒子兒媳們。年老的李先生從衣袋中取出名片來遞給他，在接得之後，點着頭，也把自己的取了出來送過去。那是在上首排了一行奉天特務機關囑托的一行小字之外，印了山村本義四個較大一

些的字。他看見那個人懷了一點驚疑，朝他望望，他的臉微微地有一點紅起來。

順了主人的請求，他們都坐下去。

「李先生在瀋陽住了很久吧？」

「都不止二十年了。山村先生說得真好的一口中國話呵！」

「唔，唔。」

爲了別人的讚揚，他是該笑笑的，可是這讚揚只像刺一樣地刺着他的心，他不只感不到得意，就是那勉強的笑容，也顯出十分狼狽來了。

「您說的是道地吉林省城話——」

「唔，我在那裏住過的，——」

他想着爲什麼那個人一定要這樣追問着他呢？好像他心中的隱秘都爲人看穿了，他有一點憤怒，在心中自己想，這憤怒也是太無理由了麼？他又好像看見主人森川也在笑着他的窘迫了，他原是他知道他一切的祕密，再看看其餘的人，也像是對他諷笑着，雖然是冬日

裏，汗也涔涔地滲出來了。

『爲什麼不發作呢，難道來到這裏是爲別人諷刺的目標麼？』他心中又是這樣叫着了；可是對那一個人呢？森川那面，他是絕不敢喘一口大氣，就是那位李先生，不也是爲森川許爲他最好的中國友人麼？若是有了什麼難堪的舉動，森川定然不會只是一個旁觀者吧？

他按捺着，忍下火一樣的忿怒，掏出手絹來，擦拭着前額和臉部。

『山村先生的學問也很好呢，寫出來的文章，連日本人都及不上。』

森川這樣地說着。他又想到說這樣的話有什麼意義呢？再若是想下去一層，不是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他並不是一個日本人，爲了某種的方便，丟棄了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姓名，成爲衆人所不齒的人物！

可是那位李先生，却像是沒有十分注意這句話的深意，只是附合着無關的諛揚。

他後悔着不該到這裏來，爲什麼事前不問清了主人所請的客人再來呢？即是來了之後，聽到主人告訴着之後，不也還是可以托故離開麼？這樣是使他陷於動也不是靜也不是的情況

中，別人的眼睛，都像針一樣地戳着他，甚至於他過分地想到了，在以前也許和那位李先生會過面，他是知道他從前不是名爲山村正義的……

「我和貴國的特務機關總管梅田先生也見過的。」

那位李先生任意地說着，可是在他的心中却又起了變化，好像悟到和總管相識，自然知道我的來歷了。

於是他是更感覺到不寧了，恰巧下女捧了茶和點心進來，他和其餘的客人都承了主人的情，在啜着茶，或是把那小的豆餅放到嘴裏去，爲着別人把精神都爲咀嚼所吸引去了的原因，他纔覺得輕鬆。

「山村先生的事情也很忙吧？」

「也就是那麼樣，我的辦事處在車站，每一次車來了的時候我都要照着。」

「照看些什麼呢？」

「不斷地有中國方面的密探派了來，」他滿意地又在捻着鬍子，「大大地影響着『滿洲

國」的治安。」

「貴國倒真是以十分的力量輔助「滿洲國」呢！」

這句話，最刺着他的耳朵的是「貴國」那兩個字，他自己想着私有的隱祕，定然已經爲他們看穿了，纔故意用「貴國」這兩個字來加以譏諷。他的忿怒在胸中激蕩着，但又多多少少也有一點羞愧，他就站起來和他們叫着：「不要故意來這一套吧，我就是一個棄了我的祖國的人，我要吃飯，有什麼法子呢！你們罵我麼，你們哪一個敢罵出了口？不用說別的，我總是自在的……」

想到了自在這兩個字，他打了一個寒噤，他疑惑着，自己問了自己，「我是自在麼？」他想起來沒有落地的問話，就急急說：

「總盼望「日」「滿」兩國人民，都一樣地享受安樂。」

但追悔立刻就上來了，想着爲什麼在纔見面的時候，不來用日本人說中國話的那種腔調，如同每天他在車站上所應用的，來說着話呢？若是那樣定然可以免去許多煩惱吧。現

在再改過是無論如何也來不及的了，倏然間他記起了坐在一傍的主人森川，就想起了說那樣的話，也許是不容易張開嘴來的了。

他坐在那裏，從袋裏取出一支烟來抽着，他極力裝成安詳閒逸的樣子，他聽到森川用着真是生硬又不準確的話和那個李太太在談着，因為一句半句話，森川就覺得窘迫似地做出了似笑非笑的臉。他於是把眼睛望了這房中所有的人，他發覺了其餘的客人們較之主人對他是更親切一點，雖然他也想到了他們是在疑心他，或是在以卑夷的眼光看着他。一時間他對於這原因有點茫茫然，他想不出爲什麼會是這樣子，但是漸漸地他知道了，他知道在心中還有一點未泯的對祖國的眷戀。

他已經隔絕了一切舊的友人，孤另另的一個人，終日伴了他的也是那個日本妻子。雖然一日間他能見不少的人，和他生長在一個國度之內的；可是他不能說着那樣的話，他要隱藏了自己，要別人弄不清他，同時，武裝的日本軍官，也有意無意地投着監視的眼光。

他下意識地把茶杯舉到嘴邊，他的心，起始在感覺着有一些沉重了。

這時候，女主人也在客廳的門口出現了。她就立在門口頻頻地行着禮，她是纔從廚房裏出來，說着因爲親自烹調，所以沒有能來招待客人。

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來，回着她的禮，於是又都坐下來，女主人也檢了一張木椅坐下，她是肥胖的，臉發着紅，想爲爐火烤得熱了，她在喘着氣，用手絹爲自己搖着。

「森川太太是了不得的人，做得一手的好菜。」

他以半莊半諧的語氣說着，可是爲別人聽着却多少含有了一點諂媚的深意。

可是被說着的人和主人却露出高興的笑來了，其餘的人，像是因爲不得不笑而勉強地笑着了，這使沉寂的空氣頓時喧鬧起來了，於是他得意地又說着：

「日本的太太比我們中國的——」

他纔吐出了這幾個字，就頓然地停住了，他知道所有的客人在朝了他望着，雖然他沒有敢正經地看着，在偷眼觀察之中，他清楚地望到他們是望着他，以懷疑的眼光，但是他那狡兔一樣的機敏，就立刻補着說：

「日本的太太真是能幹，什麼都能做，尤其是善於烹調，」他摸摸自己的鬍子，「因為武士道的緣故，日本男人必須要自己的妻來燒菜纔能吃，現在，——呵，現在雖不是從前那樣，也就養成了日本女人做菜的本領。」

在說着這些話，他一直是匆忙着的，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如何纔能掩過去方纔的失言。最好還是能在談到日本的時節加上「我們」兩個字，可是又像爲什麼哽在喉中，却不能輕易地吐了出來。把這些話都說完了，他又無由地笑起來，他的笑是不必需的；可是他張大了嘴笑着。兩顆金的假牙在反映着一點點的燈光，張開的嘴是一個無底深的洞，笑的聲音雖是雄大，却顯得那麼空洞，那麼無着落地，如一個人行在山谷之中，獨自聽着自己狂嘯的回音。

森川露了一點滿意的笑容，或者因爲他是主人的原因，被讚揚的森川太太，聽不懂中國話，可是看到了他的笑，也勉強地用手絹掩着嘴，使鼻子到嘴角的紋更深陷下去。他就用那流利的日本語，把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

帶了小兒女一樣的忸怩，森川太太又說着抱歉的話退出去了，因為她還要再到廚房裏去。

他的額上還是滲着汗，又取出手絹來擦着，在低下頭去的時候，看到懸在金表鍊上的兩塊綠翠，於是他又想到近來過着的優越生活，只是月薪，就有四百金票的數目，所以對於一切，也只能淡然處之了。

但是他的忿怒還是在胸中激蕩着，他的心上有着難舉的重壓，他仔細地看着那一羣人，那裏面是不包含主人森川的——他覺着那個年青男人是更兇狠地以惡毒的眼光望着他。那是一個二十歲以上的青年，黑黑瘦瘦的一張臉，沒有張過一次口，也沒有露過一次笑容，——這是真的，因為在纔見着的時候他就注意着，——像這樣的青年，當事變之後，在這裏不知有過多少。在他的管轄之下。他可以施以搜查檢舉；若是有一點什麼可以誤會做『義勇軍』的活動者，便可以加以死刑。可是現在，他却忍受了這如長矛一樣的眼光，刺着他，像是朝他斥罵着：

「你，你棄了你的祖國，棄了你的姓名，——爲了自己的榮華，你把和你在一方土地上的勇士陷害了，——以那鮮紅的血來使你有輝耀的光采，以那枯骨來架起你的位置。——你不惜把你的仇人認成救主，呵，那是什麼樣兇惡的救主呵！可是你，你供着他們的奔走，你成爲他們得力的爪牙，你……」

他爲憤怒燃燒着，這些話雖然是沒有罵出口來，却也清清楚楚地悟到了。他也是有着火一樣性子，他不能過於容忍，他想大聲地叫出來……

叫出來些什麼呢？要說明自己仍然是一個中國的公民麼？可是他彷彿在腦中顯出來那張名片，印了山村正義的四個字，每一個字的筆畫都變成又黑又大地，蓋了他整個的身子。那麼就以不該來侮辱皇軍的官員爲口實吧；可是當他在這樣想的時候，就打了一個寒戰，他也並沒有想到這樣來說。

但是來取如何的對策呢？就要如一個不能說話的人來忍受這凌辱麼？真若是一個上天生下來便有殘缺的人，也就可以過去了，可是他也不是一個儀表堂堂的男子，和一切的男人

沒有什麼不同，甚至於還有着高人一等的機智麼？是什麼使他噤然着呢，好像他是在迷惘着；可是纔一思索，就找得了那原因。他知道自己只能沉默着，在別人還沒有敢指怒罵之前，他是什麼也不能說了。

那落在心上的呵責，沉重地一下一下都刻印在上面，他的臉紅漲着，呼吸是幾乎塞住了。他看着別人，好像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他的苦處，不止在這裏，就是整個的世界上怕也找不到一個可告衷曲的人，他就只皺了眉頭，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聲不響地兀自坐在那裏。

這時候下女走來報告着晚飯已經預備好了，請客人們和主人到餐廳裏去。於是他也隨同其他的人站了起來，他回望着那沙發的一角，本是柔軟的，在他却感覺到如銅鐵一樣的堅硬。他蹲坐在那裏，沒有動一動，整整也有了一小時以上。當着他立起身來的時候，他覺着輕快了，他聳了聳肩，一隻手插在褲袋裏走向餐廳去。

他檢定了近着主人的一個坐位，長桌的那一端，留給女主人，頓然他想到了使心際輕鬆下去，必須做成一個噁舌的人。於是 he 看到那其餘的客人如何不慣於吃着道地的日本飯菜，

他便加以詳盡的解說；說是那油晃晃的湯，多麼適宜於一個抽烟的人，可以洗滌臟腑的毒質；說是那一塊生魚有多麼寶貴，只有在日本××地方纔有得出產，還有這樣的菜，那樣的菜，由於他的點綴，都成爲多麼美妙的食品。他可是饕餮地吃着，如日本人一樣地大口的向嘴裏送着飯，在這時候，他還要勻出空閒來說着讚揚的話。

看到別人一點驚訝的樣子，爲了他爲主人斟酒，他便解說着這如何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不同，在日本的筵席上，客人是需要爲主人滿上酒的。

到了『鷄素燒』也端了上來的時候，他又是活躍地做着他能做的事，他熟練地把那圓鍋塗上了牛油，把葱和牛肉鋪了上去，然後就加上了糖和醬油，他咂着嘴，他的臉上浮着微笑。到了可以入口的時候，他分給所有的客人，自己也取了點，有味地咀嚼着。他覺得滿意，這笑蔽去了心上的窘迫；可是當着那個年青人朝了他瞥了一眼，立刻他的心又沉重起來，他看到的是更惡毒的眼光了。

計算着時刻，他該走了，因爲有一班從山海關開來的車，就要到了。他說着原委，再加

上抱歉的話，就獨自離開了，主人站起身來，却在餐廳的門口爲他攔住，說是不要送出來，還是去陪伴着客人吧。爲了他的誠意，主人真也就在那裏和他告別，他一個人到客廳裏取了帽子，外衣，還有那支藏了利刃的手杖，就匆匆地走出了門。

那是滿天星的秋夜，披上了外衣，不只隔去了那點涼爽，且給了他一點點適意的微溫。走出來他便大大地吐了一口氣，仰起頭來，昂胸向前走着。他知道那沒有多麼遠的路，就可以到了車站，而且那水門汀的邊路，正爲他們這種得意的人準備好了，可以一行走着，一行有那硬鐵的鞋跟爲自己擊着音節的。這樣子走着就可以更覺着高興，適人的微風撲在臉上，也正可以冷下去爲步行而滲出來的汗水。

街旁是明着更亮的燈光，可是行人，却較之事變前少得多了。在輝耀的燈光下，看着伏在案上睡着了了的商店夥計，會使人更覺着悽涼蕭條的。憑着「友邦」的善意，來繁榮這新興「滿洲國」，將建設新的樂土，是把「友邦」中剩餘的人和貨品都運了來。在這裏「友邦」的人民得了好報酬的職業，而「友邦」的貨品，是完全無稅在各地行銷。爲了整理蕪雜的幣

制，一切的「奉票」「江帖」「哈洋」都禁止通行，而在滿洲國幣之外，却有着日本金票。於是把「日」「滿」提攜的口號叫起來，可是暗地裏，吸着那些被壓迫的血，還要殘害着他們的性命。就是這樣，沒有人能說一句話，也沒有人敢說一句話了。

他却是受實惠中的一個人，他時常這樣想着，當着他這天晚上在行走的途中，他又是這樣想了。在以前，他還不只是靠了做私人日語教師纔能糊口麼？而那區區的數目，也只是一人所用，那個日本的妻子隨了他到中國不到半年，便又忿忿地回到日本去了。但是他總算是能耐苦的一個人，就自己活着，過着單獨的生活。整個的社會展在他的眼前如同一具僵屍，沒有他一點機緣，不能給他一點發展的力量。一年過去了，兩年也過去了，他還總是那樣。有的時候他會沒有一點收入，呆坐在家中。像他那樣一點積蓄也沒有的人該怎麼樣呢，甚至於想做惡人也沒有那能力的。

就是在這時候發生了「事變」，這「事變」給了一切人以無上的損失，可是他却由於他的日本友人，一個皇家軍部人員的推荐，得以做了一個特務機關的囑托。爲了事務上的方便

，他棄了自己的姓名，他忠心於他的『天皇』，有多少人因為他的一句話就送掉了性命。他每月有着高的薪金，也有一些分外的收入，這時他從前的那個日本女人，也跑了來和他住在一起。他有了家，有了身分，他有了一切：可是當着自己問了自己：『我是滿意的麼？』對於那個回答，他自己也得躊躇着了。他像是失了些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在他個人的周圍，隔了一個圈子，只是他自己孤獨的活着。他的職務和他那日本腔的中國話使中國人懷了恐怖和生疏，而日本人那一面呢，也未嘗以為他是心腹人。那個妻雖然是滿意於現生活；可是又時常說到他只是靠了日本人的賜與，多少總還是沾了她的光。爲了這個原因，貪婪的女人千方百計地多和他要錢，買着不必要的物品，當着她不被滿足，就會哭着喊着罵着。憑着他的性子，他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他只得忍着，連一口氣也不敢喘似地。

轉過了一個街角，遠遠地就望見車站前的廣場上已經滿了人和車輛。突然一個寒戰透了他整個的身子，立刻他加快了脚步。他想到車必是已經到了，他又誤了。

他費了很大的力量纔從那入口的地方擠了進去，待跑到他每天站立的地方時，眼前的一

列車，早已成爲一個空的軀殼。那個機車也正卸了鈎退到後面來，準備着把這列車帶到站
外去。

『唉，晚了，早知道——』

正是他自己喃喃地說着的時節，突然有一個人在他的背脊上拍了一下。他回過頭去，看
見是小田事務長，憤怒把這個人的臉弄成像曬在太陽下的土豆。立在那裏，默默地不說一句
話；可是他的汗却涔涔地流着了。

『這是你第二次遲了。』

那個小田事務長是從牙齒縫中把這些字一個一個地擠了出來。

『那是因爲——』

『過失是沒有解釋的！』

和他面對着的人立刻就截斷了他的話，像餓狼一樣地吼着。

『到底你們中國人是該做亡國奴！』

這是着着實實的一鞭子抽在他的心上，他的心疼痛着，他不是因為被人說了自己的祖國，他已經沒有祖國，若是有的話，就可以說是日本：可是日本人，却仍然是把他看成不長進的中國人，他只是個架在中間的一個小物件，那裏也不能依附。這時候他纔是真的感覺到悲哀了，但是也沒有人來聽他的申訴，也沒有人給他同情。

那個人說完了話就雄糾糾地走了，馬靴上的鐵刺，一下一下地響着，好像也在說着些什麼諷刺的話。他獨自一個留在那裏，掏出手絹來，擦着頭上的汗，他追悔着不該到森川的家中去，他追悔着不該在街上閒逸地步行着，他更追悔着不該……

但那早已遲了，那將永遠地成爲他難以彌補的悔恨。

(水星一卷一期)

賑米

蔣牧良

——

世界都像死滅了，屋子給埋在靜寂中。

彭仲甫背了那盞煤油燈坐着，兩條臂膀掛在大腿上，手裏抓起炭盆架上的銅銹鉗在灰中間有一圈沒一圈地劃——他的臉子發着青，給炭盆裏的火光映了變成殷紅色。

「你道我怎麼辦，」他下死勁地釘我一眼。「讓這藥攤子就這麼坍台？丟去本錢不算，還得吃官司；再撈點兒本？銀行裏沒有抵押品借不出這一萬多塊錢。所以……我想……你的米……」

我沒有響，只回敬得他一眼，肚子裏却在想對付的方法。這屋子的沉寂，越顯得燈光都暗淡了些似的。

「電報你是看見的，這可……反正遲不過十天……你就……我賣出的錢一到，馬上把賑米……頂推也在正月十五六……」

他的話一歇嘴，手裏的銅銹鉗扔了：炭盆上一聲「鏘」，口裏就抽出一口長氣——像個

汽車胎上缺了洞。

意扯謊，我今夜給這鬼東西鬧得實在頭痛。他只說他逼年，死纏活纏要借我那五千担賑米向銀行裏押去。你道這怎麼成——要有人到省裏去告發了，我這吃飯的東西還得牢！可是我也不能乾脆地回絕他，我還該還他百多塊買衣服的錢，這陣子還不起這一大筆債。

『老彭老彭』，我把腦袋湊攏去。『你可明白？我……我是……剛才告訴過你：我不是……我實是……你說對不對？』

他這麼歪着腦袋聽我說，臉子可越變越憂鬱了。後來他就睜着眼睛發楞，歇住那麼三四分鐘才說：

『不過……這算是你救我吧，你不……你總得……』

糟啦，我對他說上了大半夜，他翻來覆去是句老話——要我救他。要是能夠，我有什麼不救？可是這不是頑意賬，救得了別人，救不了自己。

『現在這樣吧：只要你肯……你前次買衣服的錢就不消提起了』半天他又補上這一句。

我先前聽他說到借米，就疑心着他是繞灣兒來討我買衣服的錢，現在看來不是。我開始想到借米關於自己的好歹，就站起身來在房子中間踱。一些拜金主義的幻影與想得到的恐怖，就在我的腦子裏勇猛地衝鋒。彭仲甫不時把眼睛偷瞧着我，可是我沒有理他，我踱我的。踱了半天，我又站着看一陣牆壁。其實牆壁還不是牆壁，又有什麼看頭——我是在想我們這樣的窮官兒。

「欠他買衣服的錢還不少哩——百多塊唷！我們這窮官兒幾時開過百多塊錢的眼睛！那末，剛才他……我可以……」我在肚子裏這麼想着，像是一塊已經到口的肥肉，捨不得吐。可是後來我又轉念：別急，這傢伙是不是在頑我的鬼把戲——我得仔細。於是我那兩隻脚就移到了寫字台邊上，裝做拿香煙的，帶便瞧眼兒他剛才給我看的那張電報是不是真的。

「賑米怎麼能再捱——這是公家……又有這個災民！」我燃着煙捲，故意這麼獨白一句。

「那有什麼！五千擔米，反正將來發的還是五千擔，又不短了他們一粒半粒的，不過遲

點兒日子。』這傢伙還是站在他那邊說話。

可是他的話倒也不錯，真早發遲發，我都不會把米七折八扣的。比方河裏船阻風吧，還不是也要來年才得發。

我停住步子向他瞧一眼：

「你……你……」

我正想要把話說下去，陡的記起那回在省裏看見槍殺一個舞弊犯；罪狀上寫的那個朱紅「戒」字，顯在前面。我滿身打了一個寒噤，趕急向那紅「戒」字上吐一個煙圈子，把眼睛移到天花板上。

「衛生丸子，是樣不合口胃的菜！」自己警告自己。

彭仲甫仰起頭來看一陣我，他像在等待着什麼，可是我沒了下文，他又低下頭去。歇住會兒，我才把手裏的煙捲頭再吸一口，扔到痰盂裏，坐下來對他說：

「老彭，公事還是公事，你是個明白人呀，論友誼我都想……可是……呃，真的，今夜

我也想不出一個什麼好的方法來，好，你讓我「攷慮」一下吧，總之，我從……可是……總得「攷慮」，今夜你睡去吧，我也……」

他見我說了一長串的話，還是沒一點兒結果，就哭喪着一張臉。又過了三四分鐘，才站起身來向外面走。臨到門邊，他還掉轉頭來說：

「好，今夜你就……總之，我是……」

我見他已經起了身，再不願說別的話，祇向他點點頭，算是安慰他。

彭仲甫出去之後，我覺得肩上減輕五百噸似的，噓了一口長氣。可是後來回想到剛才的情景，又覺得有點兒「內愧」。真的，我說的「考慮」，這完全是一句賣關子的話，其實我「考慮」鳥！我不過騙他出去，別要耽誤我的瞌睡。

可是又說一句天良話：「內愧」，這不是我再來騙人的。彭仲甫這個人，是多麼地夠朋友！賣關子雖是我一個沒有方法的方法，認真說，一個人怎麼能盡把別人的好處忘掉，連「內愧」都沒有？

一一

現在讓我來額外敘述一點我和彭仲甫的過去吧，可是話又拉得太開，請不要厭煩。

去年的『黃禍』光縣算遭得頂大了。不知費了多少戴慈善帽子的電報紙，省裏的賑務委員會才派了我帶五千擔米去賑災。米是用民船從河裏輸送去的，直到十二月我才坐了牲口去。

到了離縣城不過二十多里的狗尾山，我和帶去的那個勤務兵還有一個挑行李的老頭，在那條傾斜的山路上走着走着，突的，那個勤務兵指着前面的樹林裏叫：

『看，這麼冷的天氣，幹嗎前面那人還是個赤膊，他手裏拿的什麼刀吧，王科長？』我伸脖子，沒瞧見什麼。

走的不到丈把地遠，那個挑行李的老頭也說有人。我再抬頭：這回前面山岔裏的冬青樹底下，果然有一個瘦長的漢子在探頭探腦。遠遠兒地望去，真像是個赤膊；一手拿一件什麼，可給柴草遮住，瞧不明白。我頓一頓說：

「不妨事吧，這兒去縣裏很近的。」

我們走過那座林子才一半，大樹把天空遮得陰鬱鬱的。風吹着樹葉悉索地發響，格外來得清冷。我正在驚訝着這地方的險峻，兩邊山上猛的發出了幾聲吆喝。

一轉眼，那些樹背後的柴草裏鑽出一二十個人來，可都不像強盜——小孩子和娘兒們佔多數。雖然也有幾個年青點的漢子向我們走來，可沒一個不瘦得鬼一樣，像幾十年前就沒吃過飯，走起路來還打顫哩。

他們手裏沒有槍，不過是些鋤頭和柴刀一類的東西。娘兒們抓的還是石子和土塊。只有剛才在冬青樹底下探頭的那個傢伙，背上揹一塊麻布，手裏拿一把鬼頭刀，光着一雙火柴似的胳膊，還比較地威武。

他們走了攏來，那個瘦鬼先把鬼頭刀向我的勤務兵一晃，嚇得他蹲了下去，接着就跳到我的牲口跟前叫：

「給老子留下行李來！」

聲音可不大響。

後面的娘兒們在拚命地吶喊着，有些也甩石子過來。我看這様子不對勁，可是一面還在打量着這些強盜。

世界真的變了：連強盜都不像從前小說上說的那麼兇的彪形大漢，就只是這樣一班貨色！不過今兒還算是他們的幸運，碰的是我。要是我們的×委員來末，他的太極拳練得那麼好，這些個娘兒們就全換了那個拿鬼頭刀的，恐怕他們也不中用。

回頭再瞧瞧我的勤務兵和那個挑行李的：該死，這兩個傢伙像發了瘧疾：抖得那樣利害。唔，好漢不吃眼前苦，雖說只有這幾個小毛賊，可是犯不上着了他們的道兒，幾件行李算得鳥事，我就統統扔給他們。

後來有一個小鬼頭見我穿的是件皮袍子，說要剝豬糞，我就簡直使了性子，自己脫掉扔在地下，穿一件短棉襖走了。

我剛爬上那個山坡，回頭一瞧，馬上又在後悔：原來這些傢伙的目的，都不像是來規行

李。他們把我攆跑了，就搶起那個網籃裏的餅乾來，還有鹽食盒子裏的鹹菜。我在山上聽得一個小孩子嘴裏塞滿一嘴的東西，在罵餅乾給人搶了去，吃了會要拉屎的。大概他們都是餓慌了才來做這頑意；早知道如此，我就是一個人也該使他媽的一下勁，給這些傢伙一點兒利害嚐嚐。現在後悔有鳥用。再轉去，懶得爬山。

那天下午，我就是這麼着穿了一身短打進的城。全城都知道我在路上遭劫的，商會派了彭仲甫做代表來歡迎我。那傢伙和我一見面就像個幾十年前的朋友：說起話來一點客套沒有，其實我和他雖是一個只隔得八里路的同鄉，在家裏的時候我們並不認識。

晚上，彭仲甫在自己開的明遠藥房擺接風酒。我的櫈子還沒坐得熱，他就叫一個學徒到衣莊裏去買一件大衣和一件皮袍子給我。我告訴他手頭沒有錢，他說：

「再沒錢，不穿衣可不成，我幫你給了，回頭還給我去罷。」

他給我零用錢，他對我挺客氣，在一切事情上都把我尊敬得像祖宗，不到三五天工夫，就跟我打得火熱了。

我到光縣住的十多天，米還沒有到齊。我的臨時辦事處，就設在彭仲甫的明遠藥房裏。彭仲甫天天伴我出去搓麻將，逛審子。可是他自己倒真的像是陪客，並不怎麼快活的樣子，就是坐在審姐們身上笑，他的笑容也加有幾分人爲力——一刻，他又把眉毛皺着。

從前天下下午起，彭仲甫忽然不來伴我了。他像忙得要命，前兒晚上沒有回家睡覺。

昨兒一天，我只在快要夜的時候見到他一面，看樣子：還是很忙。他走進賬房裏翻一陣保險櫃子，又查查賬。一刻，又戴好帽子要出去。我們在外碰見他。

『忙吧，近來？』

『沒什麼事！』

我再想要和他說第二句話，他對我笑笑，抽身走了。

今天下午，他又回來了，吃夜飯，我們是一桌。他吃着吃着飯，又在發楞：湯瓢會送進飯碗裏去，筷子也拿倒了。他的臉子以及他的眼犄角兒上，處處溜出他肚子裏的憂鬱來。

七點鐘左右，他來到我房子裏的炭盆邊上坐着：以先他看了我總是要說不說，後來他就

告訴我今年的藥房虧了本，給水浸壞好些藥；打了電報回去賣田，回電說要年底才成的交易，來年才有錢付。

『做買賣，總是一年一度結賬的，怎麼能推到來年？你救我一救吧，把米……』他說。我先前說的彭仲甫朋友，說來真是不壞吧？可是我竟不願把米借給他，這你當然明白；責任還是小事，那罪狀上的紅戒字，我可吃不了。

三

第二天一早，我還沒有起來，光縣的杜縣長使人送了信來。說四鄉的災民，聽說城裏有賑米發，先派了代表來爭多少，要我今兒下鄉去勸一下災，好把賑米來分配。我想藉着這勸災到鄉下去一趟，可以避免彭仲甫許多麻煩，這倒是一件稱心的事。

可是我正在預備下鄉，彭仲甫又從商會撈了一個招待的頭銜來，要同我去。這回，他對我可比從前更巴結了：我有什麼事情，只要把下巴尖兒一指，他就會給我弄得好好兒的。

不過這次不比在城裏，接近的日子雖多，可是我的耳目被另外一種事物佔領去，他就很

少和我嚙齷。而我呢，勘災勘到眼珠子裏的，處處都覺得有點兒酸鼻，那可更不用說了。

人心畢竟還是肉做的，認真你要是滾進了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你心裏也準得有點兒那個的。我就單指光縣的北鄉吧；北鄉遭的水災，老實說，比那些宣傳照片上要來得有勁；現在說來，你就知道我當時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還談得到把米借給彭仲甫！

那天我們從西鄉起身到北鄉去：還好，碰着天晴，風也刮得不大。彭仲甫先叫一個鄉下人挑了火食擔子跟着走，並且要同去的人，每個身上揹一個水瓶。

「北鄉不也遭水災，幹嗎水都沒有喝？揹着走！」我問。

「不要問囉，到那兒你就明白。」

九點鐘的時候到了畸田嶺，彭仲甫告訴我：嶺右就是北鄉，過了嶺再吃中飯。又費了那麼點把鐘的工夫，我們爬上了嶺，一抬頭呢，我的天哪，這還像個地方？

嶺底下的天氣黃昏得要命，太陽到了這兒也白了些似地。

北鄉本來就是一個局勢地，沒有什麼大的山脈。我站在畸田嶺這高地望去：地下成了整

片的灰褐色，沒有一間屋子和一株樹，或者是一根青草。像個崑崙裏降乩的沙盤，不過大些。六七百米的地方，給太陽光照出一團一團發着死白色的東西。再遠就像個快夜的春天，籠在煙裏，直接到遠遠兒停着黃白色雲的天邊子上。

我想問問彭仲甫看北鄉怎麼成了這麼個地段。可是那傢伙早就下山預備中飯去了。

我在嶺上休息一會，才起身下山。在四十多呎高的岩石上，看到了從前給水吞蝕過的痕跡，山座脚全是水泥塗成一層白色的護壳。

地下沒有路線，給細沙鋪雪似的平闊地鋪着；不過有些人走過的腳跡。我尋着腳跡走去。聞得到一般的霉臭味。

到了一個小山坡跟前，疏落地挺着幾枝古樹，可是沒有小枝，像街頭的電桿。靠東邊的那個樹杈裏，橫挾着一具埋過很久的棺材，高高兒的撐着。棺材蓋上還留着好些水浪子漂來的茅草。樹根儼像筋絡：一節露一節地伏在地下蜿蜒着。樹皮和地下細沙的顏色混得毫沒分別，怪道我在山上看不出底下有樹來。

大概走得有一兩里路的光景。彭仲甫他們在一個倒坍了的屋基邊上等着我。磚石上長着綠霉。我邀了彭仲甫走過去，想看認不認得出牠從前的廳堂，廂，廡。剛轉過那堵短牆：糟啦，四五個髑髏橫七豎八的躺在泥沙上。

我却退了幾步。彭仲甫把根手杖去敲那髑髏的腦頂骨，笑笑說：

「出了一輩子的門還怕這頑意？」

我蹙着眉毛搖頭。他又——

「這頑意……這頑意北鄉多着哩！當時的水來得那麼陡，圩堤一穿，又沒個船兒，你道……」

「水退了這麼久，怎麼沒人來收尸？」

「誰來？死屍還新鮮的時候，也有些人割些肉去煮了吃，給水浸得久，腫爛了的，就讓他成了這麼個髑髏。」

我沒有響，不知道當時是一個什麼感覺，拉着彭仲甫祇想馬上離開這地方

「吃死屍，這不是一種人類的醜惡？」我在肚子裏這麼想着。那傢伙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解釋似的說：

「可是這些吃的人又有什麼辦法？不吃，自己就要餓死給別人吃——天旱的年成倒還有樹皮和草根，這麼大的水災裏，你看，哪來的……向官府請賑，你不是到現在才來，這幾個月久的……」彭仲甫這麼只顧往下說去，可是後來他臉上忽然有點兒懊悔的樣子，像說錯了話就截住了。

我低頭走着，傻子似的聽他說。屋基背後是個窪地。還有些積水。中間有五六副木材的架子，簷骨子一樣地站在水裏——北風刮起水浪子發着死白色，我想到剛才在嶺上看見那一團一團的東西。可是還不懂得彭仲甫叫人帶水的意思，又問：

「這兒不是有水，何苦那麼遠天遠地叫人措？」

「這水可能吃？那你馬上……死過不少的人和牲畜都沒有埋哩。」

接着，他就看一看表：「噲十二點了！我們還要趕路，吃飯去吧。」說句不怕紅臉的話

，一個世故挺深的人，他的感情就不容易動。尤其是我們這班做慈善事業的，眼睛裏經過的慘狀比任何人多，要不靠心腸硬點兒，那一輩子的眼淚都會要淌完。我在賑務委員會幹過四年，還不像做戲的那麼做，哭着笑着的。可是那天不知怎麼一來，我不想吃中飯。

晚上十點多鐘才趕到東鄉找個地方睡着，一路沒有休息，經過的五十多里地全沒人煙。到哪兒找休息的地方去？那天真夠我們受了！

四

從東鄉回到城裏，是十二月十九。桌子上堆着省城來的三份電報和封家信，電報，都是賑務委員會打來催放賑的，我看過之後，想馬上去和杜縣長商量一下放賑的事；可是正要出門，彭仲甫到了我的跟前。

一見面，我就知道那傢伙又是來借米的。他的神色變得更愴急：平日光得像個兔子一樣的頭髮，現在可散亂了。眼眶子，齊眉毛起是黑的，像塗了些鍋炭來。

「到哪兒去？」他看見我手裏拿的電報，這麼問。

『想去和杜縣長商量一下，省裏打了電報來催放賑。』

『催放賑？那……』彭仲甫突的把眼睛睜大着。『那那那……那我的事你怎麼辦？』

『這我可有什麼法子，電報都在這兒——你看！』

他像陡的聽見晴空中打了一個霹靂：腦袋一側，身子朝後倒退了兩步。接着，就下死勁地把兩手抓住自己的頭髮，一聲不響的站着；過了會兒，他一撲攏來抓住我的手：

『老王，老王，那那……你，你得……救……救我！』

我差點兒沒給他嚇住了，這傢伙像個瘋子：緊緊兒地抓着我的手不放，就有人要綁了他去上殺場似地求着我。我給他這一來，肚子裏的一顆心可真的軟了，就楞了一楞，不過我忽然又想到那個紅戒字，使勁地把手從他的手裏掙出來。

『我實在……我實在……老彭，對不起你：』

他見我這樣說，就把兩個膝踝向地下一跪，接着，又磕頭：

『我我我……真的，你不救我，我會完全破產，破產……再有……祇要……你臨走，我

送你二百塊錢夫馬費，不然……我就！……」

多膩人，你看！他說我不把米借給他，他要自殺。你道我好看了他自殺？我給他膩得沒了法兒，祇把一隻手先拉他起來：

「不要這樣，老彭，你起來，看你——這可像個什麼樣！」

他坐到了那椅子上，他把腦袋低着，太陽穴上突起來不少的青筋。我看他一眼，實在覺得他太可憐。

「可憐是可憐，不過自己也……」我在肚子裏唸了一句，後來又想到了那個紅戒字；就決定先勸勸他，然後再把我的難處詳細地對他說一遍。剛要開口，出鬼哪，突的自己又像記起了什麼。我把眼睛翻着看一下天花板，想要說的話，全給剛才他說的二百塊錢噎在喉嚨裏。

「咳咳……」我咳嗽了一句。

別急，事情可得真的想一想，「機會」是每個人不會多有的，不要把牠磋過了。像剛才

他說的送二百塊錢，這就是一個發財的機會。這樣事，一輩子祇要多遭得會把機會兒，我就不要幹這烏毛大的科長了。紅戒字——紅戒字可是可怕，可是一遭兩遭兒，就給他撈着了不成？

並且後來我還想到，我真的得撈幾個子兒才行，四十三四歲的人了，還沒有孩子。像劉秘書比我不只多有幾個錢？他今年四月娶的姨太太，現在可有一個兩個多月的兒子了。

想到這裏，我馬上記起我的太太那副癆病鬼子的樣兒，第一女中的那個交際花，可比她強多着哩！

我把眼珠子移到左邊向彭仲甫一瞟，想答應把米借給他，可是思想又進了一步：

「借是借給他，可是利錢！……老實說，解他這樣一個大危，利錢不那個點兒，誰幹！二百塊錢，別便宜了他——反正要幹也是這一回。」

我這麼在肚子裏打定了主意，就故意皺着眉毛：

「老彭，你真的？……忙，我想是想……可是……」

「誰還哄你？」他望望我，「可是怎麼？」

「可是？可是……認真把米借給你，這責任我可擔得太大！」

他停住兒，又把右手摸摸自己的下巴，我知道他一定會中我的計。果然，不到幾分鐘，他就說：

「責任……責任……那我可只有將來再重點兒報酬你——送你三百塊好不好，做衣服的钱還是不算。」

「那倒不是這麼說，」我微笑地。「真的，你逼得……我還……可是你賣田的錢，可靠得住？」

那傢伙忽然變得興奮起來，離開椅子，拍拍胸膛。

「我還來騙你——那我還成個什麼人！」

我見他這樣，想這個頑笑可不要再開了，就簡單地向他點點頭。

事情就算這麼說定了，第二天上午彭仲甫同了××銀行的經理來，一切都是他先說好

的，我只把存米的條子拿出來簽一個一萬二千塊錢的字，就算完事。

我們把字簽過之後，就先去告訴杜縣長賑米今年不能發。

「爲啥事？」杜縣長奇怪地。

「天知道：省裏來的電報。」我停一下說。「聽說……聽說×方有點兒不那個吧，說不定賑米還要移做軍米的。」

「怎麼我全沒聽得說？」他像吃一大驚。

「事關軍事祕密……就是電報上也不過說，「暫時緩發。」×方的消息，我還是聽了總指揮部一個朋友說的。」

「唔……這倒說不定確實的。」他相信似地點頭。

我騙了杜縣長出來之後，才嘔出口氣，我知道這幾百塊錢已經落到了我的腰包裏，走起路來像脚桿添了點兒勁。

真是了不起的財運——你看，五千擔米借給他押半個月，他送我三百塊錢；連帶買衣服

的老債，還是四百塊。這利錢很可觀吧！要是到了正月十五六，他賣田的錢再趕不及，那我可還問他多要。不過後來我又想：這些個災民萬一要有人知道了，他們會不會來搗我的蛋？一路上我這麼走着想着的，似乎我還得預備一點兒對付的手段才行。可是越想越想不到。只好到了將來再說罷。

我心裏剛剛打發這個難題目去了，誰知道又想起了一樁難事——這樁難事是說我那個勤務兵的。

我那勤務兵怎麼辦？他在賑務委員會幹過五六年的事，隨便調的什麼花腔，他都明白。分點兒給他？彭仲甫答應統共只有那點兒；不分，他知道了一定會搗我的蛋的。這麼着我直走到明遠藥房，那勤務兵的事情還是膏藥似地黏在我心上。

謝天謝地，當天晚上我的勤務兵出了事——他把我的開水瓶打破了。我馬上叫他來先數說一頓。

「到底你吃的是那一門子的糧？在狗尾山的時候，你嚇得那個樣，才把行李丟了，現在

又打破了開水瓶，你……滾你媽的臭蛋吧！」我吼。

他哭喪着臉站在那兒還想要求，可是我已經扔給了他六塊錢的盤川，叫他馬上滾。我轉身躺到那火盆跟前的椅子上，自己覺得輕鬆了一半，反正我又給過他的盤川，心裏倒也沒什麼難過。

五

光縣真是一個倒霉的光縣，連電影院也沒一個。我的米已經押給銀行裏去，當然還得在這倒霉的地方住着。天天閒得打瞌睡，無聊的時候只好和彭仲甫出來逛窰子。以先還祇夜晚出去，後來我就簡直在窰子裏安身了。

那一天正是十二月二十九，一個窰姐坐在我的腿子上唱小調子，明遠藥房那個學徒跑來叫我，說杜縣長來了。

我怕出了什麼亂子，馬上僱輛黃包車轉來。哩，幾天沒有看見街，連街上的樣子都變了，他媽的。

滿街滿巷都是人，清一色的叫化子。娘兒們把粗麻布裹起小孩子揹在背上，老頭子挑着半邊鍋和爛棉絮都向大街上走。有些還是光着兩條瘦腿子，高高兒地聳起兩肩，把腦袋縮得像個烏龜那麼的在鋪滿着雪的街石板上移動着。

他們的太陽穴，都挖進去有寸把深。眼珠子大的嚇人，還有顴骨像兩個小小的山峯，聳在面上。

一片黑腦壳肩膀接肩膀地並着走，到了縣前街就走不通了。我下了黃包車，同着那個學徒在這些稀髒的胳膊街裏鑽。轉過東牌樓的口子上，前面的人越擠得蘆柴一樣地不透風。猛的，後面來了一大夥的男叫化，朝東牌樓這兒湧。排頭一矮子，搬一條板凳橫着那街口子站了叫：

『縣衙門裏不管發賑米的事，我們還是找那姓王的去——姓王的住在明遠藥房！』

『不發米！不發米老子扭斷他的頸子！他媽媽的！』

『明兒過年了，我們也得吃一頓年飯！』

『去！……大家去！』

「不去的是狗會的！」

「大……家……去……」這聲音從東牌樓響起，一直接到東門口的河邊上。

我在這些人中間站着，見這來頭兒不對勁，說不定有人會認識我，要走又走不通，才拚命的鑽到那老頭子和娘兒們中間去，到底比較要安全些。可是前面站的那個老太婆，她的風子從領子裏爬出來，在麻布上成了幾十路縱隊，到處都有，也有掉到雪下去的。

真要命，我耐不住地想得嘔，抽出一隻手來掩鼻子，可是手又要塞耳朵。這許多人罵我，我不把耳朵塞住，是站不牢的。

幸得明遠藥房那個學徒倒還力大。他給我做開路先鋒，拚命擠了兩丈多遠，才從後門繞進去。彭仲甫他們都嚇得什麼似地，杜縣長也沒了主意——他怕這些災民要鬧出再大亂子來，問我可不可以先發一點兒米給他們過年。可是我老說不發米是省裏的命令。杜縣長祇急得搔頭皮：

「這可……這可……」

『那末，還是請縣長出一張佈告，說賑米不等省裏的命令不能發——限災民在一點鐘以內全體退盡。要是有人乘機搗亂的話，請縣長嚴辦好了。』

杜縣長果然給省裏的大帽子壓服了。攢着眉毛出了門。

縣衙門裏的佈告貼出了，可是漿糊還沒乾，就給災民撕了去。接着，溝街上嚷着喊着，從窗戶裏摔進來不少的磚石。

我氣極了，跑到縣衙門再去走了一次：這回可不客氣，縣警隊就在那天下午，把所有的災民都攆了城外去。

年·總算已經過了。不過在過年的那幾天，我沒有出門。災民攆出去之後，又闖了進來，他們越湧越多。街上這些個眼珠子，要是有一個認出了我，那還有什麼說頭？縣警隊雖有，如果我去討兩根盒子槍來跟着屁股走，那多難看——犯人似的。

十一日的晚上，杜縣長娶姨太太這是非去不可。等到快要夜的時候，我才和彭仲甫向縣衙門去，我把帽子齊眉戴着，大衣領子也扶了起來。快到縣衙門不遠的地方，前面塞起許多

人在那裏打架。一個老頭抓着一個中年人叫：

「來領你媽的賑米，老子去年是要逃到省裏去的，你要老子到縣裏來……現在五個人餓死了三個，老子可要找你償命！」

那傢伙兇煞神似地，眼珠子全是紅絲，額上的青筋脹得像一線一線的山脈。他伸出一個胳膊抓住那個的爛棉襖，可是那個也反抗地罵：

「你家死人，干老子的鳥事！老子就不過是一個災民代表……餓死了人，你不到明遠藥房找那姓王的去，來找老子——你別糊塗油膩了心！」

他們正在扭做一團，彭仲甫那膿包還要湊攏去看，我趕急拉一下他的衣角子，他才和我從一條小巷子裏溜進了縣衙門。

十四日下午，彭仲甫家裏的錢匯到了。我們在十五忙了一天，到十六才把賑米發清。臨走的時候我檢行李，檢出了我的太太寄來的信。那信上說沒有孩子，要買石生殖靈，是的——這東西她老早就要買；雖說我知道她沒有孩子生，將來總得靠第一女中那個交際化，可是

不能不買幾包給她足一下心。我在彭仲甫的藥房裏買了三包，錢是由他在那三百塊的數目內扣去二十一塊，可是回到省裏給人一看：生殖靈是假的。

你看，世界上有幾個好人，我們這麼救他的難，總算是對他不錯了吧——可是他把假藥來騙我的錢，這樣祇顧他自己的利益，不管人家有冇有損害的傢伙，你道他還有心肝！

(文學三卷二號)

趙先生想不通

蒲 牢

說趙先生不是個精明能幹的做生意人麼？那也不盡然。

在證券交易所內，他也算得上一條好漢。

他的眼睛就有鷹眼那麼尖；不論是多少手亂麻似的擠在一處，也不論是每隻手伸出的指

頭是兩根三根或四根，他一眼望過去立刻就統計得很精密，他心裏的表格上立刻就填好了：手掌朝上的指頭一共有多少，而手背朝上的，又有多少。而且他又幾乎認得每一隻手的『後台老板』；這是四號經紀人那邊的，那是三十六號的，——十回的猜認，九回不錯。

他的耳朵也是一等一的靈敏。在那嘈雜的數目字的風浪中，他會聽出輕微的一聲喊——比方說，六塊三。『呀！這是個新盤子！』他心裏一定也跟着來這麼一個驚嘆。

然而在這一切優點而外，趙先生却有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娘胎裏帶來的總喜歡『看低』的性格。有許多人在某一時期『看低』，他們有他們所以要『看低』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祕密消息；但趙先生的『看低』却幾乎是一種主義了。凡是能夠叫市場人心『看高』的消息，——也不妨說是謠言，他趙先生總聽着不受用，他總是把上嘴唇一撇，鼻梁上的皮繃成了十七廿八道，吐一口唾沫說：『媽的！靠不住罷！』可是每逢市場上起了叫人『看低』的謠言時，即使是離奇到難以相信的謠言，他趙先生就無條件的相信了。那時候，他的一雙眼睛會興奮到發紅，他的短而粗胖的手指會不知不覺時時發抖，他臉上眼睛邊那塊肉會跳，

他說話的聲音也比平時短促，老像是順不過一口氣來。那時候，只要有人隨隨便便吶出個相反的消息，他趙先生就要認爲不共戴天之仇，定要跟他爭辯到自己勝利。

然而你不能說趙先生的『看低』主義沒有過得手的時候。那是在兩年以前，『九一八』剛過，『一二八』還沒到。不過最近他却常常失腳了。作怪的是愈失腳，他愈『看低』。

這一天六點鐘光景他滿頭急汗跑出了交易所的大門，心口橫塞着一塊大石頭：五千七百元的負數。照例他是坐黃包車回家的，但今天這『負數』的大石頭使得他儘是打小算盤，他想要『安步以當車』。不行！兩條腿不肯聽命令！他只好雇車子。討價還價了十多次，檢閱似的挨得第八輛，多謝那車夫是乾癯的『老槍』，趙先生這才懷着省下了一百二十文小錢的勝利的心情，很大方地坐上了車。

五千七百元負數的大石頭壓在他心口。好像爲了這，那『老槍』的車夫就同蝸牛似的。在這些上頭，趙先生倒是頂好的脾氣。他閉了眼睛坐在那裏，讓負數的大石頭壓着，暫時什麼計較也沒有。

可是，轉灣時車身一側，他睜開眼來。自家的大門望得見了，只隔着三四十個門面了，他忽然性急起來，一疊聲叫『快！快一點！』叫還不夠，雙腳蹬着踏脚板，篤篤篤！車把幾乎滑落了『老槍』的手。原來趙先生遠遠望見自家大門上那盞燈點得明晃晃，這是浪費！

一跳下車子，他把門環打得震天響；門開了一條縫，他就強盜似的塞了進去；三腳兩步撲到客堂門邊，噍！他先關熄了門燈；一回頭，看見廂房裏的六個燈頭返光燈如數開亮着，他喊了一聲，不管那邊有人沒有，就伸手到廂房門邊的柱子上使勁一抹，把那一串的開關電鈕全都掉了個頭；這才，他又趕出大門來付車費。

但是趙先生再回到客堂的時候：廂房裏又是六個燈頭一齊亮了，還加上了風扇的聲音。廂房裏有人！

而且還是兩個人，而且還是兩個人吵架的聲音！

趙先生聽聲音就知道一個是他的老二，一個是剛剛十九歲却已經成爲『未亡人』的他的大媳婦。這一對兒長嫂小叔三日兩頭的吵得家宅不寧。趙先生唉了一聲，打算裝聾，然而倒

底不放心廂房裏那開足了六個燈頭的返光燈，到底纏着眉頭踱到廂房門邊，自言自語地說一句「天天吵架，算什麼！」隨手就把六個燈頭一氣關熄了五個。

「誰吵架了呢？總共不過想拆她五十塊的分頭，她就大驚小怪的！」
是兒子的聲音。

趙先生聽得話裏有什麼「拆分頭」，心頭一動，立刻搶步進了廂房，凸出了眼睛看着兒子，但是眼珠兒一溜，猛又瞧見六個燈頭返光燈裏那個燭光最大的燈頭偏偏忘記了關熄，他就趕快縮回身體。唻！唻！關了那最大的，開了那最小的；這才他安心地鬆一口氣。

這當兒，年青「未亡人」的大媳婦也開口了：

「聽他的胡說！喔唷唷！——賭輸了，也不管是別人的東西，就想抵押出去，剛才還領了人家來看呢！不要臉的！」

「看什麼？」趙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又趕快把電扇也關住。

「喂，爸爸，我告訴你：前回不是嫂嫂說過她那付紅木嫁妝白攔着也可惜，看有什麼人

要，打算讓去；今年碰巧有個主顧——」

「我幾時說過賣傢妝？幾時我說過？」

「哎，哎，碰巧有主顧，帶便同來看看，買不賣還是由她的！——哦大少奶奶！可不是，犯不着就生氣？」

「喔，謝謝你一家門！我的東西，請你少費心！不管是阿貓阿狗，拖了來當做好主顧，」大少奶奶說到這裏忍不住撲嗤地笑一聲，「還說是看東西！這班浮尸，才不給他們看呢！」

「啊，唉唉！」趙先生裝出沒奈何的嘴臉，一邊搖頭，一邊轉身就走。然而，猛可地他又站住了。他聽得了胡胡的響聲。老二或大少奶奶，又已把電扇開起。恰在這時候，老二格格地笑着說一句：

「不過看看你的東西，又不是來看人！管他們阿貓阿狗的！」

「什麼！你嘴裏乾淨些！」

大少奶奶尖着嗓子直叫了起來。眼波朝趙先生那邊一溜。這一溜，也許是偵察趙先生聽

清了沒有，但也許是『哼！你聽得麼？』的意味。

可是趙先生這時就只有電扇的胡胡的聲音鑽進他耳朵去。他一本正經走到電扇跟前，鄭重地關住，嘴裏咕嚕了一句『又不熱，開牠幹麼，』就跑出了廂房去。

『狗嘴裏不乾不淨，我記得你！』大少奶奶斜着眼說，小小的白牙齒咬着下嘴唇皮。

『啊喲！大少奶奶，大慈大悲的嫂子！下次我再說，罰我爛舌頭！』

大少奶奶別轉臉去，扭一扭腰，——『搗什麼鬼！』接着撲嗤地笑一聲。老二趕快搶前一步作個揖道：

『救苦救難的好嫂子，五十塊總得借給我，明天請你吃館子。』

『喔嚕嚕，希罕你請呢！——可是我那裏來的錢借給你？』

『我曉得，曉得的；好嫂子，那就請你同孫某人借轉些。』

『噢，噢噢噢——』

大少奶奶臉上一紅，即又轉白，撅起小嘴巴。老二只是賊忒嘻嘻輕笑着，過一會兒，大

少奶奶似怒非怒地說：

「你再說，看我就馬上借給你！」

「再說罰我爛舌頭！」

「啐——」大少奶奶慢慢地打開了手提袋，用小指頭挑出三張鈔票來，往老二手裏一放，別轉着臉說「再多，當真我沒有。」就跑了出去。

隨後老二要走出廂房來，沒頭蒼蠅似的在客堂裏轉一個圈子，決定袋裏的三十元派什麼用場好，却見老子踱出來了。

趙先生側耳聽聽廂房裏有沒有電扇的聲音。沒有！他再走過去關了廂房裏的燈，一邊却喚着兒子問道：

「老二，你同來看傢妝的是什麼路數呀？」

「一個四川幫的客人。」

呵！四川幫！趙先生猛想起了一件事。他兩眼往頭頂一挺，半張開着嘴巴，右手兩個指

頭不住地撮弄，像要抓取什麼東西。

他有一個四川朋友，不錯，重慶一家大商店的上海坐莊。說是川匯漲到一千四百；而且打來了急電，停止辦貨，已辦各貨停裝，已經報關的貨趕速改運漢口：——這可不是那個朋友撒的謊喲！而且，不折不扣第一個得這項消息的，可不是他趙先生？這也不是做夢呀！於是隔夜一點鐘得了如此這般緊要消息的趙先生，在交易所早市上當然「看低呀」！並且那天早市上謠言之多，也是趙先生他親耳聽到。他又看過「東報」，雖則不很了了，意會一下，正也符合他的期望，然而，然而，只過了四十多個鐘頭，他趙先生心口却壓上一塊五平八百元負數的大石頭了！

是他的「看低」看錯了麼？對了，他「看」錯。但是根據以往多次的經驗，碰到這樣的風吹草動，你不「看低」，難道「看高」麼？何況趙先生本來不敢妄想牠一瀉二三元，只要低這麼一元左右，他也心滿了。

趙先生不懂，自己回答自己似的搖了兩次頭，再定眼睛四面瞧瞧，兒子已經不在跟前

了。客堂裏的小電燈照出他孤另另一個影子。

負數的大石頭到期怎麼辦呢？他自己認錯到底似的往這上頭一想。這樣想的時候，他已經覺得翻本完全沒有希望。他忽然也轉念到大少奶奶的那付紅木傢妝。那也多少值幾文。「求人不如求己」。但是，但是，恐怕不能隨他的如意算盤罷。

他不很明白大少奶奶整天忙些什麼，也不很明白老二每天怎麼混過去，至於他自己，倒很明白爲什麼而忙：在市場上忙於「看低」，回家來忙於關電燈以及其他的瑣細——一句話，不讓他們「浪費」。

那天夜裏一兩點鐘光景，趙先生又從外邊回家來，帶着三分酒意。湊巧是大少奶奶隨後也回「家」來了。趙先生能夠確實知道大少奶奶回家來過後半夜，便也值得在這裏大筆特書。因爲這特別的偶然，趙先生和大少奶奶就例外的談了幾句家務。

「什麼老二領了人來看傢妝，我到底不明白。」

趙先生好像很隨便似的問了一句。大少奶奶把嘴一披，似乎不願意再提到這件事，但是

低頭看了看自己那擦着寇丹的指甲以後，却又笑了笑說道：

「當真，我這付傢妝，你估來值多少？」

「一千三四百罷？」

「哦？那麼，一千五不算吃虧了。」

「怎麼？已經有人喝過價？」

「嗶，我一個小姊妹，碰着急用，同我商量過好幾次了，她借我這付傢妝去變錢，——多少我不用管，她出給我一張一千五百塊的借票，長年一分四厘，兩年到期。」

大少奶奶說話時那態度真是落落大方。可是趙先生凸出了眼睛，好容易等大少奶奶說完，就急得跳起來叫道：

「長年一分四？太輕了，太輕了！我出你一分六，傢妝交給我！」

「也好。不過，一分六讓我那小姊妹出了罷，你借給她一千五罷。她有急用，我已經答應了幫忙。」大少奶奶不慌不忙說了又笑一笑。

趙先生繃着眉頭，沒有話回答。事情毫無希望，他本有幾分料到，但不曾想到是這樣一個沒希望。

「明後天就要來搬了。」大少奶奶又補一句，就自顧上樓去了。

趙先生哭喪着臉，做不得聲，心口的負數的大石頭好像突然增加了幾斤重量。要是能夠未卜先知，曉得傢妝去了後不多幾天大少奶奶也就會不見，那他或者還有應急的方法，然而現在他只能木頭似的坐在那裏。

可是紅木傢妝什麼的，也只在他心頭停留了不多時候。剛才回家以前從一個朋友那邊聽來的話，他又吐出來細細咀嚼着。這個朋友也是「看低」的，趙先生還有幾個朋友這一次也是「看低」的；大家都跌了筋斗，摸摸頭還不易明白來由。流年不利罷？未必。剛才三杯酒落肚，大家心裏留不住話，有幾句是叫他們這一夥半肚子黃湯都化做了冷汗的：——

銀行家抓進，銀行家捏住了，撐住了，不讓跌下去！

趙先生一邊想，一邊就繃緊着臉，右手抖擻擻地做着扒的姿勢，左手捏緊成一個拳頭。

他相信這樣的事是有的，他知道這樣的事有過不止一次。不過他想來想去想不通的，在這公債市價已經到了最高峯的現在這當口，銀行家扒進還有什麼好處？況且誰家庫裏不存着幾千萬呢？況且他趙先生小做做，賣空這麼一點點，也不會動搖市價半毛錢呢？嗨！立刻就來扒進，撐住，而且四十多個鐘頭以後就來一個步步高漲的漲風，這，真是，真是，不懂他們的算盤怎樣打的，不懂他們貪圖些什麼！好像單單是存心跟他趙先生開玩笑似的！

倘說『看低』是錯了的，趙先生死也不肯承認。關稅不旺，這裏那裏謠言多得，而且市價早就到了最高峯，怎能叫人『看高』呢？趙先生有一個朋友『看高』過，好！他買進的恰好是人家庫裏滿出來的！結果還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只有一個解釋：人家是『顧全大局，維持金融』。但百分之百的生意人頭腦的趙先生即使再活上二十年也悟不透人家怎麼能夠吃虧了利息來經常『顧全維持』而又每年度結算總說有贏利。

三點鐘也敲了。全家沒有一點聲音。再過這麼一點多鐘，趙太太也許就要起身做她的拜

佛的朝課。趙先生滿心塞滿了『想不通』，糊裏糊塗就睡了。他心口那塊負數的大石頭還是壓着，不過久而久之，也就不覺得了；到期時債權人的臉是難看的，但趙先生會一面嘆氣，一面塞給他一張分期拔還的借票，也有保人，可並不能保什麼，分期再到了期時怎麼辦，趙先生當然犯不着預先操心了，反正像他那樣尷尬的人市場上不知有多少多少。

幾天以後大少奶奶忽然不見了時，趙先生也只是面嘆氣，一面托人尋找，再過幾天也就同沒有那回事一樣。

除了刻刻留心電燈的浪費，煤球多燒，坐黃包車揀『老槍』，……趙先生大概永遠地是『看低』，而且永遠在『想不通』的煩悶中麻木地尷尬地生活着。

然而要說趙先生不是個精明能幹的做生意人，却是大大冤枉了他！

(文學三卷六號)

山地

魏金枝

茂才叔自從賣了那塊地，一直心裏煩，無事可做，便坐在自家門檻上，右手絡在帶子上，左手搔着頭，兩眼看烏鶉兒在天空裏打盤旋。

說起那塊地，地位兒並不好，也不大，正在馬面山的馬鼻上，黃黃的泥土，可洒上五升的麥子，就是這麼一回事。倒是歷史兒長，正正可以寫上幾萬字。

正當他要買那段地的時候，他曾獨自個上去看了三趟，他老婆也去看了三趟，一回來，總要辯個兩三天。爭論的原因就爲了那地上有一個小小的土堆子。說它是墳，可沒有石碑子；不是墳呢，卻又斷不定。於是茂才嬖使主張不要這塊地，而茂才叔卻貪它便宜，爭論便起來了。

「蠢東西，你爲什麼知道它一定是墳呢？」茂才叔常這樣恨他的老婆。「依你說，凡是土墩子就是墳，你以爲篩花生的土墩子也是墳麼？」

「我也要靠兒子吃飯的，我不做那種陰險事。」茂才嬖回道。

那時他們還有個兒子，茂才嬖把兒子當寶貝。

後來茂才嬖說不過，哭了，把買地的洋鈔藏在米甕裏，但茂才叔還是偷了洋鈔去買了那塊地。

地是買定了，茂才嬖哭了三整天，還買了福禮去請地主子。

茂才叔從來不捨得吃肉，那天可高高興興的吃了散福肉。第二天，他們就背鐵耙兒帶了兒子去開山。

兒子是個癆病鬼，委頓地在前面割去地上的柴，茂才叔在後面握着地。鐵耙兒咬着地，鬆土跳躍着，濺在茂才叔的臉皮上腳上，茂才叔用手抹着臉，一面嘴裏善意地叱罵着：「去！去！」

前面，毛茸茸的柴草，後面是黃金似的鬆土，他從鬆土上輕輕地踏過去：

「喂！你說我們該種些什麼？」茂才叔自語般問他的兒子。他是不常和兒子商量些什麼的。「我們該種些玉蜀黍，將來乾的鮮的……。」他看看兒子沒回他，就把鐵耙掘在荒地上，用兩手做了個勢樣兒。「這麼長的鮮玉蜀黍，多鮮呀，多香呀！」

一個香字拖得長長的，一直響了三分鐘。兒子還是沒做聲，祇別轉他貓樣的乾癟臉孔笑着，兩條鼻涕兒在鼻孔下一上一下地對流。

「喂，還有，你看我們村上誰有過這麼大的一塊地？」

兒子看看茂才叔真個有點兒奮興，小聲兒問道：「不是六店王家裏也有許多地麼？」

「多是多，可就沒一片這麼大的！」

「我說大也不見得什麼好？」

「爲什麼？」

「譬如我們將來再來一個弟弟，要分家，要……」

茂才叔還是輕輕地，他知道重聲兒，對手會把話兒縮回去。「還要什麼？你說。」

兒子看看他的臉色兒，繼續着說道：「譬如拿去賣。」

茂才叔氣極了，放下了鐵耙，趕過去就是兩個耳光子。

兒子哭着；茂才叔兩手發抖，鐵耙兒掘不進荒地去。

回家來的時候，兒子的面頰上發了腫，還是捧着頭哭。茂才叔臉皮兒青青的，也一聲兒都不響。

茂才嬖嚇了一大跳，以為兩個都中了邪。便自語般的埋怨着：「我說呀，這是墳墩兒，這是墳墩兒，可一點都不聽。刀兒呀，鐵耙兒呀，丁丁打打的，一個躺在地下的，他怎麼睡得安？」

茂才嬖埋怨了一整夜；茂才叔也開着眼睛想了一整夜。兒子則一下一下在被底驚跳着，還說着夢囈兒。

茂才叔不管，還是去上他的山。

兒子病得更利害了，開着眼睛也說着夢囈兒。

「你看見了什麼？」茂才嬌豎起了全身的汗毛。

「他呀！他把……」

「他把什麼打了你？刀麼？用繩子兒吊你麼？」

「吊我！唔，打我！」

茂才嬌有把握地頓頓頭。她想「吊他的是白老爺，他一定是墳裏的那個地主子。」

於是推土，收經，燒紙錠，送夜頭，……。

茂才叔則還是去開他的山。茂才嬌釘視着他的丈夫，想憤怒，又不忍憤怒，她以為丈夫也中了邪。於是扁扁嘴嘶道：

「你看看兒子吧，兒子要死了，你還是去開你的地！」

茂才叔仍舊不睬，楞轉他的眼。「這種敗家的兒子，死了就算了！他知道把那地分開了去賣，這個敗家子。」

茂才嬌越弄越不瞭解了，越信是那墳墩兒在作祟。她蓬起滿頭的黃頭髮，像一隻開門的雄鷄兒似的，把眼仔仔細細的看丈夫的臉色兒。

兒子死了，茂才嬌仆在屍身上哭，兩隻大腮擦在地平上。

茂才叔真祇出了黃豆那麼大的兩顆眼淚兒，一個早上裏，買了棺材，就將死屍去埋在馬鼻孔邊的窪地裏。

茂才嬌坐在墳邊哭；茂才叔合力合力的掘着荒地。

茂才嬌氣極了，一屁股去坐在丈夫的鐵耙前，兩眼直直的釘住了茂才叔。

『你這算什麼意思？』茂才叔放下鐵耙問。

『還問我！』茂才嬌將一把鼻涕甩在茂才叔腳跟前。『我說你不要買這塊地，你偏要買這一塊地！一個活活的兒子給你弄死了，你還要掘這一塊地！你要再掘，掘得這墳墩子不安，明天會死了我，後天就死了你！』

『我說這不是墳，你還信這一定是墳麼？』茂才叔把手拄在鐵耙上問。

『爲什麼不是墳？爲什麼不是？』

茂才叔苦笑，搖搖頭。『讓我開吧，我明天還得就種麥子呢！』

茂才孀不讓；茂才叔向左轉些兒，仍想去開他的地。

茂才孀也連忙向左轉些兒，去坐在鐵耙兒的正對面。

茂才叔換一個地位，茂才孀也換一個地位。

『你一定說那是墳墩兒麼？』茂才叔惱了。

茂才孀把頭像搗穀的石碓兒般搗了下，重重的嘶道：『爲什麼不是？』

茂才叔掄着鐵耙兒，一口氣跑到土墩邊，很命的掘了兩鐵耙，第三鐵耙正要舉起來時，

茂才孀已經一屁股坐在耙柄上。茂才叔放下耙，用力地想把老婆拉開去，茂才孀一手已經拔住了一株小樹兒。茂才叔沒辦法，便在老婆身上搯了十多拳。

搯儘是搯，茂才孀還是不走。

茂才叔沒法，鼓着嘴向家跑，茂才孀蓬着頭髮也向家裏跑。

那天夜裏，茂才嬖就發了熱。半夜裏醒來的時候，她顫聲兒向他的丈夫說道：

「我發熱呢；我！頭也痛，痛得割開來似的。」

茂才叔起來燒了水，看看老婆的神色兒。不對，滿臉噴了血似的，兩眼漲滿了淚水。

「你丟了塊地吧！」她輕輕地，哭似的說着。「我看見兒子在面前哭，說他被一個大鬼壓在石板下。求求你，我怕呀！」

茂才叔搖搖頭，心裏亂紛紛的一夜睡不着。

茂才嬖病得利害了，一半兒是怕。一半兒是怕丈夫去開地，見神見鬼在牀上哼。

「這可不是玩兒，我真的得想個法兒了。」茂才叔想。「我可把那墳移到別處去，我可無論如何不願丟了那塊地。」

於是他騙他的老婆，他要替她去請請那個墳墩子。他在墳墩子邊點了三支香，掘了那個土墩子。一看。土墩子祇是土墩子，茂才叔高高興興的跑回家裏來了。

「喂！我說祇是一個土墩子，果然祇是一個土墩子。」

「什麼！」病人從牀上跳了起來。「你竟掘了墳麼？」

茂才叔涎着臉。「土墩子。」

病人在牀上昏厥去了。

「你騙我！真的土墩子麼？」病人回陽時，還是不信任地問道。「爲什麼我的病似乎又重了些呢？」

「這可誰知道。」

茂才嬌搖搖頭，病更重些了。

來過了收經，推土，燒紙錠，送夜頭，一點兒都沒用。

「我看吃點兒藥吧！」茂才叔提議。

病人還是搖搖頭。「祇要你丟了那一塊地呵！」

茂才叔口裏答應丟了那塊地，心理卻不是那麼想。

病人搖搖頭，知道對手的心理似的，兩眼直直的釘視他。

「你放心好了，看看郎中吧！」

病人還是搖她的頭。

茂才叔真的以為病人祇是心裏的病，他斯文地坐在牀邊哄病人。「你想想，我們就要發跡了，我已經種下了麥子，明年……。」

「我已經不能吃了！」病人嘆着氣，慢慢地轉進了牀裏壁。

茂才叔撮了藥回家，一大羣的烏鴉，啞啞啞啞地，掠過他的頭上。他連忙吓了兩大口。心裏可還是別別的跳着。

回家一看，老婆已經僵在牀裏壁，死了。於是再去葬在馬鼻孔邊的窪地上。

從那時起，他欠下了二十塊錢的債。茂才叔可不怕，他還有馬面山上那一塊墾熟了的地。第二年烏鴉叫時，六店王問他討那二十塊錢：

「還我，我等着用。」

茂才叔不等他再開口，馬上把四塊利錢交了去，六店王不響了。

第三年烏鴉叫時，茂才真的沒錢還，想把利息轉在本錢的借票上；六店王雖然答應了，臉色卻有點不好看。回家時，烏鴉們仍在他頭上叫，彷彿在罵人，茂才叔低着頭，一聲都沒有呸。

第四年烏鴉叫時，茂才叔還沒把四塊八角湊齊，六店王就不答應，一定要他弄一些押頭。

茂才叔發呆了，搓搓他的兩隻手，沒說話，沒辦法。

「呆什麼？把你馬面山那塊地寫上吧！」

「我祇有那一塊地！」茂才叔輕輕地，彷彿嘆着氣，他的心裏在痛。

「就祇要你那一塊。」六店王摸摸自己鴨屁股式的頭。他想笑出來，可還沒有笑出來。

「我反正不會再借你錢！」

票上是廿八塊八角，茂才叔把圈圈畫在當契上。他還是不甘心。

第五年烏鴉叫時，六店王要他寫絕契，打算找他五塊錢。

眼淚掉在茂才叔自己的衣襟上，手指頭有點發抖，兩次摸不着自己的眼瞳兒。

「再挨一年吧！明年……」

「明年？難道明年就會從地裏掘出元寶來？」

明年是第六年，再一個明年是第七年，每在烏鴉叫時他去點了利。

第八年烏鴉叫時，茂才叔備齊了利息，仍是跑上六店王那兒去。

六店王把利錢一推，眼睛看着自己的胸口：「算了，我不要你的地，你把本利都清了
吧！」

「我清不出！」茂才叔看不出對手存的什麼心。

「清不出，我就向縣裏去追。」

「我不是有地作了抵麼？」茂才叔還是不就心。

「地？」六店王用手拍拍自己的屁股，頓着頭，頓着腳，兩頭甩着，像一隻受傷的烏毛蟲。「田也不值錢，地還值什麼錢。告訴你，再過些年頭兒，收不起租，也賴不了糧，祇有

把文契掛到桑樹吊上去等人。」

「我存心要贖那塊地，祇是慢慢兒。」茂才叔平心靜氣的。

「慢慢兒，慢了我的命！」六店王丁了檯子角，又去咽了幾口茶。咽咽茶，就是煞煞他自己的火。「我也窮了，我窮得不得了。一共一萬五千斤的租，合上四百多塊錢，今年又打了個六折，去個百把錢的糧，還有什麼斷命的保衛捐，一個月派上十多塊，可是我還有兒女哪，還有往來的應酬哪。」

茂才叔心裏一軟，答應把那塊地暫時賣給他。於是咬住牙根說道。

「我把那塊地賣給你好了，你可得答應我回贖那塊地！」

「贖？你這老昏蟲！」

六店王罵着，奪了他手裏的錢，一直把他推出賬房門。

第九年，烏鴉還沒有來，六店王啞啦啞啦地噪到茂才叔的茅屋裏，一把捉住了茂才叔的大領衣，推着又挽着，把茂才叔聳得像個小娃子。另一隻手的手指拄着茂才叔的鼻樑上：

「還我！還我錢！」

茂才叔沒有動，臉皮兒發着青。

「知不知道我的兒子發着傷寒症？」他把一口冤氣衝在茂才叔的臉皮上。「我的兒子要死了，沒有錢，沒有藥！」六店王大聲的嘶喊着。

茂才叔仍舊沒有動，臉皮兒發着白。

六店王拍拍對手的衣袋子，沒錢；把對手推了三尺遠；又去翻翻牀鋪子，沒錢，抓亂了一牀的稻草肉；又去翻碗櫥，把碗筷丟在茂才叔的腳跟前。

六店王釘視着茂才叔的臉，簡直可以看清映在茂才叔眼珠裏的自己的人影兒。然後一個吓，聳着鴨屁股跑回自己家裏去。

茂才叔呆了半天，稍稍有點清醒了，於是他也發起火，把自己的破領衣一塊塊吱吱的撕着；又踏着破在地上的碗。起首是的零的零地響，後來破得不能再破了，便是確落確的，啞聲兒的在地上哭。

破碗兒安息了，茂才叔便倒在狼藉的草牀上哭。

哭了好一向，茂才叔更清醒些了，他起來鋪平了牀，又拾弄散在地上的破碗片，放在衣兜裏，他也跑上六店王的家裏去。

六店王蹣起鬍髭，癩着兩個涎袋兒，坐在賬房裏努力地吸他的烟。

茂才叔把破碗兒一塊塊取出來。慢條斯理地排在賬桌上。

六店王沒有響，臉皮兒發着青。

對手還是沒有響，茂才叔有些忍不住：

「賠我的碗，聽不聽見，賠我的碗！」茂才叔尖着喉嚨喊。

六店王的兩片脣皮兒抖着，臉皮兒發着白。

「你去告好了。」茂才叔開着眼，聽眼淚兒暢暢快快地流着。「你要押頭，我就給你押頭兒：你要還，我給你那塊地。你可丟破了我的碗。」

「我不要吃你那一塊地！」

「我的地那處兒不好？」茂才叔把手指指着六店王的腦門上。他氣極了，連他自己也料不到有這樣的勇氣。

六店王抬起頭，捏住了對手的手指頭。痰袋一鼓一癆的，他也氣極了。「你也敢把手指着我？」

茂才叔盡力抽出他的手指頭，一手捏住了六店王的手。

「你要造反了！」六店王嘶了起來。

茂才叔不放手，問道：「我的地那處兒不好？」

六店王不回答，他就不肯放他的手。

六店王點點頭，把聲音放低點兒回道。

「不好就是不好，山地有什麼好？馬鼻頭上的地，一旱，乾他個火燥。一雨，把熟土鬼衝了個淨。」

「你胡說！」茂才叔漲起臉上所有的青筋兒。他從不想到自己那地有這麼壞，也從未聽

到自己那地有這麼賤。他放下六店王的手，把自己的右手指扳着左手指，數着。「去年下半年我種麥，整整割了五石多，今年是花生，我也挖了三擔多。你不信，你去問問人！」

「問誰？問你自己吧，你的麥子呢？你的花生呢？我的利息呢？」六店王一句一句地問着，他的頭快拄到茂才叔的下巴上。要是茂才叔不往後退，二個頭準會並在一塊兒。

茂才叔張着大嘴巴，脣皮兒一吊一吊的牽着。

眼前一陣花，茂才叔看見馬鼻頭上的麥頭兒搖着頭，又一陣昏花，他看見花生開着黃花兒。

眼前一陣清，茂才叔看見六店王頭上的鴨尾巴，又一陣昏花，他看見自己身上的破領衣。

沒有話，茂才叔坐在竹椅上，六店王坐在一條方方的木椅上。

坐了好久，茂才叔稍稍清醒了，眼裏滾着淚，六店王木人兒似的對着他。

六店王咽咽茶，摸摸自己的鴨屁股：茂才叔咳了一會嗽，揩揩眼淚兒。大家有些神氣

了。

「真的不能再緩緩麼？」茂才輕輕地，啞着喉嚨。

六店王把視線擱在烟圈上，嘴巴比鼻頭蹶得還高。疲乏地問道：「什麼？」

「再緩一緩！」

「怎樣緩一緩？」

「我想我明年可以來贖這塊地！」茂才把喉嚨放得更輕些，彷彿怕別人偷聽了去似的。「明年我要改種蠶荳兒了。前天一個親戚告訴我，蠶荳兒的市面最好，五塊錢一石。你想想，五塊錢一石！」

茂才差點兒快要自己笑出來。

六店王倒真的笑了出來，可是這笑勁有點兒冷意。「蠢子，今天我上市去，已經賤到三塊三了，明天怕會賤到三塊裏，明年準會賤到兩塊多。」

「這個我一點兒不耽心，兩塊多也好。」茂才再把嘴巴貼到六店王的耳朵邊。「我明

年還要下河裏撩蚌殼兒去，一挑就是七八塊。年頭兒雖難，天老爺可還不會絕了我。」

六店王仰起頭，噴着烟圈兒，耳裏祇是嗡嗡地響。眼上，一個烟圈裏看見病兒子的乾癟臉，另一個烟圈裏看見團總老爺的團摺簿，再一個烟圈裏看見……

「緩一緩吧！」嗡嗡的聲音又在六店王的耳朵裏響。「現在祇有一個辦法了，就是上縣城銀行裏去押。」

「怎樣押呢？算你，還是算我呢？」茂才叔問。

「算你，也是算我的！」六店王無聊賴地說道。「我拿你的絕契去押，要是你明年把錢交了來，就由我去贖，我還了你的地！」

「這不會沒了我的地麼？」茂才叔有點兒不相信。

「就要問你明年能否還得出錢？」

茂才叔不好說明年交不出錢，也說不定明年一定交得出錢。可是怎麼辦，明年總比今年有把握點，於是他答應了。

自從六店王把賣契送上城裏去，茂才叔的心裏就煩起來了。他每天跑二次馬面山，也每天到六店王的家裏去。

『不會吧，不會沒了我的地吧！』茂才叔輕輕地，膽小地問着：

六店王除了第一次把上城的事情說了一下子，以後就不大理睬他。要是理睬他，就祇把鴨屁股聳聳，鼻孔裏孔孔的放兩聲氣。然後他背着手向屋裏一鑽，走了。

茂才叔可更疑惑了，他凝視着六店王的每一個動作，從頭髮起以至脚尖止的每一處，他以爲這都有一點兒陰謀的氣。

六店王兒子的傷寒症更利害了，家裏也忙着打醮，唸經，送羹飯。茂才叔不管那一套，他還是天天上六店王的家裏去，不聲不響地地躲進了賬房間，靜靜地坐着，好幾次嚇了六店王一大跳，被六店王罵了出來。

茂才叔自言自語地。『他這機關總有一天會穿了的，他騙我，他不會有好結果的。』

正是六店王的兒子病得最利害的那一夜，茂才叔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覺，他又偷偷地跑進

六店王家的賬房，在暗地裏坐着。一個怕鬼的小使，他慌慌張張的跨進了賬房，還沒看清茂才叔的臉，便殺豬般嘶了起來。

六店王鼓着痰袋子，說不出話，祇舉起了一根門閂子趕進門，向茂才叔的頭上撲了來。茂才叔用手去擋，一下便受了傷，滾在地平上。

來了燈火時，茂才叔還是抖在地平上，右手捧了左手骨，兩眼死命地釘着六店王。

「你是不是要逼死我！逼死我的兒子！」六店王擺擺他的鴨屁股式的頭。本想再打兩下的，卻被對手那雙奇怪的眼睛嚇住了。然後悽苦地，把聲音放得像哭般的，『我要是謀了你那塊地，我給天雷打死吧！』

把茂才叔攙起，六店王還是補着說道：『祇要你明年拿得出錢！』

茂才叔扶着傷了的手，安心地回來了。

於是問題又移到錢的身上去。

「錢！錢！錢！」茂才叔嘴裏很命的唸着。腦子裏卻是茫然。譬如種蠶豆，這已來不

及；撩河蚌吧，卻得到天熱的時光。至於做夢，茂才叔也會做過夢，眼見許多圓圓的洋鈔在路上滾，他去拾，而且拾得了，可是一醒來，還是空空的一雙手。最後的希望就是地上的麥子趕快長起來。

可是天冷了，整天的發着西北風，烏鴉們又來了。

烏鴉，那種畜生中最無恥的畜生，但等西北風一起，便漫山遍野的飛來，啞啞啞啞地，落葉般飄在天空裏，會把晴明的太陽遮得陰沉沉的，陰沉沉的天日遮得夜一般。

牠們往南飛，往南飛，倘使冬天不祇是三個月，倘使春天不接了冬天而來，則南方雖大，也祇是有限的一些地方，牠們定會把它填得實實的，滿地是一片黑，再不會有人們站腳的地方了。

牠們又是閒暇的，牠們不須生產，所有藉以生活的工具便是那個尖尖的角質的嘴，用這個東西喫人們種在地上的作物，也用這東西啞啞啞啞地叫着。吃飽那纔下了種的麥子，便整羣地飛在天空裏，直來個長蛇陣，橫來個一字陣，又圓圍的來一個大包抄。這地吃光了便那

地去，張姓的吃光了便往王姓的地上去。

茂才叔一聽見那種啞啞啞啞的聲音，他心裏就愁懼起來，不自覺地跑到地邊去，在地邊，他常常碰到這種強盜們，牠們把全個馬鼻頭蓋得黑黑的，拿出牠們尖尖的角質的嘴，在才下了種的麥地上用力地掘。牠們蹣起屁股，伸長了頸項，彷彿想鑽下地去似的，挖着土裏的麥子。

這種時候，茂才叔便遠遠的大聲叱咤着，但是牠們並不因此便飛去，還是努力地工作着。直到茂才叔跑得很近，甚至近得使茂才叔可以望見牠們的因十分伸引而暴露出的紅紅的頸肉，牠們還祇是抽出伸在地裏的嘴，側轉頭，向茂才叔楞上一二眼，仍是把嘴伸到地裏去。

於是茂才叔惱極了，掄着鋤頭，戲刀花般的掠了過去，然後牠們不慌不忙地展開翼子，向茂才叔的頭上飛過，放開宏大的喉嚨，啞啞啞啞地，罵人似的叫着，一忽兒又在天上打盤旋了。

久有一些時候，牠們本來已在地上吃飽了的，但又不願飛上天去，便在地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昂起頭，拍開兩腿，這麼幽閒地散着步。遠遠地望見茂才叔滿頭大汗地爬上馬鼻頭，便彷彿接客似的蹺蹺尾巴，點點頭，齊齊整整的飛去了。

茂才叔沒法，祇有鼓着痰袋子，望着牠們發抖。但一等到茂才叔跑下了馬鼻頭，則牠們已經在天空裏飛倦了，重新把麥地上蓋得黑黑的。

『那有千年望賊的！』茂才叔嘆着氣。

茂才叔又曾把稻草人插在地塍上，然而這祇能嚇嚇膽小的麻雀兒，烏鴉們是向來不睬這些東西的。要是茂才叔整天坐在地塍邊，這倒還是一個安法兒。

可是茂才叔還得吃飯，這時候總沒法看住這些強盜們。甚而有時候，茂才叔正捧上飯碗，坐在門檻上，另一班強盜，正正在茂才叔的屋上飛過，也正正在茂才叔的頭上叫，諷刺着，挪揄着茂才叔。也有時，一兩隻失了羣的，牠們就坐在茂才叔家門前的棟樹上，觸着棟樹子，一面對着茂才叔去啞去啞的喊着。

西北風越吹越緊，強盜們也越來越多，茂才叔漸漸的招架不住了。他祇能坐在門檻上看烏鴉們在天空裏打盤旋，生氣。計數着五斗麥子究竟有多少顆，每一天烏鴉們究竟吃了多少去。

「完了！」他本能地從門檻上跳了起來。「我總得想一個法子。」

於是他拄着棒，重新爬上馬鼻頭。

他想把麥孔多蓋一點土，可是他又怕麥子伸不出土面來。不吧，烏鴉們一定會把麥子尋一個精光。於是他又祇得坐在地塍邊看着。

「牠們究竟有多少數目？」他恐懼地推想着。

他不能回答他自己，祇看見一個黑黑的世界。這裏沒有那塊地，那地上的麥子。

接着是來了風和雪，快凍死人的天氣，茂才叔才寬了一口氣。

「好了，凍死你們這些可惡的東西！」

烏鴉們，一遇風雪，果然即刻不見牠們的蹤跡了。但風稍稍平靜一點，雪片一停，牠們

立刻又一羣羣飛過天空，儘在村莊附近的地上躑躅，啞啞啞地，彷彿在說，「我們還是『活呀』！『活呀』！」

下一陣雪，噪一陣烏鴉，不但茂才叔的身上冷，心裏也發着抖。可是想想他的麥子，想想押在城裏的賣契，以及死了的兒子和老婆，他無論如何不能眼見烏鴉們吃去他的麥子。

他披上簑衣，戴上箬帽，拄着棒，他要上他的山去。呼嘯着的風，像發着無數枝的箭，響着，穿進人身的每個毛孔裏。雪，想一下子埋葬了這世界似的，向茂才叔的身上潑來。茂才叔向着風雪衝去，風雪卻把他衝回來。

茂才叔重新躲到樹下，田塍下憩着，打算避過了它們。但這祇有越加寒冷。於是一陣風雪的狂性過去後，茂才叔又整整他的腰帶子，拍去身上的雪，繼續他艱難的路。

他倔強地舉起自己笨重的腿，用來試着路，然後一步一步跨過去。正當腿和木棒支不住他自己身軀的時候，他故意想起他押在城裏的賣契，以及他的老婆和兒子，這會幫他把腿子舉起，重新向前踏過去。

雪是停止了，一個淨白的世界，映得他眼痛，又吹着風，使眼上流着淚水。正當他快要上山的時候，他迷失了路了。有時向左，大概是太向左了一點，他把全身陷在山坳裏。有時則太向右了，又踏了一個空。然而他還能記得自己在馬鼻頭上那塊地，因此他又重新往上爬。

腳已經不是他了，手也不是他了，可是他還能昂起他的頭，聽見一種生物拍着翅膀的聲音，這其間一隻濕了翹毛的烏鴉，牠低低地，彷彿墜下似的，從桑樹上飛下來，用頭一甩一甩地衝開雪，在尋覓泥中蹣下的麥子。於是他咬住牙，最後一次提起他身上所有的力，所有的熱，想一脚跨上山崗去。

那時他腦裏已沒有一切其他的思想，也就是把一切怒惱都放在眼前那個掠奪者的身上。在他想攀住一個可以援引自己的東西時，他祇捏住了一把雪，就跌了下來，死在雪地裏了。

第二分
新詩

古鎮的夢

卞之琳

古鎮上有兩種聲音

一樣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羅，

夜裏是梆子。

敲不破別人的夢

做着夢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塊石頭低，

哪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紀。

敲沉了別人的夢，

做着夢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塊石頭低，

哪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門戶關得最嚴密。

「三更了，你聽哪，

毛兒的爸爸，

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覺，

老在夢裏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過橋，

敲鑼的又過橋，

不斷的是橋下流水的聲音。

（文學季刊一卷一期）

心鈴

王振軍

我這心鈴的震蕩，

像是被箭的小鹿，

嘆息的蹄聲在響，

穿過幽寂的窮谷。

窮谷的回聲悠長，

穿住我淚珠顆顆，

贈給可恨的姑娘，

讓她聽這淚之歌。

我想尋一注清泉，

去洗濯我的詩句，

怕她聽了淚上眼，
或吐出懣聲悔語。

我數着舊恨徘徊，
徘徊在無花果蔭，
這兒祇合我安眠，
也不讓夜鶯慰問。

像是被箭的小鹿，
嘆息的蹄聲在響，
穿過幽寂的窮谷，
我這心鈴在震蕩。

狂風次夜

石 雨

(現代四卷三期)

冬夜覺得星子多了，
朋友沒有找到。
想起昨夜路燈的影子，
搖幌得如一團花；
夜半更聲中醒來，
在更聲中又找着原來的夢。
昨夜夢中的朋友，
如風的今夜不見了。

(文學季刊一卷一號)

失業者

李心若

說世界是廣闊的吧，

他的噉飯地呢？

說世界是囹圄般的偏促吧，

他卻有茫然於大漠的悲哀啊。

唔，縱一樣的沒有他的「綠洲」，

世界變成大漠他也願呢；

你去瞧那些勢利的眼吧！

你去嘗近的家歸不得味吧！

世界不過是一自由的監獄啊，

可是離去它的勇氣呢？

想到這，

還能忍住自嘲的苦笑嗎？

他卻有茫然於大漠的悲哀啊，

說世界是囹圄般的偏促吧！

他的噉飯地呢？

說世界是廣闊的吧！

（現代四卷五號）

春到人間

李金髮

雲層中閃着一陣亮光，

像是女神之羣

聯袂出遊，金車的塵埃

飛揚在道旁的葉子上，

下界的喧鬧，可以靜片刻了。

凝視世紀的奔流，

得到感恩的慰藉，

漸漸的雲層下佈，密密的，

大地已如罩一件喪衣，

白色的，

像供夢者的朦朧納罕，

她的女兒——萬物，

忽忽若有所得若無所失。

千萬顆心房齊跳，

慶祝此生的意義，

在女神，你心拍的歌聲中。

(人間世第十五期)

羅浮山

李金髮

山風擺出神氣的面孔，

吹掉遊人的破帽，

撫着微涼的背時，

頑皮的石子踢破人人的趾頭。

在霧氣中我們相會，
茶枝的採集人，
睜眼奇異瞻望，
我們的形貌差異，
心是彷彿一元的。

我拔下失養的樹愛惜着，
僅有蒼古之形的細根，
象徵幾乎餓死的人類，
面黃肌瘦的掙扎者，
我更愛在脚下飛滾的砂石。

憶

此地的日光朝霧，
該比地圈裏的忠厚，
照着他們生息
培養成各自安分的智人，
看蚱蜢在譏笑我們。

(現代四卷四期)

林徽音

新年等在窗外，一縷香，
枝上剛放出一半朵紅。
心在轉，你會說過的
幾句話，白鴿似的盤旋。

我不會忘，也不能忘

那天的天澄清的透藍，

太陽帶點暖，斜照在

每棵樹梢頭，像鳳凰，

是你在笑，仰臉望，

多少勇敢話那天，你我

全說了，——像張風箏

向藍穹，憑一線力量。

(學文一卷二號)

拉繹夫

徐訐

深沉地呼吸着，

他有顆堅定的頭顱，

二眼死釘住地平線，

跨着等速的速度。

他擺着鐵鑄一般的腿，

永遠與地面成四十五度，

他並不計算路程，

只走那前面該走的道路。

他毫不管天時，一清早就開始，

逆着風逆着雨也逆着霧，

也逆着汗的流，鼻涕的流，

爲那笨重的木船趕那逆流時候的路途。

直把船拉到以後，

他在酒店前方才停步：

「這裏是八角另六個銅元，

我要飯一盂，菜二盤，酒三壺。」

(人間世第九期)

太湖

孫洵侯

太湖連天的波濤沒有刻安停，

微風時的憂恨，颶風時的磅礴；

幾千年來的恥辱，鬱挹與悲苦，

壓住你的心底，沒有時能消泯。

今兒一括起西風，活該你得勁，

張開萬對的晶蹄向山岩上撲，

你有一首沉鬱瘋狂的，從太古

就唱起的戰歌，你憤怒的魂靈。

忍耐是你的過去，如今你磨練

又磨練，等那一天山岩崩成地，

白浪捲上天，舒口氣，收你的劍！

(學文一卷一號)

減價的不良症

陳江帆

屬於唱片和手搖鈴的夜，
減價的不良症更流佈了，
今年是滯銷之年哪。

市場的音調蜂巢般嗡嗡着。
不要當樂隊咀嚼呢；
當樂隊咀嚼的是錯覺吧，
我們呼吸着工業風的音調。

是末代的工業風的音調呢，
任蜂巢般地叫喚着，
也已失去牠創世紀的吸力的。
今年是滯銷之年哪。

（現代六卷一期）

海關鐘

陳江帆

當太陽爬過子午線，
海關鐘是有一切人的疲倦的；
牠沉長的聲音向空中噴吐，
而入港的小汽船爲牠按奏拍節。
林蔭道，苦力的小市集，

無表情的煤烟臉，睡着。

果鋪的呼喚已缺少魅惑性了，
縱然招牌上繪着新到的葡萄。

(現代六卷一號)

閒

臧克家

我的日子裏找不到悠閒，
擔著沈重的日夜，我聳一聳雙肩，
工作放下了，心却无法平靜，
心上叫著一萬種不平。

誰喜歡生活那張輕鬆的笑臉，

叫閒散治成了苦人的深淵；
忙迫就算是撲食的羣狼，
對著它我却揭開了胸膛。

我愛工人們走出工廠，
暮色裏拍一下塵土的衣裳；
我愛農夫放下了鋤桿，
坐在草堤上吐一捲青煙。

我更愛兵士們爲正義決戰，
依著死屍作片刻的假眠。
我愛這一羣，我愛他們

忙裏閃出的那一點舒心。

（人間世一卷十五號）

自 白

臧克家

我是平凡，心永遠在泥土裏開花，
再不去做那些荒唐的夢。

這世紀，魔鬼撕碎了真理的面孔，
還給它捏造了無數的詭名。

思想，一條透明的南針，
永不回頭我朝前邁進，

像一隻大鷗掠過蒼空，
翅膀下透出了一串響聲。

百鍊的純鋼鑄成了我的骨骼，
那麼堅韌又那麼多的鋒稜，
不受生活的賄賂去爲它低頭，
喧嚷的大河是我的生命。
血肉可以給利刃剝成爛泥，
然而骨子永遠是我的！
你相信風能撼搖鐵的樹頭，
可是你更得相信我這個心！
眼前的黑暗就讓是六月的淫雨，
我却能估得透它的壽命，
你看臉前那一系列人影，
（無數的心在我的心上跳動！）

我將提起喉嚨來高唱正義，
不做畫眉願做隻天鷄。

(人間世一卷十六號)

夜的舞會

錢君匋

一叢三叢七叢，
柏枝間嵌着欲溜的珊瑚的電炬，
五月的通明的榴花呀？

Jazz的音色染透了舞侶，
在那眉眼，鬚髮，齒頰，心胸和手足。
是一種愉悅的不協和的鮮明的和絃的熔

物。

又夢沈沈地離魂地，明炯炯地清醒地。
但散亂的天藍，朱，黑，慘綠，媚黃的
衣飾幻成的幾何形體，

若萬花鏡的擁聚驚散在眼的網膜上。
并剪樣的威斯忌。

有膨脹性的 Allegro 三拍子 G 調。
飄動地有大飛船感覺的夜的舞會哪。

(現代五卷三號)

雲

錢君匋

喜歡看夏日的雲，

夢樣的思想的夏日的雲。

是一座 Aluminium 的構成派建築哪。

是一列巨型的銀牙。

是雪壓着的長松哪。

是西伯利亞的羊羣。

那邊是粼粼的水波，

是女人胸際的綢式汗衣。

更遠的呢，

「白髮三千丈」嗎？

旱

喜歡看夏日的雲。
夢樣的思想樣的夏日的雲。

(現代五卷三號)

盧壽枏

兇，兇過海浪猛撲岩石，

怒吼打醒了多少辛苦夢？

揉揉眼，起來，起來看，

寧願被淹死了罷，寧願，

寧願是摧毀的山洪！

戰慄着的是門，是窗，

開開，用力，用力；讓我看：

是雲呢？烏雲向東北飄，

去了，去了，一片片

不留下半滴恩惠！

小星星掛在天空，不動，

閃着眼，不是嘲笑。

可憐的人也掛着了

可憐的眼睛追着風。

（學文一卷四號）

燕市

蘇俗

劍舞起，

則觀衆圍成不透風雨的牆，

而停止時卻如晨星之寥落；

賣藝的老人

不禁惘然於夕陽裏了。

他徒有使人神往的江湖舊話，

且縱是劍鏽而人亦老，

但當劍之影飛動時，

他仍不失爲壯士，

而觀衆的僅僅數聲的喝采，

對他何嘗有分毫幫助？

難道今日的燕市人

已空負有慷慨的浮名嗎！

淪落天涯的老劍客，

對曾是揮金如土的燕市人，

遂有了人物全非之嘆。

但我是知道的，

我，一個人叢中的傍觀者，

燕市人還是昔日的燕市人，

而燕市卻早有了滄海之變幻，

眸子炯炯的老壯士，

試回首看這凋零的塵市。

（現代四卷六號）

和諧

饒孟侃

在你與我的心頭，

最難得的是和諧：

張開一樣的明眸，

却各自懷着鬼胎——

等從濃密的雲頭，

一交跌下了平原。

你夢想移換星斗，

我尋世外的桃源。

（學文一卷二號）

第三分
散文

小品

黃昏之憶

甘永柏

黃昏時，獨自走過一條小路，脚尖踩着淡黃的沙土，心上便也感到了一種被發掘的，悽惶的情緒，似乎是 Verlaine 曾說：『一想到過去，我就要哭了。』問着自己：我也曾有過可以哭泣的過去麼？不禁睫毛已快潤濕了。

在凝止的心思上，短短的路程變爲十分的修長；我不覺在那兒站着，我更不覺自己攀着道旁小樹的手，是那樣的顫巍巍的。

我似乎不能決定向那兒走：單純的兩個方向也成爲一種歧途。如果朝前去，踱着靜靜的

步子，在高大的洋槐下，該是怎樣的情味呢？後面的來途縮得更狹，我似乎也不願轉去，轉到那間陰暗的屋子。

於是我徘徊着。遠處，靄靄的暮雲慢慢在起了。

我知道自己並不會有所等待，正如知道自己的來並不會有什麼目的。而留着我的脚步，卻似乎又是等待，又是一個均衡的力量，使我不能向前，又不能走回後方。

終於，我想：我是該回去了。便檢了最僻靜的路，走完短短的巷道。如果我是從那一坪荒地穿過去，我可以到家更爲迅速；但我選了紆綳的一條。踱過林子裏，想念着舊日的人，在夜色中，我望見舊日的樓居，便也走過去。

樓子小小的，很恬靜。第一次到這兒來的朋友，推開了窗，他會讚美的說：『很幽靜的地方呢！』

因爲他已望到遠接天外的青林，而那林後卻是藏着都市的繁囂的。
作主人的該淡然的笑了，說：

「不啊，祇是個很冷僻的地方。」

心內却有着一點自得的喜悅。

樓子是朝東開着窗口的，每早有陽光曬進來。那些好時間，我往往不能享受。我每天祇能拖着一個倦極了的身子，幽幽地回轉來！那時，或是下午，或已經是傍晚了。躺在大的圈椅上，看窗外日影漸暗，暮色加深，真是安溢的感覺呢。如果我是惆悵着，我便會拉過白色的窗幔，低下頭來，輕輕地唸我的「古爾夢」。

對於我這樣的幽居，也曾有人表示過反對；慧每次從遠遠的地方來時，第一句話就常常是：

「還在這個地方！」

怨恨地望着靜靜的四壁，望着一旁冷靜的我。

「不是很可愛的地方麼？」我笑着，微微誘惑的說，「你看，這環境多靜！」

我每想聯絡這小屋子與這孩子發生情感，但我總是遭受失敗。孩子一來時，不是鬧着要

走，就得拉我一道出外面去跑。意外地被我說服在這兒的事，是稀有的。

一次，是自動的留在這兒了。天有些陰，屋裏更顯得暗。吹過風，天井裏承露的洋鐵板格格作響。風緊時，她會張着受驚的眸子瞧着我，瞧着單薄的窗扉。到黃昏，一切皆靜，隱約的市聲也傳來了。白晝已逝去，朦朧中，我們能望見相互的臉。我們都默然。

喫過晚飯轉來，我爲着老習慣，不歡喜即刻去點燈。兩人挨近着坐在椅上，聽遠處法國軍營的軍號，嗚嗚地，在凝止的黃昏的空氣中打着迴旋。踏着悽動的旋律，我知道，我們的心都在飄着：飄在萬里外的故鄉，飄在日落的江上，飄在軍號悽厲的古城頭。

入夜，意外地，有雪白的月光照進來。樹影婆娑，柔和的月色，粉碎在靜寂的大地，我們的身上都蒙了瑣細的絹花。人在沉默中，分外容易注意到微細的聲音；院中儲水池下的滴水，軟潤地，她說像在江輪上的夜晚，曾經聽到的，江水舐着船腳的聲音；我說像故園中古井的夜漏……我們都沒有錯，因爲我們各自都有了一個意境。

安靜的海一般地，悠悠的夜呢！沒有人聲，沒有犬吠，沒有低微的太息；在盈盈的皓月

中，我們忘記了世界，忘記了自己，甚至忘記了戀人們應有的情節。

孩子回去後，給我的信中曾有一段說：『我知道你歡喜那小樓子的緣因了。但是，你不是更可歡喜一點別的什麼嗎？應該快樂的人，我就心太深的寂寞會傷害你！』

一半是爲了朋友的邀約，一半也是爲了這孩子的勸告，後來，我便果然離開了那兒。

而今半年了。故居無恙，冷僻的地方，還不會找到它第二個顧主。而以好心將我從那個寂寞的地方救出來的孩子，現在卻使得我更寂寞了。飄海而遠渡北國的人，可能再念及一個人的寂寞呢？

（現伐五卷五號）

書店裏

朱 管

好多天了，自從給吞進這大京都底腹裏。先幾天是發極大的愁：早上，爲一天的挨受發急；午間和傍晚，看看廚司底臉色發恨，因爲我除了他底飯；夜晚，儘夢着向不認識的人借

錢而受窘，因之而發默。然而近幾朝來呢，什麼都不了，僅是淡懶的心情。

有些很好的上午，或傍晚，我覺得自己何必儘在寄宿舍裏悶呢，就掛上僅餘的綢大衫子，到大街裏去，也裝一下紳士的大方。皮鞋子底後跟還能在水泥的行人道上托托發聲，還有那飄飄的長衫袖襟，車夫們見着我，都會做着笑迎上來。我呢，學得一種悠然的老練，瞅了他們自己走了。

有一處，鄰比地開着四五六家書店。那些告白，新出版的，還有價廉出售的，多得很，多得很。自然我是買書的人，至少我很像。那麼漂亮地走上去。一冊翻過一遍，我不滿意。翻第二冊。『什麼價錢呢？』我已看見了那封背上的價格，但要問，因為唸書的先生們總是應該粗心些的，對於這種瑣屑。店夥恭順地說明了，我笑着告訴他我要買那一本的。

於是跑過去看第三冊。封面很精緻，也是限好的裝訂，內容也可不錯吧。我問知了價錢，我說太貴。而且，我把那作者無緣無故地和「落伍」和「叛逆」等上下不接的術語拖到了一起。那書店夥計知道什麼哩，還得驚嘆我底廣博。

第四冊，第五冊，裝着不耐煩的疏忽翻過了，我給予「無聊」的讚辭。我預備回到那已成交的一冊。隨手拿起一本毛邊的薄書，見是個有些名氣的作品，我告訴那夥計道：「這是××底名著呢，他們就這一本了嗎？」「哦，還有哩，我去——」他還沒有把他已有的焦心在恭謹的笑容裏消完，我就攔着他說道：「別忙，我難道還沒有買嗎？」他歉然地笑了。

我自先到了第二冊我看過的書，再翻了一遍。那夥計忽然見我臉上起了個記憶的縐眉。他和我都呆了。我只好說：「喔，我剛才記起，一個朋友已經寄給我一本過了，怪不道那麼面熟地。——對不起得很，我不必要了。」店夥恭順地答道：「不要緊，先生，」我在走了，他接着說「下回您來哪。」

輕鬆地走出來，不想再去和別的店裏玩了；心上，肚裏，都在歌頌自己底聰明。我狡猾地想道：「誰能知道我底窮困呢？」

窮困或許實在並不是如何不體面的事；然而我，却總喜歡把它隱藏起來。爲此，當人家向我借錢的時候，我是給疑心到吝嗇上面去；而我去向人借錢的日子，則又給罵作虛偽或名

士派了。

總之，好幾個晴朗的上午或傍晚是如此挨過了；直到回到寄宿舍，再遇見廚子那個臉的時候，我是很快活的。

(現代五卷四號)

黃昏

形天

海是深綠色的，說不上光滑；排了隊的小浪開正步走，數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來了。擠到沙灘邊，漸波——隊伍解散，噴著忿怒的白沫。然而後一排又趕著撲上來了。

三隻五隻的白鷗輕輕地掠過，翅膀撲着波浪，——一點一點躁怒起來的波浪。

風在掌號。衝鋒號！小波浪跳躍著，每一個像個大眼睛，閃射著金光。滿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躍。海塘下空隆隆地騰起了喊殺。

而這些海的跳躍著的金眼睛重重疊疊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濃溢著血色的赤，連到天邊，成爲紺金色的一抹。這上頭，半輪火紅的夕陽！

半邊天燒紅了，重甸甸地壓在夕陽的光頭上。

憤怒地掙扎的夕陽似乎在說：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期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呼~~~~呼~~~~

風帶著永遠不會死的太陽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汪洋的太平洋，陰鬱的古老的小村落，銀的白光凍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陽都噴上了一口血焰！

兩點三點白鷗劃破了漸變爲赭色的天空。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爲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笛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著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

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盪，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太白一卷五號）

風 夜

南 星

初夜過了，我的窗紙忽然顫動起來。聲音很細弱，那是我極其喜歡聽的，因爲正像有人在我的耳邊吹着葦笛，而且它還有另一種神祕的意味，也許是夜間太寂靜了，一時有了聲

音，我聽來似乎覺得舒暢。但後來風變大了，窗紙也像是禁不住而不停地亂響。我沒有想到，我還以為今夜會與昨夜一樣地過去的。我聽着，從各處來的風都聚在這兒了。於是，更鏗聲也隱約起來，被吹得忽遠忽近。院裏有時聽見一種不常有的響動，不知道甚麼被吹倒或者由高處被吹到地上了。

風夜總不如雨夜之令人感動，況且這幾乎是狂風。如若外面有一種瀟瀟的聲音代替了呼呼的亂響，我必會特別安靜地坐在桌旁，傾耳而聽，心裏生出許多舊日的影子。現在呢，我覺得茫然罷了。當我聽着風更大了時，我到火爐旁去審視了一會，看有沒有焰苗冒出來。因為風給我帶來了寒冷的消息。我已經為明天的早晨有一些憂慮，我想，明天一定是一個結冰的日子，天亮後我或者仍然蜷縮在被裏，不敢起來，希望太陽能早照到我的窗上。其實，如若今夜落了雪呢，但聽不見落雪的聲音，大約也就無從有雪意了。

從前我曾經過許多風夜，但最近的也像已過去許久。這恐怕是今年冬季的第一個風夜吧。我記得前幾年的某一個夜裏，起了風，那聲音讓我懷想着我心上的人，於是我在搖動的

燈光下寫詩，寫了許多行。是的，按我的感覺說，風夜是易於懷人的，不過現在沒有人可想而已。風聲祇讓我對自己更其關心。北邊的屋窗上有三個壞了的地方，那是前天我的小貓想抓窗上的麻雀，我沒有禁止牠，牠抓破的。我沒有管它們，想着窗上有幾個裂縫也不要緊。但現在風竟銳利地由那兒鑽進來，而且會把我屋裏的熱氣帶到外面去。我不能再留着它們。我找出了一片紙，謹慎地裁開，然後抹好了漿糊，慢慢地貼在窗上。我寫這幾行以前，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它們很禁得住風吹，我覺得今夜我會安然地過去。

另外我有一種恐怖的感覺，也是由颶風引起來的。不久以前，我聽見屋外的門嘍嘍地響，正像有人輕輕地推它，而且那聲音延長了好久。我知道門響的原因，但我仍覺得害怕，不敢出去把那兩扇門關上，似乎門後面的黑影裏會有甚麼東西伏着的。我鋪好了被褥，又把燈移到牀邊。風聲必不會攪擾我的安睡。祇願深夜裏不要醒來，再聽見那嘍嘍的門響吧。

(現代五卷四號)

落葉樹

程鶴西

恕我在這裏提出個不甚好的意見。不過假如你高興，讀者，却是不妨一看的。

我說我喜歡落葉的樹。

「我的眼光很高興的落在精光的樹枝上，而且自己很得意，因為可以去考查，看在這時候究竟有多少東西是在夏天所看不見的。」這個，我知道不是我所說的話，並且我也不能不承認我的眼光實在不曾看到這些，只是喜歡夏天沒有的落葉樹罷了。

不曉得爲什麼會跨上了火車，又同樣莫名其妙地登了船，最後我就發現我是住在另外一個所在了。從我的窗口望出去，都是些不落葉子的樹，一晚我想起是冬天，於是我悵往於一片落葉的寒林了。聽不見我腳下的枯葉我就彷彿失去了記憶的人，而這些花與葉我也不曉得它們是爲什麼的了。

我不好說我也像那些烏鴉，它們喜歡有冬日的寒林棲息，當它們飛來飛去找不到這樣一

個疏朗的浴着落日餘暉的地方，它們就感到疲倦了。我不禁要問句癡話：「怎麼，烏鴉是可以不給它們一個冬日的寒林的嗎？」

有人說，『冬天沒有雪如同夏天沒有玫瑰。』然而在這個不落葉子的地方，雪又有什麼用呢，它不能給樹木披上可愛的羽衣，反會壓折了它們的枝柯而發出嘆息，它是不受歡迎的，於是它也不來，我們徒有夏日的玫瑰。

或者，我是如可愛的蘭姆，在一個日子——除夕——所說的，年青人在炎熱的六月裏，十二月的天寒地凍的日子是不會把抑鬱的影子帶到他們幻想裏來的。然而影子又有何關係呢。

說我是一棵樹，

它將落一樹的葉子落得好玩，

它們每一個影兒，

渡過那人的窗幔。

這不是一棵落葉樹麼？

(人間世第一號)

螢火蟲

賈祖璋

滿天的繁星在樹梢頭輝耀着；黑暗中，四周都是黑黓黓的樹影；祇有東面的一池水，在微風中把天上的星，皺作一縷縷的銀波，反映出一些光輝來。池邊幾叢的蘆葦和一片稻田，也是黑黓黓的；但蘆葦在風中搖曳的姿態，却隱約可以辨認，這蘆葦底下和田邊的草叢，是螢火蟲的發祥地。牠們一個個從草叢中起來，是忽明忽暗的一點點的白光；好似天上的繁星，一個個在那裏移動。最有趣的是這些白光雖然亂竄，但也有一些追逐的形跡：有時一個飛在前面，亮了起來，另一個就會向牠一直趕去，但前面一個忽然隱沒了，或者飛到水面上，與水中的星光混雜了；或者飛入蘆葦或稻田裏，給那枝葉遮住；於是追逐者失了目標，就遲疑地轉換方向飛去。有時反給別個螢火蟲作爲追逐的目標了。而且這樣的追逐往往不止一對，所以水面上，稻田上，一明一暗，一上一下的閃閃的白光與天上的星光同樣的繁多；尤其

是在水面的，映着皺起的銀波，那情景是很感興趣的。

這是幼年時暑假期中在鄉間納涼時所見的情景。當時與弟妹等一邊聽着在烈日中辛苦了
一日才得這片刻安閒休息的鄰舍們的談笑，一邊向螢火蟲唱着質樸的兒歌：

螢火蟲；

夜夜紅；

飛到天上捉牙蟲，

飛到地上捉綠葱。

在這樣的歌聲中，偶然有幾個飛到身邊，趕忙用芭蕉扇去拍，有時竟會把牠拍在地上，有時牠突然一暗，就飛到扇子所能拍到的範圍以外去了，這時就是追了上去，也往往是不能再拍着的。被拍在地上的，牠把光隱了，也着實難以尋覓；或又悄悄地飛起，才再現牠的光芒，也往往給牠逃去。被捉住的最初是用牠來賭勝負，就是放在地上，用腳一拖。在地上劃起一條發光的線，比較那個人劃得長，就作為勝利。不消說，這是一種殘酷的行爲，真所謂「以生

命爲兒戲」的了。後來那些幸運的個體不會這樣被犧牲，牠們被閉入日間預備好的鴨蛋殼裏，讓牠們一閃一閃，作爲小燈籠。就睡時就攜到枕邊，頗有愛玩不忍釋手的樣子。但大人們以爲螢火蟲假如有機會鑽入人的耳內，就會進去吃腦子，所以又往往被禁止攜入房間裏的。

螢火蟲是怎樣發生的，鄉間沒有談起；但古書上却說牠是腐草所化成的。去年那號稱中國第一家的老牌雜誌，竟發表過羅廣庭博士的生物化生說，所以腐草化螢，大概是可靠的。但羅博士經廣東方面幾位大學教授要求嚴密實驗以後，一直到現在還未曾有過下文，至少那家老牌雜誌。沒有再把他的實驗發表過，大抵羅博士已被他們戳穿西洋鏡了；那末腐草爲螢的傳說也就有重行估定價值的必要。

原來螢有許多種數，全世界所產能夠發光的螢有二千種，形態相像而不能發光的也有二千種。我們這裏最常見的一種是身體黃色，而翅膀的尖端有些黑色的。牠們也有雌雄，結婚以後，雄的以爲責任已盡，隨即死去；雌螢在水邊的雜草根際產生微細的球形黃白色卵三、四百粒，也隨即死去。這卵也能發一些微光，經過廿七、八天，就孵化爲幼蟲，幼蟲的身體

有十三個環節，長紡錘形，略扁平；頭和尾是黑色的，體節的兩旁也有黑點。尾端有一個能夠吸附他物的附屬器，可代足用。尾端稍前方的身體兩側還有一個特殊的發光器官，也能放射青色的光。日中隱伏於泥土下，夜間出來覓食。牠能吃一種做人類肺蛭中間宿主的螺類，所以有相當的益處。下一年的春天，長大成熟，在地下掘一個小洞，脫了皮化蛹。蛹淡黃色，夜間也能發光。到夏天就化作能夠飛行的成蟲。看了這一個簡單的生活史，腐草為螢的傳說，可以不攻自破了。

最令人感到興趣的螢火，是從那裏來的呢？在科學上的研究，以前有人以為是某種發光性細菌與螢火蟲共棲的緣故，但近來經過詳細的研究，確定並沒有細菌的形跡可尋，還是說牠是一種化學作用來得安當。這種發光器的構造，隨螢的種類和發育的時代而不同。幼蟲和蛹大抵相似；在成蟲普通位於尾端的腹面，表面是一層淡黃色透明質硬的薄膜，下面排列着多數整齊的細胞，形成扁平的光盤，細胞裏有多數黃色細粒。叫做「螢光體」(Luciferase)。遇着氧氣就起化學作用而發光。這些細胞的周圍又滿布毛細管，毛細管連接氣管能送入空

氣，使螢光體可以接觸養氣。又分布着許多神經，能隨意調節空氣的輸送，所以現出忽明忽暗的樣子。與發光細胞相對的還有一層含有多數蟻酸鹽或尿酸鹽的小結晶的細胞，呈乳白色，好似一面鏡子，能夠把光反射到外方。

螢光不含赤外線（熱綫）和紫外線（化學綫），所以祇有光而沒有熱，是一種理想的照明用的光。但現在的人類還不能明白這些螢光體的內容；既不能直接利用牠，也不能仿照他的化學成分來製出一種人造的螢光。人類所能利用的，在歷史上有管代的車引，把牠盛在袋裏，以代燭火讀書。在外國，墨西哥地方出產一種巨大的螢火蟲，胸部有兩個大發光器，放綠色的光；腹部下面也有一個發光器，放橙黃色的光；兩色相映，極為美麗，婦人把牠簪在髮間，作為夜舞時的裝飾品。還有，就是作為玩耍而已。至於在螢火蟲的自身，藉此可以引誘異性，又可以威嚇敵害，對於牠的生活上是很有意義的。

在電燈，煤氣燈和年紅燈交互輝煌的上海，是沒有機會遇到螢火蟲的。故鄉的螢火蟲更是一年，二年，幾乎十年沒有見過了，最近家中來信說：三月沒有雨，田裏的稻都已枯死，

桑樹也有許多枯萎了。那末往時所見的一池水，當然已經乾涸，一片稻田，看去一定像一片焦土，那黑魘魘的樹影，也必定很稀疏了。我那辛苦工作的鄰舍們已經無工可作，他們可以作長期的休息了，但是在納涼的時候，在他們的談話中，未知還能聞到多少笑聲。

因了螢火蟲我記着了遭遇旱災的故鄉了。祝福我辛苦的鄰人們，應該有一條生路可走。

（太白一卷一號）

蝻 蚪

一

豐子愷

每度放筆，憑在樓窗上小憩的時候，望下去看見庭中的花台的邊上，許多花盆的旁邊，並放着一隻印着藍色圖案模樣的洋磁面盆。我起初看見的時候，以為是洗衣物的人偶然寄存着的。在灰色而簡素的花台的邊上，許多形式樸陋的瓦質的花盆旁邊，配置一個機械製造而施着近代風圖案的精巧的洋磁面盆，繪畫地看來，很不調和。假如眼底展開着的是一張畫

紙，我頗想找塊橡皮來揩去牠。

一天，二天，三天，洋磁面盆儘管放在花台的邊上。這表示不是牠偶然寄存，而負着一種使命。晚快憑窗欲眺的時候，看見放學出來的孩子們聚在牆下拍皮球。我欲知道洋磁面盆的意義，便提出來問他們。才知道這面盆裏養着蝌蚪，是春假中他們向田裏捉來的。我久不來庭中細看，全然沒有知道我家新近養着這些小動物；又因面盆中那些藍色的圖案，細碎而繁多，蝌蚪混迹於其間，我作樓窗上望下去，全然看不出來。蝌蚪是我兒時愛玩的東西，又是學童時代在教科書裏最感興味的東西，說起了可以牽惹種種的回想，我便專誠下樓來看牠們。

洋磁面盆裏盛着大半盆清水，瓜子大小的蝌蚪十數個，抖着尾巴，急急忙忙地游來游去，好像在找尋甚麼東西。孩子們看見我來欣賞他們的作品，大家圍集攏來，得意地把關於這作品的種種話告訴我：

『這是從大井頭的田裏捉來的。』

「是清明那一天捉來的。」

「我們用手捧了來的。」

「我們天天換清水的呀。」

「這好像黑色的金魚。」

「這比金魚更可愛！」

「他們爲甚麼不絕地游來游去？」

「他們爲甚麼還不變青蛙？」

他們的疑問把我提醒，我看見眼前這盆玲瓏活潑的小動物，忽然變成了一種苦悶的象徵。

我見這洋磁面盆彷彿是蝌蚪的沙漠。他們不絕地游來游去，是爲了找尋食物。牠們的久不變成青蛙，是爲了不得其生活之所。這幾天晚上，附近田裏蛙鼓的合奏之聲，早已傳達到我的床裏。這些蝌蚪倘有耳，一定也會聽見牠們的同類的歌聲。聽到了一定悲傷，每晚在這洋磁面盆裏哭泣，亦未可知！牠們身上有着泥土水草一般的保護色，牠們只合在有滋潤的

泥土，豐肥的青苔的水田裏生活滋長。在那裏有牠們的營養物，有牠們的安息所，有牠們的游樂處，還有牠們的大羣的伴侶。現在被這些孩子們捉了來，關在這洋磁面盆裏，四周圍着堅硬的洋鐵，全身浸着淡薄的白水，所接觸的不是同運命的受難者，便是冷酷的瑛瑛質。任憑牠們鎮日急急忙忙地游來游去，終於找不到一種保護牠們，慰安牠們，生息牠們的東西。這在牠們是一片渡不盡的大沙漠。牠們將以幼蟲之身，默默地天死在這洋磁面盆裏，沒有成長變化，而在青草池塘中唱歌跳舞的歡樂的希望了。

這是苦悶的象徵，這是象徵着某種生活之下的人的靈魂！

二

我勸告孩子們：「你們只管把蝌蚪養在洋磁面盆中的清水裏，牠們不得充分的養料和成長的地方，永遠不能變成青蛙，將來統統餓死在這洋磁面盆裏！你們不要當牠們金魚看待！金魚原是魚類，可以一輩子長在水裏；蝌蚪是兩棲類動物的幼蟲，牠們盼望長大，長大了要上陸，不能長居水裏。你看牠們急急忙忙地游來游去，找尋食物和泥土，無論如何也找不

到，樣子多麼可憐！」

孩子們被我這話感動了，響聲地向洋磁面盆裏看。有幾人便問我。「那麼，怎麼好呢？」我說：「最好是送牠們回家——拿去倒在田裏。過幾天你們去探訪，牠們都已變成青蛙，「哥哥，哥哥」地叫你們了。」

孩子們都歡喜贊成，就有兩人抬着洋磁面盆，立刻要送牠們回家。

我說：「天將晚了，我們再留牠們一夜明天送回去罷。現在走到花台裏拿些牠們所歡喜的泥來，放在面盆裏，可以讓牠們吃吃，玩玩。也可讓牠們知道，我們不再虐待他們，我們先當作客人款待牠們一下，明天就護送牠們回家。」

孩子們立刻去捧泥，紛紛地把泥投進面盆裏去。有的人叫着：「輕輕地，輕輕地！看壓傷了牠們！」

不久，洋磁面盆底裏的藍色的圖案都被泥土遮掩。那些蝌蚪統統鑽進泥裏一隻看不見了。一個孩子尋了好久，鎖着眉頭說：「不要都壓死了？」便伸手到水裏拿開一塊泥來看。

但見四個蝌蚪密集在面盆底上的泥的凹洞裏，四個頭湊在一點，尾巴向外放射，好像在那裏共食甚麼東西，或者共談甚麼話。忽然一個蝌蚪搖動尾巴，急急忙忙地游了開去。游到別的一個泥洞裏去一轉，帶了別的一個蝌蚪出來，回到原處。五個人聚在一起，五根尾巴一齊抖動起來，成爲五條放射形的曲線，樣子非常美麗。孩子們呀呀地叫將起來。我也暫時忘記了自己的年齡，附和着他們的聲音呀呀地叫了幾聲。

隨後就有幾人異口同聲地要求：『我們不要送牠們回家，我們要養在這裏！』我在當時的感情上也有這樣的要求；但覺左右爲難，一時沒有話回答他們，躊躇地微笑着。一個孩子恍然大悟地叫道：『好！我們在牆角裏掘一個小池塘倒滿了水同田裏一樣。就把牠們養在那裏牠們大起來變成青蛙，就在牆角裏的地上跳來跳去。』大家拍手說『好！』我也附和着說『好！』大的孩子立刻找到種花用的小鋤頭，向牆角的泥地上去墾。不久，墾成了面盆大的一個池塘。大家說『夠大了，夠大了！』『拿水來，拿水來！』就有兩個孩子扛開水缸的蓋，用澆花壺提了一壺水來，傾在新開的小池塘裏。起初水滿滿的，後來被泥土吸收，漸漸地

淺起來。大家說『水不夠，水不夠。』小的孩子要再去提水，大的孩子說『不必了，不必了，我們只要把洋磁面盆裏的水連泥和蝌蚪倒進塘裏。就正好了。』大家讚成。蝌蚪的遷居就這樣地完成了。

夜色朦朧，屋內已經上燈。許多孩子每人帶了一雙泥手，歡喜地回進屋裏去，回頭叫着：『蝌蚪，再會！』『蝌蚪，再會！』『明天再來看你們！』『明天再來看你們！』一個小的孩子接着說：『牠們明天也許變成青蛙了。』

三

洋磁面盆裏的蝌蚪，由孩子們給遷居在牆角裏新開的池塘裏了。孩子們滿懷的希望，等候着牠們的變成青蛙。我便悵然地想起了前幾天遺棄在上海的旅館裏的四隻小蝌蚪。

今年的清明節，我在旅中度送。鄉居太久了有些兒厭倦，想調節一下。就在這清明的時節，做了路上的行人。時值春假，一孩子便跟了我走。清明的次日，我們來到上海。十里洋場一看就生厭，還是到城隍廟裏去坐坐茶店，買買零星玩意，到有趣味。孩子在市場的一角

看中了養在玻璃瓶裏的蝌蚪，指着了要買。出十個銅板買了。後來我用拇指按住了瓶上的小孔，坐在黃包車裏帶牠回旅館去。

回到旅館，放在電燈底下的桌子上觀賞這瓶蝌蚪，覺得很是別致：這真像一瓶金魚，共有四隻。顏色雖不及金魚的漂亮，但是游泳的姿勢比金魚更爲活潑可愛。當牠們游在瓶邊上時，我們可以察知牠們的實際的大小只及半粒瓜子。但當牠們游到瓶中央時，玻璃瓶與水的凸鏡的作用把牠們的形體放大，變化參差地映入我們的眼中，樣子很是好看。而在這都會的旅館的樓上的五十支光電燈底下看這東西愈加覺得稀奇。這是春日田中很多的東西。要是在鄉間，隨你要多少，不妨用斗來量。但在這不見自然面影的都會裏，不及半粒瓜子大的四隻，便已可貴，要裝在玻璃瓶內當作金魚欣賞了，真有些兒可憐。而我們，原是常住在鄉間田畔的人，在這清明節離去了鄉間而到紅塵萬丈的中心的洋樓上來鑑賞玻璃瓶裏的四隻小蝌蚪，自己覺得可笑。這好比富翁捨棄了家裏的酒池肉林而加入貧民隊裏來吃大餅油條；又好比帝王捨棄了上苑三千而到民間來鑽穴窺牆。

一天晚上。我正在床上休息的時候，孩子在桌上玩弄這玻璃瓶，一個失手，把牠打破了。水泛濫在桌子上，裏面帶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蝌蚪躺在桌上的水痕中蠕動，好似涸轍之魚，演成不可收拾的光景歸我來辦善後。善後之法，第一要救命。我先拿一只茶杯，去茶房那裏要些冷水來，把桌上的四個蝌蚪輕輕地撥進茶杯中，供在鏡台上了。然後一一拾去玻璃的碎片，揩乾桌子。約費了半小時的擾攘，好容易把善後辦完了。去鏡台上看看茶杯裏的四隻蝌蚪，身體都無恙，依然是不絕地游來游去。但形體好像小了些，似乎不是原來的蝌蚪了。以前養在玻璃瓶中的時候，因有凸鏡的作用，其形狀忽大忽小，變化百出，好看得多。現在倒在茶杯裏一看，覺得就只是尋常鄉間田裏的四隻蝌蚪，全不足觀。都會真是搶花繁多的地方，尋常之物，一到都會裏就了不起，這十里洋場的繁華世界，恐怕也全靠着玻璃瓶的凸鏡的作用映成如此光怪陸離。一旦失手把玻璃瓶打破了，恐怕也只是尋常鄉間田裏的四隻蝌蚪罷了。

過了幾天，家裏又有人來玩上海。我們的房間嫌小了，就改賃大房間。大人，孩子，加

以茶房，七手八腳地把衣物搬遷。搬好之後立刻出去看上海。爲經濟時間計，一天到晚跑在外面，乘車，買物，訪友，游玩，少有在旅館裏坐的時候，竟把小房間裏鏡台上的茶杯裏的四隻小蝌蚪完全忘却了；直到回家後數天，看到花台邊上洋磁面盆裏的蝌蚪的時候，方然憶及。現在孩子們給洋磁面盆裏的蝌蚪遷居在牆角裏新開的小池塘裏，滿懷的希望，等候着牠們的變成青蛙。我更悵然地想起了遺棄在上海的旅館裏的四隻蝌蚪。不知牠們的結果如何？

大約牠們已被茶房妙生倒在痰盂裏，枯死在垃圾桶裏了？妙生歡喜金鈴子，去年曾經把兩對金鈴子養過冬，我每次到這旅館時，他總拿出他的牛筋盒子來給我，爲我談種種關於金鈴子的話。也許他能把對金鈴子的愛推移到這四隻蝌蚪身上，代我們養着，現在世間還有這四隻蝌蚪的小性的存在，亦未可知。

然而我希望牠們不存在，倘還存在，想起了越是可哀！牠們不是金魚，不願住在玻璃瓶裏供人觀賞。牠們指望着生長，發展，變成了青蛙而在大自然的懷中唱歌跳舞。牠們所憧憬的故鄉，是水草豐足，春泥黏潤的田疇間，是映着天光雲影的青草池塘。如今把牠們關在這

商業大都市的中央，石路的旁邊，鐵筋建築的樓上，水門汀砌的房籠內，磁製的小茶杯裏，除了從自來水龍頭上放出來的一勺之水以外，周圍都是磁，磚，石，鐵，鋼，玻璃，電線，和煤煙，都是不適於牠們的生活而足以致牠們死命的東西，世間的淒涼，殘酷，和悲慘，無過於此。這是苦悶的象徵，這象徵着某種生活之下的人的靈魂！

假如有誰來報告我這四隻蝌蚪的確還存在於那旅館中。爲了象徵的意義，我準擬立刻動身，專赴那旅館中去救牠們出來，放乎青草池塘之中。

（人間世一卷四號）

記 事

說揚州

朱佩弦

自己從七歲到揚州，一住十三年，才出來念書。家裏是客籍，父親又是在外省當差事的
時候多，所以與當地賢豪長者並無來往。他們的雅事，如訪勝，吟詩，賭酒，書畫名家，烹
調佳味，我那時全沒有份，也全不在行。因此雖住了那麼多年，並不能做揚州通，是很遺憾
的。記得的祇是光復的時候，父親正病着，讓一個高等流氓憑了軍政府的名字，敲了一竹
槓；還有，在中學的幾年裏，眼見所謂「鬼子團」（一）橫行無忌。「鬼子」是揚州方言，
有時候指那些「怯」的人，有時候指那些滿不在乎的人。「鬼子團」不用說是後一類；他們
多數是紳官家子弟，仗作家裏或者「幫」裏的勢力，在各公共場所鬧標勁，如看戲不買票，起
鬧等等，也有包攬詞訟，調戲婦女的。更可怪的，大鄉紳的僕人可以指揮警察區區長，可以
大模大樣招搖過市——這都是民國五六年的事，並非前清君主專制時代。自己當時血氣方
剛，看了一肚子氣；可是人微言輕，也只好讓那口氣憋着吧了

（一）鬼讀爲入X\

從前揚州是個大地方，如曹先生那文所說；現在鹽務不行了，簡直就算個沒「落兒」

的小城。

可是一般人還忘其所以地要氣派，自以爲美，幾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這真是所謂「夜郎自大」了。揚州人有「揚虛子」的名字；這個「虛子」有兩種意思，一是大驚小怪，二是以少報多，總而言之，不離乎虛張聲勢的毛病。他們還有個「揚盤」的名字，譬如東西買貴了，人家可以笑話你是「揚盤」；又如店家價錢要得太貴，你可以詰問他，「把我當揚盤看麼？」盤是捧出來給別人看的，正好形容要氣派的揚州人。又有所謂「商派」，譏笑那些做鹽商的奢侈活的人，那更是氣派中之氣派了。但是這裏只就一般情形說，刻苦誠篤的君子自然也有；我所敬愛的朋友中，便不缺乏揚州人。

提起揚州這地名，許多人想到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長到那麼大，從來不會在街上見過一個出色的女人，也許那時女人還少出街吧？不過從前人所謂「出女人」，實在指姨太太與妓女而言；那個「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蘋菓的「出」字一樣。陶菴夢憶裏有「揚州瘦馬」一節，就記的這類事；但是我毫無所知。不過納妾與押妓的風氣漸漸衰了，「出女人」那句

話怕遲早會失掉意義的吧。

另有許多人想，揚州是吃得好的地方。這個保你沒錯兒。北平尋常提到江蘇菜，總想着是甜甜的膩膩的。現在有了淮揚菜，才知道江蘇菜也有不甜的；但還以為油重，和山東菜的清淡不同。其實真正油重的是鎮江菜，上桌子常教你膩得無可奈何。揚州菜若是讓鹽商家的廚子做起來，雖不到山東菜的清淡，却也滋潤，利落，決不膩嘴膩舌。不但味道鮮美，顏色也清麗悅目。揚州又以麵館著名。好在湯味醇厚；是所謂白湯，由種種出湯的東西如鷄鴨魚肉等熬成，好在它的厚，和喚熊掌一般。也有清湯，就是一味鷄湯，倒並不出奇。內行的人吃麵要「大煮」；普通將麵挑在碗裏，澆上湯，「大煮」是將麵在湯裏煮一會，更能入味些。

揚州最著名的是茶館；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滿滿的。吃的花樣最多。坐定了砌上茶，便有賣零碎的來兜攪，手臂上挽着一個黯淡的柳條筐，筐子裏擺滿了一些小蒲包分放着瓜子花生炒鹽豆之類。又有炒白果的，在擔子上鐵鍋爆着白果，一片鏟子的聲音。得先告訴他，才給你炒。炒得殼子爆了，露出黃亮的仁兒，鏟在鉄絲罩裏送過來，又熱又香。還有賣五香牛肉

的，讓他抓一些，攤在乾荷葉上；叫茶房拿點好麻醬油來，拌上慢慢地喫，也可向賣零碎的買些白酒——揚州普通都喝白酒——喝着。這才叫茶房燙干絲。北平現在吃干絲，都是所謂袁干絲；那是很濃的，當菜很好，當點心却未必合式。燙干絲先將一大塊方的白豆腐干飛快地片成薄片，再切爲細絲，放在小碗裏，用開水一澆，干絲便熟了；逼去了水，搥成圓錐似的，再倒上麻醬油，攪一撮蝦米和乾筍絲在尖兒，就成。說時遲，那時快，剛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來了。燙干絲就是清得好，不妨礙你吃別的。接着該要小籠點心。北平淮揚館子出賣的湯包，誠哉是好，在揚州却少見；那實在是淮陰的名產，揚州不該掠美。揚州的小籠點心，肉餡兒的，蟹肉餡兒的，筍肉餡兒的且不用說，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燒賣，還有乾菜包子，菜選那最嫩的，剝成泥，加一點兒糖一點兒油，蒸得白生生的，熱騰騰的，到口輕鬆地化去，留下一絲兒餘味。乾菜也是切碎，也是加一點兒糖和油，燥濕恰到好處；細細地咬嚼，可以嚼出一點橄欖般的回味來。這麼着每樣吃點兒也並不太多。要是有的飯局，還儘可以從容地去。但是要老資格的茶客才能這樣有分寸；偶爾上一回茶館的本地人外地人，却總忍

不住狼吞虎嚥，到了兒捧着肚子走出。

揚州游覽以水爲主，以船爲主，已另有文記過，此處從略。城裏城外古跡很多，如「文選樓」，「天保城」，「雷塘」，「二十四橋」等，却很少人留意；大家常去的只是史可法的「梅花嶺」吧了。倘若有相當的假期，邀上兩三個人去尋幽訪古倒有意思；自然，得帶點花生米，五香牛肉，白酒。

（人間世一卷十六號）

茶 包

何 毅 天

川康的交界處，是一個綿延不絕起伏伏的高山。離開那個古舊的城市，通過許多荒蕪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狹谷，直到太陽當頂的時候，才可以走到這山脚。在那環山包圍的古舊城中所看見的天，就已經很小；這山脚望見的就更小。站在插入天際的高峯脚下的石頭前面，順着自己的脚尖向前望去，就看見一地大大小小的亂石頭，有些甚至於大得像一座屋子

那樣蹲在那些亂石的上面。石縫中伸出無數黃青的茅草，迎着風在那些高高矮矮的石頭邊點着那毛蟲似的頭。石頭過去，是一溪潺潺流着的清泉，輕輕地緩緩地反映着黃色的陽光曲曲折折地流下去，蕩出一種空谷的聲音。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這邊的高峯對峙。從峯腰到峯頂都是叢雜的筆立着的杉松，環繞着峯頂的杉松上面的天是一種死灰色，太陽到這兒，都只有盤口那麼大，顯得灰黃了。往西康，就要順着這條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條半崖中的羊腸小路一重一重的翻過山去。說是爬，是因為山太高，好像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歩的石頭路，鼻子就和前四歩的石級距離並沒有三尺遠，所以就顯得是爬行一樣了。在這些崖彎處，太陽是很少晒到的，許多青苔綠蘚就爬滿那些石級的邊沿，如果不當心滑一下，鼻子馬上就碰上石頭尖，準會擦脫一塊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這麼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氣走上去，汗就從臉上流下來，疲倦地想着，以為走完那插入天際的山頂就好了，但是剛剛走到山頂，轉一個彎，却又是一個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圍又是無窮的插入天際的高峯。再上去，自然又換出另外一種小小的斜谷，另一種插入天際的高峯也和

先前的一樣。這些地方自然也有人家，就住在那些斜谷的盡頭，和高峯的山脚。五六間不大整齊的草房，順着路邊立着。房上的稻草被半年堆集的雪花壓成了燒焦似的枯黑。山風吹過去。就可以聽見那些稻草嘶嘶地像低泣的聲音。房門口都照樣地擺着一張長長的髒而舊的條棹和兩條不整齊的長凳。一兩個扎着圍腰布的紅線眼皮的女人就在那兒應酬着她們的顧客。聽見斜谷轉彎的那邊有着拐子礮在石上清脆的聲音，她們委縮地圍在柴火旁邊就知道她們又有顧客來了。這些顧客就是措茶包的脚夫。那茶包一塊有八尺長，用篾篋裝成，好像一條挺長的扁圓枕頭，一條大約有十五斤。那些粗壯膊膊的漢子，一氣是可以措十五六條之多的。他們把那茶包一條疊一條地扎好措在背上，就像措一個大的方棹面子似的，從腰起離頭有三四尺高，那寬度在他措着的兩旁還可以遮着兩個人。然而走十來步却就要休息半天。十幾個人結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腸小路上掃着上面垂下來的樹葉一步一步的走着。他們休息，全憑一根拐子，這東西，恰有屁股那麼高，是圓滾滾的一根木棒，接進屁股的一頭有一個五寸來長的橫木。大家在樹葉下沙沙地走了一會兒，便把拐子在石邊一立，讓拐子下端的

尖鐵塊插穩在石和石的中間，屁股就原地不動的，靠到橫木上。然後用竹圈子括着臉上的汗珠，噓出一口哨音，那哨音使對崖樹梢的麻雀們也吃驚地亂飛起來，他們於是休息了。這茶包是專銷給康藏土人的。他們拿這茶葉去熬酥油充飢，是他們食品中的重要部份。這些腳夫們就這麼一年到頭無休無歇地從古舊城裏的商家措出來，爬過山去，運到打箭爐，他們在脚店裏把茶包一攔，茶商的夥計們跑來點收清楚，在輕蔑的眼光下接着夠回家的腳錢，他們就又啃着玉蜀黍的大糲，跑回那個古舊的城市，在老板那兒又捆扎十幾包起來，又到這懸崖的半腰一步挨一步的流汗前進。望着那一重又一重走不完的高山，望着那沉重雲頭的死灰色的天際，那天際呵，真遙遠得很呢。太陽從崖這邊爬到崖那邊，灰黃色的光線在他們的瘦臉上僅僅是一會兒很快就掠過去了，不見了。他們怔着那呆滯的網滿紅絲的眼睛，呆板地嘆息地想着：「呵，又是一天了！」當他們站在路上休息的時候，那永遠伴着他們的那根拐子，拄在那石級上發出的清脆聲音，就好像安慰他們一下似的。他們這裏面。有很多自然是鄉裏種田的，然而有些却是無田可種擠到這山裏斜谷來住家的漢子。他們把自己的紅眼眶的

女人留在家裏賣點小菜之類，他們就這麼一回一回往返地搗茶包。有時剩得兩個錢，就回來住幾天，使老婆生一些孩子。他們所希望的是當他們硬蹣跚地閉着眼睛躺在墳墓裏的時候，也好有人給他們在亂草前點三根香，燒幾張紙，磕幾個頭。當他們那凸着肚的老婆生下一個孩子來，如果是男的，他們那成年沉默而且常常嘆氣的乾枯嘴唇，就在那毛絨絨的鬍子下露着焦黃的牙齒嘻開來了。如果同伴們拍着他們的肩膀給他們說着「恭喜呵恭喜」，他們就簡直快活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三朝的一天，他們便要在紅紙寫的神位面前點着火光閃閃的燭，和白烟繚繞的香，「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他們覺得是很對得起先人了。磕了頭起來，便把一根拐子拿到孩子嫩嫩的屁股跟前來，用橫木在那屁股的下面攔一攔，口中就唸唸有詞地說道：「不願你長大做官做府，只願你將來搗得起二百五！」二百五差不多是二十包茶的樣子。能夠把一盞八尺見方的茶包直直的搗在背上，在他們認爲就又可以討老婆，生孩子，傳宗接代了。孩子到了十來歲紅噴噴的一張臉的時候，便帶着同去在老板的面前學着看臉色，開始搗茶包。起頭自然是兩包三包，慢慢就加多起來。人越高，背上的東西也越高，而臉子

也就漸漸地變成蠟黃，瘦削下去了。這時候，老一輩的鬍子白起來，背脊駝下去，身上那粗得像一層麻布般的皮子包着突出的乾枯骨頭，背上的茶包也就減少下去，不到一半了，然而走起路來還有點打偏偏，在亂石的懸崖半腰，一步一步的摸着走去。狹谷旁邊的那些雞毛店的女人，見他們這些顧客走來，照例就站在門口，一面揉着被柴火烟子薰得快瞎了的眼睛，一面張着那沒有血色的蒼白嘴唇喊：「喂，客人，息店了！」他們這些措茶包的在半山裏從天朦朧亮就起來走到現在，自己算算究竟是走了二十來里路了，快黃昏了，可以休息了。走進店子，在那成年潮濕的土牆邊把茶包子一放，自己就在柴火旁邊躺下去。如果還有點鴉片，就在那地下的草蒲團似的草墊子上把烟燈點起來，枯黑的烟灰拌和着一點點熱烟就在烟燈上烏焦疤弓的燒，來醫治那幾十年來壓傷了的遍體的疼痛。老板娘如果在旁邊問着他們這回措了多少的話，他們就在那一跳跳的燈火前搖動着他們下巴下尖尖的雜白鬍鬚，嘆息地說道：「我們不中用了！老了！該我們的孩子了！」那瘦臉在黃色的燈前就更顯得蠟一般黃，額角和兩頰的橫橫直直的無數皺紋深深地像刀子雕刻過似的，無神的眼珠子就像嵌上的兩個白

果，他們已經像木偶般的人了。當他們年青力壯的時候，在這些雞毛店子經過，把茶包子一放，把自己帶在身邊的糲從貼胸汗臭的衣兜裏面取出來吃過後就抱着手沒有事，如果店老板娘是熟人，有時還去和她們說幾句笑話開開心，或者約幾個同伴圍着來打打紙牌，來銷磨他們這無聊的時刻。可是到了鬍子蓬鬆，說話的精神已經沒有，如果不燒烟，倒下頭便睡了。這山裏是他們最熟悉的，然而最熟悉的也只是這山裏。像這樣措東西走路，頂好是晴天，晚上他們坐在柴火旁邊，聽着山頭的風從草房的壁縫吹下來，把烟子吹出門，吹下山去，他們就高興的說，『明天天又晴了。』頂怕的是雪天。然而這山到十月就開始落雪了，一直要落到二三月間。雪銀漾漾的堆滿山頭，甚至一切闊落，路上也堆滿了兩尺深，粉似的，齊斬斬地可以吞完小腿。連松杉也是白的，樹葉上都堆着一寸厚的雪花，低低的壓下來掃着崖邊，反映着灰黃的陽光，更加撩得人眼花繚亂，眼睛就會這麼痛起來了。茶包子在那懸崖邊走過掃着那壓低下來了的樹葉，那雪花就像麵粉團噉噉索索地溜下來，落進頸項上發臭的衣領裏，頓時就覺着一股冷氣從皮膚透進心窩，然而總得皺着臉上很深的皺紋，咬着牙慎重地再踏

進一步去。在這雪天裏走路真不是玩的，霧子從崖旁邊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像剛揭開大飯桶時的白氣直衝上來，往上升，連續不斷地往上升，那濃濃的霧罩好像可以拈得着的輕紗似的。牠劈頭蓋面的升上來，繚繞在腳間，繚繞在茶包子間，繚繞在堆滿雪的松杉間，繚繞在峯頂和峯頂間，升不完，出不盡，好像那深谷下面誰在那兒成天燒着火煮着飯呢。霧是那麼紗一樣模糊的，在那些腳跡並不怎樣明顯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不當心，一腳踏在冰塊上，就會連人帶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遠葬在迷霧中。這倒並不是稀奇事。所以他們每天起來，一拉開雞毛店子的門，就要在霧罩中看看雪路上有沒有豹子的腳跡，如果有，就放心的揹着茶包走去。打山神廟前經過，心頭恐惶地希望着神的保佑，口中便要說着「回來時再給你老人家燒紙。」然而那廟子站在那濕崖旁邊，其實已經破了。最難走的，恐怕是最後的一個山頂了。空手人從城裏來，兩天就可以翻過山去，然而在他們却要六七天才能爬上山頂。山頂的雪就是五六月都不會化完的。何況是落雪天氣。山頂上不但雪更深，霧更大，並且風也更厲害。在山裏走幾天，還有一些人家可以看見，雖是也有風，然而那聲音是低泣，

是哭訴，如走在沙漠上，如經過萬人的墳堆，如聽見少女的悲痛。可是這一望無涯白漾漾的山頂，你瞧，雪花亂七八糟地漫天飛舞着，忽然一陣不知是那裏來的一股力量，一下子把雪花在空中旋捲着狂飛起來，捲了幾個回旋才落在雪地上。一些在崖邊的古樹突然嘩嘩一聲斷了下來。噉哩嘩啞地就奔下崖去，就是已經着地的雪花都滾了起來。這時間，就只聽得「虎

——虎」的一種尖厲的怒吼，一種慘叫，在空中動蕩着，天烏地白。第一個揩茶包子上來的人不當心，馬上就看見他把拐子拋在空中，仰翻着背上的茶包翻了一個又一個的筋斗就滾下深不見底的深谷迷霧底下去。老頭子走到這上面，如果遭受不着，縱不致飛下崖，但馬上你可以看見他眼珠子一怔，鬍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烏白，一縮一縮地露着齒，像是笑嘻嘻，直直地就躺到雪地上了。暴風平靜後，就有烏鴉們來啄去他的眼珠，豹子們來啃去他的心臟。然而，人們並不因此就停下去。後來的向着死屍眨着傷感慣了眼睛，呆板地搖搖頭，驚傷着自己，便又呆板地拄着拐子一聲聲清脆地向着那無窮盡的生活遠極前進。他們依然照樣地預祝着自己初生下來三天的小孩，希望他們來承繼着他們的命運。不過，這究竟已經

是多年以前的黃金時代了。就縱然一月搯一次，究竟還有搯的，可以嚐一嚐玉蜀黍的硬糖。可是自從藏番拿着英國運來的槍進佔金沙江沿岸以後，英國製造的印度茶可以直接用噴着濃烟的火車運銷康藏，而內地那些古舊城市中的茶商便多半倒閉的倒閉，關門的關門了。於是有些人想再冒着風霜雨雪在崖邊上去拚命都不可能，而只好躲在家餓得暴躁地烤着柴火了。現在如果再經過這些地方，你可以看見較低的一些斜谷裏還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人家，在招待着很少的揹茶包的顧客和一些別的客人。在這裏，你可以隨時聽見男的粗暴的聲音，用瘦筋筋的拳頭捶着棹子；女人呢，則端一條凳子坐在門邊眼淚鼻涕地數說着狂號。至於較高的一些斜谷，有許多地方的草房都空空洞洞，歪斜的歪斜，倒塌的倒塌，只剩一些崩壞的土灶在那歪柱旁邊，紅紙寫的神位都不見了。至於有些簡直等於從來就沒有過房子似的，那些被雪花壓黑的稻草已躺在增嶙的大石旁邊腐爛，橫躺在杉樹面前的柱頭也被雪水剝蝕成柴塊，生上許多蘚苔了。

（太白一卷六號）

北平的早晨

林 庚

北平近來的夜裏，是九點鐘便聽見清晰的更聲了，在街上一面鑼陪着一個梆子，那帶着原始可怕而洪亮的聲音，遂瀰漫了大街，小巷，與許多靜悄的院落。九點，九點便連鬼也不出來了。

其實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這是敢擔保的，天上聽不見去年五月間可怕的爆擊機的聲音，而且簡直一絲聲音都沒有，這難道就是惟一可怕的理由嗎？遠處沒有鎗響或警笛。雖然第二天報上常常發見幾起搶案，但這絕不是北平居民會把他放在心上的，這些居民自武昌革命以來，經過的戰事已是夠他們鎮定了。鎗聲礮聲，街上過着退或進的軍隊等等，都像司空見慣的事，然則他們九點便早躲在屋裏是做什麼呢？像歐戰時倫敦、巴黎的居民躲着齊柏林飛船——那號為空中魔王的——似的。

大街上只有稀疏的行人快快的走過，洋車因為生意太壞都只好早收了，偶而有一二輛

車，大約那車夫總是不得已才出來的。所以也無精打彩的拉得非常慢，遇着走得快的行人有時便可趕過去了。當然也有人家的包車，水月電燈點得雪亮的獨自飛跑過，這車夫是與坐在車裏的人同一心理的——早點到家。

到家之後作什麼呢？沒有人曉得，但街上確乎沒有再留戀的意味。七點鐘東安市場便已有幾個攤子預備收起了。在裏面走過，心裏就是時而想着別的事，也不至於使你因此撞了別人。燈光則各地方的明暗不同，顯示着勉強掙扎的繁華已在一些地方破滅了。人遂由七點鐘漸少，漸少下來！

在最平的柏油路上，只有警察與十字路口的紅燈；如是月夜，便見龐大的房影倒在地，却沒有一個人的脚步來踏一下；汽車偶爾走過，如空山中的獅吼，又是一陣風，輕輕的吹過街上。是與這街無關的。電影院或舊劇場的門前排着不上五十輛的洋車，那洋車都不十分佩服這劇場似的，但却在無奈的等着。十一點的樣子，電影和戲都散了，出來一些無表情的臉，這乃是街上最後一次的熱鬧，由幾個集中點散到四方而消滅。

小巷裏多住的是人家，不定什麼時候遠遠會傳來一二聲犬吠，這便是一切的動靜了。在屋裏，這時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屋裏，一定有許多人已睡了，或在愁眉苦臉的盤算着什麼；這怕是只有神才可以知道得清楚的事。一切這北平的晚上的原因，似乎不是個很簡單的；許多人追想着去年，前年……這夜遂在什麼也看不見之中過去了。

我們不能爲這北平的晚上而傷心，回到家裏來的人其實是無意識的就回來了，就像有一個自然的力驅使着這些人走進屋裏，在一些過客的眼裏呈着心驚的夜，那是不在屋裏面的人們所注意的，他們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關涉着北平的早晨了。

北平的早晨第一使你聽見的是天未亮時的火車聲，與一二個趕車們的談話；這好像是衝破那魚白色的氣氛的先鋒來到之後遂展開了整個的早晨。

陽光還未射到街上，希望已先在每個家開門中露出頭來，這時空中還瀰漫着一層輕輕的，菜場，魚市，便有些擁擠了。每個女人，小孩、廚子、老頭，各作着各自的夢，夢見的是什麼呢？沒有一個人可以十分明白。但提着筐籃之類的東西來到，大聲爭吵過價錢之後又

復回去；這裏無論買主賣主是都似乎滿意了。洋車夫一個個精神百倍，準備着拉開市大吉的頭一個買賣。小學生背着書包，就着浮灘吃一點豆腐漿、燒餅又欣欣然的去了。這時來往的人形色是無窮的。三五一羣的工人，騎自行車的報夫，穿馬褂的科員，隨後又是挑擔子的與汽車一齊走過，在這樣的不同中你若能找出一點的相同來，那便是他們同有一個北平的夜晚了。

鋪子都開張了，街上遂變成一切的中心，廣東客棧的老闆娘，也抱着小孩走出來立在門口，東看西看，好像有什麼熱鬧將要來了。其實沒有，一會兒太陽越爬越高，街上人雖是照樣的多，但那興奮是越來越少，以後便沒有誰再肯來站街。我們又看見許多很乏味的面孔漸漸出現。最後，直到晚上九點，那乏味的臉又都收起來。

沒有一個過客，在晚上七八點鐘，下了火車到這古老的城來；當他第二天早晨一起來又看見一切時不十分驚異的！這古城的晚上已是完了，是荒老得連鬼都不容易碰着了！但那早晨，還抱着一點的希望，希望能改造它的晚上。

這念頭也許每個居民並不覺得，但這城自己是知道的。每天的早晨看見清道夫們開始潑

街，巡警們來收房租。工匠們在修理電燈電話，與一切人在爲生活幹着，但那希望呢？那希望他知道並不遠，只在他們的晚上便消滅了，於是希望的心隨着晚上的接近而頹然回去，夜乃戰勝那早晨了！這座城無聲息的，只好等着第二天早晨的再來。

北平的居民渾然不知道這些，他們似乎被一種潛在的力推動着，晚上覺得乏味便自然的回家躲在屋裏，一早覺得精神充足便又跑上街去了。古城却帶了早晨這一枝屢次打敗的兵，爲着他忠誠作戰，然而夜是一天一天的來得早了，九點，處處使聽見清晰的更聲，一面鑼陪着一個梆子。那帶着原始可怕而洪亮的聲音，遂瀾漫了大街，小巷，與許多靜悄的院落。

北平這古城遂只剩下一個早晨！

(文學二卷一號)

阿九同他的牛

征 農

阿九連自己也忘記有多少天沒有睡覺了。他整日夜除了看牛和照應缺口外，便是坐在水

車上：有時疲倦得不能支持，便又走下來跟在牛背後趕。

天，越晴越有勁，大河乾得快要見底。四處的水車聲咿呀咿呀地就和病人的呻吟一樣。

「有這樣惡的世界！」他的心一有空，便是這樣想。昨晚，他看到西邊天腳下，偶然起了一朵黑雲，他的希望，重又在那黑雲上跳動。直至隔日的火樣的太陽，終又把那黑雲連他的希望統吞噎了。

「嘿！」他不時無力地喝着，鞭梢跟着落在牛背上。牛，實在挨死般地拖不動腳；鼻孔內噴着烟，白沫不斷地從嘴角流下，頸上被牛轡（註一）磨得滿是模糊的血跡。

他看了一眼，轉又心痛。他覺得這是一樁罪過，這樣下去，一定再熬不住了。他耕的這車晚田，共有三十餘畝，在往年雨水充足的時候，一條牛也只能勉強應付過去。現在幾乎偈多月沒有下雨；長久的磨難，沒有休息。沒有養料，又是拖的一張丈八的長槽……。

還有人咧！

他曾幾次請求田主買一條「幫車」（註二），這樣破天荒的旱災，不買幫車怎麼行。唉

而，田主的回答却是：

「過些時候再說吧。你知道一條牛要多少錢？你自己勤緊一點就得了。」

他也向田主借過幾次米。當然，除了要飽他和他女人的肚皮外，能夠說出來的理由是借米磨牛吃的米漿。這時候的牛，不吃點米漿是不會有氣力的。但是，最後一次，也還遭到了田主的乾脆的拒絕：

「那有這樣多的米漿喂牛呢？」

這有什麼辦法？他想着，嘆了一口氣：

「人和牛統統熬不住了啊。」

雖然這樣，他却依然要提起精神趕着牛走。他不能荒田，即使他可憐他的牛。也可憐他自己。他最明白：這是決不能鬆一下勁，不停車水，還着實有點應付不來，太陽的熱力就像在向田裏吸水一樣，只要稍停一霎時，田裏便向着發白，開坼了。

「嚶！」又是他的無力的趕牛聲。

牛，失了知覺般僅僅好好走了幾步又遲笨起來。牠的痛苦恰和牠主人的痛苦一樣；牠餓，牠累；牠的脚，快要軟下去；牠的全身，好像要拆散。牠抬不起頭，有時，斜着牠的滿糊眼屎的淚眼偷偷地向着牠的主人一望。

牠的主人已經低垂着眼皮，頭一顛一播地在搖擺着，牠懂得，這是打瞌睡了。於是他畏怯地站住脚，畏怯地注視着牠的主人。

然而，這使阿九立即被針刺了一樣醒過來了。他來不及睜開眼，手內的鞭梢，自然隨着他的喝聲落到了牛背上。

「嘿！」

牛身上，僅僅急劇地痙攣般抖了一抖。牠失了抵抗，但又怎樣也不再提不起脚來。牠忍着痛，仍只有求饒似地斜視着牠主人的臉。

於是鞭梢第二次又到了背上。

牠還是不能動，甚至牠感到快要倒下去了。

「娘的！」然後，他睜開眼，再舉起鞭，但並不會落下。他看了一眼那似乎疲乏極了的可憐的牛，又望一望那燃燒着的天，於是。他想：

「也應該休息一下了，熬不住啦。」

他跳下牛車。用圍巾揩了一揩滿身滿臉的汗，跟着解下了牛轡。

他用了很大的力量，把牛牽下河去喝水，但牠並不喝。只是老把身子浸到河裏去。

他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把牛牽上岸。繫到草舍下，解了幾根截短了的早禾稈，但牠連嗅也沒有嗅便只願躺下了。

「不吃嗎？」他把禾稈踢到牛的嘴邊，瞪瞪眼；轉過身嘆了一口很長的氣。

他提起鋤往田路上走。

太陽正瘋狂地在示威，塵土烘烘地從地上噴起來，阿九的赤脚，踏在上面，就和烙鐵烙着一樣。

他點着脚走，眼睛注視在田內。起初，他還能看到田內的水，這是離水車不遠的幾坵；

邊走，田內只有黑泥；愈遠，發白了，開拆了。

禾衣一根根枯黃地披下去。

「頂！」他的心不禁一陣陣劇痛，明明早上看的時候，大部份還沒有脫原樣，發白的更只有幾坵，多厲害的太陽簡直連海也要吸乾了。

他急迫地開一開每條水溝，看一看每一個缺口。他疑心是水溝或缺口有了毛病，漏了水。

「真是要命了，這樣的天！」他心裏發抖，汗水湧出來，焦紅的赤膊，在太陽閃閃着光。之後，他焦急地向牛車邊跑。

一到舍前，他便解下牛索。牛，依然呼呼地躺在地下。他喝了一聲，牽住牛索用力向前一扯。

牛沒有動。

「嘿！娘的，上殺場嗎，看躲得過去麼？」他有點氣急，一脚踢在牛肚上。

牛依然僅僅抬起半個身子，又癱軟地跌了下去。

這時，他的心才從車水那事上回過來了。他注意到了他那可憐的牛：流着白沫，沒有一「打回」。

「這怎麼得了！怎麼得了！」他急得亂轉；巨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冒出來。突然，眼前一陣黑，他便昏迷地倒在那牛脚下。

他的喉內，似乎格格地一直在響着：

「……牛，……我底牛？……」

註一：牛轡，是一件木製的農具，像牛張弓形，牛水耕田時用以安置在牛的頸上。

註二：「幫車」，是指那旱乾時買來幫助車水的牛。

（太白一卷一號）

北平的風度

徐 訥

除非不是智識階級，北平是一個離開了使人想念，居住着使人留戀的地方！

但是，那些想念與留戀北平的人，是沒有一個人能說出北平的好處的！

這唯一的理由，就是北平是他們的世界，不信，你可以到那邊的電影院、公園裏、市場上去看，他們的服裝會讓你知道一切，他們個個人憑他們的個性，憑他們環境裏學習來的那些「第三種的才能」，盡可能的奇特，盡可能的特別來滿足他們的「超人」的慾望！頭髮長到三尺，衣服上滿是顏色，路人目他爲畫家；拿一只凡啞林，用手指一面撥一面走，大家公認這是音樂家；拿着書一面看一面上電車，這是學者。……他們的衣服以着爲漂亮，式樣自己造的，顏色是自由配的！

在街上，把自行車踏得快，配上紅的帽，花的絨衣，飛一般的追電車，或者一隻手拉著電車走，或者掠過了女生的包車，再回頭看她兩眼，或者是一直跟到她的家。這就是漂亮與出奇！

他們可以將白皮鞋塗上紅的顏色秋天穿，舊皮鞋後跟敲鐵釘，這在上海是只有印度巡捕

用的，但在北平，可以在水門汀上加勁的響着，引起女人的注意，顯耀他們衣服的風流與態度的風流；他們可以十來個人打扮得特別別的在馬路上攜手橫走，高唱着美國電影上傳來的歌曲，或者大聲地談論些女人的經驗與心得，辯論些政治的見解（除了太明顯的反動）思想的問題，以引起別人了解你所長的地方。

洋車的式樣與新舊是不一的，警察也不會干涉車夫的比赛，所以坐一輛新亮異常飛快地掠過別人的車子（尤其是女子的），脚下使勁踏着鈴鐺，這也是一件「出衆」的地方！在電影場開演以前，聚着許多人高聲談話，或者牽着好些同志，在夾道上走，或者是遙遠地隔着許多坐位大聲地招呼朋友，又或者留票在門口給別的朋友，後來者就用電影字幕請在座的出來！還有在公園裏，聚合大堆人馬去看女人，圍着茶桌大聲地討論各色各樣的問題，拿一本書讀，或者租一堆畫報來看，或者寫你的情書，這都是可以的，至於披着長長頭髮在斜陽中在花叢中畫畫，與拿些鏡箱在攝取名花與美人，這些都是藝術家！三海的湖中，夏天在荷花叢中，帶着你的情人去划船，你可以引起許多人的羨慕；如沒有女人，那怪聲地唱着叫

着，再或者帶着你專長樂器或是留聲機，於是岸上的人會注意，湖中的人會看你，看你是多少年紀？多少美麗？再看你光怪陸離的衣服上表現米突尺還是詩篇？

此外北平所有大部分的飯館的菜單，電影場的票面，冰淇淋與麵包的價目，是完完全全合於這一種人的能力的！一二個少數的爲婚嫁大事與官僚洋人用的都在特殊的地域，在特殊的情景中存在，所有熱鬧的流動的社會全是形形色色的那一種人！如果你有興味將北平的大學中學小學以及寄宿舍、公寓、會館等的數目與住家的職業去查一查，那麼你對於我上面的種種的敘述，不但將信決不是幽默的誇張，而且也會知道，這個世界之屬於那一種人決不是偶然的。在那個世界裏的一切，一出北平，立刻就不能存在！如果在上海、廣州、紐約、巴黎、倫敦、香港，馬路上可以看報，等電車的時候可以看書，這已經是很少有的機會；而衣服態度行動等如果是這樣浪漫與自由，那不是要請到巡捕房去，就是請到瘋人院裏去的！如果是在小鎮小市，譬如杭州、濟南、寧波、蘇州等的地方，那立刻就會把你看作奇異的動物，會圍攏許多許多看變戲法一樣的人羣，使你一步都不能走的。

是的，只有北平是他們施展才能的地方，也只有北平是他們的世界！這個世界，闊人們去會覺得一切不夠繁華，而所有的繁華場都參有衣服不整齊舉止不君子的青年，實在是礙事，窮人那邊去豪無事情可做，除了已經不是窮人的西崽外，只有拉洋車是他們的出路。而其價格之便宜尤爲世界之首！

凡是不屬於那一種的，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過慣了，或者你有了正確意識，明顯的立場，那對於北平的悠閒緩慢就會覺得可憎。

你看，大學教授上課要遲十來分鐘，有時候遲二十分鐘，甯使在落課時候再拖長時間的！那般小市民，整天整晚可以在飯館裏耗着的，喝着茶，談些天，打一個瞌睡，茶館裏更不必說，一坐大半天是常事，裏面有說書的人，講些彭公案，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故事，一講就是好幾個鐘頭，這些茶館還是爲窮人們設的；要是上等的，那裏面有票友在唱，票友大半是公子小姐一流人物，對於舊劇是有十二分研究的人，他們每天在茶館裏唱給人聽，並不是爲賺錢或是什麼，只是一方面以戲會友，一方面則借此以消悠閒的歲月罷了。茶館方面供給

茶與點心，而也因他們而多有了些一定的主顧，在沈從文先生的記丁玲女士文內，說到一個公寓掌櫃之愛好文學之雅態，這在熟識北平的人是不以他爲故意的誇大的；茶館掌櫃歡迎一定的顧主與滿足他舊戲藝術之愛好，甚至自己就是白唱的票友的也不在少數；這些就是所謂雅態的流露！

其次你還可以看到飯館裏之預備胡琴爲顧主們拉唱，公園裏預備成千成萬的桌椅與躺椅預備顧主們整年整月的用，這就可看到閒情別緻的來處。然而更甚的還是浴堂。我說了實話，那不知道北平的人以爲我是在故意裝腔作態。迎合幽默的趣味來作自己稿費的收入；但是你儘可以那麼想，不過一方面不妨請一個北平人招呼你去洗一次澡，請你不要預先給他暗示，那他會在早晨八點鐘叫你起來預備，洗臉，吃點心，把你該換的衣服包好，於是出發，到胡同口該買一聽香烟，四包好的茶葉：二包龍井，二包香片。到浴堂大概是九點半的左右，於是你們叫伙計把茶泡來，把衣服脫光，用大毛巾披上，這樣，你們可以談了，談些風風雅雅的事情，抽抽煙，伙計會一次次給你手巾揩臉；一直到十一點鐘。這才洗盆的叫他

們放水，洗池到樓下，一個半鐘頭以後，大家方才出浴，於是揩乾了身體，漱漱口，圍上乾的毛巾，這樣，該修脚的修脚，理髮的理髮，刮臉的刮臉，這一來大概三點鐘左右了，於是你們叫伙計去叫，吃大館子可以打電話，小館子在附近，他可以爲你跑一趟，你愛吃什麼有什麼。當然，叫四兩白乾或玫瑰助助興，這是雅人的雅事；酒醉飯飽以後你可以睡一覺，一小時或者二小時。醒轉來以後，茶與手巾當然不可省，嘴內無味，於是你的朋友會拿錢叫伙計去買「幾串冰糖葫蘆」來的，或者順便買些花生、柿子、蘿蔔。於是笑笑說說，天已大黑；再打電話給你別的朋友。到東來順涮一次羊肉，今夜梅蘭芳的洛神是雅人們不得不去的雅集！而某某茶室的姑娘，朋友，這才有勁兒啦！

話一滑又到洗澡的題外，然而，這些題外正是與洗澡難以分離的事情。你不要以爲這些排場是出乎那一種人的算盤的。事實上，這樣在浴室裏二個人整整一天的吃喝洗推，「裏兒包最」不過是上海一點鐘的汽車的費用！而梅蘭芳坐價不過二十分鐘汽車的代價！此所以那一種人那個世界裏可以盡量的悠閒！

市場上買零吃的，隨時隨地你可買一點吃，轉彎雜耍場上逛逛就可以過去一二個鐘頭；電影場在開幕二點鐘前早有人在，一點零吃的東西，一本小說，或者是同一個異性坐坐談談，等開幕的來到，這是任何時候你都可以看見。此外書攤邊來回的溜，整天一本一本的翻，一天之中每個人可以有幾次，但可以不一買一書；這在上海是絕對沒有的事吧！其次隨時隨地都有人在地上放一塊布，布上面放着一兩樣舊貨在買，你可以看到十分之七八過路人都要注意一翻，拿起來看看，或者「蔴菇」了一翻的，這顯見得賣者買者的空閒了。但凡此種種都沒有什麼大可怪，當你在太廟後面的城邊看到那些整天提着鳥籠閒散的人們。

在小市民中，鋪子的掌櫃，肉店的刀手，提鳥籠的朋友，你可以看他們臉上的筋肉，十分之九是已失去了收縮與伸張的能力，他們笑容與怒容都已經是完全相同，你再看他們動作吧，脚步與手勢是千篇一律在同速度下緩慢的移動，你有天大的要緊的事情託他，他是誠實得半點也不變舊態的；你有天大的警訊告他，他是會好像看慣聽慣的生疏般的，毫不改一絲一毫的平面與面容與同速度的動作。

固然，這些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那一種人，但凡此種種，是那一種以外的人看了不會滿意的情境，這是毫無疑義的！其所以合於那一種人的緣故，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十二分表現得浪漫的遲緩呢！

馬路上，注意起來，很少會讓你發現一個是在直線的像有目的走法的那一種人，他們不是看異性，就是看好玩的東西；東西被那一種人買的就有許多變化，譬如說太闊的東西當然買不起，那麼看看也是好的；次闊的東西看中了可以儲蓄一點來買，或者等家裏錢到薪水發出或稿費領到時候來買，這當然也要看，至於第三種東西，大多數是隨看隨買的。此外，許多新式的東西，新來的精巧的外國貨，他們買不起，可是想談談的；正如小家女子們愛談流行時裝一樣，他們談起來都好像用過似的：他們將自己的智識，與汽車廣告一合併再加上樣子間窗外的觀察，（他們當然是聰明的噯！）於是他們在咖啡間座就談起，下一年的新福克與新別克的特徵。式樣是新畫派的作風。不過這種汽車是應當停在新派的建築才合式，能夠調和；說這話的人當然對於美學有研究的了！有的會說這種式樣是抄襲法國「媽得媽得

「派的畫意，這種畫風太缺乏情感的要素，所以他不喜歡這種汽車；（其實誰也沒有送給他！）這似乎是畫家了；有的會說這種汽車內部的構造，因為「欠特姆」的材料不同，所以「立息司等斯」少，所以「柴拉的輪子」就快，所以這可以比舊汽車省一萬四千一百二十分又四分之一的力量，他說得好像這等省力的地方是他發明的一樣，你能不想信他是一個有工程知識的麼？有的呢，因汽車說到了社會，說到美國福特廠的組織，說到勞資的衝突，說到失業工人的增加，說到了牛奶倒到河裏去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於是說到革命的尖銳化，也說到那一種人轉變，於是說到前期某雜誌的經濟論文與小說，從內容說到形式，說到代價，說到了囊中銀元的來歷，於是慷慨之地，再喝一杯咖啡，付出那囊裏的款項。不但對於汽車如是，對於任何東西都是一樣，他們由自己聰慧的觀察，從百萬萬哩外的現象界本質界講來講去，還是自己個人的自由與娛樂，言語是思想，這已是在科學上證明的了，所以他們在路上曲線地東看西看的一點講來，他們腦筋永遠是不定的幻想，這些幻想是永永脫離不了「左」「右」的搖擺的！這搖擺固然不久必須決定，但是在北平的街上，他們的確還可以這

樣自由地搖擺些日子的，這就是他們愛北平之故了！

看不慣的人真會生氣！馬路上一對對青年男女在走，不坐車子當然是好的，即使你們沒有事做，馬路邊看看也儘管看看吧，但偏偏還有一種遲緩的事情，比方說男的愛去公園，女的愛看電影，突然在馬路撇扭起來，於是女的氣着要各人幹各人的；男的說既然你愛我，應當同我一起，女的要說爲什麼你不跟我？或者女的一氣走了，於是男的追上去，女的無理，只是站住了不說話，於是男的安慰她，解釋影戲怎樣不好，又說公園裏太陽和空氣於她的身體怎樣有好處；女的還是不理，於是男的自己走了，而女的站在那兒却不走；於是男的又不得回頭看看，終於又折回來安慰她……這樣的蹩蹩扭扭、直到太陽落山或影戲散場時還堅持着是常事，二小時三小時不等。你想，住慣北平的對於上海馬路上機械的，理智的，死板的東西怎麼會不討厭？北平是滿街滿弄都有詩意與愛情的！此外，三四個或有五六個人在走，一見面在馬路上常常會有一兩小時的會話的，如果是談談別後的景況到還可原諒，而一談常常纏到永不想做，或永不實現的理想或幻想上，或者是學理上碎瑣的事情；不知北平的

絕不相信吧？

但是這還算不了什麼，比這討厭與可憎的正多。你看兩邊房子很低，人行路有時比正街還寬，上面滿是食物攤，小雜貨攤，來往車子不多，許多人抬着頭在看太陽的角度，雲的顏色，或者數着星粒，許多在看小攤，有的張着嘴，捧着碗在喝豆汁，杏仁茶，牛骨髓，炒米，有的在買水菓，小販們拿一根鷄毛帚四面的打，多美呀！公園裏，妓女們整天都在，老媽捧着衣服。隔一二小時就在泥的磚的，絕沒有抽水的毛廁坑裏換一套出來搖擺；女生們，你看她們交際誰廣？來來往往向男子低頭，招呼，談話！男子站在路旁，眼球像戒指上寶石般死看來往的女子，早晨大家在「推推」「拿拿」打太極拳，夜裏，樹蔭深處，一對一對的，在自己占據的椅子上接吻。（北平的椅子都有分座的鐵擋，非常結實，想躲下是不容易的；附告是泥地上也長不起青草。）這在上海並不是沒有，但是上海公園的建築，每處都是四通八達。誰都要走過來的，而且樹林的矮小也太乏詩意。北平是到處有大的樹木，還有琉璃瓦可以生公主騎士的幻想。而且，那兒的公園幾乎是分區般的隨便游客一樣，兒童有兒童

的地方，交際有交際的地方的。所以在某個尖角上可以靜靜地被一對對戀人在一排排距離得剛剛好的椅子上作擁吻的默競，創造出五點鐘的全世界紀錄！

你在北海可以看海鷗的飛，你在泰廟可以看烏鴉的飛，這是多麼遲緩，家家人家有大樹來供烏鴉來叫幾聲，叫得緩緩的慢慢的像烏龜的爬，自行車上都喜歡裝長聲的喇叭，後面輪邊愛加一點硬紙，走起響得非常佳妙，立刻可以使人想到騎的人不是爲便利而是爲「玩」。黃昏時「賣醬豆腐，醬蘿菔」的，夜裏買「羅漢賽梨」的；磨刀用的長「喇叭」聲音，剃頭擔的「等……」「等……」的鐵夾聲音，以及熱天裏賣雪花酪的賣冰的「鏘鏘」有調的銅碟聲音，這些在那一種人聽來都是非常美妙，可以引起非凡詩意的聲音。凡未去北平，而在大光明戲院看影戲，去年的音樂會裏聽到「北平胡同曲」的，想都要憧憬北平胡同的美妙了。「北平胡同曲」作者是住在北平有十多年的一位外國音樂家。他對於北平真是愛極啦，他在屋裏聽慣我上述的聲音，外加上門時常聽到的騾夫們「劈喇——劈喇」的耍鞭子的聲音，春天風箏「嗡嗡」的聲音，以及弄角弄頭孩子們抽陀螺的聲音，冬天狂風中駝鈴的

聲音……於是由他藝術家特有的頭腦幻想那天堂的風光，於是在鋼琴旁邊叫中國的Boy一次二次送白蘭地與香檳構成了美得無可形容的曲子，把北平「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胡同描寫得輕快，活潑，甜蜜……盡我所有的美麗的字眼，也形容不出的風光，於是在東亞最講究的大光明戲院演奏，使去過北平的人想再去北平，未去過的想就去，於是全堂掌聲雷動起來了！你要是真去了，你立刻會知道所謂「北平胡同曲」正是最能有敏銳感覺的「第三種耳朵」從外面吸引聲音來而用「第三種頭腦」幻想出來的東西。他是騰雲駕霧的「超人」，他一切的幻想離開人與社會，他不會從「蘿蔔賽梨」的聲音想到叫的人正是在大雪地裏顛抖着在走，而爲的是他家裏三四口人的生存，他只想到叫的聲到是存在他鋼琴的每一個音鍵上面；他不會從「醬豆腐，醬蘿蔔」的老頭兒千篇一律的聲音，想到那老頭兒整個的生命是在這個聲音存在有幾十年之久，他只想到何以會有一張嘴能同他鋼琴一樣，喊出一定拍子的聲節？於是從這個音鍵這個聲節上幻想出聖瑪利與耶穌的聲音？於是天國就在他的眼前，於是我們幾十年喊着「醬豆腐醬蘿蔔」的老頭兒一旦就做了天堂裏披粉紅色大袍的聖者。在金地上

玫瑰花叢裏獻給上帝第一萬三十五個不上床的姨太太的胭脂了；而那大雪下顫抖着的「蘿蔔賽梨」也許就做了那姨太太的阿弟在桃色的地毯上同那聖者行握手或接吻的雅禮了。

在故宮裏，我是看見四幅進貢的畫過，要是大人先生們舞弊案沒有舞弊進這四幅畫，則大家終還可以看到（當然不出錢，暫時還不行！）這畫是四幅，或者是在幅裏分爲四節的，我記不起來，總之牠是描寫四季農家樂的藝術的，他把農夫畫成「紅粉雪白」的臉兒，比現在時裝公司掛着還要華麗的衣裳在個個人身上穿着，稻田上是比極司斐而公園還要清潔與美麗，打稻的割稻的工作好像是非常舒服的事情，你看他們個個臉都浮着笑容；旁邊的婦女是比月份牌的時裝女郎還要嬌嫩，說是皇帝養得出這樣女兒，我都不相信！旁邊在撒嬌的孩子是比法國公園用現在科學養成的大英或大美國的孩子還要活潑與美麗；夏天裏所表現的只是風吹着華麗的綢衣，太陽「樂」得毫無，冬天是大家毫不好顫抖，冷縮，我倒沒有數太陽畫了一百個還是一千個。（有人看到時，請代數一下，當以第十萬次航空「或別的」救國獎券一張爲贈。）憑我的能力也難形容，百聞不如一見，大家去看爲是，看畫還有五十萬元可得，機會

不再，活過資本主義時代，憑你聰敏的腦筋也不會有了。

你看這畫被皇帝保留到如今，足見皇恩對於這畫的宏偉，但「北平胡同曲」之被有錢人在大光明鼓掌，除了時代上統治者的變換，是毫無半點分別的！同時，假如一個農夫看到這幅春夏秋冬的樂事，他將認為是論語（亦古亦今）提倡「幽默」（亦古亦今）的效果，在他大尋開心了！北平胡同曲使我肉麻之處也在這裏，代表「北平胡同曲」稍左稍右情調之北平的第三種人無論是態度行為思想，是多麼安定、舒服、遲緩，也許是一種美麗，你可以在這「北平胡同曲」裏知道大半了。

那一種人是要「自由」與「個性」的，是要「超人」與「出衆」的，是要「出類」與「拔萃」的，所以他們的「見解」時常就帶上了以最精通的書本知識，以顯他的本事；這種事情，只有那一種人看得慣的。在以前，秀才們三句不離本行，文明戲裏可以常看，動不動就背四書五經與八股者流，在我們看起來是「酸」，在他們同行看起來就不同了。那一種人的興趣也是一樣，他們自己以為是高超出俗，實際不過「酸秀才」之流亞吧了。

種種，像戒指上寶石，說得醜些像死魚眼珠似的男女互看的眼睛，同都市比起來不夠敏捷，同鄉村比起來則不夠健全與真樸！那從景山或北海塔上望下去的像印度遊僧香盤裏的煙暈，同工廠區裏與海港上的黑烟比起來是不夠迅速與急切，同鄉村的炊烟比起來則不夠素實，自然與純潔；那些叫賣的同大都市比起來則缺乏力量，同小鎮市比起來則缺乏實用；那些隨路嬉戲買閒食的學童同上海電車裏比起來則不夠認真，同鄉村比起則缺乏健實；同那或明或暗的不平均的路燈，吊膀子用的特別的自行車上喇叭，洋車上出奇的鈴鐺。以及奇醜奇懣的土路接着柏油路大道，……處處代表着這個都市的畸形發展，而象徵出那一種人的酸氣！

（文學三卷一號）

關外雜錄

霜花

是大雪新晴的一天早晨，庭前的老樹忽然換上一套白色的新裝，好像春天到來了。

莊 錯

『可不是梅花開啦？』我說。

『真是南方人的口氣，這時候那有梅花，那是霜花呢。』琳望着窗外，又笑道：『結了霜花，樹枝兒好像披上一層輕紗。』

『可不是，比堆在枝頭的雪要好看多啦。』

野外的樹林才好看呢！那怕是梅花林，也沒有開得那樣均勻，那樣玲瓏的。

『我不信，我們瞧去。』

於是踏着上的積雪，匆匆地下了南崗，走進鐵路公園一帶的樹林裏。我們迷失在一片的白茫茫的花霧之中，人在霜花叢下走着，好像聞到一陣陣奇妙的冷香。

『琳，誰說不是我故鄉的梅林呢！』

我不禁大樂，而琳只微笑着。她小心地攀着小枝兒，好容易才折下一枝美麗的霜花。

『給你作紀念罷，』她悄悄地說。『將來回南方，忘了梅花，不要忘記這霜花。』

可是霜花在她的手裏融化了，消逝了。我接過來的只是一枝不折不扣的枯枝兒。

「霜花是這樣容易消逝的啊！」

琳的心受傷了，眼睛噙着淚。

我把枯枝兒藏在衣袋裏，安慰她道：

「雖然消逝了，可是我會永久地保存着。因為這是一種人生的贈獎。也許在將來的回憶裏，是永遠不會凋殘，永遠像未折時一樣的美麗。」

在海上

才開凍的初春的海，在船頭怒號。被碰碎了的浮冰，有時濺進船欄裏。高高的船桅好像刺破低低的凍雲，雲隙漏出怕冷的疲倦的月亮。

在渤海的海風中爬着的輪船甲板上，到處瞧見那笨得像苦竹頭樣的，給破棉袴裹得緊緊的脚；舊的皮帽連着厚的棉衣的人體，蹲着，背倚着各人自己的小包袱。不能睡覺，只靜悄悄地抵抗透骨的海風。我偶然伸一伸脖子，便瞧見對面的一雙發光的眼睛。瞧不上三幾趟，那眼睛微笑了發出悶沉沉的聲音：

「你先生也是到東三省？」

「對了。今天的船多擠啊！」

「不，不擠！」他反對着。「事變以前人還多，成千成萬的人都往關外，關外去！先生，關外是咱們吃飯的地方呀。」

「不是都回來了嗎？」

「可不是。回來的是有，可少，去的更多。我時常說，大夥兒顧到口來便顧不得命了。我覺得這人有味兒，便和他談起來，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我是老百姓。我在大連、長春、吉林、哈爾濱、大黑濱都就過。也到西安煤礦當過小工。日本人來了，甚麼都變了。活兒不易找。這兒也撞見找活的人，那兒也撞到找活的人，活兒倒沒有了。那知道日本人也是窮的；想到東三省來發發財。這且不說，只說咱們中國人罷。餓肚子還不算，又要受日本人的氣。」

「那是在哈爾濱，有一天，我坐火車上顧鄉屯，碰到日本兵檢查。人家說滿洲國人的，

沒有事，我說：中國人！就吃耳光！那日本鬼子還說：馬鹿！你中國人馬鹿！我回來想，讓他們日本鬼子要殺便殺，要逮就逮去，中國可不是完了？我還就在這裏幹嗎？當亡國奴，又找不到活兒，還不趕快回老家，老家那邊才是咱們中國呢。那末我回家了。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到了家，也覺樂意，十幾年沒有信的老伴兒，還活着，笑嘻嘻地瞧着我。我問她：你這十幾年是怎麼過的？她說：糊裏糊塗就過了啦。我想也對，一天過了又一天，可不就活下去了嗎？不過，往屋裏瞧瞧，苦啦，半個鹽蘿蔔也不知道要吃多久，都毛了呢！』

他過了一會說：

『耽家半年，瞧瞧不行，比十年前光景還難捱。地方又鬧土匪，又鬧水災，種田是沒有快樂日子的。自古道，亂世出兇年，可不錯。吃苦的還是老百姓。我到處找活兒，那裏有？瞧見旁人，大家是一夥一夥上碼頭，往外跑。我想想，待家可不是事。和老伴兒要了那隻手鉤兒，就悄悄地又跑出來了，我自己打算，還是上東三省罷，走熟路。如果日本人要怎樣就讓他怎樣罷。現在的世路，可管不了許多了。你先生想想，要是有別的法子，誰樂意再上這

東三省。這叫沒法的事兒呀！」

「可不是！」我只有同意他的話。

「先生可知道，」他忽湊到我耳朵上低聲說，「咱們中國幾時才打日本，聽說不打呢，可是真的？咱們中國人到甚麼時候才有出頭日子呀？」

是甚麼時候呢？

我呆望船外的初春的海濤在黑夜掙扎着，呼號着。

萬泉河

(人間世一卷九號)

同樣的地方，想像的要比親歷其境有味兒。我與萬泉河，就是這樣。

萬泉河是瀋垣消夏的一個好地方。有清淺的水流，低拂的柳絲，香噴噴的荷花；還有姑娘們的情影；也還有小販們在叫賣餛飩、香瓜、以及粉水似的冰糕。……

可是這一切我都不知道，我旅居瀋陽的時候，只聽見說，「九一八」事變後，萬泉河寂

寒了一整年。直到開凍之後，柳芽兒放青的時候，方才有人去散步。他們好像太膽小，駭怕日本兵，又怕遭胡子，悄悄地來而又悄悄地走了。不過，仍有一二個大膽的「瀋陽詩人」，在報屁股上，發表他們絕俗的游興，大加讚美萬泉河的嫩柳，以及柳烟裏的流鶯。——其實他們不一定去欣賞過，做詩罷了。

接着夏天到來，萬泉河又再熱鬧起來了。有日本馬戲，有野檯戲，還有賣藝團，唱落子班等等。賣茶賣汽水的也搭了布棚兒，有座位，而且鋪着雪白的桌布。又是一番「太平景象」。這也還是聽人家說的。因為我雖然在沙陣與蠅羣的襲擊中，平安度過了瀋陽的夏天，可是我沒有去逛萬泉河。並不是不想去，而是拙不巧。第一趟，還未曾跨出大門，天空已經佈滿了雲陣，又是轟雷，又是閃電，好像馬上會下傾盆大雨。這雨，結果給狂風席捲而去，而我的遊興可再也提不起來了。

第二趟呢，已經走到大南關，又給一位朋友拉住。他說：橫豎是日本鬼子的世界，沒有中國人的份兒，有甚麼逛的！況且剛才紅袖頭（偽滿的軍隊）和日本人吵起來，日本兵偏袒

日本查票員打紅袖頭，中國人一齊起來打不平，又給日本馬隊彈壓下去。事情怕會鬧大起來啦。

這樣的，我又只好不去了。

不多幾天，事情果然鬧大。就在那馬戲場，演出弱者抗爭的一幕。十二個日本人活活給紅袖頭打死。這事本不足為奇，日本兵下屯時常給種地的老百姓繳械，打死，沒有一排人以上不敢上街。然而這一遭是發生在日本人自信能統制的紅袖頭，那有嚴密組織，甚至連排長都是日本人的武裝部隊裏，可見東北民衆的憤怒是達到甚麼程度了。這一隊人當然變成反日的一支力量。而這種情形，兵變，是時常見到的。

扯得太遠了，說回來罷。這事情發生之後，萬泉河馬上布滿了飛機，馬隊，還有暗探，在中國人中「工作」起來。遊人因而絕跡。萬泉河又沉寂下去了。只有那抗爭的血痕，將永遠留在萬泉河的綠草上。

所以，一直到離開瀋陽，我始終沒有見萬泉河的美麗的夏天。

但是萬泉河的冬天，我是瞧見過的。那是在濃冬，一個大風雪的薄暮。我那天是到兵工廠找一位朋友。因為他未曾下班，我冒着風雪沿一條小河瞎走着。那小河就是萬泉河。全凍結了的河面，蓋上約有半尺來深的積雪。如果沒有那低低的長橋，橫躺在雪地裏，我以為是一片荒涼的平野。平野上立着幾顆枯黑的老柳樹，給寒風括得在發抖，在悲鳴。有時，從瞧不見的村莊裏，飛來三兩聲夜狗的狂吠。大風雪不顧一切的，任情狂舞，長嘯。

這是我心眼中的萬泉河，是抑鬱而又帶怒的。

現在夏天又快到了，江南已是這樣的旋旖。不知道萬泉河又是怎樣呢。那抗爭的血印還留在河邊的綠草間嗎？也許已經給風雪刷干淨？也許那血痕會變成不可抗的力量，戰勝一切強暴者，將長留於東北的大草原上？

（人間世一卷十號）

三種船

葉聖陶

一連三年沒有回蘇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一點空閒，就去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無非是送一點錢給看坟的坟客，讓他們知道某家的坟還沒有到可以盜賣的地步罷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蘇州人上坟本來大都坐船，天氣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氣充塞的河面上暢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確是非常舒服的事情。這一趟我去，僱的是一條熟識的船。塗着的漆差不多剝落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殘廢的樣子。問起船家，果然，這條船幾年沒有上岸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膠住在淺淺的河浜裏，那里還有甚麼生意，更那里來錢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碼頭上迎曉風送夕陽的份兒，要想上岸，就好比叫化子做壽一樣困難。因為時世變了，近地往來，有黃包車可以代步，遠一點到各鄉各鎮去，都有了小輪船，不然，可以坐紹興人的「瑤瑤船」，也並不比小輪船慢，而且價錢都很便宜。如果沒有上坟這一件事情，蘇州城裏的船只怕要被劈做柴燒了吧。而上坟的事情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經改變到三年上一趟坟了。

蘇州城裏的船叫做「快船」，同別地的船比較起來，實在是並不快的。因為不預備經過

甚麼長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淺，船底闊而平。除了船頭是露天的以外，分做頭艙中艙跟艙篷三部分。頭艙可以搭高來，讓人站直不至於碰頭頂。兩旁邊各有兩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紅綠的明角燈，明角燈又挂着紅綠的流蘇。踏脚的是廣漆的平板，普通六塊，由橫的直の木條承着。揭開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儲藏庫。中艙也鋪着若干塊平板，可是差不多密貼船底，所以從頭艙到中艙得跨下一尺多。中艙兩旁邊是兩排小方的窗子，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來，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用明瓦，或者在拼湊的明瓦中間鑲這麼一小方玻璃，後來玻璃來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艙同頭艙艙篷分界處都有六扇書畫小屏門，上面下面裝在不同的幾條槽裏，要開要關，只須左右推移。書畫大多是金漆的，無非「寒雨連江夜入吳」「月落烏啼霜滿天」以及梅蘭竹菊之類。中艙靠後靠右攔着長板，供客憩坐。如果過夜，只要靠後多拼一兩條長板，就可以攤被褥。靠左當窗放一張小方桌子，桌子旁邊四張小方櫈。如果在小方桌子上放上圓桌面，十來個人就可以聚餐，靠後靠右的長板以及頭艙的平板都是座頭，小方櫈擺在角落裏湊數。末了說到艙

篷，那是船家整個的天地。船篷同頭艙一樣，平板以下還有地位，放着鍋竈碗櫥以及鋪蓋衣箱種種東西。揭開一塊平板，船家就蹲在那里切肉煮菜。此外是搖櫓人站立着搖櫓的地方。櫓左右各一把，每把由兩個人服事，一個當櫓柄，一個當櫓繩。船家如果有小孩子，走不來的躺在隔桶裏，放在翹起的後艙，能夠走的就讓他在那里爬，攔腰一條繩縛着，繫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裏去，後艙的一旁露出四條圓棍子，一順地斜並着，原來大概是護船的武器，但後來轉變爲裝飾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門板柱都用廣漆。所以沒有他種船上常有的那種難受的桐油氣味。廣漆的東西容易揩乾淨，船旁邊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懶惰，船就隨時可以明亮爽目。

從前，姑奶奶回娘家哩，老太太望小姐哩，坐轎子嫌得吃力，就喚一條快船坐了去。在船裏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妨，又可以吃茶，吸水煙，甚而至於抽大煙。只是城裏的河道非常髒。有人家傾棄的垃圾，有染坊裏放出來的顏色水，淘米淨菜洗衣服洗馬桶又都在河旁邊，使河水的顏色跟氣味變得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時候還浮着肚皮脹得飽飽的死貓

或者死狗的屍體，到了夏天，紅裏子白裏子黃裏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觀。蘇州城裏河道多，有人就說是東方的威尼斯。威尼斯像這個樣子，又何足羨慕呢？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之類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裏舒服，以外儘不妨馬虎，而且習慣成自然，那就連抬起手來按住鼻子的力氣也不用化。城外的河道寬闊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鄉各鎮去，或逢春秋好日子遊山玩景，以及幹那宗法社會裏的重要事項——上坟，喚一條快船去當然最爲開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館裏所比不上的，特稱「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樣繁多，菜以外還有種種點心，一頓吃不完。非正式地燒幾樣也還是精，船家訓練有素，出手總不脫船菜的風格。拆穿了說，船菜的所以好就在於只豫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和，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有牠的真味，教人吃完了還覺得饑饉地。倘若船家進了菜館裏的廚房，大鑊炒蝦，大鍋煮雞，那也一定會有坍塌的時候。話得說回頭來，船菜既然好，坐在船裏又安舒，可以看望，可以談笑，也可以狎妓打牌，於是快船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那時候，游手好閒的蘇州人還沒有識得「不景氣」的字眼，腦子裏也沒有類似「不景氣」的想頭，快船就充當了適應

時地的幸運兒。

除了做船菜，船家還有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就是相罵。相罵如果只會防禦，不會進攻，那不算稀奇。三言兩語就完，不會像藤蔓一樣糾纏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純是常規的語法，不會應用修辭學上的種種變化，那就即使糾纏不休也沒有甚麼精采。船家跟人家相罵起來，對於這三層都能毫無遺憾，當行出色。船在狹窄的河道裏行駛，前面有一條鄉下人的柴船或者甚麼船冒冒失失地搖過來，看去也許會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罵的口吻進攻了：「你瞎了眼睛嗎？這樣橫衝直撞是不是去趕死？」諸如此類。對方如果有了反響。那就進展到糾纏不休的階段。索性把搖櫓拄篙的手停住了，反覆再四地大罵，總之錯失全在對方，所以自己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弄到動武，他們認為男人盤辮子女人挺胸脯並不屬於相罵的範圍。這當兒，你得欣賞他們的修辭的才能。要舉例子，一時可記不起來，但是再聽到他們那些話語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從沒有想到話語可以這麼話的，然而惟有這麼說，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種種的成分。編輯人生地理教科書的學者只怕沒有想到吧，

蘇州城裏的河道養成了船家相罵的本領。

他們的搖船技術因爲是在城裏的河道訓練成功的，所以長處在能小心謹慎，船跟船擦身而過，彼此絕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風固然也會拉篷，遇到順風固然也會張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別種船上的駕駛人來，那就不成話了。他們敢於拉篷或者張篷的時候，風一定不很大，如果真遇到大風，他們就小心謹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坟必須經過的石湖，雖然吳瞿安先生曾經做詩說，「天風浪浪」甚麼甚麼以及「羣山爲我皆低昂，」實在是一個並不怎麼闊大的湖面，旁邊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陰曆八月十八，許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燒香的。船家一聽說要過石湖就抬起頭來看天，看有沒有起風的意思。等到進了石湖，臉色不免緊張起來，說笑也都停止了。聽得船頭略微有汨汨的聲音，就輕輕地互相警戒，「浪頭！浪頭！」有一年我去上坟，風在十點過後大起來，船家不好說回轉去，就堅持着不過石湖。這一回難爲了我們的腿，來回跑了二十里光景才上了坟。

現在來說紹興人的「瑤瑤船」。那種船上備着一面小鑼，開船的時候就噹噹噹噹敲起

來，算是信號，中途經過市鎮，又噹噹噹噹敲起來，招呼乘客，因此得了這奇怪的名稱。我小時候，蘇州地方並沒有那種船，甚麼時候開頭有的，我也說不上來。直到我到甬直去當教師，才同那種船有了緣。船停泊在城外，據傳聞，是同原有的航船有過一番鬥爭的。航船見牠來搶生意，不免設法阻止。但是「噹噹船」的船夫只管硬幹，你要阻止他們，他們就同你打。大概交過了幾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紹興人的敵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們在水面上來去自由了。中間有沒有立案呀登記呀那些手續，我可不清楚，總之那些紹興人用腕力開闢了航路是事實。我們有一句話，「麻雀豆腐紹興人」，意思是說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紹興人，紹興人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試把「噹噹船」跟航船比較，就可以證明紹興人是生存鬥爭裏的好角色，他們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自有所以然的原由。這看了後文就知道。且讓我先把「噹噹船」的體製敘述一番。

「噹噹船」屬於「烏篷船」的系統，方頭，翹尾巴，穹形篷，橫裏只夠兩個人並排坐，所以船身特別見得長。船旁塗着綠油，底部卻塗紅油，輕載的時候，一道紅色露出水面，同綠

色作強烈的對照。篷純黑色。舵或者紅或者綠，不用，就倒插在船梢，上面歪歪斜斜寫着所經鄉鎮的名稱，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製作也將就，只要河水不至於灌進船裏就算數。橫一條木條，豎一塊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補綴一樣，那是不在乎的。我們上旁的船，總是從船頭走進船裏去。上「噹噹船」可不然，我們常常踏在船邊，從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中間，把身子挨到船裏去。這因為船頭的艙門太小了，要進去必須彎曲了身子鑽，不及從船邊挨進船去來得爽快。大家既然不歡喜鑽艙門，船夫有人家託運的貨品就堆在那里，索性把艙門堵塞了。可是踏上船邊很要當心。西湖划子的活動不穩定，到過杭州的人一定有數，「噹噹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牠的活動不穩定也就跟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勢，讓重心落在踏着船邊的那一隻腳上，然後另外一隻腳輕輕伸下去，點着艙裏鋪着的平板。進了艙你就得坐下來。兩邊靠船邊擱着又狹又薄的長板，就是坐位，這高出鋪着的平板不過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來就得聳起你的兩個膝蓋，如果對面也有人，那就實做「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軀幹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頭觸着篷頂，你免不了起僂促之感。先到的人大

多坐在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空檔裏，這雖然是出入要道，時時有偏過身子讓人家的麻煩，卻是個優越的地位；透氣，看得見沿途的景物，又可以輪流把兩臂擱在船邊，舒散舒散久坐的困倦。然而遇到風雨或者極冷的天氣，船篷必得拉攏來，那地位也就無所謂優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沒在含有惡濁氣味的陰暗裏。

「噹噹船」的船夫差不多沒有四十以上的人，身體都強健，不懂得愛惜力氣，一開船就拚命搖。五個人分兩面站在高高翹起的船梢上，每人管一把櫓，一手當櫓柄，一手當櫓繩。那櫓很長，比較旁的船上的來得輕薄。當推出櫓柄去的時候，他們的上身也衝了出去，似乎要跌到河裏去的模樣。接着把櫓柄挽轉來，他們的身子就往後頓。彷彿要坐下來一般。五把櫓在水裏這樣強力地划動，船身就飛快地前進了。有時在船頭加一把槳，一個人背心向前坐着，把牠扳動，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聽得河水活活地向後流去，奏着輕快的曲調。船夫一壁搖船，一壁隨口唱紹興戲，或者互相說笑，有猥褻的性談，有紹興風味的幽默諧語。因此，他們就忘記了疲勞，而旅客也得到了解悶的好資料。他們又歡喜同旁的船競賽，看見前

面有一條甚麼船，船家搖船似乎很努力。他們中間一個人發號令說「追過牠」，其餘幾個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會兒直衝出去，一會兒倒仰回來，好像忽然發了狂。不多時果然把前面的船追過了，他們才哈哈大笑，慶賀自己的勝利，同時回復到原先的速率。因為他們搖得快，比較性急的人都歡喜坐他們的船，譬如從蘇州到角直是四九路，同樣地搖，航船要六個鐘頭，「瓊瓊船」只要四個鐘頭，早兩個鐘頭上岸，即使不做甚麼事，身體究竟少受些拘束，何況船價同樣是一百四十文，十四個銅板。（這是五年前的價錢，現在總得加多了。）

風順，「瓊瓊船」當然也張風篷。風篷是破衣服，舊輓聯，乾麵袋等材料拼湊起來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因為船身不大，就見得篷幅特別大，有點不相稱。篷杆豎在船頭艙門的地位，是一根並不怎麼粗的竹頭，風越大，篷杆越彎，把袋滿了風的風篷挑出在船的一邊。這當兒，船的前進自然更快，聽着嘩嘩的水聲，彷彿坐了摩托船。但是膽子小一點的人就不免驚慌，因為船的兩邊不平，低的一邊幾乎齊了水面，波浪大，時時有水花從艙篷的

縫裏潑進來。如果坐在低的一邊，身體被動地向後靠着，誰也會想到船一翻自己就最先落水。坐在高的一邊更得費力氣，要把兩條腿伸直，兩隻腳踏緊在平板上，才不至於脫離坐位，跌撲到對面的人的上去。有時候風從橫裏來，他們也張風篷，一會兒篷在左邊，一會兒調到右邊，讓船在河面上儘畫着曲線。於是船的兩邊輪流地一高一低，旅客就好比在那里坐幼稚園裏的蹺蹺板，「這生活可難受，」有些人這樣暗自叫苦。然而「擋擋船」很少失事，風勢真個不對，那些船夫還有硬幹的辦法。有一回我到甬直去，風很大，飽滿的風篷幾乎蘸着水面，雖然天氣不好，因為船行非常快，旅客都覺得高興。後來進了吳淞江，那里江面很闊，船沿着「上風頭」的一邊前進。忽然呼呼地吹來更猛烈的幾陣風，風篷着了濕重又離開水面。旅客連「哎喲」都喊不出來，只把兩隻手緊緊地支撐着艙篷或者坐身的木板，撲通，撲通，三四個船夫跳到水裏去了。他們一齊扳住船的高起的一邊，待留在船上的船夫把風篷落了下來，他們才水淋淋地爬上船梢，濕了的衣服也不脫，拿起櫓來就拚命地搖。

說到航船，凡是搖船的跟坐船的差不多都有一種哲學，就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

反正總是一個到，要緊做甚麼？到了也沒有燒到眉毛上來的事，慢點也無啥。所以，船夫大多銜着一根一尺多長的煙管，閉上眼睛，偶爾想到才吸一口，一管吸完了，慢吞吞捻了烟絲裝上去，再吸第二管。正同「噹噹船」上相反，他們中間很少四十以下的人。煙吸暢了，才起來理一理篷索，泡一壺公衆的茶。可不要當做就會開船了，他們還得坐下來談閒天。直到專門給人家送信帶東西的「擔子」回了船，那才有點兒希望。好在坐船的客人也不要不緊，隔十多分鐘二三十分鐘來一個兩個，下了船重又上岸，買點心哩，吃一開茶哩，又是十分一刻。有些人買了燒酒豆腐乾花生米來，預備一路獨酌。有些人並沒有買甚麼，可是帶了一張源源不絕的嘴，還沒有坐定就亂攀談，挑選相當的對手。在他們，遲一點到實在不算一回事，就是不到又何妨。坐慣了輪船火車的人去坐航船，先得做一番養性的工夫，不然，這種陰陽怪氣的旅行，至少會有三天的悶悶不樂。

航船比「噹噹船」大得多，船身開闊，艙篷作方形，木製，不像「噹噹船」的那樣只用蘆蓆。艙篷也寬大，雨落太陽晒，船夫都得到遮掩。頭艙中艙是旅客的區域，頭艙要盤膝而

坐，中艙橫攔着一條條的長板，坐在板上，小腿可以垂直。但是中艙有的時候要裝貨，豆餅菜油之類裝滿在長板下面，旅客也只得攔起了腿坐了。窗是一塊塊的板，要開就得卸去，不卸就得關上。通常兩旁各開一扇，所以坐在艙裏那種氣味未免有點難受。坐得無聊，如果回轉去看船篷裏那幾個老頭子搖船，就會覺得自己的無聊才真是無聊。他們的一推一挽距離很小，彷彿全然不用力氣，兩隻眼睛茫然望着岸邊，這樣地過了不知多少年月，把踏腳的板都踏出腳印來了，可是他們似乎沒有甚麼無聊，每天還是走那老路，連一株草一塊石頭都熟識了的路。兩相比較，坐一趟船慢一點悶一點又算得甚麼。坐航船要快，只有巴望順風。篷杆豎在頭艙跟中艙的中間，一根又粗又長的木頭。風篷極大，直拉到杆頂，有許多細竹頭橫張着，吃了風，巍然地推進，很有點氣派。風最大的日子，蘇州到甬直，三點半鐘就吹到了，但是旅客到底是一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者，雖然嘴裏嚷着『今天難得』，另一方面卻似乎嫌風太大船太快了，跨上岸去，臉上不免帶一點悵然的神色。遇到頂頭逆風，航船就停班，不像「噹噹船」那樣無論如何總得用人力去拚。客人走到碼頭上，看見孤零零的一條船停在

那里，半個人影也沒有，知道是停班，就若無其事地回轉身來。風總有停的日子，那就航船總有開的日子。忙於寄信的我可不能這樣安靜，每逢校工把發出的信退回來，說今天航船不開，就得擔受整天的不舒服。

(太白一卷七號)

芙蓉城

羅念生

燕京城像一個武士，雖是極盡雄壯與尊嚴，但不免有幾分粗魯與呆板；芙蓉城像一個文人，說不盡的溫文，數不完的雅趣。芙蓉城的地基相傳是西王母大發慈悲，用香灰在水面煉成的；城中從來不敲五更，因為敲了便會沈沒；不信，掘地三尺便可見水，好像歷城一樣到處都是水源。這城在一個高原的盆地中央，四圍環繞着「蒼鬱千山峯」。西望灌縣的雪嶺猶如在瑞士望阿爾伯斯山的雪影一般光潔。春天來時，山上的積雪融化了，洪水暴發，流到一個極大的堰內；堰邊築着一道長堤，防範這水氾濫。這堤比黃河的堤防還更堅實，還更緊要，特

派一員縣令治理；倘若疏心一點，那座城池頃刻就會變作汪洋。堰邊的水力比起奈阿格拉瀑布的還強；磨成水電，全省可以不燒柴炭。從這堰口分出幾十支河流，網狀般會萃在岷沱二江，芙蓉城就在這羣水的中央。穀雨時節，堤邊開放一道水門，讓清亮的雪水流下盆地給農家灌溉。這些農田多是方方塊塊的，有古井田的遺風，也就像我們頂新派詩人底「整齊主義」一樣美。這兒的土壤很肥沃，一年計有三次收穫；今天割了麥，明天便插秧，眼見黃金換成翡翠。這兒也許冷，但冷的不讓結冰；也許吹風，但不准沙石飛揚；也許有塵埃，但不致污穢你的美容；這兒雲多，雲多是這兒的光彩：「錦屏雲起易成霞」，所以南邊的隣省叫做「雲南」。

「蜀先人肇自人皇」，在很古時代，就有人想到西方的「古天府」；但那時無路可通，「秦開蜀道置金牛」，才闢了一條「金牛道」。後來發見了西方有靈氣，「大耳兒」據了芙蓉城南面稱尊；至今少城內還遺存一座金鸞寶殿，恍惚京師的太和殿一般尊嚴華麗。不久，又有一位風流皇帝在馬嵬驛拋了愛妃，逃到「天回鎮」：他望見那兒有一團異氛，忙命太子

返旆興師；自己却跑到芙蓉城樂享天年。如今改朝換代，還有人覺得那兒山川險峻，可攻可守；所以我們的國父戎機不順時，想進去閉關休養；長勝將軍「匹馬單刀白帝城」，也逗留在那邊疆上，一心想進駐蓉城。

芙蓉城對穿九里半，周繞四十里。從孟昶開端，城上遍植芙蓉，碩美鮮豔。「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昔稱繁華」。中央有少城，也有一座煤山。西南角石牛寺旁有塊「支機石」，高與人齊，略帶青紫，相傳是織女的布機墜下人間；還有一塊尖銳的「天涯石」，生在寶光寺，象徵遠行人的壯志。城中古蹟要數文翁興學的「石室」，君平算命的卜肆，揚雄的「子雲亭」和他鈔太玄經的洗墨池。

西郊外可尋訪相如的古琴臺，在市橋西岸，也就是文君當爐滌器的地方。北門外可望鳳凰山，滿生着青蔚的梧桐。山旁有駟馬橋，相如當日豪語道：「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附近有昭覺寺，寺大僧多，古柏蒼翠，明代的「和尚天子」曾在那兒選高僧輔佐諸王，可知名器的隆重了。

東關外有望江樓，不亞於黃鶴樓的舉目空曠：前人有半邊對字，缺少下聯：『望江樓，望江流，望江樓上望江流，江樓千古，江流千古。』旁有一口古井，每個名士，每個遊人都要取點井水來品嘗；因為多才多色的薛濤的香魂潛沒在井中，所以這水就香艷名貴了。江上頂好玩是端午的龍舟競渡：名士，美人，觀客，重重疊疊聚在江邊；耳聽火炮一響，龍舟鳴金擊鼓奔向綵舫；忽然一隻酒醉的水鴨從舫上飛下，羣龍怎樣奮勇也擒不住它。江水流到峨嵋山麓，轉變黑了，特產一種美味的墨魚。相傳東坡洗硯台染黑了的。

南郊不遠就到武侯祠。祠有幾抱大的古柏，傳說是孔明親手植的，恍惚像孔林的枯檜。這老柏有些靈怪，不逢盛世，不發青枝。祠內竹林修茂，氣象森威；先帝的衣冠墳像一個山頭，橫斜着楠木幾本。正殿上有付扁聯：『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殿旁古式的草亭裏存放着空城計彈用的古弦琴，亭週題滿了名句，還記得幾字：『問先生所彈何調，居然退却十萬雄兵？』想司馬氏見了，當如何懊惱。到如今依然祭祀隆重，時有過客瞻拜；廟宇重修，正樑是千里外運來的一根「烏木」。

南門口有一道長拱的石橋，很像頤和園的十七洞橋。「萬里橋西一草堂」，逆流西上，行過很長的蘆花小徑，直通「草堂寺」。寺門很古雅，兩旁題着「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你見了也必心中榮幸，充滿了無邊的詩意。石砌上的苔痕，垣牆外的野草，虬幹的古梅，清幽的竹徑，都是杜公從前的詩料。堂前有一方很深的池塘，塘內養着許多魚鱉，有的白鯉已長到「丈大丈長」。如果你拋下一塊麵餅，那些魚會成團起來吞食，嘴皮伸到水面有茶碗樣大，吞起東西來「通通」地響。一個暮春晚上，杜公在池畔吟詩未成，忽覺青蛙叫得煩膩，他用朱筆在蛙的頭上點了一點，封它到十里外去喚「哥哥」：所以如今草堂寺的青蛙頭上有一點紅痣。逢到四月十九「浣花節」，你可邀約良朋，泛舟到草堂，擺一檯「浣花宴」，醉酒賦詩，極盡雅人雅事。

出寺不遠就到百花潭，又叫浣花溪：水涯竹木叢生，天然幽韻；這溪水用來濯錦，格外鮮明，薛濤會取這水製造十色箋。「百花潭水卽滄浪」，後人因愛慕這名句，在溪邊的柏林裏年年春天舉辦「花朝會」。全省的花卉寶器都送到那兒賽會，遠近的人都愛到那兒觀賞。城

內的戲園，茶社，酒肆，商場，和音樂，武藝，球戲等娛樂都移到花會去。整天有成千成萬的遊客觀花玩景；會場內笑聲與管絃合奏，美色與名花鬥豔，婦女們更有別樣的心事，進青羊宮道院去摸弄青羊，許下求嗣的心愿。你高興可以到處遊玩，有何首烏，有靈芝草，江安的竹器，精巧玲瓏，峨山的「帽尖」，清甜適口。倦了，你踏進酒家酌飲幾杯，別忘了當爐的美人。醉後，你醺醺的在十里花圃中息芳香，看美色，這豔福幾生修到！

芙蓉，你的自然美妙，你的文藝精英，我還不會描出萬一。願你永葆天真，永葆古趣，多發幾片綠葉，多開幾朵鮮花；別給樓高車快的文明將你污穢了，芙蓉！

自跋：我有次乘驢到西山踏雪，那位驢夫從戎遊過四川，他頻頻向我讚嘆蜀中風景：「喝，那才是真山真水啦！……呵唷唷！……先生，北京簡直不成，……你瞧，那雪裏的西山還不是那笨頭笨腦的，一點兒也不秀氣。……呵唷唷！我這輩子再也別想進川了。……喝，那才是真山真水啦！……」這是驢夫隨心吐出的詩話，我因想起蜀中的風物值得介紹。昨晚夢歸故鄉，見幾對鸞鷺在嫵媚的江邊覓食，心中莫名的高興，起來便寫就

這文。

(人間世第十六期)

獄中記

襪衫

這是風雨交加的一天。十月季候，外面也許秋涼了吧，然而我們這裡，還是炎夏，充滿了汗氣臭氣和熱氣。

大家都靜默着。二十五個關在一間兩丈見方的黑牢里，像二十五具死屍存放在一座破廟似的，死一般的沉寂。可是每張焦急而憂慮的臉面上，却都分明在說：『該死該活，早些發落吧！』突然，打破沉寂喊出一串聲音，那是看守班長在叫人名。接着便是『八號』『六號』『十一號』『四號』四個尖銳的答聲。和擦擦的開鎖聲。鎖開了，被叫的人都出來了，其中有一個便是我，有二人是和我同處解來的。鐵窗上頓時挂上許多隻眼睛，亮的，也可說是幽暗的。他們是在給我們祝福呢，還是擔憂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他們此時的注意，向日葵似的，

都朝着我們了。而我們呢，死是活，也不知道，只是莫奈何的癡立着。大家都窒息着，大家都在希望着什麼。『把公家毯子和飯碗擎出來！』班長又大聲說了。隨手交給我們每人一張收據紙，使我們簽了字，於是誰也明白是怎麼會事，窗裏人笑，窗外人也陪着笑了。

『老居，恭喜你上中央飯店了。』

『唉，我們不知還能在那里相見不？』

『唉，唉，我們，我們，……。』

同房的，七嘴八舌向我說着。但等不及我給他們安慰三言兩語，已經五花六綁，被帶走了。甫入囚車，憲兵班長遞給我們一人一份判決書。在顛簸中，邊談邊看，知道陳判無期，楊判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而我可說僥倖，僅得一手之數。另一人見我們看完，便將他的一份交給老陳，說道：『先生，請你瞧瞧這上面說些什麼？』陳瞧了，告他：『你是逃兵嗎？判了你六個月。』這兩句話，可不是好玩的，頓時他臉色變白了，直白到脣尖，兩眼直瞪着現出比流淚更慘的神氣，從此呻吟訴苦之聲，直把我們送到監獄。他說他雖是逃兵，可是并沒穿

軍服，佩軍章，也沒冒充過，也沒拖械，也沒什麼什麼。他又說，不管寬不寬，六個月實在太長，不知能否活得出來。最後他問陳判多久，陳答無期。他不懂無期是什麼，小楊解釋說：『那就是說，民國末年放他出獄，而我十五年，總算謝謝天，還有個期。』說了笑着。逃兵聽了，大概明白無期比十五年是多點，而十五年與六個月是有個距離。但是六月六月的還是念着，且仍不斷的長吁短歎。

入監後，經一二科分別堂問一通，即收監。乍進獄所，便不由人毛骨聳然。十步一門，五步一柵，都是鐵的。窗內聽見脚步声，探頭探腦的露出些灰白瘦削的面孔，幷問：『喂，喂，來瞧，來瞧，來了新客。』的輕語聲。隨後，我們四個被分開了，我經送入×監十六號房。常見房屋整潔，空氣也不惡，頗滿意，與同房難友交談數語，便合衣而寢，一面籌思着我的『五年計劃』。

夜深，窗外雨仍未停，簷下滴滴的。也不知天意爲我們被難者抱屈而泣呢，還是想用此涓滴沖洗人間的一切罪惡，恥辱哩。

遊記

暴風雨前夜的柏林

小 默

都市交響樂猶帶巷戰的喊聲，

金銀夜氣裏閃爍着熾紅的幽霾。

我惘然置身人天決勝的陣地，

熱望的海潮一夜又生。

——流轉中一節——

柏林，一個充滿着矛盾的合成體（Complex），現在和未來在酣戰着。

在柏林，像在其他工業大都會那樣，運動和速率統治着。牠的北區有林立的煙突，全城給街上電車，高架電車和地底車的密網聯絡起來。在機械的偉大的搏動，車輪雷電似的奔馳之下，人們的血不能自己地在加速度衝擊着。

然而，乍從沙羅吞堡（Charlottenburg）車站下車的旅客，同時即會看見柏林的另一面，稍舊而十分潔淨的建築物，整齊寬闊，遍種着樹，時有廣場和園林間着的街道，使你感到恬靜，舒暢。及至踏上普魯士邦立圖書館瞻仰一下，或跑進Lustgartenplatz附近任一個畫廊或博物館略事徘徊，你立刻會感到是置身在一種偉大，沈潛和嚴肅的氛圍中，而想過一輩子的蠹魚的謐靜的生活。星期休假的時候，跑到柏林的近郊，那藤蘿繚繞，四周雜種着花樹的別墅式的房子，那白榆或松樹構成的疏林，那整齊的田野，更有些地方有湖光山色或古教堂的塔影點綴着，這一切又使你忘記了回頭坐幾分鐘的車便是世界有數的工業都市。

假如你是一個稍留心的觀察者，不久你更會發現柏林的又一面：首先你會發覺你的二房東是那樣寒酸，慳吝甚或有點尷尬。其次，叫化子之羣的音樂彈奏或不成調的歌聲一天至少

有好幾回從院子送到你的樓窗來。漸漸連街上伸着手乞錢的失業男女，胸上掛着寫明失業多年的牌子的青年，和手裏牽着一條狗，臂上纏着黃布帶的大戰犧牲者，都會映到你的眼簾裏。更或跑到工人蒼萃的城北去，黃瘦的面孔，骯髒的衣服和笨重破舊的黑靴，灰舊的樓房之外還有許多木屋，使你不相信這還是柏林。

晚上的城中心區又是一番氣象：霓紅燈通亮了以後，弗得力街和庫夫斯天丹（Kurfürstendamm）一帶擠滿了衣服都入上流的男子，姿態都裝作下流的女人。黃金的異響，肉底歌聲，酒精毒底抽搦，歇斯的里亞的顫動，唇脂底紅色的爆裂，造成爛熳的不夜之夜。平常的咖啡店，酒排和舞場之外，還有特殊爲男人或女人而設的異樣的窟穴；意大利匈牙利的飯館之外，還有中國的雜碎館和日本的料理館。

假如你從弗得力街向着亞力山大廣場走，霓紅的燈光漸漸少了，行人也少了，不過在陳列窗櫺的前面或街角還時有一個或兩三個豔裝的女人在那裏張望着，蹀躞着，時送來一兩聲男女的諠笑。從亞力山大廣場再北去，一直走到維定（Wedding），街上只有暗澹的電燈，在

街上站着徘徊着的女人還是有的，然而服裝更不入時，隨便塗抹的脂粉更不能掩蓋那瘦黃的雙頰了。

在晚間十二點鐘以前，那一帶下等的啤酒館還是開着，暗黃的燈光，劣等煙草所噴出的煙以及酒精，德國香腸，油膩，和臭汗所蒸發出來的水汽交織成的惡霧中，露出一些工人裝束的動物，或跟同伴滔滔的談話，或獨自不斷的舉盞牛飲，一盞乾了之後又是一盞。他們見你進來，醜紅的臉龐會泛出驚訝的微笑，他們中有人會說出一聲“Kina”（德國工人們多讀China爲Kina）“Japan”或“Manchourei”（滿洲），有些座客會放下報紙走到你的桌邊來，詰問爲甚麼中國打不過日本。他們白天在工場，在社會中咬着牙齦忍受的一肚子悶氣，給酒精燃着了，有時化做惡冒，甚至兇毆。

威廉街是政府機關所在地，銀行和大商店也集中在那一帶，黑白紅三色的國旗在那裏飄揚着。西區却是卍字旗的世界，許多酒館門口交叉着黑卍字的紅旗，閱報處的窗櫺陳着希特勒的相片和“Angriff”（進攻報）一類的報紙，附近站着兩三個褐衫的青年，“Hail Hitler”

的喊聲，在街上隔幾分鐘就可以聽見。但是，一從亞力山大廣場北去，所見的又是另一個世界，卍字的符號漸漸的減少，三枝箭和鐮斧的符號漸加多。即在亞力山大廣場的旁邊已屹立着一座喚做 *Lobknechtshans*，插着紅旗的樓房，樓下是販賣合法的和非合法的社會主義文獻的書店，樓上就是德國共黨的大本營，廣場上走着坐着的人們中總有政府的暗探和便裝的工人衛隊。從亞力山大廣場走去不遠，還有一間工人的夜校，只要化二十芬尼便可以在那裏上兩點鐘的課，聽社會主義的宣傳，或學習外國語——英語，俄語，以至中國語。置身那裏，會使你錯認是夢游蘇聯。

柏林，一個充滿着矛盾的合成體，現在和未來在酣戰着。恰巧在其中一場戰爭快要分勝負的當兒，榮幸得很，我跑到柏林來了！

★

★

★

★

但是初到柏林的頭兩個月，我還是過着清靜的生活。我所住的他方位在柏林南郊，喚做里斯頓拉德 (*Lichtenrade*)。那裏的房子雖然比不上那富人別墅所在的綠林村 (*Grünwald*)，

但倒還整齊幽雅。我住的房子是新舊兩層的樓房，雖不能稱做別墅，却也有花園圍着。房東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我跟一個同鄉租住了樓下兩間房子，樓上住着一個中學教師和他的家庭，還有一間屋子住着一個老姑娘。園的一角還有一座小房子，主人B先生是一個破產而又失業的中產階級，他的太太是有一半的中國血統，兩個兒子都已進大學，大兒子學的是中國語言，我們因為附近沒有飯館，而B太太又會做肉燒葷子和木樨肉之類的中國飯，我們一天三頓都吃B先生家裏的包飯，我還請他的大兒子幫我補習德文。利斯頓拉德離柏林頗遠，進城要先坐近郊火車，然後換高架電車，坐街電車要費一個鐘頭才可以到柏林的中心區，我朋友又很少，所以除了到普魯士邦立圖書館借書還書之外，輕易也不進城。那時恰值暑假快要開始，在近郊雖說不上道暑，然夏日鄉居讀書，已實現了我多年求之不得的夢想了。我那時過的是很規則而又很悠閒的生活。一清早便給園裏的鳥聲或街上的運啤酒的馬車聲吵醒了，一天做七八個鐘頭的工作，疲乏的時候，便跑到園子裏去散步一下，窗畔的玫瑰花叢，籬笆間開着的小花，和從籬笆隙裏窺見的過路的鄉間少女的情影，都給我以一種愉悅和舒

散。晨間有時我便拿着書本和一支紅鉛筆，跑到門口的階石上坐着念，直到陽光把我晒熱了才跑回屋裏去。中飯後，把那活動的百葉窗落下來，屋裏恍如黑夜，我舒舒服服睡半個鐘頭的午覺。晚飯後的散步也是我們的日常功課，或者穿過田野跑到較遠的樹林去，或者沿着大道信步到車站爲止，看三兩成羣的村中人，帶着歡悅和倥傯的臉色回來。漸漸日長天熱，夏天真個來了。我們早晨起來便挾着報紙跑到松林中，把衣服脫下，光穿一件游泳衣，躺在草上晒太陽。時在日光西斜的時候，屋子裏頭坐得不耐煩了，也會在附近的樹蔭下用我的功。村野都靜悄悄的，只有送來一陣山羊嚼草聲，和刈麥的機器聲。每到星期日或節日的時候，利斯頓拉德熱鬧許多，道上可以見到好些面生的城裏的人，有些荷着背囊，預備一天消磨在松林和田野裏。夕陽下去的時候，到車站的路上添了許多人，他們手裏拿着的不是一束鮮花便是一籃的蘋果或西紅柿。後來我看到德國女傑盧森堡的獄中書札，才曉得利斯頓拉德和植物園都是她生平游屐常到的地方，在獄中還是念念不忘。

讀書的生活也很是愉快的，除了準備我的德文和社會科學的功課外，還讀一些德文文學

的書籍，歌德的浮士德，雷馬克的西線歸來，和多勒（Ernst Toller）的非戰的戲劇先做了我的德文補充讀本。我深深感到德國文學的偉大和深刻，并且從那裏學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土語，用來夾雜在我的幼稚的德語裏，常引起我的私人教師發笑。宏大的普魯士邦立圖書館也使我滿意，那裏的雜誌閱覽室和東方室，供給我以寫文章的材料，而外國的新書之多和到館之速，尤使看德文還要翻字典的我感到方便。

然而，美滿的兩個月的鄰居生活終留一點不痛快的黑點，因為這黑點我們不得不搬到城裏去住了。我們與房東老太太很少交談，與樓上的住客們相碰，也只彼此點頭招呼。但跟替我們包飯的B先生家庭不能不周旋一下。除了飯後照例要坐半個鐘頭作無聊的談話外，有時我的私人教師或他的全家還勸我們散步。他們着實是窮，連B太太和她的兒子們的衣履有時也不全，但他們却還撐着架子，談話中間常說起他們在通貨膨脹前的光榮和富裕。他們都是法國人和猶太人的憎惡者，但是我的私人教師便生就一副活像猶太人的面孔。他跟我們談話，除了做他父親的留聲機器外，便是談我們的同居「老姑娘」的長短，和誇示他的性生活。

問到他德國政治的情形，有時他却茫然不知所對。他的父親是全家人的神明，談起話來像是無所不通。他有時用教訓的口吻告訴我們他對於德國政治的見解——社民黨爲什麼應該詛咒，巴本爲什麼應該擁護，有時他却裝做「支那通」跟我們談中國的事情，由北京的老媽子（Amah）談到老子的學哲；有時更從亂堆着雜物的書櫃裏拿出一兩本前一兩世紀出版的書籍，來跟我們談學問。我的朋友還能忍耐，我却常常託故獨自辭歸。這還不打緊。七月底國會選舉期漸近了，德國的政潮變化一天比一天劇烈了，社會民主黨在普魯士邦的政權，像枯草一樣給巴本拈了去，國社黨却更活動起來。隨着國社黨的氣燄之增加，B先生對我們的面孔也拉長起來，B太太對我們的飯食的尅扣也越利害，他們的大兒子轉愛逗我們談起政治問題。從他的口裏，更知道B先生已把多年對德國國權黨（主張帝制的右黨）的信仰棄去，而準備投國社黨的票，並且希望做一個活動的議員；才好在勝利之後謀得一個位置。談起國社黨的政綱他却比我們還糊塗，只說許多人單因爲信仰希特勒而入黨的。舉行選舉的前幾天，利斯頓拉德也鬧動起來，卅字旗和黑白紅旗（德國國權黨的旗）統治着全村，別的黨旗寥寥可

數。我們樓上的教師本屬於社民黨，也不敢像往年那樣把三枝箭的紅旗掛出來。穿着褐色的制服的青年在村中大道上耀武揚威的走着。但是在國社黨和德國國權黨的紅紅綠綠的競選廣告中，還夾有多少社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簡單的標語。在這幾天中，B先生似乎洋洋得意，雪筴也抽多了一點，但對我們却不大說話。有一天早晨，我的教師告訴我，今天晚上國社黨的大將戈培爾博士要到利斯頓拉德來作競選的演講，會場定在我們街角的露天酒館。那天晚飯特別提早，B先生換上了星期日穿的衣服，襟上佩起卍字的徽章。

「L先生，C先生，一會去聽演講吧？戈培爾博士是我國數一數二的演說家和煽動家呢。」

我們只點點頭，以後便扯到別的問題去。飯後我和我的朋友先到松林中散步一會，然後對着那露天的酒館方向走。酒店的附近站着走着好些人，面上都露興奮的樣子，還有十個八個的褐色制服的S.A.和黑色制服的S.S.散佈着，作放哨狀。酒店門口擺了兩架汽車和好幾架電自行車。我們從門口張望了一下，那守門的S.A.狠狠的釘了我們一眼。掛在樹梢的燈光，

把園子照得通亮，擠得水洩不通的聽衆把講台也遮住了，戈培爾博士的尊容沒法可以瞻仰。我們繞到籬笆後側耳靜聽着。那時「德國高於一切」(Deutschland Ueberall) (國社黨黨歌)已唱過，「希特勒萬歲」也已山呼過，戈培爾博士開始講演了。他的聲音還響亮，每當他把聲音提高和加重時，台下便是一陣的“*Heil Hitler*”。他的演說詞大意除了替國社黨的政綱大吹特吹外，便是縷縷數敵黨的罪狀：

「國民們，馬克斯主義者執政十四年了，德國人所得到的的是貧困，失業，爲的是要證明他們的開山祖的資本集中和大衆貧困化的理論呵！」

這是戈培爾博士痛罵社民黨的最精彩的結論，聽衆自然跟着山呼「希特勒萬歲」，我們却歎「聽」止矣，不待他講完便回家去。

到了選舉那天，因爲「予生也晚」不曾目擊中國選舉豬仔議員的盛況，倒想在德國看看熱鬧。上午十點鐘我便跑到車站附近的投票所在的酒館去，選民們已開始投票了，酒館門口站着各候選大黨的黨徒，各持着本黨的廣告牌。監選員都是中年以上的頗體面的人，正悠然坐

着在喝啤酒。恰巧有一個熟人正在那裏投票，我由他得見德國的選舉票的式樣。那是一張長方形的白紙，分欄印着各候選黨的黨名，選舉人只要在他所欲選的黨那一個欄畫上一個×。我一霎眼已看見自第五黨以下就有好些奇奇怪怪的黨名，有一個黨簡直把牠所標榜的關於失業救濟的具體要求拿出來做黨名，長至十餘字。合計共有二十個黨左右。選民的神態也頗悠閒，與我後來在佛郎府所見的有異。中飯後我還特別乘街電車進城裏繞了一個圈，看看城裏的情形有甚麼特別。電車穿過了幾個世界——城南是卍字旗的世界，中間雜有一部分三枝白箭的紅旗；城北是紅旗的世界，社民黨與共黨平分天下；轉到城西來三分二是卍字旗，三分一是黑白紅旗。選民多半於上午投過票，指定投票的酒館門前頗為冷落。但是各黨機關門前的布標語却特別多，廣場上的閒人三五成羣在談論着。

選舉的結果，國社黨由第二黨躍做第一黨了，在第二天早餐的時候，B太太和她們的兒子們都很高興的告訴我，但B先生沒有在座，據說昨晚他要從無線電收音機聽選舉結果，捱到天亮才睡去。此後B先生一家對我們的態度漸不客氣，問我們借錢的時候也多起來，一若

希特勒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而也就是希特勒所鄙視的黃種人失敗那樣。理想的清靜的鄉居生活倒落得耳邊不能清靜，我們終於八月中旬離開了里斯頓拉德而搬到城裏去。現在希特勒上台已有一年多了，盧森堡女士所眷戀的里斯頓拉德的風物想還如故，恐怕B先生早已得了一官半職，恢復他在大戰前的闊場面，而他的公子們也在勞動營裏博得一個爲國服務的機會吧。

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末一次的寓所，位在動物園和庫夫斯頓丹附近，那正是城裏的燈紅酒綠之區，在我的街的前後就有一間專招待男子的酒館和一間專爲女人而設的咖啡館。我的寓所却是一間德國式的雜院，房客都是附近商店的下級雇員以至失業的工人。我往的屋子，簡陋得很，飯桌權當書桌，沙發就是睡榻。但是連房租，一天三頓飯一餐茶，洗衣，我每月只要付六十馬克，房東還替我縫綴，供給牙膏胰子一類零星東西，在德國碰着這樣慷慨的房東太太，真值得乘筆大書的。

我在上頭所以費筆墨把B先生和他的家描寫一下，只因爲他們是代表德國社會的一個階

層——希望希特勒造出奇蹟的一個階層，從他們的態度，我們可以明白希特勒，戈培爾之流的 Demagogue（煽動之詞）怎樣居然會攫取了幾千萬的羣衆。我這時相處的二房東的家庭顯然屬於德國社會另一階層，她遭遇着同樣悲慘的命運——貧窮，然從我博得的是同情而不是厭惡。她是一個中年的女工人，沒有正式結過婚，但她的死去的情人却遺下給她一個非法的兒子，已經快要二十歲了，在小商店裏當跑街。她名義上只認他做甥子，因為她已把他過繼給她的寡姊當兒子了。其實，他們兩母子是同住在一塊，對我也不諱言他們的關係，而且，她高興起來常對我誇耀的，不是過去的豪華家世，而正是她的情史——她對她的早死的情人不變的愛。她的姊姊一家都失業了，雖然有多少失業津貼，但許多時還要靠她幫忙。她因此時時對我訴說自己的負擔之重。可是，一當她的甥子或甥女跑到她家裏的時候，她總弄一頓肉給他們吃，走的時候她總掏出一點錢給他們。她對我簡直是當子姪看待，所以我也跟着她的甥兒們稱呼她做 Tante（姑母或姨母），她喚我的名字。我們吃飯是一塊在廚房喫的，她平素很省儉，自己常素食，爲着我的緣故，中飯總添一點肉，到禮拜天還買一隻鷄燒給我吃，

好的菜總強我吃一大半。假如我有一頓不在家吃飯，她就不大高興，她如上工去，她會留下飯菜和熱的咖啡或可給我。她一天除了在商店裏做八個鐘頭以上的苦工外，在家裏燒飯，洗衣，收拾房子以及替我和她的兒子甥兒們補綴。有一個星期日我領她到國家書廊去參觀，她就像鄉下人進城那樣高興。我有時把雷馬克的小說讀給她聽，她聽到幾要下淚。她也像其他德國人那樣取笑我們吃臭皮蛋，但卻沒有說德國甚麼都是好。她不懂得政治，但卻會罵希特勒欺騙，知道甚麼是「我們」的黨。

她的兒子漢斯是一個血氣未定的青年，他雖也有政治的意識，但他對於政治活動還沒有對划船踢球的愛好那樣在心。她的甥兒們却給我一種很深的印象。最大的甥子，是一個跛子，第二個女甥約瑟芬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常識及外國語却還不壞，從前是她的政治團體裏一個頗活動的分子，多年的失業壓迫使她頹廢起來，新近却與一個五十多歲的船長在小船上度同居的生活了。Tante不贊成她的最鍾愛的甥女兒的青春這樣子給人糟蹋了，常說不讓約瑟芬踏進她的門庭，但是當約瑟芬偶來探望她的時候，她却歡喜到像檢得了寶貝那樣，約瑟芬的

三妹安娜，從前在日本料理店當下女，愛上了一個西班牙人，不久她的情人便跑回故鄉去，斷無音訊，只留給她一個未週歲的小女孩，因此連工也歇了。五妹愛麗莎是一個患着心病和肺病的剛成年的少女，因為她的戀愛給她的母親阻止而更染有很重的歇斯的里亞。四弟維利和六弟菲力茲都是略受過教育的青年，但都沒有找到職業，有時做些散工，有時簡直在街上游蕩着，有時却替他們的政治團體做點工作。一家人除了母親和殘廢的大兒子外我都見過，他們各有各的個性和故事，但却是受同一的命運所支配，同是平凡的悲劇中的角色。他們見到我的時候，都很親熱地跟我招呼，瘦白多骨的臉龐上浮出的不是對待外國人的客氣，而是誠懇無邪的友誼。愛麗莎來看她的姨母的時候比較上多，她那種歇斯的里亞的叫喊和哭泣，常常不能自制的流露出來，她有一回還告訴我他們家裏的情形。她的老母怎樣漸漸喝起酒來。喝過後怎樣在家裏拿兒女們來出氣，怎樣不許她和她的男朋友來往，和怎樣幾回要攆她出去。在她的面前，我總感到人生的一種悲哀——貧窮和病苦相連着的悲哀。

我搬到城裏去後，朋友漸漸多起來。在中國人中間我碰見了黨人，豪華公子，每個月只

化三十馬克的苦學生，床頭金盡而還靠到處借錢來上舞場的「老柏林」……在外國人中間我認識了享盛名的學者，過着半非法生活的工人，賣淫婦式的德文女教師……我的生活漸漸由單調而變作多方面了。除了上圖書館和到性苑（Tiergarten）散步之外，我還參加種種的名人演講會，坐小咖啡館，到麗春湖（Lizensee）和凡湖（Wanssee）划船。天氣漸已由夏而秋了；德國的政局却一天比一天緊急起來，新選出的國會才召集便被巴平解散了，各政黨又準備作第二次選舉的鬥爭，國社黨和共黨的流血衝突無天不有報章登載，連柏林城裏的稍留心政治的中國人們都似乎緊張起來，見面常談論到希特勒的勝敗。在路上隨處可以看見五光十色的競爭廣告，各黨的黨徒隨處向人派傳單和求助競選費，但褐衫的國社黨人見了我們黃臉孔總不肯望一望。雖第二次選舉的日子快到了，有一天 Hans 的兒子回來告訴我，晚上他們的政黨有一個盛大的競選會，在雨天運動場舉行，約我去看。我已經在利斯頓拉德看過國社黨的競選會，却還想看看別黨的集會，所以我答應了他，還再約從前跟我在鄉間同住的同鄉前去。

我們一吃過晚飯就動身去，離會場還有一兩條街，便已密布着武裝軍警。到了會場附近，勞動者裝束的人擁塞路上，還有穿着制服的青年，兜搭赴會者買入場券。我們各化了十個芬尼買了入場券擠進了會場。那時演講還沒有開始，會場已擠滿了人，只樓下才擺有椅子，通都給人占據着了，一樓二樓三樓只可以站，但也差不多沒有空的位置，我們三個人好不容易才在三樓找到一處靠近欄杆可以立足的地方。樓下的講台上已坐着幾個像主席模樣的人，台前掛着旗幟和標語，在強烈的燈光下，萬頭攢動，與利斯頓拉德所見殊有大巫小巫之別。一會軍樂台上的雄壯而又沈着的音樂奏起來了，一隊一隊穿制服的成年工人和童子排着隊高舉起一色而式樣不一的大旗，吹着喇叭，打着銅鼓先後從外頭進來，一進會場，聽衆都站起來唱歌。音樂一止，便跟着呼口號。這幾萬的聽衆，這種聲勢，這種旗幟，這種顏色——這一切構成一種莊嚴而緊張的空氣，使我的血走得似乎格外快，使我斂着呼吸，使我有時毛管竦然。一會，開始有人報告，第一個主講人昨天到巴黎去，正趕搭火車回來，要十點鐘才可以到。跟着便是其他主講者的演講，有收音機傳送，倒還聽得清楚，我們耐心等着，有時還要

答旁人的問話。到了快要到十一點鐘的時候，一個主講人正在演講，主席不待他講完，便走出台前宣佈第一主講人已到場了，那演講者馬上中止，聽衆的情緒高漲極了，歷一刻鐘的雷動的歡呼和歌聲停了之後，便是一點塵墜下也可以聽見那樣的靜默，這是領袖的偉大！這是羣衆的偉大。第一主講者開始演講了，演詞和聲音倒還不錯。可是，我們來聽的目的只是爲看看熱鬧，所以不待他講完便從會場擠出來。這是我在德國頭一回感到的興奮，當時情景至今如在目前。

在選舉舉行那天的晚上，我也跟同幾個朋友去坐小咖啡館，我們雖然沒有等到完全揭曉就回去，但在咖啡館看到了一些屬於不同黨派的座客們怎樣聽着播音的報告，趕忙在紙上用筆加票數，那種着急的神情。那一回的選舉結果與前回稍有不同，國社黨雖得保留第一黨的位置，但減了一些票數，共黨倒增了不少的票。不久，我因爲要趕往佛郎府去入學，第三次選舉——國社黨剛執政權，國會剛被焚燒後的選舉——在德國政治中心的另一番情況，我不及見到，不無遺憾，但暴風雨前夜的雲奔電閃，也夠使局外人顫動懷悸了！

(文學三卷六號)

鴨窠圍的夜

沈從文

天快黃昏時落了一陣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氣真冷，在寒氣中一切皆彷彿結了冰，便是空氣，也像快要凍結的樣子。我包定的那一隻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時已泊了岸。從桃源縣沿河而上這已是第五個夜晚。看情形晚上還會有風有雪，故船泊到岸邊時便各處挑選好地方。沿岸除了某一處有片沙岨宜於泊船以外，其餘地方皆黛色如屋的大石頭。石頭既然那麼大，船又那麼小，我們皆希望尋覓得到一個能作小船風雪屏障，同時要上岸又還方便的處所。但可以泊船的地方早已被當地漁船佔去了。船上的水手，把小船上下各處撐去，鋼鑽頭敲打着沿岸大石頭，發出好聽的聲音，結果這隻小船，還是不能不同許多大小船隻一樣，在正當泊船處插了篙子，把當作錨頭用的石碇，拋到沙上去，儘那行將來到的風雪，攤派到這隻船上。

這地方是個長潭的轉折處，兩岸皆是高大壁立的山，山頭上長着小小竹子，長年翠色逼人。這時節兩山只剩餘一抹深黑，賴天空微明爲畫出一個輪廓。但在黃昏裏看來如一種奇蹟的，却是兩岸高處去水已三十丈上下的吊腳樓。這些房子莫不儼然懸挂在半空中，藉着黃昏的餘光，還可以把這些希奇的樓房形體，看得出個大略。這些樓房同沿河一切房子有共通相似處，便是從結構上說來，處處顯出對於木材的浪費。房屋既在半山上，不用那麼多木料，便不能成爲房子嗎？半山上也用吊腳樓形式，這形式是必需的嗎？然而這條河水的大宗出口是木料。木材比石塊還不值價。因此，卽或是河水永遠長不到處，吊腳樓房依然存在，似乎也不應當有何惹眼驚奇了。但沿河因爲有了這些樓房，長年與水鬥爭的水手，寄身船中枯悶成疾的旅行者，以及其他過路人，却有了落腳處了。這些人的疲勞與寂寞是從這些房子中可以一律解除的。地方既好看，也好玩。

河面大小船隻泊定後，莫不點了小小的油燈，拉了篷。各個船上皆在後艙燒了火，用鐵頂罐煮飯。飯悶熟後，又換鍋子熬油，嘩的把菜蔬倒進熱鍋裏去。一切齊全了，各人蹲在艙

板上三碗五碗把腹中填滿後，天已夜了。水手們怕冷怕動的，收拾了碗盞，就莫不在艙板上攤開了被蓋，把身體鑽進那個預先捲成一筒又冷又濕的硬棉被裏去休息。至於那些想喝一杯的，發了烟癮得靠靠燈，船上煙灰又翻盡了的，或一無所爲，只是不甘寂寞，好事好玩想到岸上去烤烤火談談天的，則莫不提了桅燈，或是燃一段廢纜子，搖着晃着從船頭跳上了岸，從一堆石頭間的小路徑，爬到半山上吊腳樓房子那邊去，找尋自己的熟人，找尋自己的熟地。陌生人自然也有來到這條河中來到這種吊腳樓房子裏的，但一到地，在火邊坐下，便是陌生人，即刻也就可以稱爲熟人了。

這河邊兩岸除了停泊有上下行的大小船隻三十左右以外，還有無數在日前趁融雪漲水放下的木筏。形體大小不一，較小的上面供給人住宿過夜的棚子也不見，一到了碼頭，便各自上岸找住處去了。大一些的木筏呢，則有房屋，有船隻，有小小菜園與養豬養雞柵欄，有女眷，有孩子。

黑夜佔領了全個河面時，還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腳樓窗口的燈光，以及上岸下船

在河岸大石間飄忽動人的火炬紅光。這時節岸上船上皆有人說話，吊脚樓上且有婦人在黯黯燈光下唱小曲的聲音，每次唱完一支曲時，就有人笑嚷。什麼人家吊脚樓下有小羊叫，固執並且柔和的聲音，使人聽來覺得憂鬱。我心中想着，「這一定是從別一處牽來的，另外一個地方，那小畜生的母親，一定也那麼固執的鳴着罷。」算算日子，再過十一天便過年了。「小畜生不明白只能在這個世界上活過十天八天。」明白也罷，不明白也罷，這是爲了過年而趕來在這地方死去的。此後固執而又柔和的聲音，將在我耳邊永遠不會消失的。我覺得憂鬱起來了。我彷彿觸着了這世界上這一點東西，看明白了這世界上這一點東西，心裏軟和得很。

但我不能這樣子打發這個長想，我把我的想像，追隨了一個唱曲時清中夾沙的婦女聲音到她的身邊去了。我彷彿看到了一個床舖，下面是草薦，上面攤了一床用舊帆布或別的舊貨做成髒而又硬的棉被，擱在被蓋上面的是個木托盤，盤中有把小茶壺，一個小煙盒，一塊石頭，一盞燈。盤邊躺着一個人。唱曲子的婦人或是袖了手捏着自己的膀子站在吃煙者面前，或是靠在男子對面床頭，爲客人燒烟。房子分兩進，前面臨街，地是土地，後面臨河，

便是所謂吊脚樓了。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臨河，可以凭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當船上人過了癩，胡鬧已夠，下船時，或尙有些事情囑托，或有其他原因，一個晃着火炬停頓在大石間，一個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記着，船下行時又來，」「好，我來的，我記着的。」「你見了順順就說；會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腳膝骨好了，細粉梢三斤，冰糖梢三斤。」「記得到，記得到，大孃你放心，我見了就說；會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細粉來三斤，冰糖來三斤。」「楊氏，楊氏，一共四吊七，莫錯賬！」「是的，放心呵，你說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會要你多的！你自己記着就是了！」這樣那樣的說着，我一一皆可聽到，且一面還可以聽着在黑暗中某一處咩咩的羊鳴。我明白這些回船的人是上岸吃過「葷煙」了的。

我還估計得出，這些人不吃「葷煙」，上岸時只去烤烤火的，到了那些屋子裏時，便多數只在臨街那一面鋪子裏。這時節天氣太冷，大門必已上好了，屋裏一隅或點了小小油燈，屋中土地上必就地掘了淺凹，燒了些樹根柴塊。火光煜煜，且時時刻刻爆炸着一種難于形容

的聲音。火旁矮板櫓上坐有船上人，木筏上人，有對河住家的熟人。且有雖爲天所厭棄還不自棄的老婦人，閉着眼睛蜷成一團蹲在火邊，悄悄的從大袖筒裏取出一片薯乾，一枚紅棗，塞到嘴裏去咀嚼。有穿着骯髒身體瘦弱的孩子，手擦着眼睛傍着火旁的母親打盹。屋主人有爲退伍的老軍人，有翻船背運的老水手，有單身寡婦。藉着火光燈光，可以看得出這屋中的大略情形，三堵木板壁上，一面必有個供養祖宗的神龕，神龕下空處或另一面，必貼了一些大小不一的紅白名片。這些名片爲那些好事者加以注意，用小油燈照着，去仔細檢查，便可以發現許多動人的名銜，軍隊上的連附，上士，一等兵，商號中的管事，當地的團總，保正，催租吏，以及照例姓滕的船主，洪江的木簿商人，與其他人物無所不有。這是近十年來經過此地若干人中一小部分的題名錄。這些人各用一種不同的生活，來到這個地方，且同樣的來到這些屋子裏，坐在火邊或靠到床上，逗留過若干時間。這些人在離開了此地後，在另一個世界裏還是繼續活下去，但除了同自己的生活圈子中人發生關係以外，與同在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人却彷彿便毫無關係可言了。他們如今也許死掉了，水淹死的，槍打死的，被外

妻用砒霜謀殺的，然而這些名片却依然將好好的保留下去，也許有些人已成了富人名人，成了當地的小軍閥，這些名片却仍然寫着催租人，上士，等等的銜頭。……除了這些名片，那屋子裏是不是還有比牠更引人注意的東西呢？鋸子，小撈兜，香煙大畫片，裝乾栗子的口袋，……

提起這些問題時使人心很激動。我到船頭上去眺望了一陣。河面靜靜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燈光已很少了，遠近一切皆只能藉着水面微光看出個大略情形。另外一處的吊脚樓上，又有了婦人唱小曲的聲音，燈光搖搖不定，且有猜拳聲音。我估計那些燈光同聲音所在處，不是木筏上的箒頭在取樂，就是水手們小商人在喝酒。婦人手指上說不定還戴了從常德府爲水手特別捐來的鍍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隻手理着鬢角，多動人的一幅畫圖，（想到這些時節我憂鬱起來了。）我認識他們的哀樂，這一切我也有分。看他們在那裏把每個日子打發下去，也是眼淚，也是笑，離我雖那麼遠，同時又與我那麼相近。這正同讀一篇描寫西伯利亞方面的農人生活動人作品一樣，使人掩卷引起無言的哀感。我如今只想想

像去領味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態，却用過去一分經驗，接觸着了這種人的靈魂。

羊還固執的鳴着。遠處不知什麼地方有鑼鼓聲音，那是禳土酹神巫師的鑼鼓。聲音所在處必有火燎與九品蠟，照耀爭輝，眩目火光下有頭包紅布的老巫獨立作旋風舞，門上架上有黃錢，平地有裝滿了谷米的平斗。有新宰的豬羊伏在木架上，頭上插着小小紙旗。有行將爲巫師用口把頭咬下的活生公雞，縛了雙腳與翼翅，在土壇邊無可奈何的躺臥。主人鍋灶邊則熱了豬血稀粥，灶中火光熊熊。

鄰近一隻大船上，水手們皆靜靜的睡下了，只剩餘一個人吸着煙，且時時刻刻把煙管敲着船舷。也像聽着吊腳樓的聲音，爲那點聲音所激動，忽然按捺自己不住了，只聽到他輕輕的罵着野話，擦了支自來火，點上一段廢纜，跳上岸到吊腳樓那裏去了。他在岸上大石間走着時，火光便從船篷空處漏進我的船中。也是同樣的情形罷，在一隻裝載棉軍服向上行駛的船上，泊到同樣的岸邊，躺在成束成捆的軍服上面，夜既太長，水手們愛玩牌的皆蹲坐在艙板上小油燈光下玩天九，睡既不成，便胡亂穿了兩套棉軍服，空手上岸，藉着石塊間還未融

盡殘雪返照的微光，一直向高岸上有燈光處走去，到了街上，除了看到從人家門簾裏露出的燈光成一條長線橫臥着，此外一無所有。在計算中以為應可見到的小攤上成堆的花生，用哈德門長烟盒裝着乾癟癟的小橘子，切成小方塊的片糖，以及在燈光下看守攤子把眉毛扯得極細的婦人，（這些婦人無事可作時還會在燈光下做點針線的，）如今什麼也沒有。既不肯冒險闖進一個人家裏面去，便只好又回轉河邊船上了。但上山時向燈光凝聚處走去，方向不會錯誤。下河時可弄糟了。糊糊塗塗的在大石小石間走了許久，且大聲喊着才走近自己所坐的一隻船。上船時，兩脚全是泥，剛攀上船舷還不及脫鞋落艙，就有人在棉被中大喊：「夥計哥子們，脫鞋呀！」把鞋脫了還不即睡，便鑲到水手身旁去看牌，一直看到半夜，——十五年前自己的事，在這樣地方溫習起來，使人對於命運真感到驚異，我懂得那個忽然獨自跑上岸去的人，為什麼上去的理由！

等了一會，鄰船上那人還不到他自己的船上來，我明白他所得的比我多了一些。我想聽聽他回來時，是不是也像別的船上人，有一個婦人在吊腳樓窗口喊叫的。許多人皆陸續回

到船上了，這人却沒有下船。我記起「柏子」。但是，同樣是水上人，一個那麼快樂的趕到岸上去，一個却是那麼寂寞的跟着別人後面走上岸去，到了那些地方，情形不會同柏子一樣，也是顯然的事了。

爲了我想聽聽那個人上船時那點推篷聲音，我打算着，在一切聲音皆已安靜時，我仍不能睡覺。我等待那點聲音，大約到午夜十二點，水面上却起了另外一種聲音。彷彿鼓聲，也彷彿汽油船馬達轉動聲，聲音慢慢的近了，可是慢慢的又遠了。這是一個有魔力的歌唱，單純到不可比方，也便是那種固執的單調，以及單調的延長，使一個身臨其境的人，想用一組文字去捕捉那點聲音，以及在那長潭深夜一個人爲那聲音所迷惑時節的心情，實爲一種徒勞無功的努力。那點聲音使我不再從那個業已用破單塞好各處的艙門，到船頭去搜索那個聲音。河面一片紅光，古怪聲音也就從紅光那一面掠水而來。日裏隱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漁船，原來在半夜前早已靜悄悄的下了攔江網，到了半夜，把一個從船頭伸出水面的鐵籃，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敲着船舷各處走去，身在水中見了火光而來與受了柝聲

而驚走四竄的魚類，便在這種情形中觸網了。

一切光，一切聲音，到這時節皆已爲黑夜所撫慰而安靜了，只有水面上那一份紅火與那一派聲音。那種聲音與光明，正爲着水中的魚與水面的漁人生存的搏戰，已在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將在繼此而來的每個夜晚依然繼續存在。我弄明白了，回到艙中以後，我依然聽着那個單調的聲音。我所看到的彷彿是一種原始人與自然戰爭的情景，那聲音，那火光，皆近于原始人類的武器！

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落了很大的雪，聽船上人嘟囔着，我心想，第二天我一定可以看到鄰船上那個人上船時節，在岸邊雪地上留下的那一行足跡。那寂寞的足跡事實上我却不曾見到，因爲第二天到我醒來時，小船已離開那個泊船處很遠了。

(文學二卷四號)

臨平登山記

郁達夫

曾坐滬杭甬的通車去過杭州的人，想來誰也看到過臨平山的一道青嶂。車到了硤石，平地裏就有起幾堆小石山來了，然而近者太近，遠者太小，不大會令人想起特異的關於山的概念。一到臨平，向北窗看到了這眠牛般的一排山影，纔彷彿是叫人預備着到杭州去看山看水似地，心裏會突然的起一種變動；覺得杭州是不遠了，四周的環境，確與滬甯路的南段，滬杭甬路的東段，一望平原，河流草舍很多的單調的景色不同了。這臨平山的頂上，我一直到今年，纔去攀涉，回想起來，倒也有一點淺淡的佳趣。

臨平不過是杭州——大約是往日的仁和縣管的罷？——的一個小鎮，介在杭州海甯二縣之間，自杭州東去，至多也不到六七十里地的路程。境內河流四繞，可以去湖州，可以去禾郡，也可以去松江上海，直到天邊。因之沿河的兩岸（是東西的）交河的官道（是南北的）之旁，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箇部落。居民總有八九百家，柳葉菱塘，桑田魚市，麻布袋，豆腐皮，醬鴨肥鷄，繭行藕店，算將起來，一年四季，農產商品，倒也不少。在一條丁字路的轉彎角前，並且還有一家青帘搖漾的杏花村——是酒家的雅號，本名彷彿是聚賢樓——。鄉

民樸素，禁令森嚴，所以妓館當然是沒有的，旅館也不會看到，但暗娼有無，在這一箇民不聊生民又不敢死的年頭，我可不能夠保。

我們去的那天，是從杭州坐了十點左右的一班慢車去的，一則因爲左近的三位朋友，那一日正忙着假期；二則因爲有幾位同鄉，在那裏處理鄉村的行政，這幾位同鄉聽說我近來倖僚無聊，篇文不寫，所以請那三位住在我左近的朋友約我同去臨平玩玩，或者可以散散心，或者也可以壯壯膽，不要以爲中國的農村完全是破產了，中國人除幾箇活大家死之外別無出路了。等因奉此地到了臨平，更在那家聚賞樓上，背晒着太陽喝了兩斤老酒，興致果然起來了，把袍子一脫，我們就很勇猛地說：「去，去爬山去！」

緩步西行（出鎮往西），靠左手走過一箇橋洞，在一條長蛇似的大道之旁，遠遠就看得見一座銀匠店頭的招牌那麼的塔，和許多名目也不大曉得的疏疏落落的樹。地理大約總可以不再過細地報告了罷，北面就是那支臨平山，南面豈不又是一條小河麼？我們的所以不從臨平山的東首上山，而必定要走出鎮市——臨平市是在山的東麓的——，走到臨平山的西麓

去者，原因是爲了安隱寺裏的一顆梅樹。

安隱寺，據說，在唐宣宗時，名永興院，吳越時名安平院，至宋治平二年，始賜今名。因爲明末清初的那位西冷十子中的臨平人沈去矜謙，好閑多事，做了一部臨平記，所以後來的臨平人，也做出了不少的文章，其中最好的一篇，便是安隱寺裏的那顆所謂唐梅的梅樹。

安隱寺，在臨平山的西麓，寺外面有一口四方的小井，井欄上刻着安平泉的三箇不大不小的字。諸君若要一識這安平泉的偉大的過去，和沿臨平山一帶的許多寺院的興廢，以及鼎湖的何以得名，孫皓的怎麼亡國（我所說的是天璽改元的那一回事）等瑣事的，請去翻一翻沈去矜的臨平記、張大昌的臨平記、補遺或田汝成的西湖志餘等就得，我在這裏，只能老實地說，那天我們所看到的安隱寺，實在是毋敢得可以，寺裏面的那一顆出名的唐梅，樹身原也不小，但我却怎麼也不想承認牠是一千幾百年前頭的刁鑽古怪鬼靈精。你且想想看，南宋亡國，伯顏丞相，豈不是由臨平而入駐皋亭的麼？那些羊羶氣滿身滿面的元朝饒子，那裏肯爲中國人保留着這一株枯樹，此後還有清朝，還有洪楊的打來打去，廟之不存，樹將焉附，這

唐梅若果是真，那牠可真是不怕水火，不怕刀兵的活寶貝了，我們中國還要造什麼飛機高射砲呢？同外國人打起仗來，豈不只教擊着這一顆梅樹出去就對？

在冷氣逼人的安隱寺客廳上吃了一碗茶，向四壁掛在那裏的霉爛的字畫致了一致敬，付了他們四角小洋的茶錢之後，我們就從不知何時被毀去的西面正殿基的門外，走上了山。沿山脚的一帶，太陽光裏，有許多工人，只穿了一件小衫，在那裏劈柴砍樹。我看得有點氣起來了，所以就停住了脚，問他們「這些樹木，是誰教你們來砍的？」「除了這些山的主人之外還有誰呢？」這回話倒也真不錯，我呆張着目，看看地上縱橫睡着的拳頭樣粗的松杉樹幹，想想每年植樹節日的各機關和要人等貼出來的紅綠的標語傳單，喉嚨頭好像衝起來了一塊麵包。呆立了一會，看看同來的幾位同伴，已經上山去得遠了，我只好屁也不放一箇，旋轉身子，狠狠地踏上了山腰，彷彿是山上的泥沙碎石，得罪了我的樣子。

這一口看了工人砍樹伐山而得的悶氣，直到爬上山頂快的時候，方纔吐出。臨平山雖則不高，但走走究竟也有點吃力，喘氣喘得多了，肚子裏自然會感到一種清空，更何況在山頂

上坐下的一瞬間，遠遠地又看得出錢塘江一線的空明繚繞，越山隔岸的無數青峯，以及腳下頭臨平一帶的烟樹人家來了呢！至於在滬杭甬路軌上跑的那幾輛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客車，與夫車頭上在亂吐的一圈一卷的白煙，那不還是將死風景點一點活的手筆，像麥克白夫婦當行兇的當兒，忽聽到了醉漢的叩門聲一樣，有了原是更好，即使沒有，也不會使人感到缺憾的。

從臨平山頂上看下來的風景，的確還有點兒可取。從前我曾經到過蘭溪，從蘭溪市上，隔江西眺橫山，每感到這座小小的蘭陰山真太平淡，真是造物的浪費，但第二日身入了此山，到山頂去向南向東向西向北的一看，反覺得遊蘭溪者這橫山決不可不到了。臨平山的風景，就同這山有點相像；你遠看過去，覺得臨平山不過是一支光禿的小山而已，另外也沒有什麼奇特，但到山頂去俯瞰下來，則又覺得杭城的東面，幸虧有了牠纔可以說是完滿。我說這話，並不是因受了臨平人的賄賂，也不是想奪風水先生——所謂堪輿家也——們的生意，實在是杭州的東面太空曠了，有了臨平山，有了皋亭，黃鶴一帶的山，纔補了一補缺。這是

從風景上來說的話，與什麼臨平湖塞則天下治，湖開則天下亂等倒果爲因的妄揣臆說，却不
一樣。

臨平山頂，自西徂東，曲折高低的山脊線，若把牠拉將直來，大約總也有里把路長的樣子。在這裡把路的半腰偏東，從山下望去，有一圍黃色的牆頭露出，像煞是巨象身上的一隻木斗似的地方，就是臨平人最愛誇說的龍洞的道觀了。這龍洞，臨平的鄉下人，誰也曉得，說是小康王曾在洞裏避過難。其實呢，這又是以訛傳訛的一篇鄉下文章而已。你猜怎麼着？這臨平山頂，半腰裏原是有一箇大洞的。洞的石壁上貼地之處，有「翼拱之凌晨遊此，時康定元年四月八日」的兩行字刻在那裏。小康王也是一箇康，康定元年也是一箇康，兩康一混，就混成了小康王的避難，大約因此也就成全了那箇道觀，龍洞道觀的所以得至今廟貌重新，遊人爭集者，想來小康王的功勞，一定要居其大半。可是沈謙的臨平記裏，所說就不同了，現在我且抄一段在這裏，聊以當作這一篇臨平登山記的尾巴，因爲自龍洞出來，天也差不多快晚了，我們也就跑下了山，趕上了車站，當日重復坐四等車回到了杭州的緣故：

仁宗皇帝康定元年夏四月，翼拱之來遊臨平山細礪洞。

(人間世第一期)

西 溪

趙景深

這是一個難忘的會聚——一九三一年秋日杭州的西溪之遊；西溪之遊不難得，所難得的是幾個朋友會聚在一起去遊西溪，尤其難得的是我們這幾個忙於筆耕的人竟有這樣的工夫會聚在一起去遊西溪。

從松木場雇船前進，槳聲一動，我們的心也愉快得欲飛了。船裏一共八個人：戴望舒與杜衡夫婦，錢君匋和他的小弟弟，婁子匡，我的妻和我。鍾敬文因事未到。戴杜兩兄是拋下他們一大堆爲輯錄小說，戲劇掌故用的線裝書來玩的，錢氏兄弟則是從上海趕來的，婁子匡又是攔下民間月刊的編纂工作來應約的，我的妻和我也是一樣的忙裏偷閑：我們又怎能說這個會聚不是難得的呢？不忙，又怎能知道忙裏偷閑的愉快呢？

船向前移動，山迴路轉，野柳在船篷上披拂，烏柏也在岸上伸出頭來窺伺。忽然荇藻攀

住了船底，發出嗤嗤的聲音。望舒坐在船頭，順手將手杖放在河裏，把一根野草連根挑起，說時遲，那時快，一搭過來，連泥帶漿的快要搭在杜衡的頭上，杜衡忙把頭一閃，野草仍舊滑到水裏去了。全船的人都清脆的哈哈大笑，笑開了船旁的水波。

起初還是稀疎的蘆葦，慢慢的船行到蒹葭深處，恨不身化爲水鳥，出沒其間也。

我倚着船舷，生了遐想：一會兒玄妙的想到永濟傳上的蓼兒窪，一會兒低吟着白居易的琵琶行：『楓葉蘆花秋瑟瑟！』

船停在交廬庵，大家都走了進去。和尚獻上茶果，又拿出畫幅來看。其中有一個畫卷，很長，畫的就是西溪的蘆花，一面展開，一面就彷彿肉身跳入其中，與之俱逝；如果說許多立軸橫條中有什麼值得追憶的，我想就是這一幅了。我糊塗得連作者的姓名都已不能省記，但又何必省記呢，痛飲芳醪的人沉醉之不暇，更那來工夫引經據典！

經過迴廊，望舒眼快，瞥見一個小沙彌正在一個小僧舍裏捲着一軸我們所不會見過的畫，他快步的跳了進去，大聲的說：『怎麼？有好畫不拿給我們看？』我們都隨着擁了進

去。起初小沙彌不肯，後來還是強不過我們人多，只好拿給我們欣賞。我們看看也不過如此，很快的就放了手；看畫的時間遠不及索畫的時間；其實，看畫的興趣也遠不及索畫的興趣。

大家又回到船上，穿過蘆花的水街，轉一個灣，一眨眼又到了秋雪庵，我們折向左，看見厲鶚所書的杜詩對聯，『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我們折向右，看見浙中詞人的許多木主，大約總有百餘位詞人吧？其中的一位南宋名儒王十朋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因為我們大都看過留獻王朱權荆釵記的搬演，王十朋正是此劇的主角；想不到他自己也是一個詞人！

我們登了彈指樓，自然而然的使我們憶起了顧貞觀的彈指詞。好事的我翻閱一本竹紙的題名簿，忽然發現這樣兩行字：

『秋子姑娘同靜園居士過此

一九·一〇·廿六·

所謂靜園居士者，鍾敬文也；秋子姑娘者，其愛人也。我就老實不客氣的撕了下來，以

作紀念。自己也題了一行不知什麼在簿子上，大有「齊天大聖到此一遊」的神氣。

坐在欄前，品着香茗，賞着一望無際的蘆花，有如白雪，另是一番銀世界。

忽然望舒不見了。我們都問杜衡，杜衡手撫着桌子，沉默的臉微微的一笑，慢慢的說：

「他「不雅」去了。」

君甸是懂得這個典故的，接着問：「是「大不雅」呢？還是「小不雅」呢？」

望舒回來時，杜衡夫人又飄然而去。

杜衡夫人回來時，帶來許多枝蘆花，每人分得一枝。她撫着心口說：「好險呀！我去攀

蘆花，差一點被蘆花攀了我去！」

在東嶽行宮旁登岸。在等待公共汽車的時候，子匡取出刀來爲我削梨，傷了手指，出血，這事是使我至今猶爲抱歉的。

這樣平淡的會聚，一般的說，實在不足一記；而我的文筆拙劣，記了出來，尤覺淡而無味。但是，這在我們自己，寒儉的說，實在要算是難得的會聚了！西溪之遊不可貴，可貴的

是一般樣趨向藝術之心；幾個皈依藝術的信徒聚會在一起，孩子氣的胡鬧，這趣味實在看盧花以上。那末，倘若你說我寫蘆花不出力，太枯窘，那我就可以振振有辭的回答你了：我本來不是寫的西溪的蘆花，我寫的是蘆花一樣坦白的友情，我寫的是蘆花一樣密接的會聚！

一九三四，三，二一追記。

(人間世第二期)

雲岡

鄭振鐸

雲岡石窟的莊嚴偉大是我們所不能想像得出的。必須到了那個地方，流連徘徊了幾天，幾月，才能夠給你以一個大略的美麗的輪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看。你得仔細的去欣賞。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一口吞下去，永遠的不會得到雲岡的真相。雲岡決不會在你一次兩次的過訪之時，便會把整個的面目對你顯示出來的。每一個石窟，每一尊石像，每一個頭部，每一個姿態，甚至每一條衣襖，每一部的火輪或圖飾，都值得你仔細的流連觀賞，

仔細遠觀近察，仔細的分析研究。七十丈，六十丈的大佛，固然給你以弘偉的感覺，卽小至一呎二呎，二吋三吋的人物，也並不給你以遼小不足觀的缺憾。全部分的結構，固然可稱是最大的——一個雕刻的博物院，卽就一洞、一方、一隅的氣分而研究之，也足以得着溫膩柔和，慈祥秀麗之感。他們各有一個完整的佈局。合之固極繁賾富麗，分之亦能自成一個局面。

假若你能夠了解，讚美希臘的雕刻，欣賞雅典典處女廟的「浮雕」，假若你曾在 *Venus de Milo* 像下，流連徘徊，不忍卽去，看兩次，三次，數十次而還不知滿足者，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在雲崗徘徊個十天八天一月二月的。

見到了雲崗，你就覺得對於下華嚴寺的那些美麗的塑像的讚嘆，是少見多怪。到過雲崗，再去看那些塑像，便會有些不足之感——雖然並不會以他們爲變得醜陋。

說來不信，雲崗是離今一千五百年前的遺物呢；有一部分還完好如新，雖然有一部分已被風和水所侵蝕而失去原形，還有一部分是被砸下去盜賣了。

那未被自然力或奸人們所破壞的完整部分，還夠得你讚嘆欣賞的，且仍還使你有應接不

暇之概。入了一個佛洞，你便有如走入寶山，如走到山陰，珍異之多，山川之秀，竟使你不
知先捨那件好先看那一方面好。

曾走入一個大些的佛洞，剛在那裏仔細的看大佛的坐姿和面相，忽然有一個聲音叫道：

「你看，那高壁上的侍佛是如何的美！」

剛剛回過頭去，又有一個聲音在叫道：

「那門柱上的金剛（？），有五個頭的如何的顯得力和威！還有那無名的鳥，軀體是這
樣的顯得有勁？」

「快看，這邊的小佛是那末恬美，座前的一匹馬，沒有頭的，一雙前腿跪在地上，那姿
態是不曾在任何畫上和雕刻上見到呢。」

「啊，啊，一個奇蹟，那高高的壁上的一個女像，手執了水瓶的，還不活像是阿述利亞
風的浮雕麼？那扁圓的臉部簡直是阿述帝國的浮雕的重現。」

這樣的此讚彼嘆，我怎樣能應付得來呢！趙君執着攝影機更是忙碌不堪。

但貪婪的眼和貪婪的心是一點不知倦的；看了一處還要再看一處，看了一次，還要再看一次。

雲崗石窟的開始雕刻，在公元四五三年（魏興和二年）。那時，對於佛教的大迫害方才除去，主張滅佛法的崔浩已被族誅。僧侶們又紛紛的在北朝主者的保護下活動着。這一年有高僧曇曜，來到這武周山的地方，開始掘洞雕像。曜所開的窟洞，只有五所，後來成了風氣，便陸續的擴大地域，增多窟洞。佛像也愈雕愈多，愈雕愈細緻。

魏書釋老志云：「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及畫像迹。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興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丈，次六十丈，雕飾奇偉，冠於一世。」

又云：「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椽棟櫺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

（均見卷一百十四）

又續高僧傳云：「元魏北台恆北石窟通樂寺沙門解曇曜傳：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鑑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心。住恆北石窟通樂寺，卽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鑄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岩。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鑄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恆供千人。碑碣一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貞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始。帝旣心悔，誅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卽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以和平三年壬寅）故於北台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並淨土經，流通後賢，意

存無絕。」（卷『）

然這二書之所述，已可見開窟雕像的經過情形，不必更引他書。惟續高僧傳所云；「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未免隣於誇大。武州山根本便沒有綿延到三十餘里之長，至多不過五六里長。還是魏書釋老志所述「開窟五所」的話，最可靠。但曇曜開闢了此山不久，此山便成了皇家崇佛的聖地。在元魏遷都之前，魏書屢紀皇帝臨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

魏書顯祖記：「皇興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公元四六七）以後又有七八次。

又魏書高祖記；「太和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以後又有三次。

但也不僅皇家在那裏開窟雕像；民間富人們和外國使者們也湊熱鬧的在那裏你開一窟，我雕一像的相競爭。就連日所得的碑刻看來，西頭的好幾個洞。都是民間集資雕成的。這消息，足徵各洞窟的雕刻所以作風不甚相同之故。因此，不久之後，武州山便成了極熱鬧的大

佛場。

水經注『灤水』條下注云：

『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並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岩，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眞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綬自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按水經注撰於後魏太和，去寺之建，不過四五十年，而已繁盛至此，所謂：『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綬自新眺，』決不是瞎讚。

大清一統志引山西通志：『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建，始神瑞，終正光，歷百年而工始完。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那十寺不知是那一代的建築，所謂元載云云，到底指的是元代呢，還指的是唐時宰相元載？或爲元魏二字之誤吧？雲崗石刻的

作風，完全是元魏的，並沒有後代的作品參雜在內。則所謂元載一定是元魏之誤。十寺云云，也不會是虛無之談。正可和水經注的『山堂烟寺相望』的話相證。今日所見，石窟之下，是一片的平原，武州山的山上也是一片的平原，很像是人工所開闢的；則『十寺』的存在，無可懷疑。今所存者，僅一石窟寺，乃是清初所修的，石窟寺的最高處，和山頂相通的，另有一個古寺的遺構。惜通道已被堵塞，不能進去。又雲崗別墅之東，破壞最甚的那所大窟，其窟壁上有石孔壘壘，都是明顯的架樑支柱的遺迹。此窟結構最爲弘偉。難道便是魏書釋老志所稱『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的故址所在麼？這是很有可能的。今尙見有極精美的兩個石柱聳立在洞前。

經我們三日（十一日到十三日）的奔走周覽，全部武州山石窟的形勢，大略可知，武州山因其山脈的自然起訖，天然的分爲三個部分；每一部分都可自成一局面。中有山澗將他們隔絕開。如站在武州河的對岸望過去，那脈絡的起訖是極爲分明的。今人所遊者大抵只爲中部；西部也間有遊者，東部則問津者最少。所謂東部，指的是，自雲崗別墅以東的全部。東

部包括的地域最廣，惜破壞最甚，洞窟也較爲零落。中部包括今日的雲崗別墅，石窟寺，五佛洞，一直到碧霞宮爲止。碧霞宮以西便算是西部了。中部自然是精華所在。西部雖也被古董販者糟蹋得不堪，却仍有極精美的雕刻物存在。

我們十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由大同車站動身，坐的仍是載重汽車。沿途道路，因爲被水冲壞的太多，剛剛修好，仍多崎嶇不平處。高坐在車上，被顛簸得頭暈心跳。有時，猛然一跳，連坐椅都跳了起來。雙手緊握着車上的鐵條或邊欄，不敢放鬆一下，弄得雙臂痠痛不堪。沿武州河而行。中途憩觀音堂。堂前有三龍壁，也是明代物。駐紮在堂內的一位營長，指點給我們看道：『對山最高處便是馬武寨，中有水井，相傳是漢時馬武做強盜時所佔據的地方。惜中隔一水，山又太高，不能上去一遊。』

三十華里的路，足足走了一個半鐘頭。渡過武州河兩次，因汽車道是就河邊而造的。第一次渡過河後，顏剛便叫道：

『雲崗看見了！那山邊有許多洞窟的就是。』

大家都很興奮。但我只顧着緊握鐵條，不遑探身外望，什麼也沒有見到；一半也因坐的地方不大好。

『看見佛字峪了，過了寒泉石窟了，』頤剛繼續的指點道，他在三個月之前剛來過一次。啊，啊，現在我也看見了，雲崗全景展布我們之前。幾個大佛的頭和肩也可遠遠的見到。我的心是怦怦的急跳着，想望了許久的一千五百年前的藝術的寶窟，現在是要與牠相見了！

三時到雲崗。車停於石窟寺東隣的雲崗別墅。這別墅是騎兵司令趙承綬氏建的。這時，他正在那裏避暑。因為我們去，他今天便要回大同，讓我們住幾天。這裏，一切的新式設備俱全——除了電燈外。

這一天只是草草的一遊。只到石窟寺（一作大佛寺）及五佛洞走走。別的地方都沒有去。登上了大佛寺的三層高樓，才和這寺內的一尊大佛的頭部相對。四周都是黃的紅的藍的彩色，都是細緻的小佛像及佛飾。有點過於絢麗失真。這都是人用泥彩修補的，修得很不

好，特別是頭部，沒有一點是仿得像原形的。看來總覺得又稚弱又猥瑣，毫無有原刻的高華生動的氣勢。這洞內幾乎全部是彩畫過的，有的原來未燬壞的，其真容也被掩却。想來裝修不止一次。最後的一次是光緒十七年與卞王氏所修的。他「購買民院地點，裝采五佛洞，並修飾東西兩棲，金裝大佛金身。」不能不說與雲崗有功，特別是購買民地，保存佛窟的一事。向西到五佛洞，也因被裝修彩繪而大失原形。反是幾個未被「裝彩」過的小洞，還保全着高華古樸的態度。

遊五佛洞時，有巡警跟隨着。這個區域是屬於他們管轄的；大佛寺的幾個窟，便是屬於寺僧管轄的。五佛洞西的幾個窟，有居民，可負保管之責。再西的無人居的地方，便索性用泥土封閉了洞口，在洞外寫道：「內有手溜彈，遊者小心！」（？）一類的話。其實沒有被封閉的無人看管的若干洞，也儘有好東西在那里。據巡長說，他們每夜都派人在外巡察。此地現已屬於古物保管會管轄。故比較的不像從前那樣容易被燬壞。

五佛洞西，有幾尊大佛的頭部，遠遠的可望見。很想立刻便去一遊。但暮色漸漸的籠罩

上來。像在這古代寶窟之前，掛上了一層紗簾。我們只好打斷了遊興，回到雲崗別墅。

武州山下，靠近西部，爲雲崗堡，一名下堡，堡門上有迎薰懷遠二額，爲萬曆十四年所立。雲岡山上還有一座土城屹立於上，那便是雲岡堡的上堡。明代以大同爲重鎮，此二堡皆爲邊防兵的駐所。

晚餐後，在別墅的才亭上閒談。東部的大佛窟，全在眼前。那兩個立柱還朦朦朧朧的可見到。忽聽得山下人家有擊筑奏箏及吹笛的聲音；樂聲嗚嗚、托托的，時斷時續。我和韻剛及巨淵尋聲而往。聽說是娶親。正在一個古洞的前面，庭際搭了一個小棚，有三個音樂家在吹打。賀客不少。新娘盤膝的坐在炕上。

在這古窟寶洞之前，在這天黑星稀的時候，在當前便是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大佛，便是經歷了不知多少次的人世浩劫的佛室，聽得了這一聲聲的嗚嗚托托的樂調，這情懷是怎樣可以分析呢？淒惋？眷戀？舒暢？憂鬱？沈悶？啊，這飄蕩着的輕紗似的無端的薄愁呀！啊，在羅馬關獸場見到黑衫黨聚會，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聽到土人們作樂，在雅典處女廟的古址上

見旅客們乘汽車而過，是矛盾？是調和？這永古不能分析的輕紗似的薄愁的情懷！

歸來即睡。入睡了許久，中夜醒來，還聽見那梆子的托托和笛聲的嗚嗚。他們是徹夜的在奏樂。

十二日一早，我性急，便最先起身，迎着朝暾，獨自向東部去周覽各窟。沿着大道（這是驛車的道）向東直走，走過石窟寒泉，走過一道山澗，走過佛字峪。愈向東走。石窟愈少愈小。零零落落的簡直無可稱道。山澗邊，半山上有幾個古窟，攀登了上去一看，那些窟裏是一無所有。直走到盡頭處，然後再回頭向西來，一窟一窟的細看。

最東的可稱道的一窟，當從「左雲交界處」的一個碑記的東邊算起。這一窟並不大。僅存一坐佛，面西，一手上舉，姿態尙好，但面部極模糊，蓋爲風霜雨露所侵剝的結果。

窟的前壁，向內的一部分，照例是保存得最好的，這個所在，非風勢兩力所能侵及，但也一無所有，刀斧斲削之痕，宛然猶在。大約是古董販子的竊盜的成績。

由此向西，中隔一山澗，地勢較低，即「左雲交界處」。道旁零零落落的，小佛窟不

少。雕刻的小佛隨處可見。一窟內有較大的立佛二，但極模糊。窟西，有一小窟，沙土滿中，一破棺埋在那裏，屍身的破藍衣已被狗拖出棺外，很可怕。然此窟小佛像也有不少。窟外壁上有明人朱廷翰的題詩，字很大。由此往西，明人的題刻不少。但半皆字蹟剝落，不堪卒讀。在明代，此處或有一大廟，爲入雲岡的頭門，故題壁皆萃集於此。

西首有二洞，上下相連，皆被泥土所堵塞，想其中必有較完好的佛像。一大窟，在其西隣，也已被堵塞，但從洞外罅隙處，可見其中彩色黝紅，極爲古艷，一望而知，是元魏時代所特有的鮮紅色及綠色，經過了一千五百餘年的風塵所侵所曝的結果，決不是後代的新的彩飾所能冒充得來的。徒在門外徘徊，不能入內。這裏便是所謂「石窟寒泉」。有一道清泉，由被堵塞的窟旁涓涓的流出，流量極微。窟上有「雲深處」及「山水清音」二石刻，大約也是明人的手筆。

西邊有一洞，可入。洞中有一方形的立柱，高約八尺。一佛東向，一佛西向，又一佛西南向，皆模糊不清。西南向者且爲泥土所修補的，形態全非。所雕立的、坐的、盤膝的小佛

像甚多。但不是模糊，便是頭部或連身部俱被盜去。

再西爲碧霞洞（並非原名，疑亦明人所題。）窟門有六，規模不小。窟內一無存，多斧鑿痕，當然也是被盜的結果，自此以西，便沒有石刻可見。頗疑自『左雲交界處』向西到碧霞洞，原是以石窟寒泉那個大窟的中心的一組的石洞。在明代，大約這裏是士人們來往最爲繁密的地方，或窟下的平原上，本有一所大廟，可供士大夫往來住宿的。然今則成爲雲岡最寥落，最殘破的一部分了。

碧霞洞以西，是另成一個局面的結構。那結構的規模的弘偉，在雲岡諸窟中，當爲第一。數十丈的山壁上，鑿有三層的佛像，每層的中間。皆有石孔，當然是支架樑木的所在。故這裏，在從前至少是一所高在三層以上的大梵刹。頡剛說：「這裏便是劉孝標的譯經台。」正中是一個大佛窟，窟前有二方形立柱，雖柱上雕刻皆已模糊不可辨識，那希臘風的人形雕柱的格局却是一看便知的。大窟的兩旁，各有一窟，規模也殊不少。和這東西二窟相連的，更有數不清的小窟小龕。借高處無法攀緣而上，只能周覽最下層的一部分。

一進了正中的那個大窟，霉土之氣便觸鼻而來；還夾着不少鴿糞的特有的臭味。脫落的鴿翎，滿地都是。有什麼動物，咕咕咕的在低鳴着。拍拍的一撲着翼，成羣的飛了出來。那都是野鴿。地上很潮濕。積滿了古塵，泥屑和石屑。陰陰的，溫度很低冷；如入了地下的古墓室。但一抬起頭來，却見的是耀眼的偉大的雕刻物。正中是一尊大佛，總有六十多丈高，是坐像。旁有二尊菩薩的大像，侍立着。諸像腰部以下皆剝落不堪，連形態都不存。但上半身却仍是完好如新。那頭部美妙莊嚴，讚之不盡。反較大佛寺，五佛洞諸大佛之曾經修補者爲更真朴可愛。這是東部唯一的一尊大佛。但除此三大像外，這大窟中是空無所有，後壁及東西壁皆被風勢及水力或人工所削平，連半點模糊的雕刻的形狀都看不到。壁上濕漉漉，一抹便是一手指的濕的細塵。窟口的向內的壁上，也平平的不存一物。唯一條條的極整齊的斧鑿痕還清顯的在那裏，一定是近十餘年來的人工破壞的遺迹。

東邊的一窟，其中也被破壞得無一物存在。地上堆積了不少的由壁上脫落下來的石塊，被古塵沾滿，和泥土成了同色，大約不是近數十年來之所爲的。

西邊的一窟，雖也破敗不堪，却還有些浮雕可見到。副窟小龕裏，遺物還不少。這西窟的東壁爲泥土所堵塞，西壁及南壁，浮雕尚有規模可見。窟頂上刻有「飛天」不少。那半裸體的在空中飛舞着的姿態，是除了希臘浮雕外，他處少見的，肉體的豐滿柔和，手足腰支的曲線的圓融生動，都不是東方諸國的古石刻上所有的。我抬了頭，站在那裏，好久沒有移開。有時，換了一個方向去看。但無論在那個方向看去，那美妙，圓融的姿態總是令人滿意、讚賞的。

由此窟向西，可通另一窟，也是一個相連的副窟。我們可稱牠爲西窟第二洞。洞中有三尊坐佛，皆盤膝而坐。這個佈置，在諸窟中不多見。東壁的浮雕皆比較的完整。後壁及西壁則皆模糊不堪。

如果把這以大佛窟爲中心的一組洞窟恢復起來，其弘偉是有過於其西隣的大佛寺的。可惜過於殘破，要恢復也不可能。我疑心魏書釋老志上所說，皇興中構的三級石佛圖，其遺址便在此處。此地曾經住過人，近代建的窰式的穹形洞尙存數所。

由此向西，不多數步，便是一道山澗，或小山峽，隔開了雲岡別墅和這大佛窟的相連。從雲岡別墅開始向西走，便是中部。

中部又可分爲五個部分來說。

我依舊是獨自一個人由雲岡別墅繼續的向西走；他們都已出發到西頭去逛了。

第一部分是雲岡別墅。別墅的原址是否爲一大洞窟，抑係由平地填高了的，今已不能查考。但別墅之後，今尙有好幾個石窟，窟內有一佛的，有二佛對坐的，俱被風霜侵蝕得不成形體。小雕像也幾於無存。但在那些洞窟中，還堆着不少燒泥的屋瓦和簷飾。顯然的這別墅的原址。本是一座小廟。或竟是連合在大佛寺中的一個東偏院。惜不及詳問大佛寺的住持以究竟。那些佛窟，決不能獨立成爲一組，也當是大佛寺的大佛窟的東邊的幾個副窟。但爲方便計，姑算牠作中部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包括大佛寺內的兩個大窟。這二窟的前面：各有一樓，高各三層。第三層上有遊廊可相通達。三樓之上，更有最高的一層，彷彿另有梯級可通，却尋不到。前面已經說

過，大約是較此樓更古的一個建築物。

第一窟通稱爲大佛殿；殿前有咸豐辛酉重修碑，有不知年月滿文碑，有同治十二年及光緒二年的滿文碑。又有明萬曆間吳氏的一個刻石。無更古者。

入殿後，冷氣颼颼由窟中出。和尚手執一把香燃點起來，爲照看雕像之用。樓下一層很黑暗，非用火光，看不到什麼。正中是一尊大佛，高約六十丈，身上都裝了金。四壁浮雕，都被塗飾上新的彩色。且凡原像模糊不清，或已失去之處，皆一一以彩泥爲之補塑。怪不調和的。第二層樓上：光線較好，壁上也多半都是彩泥的滿像。站在這樓，正對大佛的胸部。到了三層樓上，方才和大佛的頭部相對。大佛究竟還完好，故雖裝了金，還不失其美妙慈祥的面姿。

第二窟俗稱如來殿。窟中也極黑暗，結構和大佛殿大不相同。正中是一個方形立柱，每一面有一立佛，像支柱似的站着，柱上雕得極細。但有一佛，已毀，爲彩泥所補塑。北壁爲泉水所侵害，僅模糊可辨人形。東西壁尙完好，修補較少，較大佛殿稍存原形。登上了三

樓，有一木橋可通那四方柱的第二層。這一層雕刻的是四尊坐佛，四邊浮雕極多，皆是侍像及花飾，有極美者。這立方柱當是雲岡最完好的最精緻的一個。

第三部分包括所謂『彌勒殿』及佛額洞的二窟；這二窟介於大佛寺和五佛洞之間，幾成了甌脫之地，無人經營。彌勒殿前有額曰：『西來第一山，』爲順治四年馬國柱所題。那結構又自不同。正壁有二佛對坐着，像在談經。其上層則爲三尊佛像。其東西二壁各有八佛龕；每龕的幃飾，各有不同；都極生動可愛。有的是圓幃半懸，有的是繡帶輕飄，無不柔輭圓和，一點石刻的生硬之感也沒有。頂壁的『飛天』及蓮花最爲完整。六朵蓮花，以雕柱隔爲六部。每一朵蓮花，四周皆繞以正在飛行的半裸體的『飛天』，隔柱上也都雕刻着『飛天』。總有四十位飛天，那姿態却沒有一個相同的；處處都是美，都是最圓融的曲線。那設計和雕工是世界上所不多觀的。更好的是這窟中的雕像，全爲原形，未經後人塗飾。

佛額洞在其西，破壞已甚。觀其結構的形勢，當和彌勒殿完全相同。惟無後殿，規模較小。正中的一佛，爲後人用彩泥補塑的。原來，照其佛龕的布置及大小，當也是二佛對坐談

經的姿態。

此殿前面，本來有樓，已塌毀。窟門左右，一邊有五頭佛，一邊有三頭佛，都顯出有威力和嚴肅的樣子，似是把守門口的神道們，同時用來作支柱的。窟外壁上，有浮雕的痕迹甚多，惜剝落殆甚，極爲模糊。以上二窟，似也爲大佛洞的西首的副窟。

第四部分就是俗稱的五佛洞；不知爲什麼這五佛洞保護得格外周密。有巡警室在其口外。遊人入內，必有一警士隨之而入。其實，這一部分被裝修塗改得最利害，遠不及彌勒殿和如來殿的天然秀麗。

說是五佛洞，其實却有六個大窟。最東的第一窟，分隔爲三進。結構甚類大佛殿。正中有大佛一，高亦有五十餘丈，尙完好。後壁低而潮濕，雕像毀敗已甚。前窟的許多浮雕都被塗飾得不成形狀。但也有尙存原形的。

西爲第二窟，結構略同前窟，大佛已燬去。到處都是新修飾的色彩。惟高處的飛天及立佛尙有北魏的典型。

再西爲第三窟，內部較小，結構同如來殿，中爲一方形立柱，一方各雕着一佛。四壁皆新修新飾者，原有浮雕皆被彩泥填平，幾乎是整個重畫過。

再西爲第四窟，較大，有兩進，外進有四支塔形的支柱，極挺秀，尙未失原形。第二進則完全被塗飾改造過。疑其結構本同彌勒殿，正中的佛龕，原分上下二層，上層爲三佛，下層爲二坐佛。但今則上下二龕僅坐着泥塑的二佛。以三佛及二佛的寬敞的地位。僅各置一佛，自然要顯得大而無當，再西爲第五窟，結構同大佛殿。大佛高約五十丈，盤膝而坐。四壁多爲新修飾的彩色泥像。

又西爲第六窟。此窟內部已全燬，空無所有，故後人修補，亦不及之。僅窟門的內部，浮雕尙完好。西邊卽爲一道泥牆，和寺外相隔絕。但此窟的外壁，小佛龕頗多，有幾尊尙完整的佛像，那坐態的秀美，面姿的清俊，是諸窟內所罕見的。惜頭都失去的太多。

再往西走，要出大佛寺，繞過五佛洞的外牆，才是中部的第五部分。這一部分的雕像我認爲最美好，最崇高；却沒有人加以保護，任其曝露於天空，任其夷爲民居，任其給農民們

作爲存放稻草及農具之處所。其尙得保存到現在的樣子，實在是僥倖之至。到這幾個佛窟去，我們都得叩了農民們的大門進去。有時，主人不在家，便要費了大事。有一次，遇到一個病人躺在床上起不來，沒法開門，只好不進去。直等到第二次去，方才看到。

這一部分的第一大窟亦爲一大佛洞，洞中有大佛一，高在六十丈以上，遠遠的便可望見其肩部及頭部。壁上的浮雕也有一部分可見到。洞門却被泥牆所堵塞，沒法進去。此窟東邊，有二小窟；最東一窟有二坐佛，對坐談經，却敗壞已甚。較近的一窟也被堵塞。隱隱約約的看見其中的彩色古艷的許多浮雕，心怦怦動，極力要設法進去一看而不可能。窟外數十丈的高壁上滿雕着小佛像，不知其幾千幾百。功力之偉大，嘆觀止矣。

向西爲第二大窟。這一窟，也在民居的屋後，保存得甚好。正中爲一大坐佛，高亦在六十丈左右。兩壁有二佛像，一立一坐。此二像的頂上，其『寶蓋』却是雕成像戲院包廂似的。三壁的浮雕，也皆完好。

再西也爲一大窟。（第三窟）正中一大佛爲立像，高約七十丈，體貌莊嚴之至。袈裟半

披在身上；而袈裟上却刻了無數的小佛像，像雖小而姿態却無粗率草陋者。兩旁有四立佛。東壁的二立佛間，諸雕像都極雋好。特別是一個披袈裟而手執水瓶的一像，面貌極似阿述利亞人，袈裟上的紅色，至今尙新艷無比。這一像似最可注意。

窟門口的西壁上，有刻石一方，題云：「大茹茹……可登□□斯□□鼓之□嘗□□以資徵福。谷渾□方妙□」每行約十字，共約二十餘行，今可辨者不到二十字耳。然極重要。大茹茹卽蠕蠕國。這在魏的歷史上是極重要的一個發見。茹茹國竟到雲岡來雕像求福，這可見此地不久時候，便已成了東亞的一個聖地了。

再西爲第四大窟。破壞最甚。一大佛盤膝而坐，曝露在天日中。左右有二大佛龕，尙有一二壁的浮雕還完好。因爲此處光線較好，故遊人們都在此大佛之下攝影。據說，此像最高，從頂至踵，有七十丈以上。

再西爲第五大窟，亦有一大坐佛，高約六十丈。東西壁各有一立佛。西壁的一佛已被燬去。

由此再往西走，便都是些小像小龕了；在那些小龕小像裏，却不時的可發現極美麗的雕刻。各像坐的姿態，最爲不同，有盤膝而坐者，有交膝而坐者，有一膝支於他膝上而一手支頤而坐者。處處都是最好的雕像的陳列所。惜頭部被竊者甚多，甚至有連整個小龕都被鑿下的。

到了碧霞宮止，中部便告了段落。碧霞宮爲嘉慶十年所修，兩壁有壁畫，是水墨的，畫得很生動。

頗疑中部的第五部分的相連續的五個大窟。便是曇曜最初所開闢的五窟。五尊大佛像是曜時所雕刻的，其壁上及前後左右的浮雕及侍像，也許是當地官民及外國人所捐助的。也未必是一時所能立即完全雕刻好。每一個大窟，其經營必定是很費工夫的。無力的或力量小些的人民，便在窟外雕個小窟，或開闢一小窟，以求消災獲福。

西部是從碧霞宮以西直到武州山的西盡頭處。山勢漸漸的向西平行下去，最西處，恰爲武州河的一曲所擁抱着。

這一路向西走，共有二十多個洞窟，規模都不甚大。愈向西走，愈見窟小，且也愈見其零落，正和東部的東首相同。故以中部的第三部分，假設爲曇曜最初所選擇而開闢的五窟，是很有可能的。那地位恰在正中。

西部的二十餘窟，被古董販子砸去佛頭不少。幾個較好的佛窟，又都被堵塞住了，而以『內有手溜彈』來嚇唬你。那些佛像，有原來的彩色尙完整存在者。坐佛的姿勢，雋好者不少。立像的衣襞，有翩翩欲活的。在中段的地方，一連四個洞，俱被堵塞，而標曰『內有手溜彈』。西部從罅中望進去，那頂壁的色彩是那樣的古艷可喜！

西隣爲一大窟，土人說，內爲一石塔。由外望之，頂壁的色彩也極雋美。再西有一佛龕，佛像已被風雨所侵剝，而龕上的懸幃却是細膩輕輕，若可以手攬取。

再西的各小窟及各龕則大都破敗模糊，無足多述。

這樣的匆匆的巡覽了一遍，已經是過了一整天，連吃午飯的時間都忘記了。

把雲岡諸石窟的大勢綜覽了一下，如以中部的第五部分爲中心，則今日的大佛寺，五佛

洞和東部的大佛崗的遺址，都是極弘大的另成段落的一部分。

高到五十丈至七十丈的大佛，或坐或立的，計東部有一尊，中部的大佛寺有一尊，五佛洞現存二尊（或當有三尊，一尊已燬。）連同中部的第五部分五尊，共只有九尊或十尊。《山西通志》所謂的十二龕及一說的所謂的二十尊，都是不可靠的。

這一夜終夜的憬憧於被堵塞的那幾個大窟的內容。恰好，第二天趙司令來到了別墅。我們和他商議打開洞門的事。他說，『那很容易，吩咐他們打開就是了。』不料和看守的巡長商量，却有許多的麻煩。非會同大同縣的代表，古物保管會的代表及本地的村長村副眼同打開，眼同封上不可。說了許久，巡長方允召集了村長副去打開洞門。先打東部石窟寒泉的一洞，他們取了長梯，只拆去最高的牆頭的一段。高高的站在梯頭向下望，實在看不清楚。跳又跳不下去。這洞內是一座石塔，塔的背後有佛像。因為忙亂了半天，還只開了一個洞，便只好放棄了打開西部各洞的計劃，一半也因為打開了，負責任太大。

十三日的下午。一吃過飯，便到武州山的山頂去閒逛。從雲岡別墅的東首山路走上去，

不一會便到了『雲岡東岡龍王廟斗母宮』，其中空無人居。過此，走入山頂的大平原。這平原約有數十頃大小，上有和尙的墳塔三座，一爲萬曆時的，一爲康熙時的，其一的銘誌看不清了。有農人在那裏種麥種菜。我們又向西走，進入雲岡堡的上堡，堡裏連一間破屋都沒有，都夷爲菜圃麥田，有一人裸了全身在耙地。望見遠山上烽火台好幾座綿綿不斷，前後相望。大概都是明代所建的。

再向西走，到了玉皇閣，那也是一個小廟，空無人居。由此廟向下走，下了山頭，便是武州河邊。『斷岸千尺，江流有聲，』正足以形容這個地方的景色。

下午四時，動身回大同，仍坐的載重汽車。大雨點已經開始落下。但不久便放晴。下了不過十多分鐘的雨，不料沿途從山上奔流下來的雨水成了滔滔的洪流，沖壞了好幾處的大道。汽車勉強的冒險而過。

到了一個橋邊，山洪都從橋面上沖下去，激水奔騰，氣勢極盛，成了一道濁流的大瀑布，哄哄嚨嚨之聲，震撼得人心跳。被阻在那裏，二十多分鐘，這道瀑布方才勢緩聲低。汽

車才得駛過。

沒有經過這種情形的，簡直想不到所謂「山洪暴發」的情形是如何的可怕。過了觀音堂，汽車本來是在乾的河床上走的；這次却要在急水中走着了。

——七月十三夜十二時半寄於大同

（文學三卷四號）

日記

山居日記

林語堂

七月八日 昨日半夜舟抵九江，須待天明啓行。因船靠岸，熾熱不堪，乃半夜搬床上田

板安眠，仰天而臥。數位同船西洋女人亦幾赤膊臥甲板上。溪風徐來，一陣陣涼氣，亦覺受用。是晚飯後曾與小女如斯无雙數天上星，初三十幾顆，數未完，又已發見十幾顆，後愈出愈多，大家廢然作罷。天初亮，即預備上山。到中國旅行社設法取行李，計挑夫每名八角，轎夫每名八角，實只得六角，又付某種捐四角，不知名義。廬山轎夫，向以老實著名，近乃刁鑽，因轎上三瓶涼水與我爭執，沿途念念有詞，乃倒出一瓶於澗中，問他倘使此瓶水喝入肚里，一樣要扛上山不？然轎夫上山半斤負擔是半斤孽債，亦難怪也。且鄉下人不論如何刁鑽，亦比城里人忠厚，不要三言兩語，便已唯唯。想將來城中旅客愈多，愈要刁鑽无疑。將達嶺上，一陣山風涼氣迫人，乃若置身異地。下午在仙巖客舍前小澗同三小女洗足揀石，築小瀑布。租定房屋。晚坐園中石砌，聞遠山松風響如濤聲。

九日晨起涼氣襲人，穿一夾襖。不足，復加夾袍。小兒則皆着羊毛衣矣。昨日半轎半爬，腿微酸。心頭未知何故兀不自在。客舍住不起，又數日來吃不到飯。急思搬出，乃於早晨遷入租屋。

十一日 今日相如生辰，一起便說今日我是主人。三日來，因為小兒在屋後小泉挖沙爲井，手酸不能把筆，姆指發硬，屈不來也。門前土堆亦復兀突不平，行走維艱，然真不敢再把鋤頭矣。總之凡事慣則易，以筆爲重於鋤頭者正不乏人。山中所見之雲，已可寫成一篇文章。山高飛雲快，因近故也。近雲飛得太快，則與高層之雲作反走勢，背道而馳，亦一奇觀。西嶺一角，雲如過客絡繹不斷飛過。至所謂海綿則尙未之見。雲之走勢既快，則來去不定，忽出忽沒，近則三丈不見人，窗前如懸白幔，伸手可掬，不三分鐘，又對山明朗，毫無蹤跡。

十二日 三數日來，心頭仍不自在，不能寫作，只看天目回來久未續看之野叟曝言。素臣到了末段。簡直是天人，自九十餘回以下，便多神異，總因作者極力描寫，放手不得。現代中國人，是西歐十八世紀脾氣，必斥爲迷信。然吾非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且喜其神異。世上只有理智，世人真不知將如何過日子也。惟中國確非經過此階段不可，聽之可也，讀深牧菴日錄，內一段論文甚好，錄之。

十九，招曾堯臣飯，出余近文視之。堯臣云，今人爲文，大約如屏幅，間架現成，但煩糊裱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人讀之，覺平平也。余云，文家妙境，平淡最難。蘇公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近乃能窺此耳。

此語先得我心。大概平淡小品文，須三十以上人始能識得佳處。蕭公辛未偶錄，春浮園別集，皆如一寫法，故得平淡輕清之妙。觀其序文，深服歐公于役志，陸放翁入蜀記，隨筆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便可知其意。欲蕭散，須先摒棄章法，勿作意給密起應，而自然有心境爲之聯絡也。

昨日陳石孚及其夫人來坐談。晚坐松下觀對山暮影，至全山盡黑，接天處輪廓分明，儼然一副黑白畫。回觀背後樹，返照夕陽，蕭蕭白幹兩三枝，毛髮悚然。山光之奇如此。

十三日 一星期來不看報，省氣。吾居山上小屋，前後幽林羊腸小徑，跋涉最難，然終日小販絡繹不斷，做生意人，何怕吃苦。昨午有賣山東紡綢龍衣者。問之，謂由上海來，住嶺上人家包月十元，包飯十元。此外須付管理局捐五元一角，商會捐五元，學堂捐一元二，

共捐去十一元三角。牯嶺爲新生活之地，上山路上卽有白制服青年請我扣領扣，街上亦然，又路上不許抽烟，惟羊腸曲徑仍然可抽也，跨入舖中亦可抽。總之，凡無巡警處皆可抽，而巡警并不遍山皆是，故不甚苦。

七月十六日 來山已一星期，尙未出遊諸名勝，恐有遊山志趣而亡遊山脚腿故也。然廬居觀雲，松下看月，月似掛在樹梢，探手可得，亦已享盡清閒。近日作日記，與前不同，因至少一部將在論語發表，失了日記優遊自在之樂。每執筆卽提心弔胆，背後如有道學方巾怒目相覷，怨我遊山礙道，不知憂國憂民。然吾志益決，博得天下名，失却心中我，吾不爲也，世人盡是利奴名奴，今又發見勢奴（古人言名利二字，爲迷人之端，實不足盡之，因吾觀有人名利已經造極，尙爭一時權勢，至惹上全身惡名不顧也，是又與烏爲食亡何異？）然則利慾可薰心，驚名可喪身，勢慾（亦名領袖慾）亦可繭縛天下英才，苦死一生，奇哉奇哉！還一個我，豈是易事？決決非相當傲慢不可。除名奴利奴勢奴之外，世人又有古奴今奴之分，爲文者摹倣古人而喪却我，今人知其癡，而今人獨不知亦有因趨時逐俗而喪却我者，

終日昏昏，順口接屁自己不知所云爲何物，是謂之今奴。蘇格拉底言「知我」，夫我豈易知哉！人爲何種動物，有何需要，有誰知之。知之者便是聖人。

十七日 兩日來趕完英文書「自訴」第六章，並看雲亦不暇矣。桂生（胡媽之女兒）愈熟愈覺可愛，兩眼看人而笑，恐城市間十四歲女兒已不能如此笑法。惜滿口九江話不知說些什麼，僅僅得「摸事」，意爲「什麼事」，不能多談。諸女兒亦與之極好。

十八日 寄出第六章。午後與三女到漢口峽洗浴，因泉高水涼不堪，洗一會，晒一會，然亦不大敢全身浸入。浴後上街，風勢大作。明日擬僱轎遊御碑亭黃龍寺神龍宮諸勝，庶不負牯嶺。作完「英人古怪的脾氣」寄交伯訃。並非得意之作。且此文似應用白話寫，然吾正試驗用文言作娓語式文，姑聽之。在文言中儘量放入俚語，比白話中儘量放入文言高明也。

十九日 昨夜風勢益猛，蓋被不煖。晨起外望，一片蒼白，除窗前二樹外，復不知有山有世界矣。遊行只好取消。霧厚，枝葉盡濕，並有點滴聲。午後稍開，見得對山翠綠，不半小時復合矣。今日我作雲中囚矣。

二十日 又作雲中囚一日。倘如人言，廬山多雨，出門不得，有何趣味？窗前一片白茫茫，有何風景可言？一開門，風力猛，雲霧穿戶而入，只好屈服，「閉門」思過。讀甲行日注，見初段辭別家人入山甚苦，爾時稍讀書明理之女人，即知勸兒剃髮爲僧，不可剃頭事虜，回想若錢謙益輩益不齒爲人類矣。大人先生行徑本來如此，可見書不可讀得太多，可讀壞心胸也。曾見天寥午夢堂集，全書哭兒，哭女，祭文，哀文。每死一兒，則父哭子一篇，母哭子一篇，姊哭弟一篇，弟哭兄又一篇，死一女，妹哭姊一篇，兄哭妹又一篇，全集淚水耳。此家肺癆無疑，然全家能文，亦難得。時因其信風水扶乩，鬼話連篇，頗鄙其俗，讀此日記，又覺其志操可嘉矣。亢德來信言半農死於黃疸之病，驚噩不置，想半農雜文序尙在最近人間世發表。擬爲文紀念，然半農雖故交，惟非晨昏共事過，性格深處，尙未窺到，不敢下筆，此今人志之所以難也。飛書請玄同作一文紀念，玄同每與半農抬槓，故知之頗稔也。得豈明函有文與人間世甚喜。係關於「文飯小品」。王思任以謙菴名，晚而悔其謔，然此人行文用字甚奇，甚有幽默，曾讀其廬山游記，甚怪，甚嘉。又啓元來信，允編三袁尺牘及文

集二書，列入叢書，甚喜。日內有空當復。

廿一日 相如胃傷寒病臥二日，今日愈。早晨隔房床上已學我欠呵聲，我鼓掌稱快，亦以賀之也。濃霧如舊。一事忘記記上。前日到體育場觀少帥拍網球，身體壯健，煙確已改過無疑。球法亦精，在網前尤好，未嘗失一球，惟發球時兩足齊立，甚不得勢，何不左前右後。然全場以六與零之比勝，球誠打得不錯矣。又前日海戈來談廬山指南之靠不住及廬山僧人之俗，真笑煞人。海戈問對面是何山，僧曰，是汪精衛之香爐峯。由商務買到歷代白話詩選，教如斯抄讀。商務分館置書頗備，算爲一種功德。今日雨更甚，置臉盆簷下，聞雨聲益聲甚樂。興到，托言買藥與無雙冒雨出行。無雙問何爲霧，我曰，遠者爲雲，近者爲霧，雲即是霧，霧即是雲。無雙曰，既遠爲雲，則不近爲霧。既近爲霧，則不遠爲雲。雲是雲，霧是霧。我無辭以對。

志摩日記

徐志摩

西湖記

十月二十一日

昨夜二更時分與適之遠眺着靜偃的湖與堤與印在波光裏的堤影，清絕秀絕媚絕，真是理想的美人，隨她怎樣的姿態妙，也比擬不得的絕色，我們便想出去拏舟玩月；拏一支輕如秋葉的小舟，悄悄的滑上了夜湖的柔胸，拿一支輕如蘆梗的小槳，幽幽的拍着她光潤，蜜糯的芳容；挑破她霧縠似的夢壳，扁着身子偷偷的挨了進去，也好分嘗她貪飲月光醉了的妙趣！

但昨夜却爲太戈兒的事纏住了，辜負了月色，辜負了湖光，不會去拏舟，也不會去偷嘗西子的夢情；且待今夜月來時吧！

『數大』便是美。碧綠的山坡前幾千個的綿羊，挨成一片的雪絨，是美；一天的繁星，千萬隻閃亮的神眼，從無極的藍穹中下窺大地，是美；太山頂上的雲海，巨萬的雲峯在晨光

裏靜定着，是美；絕海萬頃的波浪，戴着各式白帽，在日光裏動盪着，起落着，是美；愛爾蘭附近的那個「羽化島」上棲着幾千萬的飛禽，夕陽西沉時只見一個「羽化」的大空，只是萬鳥齊鳴的大聲，是美；……數大便是美；數大了。似乎按照着一種自然律，自然的會有一種特殊的排列，一種特殊的節奏，一種特殊的式樣，激動我們審美的本能，激發我們審美的情緒。

所以西溪的蘆荻。與花塢的竹林，也無非是一種數大的美。不是智力可以分析的，至少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分析。看蘆花與看黃熟的麥田，或從高處看松林的頂顛，性質是相似的；但因顏色的分別，白與黃與青的分別，我們對景而起的情感，也就各各不同。季候當然也是個影響感興的原素。蘆雪尤其代表氣運之轉勢。一年中最顯著最動人深感的轉變；象徵中秋與三秋間萬物由榮入謝的微旨；所以蘆荻是個天生的詩題。

西溪的蘆葦，年來已經漸次的減少，主有蘆田的農人，因為蘆柴的出息遠不如桑葉，所以改種桑樹，再過幾年，也許西溪的「秋雪」，竟與蘇堤的斷橋，同成陳跡！

在白天的日光中看蘆花，不能見蘆花的妙趣；他是同丁香與海棠一樣，只肯在月光下洩漏他靈魂的祕密；其次亦常在夕陽晚風中。去年十一月我在南京見玄武湖的蘆荻，那時柳葉已殘，蘆花亦飛散過半，但紫金山反射的夕照與城頭條起的涼颼，叢葦裏驚起了野鴨無數，墨點似的灑滿雲空（高下的鳴聲相和），與一湖的飛絮，沈醉似的舞着，寫出一種淒涼的情調，一種纏綿的意境，我只能稱之為「秋之魂」，不可言語比况的秋之魂！又一次看蘆花的經驗是在月夜之大明湖，我寫給徽那篇「月照與湖」（英文的）就是紀念那難得的機會的。

所以前天西溪的蘆田，他本身並不會怎樣的激動我的情感。與其白天看西溪的蘆花，不如月夜泛舟到湖心亭去看蘆花，近便，經濟得多。花塢的竹子，可算一絕，太好了，我竟想不出適當文字來讚美；不但竹子，那一帶的風色都好，中秋後尤妙，一路的黃柳紅楓，真叫人應接不暇！

三十一那天晚上我們四個人爬登了葛嶺，直上初陽台，轉折處頗類香山。

二十三日

昨天是適之的一個紀念日，我們下午三人出去到壺春樓。在門外路邊擺桌子喝酒，適之對着西山夕暉留在波面上的餘影，一條直長的金練似的，與山後漸次泯滅的琥珀光；經農坐在中間，自以為兩面都看得到，也許他一面也不會看見；我的坐位正對着東方初升在晚靄裏漸漸皎潔的明月，銀輝滲着的湖面，彷彿聽着了愛人的裾響似的，霎時的呼吸緊迫，心頭狂跳。城南電燈廠的煤煙，那時順着風向，一直吹到北高峯方向，在空中彷彿是一條漆黑的巨蟒，蔭沒了半湖的波光，益發襯托出受月光處的明粹。這時緩緩的從月下過來一條異樣的船，大約是磚瓦船，長的，平底的，沒有船艙，也沒有篷帳，靜靜的從月光中過來，船頭上站着一個不透明的人影，手裏拿着一支長篙，左向右向的撐着，在銀波上緩緩的過來，一幅妙的『雪羅』鑲嵌在萬頃金波裏，悄悄的悄悄的移着：上帝不應受讚美嗎，我瘋癲似的醉了，醉了！！

飯後我們到湖心亭去，橫臥在湖邊石板上，論世間不平事，我憤怒極了，呼噉，咒詛，頓足，都不夠發洩，後來獨自划船，繞湖心亭一周，聽槳破小波聲，聽風動樹葉聲，方才勉

強把無名火壓了下去。

滯漢記

海 戈

三 日

早飯至硬，如蜀中所謂「陰米」（註），極不易下咽。

與劉麻去江邊，順而下（往日均是溯而上）。過日租界，值伊國什麼紀念日。門前均紮柏香架，兩旁立竹節筒，一頭削尖，下面築在泥塊中，俱是三根，如手指，無姆與小。此爲初見。前行達碼頭盡處，接長途馬路，凸凹不平，灰塵頗大。遂轉入鄉村，即漢口市之尾巴。土間有許多坟包。似遭大水沖後，未能掩覆，露晒於光天化日之下。令人連想到聊齋上所說的殭尸。又以四圍坐家，不愛清潔，臭氣大可連天，急爲掩鼻而返。

十四日

床上，從窗縫中仰視，有大雪紛飛，一喜而起。此地氣候，不類北平，雪時並不冷，惟

不甚積。洗臉後，即開門立小天井邊，看落雪，幽趣甚厚，雖是一人獨賞。

飯後偕劉麻欲去河邊看看，剛出大門，一片白色，大街上，竟積得寸許。幾欲高嘯。但觀對門爲英商公司，樓高數層，無一根樹木，以容雪花，遂乏味。稍過「里」前弄堂門，有一家，小門緊閉，露牆出紅樓一角，樓欄前有青松兩棵，皆堆滿雪。其旁一破屋，門如柴扉，有枯枝出其上，並襯稻草一堆，黃包車一輛，儼然日本畫圖。

鞋爲氈底，踏雪上，須臾便透。至江邊，足冷極。巡捕瞪然視我兩人，似疑爲瘋子。江邊風較大，雪飄頸中，至不好受。且一片烏黑，不能望武昌，足冷不可耐，只好快步歸，傍爐倚椅，興致爲之暫住。

讀論語，兩般秋雨盦，凡六鐘。晚餐，一人獨吃。

十五日

雪仍大，無屐，遂不敢踏。此處並無野梅，無木架橋，無小驢，無解人，自無值得流連處。

鎮日擁鐵爐，未嘗無「閒氣」，憶白居易「達者作麼生？不達又如何？」不覺神往。

十六日

親友處，作無爲之酬應，爲謀得一頓飯吃，爲謀得一頓清淨飯吃也。天下無如吃飯難，於今愈信。

途中想到論語陽曆新年號，雨花，沒有下聯的上聯，那上聯是：「珠羅帳裏豬羅睡」，爲對「枸杞林中苟且安」還覺妥當。

(註)陰米，用飯米陰乾以作米泡者，一名炒米。

(人間世一卷三，四號)

傳記

孫大雨

沈從文

十九世紀末年，煤烟遮隔了人與上帝的關係，藝術家把服侍上帝的虔誠，轉而來阿諛人類的自己，彫刻家如 August Rodin，畫家如 Paul Cezanne，以及許多許多人，莫不把宇宙中使自己眩目發呆那點體積與顏色，忠實而又大膽的製成作品。一切作品皆帶了離經叛道的精神，失去了宗教情緒所培養的溫潤，柔和，而注入人的氣息——原始人的野蠻樸素精悍雄強的氣息！作風為多力，狂放，驕傲，天真。經院派的藝術批評家詛咒雖多，這些詛咒終于由大學校到街頭，由街頭到教堂陰闇的角隅裏，消滅了。人對神雖漸遺忘，神却在沉默中認識了這世界人類的嗜好。

『無論如何這不是一件壞事情。這人類，能從煤黑油中提取香料，從無價值中找出價值，從醜惡中發現美，所有的行為，皆似乎值得注意。』那個高高在上的神一定曾經那麼打
算過。

上帝似乎也在模仿人類的行爲，故把這人也變得更像一個人。於是他造成了一個孫大雨十分草率的外表，粗粗一看，恰恰只是一個人的坯子。大手，大脚，還在碩長俊偉的軀幹上，安置了一個大而寬平鬆散的臉盤。處處皆待琢磨，皆待修正。然而這個毛坯子似的人形，却容納了一個如何完整的人格，與一個如何純美堅實的靈魂！也多力，狂放，驕傲，天真。倘若面對着這樣一個人，讓兩者之間在一種坦白放肆的談話裏，使心與心彼此對流，我們所發現的，將是一顆如何浸透了不可言說的美麗的心！

中國士大夫對於藝術的觀念，有他東方一貫的定型。嚇怕鬼魔的意識，潛伏到每一個人的血液裏，推而至于藝術，巨大驚人的製作，不是認爲瘋狂便視爲外道。輕便而易于攜帶的小小鼻烟壺，象牙牌兒，哈巴狗，百靈鳥，以及精巧玲瓏的什物，皆爲上等人不可分離的玩具。對於人，則白臉長身「小生」一般的人物，溫順，中庸，辦事穩重，應對伶俐，圓滑如球而抹油，在社會上必處處佔到上風。人既生在這個國家裏，因此我們自然就會常常聽人說到：「大雨嗎？……」這是一個獨立字眼兒，話中埋伏了點嘲諷，不同意神氣釀在嘴角微笑

裏。這不足爲奇，因爲這些人平素就是怕鬼魔，怕高山，怕刮風，怕打雷的人。一個有脾氣有派頭的人，在他們面前原也就是一種恐怖。大雨爲人直率處，與爲人不能同懦弱和虛僞謀妥協處，使他們感情上皆極容易患重傷風。大雨不能從這些人方面得到好的友誼和理解，大雨自己口上說不明白，心裏却明白的。

然而中世紀也仍然不缺少把誠實與驕傲，華麗與魄力，看作一種難得的德性，對於這種德性加以敬視加以頌揚的人。死去受人誤解的志摩，活着受人誤解的宗岱，便是這種人。卽或這種人是少數中的少數，有了他，就好了。毫無可疑，這是培養詩人活力的一種人。沒有他，大雨也許早就絕望自殺了。沒有他，也許大雨十九年到如今的歷史，記載或當不同一些。

這少數中的少數朋友，在另一時，對於大雨精力耗費的用途，常常成爲極擔心的問題。對於他在課堂上與大學生的舌戰，在大街上與行路人的作戰，在……，無一不感覺到憂慮。

「水得歸到海裏，青年人的熱情得歸納到一個女人的愛情裏。」

較熟的朋友，皆明白大雨那點充滿了入世應戰求生的精力，單用一篇五百行的長詩，是不能夠排遣的。那首放光眩目的長詩，不過把這個詩人的精力排遣去一小部分罷了。使大雨柔和一點，讓「秩序」，「靜」，與一點「理性的反省」，「幽默」，在大雨生活中佔有一個位置，皆得儘他那張吟詩的口與那隻寫詩的手，另外找到一種用處。假若有個女人，健康，美麗，年青，而同時又還能在這個有脾氣有派頭的巨人身邊理解大雨愛大雨，那麼，「大雨嗎？……」那個字眼兒就不會在另外一些鄉愿紳士間口中存在了。

可是，「女人中有敢愛大雨的人嗎？」想想看，這個難題使朋友皺眉了。這世界儘有把自己生活作一孤注來押在婚姻上的大膽女人。這種女人也並不缺少一個完美生物的一切長處。上帝造她時并不忘掉他應有的手續，第一使她美麗，第二使她聰明，第三使她同情身邊那個男子的行爲。上帝已盡了他應盡的責任，至于「德行」，那附屬在人與人生活上隨了風氣時時刻刻在那裏轉移的東西，已不是造人者的責任！……也許就正是這樣東西的缺少，大雨對於這種女子也曾作過「逃脫」的行爲。這悲劇加了朋友的同情，同時也增加了半生不熟

人的嘲弄。連同大雨那點愛舒服，會享受，喜買好書的脾味，大雨在一些人眼目中，便很自然的被稱爲「唯美派」。儼然除了美這個人就毫無所知。這是很確實的事，大雨比許多人認識「美」，許多人却比他明白「世故」。

一個 Henri Matisse and Vincent van Gogh 的模仿者，想從大雨口中得到兩句稱讚的話語，可大不容易。但一個具有能欣賞他們作品的人，不爲那點粗野華麗顏色所驚訝辟易，却有膽量同這類作品接近，同時自己又是個上帝手中「手續完備」的生物，那麼，對於她，大雨怎麼樣？

如今朋友們所擔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了。「一切水皆得歸到海裏，到了海裏，平靜了，那點驚心動魄波濤的起伏，就不再見了。大雨的那首詩，恐怕也永無完成的機會了。」一個不可說明的感覺，也間或在朋友間心上掠過，「大雨那首詩，難道就結束了嗎？」這感覺大雨一定能明白不是「幸災樂禍」。

我的夢，我的青春！

郁達夫

不曉得是在那一本俄國作家的作品裏，曾經看到過一段寫一個小村落的文字；他說：『譬如有許多紙摺起來的房子，擺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風一吹，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飛落到了谷裏，緊擠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條富春江繞着，東西北的三面儘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陽縣城，也的確可以借了這一段文字來形容。

雖則是一個行政中心的縣城，可是人家不滿三千，商店不過百數；一般居民，全不曉得做什麼手工業，或其他新式的生產事業，所靠以度日的，有幾家自然是祖遺的一點田產，有幾家則專以小房子出租，在吃兩元三元一月的租金。而大多數的百姓，却還是既無恆產，又無恆業，沒有目的，沒有計劃，只同螳螂似地在那裏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這些螳螂的密集之區，總不外乎兩處地方：一處是三個銅子一碗的茶店，一處是六個銅子一碗的小酒館。他們在那裏從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門的時候；討論柴米油鹽

的價格，傳佈東隣西舍的新聞，爲了一點不相干的細事，譬如說罷，甲以爲李德泰的煤油只賣三個銅子一提，乙以爲是五個銅子兩提的話，雙方就會得爭論起來；此外的人，也馬上分成甲黨或乙黨提出證據，互相論辯；弄到後來，也許相打起來，打得頭破血流，還不能夠解決。

因此，在這麼小的一個縣城裏，茶店酒館，竟也有五六十家之多；於是大部分の蟻螂，就家裏可以不備面盆手巾，桌椅板櫈，飯鍋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過去了。雖我們家裏不遠的大江邊上，就有這樣的兩處蟻螂之窟。

★

★

★

★

★

在我們的左面，住有一家斫斫柴，賣賣菜，人家死人或娶親，去幫幫忙跑跑腿的人家。他們的一族，男女老小的人數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間屋，却只比牛欄馬槽大了一點。他們家裏的頂小的一位苗裔年紀比我大一歲，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傘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膚漆黑，臂膀粗大，臉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後，只洗了一

次的樣子。他雖只比我大了一歲，但是跟了他們屋裏的大人，茶店酒館日日去上，婚喪的人家，也老在進出；打起架吵起嘴來，尤其勇猛。我每天見他從我們的門口走過，心裏老在羨慕，以爲他又上茶店酒館去了，我要到什麼時候，纔可以同他一樣的和大人去夾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來，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總沒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爲他的喉音很大，有時候一邊走着，一邊在絕叫着和大人談天，若只他一個人的時候哩，總在嚕嚕地唱戲。

當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跟了他們家裏的大人，一道上酒店去的時候，看見我欣羨地立在門口，他原也會邀約過我；但一則怕母親要罵，二則膽子終於太小，經不起那些大人的盤問笑說，我總是微笑着搖搖頭，就跑進屋裏去躲開了，爲的是上茶店去的誘惑性，實在強不過。

有一天春天的早晨，母親上父親的墳頭去掃墓去了，祖母也一清早上了一座遠在三四里路外的廟裏去念佛。翠花在灶下收拾早餐的碗筷，我只一個人立在門口，看有淡雲浮着的青天。忽而阿千唱着戲，背着鈎刀和小扁擔繩索之類，從他的家裏出來，看了我的那種沒精打

睬的神氣，他就立了下來和我談談，並且說：

『鶴山後面的盤龍山上，映山紅開得多着哩；並且還有烏米飯（是一種小黑果子），形管子（也是一種刺果），刺莓等等，你跟了我來罷，我可以採一大堆給你。你們奶奶，也不在北面山腳下的真覺寺裏念佛麼？等我斫好了柴，我就可以送你上寺裏去吃飯去。』

阿千本來是我所崇拜的英雄，我這一回又只有他一個人去斫柴，天氣那麼的好，今天清早祖母出去念佛的時候，我本是嚷着要同去的，但她因為怕我走不動，就把我留下了。現在一聽到了這一個提議，自然是心裏急跳了起來，兩隻脚便也很輕鬆地跟他發出了，並且還只怕翠花要出來阻撓，跑路跑得比平時只有得快些。出了衙堂，向東沿着江，一口氣跑出了縣城之後，天地寬廣起來了，我的對於這一次冒險的驚懼之心就馬上被大自然的威力所迫倒。這樣問問，那樣談談，阿千真像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辭典；而到盤龍山脚去的一段野路，便成了我最初學自然科學的摸範小課本。

麥已經長得好幾尺高了，麥田裏的桑樹，也都發出了絨樣的葉子。晴天裏舒叔叔的一聲龍鳴過去的，是老鷹在覓食；在樹頭吱吱喳喳，似在打架又像是在談談的，大半是麻雀之類；遠處的竹林叢裏，既有抑揚，又帶餘韻，在那裏歌唱的，纔是深山的畫眉。

上山的路旁，一拳一拳像小孩子的拳頭似的小草，長得很多；拳的左右上下，滿長着了些絳黃的絨毛，彷彿是野生的蟲類，我起初看了，只在害怕，走路的時候，若遇到一叢，總要繞一個灣，讓開牠們，但阿子却笑起來了，他說：

『這是薇蕨，摘了去，把下面的粗幹切了，炒起來吃，味道是很好的哩！』

漸走漸高了，山上的青紅雜色，迷亂了我的眼目。日光直射在山坡上，從草木泥土裏蒸發出來的一種氣息，使我呼吸感到了困難；阿子也走得熱起來了，把他的一件破夾襖一脫，丟向了地下。教我在一塊大石上坐下息着，他一個人穿了一件小衫唱着戲去斫柴採野果去了；我回身立在石上，向大江一看，又深深地深深地得到了一種新的驚異。

這世界真大呀！那寬廣的水面！那潯碧的天空！那些上下的船隻，究竟是從那裏來，上

那裏去的呢？

我一個人立在半山的大石上，近看看有一層炎陽在顫動着的綠野桑田，遠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漸聽得阿千的唱戲聲音幽下去遠下去了，心裏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種渴望與愁思。我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大起來呢？我要到什麼時候纔可以到這像在天邊似的遠處去呢？到了天邊，那麼我的家呢？我的家裏的人呢？同時感到了對遠處的遙念與對鄉井的離愁，眼角裏便自然而然地湧出了熱淚。到後來，腦子也昏亂了，眼睛也模糊了，我只呆呆的立在那塊大石上的太陽裏做幻夢。我夢見有一隻楷擦得很潔淨的船，船上面張着了一面很大很飽滿的白帆，我和祖母親翠花阿千等都在船上，吃着東西，唱着戲，順流下去。到了一處不相識的地方，我又夢見城裏的茶館酒店的，都搬上來了，我和阿千便在這山上的酒館裏大喝大嚷，旁邊的許多人，都在那裏驚奇仰視。

這一種接連不斷的白日之夢，不知做了多少時候，阿千却背了一捆小小的草柴，和一包刺莓映山紅烏米飯之類的野果，回到我立在那裏的大石邊來了；他脫下了小衫，光着了脊

肋，那些野果就是包在他的小衫裏面的。

他提議說，時候不早了，他還要斫一捆柴，且讓我們吃着野果，先從山腰走向後山去罷，因為前山的草柴，已經被人斫完，第二捆不容易採刮攏來了。

慢慢地走到了山後，山下的那個真覺寺的鐘鼓聲音，早就從春空裏傳送到了我們的耳邊，並且一條青煙，也剛從寺後的廚房裏透出了屋頂。向寺裏看了一眼，阿千就放下了那捆柴，對我說：

『他們在燒中飯了，大約離吃飯的時候也不很遠，我還是先送你到寺裏去罷！』

我們到了寺裏，祖母和許多同伴者的念佛婆婆，都張大了眼睛，驚異了起家。阿千走後，他們就開始問我這一次冒險的經過，我也感到了一種得意，將如何出城，如何和阿千上山採集野果的情形，說得格外的詳細。後來坐上桌去吃飯的時候，有一位老婆婆問我：「你大了，打算去做些什麼？」我就毫不遲疑地回答她說：「我願意去斫柴！」

★

★

★

★

★

故鄉的茶店酒館，到現在還在風行熱鬧，而這一位茶店酒館裏的小英雄，初次帶我上山去冒險的阿千，却在一年漲大水的時候，喝醉了酒，淹死了。他們的家族，也一個個地死的死，散的散，現在沒有生存者了；他們的那一座牛欄似的房屋，已經換過了兩三個主人。時間是不饒人的，盛衰起滅也絕對地無常的：阿千之死，同時也帶去了我的夢，我的青春！

憶韋素園君

魯迅

怕是十多年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預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髮和鬍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介紹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

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介紹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峯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峯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了」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于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着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着也還是釘住着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

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却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沈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人的致命傷的麼？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沈靜着，又嚙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小例子。——我們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閒們的壓迫，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狐虎之威還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着的幾個教員為「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一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

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却好像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爲「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于是在「狂飆」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却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着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天才」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麼？——不禁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想到他只是一個文人，又生着病，却這麼拚命的對付着內憂外患，又怎麼能夠支持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却也相當的大。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啓封了，忽封忽啓，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

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面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略過血，一天竟對着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却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却並無這神力，只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傲倖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爲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却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夾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介紹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願，也怕難于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着，不知道他自以爲是在等候痊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爲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佈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在他用沈鬱的眼光，凝視着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于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于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爲避禍，燒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將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期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却是值得紀念的青年，因爲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介紹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I. Androw)，介紹了望·藹覃(F. van Boden)，介紹了愛倫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o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籜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爲輕薄陰險小

兒留情，會幾何年，他們就都以烟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却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却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牠多。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盪起，既以自衛，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紀念的時候。倘止于這一次，那麼，素園，從此別了！

（文學三卷四號）

隨筆

蘭學事始

周作人

在十一二年前日本菊池寬發表一篇小說，題名「蘭學事始」，敘述杉田玄白與前野良澤苦心譯讀和蘭解剖學書的事，爲菊池集中佳作之一。蘭學事始本來是一部書名，杉田玄白八十三歲時所著，小說裏所講的大抵全以此爲根據，明治初年此書雖曾刻木，已不易得，近來收入「岩波文庫」中始復行於世，價纔金二十錢也。所謂蘭學本指和蘭傳來的醫學，但實在等於中國的西學一語，包含西洋的一切新知識在內。十六世紀以來葡西至日本互市傳教，日人稱之曰南蠻，和蘭繼之，稱曰紅毛，及德川幕府實行鎖國，嚴酷的禁止信教，其後只剩下

和蘭一國繼續通商，地點也只限於長崎一處，於是和蘭的名號差不多成爲西洋的代表了。在長崎山島地方有一所阿蘭陀館，和蘭每年派一位申必丹來住在那里，彷彿是一種領事，管理交易的事，有官許的幾個「通詞」居間翻譯，在那時候通詞便是唯一的西洋語貯藏所，可是這也只能說話，因爲文字的學習是犯禁的，有人著了一部「紅毛談」，內裏畫了字母的形象，便爲政府所禁止沒收。但是求知識的人總想往這方面求得出路，有些醫生由通詞間接的去學幾個「蘭方」，有些學者如青木昆陽跑到長崎去請通詞口授，學了五百餘言的和蘭話回來。當時社會稱此類具眼之士曰豪傑，野上四川云，元龜天正（一五七〇至九一）的時代持長槍的豪傑橫行於天下，享保（一七一六至三五）以後的豪傑則從長崎通詞家裏祕密的得到Woordeboek（字典），想憑此以征服不可思議的未知世界。青木昆陽即是這豪傑之一，前野良澤乃是昆陽的弟子也。

前野良澤生於一七二三年，世代業醫，年四十七始就昆陽學和蘭語，次年往長崎，於昆陽所授五百言外又誦習二百餘言，併得字書及解剖圖誌以歸。又次年爲明和八年（一七七

），三月四日與杉田玄白等至千住骨之原刑場「觀臟」，見其一與圖誌符合，遂定議起手翻譯。杉田亦世醫，偶得圖誌閱之，與漢醫舊說大異，及實驗後乃大服，提議譯述刊行以正謬誤，唯不通蘭語，推前野爲譯主，約期集會，時前野年四十九，杉田三十九也。蘭學事始卷上紀其事曰：

「次日集於良澤家，互語前日之事，乃共對 *Tafel Anatomia* (案即 *Tabulae Anatomicae*) 之書，如乘無舵之舟泛於大海，茫洋無可倚託，但覺茫然而已。唯良澤對於此道向曾留意，遠赴長崎，略知蘭語併章句語脈間事，年長於予者十歲，乃定爲盟社，亦卽奉爲先生。予則卽二十五字亦向未識，今忽然發起此事，乃亦學習文字併諸單語焉。

譯述此書應如何下手，先加以討論，如從內象起則必難瞭解，此書最初有俯伏全象之圖，此爲表部外象之事，其名稱皆所熟知，取圖說記號併合研究差可着手，遂決定從此處下筆，卽「解體新書」之形體名目篇是也。其時對於 *de* (英文 *the*) *het* (*the*)，又代名詞) *als* (*as*) *wolk* (*which*) 等諸詞，雖略有記誦，然不能仔細辨解，故常讀之不解所謂。如眉者生

於目上之毛也一句，盡春天的長晝終未明瞭，苦思直至日暮，互相睨視，僅只一二寸的文章終於一行不能解。又一日讀至鼻者佛耳黑芬特者也，此語亦不可解，衆共討案此應作何解，實無法可通。其時亦無字典之類，唯良澤從長崎購得一簡略小冊，共檢之，在 Verheffend 一語下註云，樹枝斷處，其處佛耳芬特，又掃院落時，塵土聚集而佛耳黑芬特也。此是何義，又苦思強解如前，亦終未明。予思樹枝斷處接合則稍高，又掃地時塵土積聚亦成堆，鼻在面上正是堆起之物，然則佛耳黑芬特或即堆積之意。予遂言此語譯作堆積何如，衆人聞言甚以爲然，遂決定如此譯。此時喜悅之情無可比喻，大有獲得連城之璧之概焉。……然語有之，爲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勞思，辛勤從事，每月凡六七會，每會必集，一無倦怠，相聚譯讀，所謂不昧者心，凡歷一年餘，譯語漸增，對於彼國事情亦漸自了解，其後如章句疏朗處一日可讀十行以上，別無勞苦而能通其意義矣。」

福澤諭吉序云，「書中紀事字字皆辛苦，其中關於明和八年三月五日在蘭化先生宅，對 Tafel Anatomia 之書，如乘無舵之舟泛於大洋，茫洋無可倚託，但覺茫然云云以下一節，

我輩讀之察先人之苦心，驚其剛勇，感其誠摯，未嘗不感極而泣。迂老與故筭作秋坪氏交最深，當時得其鈔本，兩人對坐，反復讀之，至此一節，每感歎嗚咽無言而終以爲常。」此並非誇誕之詞，求知識的先驅的言行十分有悲壯的意味，蘭學事始不僅是醫學史文獻上一小冊子，在日本現代文化發展上更有重大意義也正以此。前野宅的翻譯事業經過四年的歲月，杉田筆述，凡前後十一易稿，成「解體新書」四卷，於安永三年（一七七四）出版，實爲日本學譯書之始。在十五年前即寶曆九年（一七五九）山脇東洋看了刑屍的解剖，作「藏志」一卷，凡剝胸腹圖九藏前面圖脊骨側面圖共四圖，中有云「嚮者獲蠻人所作骨節答剝之書，當時碌碌不辨，今視之胸脊諸藏皆如其所圖，履實者萬里同符，敢不歎服，」（原漢文）可見也曾參照西洋解剖圖，不過因爲不懂得文字故所知不深罷了。但是在醫學史上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疑古與實證的風氣總是自己發動了。（據富士川遊著日本醫學史綱要。）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想起中國醫學界的「豪傑」玉田王清任先生來了。山省的藏志出版於清乾隆二十四年，杉田的解體新書在乾隆三十六年，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則在道光庚寅（一

八三〇），比起來要遲了七十或五十多年了，但是他那精神却仍是值得記念，他那境遇也更值得憐憫。醫林改錯臟腑記敘中云：

「自恨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雖竭思區畫，無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余年三十，四月初旬遊於灤州之稻地鎮。其時彼處小兒正染瘰癧疹痢症，十死八九，無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代席者代棺之席也，彼處鄉風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於下胎不死，故各義塚中破腹露臟之兒日有百餘。余每日壓馬過其地，初未嘗不掩鼻，後因念及古人所以錯論臟腑皆由未嘗親見，遂不避汙穢，每日清晨赴其義塚就羣兒之露臟者細視之，犬食之餘，大約有腸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參看，十人之中看全不過三人，連視十日大約看全不下三十餘人。始知醫書中所繪臟腑形圖與人之臟腑全不相合，卽件數多寡亦不相符。唯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紙，最顯緊要，及余看時皆已破壞，未能驗明在心下心是斜是正，最爲遺憾。」

這樣的苦心孤詣的確夠得上算求知識者的模範了。但是，日本接連的有許多人，中國却

只一個。日本的漢法醫有到刑場觀驗的機會，中國則須得到義塚地去；日本在藏志之後有解體新書及其他，中國醫林改錯之後不知道有什麼。這是二者不同。聽說杉田玄白用漢文譯述解體新書，一半理由固然在於漢文是當時的學術語，一半也因為想給中國人看，因為日本文化多受中國的恩惠，現在發見了學術的真理，便想送過去做個報答。中國人自己不會動手，日本做好了送來的也不會收到，咸豐年間英國合信（Hudson）醫士譯了全體新論送來，也不知道有沒有醫生看，——大約只有一個王清任是要看的，不過活着已有八九十歲了，恐怕也不及看見。從這里看來中國在學問上求智識的活動早已經戰敗了，直在乾嘉時代，不必等到光緒甲午纔知道。然而在現今說這話，恐怕還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

（青年界五卷二號）

偷閒隨筆

陳 適

瑞安孫詒讓氏，爲清一代大儒。學源淵博，生平著述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古籀拾遺大禮記

輯補諸書，精義卓見，獨照千古。孫氏家藏書數萬卷，顏曰玉海樓。余恨未獲一觀，第夢遊之耳。歲辛未冬，自海上歸，寓永嘉客舍，見線裝古籍盈室。警問舍人，云爲蘇人購自瑞安者，將連之滬。因入室，展卷茫然觀之，皆木刻版本，字大如指，間有眉批朱註，古香可愛。其線裝處多蠹痕，如蛾眉龍鬚，惘然欲活。卷首有「玉海樓藏書」朱文印，奇勁古雅，朱色如昨；始知孫氏藏書，近亦有流散矣。嘗感王靜庵有批註千頃堂書目傳世，惜玉海樓未見有書目之輯，亦一悵憾耳。

謝靈運一生愛山水，其遊名山記序云：「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情分之所適。」二語足與西哲之愛水仙花如同麵包者相媲美。靈運所遊山水，以永嘉爲最多；曾歷樂清筋竹澗而未入觀，雁蕩山水之奇，後人惜之至今。朱諫雁蕩山誌云：「筋竹澗在能仁寺東南山峽中，水從大龍湫下。靈運渡江從此澗入，有渡筋竹澗詩。」薛應旂白石山志云：「靈運嘗渡江而入，從筋竹澗逾桌石嶺，蓋幾於雁蕩矣，乃竟不獲一登而返！」往年余亦有是感；迨近考玉環舊

志云：「昔人以靈運入此澗不至山中爲靈運惜，然此澗奇處，皆珍絕難行，况其時澗道未開，靈運豈能飛渡？今觀其詩，知靈運只到澗口，并未入澗中也。」按施元孚雁蕩山志云：「自宋太平興國二年皇祐元年，七十有三年，山景畢開。」則知靈運當時之阻於艱險，未遂遊興，此說頗近情理。果爾，則吾人不足爲靈運惜，應爲雁蕩山水惜也。

癸酉秋日，與友人論雁蕩山水之木，日暮繼燭。余遊雁蕩久矣，奇峯飛瀑，不能忘也。友言方自雁蕩歸，述諸師友歌詠記敘甚多。山中歷覽諸勝，惟至蓼花障尋蓼花未得，其於悵然有句云：「蓼花深處尋蓼花，蓼花不見。」顧視諸生，莫之能對。後憩靈巖寺，一僧代爲對云：「梅雨古潭聽梅雨，梅雨無聲。」（按梅雨潭亦雁宕名勝之一）一座皆驚。時山風颯然至，瀑聲，松竹聲，禽鳥聲，梵唄聲，天籟人籟，雜綜而化，倚闌四眺，山景奔至，塵慮俱息，如登仙境。衆嘆羨云：「此地真仙天福地！」語未竟，僧笑謝曰：「何人是出世閒人？」意境天成，可謂妙手偶得之矣！惜未知僧之名，或云爲曼殊大師弟子也。姑錄以待質焉。

(人間世一卷十四號)

春波樓隨筆

劉大杰

一

謝靈運一生愛山水，觀其所作山水詩，並不可讀。蓋此公詩中有山水，心中無山水也。陶淵明王石丞二公，是真能體會自然，知能愛自然者，陶詩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王詩如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是何等靈活，何等閑靜。田園詩人，非真能拋棄俗念，皈依自然，終難免做作迂腐之氣。

二

作人宜有氣概，作詩亦宜有氣概。但氣概語豪放語，詩人不可強求，非彼等人不能說彼等話也。沛公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宋太祖詠月詩云：『未離海底千山暗，才到中天萬國明，』此二公俱非文士，竟能出口成章，氣勢雄偉。寥寥十數字中，

已有帝王之象矣。左太冲有句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風雅豪放，非他人可到也。

三

小品文實爲明代文學之精華，因向爲士林所輕視，致堙沒無聞者。數百年矣。加以此等作品，清代大半列爲禁書，流傳極少。書坊偶有一二，亦索價甚昂。如娘嬛文集，珂雪齋集，隱秀軒集，中郎全集，賴古堂集諸書，書賈動輒索價數十元至數百元，然仍不易得。此等書中，確有不少絕好的小品文字。可恨清代士大夫，只會做濫調古文，不能賞識此等絕妙文章耳。余近得冰雪攜一書，共三十二冊，爲明末衛泳所輯。篇章雖微有缺漏，然古色古香，玲瓏可喜。書分序跋，遊記，傳記詩賦雜著諸門，專輯明代萬曆崇禎年間無名作家之小品文字，約數百篇。中郎伯敬諸家之作，亦偶有一二，然不多見。但詩賦一類，仍不脫俗套，讀者宜鑒別之。衛泳號叔永，又號懶仙，別署關心道人。冰雪攜卷頭，有一短序，文字簡雅可誦。序云：「余賦性鴛鈍，拙於逢時，兼以病骨羸立，頽然欲放。戶外事過而不問者

不知凡幾。然而日月云邁，質焉無聞，則又皇皇念之。日讀祖父遺書，併購獲目所未見者。簡名集以伴寂，拔小品以遺懷。一卷自攜，謬邀世賞。數年以來，焚膏繼晷，又復盈几。每一披對，儻然自遠，良朋於是乎在，蘭譜可無訂也，爲我神交焉。山水於是乎在，羸糧可無備也，當我臥遊焉。嘯歌謠浪，憂悲夷愉，可以古今同於夢境，蘭島列於戶闥，極天地事物之變，於是乎在，响嘯宛委，可無探也，助我見聞焉。千里知交，又不憚跋履山川，以遺文相寄。余於紙牕竹屋中，左執冰甌，右拂雲箋，稍有適意，評贊數語。覺有一種閒韻冷趣，暢我精神，初不知熱鬧場中，披裘擁爐，羔羊美醞之爲何物也。順治甲午冬卷成，時堅冰積雪，連旬不解。蘭心道人漫記。一

四

讀湧幢小品，載淵材生平所恨五事：一恨鱖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葶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明朱國禎續作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蘭難栽，三恨櫻桃性熱，四恨茉莉香濃，五恨三謝李杜諸公不能文。余亦有五恨：一恨太太多子，二恨

古書價昂，三恨學校欠薪，四恨青春易老，五恨結婚以後不能再戀愛。

五

讀書爲人間第一樂事，亦人間第一雅事。夜靜燈明，清茶一碗，吟前人詩，讀古人書，雖南面王不及也。倪文節公云：「槍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讀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一卷有一卷之益。讀一日一日之益。故曰全利，無少害也。」讀書人當三復斯言。

六

袁中郎某日遊西湖，至天竺大士前祝曰：「余只願今生得壽，無子，侍妾數十人足矣。」寥寥十數字，活活地畫出中郎這一個風流瀟灑人。

雙鳳凰專齋小品文

劉半農

題荆墨忱畫

墨忱嘗從悲鴻學畫馬，此幅幾可亂真矣。然畫馬是專門之業。墨忱果有意於此者，當就真馬以求其行動疾徐氣息俯仰之實態，貫之以心靈，運之以魄力，而後所畫方是活馬而非死馬。悲鴻之馬雖佳，尙未宜視爲止境也。墨忱以爲何如？

又

此作頗似白石山翁，老辣雖不及，雅潔或過之。墨忱方在少年，故宜有此。藝術精神，每隨年事以俱進。反其道而求之，無有不敗。世有少年做老人筆墨者，不失之枯，卽失之野，徒令人作三日嘔耳。

無題

余與玄同相識於民國六年，締交至今僅十七年耳，而每相見必打鬧，每打電話必打鬧，

每寫信必打鬧，甚至作爲文章亦打鬧，雖總角時同窗共硯之友，無此頑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樂。玄同昔常至余家，近乃不常至。所以然者，其初由於余家畜一狗，玄同怕狗，故望而却走耳。今狗已不畜，而玄同仍不來，狗之餘威，固足嚇玄同於五里之外也。

記硯兄之稱

余與知堂老人每以硯兄相稱，不知者或以爲兒時同窗友也。其實余二人相識，余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猶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越十年，紅鬚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李丹忱捕，余與豈明同避榮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爲膳食所；左爲寢室，席地而臥；右爲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看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間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爲民國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

第四部

二十三年度內地文壇報告



一 北平

隨着民國廿三年揭幕禮而產生了文學季刊。接着打着一「民族主義文學」招牌的華北月刊和喊着弱小者呼聲的北強，都先後出版。四月十五發刊文史，五月中誕生學文月刊和文學評論。同時許多報紙也努力地請了文壇負有盛名的人來編副刊。現在來檢討一下這北平文藝界有些什麼文藝刊物。

甲 雜誌：

名稱	編者	刊期	發行者
文學季刊	鄭振鐸 章靳以	季刊	立達書局
學文	葉公超	月刊	余上沅
文學評論	楊丙辰	月刊	大學出版社
文史	吳承仕	二月刊	中國學院
華北月刊	邱南	月刊	本社

名稱	編者	刊期	發行者
北強	北強社	月刊	民友書局
文藝戰線	張孝峯	週刊	本社
清華週刊	清華大學 學生會	週刊	本社
衆志月刊		月刊	
細流月刊		月刊	

現在來分別檢討這些刊物的內容：

文學季刊——是溶各派作家於一爐的四十餘萬言的刊物。編者是鄭振鐸和章靳以等。特約撰稿人都是國內負有盛譽的作家。他們在「整理舊文學，努力文藝創作，介紹，和文藝批評的理論的介紹與建立」的目的下，勤懇地耕耘着這「文學的園地」。

學文——余上沅發行，葉公超主編。五月一日創刊。寫稿者為楊振聲，聞一多，林徽音，陳夢家……等人。作者都保持着舊有的風格，而不會向更新，更大的路上走去。

文學評論——大學出版社發行。負責人為楊丙辰，李長之，林庚，張露微。內容注重文藝批評。這一刊物是以幾位清華大學的學生為主體的。第一期於六月一日出版。

文史——在四月中旬出版。編者是吳承仕，撰稿人有周作人，趙景深，俞平伯，黎錦明等。內容包括史學和文學兩部份：史學之目的在「把握着正確的史觀，調整可靠的史實，發見牠各階段的下層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關係；並與世界史作比較研究而求其通性。」文學方面：在「不逆流」，「不反動」和「不作某方代言人」的幾個條件之下來發展文藝。

華北月刊——這是提倡「民族文學」的刊物。雖然不好，但能繼續出下去。

北強——內容是由「時事論文」，「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三部合成的。北強社主編。執筆者多是北京大學東北籍的學生，所以他們在沉痛的喊着被壓迫者「亡省破家」的呼聲。

文藝戰線——是一個壽命很長的廿多頁的小刊物。性質和華北月刊差不多。

清華週刊——每期有文藝欄，包含小說，散文，詩歌等。常能發見很精彩的創作。

衆志月刊——四月十五日創刊。牠在外形上有點像國聞週報，是政治，經濟，社會，文藝的綜合刊物。文藝方面有書評，文化消息，小說及詩歌數首。

細流月刊——這是輔仁大學學生編印的純文藝刊物。牠「只是幾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學生，在這裏悄悄的做點課外的工作——極平凡的文藝工作。」內容有論文小說詩詞等，大都是學習之作。

現在把報紙上的文藝副刊統計一下。

乙 文藝副刊：

報名	副刊名	編者	刊期	報名	副刊名	編者	刊期
北平晨報	詩與批評	曹葆華	每月三次	京報	文學週刊	紫薇社	每週一次
北平晨報	劇刊	熊佛西	每星期日	世界日報	慧星	文誼社	每週一次
北平晨報	北晨學園	羅冰森	每週四次	北辰報	荒草	荒草社	週刊
華北日報	文藝週刊	李健吾	每星期一	北辰報	星	海	未詳
華北日報	每日談座	徐禮村	每日刊	東方快報	藝	圖	未詳
北華日報	戲劇與電影	羅慕華	每星期六	中和報	聲	和	未詳
京報	詩劇文及其他	俞溥	每星期六	北方日報	長	城	未詳

北平晨報：

詩與批評——執筆者有曹葆華，卞之琳，羅念生，何其澤等。內容為創作和翻譯的詩歌，及詩之理論的譯文。

劇刊——是熊佛西和以前戲劇學校的學生編的，內容有戲劇的理論，電影，戲劇的批評

和劇壇消息等。

北農學園——內容偏重於文藝的理論，有時也刊登簡短的書評或雜感。

華北日報：

文藝週刊——內容很廣泛而精彩。編者爲李健吾，特約撰稿人有周作人，朱光潛，俞平伯，梁宗岱，廢名等。

每日談座——內容爲短篇的雜感和小品文。

戲劇與電影——它的目的是：「推廣話劇，和對於綜和藝術的電影應着時代而予以探討。」

京報：

詩劇文及其他——是京報最近才有的副刊。範圍很廣，包括藝術內的一切。

文學週刊——是北大學生王榮濬等組織的紫微社編的。撰稿者也都是北大的學生。內容爲小說，詩歌，小品文等。

世界日報：

慧星——由王西徵，畢桓武組織的文畫社主編。

此外較小的報有文藝副刊的也不少，如：北辰報的荒草，星海。東方快報的藝園，東方讀書會。中和報的聲和。北方日報的長城……等都是。這些副刊的內容多注重小品文，也有短篇小說和詩歌。

二 南京

一，單行刊物：

「文藝月刊」

方治主編

每月出版

二，報上副刊：

報名	刊名	編者	刊期
中央日報	文學週刊	儲安平	每星期四
中央日報	戲劇週刊	馬彥祥	每星期二
新民報	新民副刊	高植	不定
中國日報	中天	于庚鏗 汪漫鐸	每星期一四

現在將它們的內容檢討一下：

文藝月刊——由中國文藝社方治主編，內容翻譯較多。牠始終保持一種紳士的態度，沒有朝氣。這刊物由中央津貼。

文藝週刊——多半關於外國文學者的研究，創作很少，間或也有幾首小詩。紳士氣派太重，不大受南京讀者的歡迎。

戲劇週刊——沒有劇本的創作，只有翻譯的劇本，多半是關於新劇與皮簧劇的理論。
新民副刊——一星期出版三次，有地位便出，沒有地位便停。

報名	刊名	編者	刊期
新京日報	電影	湯鍾瑛	每星期二五
大華晚報	幕茄	未詳	每日刊
朝報	副刊	張慧劍	每日刊
新京日報	春風副刊	春風文藝社	每星期三

中天——中國日報的文學副刊，每星期出兩次。

電影——提倡「文學」與「電影」應該合作。常刊載關於文學家對電影的事，可以說是
一個「文學化的電影刊物」。

幕茄——除了創作的小說與劇本之外，還有許多關於文學理論的文字。但最近轉向了禮
拜六派。

副刊——多是一些名人軼事掌故和一些禮拜六派的文章，南京人很喜歡看這副刊，這也
許是南京人愛好低級趣味的原故。

春風週刊——裏面的文章並不見得好，只是以罵王平陵章衣萍出名。

三 武漢

武漢近數年所成立的文藝團體，多至不可記憶。幾個初中學生，幾個商店店員，以及一
般閒散得沒事做的少爺們，他們都各成立得有他們的文藝團體。有的發行過一二期薄得只有

三四頁的刊物，有的僅在報紙上附出一個週刊而已。

其中煤坑旬刊，出版將有一年，內容頗充實。

省師的學生，曾在時代日報上發刊過詩六期。

陳曼引君們曾創辦過一種華中小說月刊，內容幾乎全是創作的小說，不能引起讀者注意，銷數有限；第二期不見出來了。

四 廣州

有六半數的報紙的副刊，是刊小說和小品文的。那些所謂小品，大都是寫些：「俗人的起居」，「舞女的行蹤」，……及一般又肉麻又無聊的文章。無非是迎合低級趣味，以謀推廣銷路。小說呢，雖然也 幾篇是可觀的，但大部份都是舊小說的變相，如艷情小說之類。所以今年度的廣州文壇，是很黑暗低落的。

現在把其中幾個報紙文藝副刊列下：

報紙名稱	副刊名稱	編輯者	刊期
民國日報	東西南北	厲厂樵	日刊
同 右	藝 術	未詳	週刊
市民日報	市民園地	未詳	日刊
同 右	文藝週刊	未詳	週刊

報紙名稱	副刊名稱	編輯者	刊期
市民日報	戰線上	本社	週刊
同 右	草 芽	本社	週刊
同 右	比 隣	本社	週刊
誠 報	幽默欄	皈依佛	日刊

東西南北——是純文藝的日刊，內中包含着小品文一篇或二篇，其餘的就是小說，詩歌，譯品等。漫畫木刻畫也有。

藝術——每星期六出版，內中二三篇都是研究藝術的論文，也有木刻畫。

市民園地——每日發表七八篇文字，文言的也有，多是雜感之類的文章，其中也有一篇長篇小說，按日發表。

文藝週刊——每期選登兩三篇短篇小說，和一些文壇新聞。後來恐怕就停刊的。

戰線上——每期有四五篇文字，有論文，有散文與一些詩歌等。

草芽——純文藝的週刊，以詩歌爲多。

比隣——是純文藝的週刊，除小說，散文，詩歌之外，又有一些文壇消息發表。

幽默欄——每日七八篇，文言語體均有，他們是努力於所謂幽默作品的。牠們的編者爲了連絡作者感情起見，在數月內有一次的作者聯歡會舉行。牠的宗旨是「淺嘗茶餅，大談幽默」。

刊物的方面，有十餘種，但是多不能脫離無聊舊文。現在略舉以下幾種文藝刊物，將牠的內容，報告一下：

幽默半月刊——是廣州人社出版的。作者多半是誠報幽默欄的撰稿者。

新藝術——是新藝術週刊社所出版。每期一張，要算是南國最完美的一種刊物，內容頗充足，文字圖畫皆美。

創作月刊——是國立中山大學文藝創作會編的。內容專載些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詩歌等皆極可觀。

時代文學——每期所刊創作小說散文詩等數十篇。
此外停刊的有東方文藝雜誌，和黑白旬刊等。

五 安慶

文藝團體方面，曾經活躍一時，如高級中學之百靈社，野馬社，安徽大學之溶岩社，塔鈴社，曉風社，保羅中學之山嵐社，其他還有不屬於學校團體的漣漪社，光芒社等等。但在實質上說，只有高中百靈社，安大溶岩社，值得人們注意。

百靈社曾出百靈月刊三期，因某種關係，自動停刊。

溶岩社出版週刊、月刊兩種。週刊每期在皖報上發表，月刊僅出一期。聞後因內部分化，溶岩也就隨之而正寢壽終。

塔鈴社曾出旬刊數期，後因經費無着，不能支持。

曉風社出週刊、月刊兩種，週刊名綠洲，曾在皖報上發表；月刊名沙漠，僅出刊三期。後

因社員多半畢業，社內無人負責，因之中途夭折。

山嵐社曾出版不定期小冊山嵐數期。

方光燾，華蒂，朱湘，饒孟侃，蘇雪林，劉大杰，沅君，何穀天等都在這裏勾留過，今年他們都紛紛的離開了，只剩下許傑仍在安大教書。

六 濟南

濟南文藝社有：

3. 華蒂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春天。在當時的山東民國日報上發出了華蒂週刊，接着便出版了華蒂月刊，三期後，因經濟關係，不能繼續出版。現在祇出着一個週刊。

1. 潮水社：提倡民族主義爲主張，並且發表了許多理論，那些理論都是從以前的前鋒之類的刊物抄下來的。創作頹廢。

c. 燕語社：於民國日報，出版週刊。

d. 芒野社：他們的刊物上，登載的多半是詩。

e. 星火社：已停。

f. 疏星社：出版「疏星」。

g. 葡萄社：出有「園園」。

h. 海江社：有一個週刊。

在這地方住的，所謂成名作家有老舍，萬曼和李守章等。

七 保定

接着九一八，一二八又來了個榆關事變，而產生了幽燕社。

社的組織很簡單，社員今年還只有五六十人。出版的幽燕半月刊，內容，第一卷幾乎是純文藝的；自第二卷起，却不時地加入一兩篇文藝範圍之外的論文。

八 長沙

長沙的文藝作品固然多數夠不上水平線程度，即就數量上考察，也貧乏稀少得可憐！

現在，概括地說說長沙的幾個文藝團體——

1、現代文社——出有現代文刊。但範圍太大；并時時脫期。

2、青春文藝社——出版的定期刊有：青春週刊，我們，青春月刊。後二者已停刊，前者內容較佳。

3、現代詩社——出有現代詩刊——內容還好。後因社員星散而停刊。

4、雲夢文藝社——社員多半是文學青年，出有雲夢，內容幼稚平凡。

5、谷音文藝社——出有谷音，載的盡是些詩，詞，歌，賦，古文，——間亦有新小說、戲劇發表，但很惡劣。

最後，說到各日報的副刊。國民日報的國民公園，市民日報的水陸洲，全民日報的天心

關，民國日報的春秋，婦女日報的春雷……有的載科學講話等類的文字；有的登婦女問題方面的文字；有的刊載些禮拜六派和文言作品；文藝方面如小說，散文，詩歌等（尤其是值得一看的文藝作品）登的很少。

九 漳州

今年經過一度政變後，勃興了幾個文藝與演劇的團體。現在略述如後：

虹橋社——為漳州愛好藝術的青年集團，以「努力作藝術上之修養，研究戲劇與文藝」為宗旨。文藝方面：已出版有虹橋週刊。

天浪劇社——社員約廿餘人，為研究話劇，與平劇的團體。曾出有天浪周刊。

女性文藝社——女師學生發起組織，純以研究文藝，聯絡友誼為宗旨。

開展文學會——據說這是留漳的軍士及一班國民黨黨員所組織的。

十 南通

獨立刊物：

新社會 這是一個歷史較久的半文藝刊物，每期附帶發表些文藝理論及詩文，間有幾篇批評文字。

文藝組合 純文藝的刊物。由文藝組合社出版。內容包含文藝理論，創作，詩歌，小品文字等。

新南週刊 半文藝刊物，歷史比較長久，作品，大都短小精悍。時常脫期，是大缺點！
楓葉 純文藝刊物，作品有理論，小品，創作，翻譯等，出至四期至「衣衫紀念特大號」停刊。

鑿鑿 楓葉的姊妹刊物，其中有若干文字頗具有十日談的風味！這一刊物祇出了一期就似乎夭折了！

文藝茶話

這是南通大學醫科的幾個文藝青年辦的一個純文藝刊物。

銀河

單頁文藝刊物；爲南通商業私立初級中學學生所辦，內有理論，創作，翻譯，小品各數篇；僅出了創刊號便停刊了！

心旌

爲拈茶詩社的幾個人所辦，篇幅比較厚實，可算是南通文壇最充實的尖端刊物，

可是維持得並沒有多久！

浪泡月刊

本是附刊于新江北日報的，爲崇敬中學幾個學生所主辦，過後，脫離了新江

北而自行發刊小冊。刊行三期就停刊了！

副刊：

文藝講話

南通日報副刊，每週發刊一次，側重小品文字。

金鞭

新南通日報的副刊，多是一些理論文字。

浪花

較前的新江北日報的副刊所載作品，比較老練。除有長篇連載外，每期都有一些

小品文字及小詩。

江潮 現在新江北日報的副刊，提倡幽默而並不見得如何幽默。

十一 松江

文藝社有：

1. 號名社：曾出版號名旬刊。祇出了八期，就停刊了。
2. 野草文藝社：出版物有野草文藝週刊（附在松江民衆日報上出版）和野草月報。
3. 微芒社：出版物有微芒週刊和微芒詩選（無定期，都附在日報上發行）。

十二 常州

幾種日報的副刊有：

短矩 是武進中山日報的副刊。在常州新文學的歷史上頗佔重要的地位。

綠波 柳竹編輯，每逢星期三列入武進中山日報的副刊，雖不能見到十分成熟的作品，

却已沒有吟風弄月的無聊文字了。

夜曲 武進夜報的副刊。在這上面的一些短小的文章裏，可以看到青年們正在向新的方面猛進。

文學團體方面，則有一些中學學生組織的，但並不完全是中學生。計有隱霞社，秋心社，武進文藝社等，

（註：本文根據文學筆叢改編。）

第三部

二十三年度出版文藝書目



文學論史

- | | |
|---------|------|
| 中國文學年表 | 教士英輯 |
| 文學概論講話 | 譚正璧編 |
| 文學論 | 劉永濟著 |
| 文體論 | 薛鳳昌著 |
| 中國文體論 | 施 畸著 |
| 中國純文學史 | 金受申編 |
| 中國文學史綱要 | 賀 凱著 |
| 中國文學史綱要 | 鄭作民著 |
| 中國文學論集 | 鄭振鐸著 |
| 疴瘞集 | 鄭振鐸著 |
-
- | | |
|------------|--------------|
| 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 | 青木止兒
王俊瑜譯 |
| 文學常識 | 賀玉波著 |
| 中國文學批評史 | 羅根澤著 |
| 中國文學史分論 | 張振鏞著 |
| 民族文藝論文集 | 吳原編 |
| 丁玲評傳 | 張白雲編 |
| 中國歷代文學理論 | 李華卿編 |
|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 | 張若英編 |
|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 王哲甫著 |
| 中國文學史話 | 梁乙真編 |

新文藝批評談話

黎君亮著

新詩概論(英文)

張振先著

文藝評論概說

黎錦明著

中國文學史綱要

鄭作民著

文學評論集

侍桁著

絕句論

洪爲法著

小文章

侍桁著

中國學術研究(英文)

江亢虎著

偏見集

梁實秋著

周作人論

陶明志編

俄國現代文學及思潮

昇著 夢著
許亦非譯

散 文

西洋文學概論

高明譯

勞者自歌

豐子愷等作

現代世界文學小史

成瀨清著
胡雪譯

高爾基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周起應編譯

現代名人隨筆叢選

阮无名編

詩賦詞曲概論

丘瓊蓀著

醉雲散文選集

陳醉雲著

東西文學評論

劉大杰編譯

老舍幽默詩文選

老舍作

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

胡懷琛著

隨筆二十篇

豐子愷著

子愷小品集	豐子愷著	模範散文選註	何光霽編
苦雨齋序跋文	周作人著	明人小品集	劉大杰編
隨筆三種	章衣萍著	山水小品集	劉大杰編
小品文選	陶秋英著	萍踪寄語(二集)	韜奮著
散文甲稿	吳世昌著	之東	黃炎培著
中書集	朱湘作	中國遊記選	孫季叔編
片雲集	王統照作	歐遊雜記	朱自清著
畫人行脚	倪貽德作	模範遊記文選	戴叔清編
夜讀抄	周作人作	中國大學生日記	萬迪鶴編
袁中郎全集	劉大杰編	中國文人日記抄	朱雯選編
小品妙選	蘇潤雷編	域外文人日記抄	施蟄存編譯
心文	露存著	庶務日記	老向著

歐行日記

鄭振鐸作

現代日記選

趙景深編

寄雲的信

徐蔚南著

袁中郎尺牘全稿

袁宏道著

晚明十八家小品共六冊已出一冊

阿英編

拾零集

魯迅著

秋花集

朱渭深著

日知錄校記

黃侃著

詩 詞

烙印

臧克家著

罪惡的黑手

臧克家著

大漠詩人集

顧佛影著

石門集

朱湘著

火葬

閻重樓著

信號

張白衣著

這時代

王統照著

望舒草

戴望舒著

詩經語譯卷上

陳子展譯

生命底微痕

柳倩作

鐵鳥集

陳夢家作

黑人

李哲邨作

西瓜集

張亞球著

石承的詩

章石承著

生命之復活

荒村

沉悶

死灰

歌德名詩集

印度女子詩選

歐美的情詩與戀歌

奧德賽

失樂園

讀詩札記

宋詞十九首

春波樓詩詞

李唯健著

葛賢寧著

李白英著

閻重樓著

張傅普譯

辛懷譯

(英漢對譯)
邱楠在譯註

荷馬著
傅東華譯

彌爾頓著
朱維基譯

俞平伯著

盧冀野

劉大杰著

分類寫實戀愛詞選

詞學小叢書(十冊)

衆香詞

中國歷代女子詞選

續詞選箋註

讀詞偶得

劉季子輯

胡雲翼主編

董康校

雲屏校

姜亮夫選

俞平伯著

小說

(本類所列創作小說，除註明「中篇」「長篇」者外，均係短篇小說集。)

反攻

小坡的生日(中篇)

張天翼作

老舍作

如蕤集

沈從文作

喜訊

彭家煌著

邊城

沈從文作

戰線(長篇)

黑炎著

青的花

靳以作

杜鵑花

段可情著

西柳集

吳組湘作

汪雪鵬小說集

汪雪鵬作

移行

張天翼作

胭脂

侍桁等

沉默

巴金作

風雨飄搖(長篇)

程碧冰著

將軍

余一作

月下小景

沈從文著

白旗手

魏金枝著

聖型

靳以著

出路

彭家煌著

羣鴉

靳以著

屋頂下

魯彥著

音樂之淚

黃仲蘇著

丁玲選集

篷子選編

心病(長篇)

李健吾著

懷鄉集

杜衡著

新路(長篇)

崔萬秋著

發掘

聖旦著

女人(長篇)

史東山著

第四者

左幹臣著

遲暮

郁達夫等作

絲棉被頭

錢公俠著

殘冬

茅盾等作

失去的風情

黎錦明著

女性

沉櫻作

戰煙

黎錦明著

取火者的逮捕

郭源新作

公墓

穆時英著

革命的前一幕

陳銓作

寄康健人(長篇)

繆崇羣作

黑牡丹

穆時英等作

沒落(中篇)

丘家珍作

半日遊程

郁達夫等作

創作小說選(第二集)

葉紹鈞等著

趕集

老舍著

野鴿的話

李助剛著

秋日風景

穆木天作

意

火雪明著

動搖的心

金滿成作

婚夕

趙雲鵬著

兩兄弟

李輝英作

人之初(長篇)

陳大悲著

故都祕錄(長篇)

陳慎言著

紅花瓶(長篇)

陳大悲著

茅盾短篇小說集

茅盾著

南浦

綠萍女士著

春夢

彭成慧著

雞冠集

予且著

酒邊集

盧翼野著

兩條裙子

許欽文著

花廳夫人

林徽音作

翻譯小說

高爾基創作選集

蕭參譯

舅舅昂格爾

P. nals Istrati
賀文林

娜娜

左拉著
王了一譯

屠槌

左拉著
王了一譯

黑女尋神記

蕭伯納著
任倜然譯

好妻子

專爾柯德著
鄭曉滄譯

大地

賽珍珠著
胡仲持譯

心靈電報

邱韻鏗譯

小芳黛

G. Sand著
王了一譯

吉姆爺

梁遇春譯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楊晦譯

僕人

汪原放譯

沉醉的太陽

革拉特考夫著
沈端先 楊開渠譯

不如歸

德富蘆花著
林雪清譯

溫靜的靈魂

汪侗然譯

夠了及其他

畢格涅夫著
效洵譯

葉山嘉樹集

馮憲章譯

林房雄集

林伯修譯

佐藤春夫集

高明譯

中野重治集

尹庚譯

現代日本短篇傑作集

丘曉滄譯

俄羅斯名著二集

郭歌里著
李秉之譯

法蘭西現代短篇集

戴望舒譯

犧牲者

尤利巴基著
鍾靈民譯

荒唐遊記

露成都夫著
綸紋譯

巴瓦列先生底女婿

Andean著
楊彥劬譯

聖女貞德

蕭伯訥著
胡仁源譯

沙弗

A. Dander著
王了一譯

懺悔

高爾基著
何妨譯

郵務局長

泰戈爾著
桂紹基譯註

母愛與妻愛

Nivoix著
羅玉君譯

毋甯死

方子譯

我的妻

P. Gavault著
王了一譯

愛

P. Garaldy著
王了一譯

圮塔

M. MockerInch著
靜之譯

黃糖小女

Paul Gavault著
王了一譯

戀愛的婦人

Parte-Riche 著
王了一 譯

窮人

陀思陀夫斯其著
章叢 燕 譯

飢餓

哈姆生著
葉樹芳編譯

恨世者

趙少侯譯

二重人格

史蒂文生著
魏澄基譯

紅蘿蔔鬚

類納著
黎烈文譯

桃色的雲

魯迅譯

但丁·新生

王獨清譯

小英雄

朵斯退夫斯基
綺 紋 譯

蔚藍的城

薛績輝譯

驢的自傳

朱瑞廣譯

田園之夢

勞藤春夫著
李激泉譯

戲 曲

明清戲曲史

盧前著

中國戲劇概論

盧冀野編

復活的國魂歌劇本

侯曜著

五奎橋

洪深著

醫學的勝利

黎烈文譯

妬誤

黎烈文譯

近代獨幕劇選粹

王學浩編

委曲求全(三幕喜劇)

李健吾譯

佃戶的女兒

Chatran 著
王了一譯

但頓之死

林適夷譯

高貴的人們

演劇漫談

洪深戲劇論文集

寫劇原理

上沅劇本甲集

梁允達

七月十四日

西綫無戰事劇本

宋元戲文本事

續一個青年底夢

雜誌

凌鶴著

袁牡之著

洪深著

熊佛西著

余上沅著

李健吾作

R. Ralland著
賀之才譯

鄺光洙譯

趙景深編

孫俚工著

人間世(以下半月刊)

太白

青鶴

小說

黃鐘

文藝畫報(以下月刊)

詩與散文

新詩歌

詩歌

文學

藝風

學文

文史

文藝月刊

新壘

文化批評

金鋼鑽

東流

當代文學

文學新地

世界文學

創作與批評

譯文

國民文學

水星

刁斗(以下季刊)

文學季刊

詞學季刊

文藝叢刊